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輯

沈雲龍主編

清代吏治叢談

伍承喬編

文海出版社印行

序

吾國自滿清入關定鼎以來而吏治廢弛訟獄繁興民不堪命也久矣泊乎民國創專制立共和政體變更大加改革吏治可謂一清矣然而爲民上者雖不乏廉明公正之士而貪污殘酷經舉發而付懲戒亦實繁有徒惜無借鏡之書以懲勸之致驟膺民牧無所準繩非所以爲治也余自癸酉卸職後歸來初賦息影杭垣兀坐客窗一無所事日以諸家筆記稗官野史等書爲消遣見其間有關於吏治者善惡妍媸不一而足可以勸可以懲文獻可徵事求實際有勤求民隱所至有聲有斷案詳明平反冤獄胥足爲牧民圭臬者舉以備師資他如貪官污吏果報目前舞弊營私敗名身後足爲牧民者當頭一棒亦錄之以爲戒如此之類何代蔑有而必舉滿清一代者蓋近代事非目見卽耳聞故不避忌諱悉採錄之以供參考顧本編均遺聞軼事與吏治有關積而久之而成爲卷帙署其端曰清代吏治叢談非敢出而問世乃承友人索閱過多無以應命且有促以付梓者雖屬舊聞於刷新吏治不無少補且當今正厲行澄清吏治之時此編亦當務之亟何不一付梓民俾便展閱余曰唯唯爰將所手錄者編列日次付諸剞劂非敢謂關世道人心聊以爲官吏現身說法云耳所願爲民上者遇事謹嚴檢身不及本

清代吏治叢談 卷一 序

此編以爲考鏡未始非作吏之一助也以此爲官箴也可卽以爲牧民須知也亦可謹誌數語
介之簡端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歲丙子中秋節青田菁材甫伍承喬識

清代吏治叢談卷一目錄

清代開國政策

漢人十不從之條約

范文程爲開國良相

魏柏鄉敢言直諫

魏環溪爲臺垣健將

白縣令登明治績

李相國經國大猷

佟中丞勤勞政治

寧都令抗賊不屈

邱寺副理刑民無冤死

蘇撫遺愛在民

洪承疇關於清代之興亡

努公澤及漢人

科臣奏除漕弊以蘇民困

循吏賂鐘麟治績

趙總督善於折獄

姚尙書奏疏皆天下大計

撫臣平情讞鞠

交城令治盜成績

皖撫請行溝田法以裕民

蠹吏弄權置重典

李太守

富川劉縣令死節

徐典史訓子捐夙嫌

陳太守請誅左道

廉吏愛民如子

記滿相明珠受寵攬權

彭俠士澤及枯骸

任辰旦之治績

無錫吳縣令惠政及民

金聖歎之獄

莊廷鑑史稿之獄

濰縣令之清操

浙督李之芳治績

郝雪海中丞治績

楊以齋奏疏關天下大計

王方伯廉介不苟

圖舍人之厚德

費將軍不願露布功績

斬決犯復活

李侍御視擒段大猗

廬陵令

文字之獄

萊州府獄

山陽令批刺

戴名世南山集之獄

陳通政盡節紀略

湯司空斌清介與治績

宋侍郎暮夜拒金

傅知府奏減慶陽賦稅

聖祖嚴諭

姚撫部仁言利溥

綠林太守

海賊任遊擊

陸公隴其之偉論政績

趙巡撫申喬治績

劉喬南中丞之敢言

劉縣令呼民爲兒

董縣令盡心禦賊

王東皋操行之清矯

施青天政績

良吏楊朝正

籠絡漢族之政策

奏免昌化浮糧之始末

華亭令終於行乞

賊按察

宋撫臣機應變

徐公青來治績

登封令爲天下第一清官

大吏貪婪之結果

張伯行爲江南第一清官

高翰林之貪污歷史

蕭巡撫一介不取

于成龍深得民心

小于成龍之清操

朱尙書以清吏治爲急務

循吏陳汝咸之治績

良吏拒金

靳輔治田治河政策

遲維坤善政

任御史葵尊之風節

京兆尹之治績

陳御史紫芝之風節

劉知州善於應變

刑名家

右江道被誣繫獄

匿饕金以救飢民

陳青天之治績循聲

陳瓊居官之清廉

盧龍令治行第一

記良吏玉慎夫治績

縣令勤政愛民

葉映榴捐軀盡節

奏蠲額稅

江寧太守之廉幹

阮給諫駕馭猾吏

張相國廷玉平反叛案

循吏楊秘之治行

四翰林敢言時政

奏松齡因通糧案罷官

杭州駐防

三風太守多惠政

莊太守治徐政績

佟刺史誠心愛民

謝縣令旌表林烈婦

李三姑雪父冤

孫紹林杖責滋事宮監

良吏被劾去官

余田生遺愛在民

沈縣令樂善好施

鄂總督之名言治績

王國安之勤政

吳江令改過爲循吏

陸視察惠政在民

張明府深得民心

良吏因公覆舟

陳方伯之勛績

萬載縣令善治盜

葉士寬治行稱最

魯亮儕拯中牟令之義舉

尹公繼善之治績

良吏精誠格天

年羹堯案

蔣郡丞爲真廉吏

昌樂令

鄧縣尹申明冤獄

和解退婚之批判

汪景祺文字之獄

童知府解釋清查詔諭

曾靜呂留良文字之獄

呂留良獄株連之終結

曾靜之冤宥

書麻城獄

楊文乾識拔吏才

沈公近思遠憲論

不通之御史

秋審四項

甘泉令之賢明

河南士民爲謝濟世訟冤

查嗣庭試題之獄

大學士隆科多罪狀

建昌府平反誣獄

呂留良獄之株連

謝濟世註釋大學之獄

巴制府貪贖罷官

縣令有賢內助

田文鏡幕客隲先生

山西吏治之壞

縣令籠絡幕友

阿文勤公訓子

徐中丞之勤政

清代吏治叢談卷一

伍承喬編

清代開國政策

滿清自太祖肇興東北。羣臣恭上尊號。建元天命。太宗嗣位。建元天聰。整飭紀綱。勵精圖治。如設官分職。澄敘官儀。整飭戎行。嚴定軍制。明刑弼教。勸學禮賢。下詔求言。勤修國政。重農粟。誠臣工。孚民生。厚利用。種種政策。儘量設施。當此洪基俶建之初。已居然有撫中夏之思想。奈有明末造。君臣昏黯。百度廢弛。而逆闖謀叛興兵。遂致燕京失陷。吳三桂請兵勤王。清兵有機可乘。適逢其會。天命所歸。遂入關定鼎。以正大位。又招降明臣洪承疇。金之俊等。以輔翼之。迨世祖登極。從事策勳封爵之餘。又恐民不忘明。乃施籠絡之政策。以收拾民心。故頒布明詔。飭臣工次第施行。一爲明思宗崇禎帝暨帝后帝妃發喪成禮。自長陵以下十四陵皆設官典守。一明官吏降附者。各予升級。仍令視事。朱姓諸王。亦仍其王爵。明之職官紳士。曾殉國難者。給予謚法及優卹諸典。一被斥官吏非犯贓者。及士爲清望所歸。並隱居山林而才德可稱者。皆徵

辟錄用。一蹂躪之後。有鰥寡孤獨。及乞丐街市者。皆給糧養之。一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練餉。剿餉。諸名目。盡行蠲免。明季廠衛之幣政。一律除之。一官制衣服。暫用明制。他如裁宦官。以肅朝儀。定制科以策文士。以上諸端。均爲滿清開國之初。所設施之政策也。是故已附於滿清之民。所以不遽反抗者。蓋由於此。

洪承疇關於清代之興亡

江南撫臣洪承疇。明代之舊臣也。當年少時。貌揚而境困。承崇明沈百五之識拔。造就成材。甚感之。迨萬歷丙辰釋褐。受明帝之優遇。擢升總督。供職遼陽。時滿洲天命帝方有衆一旅。崛起於三韓以北。蛟龍初起。而佐命元勳。偏在南朝。當滿清崇德六年八月。興兵內侵。明帝命承疇率兵十三萬。援錦州。迨杏山塔山諸役失敗後。孤守松山。爲副將夏承德所賣。松山遂陷。而承疇被擒。但洪初猶誓死不屈。太宗禮遇獨隆。至解貂裘以賜。久之。洪嘆服。卽請降。自此遂改節爲滿臣矣。顧太宗信任獨專。洪氏傾心佐理。贊襄肇劃。不遺餘力。有清一代之肇興。撫有華夏。洪氏與有力焉。當洪氏生降之日。非但宮廷不知。亦舉朝所不敢信也。及江南克捷。洪以內院大臣。出撫江寧。始知其尙在人間。石齋起義。事敗。逮至江寧。見洪佯責之曰。若豈洪承疇耶。洪

大將軍爲國捐軀。天子且賜祭九壇矣。若等從北方來。獨不見穹然道左之御碑。而今冒其名耶。是時洪乃羞慚無地。自覺汗顏。不能置答。然當滿漢一家之日。洪乃密室造請。竟建以漢人養旗人。不令旗人營生計之策。從此滿漢分居。漢人得安其農工商賈之業。自有清一代以來。免受旗人之擾。雖出租稅以養之。獲益誠匪少也。馴至旗人一物不知。一藝無能。仰恃漢人之參養。無所事事。懶惰性成。迨辛亥民軍一起。不數月而亡其族。此亦有清一代之亡。而實亡於洪氏之政策也。論者謂洪雖背明降清。廁名於貳臣之列。其對於漢族。豈得謂之無功耶。

漢人十不從之條約

清初大學士金之俊。江南之吳江人也。明時官兵部右侍郎。流賊李自成陷燕京。之俊不能死。被夾拶甚苦。迨清兵入燕京。之俊又降。仍原官。然聞其投降時。先遣人謂多爾袞曰。我有十事。當與爾約。爾能悉從。則我降。否則有死而已。多爾袞令召至。叩其故。之俊曰。茲事於滿洲則無損。於漢人則甚願。爾如許之。將以不從者而餌其從。某度江南不難下矣。多爾袞復願聞其詳。之俊乃提十不從之綱曰。男從女不從。生從死不從。陽從陰不從。官從隸不從。老從少不從。儒從而釋道不從。娼從而優伶不從。仕宦從而婚姻不從。國號從而官號不從。役稅從而語言文

字不從。多爾袞皆允之。於是之俊降。旋由尙書而爲內院大臣。拜大學士。得參機密。又聞當時定制。凡旗人不得經商業。王公不得私離京城。內閣出宮者斬。若斯之類。皆之俊輩爲之謀也。之俊效力於滿清。凡十有八年。開國方略。咸出其手。後高宗始悟其詐。大恨之。欲盡改革。又以其皆祖制不敢動。乃廁其名於貳臣傳。以洩憤焉。然以明之貳卿而降清。論者雖云不忠不義。對於限制滿清法制一節。裨益於漢人。誠匪淺鮮矣。

努公澤及漢人

滿清自入關定鼎以後。卽下令各民衆薙髮歸順。有違抗者處以死刑。其時南都之民。不奉令薙髮者甚多。適有滿洲斐穆氏努公者。隨康親王下江南。破吳郡。王於蘇州某村擒得未薙髮者百餘人。交努公收管。令於次日駢斬。公念其愚民無知。夜間悉薙髮留辮。次日面稟王曰。民已薙髮歸順。例得免死。王從之。其後百餘人子孫蕃衍。建廟祀公。越數十年。公第八子經過其地。見公木主。爲之墮淚。寺僧詢知爲斐穆公幼子也。百餘家子孫均來拜謝。各邀至家。款洽而去。公之子德音官至侍郎。孫曾爲三四品官者甚多。可見努公之一舉一言。卽活百餘漢人性命。而廟祀千秋。分所應享也。而漢人之受恩圖報。款洽其後人。亦可謂不忘本矣。

范文程爲開國良相

范公。文程。字憲斗。瀋陽人。本宋文正公仲淹後。少穎敏。沈毅寬厚。有量。爲清朝開國良相也。其遭遇與功業。如漢之鄼侯留侯。唐之房杜。宋之趙中令。明之誠意伯。而建樹宏遠。則過之。世傳其三大議。充足固根本。流賊破明燕京。明將吳三桂來乞師。上召公於湯泉。決策進兵。公曰。賊陷京師。戕君后。其惡稔矣。然揆其敗道有三。天怒士憤。民恨可一戰破也。惟好生者。天之道。古未有嗜殺人而得天下者。國家欲統一方夏。非又安百姓不可。王用其言。入關中。嚴紀律。妄殺者罪。遂定京師。一大議也。定鼎後。公請撫遺黎。起廢斥。定冊籍。減賦額。盡除明季加派稅餉。廢衛諸弊政。請用萬歷時額。從之。天下大悅。二大議也。闖獻亂後。土曠民稀。國用不足。公條上軍屯事宜。詔議行之。流亡漸集。裁兵不譁。三大議也。夙夜在公。事無巨細。應機立辦。開國規制。公手定者爲多。嘗言天下治安。惟在得賢。庶官中經。公擢拔者。皆能稱職。於直臣善類。尤力保全。性廉慎。好施與。器量宏深。人莫測其喜怒焉。公以孔孟之學術。爲伊且之經綸。張劉兩文成鳥足語。此卒諡文肅。長子承斌。襲一等子爵。四子承烈。戶部侍郎。歷官總督。皆以清節聞。次子承謨。官翰林學士。出任福建總督。三子承勳。由員外御史侍郎。歷官至雲貴總督。康熙三十二年。

入覲於米峪口。聖祖賜貂帽貂掛白狐腋袍使服。又御書世濟其美額賜之。

科臣奏除漕弊以蘇民困

糧米之目有四。曰漕糧。白糧。軍糧。恤孤糧。此就州縣解放言之。而小民之納糧則一也。明季鄉紳豪橫。創爲撥兌之目。清初猶沿其弊。蓋軍糧恤孤糧。既可遲緩其期。又無增耗之費。故有力之家。往往營求撥兌。而漕白二項。專派於單弱之戶。其苦不可勝言也。順治十二年。大興朱尙書之弼。以科臣上言。請敕漕臣糧道親督州縣。畫一編徵。盡數輸納。敢有撥兌者治罪。上從之。民困以蘇。

魏柏鄉敢言直諫

清初名臣魏公（裔介）字石生。直隸柏鄉人。由庶吉士歷官左都御史。居諫垣時。首劾張縉彥爲明莊烈復仇。後屢劾劉正宗陳之遴諸閣臣。爲世祖所引重。公在言路最久。先後二百餘疏。或立見施行。或始詘於衆議。後卒以公言爲然。或上排衆議而獨伸公言。用著爲律令。至請罷吳三桂居滇南一疏。尤爲豫測奸謀。其要語曰。滇黔蜀越。地方邊遠。今將滿兵遽撤。恐一旦有變。有鞭長莫及之虞。再荆襄爲天下腹心。請設滿兵駐防。以一重臣督之。無事控制邊區。以消

奸宄窺測之心。有事驅除。口口。以通四方。水陸之道。尤爲卓識。使當時用其言。可無三逆同叛之禍。他如定朝儀。舉賢吏。賑災歉。蠲浮糧。其相業勝魏蔚州多矣。

循吏駱鍾麟治績

臨安駱君（鍾麟）字挺生。號蓮浦。順治四年進士。官吉州學生。遷陝西。整厓知縣。爲政先教化。臨事裁決如流。察微洞隱。若家至戶覩。人畏之如神。渭水決。壞城郭廬舍。君齋沐臨禱。請以身當其衝。河卒他徙。每春秋大會明倫堂。進諸生。迪以仁義忠信之道。增刪藍田呂氏士約。頒諸學舍。朔望詣里社。講聖諭十六條。訪耆年有德。孝弟著聞者。召使見。與均禮。歲時勞以粟肉。立社學。擇民間子弟。授以小學孝經。飭保伍。修社倉。百廢具舉。民有爭。頌後悔。願寢事者。令兩造得自言。慰遣之。所案治。卽豪右居間。莫能奪。俗多銅婢女。至老不嫁。君下令禁止。里婦有拒姦自裁者。爲具棺殮葬。率僚屬爲文祭之。李中孚先生。縣人也。君數造其廬。事以師禮。攝興平鄠兩縣。俱就理。興平豪右。分四門爲部黨。健鬪訟。持吏短長。前令不能制。君按治主者。黨皆散。擢兵馬司指揮。歷西安同知。還常州知府。常州繇賦重。科條繁多。吏椽爲姦。前官屢以積逋去。君立法鈎校。清積逋。吏受任事而已。漕運官常歲餽金三千。君曰。利若金。如吾民何。卻之。諸漕卒

皆歛手奉法。刑延陵書院。迎李先生於齋屋。講學其中。率諸僚屬及薦紳學士。北面聽講。問爲治之要。李先生曰。天下之治亂在人心。人心之邪正在學術。公能大明此學。人心正。風俗移。治道畢矣。君書其言。名曰匡時要務。終身誦之。已而靖江江陰無錫諸有司。爭迎李先生會講。明倫堂。李先生爲發明性善之旨。格物致知之說。遠近士蒸然向風。吏治亦丕變。康熙九年大水。發倉廩。勸富人出粟賑。民無流亡。明年夏。復旱。君蔬食葛衣草履。步禱。二旬不雨。則詣獄長跪。責躬籲天。就獄中引見屬吏耆老。言太守不德累吾民。涕淚并下。雨大至。尋丁母憂去官。數千人號哭乞留。不可。至罷市。旣歸。連遭父喪。勞毀卒。年五十有三。士民咸爲位尸祝之。

魏環溪爲臺垣健將

魏公諱（象樞）字環溪。一字庸齋。山西蔚州人。順治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改刑科給事中。公性骨鯁。敢言事。尤注意於當世人才賢不肖。治術得失。民生休戚。是是而非非。必盡意乃止。疏言督撫按聽用之官太雜。道府州縣胥隸太濫。請清理。報可。尋劾安徽巡撫王愷。賄庇從逆之縣令鄧繼球。罷之。五年轉工科右給事中。疏劾平陰知縣王國柱。違禁擅礮人。又請更定會典。以明職掌。七年轉刑科左給事中。疏言督撫屢有訪糾道府。全無開報。請嚴徇從律。八年世

祖初親政。詔免天下額賦。罷域工。除加派。其時有以私徵侵帑坐罪者。因上疏極除其弊。且請定藩司會計奏報之法。以杜欺隱。立內外各官治事之限。以清稽滯。從之。又請嚴攷績大典。禁反囂。劾江蘇左布政劉漢祚缺賦五十餘萬。請敕部察究論如律。最後請聖躬慎起居一疏。辭逼輔臣。略言聖政維新。中外想望治平。匪同昔日。如皇上近巡京畿。輔臣當陪侍法從。以效啓沃之忠。儻遠有所幸。尤當諫止鑿輿。以盡保傅之職。疏上。人謂公禍且不測。有旨嘉之。又因災變陳言。謂天地之變。乃人事反常所致。歷舉近日顛倒旨意。輕重論言等事。語侵權貴尤亟。疏下九卿科道議。左給事例不與議。公補陳顛末。特命公會議。公與諸大臣抗爭是非。在廷爲仄目。獨大學士范公文程心識之。曰此我國家任事之臣也。其後有構公者。輒於衆中剖晰之。卒得白。九年遷吏科都給事中。十年大計鎖廳閱冊。令兵馬司周廬巡檄。綱紀肅然。上四疏皆言計典。其一謂糾拾之舊制宜復。言官不宜反坐。下所司議著爲令。因奏白給事中劉健糾拾被遺寃。得旨復職。言官吳拜吳達坐言事論死。公謂言官進言不實。第宜治以攷功法。惟坐婪贓。軌法報怨挾仇。乃可下刑部。又言會推督撫。宜核事實。勿徇虛名。又詳陳民命民情民食民困四端。以佐勤民大政。皆報可。十一年大學士陳名夏得罪。言官坐不先事糾發。六科長皆被議。

公降補詹事府主簿。屢遵旨陳言。並奏定薦舉各官格式。稍遷光祿寺丞。十六年告養歸家居。十三年講求理學。以躬行實殘爲踪。丁母憂。喪葬悉準古禮。康熙十一年服除。大學士馮公溥特疏薦。聖祖卽召公。以疾辭。再召乃趨朝。補御史。疏言欲明賞罰。斷在獎廉黜貪。請甄別攷察。並以操守清廉爲上等。又請增俸以養廉。改罰俸爲記過。又請永不許正月開征。以昭萬世法守。又言畿輔盜案過多。請設總督兼轄滿漢兵民。尋劾湖廣藩司劉顯貴。虧帑九萬七千有奇。撫臣徐化成巧爲出脫。又劾給事中余司仁。罔上行私。曲庇劉顯貴。並下所司察治。滿歲晉四品卿銜。仍掌御史事。疎言崇教化。則宜勵臣僚之家教。重河工。則宜蓄任使之人才。正人心。則宜戒淫巧。定民志。則宜輯禮書。聖祖皆韙其言。左擢僉都御史。明年二月。遷順天府尹。原任巡按御史郝浴。爲吳三桂誣陷。流徙尙陽堡。凡二十年。公屢疏薦之。且曰。臣才守學識。皆愧不如。願以職讓。其後浴卒起用爲名臣。轉大理卿。七月擢戶部侍郎。承旨保舉人才。舉原任布政使李士楨。慶陽道王天鑑。候補道鄭端。常熟知縣魏允升。皆報可。會西南用兵。上籌餉三疏。曰。確估價值。以清浮冒。嚴覈關稅。以杜侵漁。慎簡藩司。以清賦稅。從之。上命公與侍郎班迪清理部庫。八閱月而歲事。十七年授左都御史。首疏申明憲綱十事。謂國家根本在百姓。百姓安危在

督撫督撫廉則物阜民安。督撫貪則民窮財盡。願諸臣爲百姓留膏血。爲國家培元氣。臣不敢不爲朝廷正紀綱。聖祖嘉其切中時弊。立予施行。會徵博學鴻儒。公舉原任布政使畢振姬。嶺北道湯斌。糧道王紫綬。員外郎馮雲驥。評事白夢鼐。應詔時。嘉定知縣陸隴其以盜案落職。公以清操飲冰。愛民如子。薦之。鎮江知府劉鼎瀕職無狀。而報擢糧道。降州知府曹廷俞。貪酷厲民。大吏庇縱不効。公特疏糾之。又因磨勘順天鄉試卷。陳科場八弊。請設內簾監試御史。陳學政十弊。請據爲三年考覈之實。廷議並著爲令。舉學臣之賢者曰邵嘉。勞之辦。劾其劣者曰盧元培。程汝璞。會汝璞已經浙江督撫保擢京堂。公遂臚陳汝璞罪狀。並劾督撫欺罔。下九卿科道議。尋論罪如律。明年春。公奏事畢。上命近臣捧御書詩卷一。清慎勤大字三。格物大字二。以賜公。且傳諭以爾居官克稱比三言。故有此賜。他日復賜紫貂披領。上面諭今年暫著。明年且別製爲卿換之。會京察自陳。優旨命供職。未幾有刑部尙書之命。公疏言當貪風日長。吏治未清。大吏因循。小民困苦之際。仰見皇上宵旰焦勞於上。臣不計身家。不避嫌怨。奉朝廷之法。與海內臣工共相砥礪。內而科道。外而督撫。參劾之疏屢上。已有澄清之機。而道府以上。貪墨之官。尙多漏網。臣職司風紀。夙夜兢兢。不敢自安。昔汲黯自請爲中郎。補過拾遺。臣亦妄欲竭愚

悃請辭司寇。留御史臺。激濁揚清。爲皇上振肅綱紀。上嘉其奏。遂加刑部尙書銜。留原任。於是方疏劾權稅蕪湖之主事劉源驕恣貪污。及山西巡撫士克善賄庇學道盧元培諸罪狀。是日地連震。上書夜坐武帳中。公直入奏曰。地臣道也。臣失則地反常。臣不能肅風紀以修職業。請先罪臣以爲天變。上召公入。公伏地涕泣。請屏左右。語移時。極言天變若此。乃索額圖明珠二相植黨市權。排忠良。引用僉壬。以剝蒸黎之應。及出。副都御史施維翰迎於後左門。見公淚流頰未乾也。是日公宿帳中。語施云。今百姓困苦已極。而大臣家益富。地方吏剝民媚上。督撫司道又轉餽政府。小民愁苦之氣。上干天和。致召水旱日食星變地震之異。又會推動輒徇私。將帥無復紀律。蠲免錢糧。災黎不沾實惠。刑官鬻獄。豪右爲姦。皆可憂可危之事。施曰。公何不極言之。公曰。聖明洞燭。何待吾言。吾僉負國。萬死不足贖矣。明日上以六條宣廷。臣集議大略如公指。於是朝士咸知公造膝所請。而用事大臣皆爲之股栗。明年索額圖罷。二十七年明珠爲郭總憲琇劾罷。至四十五年春。聖祖始以公面對語諭羣臣。二相之黜。公最先有以發之也。會詔舉廉吏。公疏薦原任侍郎高珩。達哈塔。雷虎。班迪。大理卿瑚密色。侍讀蕭維豫。郎中宋文運。布政使畢振姬。知縣陸隴其。張沐。皆得旨錄用。十九年任刑部尙書。明年扈從謁孝陵。一勸幾

絕賦詩至哀。讀者皆感動。尋命與少宰科爾坤巡察畿輔。公單騎按行。墨吏豪家皆斂跡。爲除泰甚者若而人。還報稱旨。時積勞得疾。感上恩。欲引退而不忍言。二十三年春。奏事乾清門。暈踣於地。乃疏乞骸骨。溫旨慰留。仍力疾視事。或勸少休。公曰。吾偷安一日。罪人待讞者增一日。苦矣。八月再請。上惜其去。以詞甚迫切。許馳驛歸。並諭三覲乃行。始入。賜御膳。再賜茶。三賜御書。寒松室額寵其行。公遂自號寒松老人。出國門。公鄉祖帳盈道。皆嘆息。以謂公清勁之節。至老不衰。固不媿斯稱。而天子之知公。則可謂至矣。公門庭蕭寂。圖書數千卷。無異秀才時所增。惟論誥宸章及諫草一囊而已。二十五年薨於家。年七十有一。賜祭葬如例。諡敏果。著有儒宗錄。知言錄。寒松堂集。又著有庸齋閑話。偶錄格言數則於此。○有不可知之天道。無不可知之人。事。○好名是學者病。是不學者藥。○居大臣而德不純。學不粹。不如下僚。居下僚而政不平。刑不中。不如素士。爲士而理不明。學不正。不如庶民。○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姓涼。其質白。其味冲。其爲用也。可以澣不潔者。而使潔。卽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誠哉君子也。油小人也。其性滑。其味濃。其爲用也。可以污潔者。而使不潔。倘滾油中投以水。必致搏激而不相容。誠哉小人也。○五倫之外無道。六經之外無文。四書之外無學。

○貧賤立品。富貴立身。方是天地間真男子。○成德每在困窮。敗身多因得志。為仙為佛。論死後地位。為聖為賢。論生前地位。此虛實有無之別。○世間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間第一種可憐人。寡婦孤兒。○恭謹忍讓。是居鄉之良法。清正儉約。是居官之良法。○吳芾云。一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一李衡云。一與其進而負於君。不如退而合於道。一二君皆宋人也。合之可作出處銘。○父母有過。子猶幾諫。諭親於道。心無欺慢。兄弟有過。豈容背誦。面吐衷腸。誰能離間。匿怨而友。良朋所患。一人作偽。一家習慣。骨肉手足。壽張為幻人。而異情。犬豕之參。公為清朝直臣之冠。彈劾必匪人。荐必正人。求賢若渴。以人事君。洵不愧古大臣矣。

趙總督善於折獄

浙閩總督鐵嶺趙公【廷臣】字君隣。由貢生知山陽縣。遷江甯同知。兼理運務。能其職。授湖南兵備道。嘗秉燭治官書。至丙夜。曉起百函俱發。平反冤獄。剖決無留滯。恤民愛士。嚴絕苞苴。公洩浙八年。多惠政。而折獄摘發如神。其最傳人口者數事。杭人至今猶能道之。有盲者與屠者善。一日入屠室。虛無人。手纂箒中。有錢五百。懷之走。屠者覺而追於途。盲者撫膺。踞曰。天平。吾辛苦積此錢。乃欺吾瞽而耍刦乎。衆皆憤憤。公過。為遮訴焉。屠者亦泣。陳公笑命吏取盆水。投

錢其中。浮脂焚焚也。乃斷歸屠者。法司鞠殺人者。既自承矣。公見所上牘而疑之。曰。傷不及寸。而刃盈尺。此必冤。後果獲真盜。夏大旱。山中人相驚以旱魃。頰頰赤愁。降衣冠。猝入人家。壯者逸。弱者匿。魃去而財物空矣。公曰。吾當禳之。密戒邏者。分伺揜捕。果獲暴卒。伏法焉。時浙東初平。叛獄屢起。公平情讞鞠。全活者多。遇忠義士之各爲其主者。誠有司不得坐其家屬。以爲尤難。卒謚清獻。論者謂公一生清節。誠足與宋趙清獻公先後媲美云。

白縣令登明治績

白君【登明】字林九。遼東蓋平人。隸漢軍鑲白旗。順治二年。以貢生受拓城令。禽諸盜渠。按以法。設條教勸民耕讀。攷最。遷知江南太倉州。釐賦稅。除耗羨。雪諸冤獄。時海壩民居。因亂蕩析。君召民開墾。復成聚落。十年海寇犯劉河堡。闖入內地。君備禦甚力。寇遁。十六年夏。海寇破鎮江。犯江甯。敗走。急攻崇明。火礮聲三晝夜不絕。巡撫蔣國柱治兵策應。欲先遣一人往。以師期告。莫敢前。君乃駕一膠。夜半渡緹城入。衆知援兵將至。守益力。寇遂遁。州有劉河久塞。君按劉河北支。有朱涇者。宋范文正新塘遺迹在焉。請於院司。開鑿五十里。巡按李森先知其能。令大開劉河六十里。復故道。於是震澤東北諸水。並得入海。居民賴之。崇明民田。舊有加徵蘆課銀。

萬三千餘兩。力請於院司以免。有大吏按州索賄弗予。先是寇棘時。需餉無出。以雲南協餉應之。率爲大吏所糾落職。州人列治狀。上院司。乞爲申請。弗得遂。立祠生祀之。坐廢二十餘年。會台灣用兵。許入貨贖。註誤。福建總督姚公啓聖。巡檢吳公興祚。素知君。代爲入賞。復任高郵州。值湖決。築清水堤。君設法授食。禁吏胥尅減。役人踴躍。堤成。命曰永安。歲荒。請蠲賑。勸富民分食。明年復大水。再請蠲賑。溺者拯之。病者拊之。以勞疾卒。官高郵人。醵金以殮。哭聲震野。太倉人聞之。亦巷哭。設祭於生祠。康熙二十六年。入祀名宦祠。其鄉鎮諸民。各肖像立生祠。凡四處。

姚尙書奏疏皆天下大計

姚公【文然】字弱侯。安徽桐城人。明崇禎十六年進士。清朝順治三年。以安慶巡撫李猶龍荐。授國史院庶吉士。五年三月。改禮科給事中。七月。典山東鄉試。六年。疏請嚴敕撫按。遵恩詔。清理刑獄。勿任有司稽玩。或條赦外。有可矜疑原宥者。許專疏上陳。又請重定選用下第舉人之例。以廣任使。又言直隸與山東河北接壤。每遇盜賊竊發。東西竄匿。難放越境追捕。請改保定巡撫爲總督。統轄直隸山東及河南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庶盜患可弭。又請嚴敕各省督撫。勿濫委私人。署州縣官。疏皆下部議行。尋轉工科。八年。請令都察院甄別各省巡撫。疏下。司議。分

六等考核。陞調有差。是年秋。江浙水災。公言。災地漕米宜改折。以災之重輕。定改折多寡。又言。折漕規則新立。民不能周知。官吏因緣爲奸。或改折外重徵耗銀。或先已徵米。又收折價。或私折重價。而以輕價報解。弊端不一。請敕漕臣密查嚴劾。上喜納之。十年。疏言。大臣負罪。宜免鎖禁城門。以存國體。從之。選兵科都給事中。尋乞養歸。康熙五年。補戶科。六年。疏言。川楚諸省官吏。借採木以爲名。或換取民間屋材墓樹。宜飭禁。又言。採買官物。其由官發價者。駁減之銀。應如舊扣存司庫。若價出自民。餘銀宜還之民間。又言。一部可結之事。卽應一部逕結。一疏可結之事。卽應一疏通結。如各省錢糧考成。已報完者。部臣於議覆時。宜卽予開復。以省奏牘。均如所請行。九年。命以四品服俸。仍任給事中。十年夏。兩江總督麻勒吉。以京口將軍李顯貴鎮江守。劉元輔侵帑事覺。遠繫至京。公疏言。麻勒吉情罪輕重。尙待質問。宜釋鎖繫。上韙其言。命旬後赴質者。概免鎖繫。著爲令。尋擢副都御史。遷刑部侍郎。十二年。調兵部督捕侍郎。充會試副考官。尋以京口將軍柯永葵爲副都統。張所養奏劾。奉命往鞠得實。永葵罷任。是年。遷左都御史。十三年。疏言。耿精忠與孫延齡俱受吳三桂指揮。背恩反叛。中間阻隔者。賴有廣東將士。久駐其地。熟悉山川地利。以遏賊鋒。儻與孫逆合謀。互相掎角。則廣東勢危。江西毗連。閩粵若逆。

賊侵踞贛州南安。餉道中斷。郵遞有梗。亦屬可慮。宜進駐重兵以通聲援。上從其議。會陝西提督王輔臣叛。所在騷動。河南巡撫佟鳳彩乞休。已得旨解任矣。公疏言河南密邇陝西。恐流言煽惑。鳳彩任巡撫數載。甚得民心。宜令力疾視事。上卽命留任。如公言。十五年擢刑部尙書。十七年六月薨於位。賜祭葬如典。諡端恪。公自入仕。任言責。迄爲正卿。所歷皆法官。於國家利害。吏治得失。民生休戚。知無不言。言無不當。尤矜恤民命。惟恐一物不得其所。纖毫出入之疑。必折而歸之於中。前後所建白。皆天下大計。而尤推本於君身。故惓惓以調護聖躬。節慎起居爲言。時韓侍郎莢等侍講幄。見公叩首丹陛。言發涕零。言人所不敢言。而上亦受之不拂也。在刑部。推廣上恩。所全活甚衆。先是公爲科臣。已屢上慎刑之書。至是益自發抒。不勣法。不市恩。一酌乎人心之安。而猶恐失之。校閱刑書。常至夜午。年衰成疾。諸子諫之。則曰。刃殺人於一時。例殺人於萬世。其可忽乎哉。嘗刺一人於法。爲不應。爭之不得。公退而炷香長跪。自責者久之。其刻已恕物類此。所著白雲語錄。參酌例律。鉅細必貫。名法家可長據而守也。公嘗自書座右曰。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又曰。憂人之憂。樂己之樂。又曰。病之起由於不誠。誠則中和。百病不生。所著奏疏及詩文集。皆質實醇厚。有古風。平居一話一言。罔不可爲法。亦其生意

之充滿者然也。

李相國經國大猷

李公（爵）字景濤。直隸高陽人。七歲而孤。自幼苦志讀書。言行不苟。順治三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晉編修。歷官至大學士。保舉王舜年。俞之炎。疏荐曹溶。法若真。施閏章。曹禾。陳玉璣。米漢雲。沈珩。葉舒榮等。皆一時循臣名宿。三藩未變以前。仁皇帝偶思營建。其時李文勤公方掌邦計。上詢有項可動否。公奏云。戶部無可動之項。事遂止。未幾吳逆事起。上憂及帑項空虛。公奏云。戶部存項敷用上。詰以前語。公正色曰。部帑原備緩急之需。若平日耗於土木。緩急將何支持。上頷之。公老成持重。風度端凝。內介外和。朝野倚以爲重。聖祖冲齡時。輔政諸臣多專決。票擬或失當。公每於談笑間。婉言曲喻。徐使改易。調燮之力居多。三藩變作。察哈爾部亦叛。朝廷命將征討。一應軍機方略。悉由公起草。夙夜勤勞。爲國宣力。且居相位久。嫻掌故。凡朝廷大典禮。必以屬公。出則扈從。入則侍講。幄所得賞賚。輒分給宗戚。恪恭忠謹。三十餘年如一日。仰見開國名臣經國大猷。去臯夔旦弼不遠也。

撫臣平情讞鞫

佟公（國器）字雁山。順治二年授浙江嘉湖兵備道。偕副將張國興擒馬士英朱大定。並招降白腰賊陸汧等。再遷福建巡撫。獲鄭芝龍父子交通私書進於朝。調撫南贛。兵燹之後。田多汧萊。前撫臣請將十二年額賦一律科徵。民情惶懼。國器奏請以未墾之田。交屯道屯廳開墾。民心遂定。山賊曾拱辰據興國之梅窖。剽掠吉贛二郡。黃鄉賊楊興受撫復叛。皆遣將討平之。福建寧化等處土寇出沒。次第剪除。所部及隣境羣盜略盡。調撫浙江。時海氛尙熾。旣擊敗鄭成功於定關。又招降寇黨賡明祺。剿平阮六等。浙東初定。叛獄繁多。國器平情讞鞠。全活者多。以勞疾卒官。浙人追思功績。立祠祀之。

佟中丞勤勞政治

佟中丞（鳳彩）字高岡。起家香河知縣。擢御史。出爲武昌道。歷河南督糧道。禁運弁苛索諸弊。超遷廣西右布政。時雲南未定。粵西屢更兵燹。人民流離。鳳彩悉心籌畫。轉餉不匱。遷江西左布政。巡撫四川。川省自張獻忠蹂躪後。夔東餘孽。及涼州番回劫掠。常及川境。鳳彩疏請修築成都府城。并修江都堰核茶園鹽井。製戰船火器。事集而民不知役。憂歸。尋授貴州巡撫。手定賦役全書。以絕濫徵。蘇積困。依民俗用銀。暫停鼓鑄。罷添設之道員。專責土司。以除刦殺之弊。

又疏禁私徵。增置驛站。黔困大蘇。內艱歸。復起撫河南。年已老。每日五鼓燃燭治文書。或坐倦假寐。少頃輒矍然起。自呼其名曰。佟某。汝爲朝廷大臣。封疆之重。皆汝肩之。奈何老不任事。若此。輒以手批頰數四。侍者爲之悚然。中丞在豫。兼理河道。兩河爲患。歲用銀三四十萬。皆按畝以徵。至是疏請發帑。又請罷協濟輓豆之役。從之。吳三桂反。大兵絡繹過境。鳳彩調變有方。民不苦擾。康熙十三年。以疾乞休。許之。總兵周邦甯以士民籲留入告。左都御史姚文然言。鳳彩老成練達。謹慎和平。民愛而信之。聞其乞病。皇皇如失所倚。宜令力疾視事。以順輿情。有旨令留任。十六年秋。薨於位。賜祭葬如典禮。予諡勤僖。祀河南四川貴州名宦祠。

交城令治盜成績

山西交城縣。北有交山者。岩谷阻邃。與靜樂永甯所隸諸山相屬。袤延八百里。自明季爲盜窟。順治二年。巡撫馬國柱招降諸賊渠。盜稍戢。五年。禁民間養馬。交山故產馬。千總路時運奉檄巡山。索有馬者。金不訾。土人憤之。殺時運以作亂。於是靜樂永甯諸盜並起。巡撫祝世昌遣兵三千討之。殲其渠。且盡。而大同總兵姜瓖反。撤兵去。餘盜復熾。六年春。交山盜與瓖黨姜建雄合兵。破交城文水汾州清源徐溝太谷數州縣。官兵敗之。復諸州縣。瓖誅。建雄走。餘盜匿山中。

招納亡命。與靜樂永甯諸盜相糾結。潛出劫掠。日滋蔓。官兵不能制。適休甯趙君吉士選交城知縣。君性忼慨喜立事。又沈深善謀。其將之官也。或問若何靖盜。君曰。百年逋寇。猝難盡除。其必先撫後勦乎。不先撫無以攜其黨。不終勦無以絕其根。到官日。輿從甚盛。及旬。山民投撫者數十人。人給一示。令招徠其黨。大閱於南門外。分鄉營兵列左右。士民願與校者聽。得技優者百人。賞錢萬。退而喜曰。民可用也。其年饑。錄山中貧民七十人。完廩舍。使家人與雜處。日狎詢羣盜陰事。悉白。遂申警備。集鄉大夫於明倫堂。諭以守城必嚴行保甲團練法。十家爲甲。設牌遞輪。輪者爲甲長。十甲爲保。保有練總。百家以上聯爲鄉。鄉有督。有犯法者。甲長告練總。練總告鄉督。達於縣。匿者連坐。不入甲者。以姦民論。法旣行。鄰盜相戒。毋入交境。交賦額二萬二千。山賦居大半。率抗官不償。有河北都賦倍諸都。是年旱。雨雹傷麥豆。君從數十騎入河北都。道險始易輿而騎。已而步行山中。聞官至。出餅酒爲供。君爲陳朝廷威德。尙力耕保妻子。慎勿爲盜。取族滅。聞者竦聽。日暮宿土窖中。有告訐者。平其曲直。時左右給侍多賊黨。君若弗知。明日復探入。陰察地勢險易。與民情順逆。至木欒窖。把總蘇成民率兵迎之。乃偕出。就輿歸。是歲山中民無通賊者。交山饒材木。異時居民歲采伐。設廠山口。通商販。康熙初。爲文水民所訟。禁不

得立廠。商人多趨文水。山民重困。益去爲盜。君白大吏。復聽民立廠。交易如故。不一月。流民復業者數百家。是年八月。充鄉試同考官。而蘇家崖礦盜起。衆至二千。君還縣。或請急發兵捕之。君曰。此饑民逐利。非有刼殺人罪也。吾尙計散之。但發票數紙。令廣買糧草。賊謂兵且大舉。尋散去。捕得數人。置之法。未幾。交山賊楊芳林。芳清等。刼汾陽劉氏。傷數人。火其居。官兵至。乃卻。九年正月。君入山勸農。有惠崇德者。故從姜瓖反。瓖敗亡命。至是。跪馬前自首。願效死。君好語撫之。爲易名重生。明日至惠家莊。宿重生家。詢二楊所在。得實。又明日。大饗山中民。命二卒立禽二楊。至杖二十。繫之。而密遣數卒。從閒道械二楊入城。時山民數百。皆賊黨。愕視不知所爲。徐命酒徧飲山中民。度二楊行既遠。乃整伍出山去。及暮行八十里。賊渠任國鉉。鍾斗等。糾衆尾君。聲言欲奪二楊。君整伍反。賊懼。還走入山。頃之。有陝西叛弁黃某。部衆二百餘。入葫蘆川。與任國鉉。鍾斗合。葫蘆莊者。有東西兩川。四山環之。最險隘。賊分踞其中。黃弁至。共刼汾陽朱氏羊萬頭。日殺羊饗衆。圖趨事。君欲以計間之。遣山民持書一函。時共會飲。付斗國鉉。黃弁得書。先發視。則大驚。遽起立。大罵斗國鉉。卽率衆馳馬出山去。先是。君請於太原副將朱龍。調守備。祖光顯。率兵三百。屯交城東關。至是。將入山。搽盜。城中父老請緩師。先往說之。時國鉉已失

黃弁甚恐。率屬千餘詣縣自訴。無反狀。願就撫。乃罷兵還太原。靜樂李宗盛者。踞周洪山爲盜。主畜兵馬糧草甚盛。九年春。遣其黨趙應龍等。劫清源溫氏。遇教官李開秀殺之。君聞。令練總率鄉兵要其歸。困之馬鞍山。已而逸去。復劫汾陽劉氏。爲官兵所敗。於是君購賊葫蘆州。獲三人。訊之。得應龍劫汾陽狀。乃遣惠重生入山。說國鉉等。謂官兵且剿葫蘆川。若能得趙應龍以獻者。可脫罪。國鉉信之。致書李宗盛。給應龍至。縛之。付重生詣縣獄。應恨爲它盜所賣。乃盡發諸盜陰謀。謂欲靖盜。非先除宗盛不可。且爲君畫計。君乃械應龍赴太原。而自往剿宗盛。調寧武協兵三百。自北入。而太原協兵。聲言自東入。令把總蘇成甫率兵自南入。駐兵惠家莊。君繼之。別遣重生往說國鉉等。俾毋動。羣盜見官兵勢盛。皆洶懼。又聞所購。止宗盛。率自保。莫爲用。宗盛窮蹙。挾數十騎西南走。成甫追及之。縛以獻。宗盛既禽。賊黨益渙。兩葫蘆賊日夜爲備。且謀劫縣城。君乃從容治文書。行鄉飲酒禮。與諸僚友登山燕飲。泛舟城南湖爲歡樂。賊備少弛。以城中民多爲賊耳目。禁不得入山。兩葫蘆去縣治百六十里。近葫蘆口三十里有廢堡。曰靖安。崇禎間築以屯兵者也。順治初廢。君言於大吏復之。十年秋。鳩工兵興築。會總督奉廷旨。以交山盜屢發。宜酌調官兵。剿殺淨盡。君至太原。言於上官曰。交山有名劇盜。不過十餘人。其它

率烏合。一聞剿殺淨盡之語。竊恐山中向化之民。畏罪自疑。反甘爲賊用。今靖安堡初復。但請協兵三百。統以守備。以駐防爲名。刻期入山。賊可一戰禽也。從之。冬十月。君自太原偕守備姚順。率兵至縣。期十三日進屯。初八日大閱。明日大享賓。夜半席未散。君起上馬出南門。則姚順。蘇成甫已統兵集門外矣。既會師。令疾驅之。未五鼓行四十里。至水泉灘。飲犒畢。始語順等曰。此行也。奉詔討交山賊。非爲駐防來。少遲且得罪。遂令百總王國振率騎兵五十。步兵百。由西治川進襲東葫蘆。蘇成甫統兵二百。襲西葫蘆。君偕順率兵四百。進駐東坡底。語順等曰。賊謂吾由堡進兵。近堡以東必設備。今由間道得至此。此地爲兩葫蘆要道。據此則東西之援絕矣。國鉉等初聞姚順刻期進堡。各戒嚴。計分其黨。僞就撫以餌順。及期遣賊至堡迎順。既至寂然。賊大驚。疾走還。大呼官兵入山矣。兩葫蘆賊聞兵至皆走上三座崖。三座崖者居兩葫蘆中間。勢陡削。賊傳語山中民。官兵至且屠山。急上崖可免。從之者千餘人。君帥兵進。前鋒報曰。滿山皆盜。君令安營止宿。明日令人至崖下語崖上人曰。官謂汝等皆良民。毋爲賊脅。官且拔戶稽丁。不在者卽以賊論。至日中衆稍稍去。及暮在者約二百餘人。君曰。此真賊矣。然賊踞險。吾兵仰攻必多傷。賊乏食且走。禽之易矣。乃分兵爲四。要賊去路。君收軍駐橫嶺。已而崖山賊果走。

伏兵起。禽獲頗衆。君復益兵進獨石河。入爛圍山。而永寧盜馮養成。知葫蘆賊勢不敵。糾衆來援。官兵大敗之。餘賊多逃入鄰境。君馳報太原府。發諸縣兵夾剿而已。收兵駐獨石。縱諸降賊質其妻子。俾捕他盜以自贖。已而他盜先後俱就獲。生得者二十二人。其餘或降或自剄。入山旬有六日。交山盜悉平。乃召山中民。始終不作賊者三十七家。賚以羊酒。立爲約。查其素不與徭役者。千四百三十家。編其籍入都圖。自後交山無賊患。初君患山中路深阻。命山中民都具一圖。圖列山溝徑遂。鱗比爲大圖。日召山中父老。詢其曲折。注圖間。以次及永寧靜樂所隸諸山。較若指掌。每得賊。善遇之。詰以諸賊去來蹤跡。益悉。以故所向輒得賊。其在上官前。預設方略。無不酬。而太原知府周令樹。策君必能辦賊。上官深倚之。未嘗拘以文法。卒能成功。軍中賞賚。悉出私財。班師日。鄉大夫斂金五百爲犒。郤之。治交城五年。百廢具舉。諭平賊功。徵入爲戶部主事。以母憂歸。然交城素稱難治。治交城之積盜爲尤難。君能深謀異算。措置裕如。剿之撫之。不數月而交山無盜患。可謂盡治盜之能事矣。

甯都令抗賊不屈

宋君（必達）字其在。湖北黃州人。順治八年進士。知甯都時。經寇亂。民多遷徙。地不治。乃請蠲

通以來之。貸以半穀。甫二歲。田盡闢。縣瀕河。夏雨水暴漲。城且沒。言禱於神。水落乃按故道。濬之。自是無水患。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自福建出攻江西。羣盜多嚮應。甯都故有二城。南民北兵。君曰。古有團練保甲。義勇忠弩。社民皆可兵也。王文成破宸濠。嘗用之矣。遂以其法訓練。得義勇八千。及盜前鋒薄城下。營將劉某邀君計事。曰。人衆食乏。奈何。君曰。人臣之義。有死無二。賊本烏合。掩其始至。可一鼓破也。劉遂率所部進。少却。君以義勇橫擊之。盜奔。已復率衆來攻。君嬰城守。會援軍至。圍解。或謂巡撫縣砦堡多從賊。請擊之。巡撫已發兵。君刺血上書爭之。乃止。事定。尋以誑誤去。道出豫章。爲盜所得。脅之降。大罵不屈。繫旬餘。夜半有甯都民數十人。持兵踰垣入。擁以去。得脫。既歸里。時江督董衛國已移鎮湖廣。見之。歎曰。是死守孤城者耶。吾爲君咨部。還故職。且以軍功叙。君遜謝再三。既而語人曰。故吏如棄婦。忍自媒乎。褐衣蔬食。終其身。甯都民歲時祀之。

皖撫請行溝田法以裕民

靳公諱輔。字紫垣。遼陽人。隸漢軍鑲黃旗。順治九年。由官學生考授國史院編修。改中書。累遷郎中。右通政。康熙二年。擢國史院學士。改內閣學士。十年。巡撫安徽。皖屬頻旱。民多流亡。公撫

卹招徠。復業數千戶。奏臨淮靈璧二縣。虛報開墾田四千六百餘頃。請免其賦。從之。又言爲政首在足民。足民有道。在因民之力。而教以生財之方。大江以北。如鳳陽等屬。盡失溝洫之舊。一遇水旱。卽成石田。今欲足民。莫如力行溝田之法。溝田者。古井田遺意也。然井田法制繁重。溝田但鑿一溝。修浚甚易。其法以十畝爲一畦。二十畦爲一溝。以地三畝有奇。爲二十畦中之經界。二十畝之外。圍以深溝。溝道廣丈八尺。深七尺五寸。開溝之土。卽累溝道上。使溝道高於田五尺。溝低於田七尺五寸。視溝道深一丈二尺五寸。溝則以田內之水。車入溝中。旱則以溝中之水。車灌田內。溝田一行。其利有四。水旱不虞。一也。溝洫通而水有所洩。下流不憂驟漲。二也。財賦有所出。三也。經界旣正。無隱占包賠之弊。四也。疏入下部議行。

邱寺副理刑民無冤死

清朝野史云。山陽邱公象昇。官止大理寺寺副。仕雖不大顯。而其亭平鈞考。頗有足述。蓋亦清朝刑官之表表者。吳三桂反。有逃人來歸。吏以叛逆論。事下三法司。公執定律議減罪二等。江南所上獄。有大盜支家科在逃。而其黨五十人皆議斬。公閱卷太息曰。烏有盜首未獲。而從皆決。是屬豈無冤乎。明日昌言於三法司。三法司不能難。遂緩死。時長安爲之語曰。邱公爲理民。

無冤死。旗人有與父異而居。鄰人通其後母者。其父病不能制。憤曰。兒代我斬淫人。旗人受命。殺二淫於牀。自歸有司。論以大逆。法司奏當。公爭之曰。春秋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卽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子思子曰。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旗人從父命。殺父讐。自拘司敗。而以大逆論之。無乃非春秋之義乎。遂以兩議上。詔從末減。大學士高陽李文勤公曰。朝廷須用有經術士。諒哉。

蠹吏弄權置重典

清朝野史云。潘某者。忘其名。清順治初。京師大猾也。祖若父世爲部吏。明亡。悉收部中例案。藏於家。滿清入關。百度草創。糾紛不可理。羣吏皆束手。潘以故得劫持上下爲奸。疆臣日罄金其門。富至累巨萬。初。潘窟穴於吏部。久之。諸部吏皆歸之。奉爲宗主。由是日益發舒。起大宅京師。園林邸第。擬於王公。兩廊下如六部例。分置各房。榜曰某部某部。凡來關說某某事者。則入某房。而潘總其成。朝政交部議者。非盈其欲。壑不得直。且遭嚴譴。家藏僞章。文書下行直省。多潛易之。奉行者莫辨焉。又招納豪猾。亡命之徒。爲之耳目。有不慊意。輒暗殺之。莫得主名。內外大吏皆憚之。無有敢舉發者。已而流聞禁中。清世祖以問大學士陳名夏。名夏不敢以實對。世祖

震怒。命步軍統領逮之。發交刑部治罪。盡得其奸狀。爰書上。立置重典。並逮其羽黨數十人。治罪有差。京師爲之肅然。籍其家。得內外大吏交文書兩巨篋。吏不敢匿。以聞。世祖不欲深治。詔焚之。翌日。世祖幸南書房。謂某翰林曰。潘一小吏治之甚易。名夏輩何局促。乃爾。某翰林對曰。潘耳目多。聲氣廣。恐朝廷未必盡治。言之或爲百口累。世祖微哂曰。汝告名夏。今得安枕矣。後數舉以戒廷臣。

蘇撫遺愛在民

清朝野史云。順治十六年。海寇作亂。蘇郡有駐防兵來守。將軍祖大壽。圈封民居以爲駐防之所。號大營兵。自婁門至桃花塢寶城橋而止。獨不及後板廠一隅。緣後板廠有李灌溪。曾任前明兵備。時祖爲微員。有事當刑。幕友勸李解救。李適擲色。曰。此人有福。當得全紅。一舉而得六紅。遂救之得免。祖故以此報之也。康熙三年。撫軍韓心康。奏請以駐防兵移至京口。去之日。恐兵有變。預與將軍謀。先備船於城外。令兵一時盡行出城。不得停留一刻。違者斬首。蓋當時民間有借兵銀者。償之無已。名曰滿債。韓深知其意。預令欠戶遠逃。貼撫軍封條於門。兵來索價。見之舍去。民賴以安。吳人感其德。立祠於虎邱半塘。今韓公祠是也。公撫吳時。年未三十。俗呼

爲小韓都堂。

李太守

池北偶談云。近日廉吏以松江知府李正華爲第一。正華貢生獻縣人。予鄉李御史（森先）按
下江。誅鉏豪右。有海忠介之風。中讒被逮。吳民號泣攀送者數萬人。既登舟。僚屬皆在。相視揮
涕。正華最後至。携一酒瓢。滿酌送侍御。慷慨言曰。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
敗利鈍。造物司之。公今日之行。榮於登仙。諸君何至作楚囚相對耶。侍御掀髯大笑。諸君改容
謝之。後以考成不及格。鐫級去。行之日。囊無一錢。松江人醵金數百。強投舟中。復人製一衣獻
之。凡數千領。正華一無所受。松人走白巡撫。中丞下檄使受之。移書慰勉。乃量受爲行李之費。
既歸家。騎一驢往來田間。歲一至郡城。南鼎甫（廷鉉）官河間時。與之往還甚稔。予過獻。問其
所居。在縣西門。數椽僅蔽風雨云。

富川劉縣令死節

池北偶談云。劉欽鄰字鄰哉。號江屏。其先江右人。籍揚州之儀真。順治庚子舉人。辛丑進士。筮
仕廣西富川知縣。甲寅賊陷富川。劉不屈死之。兩廣總督疏聞得旨。劉某忠憤死節。深爲可憫。

應得卹典。從優議奏。予在揚州時。劉初釋褐。識其人恂恂儒素。而大節如此。可敬亦可哀也。適見徐御史敬庵〔旭齡〕疏云。一守土者必有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之義。然後可以克大敵。今賊來則以請兵救援而出。賊退又以隨兵進剿而入。守令逃竄。而委責任於將弁。將弁怠弛。而望恢復於禁旅。又云。國家深仁厚澤。培養臣工三十餘年。承平日久。文武燕安。綢繆牖戶之計不深。故捐軀殉國之志不決。昔安史之亂。杲卿力殉河北。改十七郡皆歸朝廷。淮蔡之平。裴度誓不與賊俱生。不涖月而掃清巨寇。臣就目前事勢而論。立欲削平僭逆。必先振刷紀綱。云云。真藥石之言也。

楊以齋奏疏關天下大計

池北偶談云。海寧楊以齋（雍正）通政。予同年進士。知高安縣。入爲給事中。初上諫獵疏。世祖皇帝震怒。親幸南海子。召九卿以下至。晾鷹臺。然後召楊入。諭以安不忘危之意。責以沽名天威甚嚴。衆皆爲危懼。然世祖實獎其敢言。有意用之。康熙初。彗星見。上天變修省疏。廷議遣滿洲大臣巡方。上疏止之。凡所論奏。皆關天下大計。給事中舊司封駁。久廢不行。楊獨行之。直聲震一時。本朝諫官。當以以齋爲第一。御史當以李琳枝（森先）爲第一。銓曹當以王東臬（伯

勉。爲第一。天下公論如此。

徐典史訓子捐夙嫌

池北偶談云。宣城徐翁。尙書元太父。官浙江。某縣典史。偶以言忤巡按御史。受辱朴責。羞憤自免。歸時尙書與弟通政元氣皆失學。翁每流涕。忽忽不樂。尙書兄弟跪請其故。曰。爾兄弟皆廢學。吾無後矣。因述受朴直指事。復流涕不已。尙書兄弟曰。兒輩不類。自今願力學以慰大人。心願勿悲也。乃發憤下帷。兄弟相繼登第。尙書卽選得某府推官。卽直指之家也。心私喜得報父怨。瀕行置酒。戚友畢集。候翁出稱觴。翁稱疾。堅臥不起。尙書入跪問故。且言此行冀得報夙怨。何反不樂爲。翁曰。此吾所以病也。吾爲小吏。當日誠不爲無過。但直指稍過當耳。且緣渠朴責。激而罷歸教子。以有今日。則直指乃吾恩人。非仇也。汝思報怨。吾所以病。汝往當以吾言開詳告之。盡捐夙嫌。是吾子也。否則非吾子也。尙書唯唯。翁乃起。盡歡而罷。時直指久失職家居。聞尙書來。恐甚。郊迎盡禮。尙書首述父命。誓無芥蒂。自是情好甚洽。後翁躋大耋。三子皆成進士。兩登九列焉。此與蔡確父黃裳瀕死。屬其子必報陳氏。確旣登政路。遂以事置恭公子世儒。極典。賢不肖不啻霄壤矣。

王方伯廉介不苟

池北偶談云。王庭字言遠。嘉興人。順治己丑進士。初仕爲廣州府知府。歷官山西布政使。廉介不苟。所至以清惠稱。罷官歸。足跡不入城市。常衣布袍。行田間。人不知其一二品大僚也。年踰八十。乃卒。五言詩清眞古澹。有陶韋風。與石湖邢昉相上下。足稱逸品。

陳太守請誅左道

池北偶談云。陳龍巖福建晉江舉人。累官江甯知府。居官以清介聞。隨州妖人朱方旦。左道惑四方。督撫藩臬所至郊迎。爲立書院。至金陵。總督某公方延之衙署。忽轅門傳鼓聲甚急。遣問之。陳立轅門外直對云。無餘事。知府某。以朱方旦左道惑衆。來請發下。鞠審正法。以安地方耳。制府雖怒其慙。然素知其廉幹。亦不罪也。後陳卒於任。總督于成龍親弔哭之。

圖舍人之厚德

勸戒錄云。刑部尙書諾敏公。嘗言其先德圖文襄公海。器識沈毅。好讀書。將略由天授。不居故常。初爲中書舍人。世祖幸南苑。圖海公負寶以從。上見其舉止嚴重。立授內閣學士。不數年。洊至大學士。及康熙初。西征受命。果建大勛。既定平涼。軍中論功。取諸將偏裨士卒記功牌報部。

記過牌悉聚焚之。不以語人。其厚德如此。吾子孫當世守勿替也。

廉吏愛民如子

李君名暉。字伯若。湖北孝感人。順治九年。以貢生知將樂縣。始至拜龜山先生於書院。新其祠。刻先生遺書。召諸生肄業院中。嘗曰。禮讓不興。國何由理。每朔望率僚佐詣觀化亭。爲縣人講鄉約。春秋引鄉飲酒禮。時至邨落間。問民所疾苦。牧豎婦女。皆環集導之以善。肫然如家人。期月。縣人悉向化。境內無賊盜。訟庭稀鞭扑聲。初至官。與家人約曰。在官俸金外。皆贓也。不可以絲毫累我。官廨有桂二株。方花開。君指之曰。此亦官物也。擅折者必治之。自是家人不敢簪桂花。嘗出郭省歛。從僕摘道旁一桔。顧見之。責曰。豈可壞法自汝始。立下馬杖之。命償其值。居三年。上官有索餽者。無以應。遂去官歸。縣中人數萬。焚香擁馬首。行至境上。皆號哭。返家繪像祀之。君性和易。未嘗厲聲色。與僮僕語款款。惟恐傷其意。家居時策蹇驢過戚友家。飲酒微醉。嬉笑而返。宅前有柳數株。時坐其下。與田父角樗蒲爲樂。及卒。貧不能具棺。戚友醵金以殮。子孫累日不舉火。至采藜藿以食云。

費將軍不願露布功績

好大喜功。人之恆情。擁兵大員。貪功更甚於儕輩。然亦有不盡然者。清初有撫遠大將軍費武襄公者。以國戚封伯爵。大兵征噶爾丹。既奏凱。衆欲露布揚公績。公不謂然。其奏摺惟言兵至某處迷道。某處敗績。某處絕糧。此行屢蹈危機。皆臣失算之故。今憑藉聖天子洪福。徼倖成功。實非意料所及云。幕客咎其失體。公曰。天子深居九重。如見策勛太易。必至好大喜功。士卒勞瘁。不可不使上聞之。庶異日無窮兵黷武之患也。人皆攝服。視彼喜功大員。相去又幾何也。

記滿相明珠受寵攬權

明珠字納蘭。於康熙戊午迄戊辰十餘年間。權勢最盛。是時鎮定三藩。干戈將靖。明珠爲滿首相。與漢首相杜立德等。同畫贊襄之力。故世祖恩眷頗優。其爲人也。性狡滑。貌慈善。見人輒用甘語柔顏。以鈎探其衷曲。當時爲所籠絡者不鮮。滿臣如佛倫、葛思泰、傅塔臘席珠。漢臣如余國柱、李之芳、熊一瀟等。皆是也。其納賄之鐵證。凡督撫等官出缺。必託人輾轉販賣。滿其慾壑而後止。故督撫等官愈剝削。而小民愈困苦矣。又康熙二十三年。學道報滿後。應升學道之人。率往論價。九卿選擇時。必承明珠之風。任意派缺。缺皆預定。由是學道亦多端取賄。士風文教。爲之墮地矣。顧明珠之貪婪如是。世祖未嘗不知之。曾語珠曰。居官清廉如于成龍者甚少。全

才未易得。但能於性理一書稍加觀覽。則愧怍之處甚多。雖不能全依此書以行。亦宜勉強研求。明晰理義。蓋因其嗜利無厭。故言于成龍以勵之也。惟明珠卒不悟。未幾言官郭琇彈劾之。遂罷大學士職。或曰明珠雖以賄罷。而生平馭下極嚴。以故手操政柄時。凡屬家奴。無敢爲城狐社鼠之行者。其法廣置田產。命諸奴分主之。厚加賞賚。使人人自足。而嚴禁其干預外事。又立主家長一人綜理家政。諸奴有不法者。許主家長立斃杖下。卽幸免而被逐。亦無他人敢容留者。曰伊於明府尙不能存。况他處乎。故其下皆戢戢奉法惟謹。明珠之後嗣。嘗以奕世富豪爲滿洲世家冠。至裔孫成安。因忤和珅坐法籍沒。所度珍寶。有爲天府所無者。世人以此事證紅樓夢一書。爲演明珠之家事。則誤矣。蓋成安籍沒時。距明珠執政已及百年。其時代迥不合也。（事略見東華錄）

斬決犯復活

清朝野史云。順治間。山左張公立山。宰開化。有木子雄者。以圖財謀命。擬大辟。已定案待決矣。適張丁艱。卸事。署任爲錢塘縣丞王某。交代時。張缺庫項百餘金。未清。正在措置間。而王索之急。且欲封其行李。張鬻衣裘。售簪珥以足之。始得回籍。去數月。部文下。木子雄依擬正法。王時

尙在署事。遂爲監斬官。張後服闋赴補。得江西鉛山令。到任未幾。有河口鎮民爲竊賊。拒捕傷腦死。張飭捕役嚴緝。遂獲正兇。到案時。張視其貌若素識者。聽其聲絕。類開化土音。問其姓名。爲李雄。疑而盤詰之。卽從前圖財謀命之木子雄也。張大驚曰。聞汝已正法矣。何爲尙在。子雄仰視。識其卽從前之承審官。因不敢隱。具言昔處斬時。正在黑夜。刀適中頸骨。身雖仆而首不殊。頸痛幾絕。比醒。則四周絕無一人。因力掙。綁索斷。逾城而遁。逃至江西。改姓爲李。作偷兒。以度朝夕。今又以拒捕破案。死復何言。張驗其腦後刀痕宛然。詢知監斬者卽署事之王丞。念及前怨。遂以子雄昔日刑後脫逃。及今拒捕殺人。事通詳上憲。江西巡撫移咨浙江查之。浙撫大駭。行提昔日監斬及用刑之人。至省嚴鞫。時王丞已陞令江南。離任至浙。訊得開化縣中向未戮人。無善於行刑者。當夜子雄正法時。刀砍而仆。疑其已死。遂用蘆席掩覆之。俟天曉然後收殮。詎次日屍已不見。不敢揚聲。竟以業已處斬具報。不料其逃至江西。復因他案敗露。及於前事也。撫臺又咨提天雄之浙。令其親族認識之。果是。復再三研訊。目刑之人。並無賄縱情弊。案遂以定。子雄仍解回江西結案。而王丞與用刑之人。咸獲重譴焉。

彭俠士澤及枯骸

清朝野史云。南昌彭佑字詡庵。清初俠士也。力田養親。且耕且讀。年四十。父母歿。始有四方之志。才略過人。諸大帥爭致之幕府。而名績尤著於粵東。時三藩逆亂。君與寧都魏際瑞以策干平南王。不合。遂遊諸方面間。而制府金公光祖雅重焉。劉進忠畔。官兵合圍潮州。議繞營掘濠。而近營塚數百。居民洶懼。君詢知其俗多深葬。遂獻議濠寬上狹下如釜形。斜深丈許。卽無傷墓中骨。金公稱善。因屬役於君。民大喜。未幾城遂下。海寇趙子龍犯肇慶。欲招之降。而難其人。強君往。至則露刃相向。君屹然注視良久曰。若非濠半街某乎。趙免胄涕泣。立解甲歸順。始趙居廣城。衆辱之於市。君解之。與白金爲生計。故一見而屈云。金公將上功用。君攝監司。君拂袖行。抵廣州。傅忠烈公以書幣迎。謝曰。公惟忼直輕信人。勿蹈賊計。吾二親未葬。子幼。不復來分憂矣。已而傅公果中詭計。入賊營遇害。君在軍。諸公所遺白金。隨手散。至家解裝。僅買屋兩楹。田數十畝。而葬四世十喪。餘皆以恤族嫻朋友之貧者。考其時江右多節義之士。如君之濟難履險。功成不居。蓋又視坐談策略者加一等焉。

李侍御視擒段大猗

清朝野史云。山左李侍郎望石。初名立。其選庶常也。世祖舉御筆改名贊元。後以監察御史出

按楚時鄂渚有大猾段世昌稔惡萬端。而神謀四達。前臺使莫能誰何。李至。佯置不問。一日餞客江干。已微醉。從一尉一僮。夜往叩門。世昌倉皇趨出。徑前手繫之。命尉牽其頸。踏月還署。卽置之獄。遠近顯要爲之求解者。書牘盈案。李概不發。立杖殺之。當世昌入獄時。語其家人曰。我少時見一道人。能知未來事。詢以終身。道人曰。他日所遇。非桃非杏。非坐非行。卽祿盡時也。今按君姓名適符。尙欲覩生乎。

任辰旦之治績

上海縣令任辰旦。字干之。浙江蕭山人。清苦自勵。敏於聽斷。民家失火。有大風。君至拜伏泥中。祝曰。天欲吾長是方耶。請滅火。不然。吾有謝去耳。傾之風愈甚。而火遽熄。異時縣徵漕。追逮纍纍。敲扑無虛日。君削木爲版。有應逮者。書其姓名。使都亭長召之。卽應期至。於是爭先輸納。嘗詣倉隸人曳筆者。徒手至。呼杖則寄筆於中途酒家。知其不常用也。吳淞江黃龍浦。爲入海要道。去浦口三里。先建閘資蓄泄。尋圯。巡撫慕天顏檄縣修治。故事修閘。必築壩。竭水。費不貲。君募浙匠。倣浙地爲梁法。度基廣狹。約丈尺。伐石識石甲乙。下之水。使善泅者厝之。悉中程。卽故址。疊石爲門。廣左右護隄。束水就閘。十月而工成。民不病役。上海沒水田六千餘畝。賦額未除。

輸者率破家。前官屢勘虛實。實亂。至是以慕公請。得旨覆勘。君喜曰。是吾志也。日往來泥沙中。蓬首垢足。按魚鱗舊冊。履畝丈量。釐其荒者。閱二月。悉白。費皆自辦。俸不足。銀釧棉布償之。籍上得減除額徵有差。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放還故官。復以良吏薦。入爲工科給事中。論切直。改大理寺丞。母憂歸。以前廷推事。註誤落職。老於家。噫。有良吏黜而不用。俾終老於家。不能展其才。酬其素志。良可慨已。

盧陵令

江南長洲陸君。在新字蔚文。爲人磊落尙氣節。刻苦自勵。順治初爲諸生。躬耕彭山之下。鷄鳴起。然薪爲燭。屬文畢。仰天而嘯。向晨荷鋤出。暮歸讀書。康熙五年。詔以策論取士。君故以經濟自豪。遂得舉。尋除松江教授。巡撫湯公。察其廉勤。以卓異薦。是歲江南七府一州諸長吏。被薦者獨君一人。人人以此服湯公。知人也。詔賜蟒服。遷盧陵知縣。單車就道。每晨起。設香案。令贊禮生誦戒石銘四句。已跪而聽之。四拜起。前後治事。以爲常。錢穀耗羨。革除殆盡。傍水設五倉。便民輸納。建問苦亭於衙西。朔望坐亭中。訪求民隱。時裹糧攜供具。歷山谷閒。見勞苦百姓。軫其災患。而道之於善。修學校。進諸生。考論德藝。如爲教官時。設四門義學。刻孝經小學頒行之。二

十六年。江水泛溢。民多溺者。君急出錢募民船往救。身爲倡率。出人洪濤中。全活無算。君之始受事也。前官虧帑盈萬。大吏謂曰。第受之。我等行相助。君以爲信。受之。已而奏銷無所抵。憂甚。遂得咯血疾。臨終北向謝恩。手書教條示民。及寢而卒。初君將赴官。子孔奐在京師。蹙然曰。吾父此行。必殉是官矣。亟從之。君數諭使還。涕泣請留。乃止。卒之日。惟孔奐在。鬻書數篋以殮。廬陵人爲罷市三日。會哭者萬餘人。孔奐猶以前事被羈。閱五年始以喪歸。而生產盡沒爲官物矣。廬陵合辭請於官。祀吉州名宦祠。長洲人亦以鄉賢祀之。

無錫吳縣令惠政及民

清代軼聞云。吳留村名興祚。字伯成。其先本浙之山陰人。中順治五年進士。時年十七。其明年卽選江西萍鄉縣知縣。遷山西大甯縣知縣。陞山東沂州府知府。以事鑄級。左補江南無錫縣。者十三年。無錫當南北孔道。苦供億。公抵任時。前官虧帑金。罷不得歸者三人。役之在獄者三十餘人。公慨然力爲補苴。請豁官得歸。役得出獄。僉曰。吳公生我。縣田久不清丈。飛詭隱匿幣百出。輸役者至破家。公以入官田千餘畝。賣爲役費。民害遂除。康熙八九年。水旱洊臻。公爲分鄉賑粥之法。全活無算。蘇州駐防兵回旗。公請令箭於都統。單騎彈壓。有取民一雞者。立笞之。

以故兵過而民不知。政通人和。人民感戴。又有奸人持制府札立取庫金三千兩。吳疑之。詰以數語。其人伏罪。乃告之曰。爾等是極聰明人。故能作此伎倆。若落他人手立斬矣。雖然。看汝狀貌。尙有出息。乃畀以百金縱之去。其他惠政多類此。後數年閩寇日熾。吳解餉由海道至廈門。忽逢盜劫。已而盡還之。盜過船叩頭謝罪曰。公大恩人也。詢之。卽向所持札取庫金者。由是其人獻密計爲內應。將以報吳。時閩浙總督爲姚公啓聖與吳同鄉。商所以滅寇之法。康熙十五年冬八閩旣復。姚上聞。特擢福建按察使。旋陞兩廣總督。留村在無錫。旣膺殊遇。夙駕將行。錫之父老士庶被澤蒙庥者。自縣治以至河干。直達於省城之金闔門。八九十里。號泣攀留。行趾相接。不下數萬人。其搢紳及受知之士。則操舟袒道。肆筵設席。鼓吹喧闐。或有執卮酒以獻於道者。亦連檣數十里。依依不舍。使君爲之泣然。士民之感德如此。公後撫閩平臺一役。厥功尤多。惟作宦四十餘年。位一品。其清貧如故也。因所得祿賜。盡以養戰士遺親故。而居無一廛。囊無贏金。自兩廣還京師。與無錫秦諭德遇於瓜洲。脫粟枯魚。酸寒相對。諭德曰。公貧乃至此乎。明日與別。公喜見眉宇。告諭德曰。適有饟米數十石者。不憂餒矣。見諭德所爲公行狀。從古天挺偉人。樹立勛伐。苟無不自清操峻節中來也。

文字之獄

清代軼聞云。滿清承有明糜爛之餘。入主中國。迨闖獻已夷。宏光被虜。天下幾乎大定。明季遺臣義士。猶多樹獨立之幟。揮魯陽之戈。舍生殉義。力圖恢復者。視他代鼎革之際。尤爲慘烈。康熙削平三藩。中原馴伏。然士大夫猶多以逸民自居。慨然存故國之思。康熙以天下初定。不得以禮貌羅致之。故有博學鴻詞之舉。迨呂曾文字獄興。法網漸密。文人往往以疑似影響之詞。橫受誅戮。至胡中藻獄興。株連無辜。備極慘酷。自此獄興。而比附妖言告訐詩文之事。紛然繼作。御史曹一士特疏論之。謂比年以來。小人不識朝廷誅殛大憝之故。往往挾睚眦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生風。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愚以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爲生今反古。述懷咏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爲援古刺今。卽有序跋偶遺紀年。亦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爲戒。殊非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觀於此。則當時清庭之摧殘士氣。及官吏奉行之過當。亦可見矣。

金聖歎之獄

清代軼聞云。吳郡金喟。字聖歎。少有才名。性放誕。出詞罔忌。初補博士弟子員。以歲試文怪誕。被黜。明年科試。易名人瑞。就童子試。文宗某拔置第一。仍復儒冠。嘗謂世有才子書六。蓋離騷。莊子史記杜詩及施氏水滸傳。王實甫西廂記也。徧加評語。批論透闢。識見精到。謂爲金批。盛行吳下。順治庚子哭廟案。金與焉。聞是獄之興。爲知吳縣事山西任某。以非刑預徵課稅。生員薛爾張等因民忿。鳴鐘擊鼓。入文廟哭泣。諸生不期而至者百餘人。時適清順治帝哀詔至蘇。設幕府堂。撫按率官紳哭臨。諸生旋造府堂進揭帖。而繼至及觀者復有千餘人。羣聲雷動。置逐任令。撫臣大駭。命執之。卽獲諸生倪用賓等十一人。餘皆星散。旋有教授程邑。參任令六款。而金人瑞十弗見之訕。又陰指撫臣。撫院朱。性素刻忌。必欲殺金等而後快。遂以恃符抗納。任令比追。遽遭怨謗。致當哀詔初臨日。集衆千百。上驚先帝之靈。但邑令命官。民稱父母。該生等擅敢於哭臨之際。聲言扛打。似此目無法紀。深恐搖動人心等語。密疏具奏。旣上。發欽差大臣。赴江寧公審。獄成。奏覆倪用賓等。於遺詔方到。鳴鐘擊鼓。糾黨千人。倡亂訐告。擬不分首從斬決。妻子財產入官。於是同時死者一十八人。爲倪用賓、沈珙、顧偉業、張韓、來獻琪、丁觀生、朱時若、朱章培、周江、姚剛、徐玠、葉琪、薛爾張、丁子偉、金人瑞、王仲儒、唐堯治、馮郅也。嗚呼。專制國官

吏之淫威。文網之嚴密。文人苟非韜晦自全。鮮有不遭殺身之慘禍者。况放誕不羈如聖歎哉。當人瑞在獄時。付書於妻曰。殺頭至痛也。籍沒至慘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金初生一子。請乩仙錫名。判曰。斷牛。不解何義。及妻子流寧古塔。居室有斷碑。但存一牛字。其殆有定數耶。

萊州府獄

清代軼聞云。順治辛丑。蘇屬諸生以吳縣令任維初。橫徵虐民。聚衆哭廟。鳴鐘擊鼓於府堂。遂成大獄。至今人多能道之。以此案牽及金聖歎諸人。遂附聖歎以傳也。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山東亦有昌邑生員劉範、徐卿及十學諸生千餘。抱孔子主鳴鐘擊鼓。哭於萊州府門之舉。同一舉動。而知之者寡。則案中無金聖歎其人。人遂不以掛諸齒頰也。此案亦起於縣令無道。與辛丑案相彷彿。惟辛丑案則成大獄。秀才輩大失敗。戊寅案則秀才輩頗吐氣。案情則爲官場所彌縫。爲稍異耳。先是掖縣〔萊州府首縣〕令管承寵。患眚。濰縣醫士郭欽若。藥之而瘥。遂寵遇之。會管攝雜印。若思有以媚之。擬爲謀。卽眞。以濰缺優於掖也。以意告管。且定策。雇邑之游民若干。冒爲縉紳。走省城。訴巡撫。陳管德政。乞調繁。管喜其策。而不思此舉實格於例也。遽予

郭三十金。使給晉省者爲旅費。利令智昏。殆此類歟。濰縣樂舞生吳蘇。飲博無賴也。奔走勢利。無所不爲。郭利用之。使約無賴二十餘輩。圖此事。曰事成酬匪薄也。吳利其酬。如約行。郭則乾沒三十金。吳等徒步往。又縱博無厭。走七百里。幾於乞食。始達省。而管令已奉筭罷署事。回掖任。前謀不成矣。或洩管令予金數於吳。吳大怒。嗾諸無賴噪郭。毀其門。郭恨之刺骨。謁管令。譖吳反覆。管令怒。授意濰儒學革吳樂舞生。吳被革。仍就童子試。入萊郡。郭又走報管曰。公之不得濰。吳之反覆所致也。今彼既至郡矣。某亟思爲公報之。而拙於謀也。公其教之。管素有計。偵知吳喜博。遣掖之無賴陳玉秀往誘之。戲而以捕差隨之。博甫交。玉秀大呼吳負千錢。訐而鬪。役掩執之。詣管。管呼杖。吳大噪。訐郭乾沒及已勞苦狀。管餒捨之。趨白府。以博徒招盜爲詞。入吳罪。時萊守爲陳士鑛。惑於先入。不察情僞。杖吳二十。荷校通衢。時赴試秀才咸集郡城。莫詳吳之爲人。輒嗷嗷以辱斯文。尤守且詬管縱奸噬人。勢已將洶洶。而陳玉秀狐假虎威。輒酒醉攘臂行市上。與諸生遇。卽喃喃詈不休。秀才輩尤惡之。昌邑武生徐卿。孱夫也。與儕輩行。遇陳睥睨過。徐頤指目語輩儕。是卽設計陷吳生者。陳微聞之。大怒。謂何預措大事。而敢指斥我。若逋我博錢欲賴耶。扭之以屬遊徼者。廩生劉範至。求解不可。同庠十餘生趨府白其寃。守不

卽出。諸生呼聲漸高。守使隸傳聞。隸固陳黨。揮大杖撲諸生。時聚觀者百餘人。咸忿爭。擲隸。鈴木吏厲聲叱逐。諸生聚益衆。大詬於門外。內署閉。諸生狂哭。以頭觸扉。喊聲震天。初守不得志於學使。陸鳴珂至。是頗自危慄。使教官約鄉先生數輩。聚諸生於明倫堂。飭以甘言。怵以官勢。給使和好。管令至。傲睨嬉笑。旁若無人。昌邑教官言事在濰掖。而昌邑人無端被禍。徐卿無罪受辱。當有以處之。鄉先生右諸生。新任濰令某盛氣凌人。欲折諸生。以故含怒。列塔下者近千人。劉範排衆。平氣啓白。但求懲玉秀。及府隸。諸生卽奉身退。管不應。而濰令語益諄。堂下怒聲轟發。爭搏濰令。令倉卒走。管亦避退。諸鄉先生皆逡巡遁。惟餘教官數人。勉事彈壓。諸生哭於聖廟。聲聞數里。黠者抱孔子主以出。諸教官大駭。羅跪俯伏。不敢動。亦不敢奪。諸生遂擁之行。民亦多哭。從者迎入府。置主於署門。環對長號。守大窘。役皆走散。學使偵知之。方喜守被困。少洩其憾。而是時衆難散。實不可收拾。諸生擊鼓謁學使。學使爲之易試期。亦實縱之以削守勢也。諸生旣犯大吏。謀所以告巡撫者。守因得乘隙夜出。謝學使。而陰令教官携主去。已而學使不直守。責令親杖吏。與玉秀以謝諸生。守猶有難色。旋以衆怒難犯。卒從其說。此則諸鄉先生實心贊翌之功也。於是諸生始就試。夫以一宵小啓覺。而能傀儡守令。侮辱諸生。豈非偏聽。

奸生之爲患哉。或曰。大變暴著。而竟能消弭於無形。是則彌縫之巧也。吁。天下事豈僅此而已耶。

莊廷鑑史稿之獄

鮑琦亭外集記莊廷鑑史禍曰。明相國烏程朱文恪公。嘗作明史。舉大濟大法者筆之。已刊行於世。未刊者爲列朝諸臣傳。國變後。朱氏家中落。以稿本質千金於莊廷鑑。廷鑑家故富。因竄名已作刻之。補崇禎一朝事。中多指斥昭代語。歲癸卯。歸安知縣吳之榮罷官。謀以告訐爲功。藉此作起復地。白其事於將軍松魁。魁移巡撫朱昌祚。朱牒督學胡尙衡。廷鑑並納重賂以免。乃稍易指斥語。重刊之。之榮計不行。特購得初刊本上之法司。事聞。遣刑部侍郎出讞獄。時廷鑑已死。戮其尸。誅其弟廷鉞。舊禮部侍郎李令哲曾作序。亦伏法。并及其四子。李幼子年十六。法司令其減供一歲。則得免死充軍。對曰。予見父兄死。不忍獨生。卒不易供而死。序中稱舊史朱氏者。指文恪也。之榮素怨南潯富人朱佑明。遂嫁禍。且指其姓名以證。并誅其五子。松魁及幕客程維藩。械赴京師。魁以八議。僅削官。維藩戮於燕市。昌祚尙衡。賄讞獄者。委過於初申覆之學官。歸安烏程兩學官並坐斬。而二人幸免。湖州太守譚希閔。蒞官甫半月。事發。與推官李

煥皆以隱匿罪至絞。濟墅關權貨主事李尙白，聞開門書坊有是書，遣役購之。適書賈他出，役坐其鄰一朱姓家少待。及書賈返，朱爲判其價。時主事已入京，以購逆書立斬。書賈及役斬於杭。鄰朱姓者，因年踰七十免死，偕其妻發極邊。歸安茅元錫，方爲朝邑令，與吳之鏞、之銘兄弟嘗預參校，悉被戮。時江楚諸名士列名書中者皆死。刻工及鬻書者同日刑。惟海寧查繼佐、仁和陸圻當獄初起，先首告，謂廷鑑慕其名，列之參校中，得脫罪。是獄也，死者七十餘人，婦女並給邊。蓋浙之大吏及讞獄之侍郎，鑒於松魁，且畏之榮復，有言雖有冤者不敢奏雪也。之榮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產給之。後仕至右僉都。

山陽令批刺

康熙庚戌狀元蔡峴陽啓僉。公車過淮安，謁山陽令邵某。邵其鄉人也，批其名刺云：查明回報。蔡怒而去。至京遂狀元及第，題一絕句於扇，遺邵曰：去冬風雪上長安，舉首誰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名須向榜頭看。蔡後官春坊中允。

濰縣令之清操

河南侯戶部抒懷。順治壬辰進士，令濰縣時，清操絕人。大賈郭某陷於訟，薦紳爲之請者以十

數侯閉閣不與通。同年某方守萊州。移書懲責。侯佯爲莫解。復曰。濫竽作吏。曠職懷慚。苟有可。以報朝廷愛百姓者。教之敢不惟命。守意沮。方抒慊出宰。其兄抒憚語之曰。吾家世清白。若以一錢歸吾。不復弟視若矣。故慊以清節特聞。兄之教也。見田雯古懽堂集。

戴名世南山集之獄

東華錄載康熙五十年十月。都察院左都御史趙申喬疏參編修戴名世。妄竊文名。恃才放蕩。前爲諸生時。私刻文集。肆口游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今贗恩遇。叨到巍科。猶不追悔前非。焚削書板。似此狂誕之徒。其容濫廁清華。旨下該部嚴察審明具奏。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刑部題察審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子遺錄內有大逆等語。應卽行凌遲。已故方孝標所著滇黔紀聞。亦有大逆等語。應剉其屍骸。汪灝。方苞。爲名世作序。俱應立斬。方正玉。尤雲鶚。聞拿自首。應發往寧古塔安插。編修劉巖。雖不曾作序。然不將書首出。亦應革職。又兩江總督噶禮疏劾巡撫張伯行。以刑部行提戴名世案內作南山集序之進士方苞。向係伯行好友。意不差一官一役。提拿。日南山集刻板。方苞收藏蘇州書肆。印行三千餘部。伯行豈曰不知。乃並不追問。應予以背恩黨惡之罪。又載是年二月刑部審擬戴名世一案。請旨。上諭戴名世寬免凌遲。着卽處斬。方

登嶧。方雲旅。方世標俱免死。並妻子發黑龍江。此案干連人犯俱免罪入旂云云。但此案雖發之戴氏。然非方氏先有滇黔紀聞之書。爲戴氏所見。則戴氏之書可以無作。考方孝標名（玄成）。後避諱以字行。別號樓岡。順治丙戌舉人。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歷任內宏文院侍讀學士。兩充會試同考官。順治十一年。詔舉詞臣之品學兼優者十一人。侍帷幄備顧問。世祖章皇帝親選其七。玄成與焉。明年舉行經筵講官。例用閣部大臣。孝標以學士被簡用。稱異數。世祖嘗呼樓岡而不名。十四年丁酉爲江南鄉試獄起。並累父母兄弟妻子併流寧古塔。居二年。世祖每見方孝標舊講章。必稱曰才人。以子嘉貞上書訟寃。故廢事拱乾。學士孝標祖孫父子。乃得釋歸。至康熙十二年。有所親某官貴州貴陽府。孝標夙慕滇黔山水。乃往訪所親。藉資遊覽。彼處風景未幾。吳三桂反滇中。黔撫叛附。凡外間遊客之在雲貴者。均被拘留。孝標乃佯狂乘間逸去。剃髮爲僧。名方空。間道奔湖南衡州。歸至江寧。乃追記在滇黔時所見所聞。與明季國初以來時事。並及桂王時事。刊入生平所撰鈍齋文集中。書中亦僅有永歷等年號。刊集時失察。未及刪除。其書當時約有流布。此孝標晚年著此書之原委也。時邑人戴名世亦與孝標晚年相接。名世字田有。號褐夫。別號憂菴。早年聰穎。才思豔發。好讀左氏太史公書。尤留心有明一

代史事。網羅放失。時訪明季遺老。考求故事。兼訪求明季野史。參互考訂。以冀後來成書。仿太史公之意。藏之名山。嘗見方氏所撰滇黔紀聞之書。並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證其同異。然而學士考據。頗爲確核。並掇拾舊聞。編輯成帙。以爲文獻可徵。留示後世。蓋彼所有歷年幕囊。存於友人趙良治所。趙爲買田五十畝。屋一區。於故里南山岡。以四十一年壬午冬。由江寧卜居於此。時其門人尤雲鄂。生平所鈔戴氏文百餘首。爲之付梓。因卜居南山岡。卽以南山集命名。至五十年辛卯冬十月丁卯。爲左都御史武進趙申喬所奏參。而興此大獄也。蓋當順治康熙之間。凡明季遺老。及當時文人著述。凡有涉明季三藩之事及年號者。均有干厲禁。戴名世南山集與余生書。中間有弘光之帝南京一段。實非本朝臣子所宜言。故大千厲禁。至子遺錄。只記明季桐城被兵始末。並無一語有干國朝忌諱。亦不過有弘光年號耳。所以王源、汪灝、方正玉。只爲作子遺錄序牽連。王源時已故免議。汪灝、方正玉亦得先後蒙赦也。又乾隆四年詔修明史成。又數年高宗純皇帝復特諭甲申以後存福王年號。丙申以後存唐王年號。戊子以後存桂王年號。改修明史。已公然教後人修史神而明之之至意。實隱與方戴兩家之書。有載三藩年號之意義相合云。總之處於帝制淫威之下。微特言論不能自由。卽有一字之犯諱。亦干例

禁而議處。而戴名世南山集。摘瑕求疵。疏虞失察之處。在所難免。故當世士大夫。凡關於明代之信史紀錄。皆捫口結舌。不敢形諸筆端。而上陳史館。蓋恐蹈前轍。而再興文字之獄也。噫。良可慨也。

浙督李之芳治績

李公之芳。字鄴園。山東武定人。順治四年進士。任金華府推官。居五年。郡無滯獄。入爲刑部主事。累遷郎中。會六部裁啓心郎。屬公總理十四司。覆奏事宜。聲績大起。十五年擢御史。疏陳各省錢糧私簽民解之害。又言州縣路當孔道。迎送往來。有曠官守。請嚴飭禁止。皆從之。十六年疏劾廣督李棲鳳。以失守城池之郭光祖。委署左江道。以私罪奪職之推官季奔。聲復原任。敕部議處如例。十七年出按山西。甫半載。墨吏皆解綬去。康熙五年。巡視兩浙鹽政。八年內大臣鼇拜獲罪拘禁。大學士班布爾善。以結黨行私。任意票擬伏誅。公疏請飭大學士等。均內直票擬。公同候旨。杜任意更改之弊。從之。又言自順治十八年以後。督撫多夤緣而得。有所恃以無恐。勒索屬員。朘剝百姓。根深蒂固。惟其意所欲爲。自與受同罪之法。嚴無敢糾。督撫之貪者與者不認。則言者涉虛。卽確然有據。亦不能執其人而問之矣。有貪之利。無貪之害。彼何憚而不

爲耶。乞賜親裁。罷斥溺職督撫。吏治庶有起色。於是直省督撫降黜休致者數人。九年八月內。陞命支四品俸。仍任御史。十一年超拜左副都御史。疏言吏治之敝。在文法太密。方面有司。嘗有在任三兩年。而罰俸至二三十年者。夫俸薄尙恐不足養廉。况積年無俸。能責其潔已愛民乎。且例之所在。不問賢不肖。但繩之以法。雖廉能卓著。遇細故亦多罣誤以去。賢者不可多得。來者不必盡賢。徒病民而使權歸胥吏。焉用之。請除去繁苛。求實效。疏並下所司議行。侃侃。嘗聖祖呼爲真御史。會巡鹽御史杭奇常錫允以詐贓爲商人控告。命公赴浙察審得實。並論。絞擢吏部右侍郎。十二年夏。命以兵部侍郎總督浙江軍務。洩事甫兩月。吳三桂反。雲南公檄。總兵李榮。副將王廷梅。牟大寅。陳世凱。鮑虎等。分道禦賊。又請調江南漢官兵。駐閩浙交界處。並發江西重兵守鉛山玉山。以壯聲援。當是時。賊由常山陷開化。壽昌。淳安。由處州犯義烏。浦。江東陽。湯溪。龍游。叛鎮祖宏。勳陷平陽。踞溫州。尋陷黃岩。犯台州及紹興。集悍卒數萬。窺衢州。公偕平南將軍賴塔。率滿兵千。綠旗兵二千。鄉勇五百。以五月自杭趨衢。時自巡撫以下。僉謂會城根本。不當移鎮。公曰。今日事勢所爭。在衢上游。失則全浙動搖。江淮以南。皆不能安枕矣。遂行。七月。閩賊大舉攻衢。衆寡不敵。公大閱將士於水亭門。宣布朝廷厚恩。陳說大義。衆感。

泣願決死戰。兵既接。礮聲震地。流丸如雨。左右請少避。公不可。曰今日之事。以兵勝敗爲吾生死。可稍怯耶。督兵遣將。併力剿禦。戰無不克。遂收復失地。並敗海寇鄭錦於象山。又敗賊於溫州。賊將詹天樞。遂赴總兵陳世凱軍前降。十八年。檄定海總兵牟大寅巡海。斬賊毀船。賊奪氣遁。公念賊平後最急者。無如蠲免及賑卹。疏請豁金衢嚴溫處五郡。十六年以前額賦。部議不可。公上言。卹民以固邦本。裕賦以資國用。兩者並重。然必使有可生之民。而後有可征之賦。浙東被賊蹂躪。民不聊生。不卽予蠲免。則舊逋既缺。新逋愈積。卽日黜一官。於事無濟。且蠲此不可復征之賦。俾民得休養生息。以供將來之稅。正所以爲國家財賦計也。特詔從公言。貧民陷賊中來歸者。公悉給衣廩。又設淖糜於通衢。賑往來飢民百二十二萬有奇。流移盡復故土。方事之殷。羽檄日數至。人情洵懼。東南數千里。惟視公一人爲安危。孤軍扼險。撐拄三載。卒使浙水以西。無匹馬騎輪。擾及境上。則皆公守三衢力也。公以文臣躬擐甲冑。冒矢石。大小百四十餘戰。所向克捷。雖宿將皆謝不如。而部議敘功。僅及十之一二。前後招降文武僞官六千二百有奇。賊兵十六萬五千五百有奇。中樞敘武職。加至二十九等。銓曹敘有司亦如之。獨以督臣轄全省不敘。再奉諭旨。乃酌加三級。久之。授雲騎尉世職。或有言賞不酬庸者。公瞿然曰。凡

此敍錄皆出特恩。雖胙土之榮。不是過也。二十一年秋。還杭州。冬。召爲兵部尙書。入朝。口不言功。有問及者。則曰。天子廟謨。將帥用命。吾何有焉。二十三年。調吏部。飭諸吏坐曹聽行文書。無得與銓事。宿弊一清。明年夏。患癰。詔遣御醫珍視。頒上方珍藥。既愈。以老疾請。溫旨慰留。二十五年。復請。尋授文華殿大學士。辦理機務。明年春。致政歸。二十七年。乘輿南巡。過德州。公迎謁道左。聖祖垂詢曰。卿尙能乘騎至此耶。賜上尊玉粒。慰勞倍至。里居凡七年。薨。時三十三年十一月也。年七十有三。是日天鼓鳴。大星夜隕。訃聞。上軫悼。賜祭葬。特謚文襄。公初在言路。以蹇諤聞。彈劾貴要無所避。既督兩浙。沈毅持大體。不輕言笑。而批劾案牘。能曲盡物情。在軍堅守。賊衝有進無退。與諸將軍約。有犯令者。必按法治罪。使知吾輩不縱兵以毒民。則民心固而軍法亦立。將軍然之。未幾。滿兵有犯法者。公升堂發令箭。詣將軍縛兵至。斬之。百姓皆歡躍。舟至富陽。一卒與賣菜傭競爭。鞭之。嗣是滿漢兵莫敢不奉法。以能有成功。入筦部務。獄獄無所詭隨。國家有大議。片言擘畫。確不可易。歟。歷中外四十年。以精勤奉職。以恪誠事主。以天下善人君子。得行其志。爲愉快。嘗言。士大夫立名節。易。全名節。難。每聞中朝錄一正人。輒喜形於色。曰。天下蒼生福也。雍正十年。詔入祀賢良祠。乾隆三十二年。高宗追念公功。所得世職。命世襲罔

替。

陳通政盡節紀略

侯官陳公丹赤。字獻之。順治十七年舉人。授重慶推官。歷權重慶夔州二府。有能名。康熙十二年。授浙江溫處道。寬海禁。民慶更生。十三年。聞耿逆叛於閩。勢張甚。浙東西大震。與永嘉縣知事馬公相與謀曰。溫郡爲浙東門戶。脫有失。如封疆何。吾儕讀聖賢書。誓以死守。脫不濟。義不可苟活。約既定。乃繕城堡。練丁壯。爲固守計。人心以安。五月。平陽逆弁司定猷倡亂。執總兵蔡朝佐。攻瑞安。海寇乘間肆掠。鄉民爭入城。總兵祖宏勳欲禁之。公曰。城所以衛民也。有民不衛。安用城。命納之。日馳牒乞援。已而賊大至。攻南門甚急。公擐甲登陴。用礮矢殺賊無算。會宏勳有異志。擁兵坐視。與公城守者。惟麾下及鄉丁各數百人而已。越二日。援師至營於江岸。公趣使濟師。宏勳恐。六月初一日。集在城文武官會議於大觀亭。要公計事。左右或沮之。公不顧策。馬竟去。至則慷慨陳說大義。聞者皆感動。一時將弁有自懷中出帛書者。耿逆招宏勳獻城檄也。公大聲曰。吾輩受國厚恩。誓死不貳。此物奚宜至哉。宏勳執公手。好言慰之曰。彼衆我寡。獨不爲闔城生靈計乎。且公閩人也。骨肉墳墓皆在閩。宜熟思。公神色愈峻。磨宏勳手曰。吾知以

死報國耳。不知其他。起裂之。宏勳目千總高魁。持斧擁公出。公罵曰。逆賊汝殺我。朝廷必寸磔汝。魁以斧斷公右臂。遂遇害。永嘉知縣馬璘抗聲曰。擅殺道臣。竟反矣。亦被戕。役林義者。聞變馳而上。持槊大呼。擊傷數人。力竭死。十六年。浙撫上其事。詔下所司議卹。尋議贈通政使。廢子一夔。入監讀書。賜祭葬。三十三年。特賜諡曰忠毅。逾年。敕建雙忠祠於溫州。祀公及馬璘等。三十八年。聖祖南巡。駐蹕杭州。一夔時爲湖州守。迎駕。諭曰。爾父爲國殉難。朕至今憫之。賜御書名垂青史。額一夔守湖州有善政。

郝雪海中丞治績

郝公諱浴。字冰滌。號雪海。直隸定州人。生而機警。有異材。負氣節。棘棘不阿。順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八年。遷御史。奉命巡按四川。時流賊張獻忠餘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降附。明桂正朱由榔。居川南。寇掠。九年。平西王吳三桂。與都統李國翰。分兵復成都。嘉定。叙州。重慶。駐師綿州。公在保寧。監臨鄉試。可望。文秀等。合衆數萬。薄城。乃遣使告急綿州。逾月。三桂乃發援兵。危城得全。公因陳善後策略。言大兵剿賊。借陝西運餉。道遠餉繁。宜移陝西駐防。屯田成都。並招流民開墾。借結土司。牛種屯耕。一年可抵輸運三年之利。又言賊寇騰山越嶺。蜀中土官

土兵習尙相近。宜簡精銳爲前方。以滿洲驍騎繼其後。疾雷迅霆之下。寇必鳥獸散。上嘉其奏。可採。下部議。部臣以戰守機宜。應由三桂酌籌。寢其議。公又言。土賊投誠。給筭授官。恣行劫掠。爲民害。請嗣後願歸伍者聽。其願爲民者。卽令有司造冊編丁。以資生聚。又講免牛租。除雜派。惟就熟地開徵。俾民賦有定額。疏皆下部議行。又劾奏永甯總兵柏永福。臨陣畏縮。廣元副將胡一鵬。驕悍不法。狀並奪賊逮訊。嗣又疏劾三桂。擁兵觀望。狀且審奏。三桂跋扈。狀三桂銜公深。因摘公保甯奏捷疏中。有親冒矢石語。劾公欺罔冒功。吏議革戢逮訊。尋論死。命免死。流徙奉天之尙陽堡。當是時。三桂開邸滇黔。海內財賦。輦輸軍前者。歲亡慮數百萬計。守令得自辟署。珍貝犀象明珠南金之寶。悉歸私室。羣失職之士。及亡賴多歸之。疆吏攫其鋒者。禍立至。公以一御史。首發其奸。直聲震天下。康熙十二年。三桂反。十四年。魏公象樞兩疏薦公。才學識兼優。不宜終棄。且曰。臣自愧不如。願以職讓。遂得旨召用。復原官。時陝西提督王輔叛。應三桂。公疏言。大兵進剿平涼。宜於西安潼關用重兵屯駐。以待策應。調鄖陽兵攻興安。調河南兵入武關。直取漢中。則逆賊計日可擒。疏下。統兵大臣相機施行。又言。民間納糧多額外征求。致正額反缺。至招買軍需。名爲市易。實則攤派里民。比及發價。官役互相侵扣。又於解餉時多索收餉。

之費。任意遲延。請敕督撫嚴察。又言京通各倉積貯已多。請留山東河南額征。耗米拆銀濟軍需。疏上。並如所請。十六年巡視兩淮鹽課。明年兩遷。至左副都御史。十九年部更新例。凡死罪減等。及軍流人犯。俱發黑龍江。公以天旱民飢。恐遭犯道斃者多。疏陳新例未便。下所司議。惟賊吏照新例行。餘仍舊。又疏言出身非正途者。雖經保薦。不得選科道。又言部院長官。歲終宜舉劾屬吏賢否各一人。以示懲勸。均從之。尋命巡撫廣西。汰冗兵。置戍堠。停鼓鑄。省郵傳。養士擇將。通商惠農。瘡痍頓起。復爲故吏請祠。請卹。復賑濟貧生銀米。均從之。聖祖嘗語左右曰。粵西善後。朕早知非郝浴不可也。二十二年卒於位。年六十一。士民奔走巷哭。凡三日。喪歸。爇香送者數千里不絕。語及公。皆實涕云。初傅公宏烈以軍需移取庫金七萬有奇。米七千餘石。公涖任。擬以庫項扣抵。及卒。獲印者劾公侵欺。詔遣部郎察審。坐侵銀九萬有奇。吏議奪職。追補特旨。以公清廉免。追用示優卹。廉吏至意。然三桂兇燄方張。公以一書生不揣而與之抗。微世祖保全。則公之元已喪。而骨已朽矣。迺謫公於遠。示薄譴。以稍殺三桂之怒。而緩其反。留公以爲異日股肱之用。其恩誼爲何如哉。

湯司空斌清介與治績

湯文正公斌。號潛庵。字孔伯。又字荆峴。河南睢州人。清初順治九年。應選入二甲。十三年。授翰林。爲明抗節致命諸臣紀實入國史。文事直書。毋少顧忌。閣臣金之厚。馮銓兩劾之。世祖特召公至南苑。原奏與觀。并溫加慰諭。湯秉筆。曾不因之少屈。是年。詔選翰林出爲監司。公授嶺北道。當赴任時。僱一羸。載僕被出關去。及移疾受代。衣物了無所增。任潼關道副使時。大兵下滇蜀。關中當孔道。於是嚴保伍。行鄉約。建義倉。立社學。流民復業數千戶。公蒞事精敏。訟無留獄。環禁五十里。聽質者不裹宿糧。常出勘荒。遇雨。止大樹下。民朱欄其樹。以比甘棠云。朝邑雷子霖。以理學顯。公治事之暇。時造其廬。以誌景慕。常州守祖進朝。有惠政。落職。公奏留之。錢塘馮山公景條。陳淮揚民困。因萬季野上書。公見書。三歎息。語季野致意。且勉立德功。不在徒言也。其禮賢下士。能受盡言如此。十六年。調江西嶺北道。甫三日。清積獄八百有奇。迨撫吳蒞任時。夫人公子皆布衣。行李蕭然如寒士。日惟給菜韭。時滯嶽山積。公就舟中判決。不假寐者六晝夜。且除耗羨。禁私派。清漕政。汰蠹役。行保伍。革鹽商匣費。自總督以下。皆相戒不得受所屬一錢。京朝官奉使過者。不敢有所搜索。所部肅然。蘇松常苦賦重。積捕相仍。而江北諸州縣。又屢被水旱。公以爲民氣未蘇。教化未易行也。乃奏緩蘇松積欠。請分年帶征。從之。有司報湖蕩

有蓮芡。公駁還。吏固以例請。公曰。例自人作。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且蓮芡或不歲熟。一報部。卽爲永額。欲去之得乎。常熟某氏奴。訐告其主。國初時得隆武僞劄。迫主遠遁。欲據其主母。公曰。國家屢更大赦。此草昧事。何足問。而逆奴乃以訐其主乎。焚其劄。斃奴於杖。中外快之。公初赴吳。撫任時。過漁洋邸舍。爲言吳中婦女。好入寺院燒香。首當禁止。公以爲然。在吳遂力行之。疏毀吳下淫祠。五通五顯。劉猛將。五方賢聖等廟。恭請上諭。勒石上方山。得諭旨。通行直省。其治績。吳淞十郡。兒童婦女。皆耳熟焉。立朝之節。同時士大夫多和之。惟受特知於聖祖。而卒困於僉壬。其致怨之由。相構之迹。雖門人子弟。或不能詳也。公巡撫江蘇時。執政明珠有家隸。言事多效。公卿震懾。所至大府。常郊迎。過蘇。畏公威聲。弗敢謁。自監司以下。朝夕候其門。公聞使召之。將命者用故事。以客禮請。從騎數十。至轅門。顧謂左右。主人出迎。何遲也。久之。辟大門。傳呼。大驚窘迫。脫廡輿。服被之。入至階下。見公南面坐。乃跪而聽命。公曰。汝主與吾同朝。聞汝來。故以酒飲犒汝。命門卒爲主人。其人慚沮。卽日去蘇。歸訴之。謀致難於公。而公聲績甚焯。彼輩又念公在外。無從得事端。難以着手。會東宮出閣讀書。乃爲上言。湯某以理學爲時所崇。輔教太子。非某不稱。上然之。遂以詹事徵。公之內召也。去蘇之日。其夫人乘輿出。有敗絮墮其輿。

前老少見者爲泣下。比郡士民爭以農器什物塞水陸道不可行。公示諭。吾在外不能爲父老德。往者屢請核喊浮糧。並爲廷議阻。今入見天子且面陳之。諄諄開導。始得成行。及至京貧益甚。賃居委巷。禦寒只一羊裘。冬日入朝。衛士識與不識。咸目之曰。此羊裘者。卽湯尙書矣。公生日。薦紳知公絕饋遺。惟製屏爲壽。公辭焉。啓曰。汪琬撰文在上。公命錄以入。仍返其屏。其清介類如此。終爲余相國與執政諸僉王所傾軋。以至聖眷漸衰。其沒於京邸也。同官唁之。身臥板床上。衣蔽藍絲襖。下著褐色布袴。檢其所遺。惟行笥內俸銀八兩。岷山徐大司寇賻以二十金。乃能成殯。卒謚文正。而生前曾有詆文正爲僞學者。使士大夫人人能如湯之潔已奉公。又何至天下事不可收拾哉。

宋侍郎暮夜拒金

長洲宋公〔德宜〕字右之。登順治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官至戶部右侍郎。龍江關大使李九宮。解銅赴京。圖給門票。以銀四十兩。賚夜餽公私宅。公斥出。立劾之。聖祖嘉公舉首餽遺。不負簡任。議九宮罪。褫其職。公河日海口。風度端凝。學殖尤淵博。訥於言。然每議國家大事。必侃侃獨據所見。常邀特允。大軍之平黔滇蜀粵也。所俘獲婦女無數。皆隸旗下。驅之北行。

公疏言婦女何辜。宜聽收贖。一時得贖者約數千人。如脫湯火。民尤德之。

良吏楊朝正

楊朝正。字匡齋。漢軍。讓白旗人。由侍衛出知東昌府。既至。訪民間利病。銳意興革。臨清舊有額外銀米稅。君自巡撫聞於朝。減歸正賦。東昌濬河。向有額夫。率憚役求免。至是改爲均役。有訟者。輒自剖決。未嘗委屬吏。民憚其嚴明。獄事日捐。月朔望。宣講上諭。春秋徧歷郊野。課農桑。歲暮訪高年者。賚之。其賢者尤尊異焉。東阿教諭王璜。事繼母孝。歲荒救飢民數百。監生崔允璧。建橋通濟。閘設兩渡船。君請於布政司。並旌其門。民有蠲金治道者。置酒勞之。由是人爭向義。府治西南地窪下。遇大雨泛溢。五六十里。溺者衆。君自蠲金八百兩。剏大石橋三。治道六十丈。益增隄禦水。水患息。康熙二十四年旱。君宿齋戒除壇。與妻磨麥爲麵作供具。然香籲天曰。若知府有罪。願身受譴。無累百姓。伏壇前。自子及亥。大雨徧四境。明年復旱。發倉平糶。復蠲金煮粥以食餓人。王璜。崔允璧等。各蠲米數百石爲助。民得不害。卒祀名宦祠。子宗仁。仕至湖廣總督。宗義至河南巡撫。語在名臣傳。良吏有後如此。天之報施原不爽也。

傅知府奏減慶陽賦稅

傅公〔宏烈〕字仲謀。號竹君。江西進賢人。少負大略。王師定兩廣。以太材應募。康熙二年。遷甘肅慶陽知府。郡自闖逆蹂躪之餘。重以霜雹大疫。民不堪命。公入境告廟。誓拯子遺。安撫流亡。多方措賑。於是巖疆始有起色。郡之寧州安化合水三屬。當明初元。將平章邠國李公思齊橫征加賦。坐困殘黎。三百年未經請減。公特疏入告。通政司以知府無上疏例。駁回。公不顧罪戾。復遣吏擊登聞鼓。以積困上達。荷蒙恩諭。查蠲。而平涼鞏昌臨洮三府帶徵。均得循例題請。賜免。所謂子產有辭。諸侯賴之也。宜慶人感戴。立祠塑像。而家戶戶祝。永矢勿諼。然公以戍卒倡義。歷官巡撫。宣力廣西。未費公家斗粟寸及。恢復桂林梧州地千餘里。厥功尤爲奇偉。亂之初。生闔門死難。至百四十餘人。功在垂成。誤被賊給。大罵不屈一死。公可謂義烈奇男子也矣。

籠絡漢族之政策

清朝野史云。聖祖在位六十一年間。雖外討內綏。兵威甚盛。然亦知漢族之不可以武治也。乃用儒術以束縛之。計其政策有六。一崇祀孔子。親往釋奠。並飭國子監講求程朱性理之學。以風示漢民。一舉博學鴻詞科。以網羅明季遺民。及奇才傑士。一開館編會典。字典。明史。佩文韻府。淵鑑類函等書。俾士人奉爲準則。一巡游江南。召試名士。藉以覘察民心。一開千歲宴。詔天

下不論滿漢官民。凡年過六十五者。皆得與宴賦詩。以示滿漢一體。一采鄂爾泰奏議。取士復用八股。以牢籠志士。驅策英才。（時八股之廢。且數年矣。滿大學士鄂爾泰奏請復之。有非不知八股爲無用。以牢籠志士。驅策英才。其術莫善於此等語。）自是以後。漢族始安。帝業始固。說者謂滿清之命脈。全在於康熙一朝。能以儒術籠絡天下之人心者。非虛語也。

聖祖嚴諭

清朝野史云。康熙某年七月二十三日早朝。內出上諭五六百言。大略謂貪官汙吏。刻剝小民。百端科派。多加火耗。賄賂公行。道府庇而不舉。督撫知而不奏。吏治益壞。盜賊益多。民生益促。皆由督撫納賄徇情所致。許科道各官從公糾舉。拿問得實。督撫定行處死。二輔中堂錯愕。跪奏。督撫大臣。遽加處死。嚴諭何顏。居多官之上。尙須稍假。責其後效。聖祖怫然。遽起。至御座後。復命學士傳旨。連聲云。定要處死。遂下。飛行各督撫。蓋督撫最不肖者。皆數公私人也。京師有謠云。若要百姓安。除非殺三南。三南者。江南河南湖南三撫也。（案蘇巡撫順治十七年爲朱國治。康熙元年丁憂。河南巡撫康熙八年。耶廷相十一年。佟鳳彩。湖廣巡撫順治十七年。楊茂勳。十八年。劉兆麒。康熙九年。董國興。十一年。休致。）聖祖已微聞之。言官無劾奏者。故上諭嚴

重如此。

奏免昌化浮糧之始末

清朝野史云。廣東昌化縣正賦不及二千。而中有浮糧六百餘兩。蓋自前明成化中山水圯城。附郭膏腴。悉就淪沒。遂有此無徵之額。民間困累百年。至崇禎朝始得懸豁。而本朝定鼎。以明季賦重。悉照萬歷間舊額。於是薄海驩欣。而昌化獨有向隅之歎。康熙間常熟陶紫筍先生〔元淳〕宰茲邑。屢列狀申大吏請免。最後撰浮糧考一冊。迄不得上聞。垂沒猶以爲憾。令子晚聞太常正靖居言路時。始端牘籲陳。獲邀俞旨。嗚呼賢矣。大凡一命之士。存心利濟。精神氣力之所注。雖時會中梗。必有獲申其志之一朝。然而批政易滋。神君難覩。循良繼世。往牒尤稀。如陶氏父子。亦可以風型天下矣。

姚撫部仁言利溥

清朝野史云。黃陂姚撫部締虞。康熙十七年。以禮科給事中主考江西。還奏免江西逋賦二百十餘萬。以文字之職。而議及民瘼。竟邀曠典。故事未嘗有也。初憲臣艾元徵請禁科道風聞言事。進言者日少。撫部抗疏請聖祖檢閱世祖朝言官章奏。如何審諤。今相率以輒熟爲風。恐平

時無以作其敢言之氣。臨事必無肯爲皇上盡忠者。頃之。聖祖御乾清門召諭曰。朕親政以來。諸臣何嘗以言獲罪。對曰。上卽不譴言官。但有此處分條例。諸臣方跼蹐畏罪。誰復肯發奸指佞者。聖祖色霽。因曰。人臣論事。當擇其大者遠者。如魏象樞。彈程汝璣。亦是風聞。已而鞠問得實。本朝原未有風聞之禁也。將退。詔以所言宣付史館。尋出撫四川。請罷蜀中采木之役。仁言利溥。撫部之謂矣。

華亭令終於行乞

清朝野史云。粵東陳鑑。字子明。明季貢士也。順治初謁。選得華亭令。爲人略知書。而心術險僻。無所顧忌。又喜訕人。嘗以侵糧褫職下獄。事後仍僦居松郡。士大夫無與往還者。每至舊役家索飲食。稍不如意。卽訐其陰私。或訟之官。人皆畏而避之。及年老耄。無以餬口。落拓江湖。不歸故里。夫婦相攜。行乞於道。年八十。竟以餒死。夫以官於本邑。而復丐於本邑。亦爲千古僅見。陳有愛妾曾氏。名眉。字遠山。工韻語。家居秦淮。未隨任所。嘗有寄懷子明一絕云。世態浮雲休更休。春風不暖黑貂裘。歸來共對秦淮月。一點愁心付莫愁。風韻獨絕。有才如此。同甘淪落。爲可傷已。

綠林太守

清朝野史云。清康熙初年有池州太守郭某者。領憑赴任。中途忽被盜劫。家口六十餘人皆殲焉。唯一妻及幼子得生。盜皆據爲己有。并在篋中搜得文憑。遂冒郭名赴省。參謁上台。及抵任。政理精明。上下皆愛重之。但徵到錢糧。久不起解。上台詰之。謂錢糧重事。吾必親解。亦不能數數往返。俟數足。卽當攜至。如不信。遣一吏按驗可也。按之庫。果纍纍皆盈焉。上台極喜。未幾郭守鄉親有往探者。每一人至。則誘入署中殺之。無一人得出。其鄉親在家者疑之。郭守之妻兄曰。吾當往探。既至。則輿中非郭守。大駭。卽謬爲行乞者。旋結交署中司廚人。資綠至署担水。及至內衙。見其妹。妹搖手使勿言。後日再進。則妹已密書一封投之。出視則知郭守已爲盜殺。盜共三十餘人在內。乃密控於上台。上台以爲彼有三十餘人。非可猝擒。頗聞其中多有精會計者。乃使人陽謂之曰。各縣錢糧未明。聞汝署中人多能事。可爲我分頭一算乎。曰可。於是每縣遣二人行。以孤其勢。乃以他事召僞守。至卽縛之。訊之得實。其庫銀已收入萬兩。稍遲卽思逸去。後訊實卽正典刑。

賊按察

清朝野史云。某甲綠林賊也。其竊人財物。越高牆峻屋。若履戶庭。往往門戶如故。而物已不翼而飛。其技之精可知。所竊既多。囊中黃白物日益充牣。乃棄其故業。納資爲縣令。到任後頗著政聲。上台均愛重之。甲又出其蓄。上下結納。疊得卓異。不數年竟保升至按察司。履任未一月。省中屢出竊案。失賊動以巨萬計。府縣嚴比捕役。訖未得賊之主名。各捕役相聚計議。謂迭查各竊案。似非本地偷兒所爲。且度其人技必甚精。吾等斷非其敵。然今官府追比甚急。苟不破案。吾輩性命休矣。再四思維。忽憶及鄰縣某捕。固此中老斲輪手。今雖已退役。然以情哀懇之。或可允爲相助。因具厚幣往求。捕鑒其誠。姑允偕往。比至。細察數日。亦毫無形迹。一夜偶在暗陬。瞥見一黑影飛掠而過。急起追攝之。至一巨室。見黑影飛身而入。捕懼爲所覺。不敢窮襲。仍潛伏附近。既而黑影挾賊自內飛出。俟其近袖。出一箭遙射之。似已中其肩。賊忍痛狂奔。至臬署後牆。忽不見。捕歸告各捕役。轉稟首縣。謂賊似在臬署內。然無確證。不敢貿然曉揚。正計無所出。詎至明日。忽聞臬司遣人赴督撫兩轅。請感冒假。屬員稟見者亦概卻之。心中爲之大疑。乃潛以情稟之府道。府道又稟之督撫。乃僞稱有緊要公事。堅請至寢室面稟。臬司不得已。延入臥室。則見以帕蒙首。察其眉間傷痕宛然。始知事固有不可思議者。立命從人當場拘捕。請

督撫會派員訊鞫。甲知事已敗露。無可諱飾。竟一一供明。督撫借他事入奏。革其職。竊案亦不復追問。蓋恐揚之益足爲官場羞。亦免死狐悲之意也。

海賊任遊擊

清朝野史云。周玉李榮。皆番禺蛋民。以捕魚爲業。所轄繪船數百。其上可以設樓櫓。列兵械。三帆八棹。衝濤若飛。平藩尙可喜。以其能習水戰。委以游擊之任。遇警輒調遣防護。水鄉賴以安輯。自康熙壬寅。奉有海禁之旨。於是盡擊其船。分泊港汊。遷其孥屬於城內。玉等鷓度之。性不堪籠繫。詐稱歸葬。請於平藩。可喜許之。卽日攜家出海。糾合亡命。聲勢大張。癸卯十一月。連檣集艦。直抵州前。盡焚汛哨廬舍。火光燭天。獨於民居一無騷擾。復破順德縣。執令王胤而去。可喜聞變。亟發舟師剿捕。獲賊首周玉。餘驚解散。出王令於賊舟。釋其縛。令得不死。是時尙藩與督撫兩院俱諱其事。王僅罷職而已。

宋撫臨機應變

商邱宋枚仲。撫江蘇時。專以提倡風雅爲事。有人以撫署外兩轅門。署額澄清海甸。保障東南八字。衍爲聯句。嘲之云。澄清海甸滄浪水。保障東南伯虎墳。似其治行無甚足傳。不知其才能。

應變亦有度。越尋常者。當公撫江西。未蒞任。值楚中夏色子變起。賊氛逼近。卽兼程馳赴。申軍令。嚴守禦。民心少定。而富室尙有遷移者。或請禁之。公不可。曰。禁之人。將以我爲怯。百姓且散走矣。幕下士請去。公又不可。曰。人恃撫軍耳。撫署人出。則人心散。果欲去吾。卽以軍法從事。時江右亦有裁兵三千。期朔日。諸官集撫署。殺以應楚。公先期密擒爲首者二人。就轅門爆斬之。張文告數十紙。示以渠魁已殲。脇從散者不治。是日薄暮。城門吏報無籍之潛出者二千餘人。亂遂定。方訊斬賊首時。賊指總兵之奴曰。是亦吾黨也。公急命批頰。異日密語總兵去其奴。總兵憤曰。公眞謂我通賊耶。公曰。豈有是哉。日者賊甫啓口。而奴立君後。佩刀已出鞘數寸。吾卽命笞賊奴。乃納刀。不然。事正不可知之數。君特未之見耳。總兵乃大感服。其彌患於無形若此。公自作禦變詩紀事。儒雅鼓吹之才。乃有此從容鎮撫之策。固知封疆大帥。亦不可不用讀書人。

陸公隴其之偉論政績

陸公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公少貧力學。以聖賢自勵。非義不取。嘗授徒嘉善。有李氏欲延之。公曰。固願往。館穀不可有加。庶有以謝主人。康熙九年庚戌成進士。廷對極論時務。其略曰。

法者治之迹。而非所恃以爲治也。爲治專治法。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臣非欲陛下廢法而治也。竊以爲治之及人也淺。德之及人也深。法之禁人也難。教之禁人也易。今日之治。苟非崇德教以正人心。雖日議法無益矣。伏願陛下日新其德。以堯舜爲心。以堯舜爲學。有弗言。言則必使天下共法也。有弗動。動則必使天下共則也。於是務敦教化。一如古者司徒黨正三物六行之制。盡其實。勿徒徇其名。天下之人。旣動於上之德。而又習於其教。則自然相漸以仁義。相尙以忠厚。相勸以正直。不待法之驅。而人皆有君子長者之風。由是立法以興利。莫不安於上之所興。立法以去弊。莫不安於上之所去。使不先正人心。而徒恃區區之法。議法者日益精。而刑法者日益巧。法之弊未有已也。雖然。臣猶有進焉。人之相遁於法也。治於其心之不正。亦由於用之不足。書曰。凡厥正人。旣富方穀。管子曰。衣食足而禮義生。今之大吏。祿薄不足充其費。則思借法以自肥。小吏俸微。不能養其家。則思干法以爲姦。其罪可誅。而其情可憫。是在陛下仿古待臣之禮。稍重其祿。使有以自給。而又定其車輿服飾之制。宮室飲食之飾。勿使耗於無用。夫旣有以養之。又無以耗之。則皆充然有餘。自然奉公守法。竭心力以效忠於上。然後德教行人。心正而郵治可復也。由二甲用知縣。需次歸。益肆力程朱之學。乙卯知嘉定縣。嘉定賦而多。

而俗侈。公以清介自持。上官嚴憚之。往時令餽遺。上官動千百計。公歲時起居。通書問而已。邑有大賈汪姓。橫行里中。里人患苦之。數以利啗令長。至是餽千金。公弗內。則求公故人爲之遊說。公與故人談。譙極歡。察其言。涉汪事。卽變色易容。竟不得申其說。會汪僕占賣薪者妻。被訴。匿汪所。公捕治如法。汪以是膽落。折節改悔爲善人。民有宗族爭者。令族長逮之。鄉里爭者。令里長逮之。又有自追牌。則兩造要而來。不煩吏也。衙胥舊以千數。至是去者過半。其在者無所得食。公令更番給事。退則爲耕販以自活。有所遺攝。計日與錢。遠者許就民間一飯。括索者必痛懲之。尤務以德化民。不事刑威。民告其子不孝。訊得實。公涕泣自訟曰。吾德薄不能宣教化。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誠諭。父子皆大哭去。子歸卒善事其父。有弟以盜訟其兄。公廉知其弟婦翁所導也。杖而數之曰。爲子壻計。乃忍斷其手足耶。兄弟皆感泣。好如初。邑多逋賦。公立甘限法。令應輸者自爲限。屆期輒半。卽免杖。一士人經月無所輸。公曰。是非故逋賦者。察之。則新遭憂也。卒不追呼。而糧辦舊有行杖錢。月數千緡。自公不事敲扑。而正供外。民不費一錢矣。其餘雜派悉除之。民得休養。益輸將。惟恐後。時南方由兵征餉十萬。公爲文諭民。激以大義。不一月而數足。公生日。老稚數千拜堂下。有百歲老人求一識。公曰。自民有知識以來。未有見官長

如爺者也。丙辰廷議暫抽市肆錢一年佐餉。例不及巷舍。公如例報征。巡撫慕天顏不悅。疏言時方多事。陸令非應變才。請調簡。部議遂引材力不及例。鑄三級調用。嘉定民大賊。罷市日號。巡撫門乞留。巡撫不自安。再具疏請復。而公以盜案落職矣。盜案者邑張某與汪姓訐訟。汪赴理。夜被盜殺其弟。以讎殺告。公疑小隙無殺理。牒大府請候獲犯定擬。尋獲真盜七。獄具。部議以初報不直指爲盜。疑諱匿。引例奪職。或謂公盍辨諸。公曰。縣有盜。長吏不知。黜宜也。何辨爲。士民相率詣大府爲辯。卒莫省。鄉民扶老攜幼。獻薪粟。涕泣請受。公悉慰遣之。比行。委巷結綵。爇香以送。建生祠。尸祝之。或刻木爲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祀者日數輩。凡兩月乃已。卽嘗所懲艾者。咸謂有再造恩。亦不自知涕泗之何從也。旋有旨復原官。癸亥授靈壽知縣。縣於真定最爲礪瘠。俗強悍。善鬥。輕生。公勸深耕耨。以盡地力。請於上官。與鄰縣更役。以蘇民困。革火耗。絕私派。以養民財。又反覆曉譬。化鬥很輕生之習。其爲民厚生正德。若謀其子弟也。尤申明鄉約保伍之制。舉鄉飲酒禮。朔望詣學宮。與諸住講論。導以躬行。著松陽講義。諄諄於義利邪正之辨。會歲饑。公牒大吏以聞。得旨免征額賦。有大姓爲盜劫。巡撫不欲奏聞。命改爲竊。公不從。曰。寧以誠去官。不欲以僞苟祿。知府乃取盜魁杖殺之。公惻然曰。盜可殺。而殺之不以法。吾不忍。

也。作勸盜文。遣吏往獄中。爲諸囚誦說之。聞者多痛哭。越三年復大饑。詔發三千金以賑。公徧歷山谷。親審其戶口。府檄發限單。不許逾額。公不顧。卒盡散之。所全活者多。巡撫文清公。格爾古德。特疏薦公。下部議叙。嘗以公事至都門。政府欲一見之。接浙行。卽魏敏果屢薦公於朝。亦不往謁。甲子夏。兩江總督于清端公薨。上臨朝痛悼。問九卿詹事科道。今天下清廉官。如于成龍者有幾。於是廷臣以直隸巡撫格爾古德。部郎范承勳。蘇赫。江南學道趙崙。揚州知府崔華。兗州知府張鵬翮。靈壽知縣陸隴其對。丙寅。巡撫于公成龍訪民間利病。公陳六事。一正月開倉太急。宜緩。一開荒起科。爲限宜寬。一水利宜興。一積穀宜廣。一州縣存留公使錢宜復。一審丁溢額宜裁。大略爲自古稅斂。必俟稼穡登場。今正月開徵。民間尙未播種也。且四方安謐。司農不至告匱。自可以前歲暫抵本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徵補。而民力則可以大紓。唐虞三代之政。此其首務也。餘五事皆切中時弊。于公疏薦公。爲大學士。余國柱所阻。庚午。科道員闕。上面諭在廷。各舉所知。於是工部尙書張公英。左都御史陳公廷敬。兵部侍郎李公光地。禮部侍郎王公澤宏。交口論薦。與清苑知縣邵嗣堯。三河知縣彭鵬並舉。遂奉俞旨行取。公念靈壽頻年災。正供不支。而雜徭未盡減。將受代。乃申請緩徵。量減房地稅。又言上官供應久奉裁。宜永革。

除。又請將倉庫不時借放饑民。于公報曰。謝事時猶力爲災黎請命。仁人哉。臨行邑民哭送者數萬。立碑志遺愛。如去嘉定時。是年秋。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疏請將畿輔災區錢糧悉蠲免。勿帶徵。特旨允行。未幾湖廣總督丁思孔。請令偏沅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舉朝頗右之。公疏言天下當承平之時。湖南非用兵之地。若因督臣請而留。後將爲例。其不奪情者鮮矣。臣不知議者以養志爲何如人。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其誠賢耶。則固不肯在任守制矣。疏入。養志遂解任。辛未夏大旱。遵旨陳言。一請豁免直隸被災。帶徵各錢糧。一言直隸編審人丁。宜求均平。一請停捐免保舉之法。謂捐納州縣。賢否錯雜。故立保舉法以防之。近并保舉。亦得捐納。則賢否全無可憑。且保舉所重在清廉。以有清廉字樣爲合例。保舉可捐免。則是清廉之目。可納貨得也。竊以爲不但保舉之捐納宜急停。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酬定。請敕部察捐納之員。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開缺休致。庶吏治可以澄清。時御史陳某。請停保舉。而開先用之例。公再疏言。捐納先用。大抵皆奔競躁進者也。故多一先用之人。卽多一害民之人。又申三年開缺之請。詞加激切。及奉命會議。公持前議益堅。謂捐納一途。惟恃保舉以防其弊。今併此而捐之。且待次年三月停止。此輩有不捐納者乎。澄叙官方之典。蕩然掃地矣。議者或以

三年無保舉。卽令休致。爲太刻。夫以貲得官。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不能發憤自勵。其貽害於民可知。况休致歸。仍在薦紳之列。爲榮多矣。卽云設立期限。反生營求。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臣不敢謂天下必無賢督撫也。時大兵餽餉亟計。臣方恃捐納濟國用。而豪右希進者。相慶彈冠。內外諸臣。亦多由捐納進。公獨於疏議中痛斥之。衆大譁。部議以公拘資格。致捐納。觀望誤軍需。負言官職。擬削籍。謫奉天安置。庶吉士張昺。嘗欲從公受學。未果。至是恐遽失之。卽日執贄爲弟子。而順天尹衛公旣齊。巡畿輔。還入對。言民心惶惶。惟恐陸御史遠謫。上特宥公。俾還職。尋命巡視北城。公凡有獻納。必齋宿。竭誠。上每聽其言。以爲與朕意合。故雖以議捐納事。府衆怨。而聖明終鑒其誠也。是年秋。以試俸滿。都察院注公不稱職。應外調。遂移疾歸。足跡不一至城市。茅屋數椽。布衣蔬食。益以明道覺世爲己任。壬申。館虞山席氏。歲暮還家。感未疾卒。年六十有三。時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也。後二年。江南學政許汝霖任滿。上曰。原任御史陸隴其。學問優長。操守清潔。可代其任。大臣奏公已故。上嗟嘆久之。曰。本朝如此等。不人。可多得矣。

徐公青來治績

錢塘徐公【潮】先世業漁。公生日。江湖大上。一舟爲風漂沒。封翁急拯之。得免。僦舟者爲閩省孝廉。入都應試者。也。翁延至家。致雞黍之敬。次日洗兒。請孝廉命名。以江湖之異。名之曰潮。其後孝廉累不第。而徐公早達。分校會試時。孝廉竟出其門云。公字青來。康熙十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歷官至刑部侍郎。三十九年授河南巡撫。聖祖諭之曰。聞河南火耗重。州縣虧帑者多。其嚴行禁止。並加意籌畫。公抵任。潔己率屬。自布政使以下。舊時加徵於民者。皆革除之。又奏除南陽辦鉛衙輝辦漕之弊。開溝渠以資灌溉。革牙行以恤商民。禁役馬以安驛遞。政俗一變。上巡幸畿甸。諭巡撫李公光地曰。直隸與河南山東接壤。其巡撫賢否。爾必知之。李奏公居官甚優。翼日諭廷臣曰。近日督撫李光地、張鵬翮、彭鵬、郭琇最優。徐潮在河南聲績亦著。四十年。偏沅巡撫金璽奏。竊遠盜犯關翰芳等四十餘名。罪皆應死。部如所議。上特命公馳驛往讞。公奏關翰芳等二犯。應照原擬。島示。餘並應監候。俟緝獲盜首。關四質認明確後。置諸法。既而偏沅巡撫趙公申喬奏。關四遁入峒峒。徧緝無蹤。其監候之三十五犯。請照原議處決。得旨俱免死。發遣黑龍江。是年歸德府屬災。疏請蠲賑有差。又請以常平義社合倉穀糶借兼行。并借給貧民牛種。又言豫省秋霖傷稼。米價日昂。請改應運漕糧二十五萬石爲折色。庶民間

食米。不至騰貴。均得旨俞行。四十三年山東饑。災民多就食河南。公令有司給糧養贍。復倡捐米粟。於省會四門。按日散賑。秋成後。資送回籍。全活者多。四十三年。遷戶部尙書。上諭曰。徐潮爲巡撫。平易得體。民無不稱頌之者。尋充經筵講官。四十四年。上南巡。公扈從。時總河張公鵬。劾淮安同知佟世祿。冒帑誤工。罰償工費銀七萬餘兩。并令淮揚道王謙。枉斷擬杖。世祿叩關。命公同兩江總督阿山會讞。公覆奏。世祿無冒帑誤工情事。不應追償。宜復職。鵬。翻偏執苛刻。刪供。枉斷。應奪職留任。謙附會欺隱。應褫職擬杖。從之。尋調吏部尙書。乞休。命以原官致仕。卒諡文敬。

趙巡撫中喬治績

武進趙公〔中喬〕。字慎旃。一字松伍。康熙九年進士。刻苦自勵。清不近名。二十年授商邱知縣。在官。案牘悉手治。每中夜不寐。日出視事。無留獄。有設牒者。一識面。數年不忘。釐畝稅戶。給照單。書四至。隱占者許自首。荒者除之。歲飢。捐俸粥食。餓人不足。括縑數匹。易米以濟。隣縣民踵至。嘆曰。使吾縣得此好官。何煩遠涉耶。一日役報。道有死人。往驗。赤身有刀痕。不知誰所殺也。歸途不三里。見小村短牆內有新浣下衣。曝日中。青蠅集焉。忽心動。至其家。一老婦出。問之年。

六十餘。止一子業耕。餘無人。突問曰。汝牆內所曝袴何處來。婦色變曰。老婦所著也。問有何穢多。蠅婦益窘。曰。月事。公曰。六十餘婦人。寧有此耶。拘其子至。責以殺人狀。不肯承。公曰。而母已服園中袴。其賊據也。子乃諭其情。云在田刈麥。見過客有包裹。截殺之。而褫其衣袴。刀在竈突中。起出。纔半日而獄成。二十五年調刑部主事。遇事疆直。會湖廣有獄失入。引律駁還。得減死。四十年開藩兩浙。受事三日。首革南糧布袋之弊。謂欲使州縣無虧帑。當先革藩司陋規。凡錢糧加平。時節餽送。兵餉掛發。奏銷部費諸款。一概禁革。僚屬斂手奉法。擢升浙撫。自藩署移撫。麻襪被一肩。書數篋而已。藩庫有羨銀二千兩。封識以授代者。奏築錢江口堤。修禹陵。增鄉試中額。政無不舉。旋由浙調撫湖南。禁州縣額外加派。裁輻擡硬駝。公費脚價諸名色。時苦鹽貴。公諭商人盡革諸衙門陋規。自巡撫始。司道以下視之。毋得更高價累民。嘗微服偕藩臬之市肆。中間政得失。市人盛稱公。而詆兩人。兩人愧汗不敢出一語。公偕藩臬去。頃復還。呼其人謂之曰。若言兩司過。兩司必怒。若然。有我在。無恐。因以所攜扇貽之。曰。持此謁藩司。則無事矣。明日。藩司以扇還公。公徐語曰。人言可畏也。其後藩臬亦奉法。屬縣水災。公與一僕操小舟抵城下。晨興坐縣堂。令驚起伏謁。公索米飲一甌。啜已即去。公生平清介剛直。不可以私干。論學以

不欺爲本。爲政嚴勵。發奸摘伏。如神。名重天下。而楚人尤稱頌之。官戶部時。優人徐采。給事潘邸。嗾傭者殺人。事下九卿。議者欲脫采以傭抵藩邸。亦屬公。公曰。天子之法。不能爲王屈也。獨據刑部讞論。采主使。坐絞。已而采竟減死充邊。及世宗卽位。仍逮采於邊。論如律。下詔褒公。一時豪疆大猾。爲之悚慄。論公一生政績。難以僂指。其大旨不外損上益下。扶弱抑強。助朝廷培樹國脈。蓋古之所謂社稷臣也。

登封令爲天下第一清官

張君名壘。字牖如。江蘇長洲人。以官學教習。需次縣令。選河南登封縣。爲人耐清苦。練世故。愷悌積中。見義勃發。登封自明季遭寇亂。比歲不登。民多失業。君至。首先除私歛。招流亡。督之耕種。相土宜。分種木棉。及諸果實。蒞官甫五月。大修學宮。會諸生明倫堂。深言萬物一體之義。以爲在天曰元。在人曰仁。天人混合。生化絪縕。誠能廓推蔽障。蕩乎無垠。覺性周流。恫瘝乃身。達天之要。於是焉存矣。故其爲政。一以敬恕爲基。期於使民各得其所。復嵩陽書院。延耿先生介之爲師。導諸生以程朱之學。自縣治達郊鄙。立學舍二十一所。課諸童子。以時巡閱。正句讀。導以揖讓進退之禮。月再集民讀法。置善惡簿爲勸懲。閒策蹇驢。歷民舍。問所苦。恤其勞。獨有小

爭訟輒從阡陌間決之。進父老子弟。教以孝弟忠信廉恥禮義之節。聞者莫不灑然易慮也。縣西境有呂店者。俗好訟難治。君察里長張文約者。善士也。舉爲鄉約。禮遇之。俾行化導。俗爲一變。及文約將終。語其子曰。張公厚我。謂我好人。又能勸人作好人也。爾其勉之。甲長申爾瑞負稅。且受杖。路拾遺金二兩。視其封則輸稅金也。疾走衙前。俟失金者反之。君聞詰爾瑞曰。爾既拾遺。盍充稅可免責。而乃反人爲對曰。小人安命。甯受責。終不敢利人之財。君曰。義哉。此奇男子也。舉爲鄉約。旌其門。其後有王進寶。魏光大。秦瓚者。皆拾遺金而反者焉。高鵬舉死。妻孟氏年少。舅欲強嫁之。孟氏哭夫墓。將自縊。君微行遇之。問其故。勸還家。給之銀布。免其徭。歲時存問。敕其舅養之終身。縣故多衙胥。時獄訟日尠。姦僞無所容。諸胥稍稍自引去。其在者更番執事。退則操耒耜爲農氓。以在官無所得錢也。開萼嶺二百里。復古轅轅路。建古賢令祠。修鄆公墓。繚以垣。歲三月率民致祭。鄆公名廷誨。崇禎末爲登封令。守城抗賊死者也。歲飢。煮粥以賑。復移粟四鄉。分給老弱。仍輸麥百石。俾及時種焉。康熙二十一年。自春徂夏不雨。君囚服繫頸。晷日中。拜表引罪。步登少室東峽。冒夜行達旦。汲泉水。反嶽廟。叩頭呼慘切。俄而雨大注。山有虎。鄉長郭九合者。將赴縣輸稅。夜夢父告曰。爾有虎厄。明當避之。時方緩征。且過限。九合念不

往。是負張公也。路出金星廟。果一虎當道。九合叱曰。畜生我不懼死。獨慮違張公限耳。虎俯首避道。俄大吼向山南逝。自此境內無虎患。在官五年。民知向方。生聚日盛。家設位旦夕尸祝。大書官清民樂於門。耿先生稱之曰。年來嵩穎間。別一世界矣。其程張二子。晉城雲岩之匹亞乎。二十二年。以卓異薦。遷廣西南寧通判。去之日。民遮道痛哭。既去立四祠於四鄉。肖像以祀。榜曰天下清官第一。至南寧。未幾乞歸。旋遭母喪。服除赴京師。卒旅館。年五十有六。

劉喬南中丞之敢言

康熙四十五年夏。江寧太守陳公鵬年。被劾。士民鳴鉦擊鼓。撞塘踞呼。叩制府鳴不平者。日數萬人。於時江西父老。挈舟東下。爲贛南道劉公蔭樞訟冤。數亦千人。遠近爭傳。爲民所依而獲戾上官者。同時而得二公。劉公字相斗。別字喬南。陝西韓城人。晚自號秉燭子。性樸直無游移。康熙十五年進士。知蘭陽縣。地濱河。舊設巡河夫。爲民困。公減其半。行取爲給事中。母服闋。補原官。前後章數十上。論連捐速陞之弊。陳豫秦兩省事。宜。又言藩臬兩司。宜入覲奏事。又請試捐員。停保舉。開言路。覈名實。皆報可。每會議。反覆爭執。數梗要人所欲。保薦者。外轉贛南道。徧示屬吏曰。子欲爲忠臣乎。夫愛民卽忠也。郡守與鎮將比重。門稅以朘民。公詰之。陽奉而陰違。

乃置酒邀守與將。甫就坐。僕白奉命市麥布。門者索稅。留質在門。守將語塞。乃盡革其稅。公復具觴邀鎮將。揖之升堂。疾下拜曰。帥惠吾民。敢不拜嘉。市故有米稅。牙人生之。溢額數十倍。公得其記簿。別委人收之。籍盈餘。官買田以抵牙稅。勒石永禁。署按察使。有重獄。督撫各持所見。公柴立其中央。遂以失出罷官。會關中飢。盜且起。公歸貸粟賑荒。爲築堡以守黃河。自縣東北南行。出龍門山中。兩岸皆絕壁。公冶鐵爲柱索。俾舟皆緣之以行。無漂溺患。修石路二十餘里。造南郭石橋。修柿谷陂。鄉里賴之。四十二年。聖祖西巡。公迎駕潼關。上遙望卽曰。此劉髯也。何爲民服。公以被劾對。詔復官。公廣頹美髯。官科垣。疊召對。上故識之。起雲南按察使。濬昆明湖。築六河岸牆。各屬府州縣。例用親信人。坐省與院司家僕胥吏交通。公首革之。有造蜚語謀叛者。戮其渠。散其黨。姦豪屏跡。訟獄以稀。就遷布政使。除科場雜派。賑凶飢。所措注皆順民心。四十七年。擢貴州巡撫。其地苗狎雜處。民多僑寓。自前明安播始禍國。初水西大閩號難治。公至絕餽遺。省遙役。軍民大和。黔多山少田。鄰省歲協餉二十餘萬。稍愆期。營伍號呶。公請豫撥二十萬貯藩庫。格於部議者三。尋密奏。特旨允行。會紅苗猖獗。兵餉夙備。衆乃服公深識。凡山田一年耕率不可再。民懼歲征之。莫敢田。公榜示。聽民懇荒不起科。四川遵義民苦加派。赴愬於

公。公密疏以聞。或疑之。公慨然曰。蜀民獨非朝廷赤子耶。詔遣使臣會川撫察勘。黜守令十數人。一時鄰省有司貪橫者多。恐懼易行。中人自修飭。監司大府轉相告戒。檢察所屬。道路咸載其言。撫黔五年。以老請休。溫旨慰留。會蜀之烏蒙土司。黔之威寧土舍。相仇殺。蜀撫年羹堯使勘問。二酋負固不出。疏請以兵臨之。公持不可。詔遣都統侍郎三人。出會蜀滇黔督撫提鎮。於畢節按其事。苗民大懼。肩輿從數卒行山中。諭若曹各安堵無恐。先至畢節。獨棲荒寺中。諸公繼至。則爲謝曰。邑小供給薄。勿嗤也。若令下不嚴。老夫非畏人者。則又曰。此小吏可了事耳。命千總一人往招。威寧聽命。而烏蒙不至。公使諭之曰。若出吾活汝。抗命必滅汝。老夫無多言。亦不食言。烏蒙素服公恩信。亦自縛出。服罪解仇。二酋私相語曰。劉公真天人也。明年澤旺阿喇蒲坦掠哈密。公疏言小醜無用大師。但宜慎擇人。核名實。安內地。重國本。有旨命公乘傳赴軍前。周閱評議。公卽日就道。抵巴里坤。行視軍營。上書數千言。請屯兵哈密。毋輕出。以逸待勞。已又以病乞休。謂責其憚遠涉。公疏謝。復乞骸骨。命還黔撫任。士民攀援如見慈父母。後數月休致。入京。下刑部議。以阻撓軍務罪死。詔發博爾丹種地。時年八十有二矣。子熾請隨待。公笑止之曰。死於道路。與家庭何異。爾歸耕田讀書。吾身君之身也。無我慮。居三年。上諭廷臣曰。劉蔭

樞能直諫。忠臣也。但書生不知兵耳。詔復職。還京師。六十一年春。與千叟宴。公首坐。世宗御極。召見慰問。賜金遣之歸。康雍間多直臣。如公之百折不撓。始終一節。亦所罕見。

大吏貪婪之結果

語云。忠孝不能兩全。固也。惟能孝斯能忠。能忠必能孝。理亦然也。若云能盡孝於親。而不能盡忠於國。能盡忠於國。而不能盡孝於親者。斷無是理也。乃有不忠不孝之人。貪污忤逆。兼而有之。法網既寬於廟堂。而誅戮終迫於母恨。如總督噶禮其人者。蓋亦鮮矣。清康熙中年。總督噶禮撫山西時。先經御史劉若鼐疏劾貪婪無厭。虐吏害民。計贓數十萬兩。回奏得辨釋。復經平遙民郭明奇等臚列多款。呈請御史臺入奏。旨又下。噶禮回奏得消弭。擢任兩江。辛卯科場與考官趙晉通同售賣關節。爲巡撫張清恪公訐參。兩遣大臣審訊。始得實。罷噶禮任。未幾其母叩閤稱噶禮種種忤逆。並與弟色勒奇子幹都置毒食物中。謀害母命。請正典刑。下刑部訊實。議凌遲。旨命自盡。妻子從死。其母恨禮甚。又詣刑部請照陶和氣例。凌遲後焚尸揚灰。有旨賜帛。而噶禮又賄囑帛繫未絕時。卽行棺殮。監絞官侯至夜分。忽聞棺中語云。人去矣。我可出也。聞者大駭。劈其棺。噶禮遽起坐。因耳目皆無。不知所之。監絞官懼事洩。一斧劈倒。連棺焚化。始

行覆命。聖祖笑曰：「這奴才真燒杯也。」此案見康熙五十一年邸抄。因錄此以爲世之爲官吏爲人子者作前車之鑒也。

劉縣令呼民爲兒

劉君繼聖，字衍泗，山東濰縣人。以歲貢生授廣崇訓導。遷蠡縣教諭。正己率人，士習丕變。遷知湖廣慈利縣。初滇賊反，慈利被兵尤劇。賊既平，人民彫敝。君以寬爲政，不輕用刑。與民語常呼爲兒。有罪人被杖而呼，君蹙然曰：「兒再忍一板。」慈利人皆相傳戒。母犯法，戚我爺也。尋病癱，將入告求去。民間擁使者數輩，皆不許往。乃使其子僞他適者，竟得告。慈利民數萬，詣上官乞留。上官遣人視之，實病。乃謝罷民。民謁君流涕，爲吮癰曰：「信也。」奈何。時流亡新集，方編審戶口。民請君畢是役，乃行。慮代者之擾也，及行費不給，慈利民人出一錢以饋之。凡數萬，始成行。歸則兩袖清風，沒則不能成殮。良吏真不易爲也。

張伯行爲江南第一清官

儀封張公〔伯行〕字孝先，晚號敬庵。康熙二十四年進士，補內閣中書。三十八年夏大水，公率居民築堤保境。河督張公鵬翮異之，疏請檄公贊理。三辭不許，以原銜赴河工。督修黃河南岸

堤二百餘里。及馬家港東壩高家堰石工。四十一年。授山東濟甯道。值歲荒。傾家財運穀以賑。載錢及綿衣數艘。分給凍餒者。尋奉命賑汝上陽穀等縣飢。動倉穀二萬二千有奇。藩司責其專擅。將申劾。公上書申辯。其略曰。振濟奉恩旨。非擅動也。動倉穀以廣皇仁。非邀譽也。饑民戶口皆可考。非肥己也。使上有特恩。坐視各州縣之流離死亡而不救。官有餘粟。野有餓殍。本道之罪。其可逭乎。漢汲黯過河內。以便宜發粟。武帝釋之。今已擅動倉穀。題參理應順受。第恐將來山東各官皆以爲戒。視倉穀重民命輕。害不可言矣。巡撫又直之得免。四十四年夏。遷江甯按察使。吏白故事。送督撫贄約金四千。公曰。我誓不取民一錢。焉辦此。揚州諸生六人。忤郡守巡撫。欲盡禠之。公曰。以窮諸生冠服。迎合上官。吾不爲也。力雪之。四十六年。聖祖南巡。命督撫舉賢能。公隨督撫入對。聖祖曰。朕向原認識。爾到江南。卽知爾爲清官。復顧督撫臣曰。張伯行居官何如。皆曰好。大學士張公玉書對亦如之。聖祖曰。江南更有如此好官否。皆曰無。聖祖曰。然則爾等何以不保舉。今朕自保之。他日居官好。天下以朕爲明主。否則笑朕不知人。又曰。張伯行篤實。卽置之行間。亦非退縮者。遂擢福建巡撫。隨駕至西湖。御書廉惠宣猷四字。以賜。洎閩值旱荒。發帑賑歲。遣官買米平糶。禁米船入海。絕盜糧。擒巨盜陳首魁吳海等。疏請增鄉試

中額十名從之。又毀淫祠。贖女尼爲民婦。治尙嚴明。貪吏奸胥。則盡寘之法。政教大行。其禁止餽送檄有云。一銖一粟。民脂民膏。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受一文。身受一文之汗。時傳誦之。移撫江蘇時。士民攀號。如失怙恃。及抵任。卽疏請緩帶征漕。又請賑徐州府及海高等十四州縣災。並蠲瓜州浮稅。舉劾屬僚。無所阿徇。豪猾皆望風遠遁。因以緝海盜及科場二事。與總督噶禮互訐。廷臣多袒噶者。坐公罪。上諭削噶禮職。而公留原任。此舉當載信史。無俟致詳。其時江左士民歡聲徧朝野。榜於門曰。天子聖明。還我天下第一清官。焚香結綵。拜龍亭。呼萬歲者。至數十萬人。復有數萬人赴京師。暢春園跪疏謝恩。願各減一齡。益聖壽萬萬歲。以申真實感激之忱。而閩省士民亦不謀而合。若赤子之慶慈父母也。此豈易得於小民哉。卒諡清恪。入祀孔廡。真不愧第一清官也。

董縣令盡心禦賊

董君宏毅。字士超。號任庵。奉天人。隸漢軍正紅旗。康熙甲寅。由鹽督授奉新知縣。時耿逆倡亂。閩中新昌寧州所在盜蠶起。十月新昌賊大至。君集兵弁約曰。吾雖文吏。今賊臨城下。當冒矢石。與諸君共生死。乃戎服率臧獲二十餘人。各挽強弩。登敵樓。把總胡來朝率營兵武舉王顯

先領勇防禦甚固。時賊衆新集。利速戰。君堅守圍。數日不得下。民情洶洶。君意城內必有應賊者。夜半下偵之。老僕楊大爵。執火從至儒學門。有飛刀來斫者。君大驚。辟易走。天爵釋刃斷賊左臂。賊怒。隻手鬥天爵。益奮。君繞學宮。踰後垣。出刺賊背。天爵斬之。賊失內應。有退心。十一月朔。君出民兵。與賊前鋒戰。斃偽左將軍某。賊潰。追奔數里。斬誠亡算。擒賊將六人。還。初賊之至也。僕盧大成私計曰。賊破主人必殉。奈何。斬忠臣嗣。乃陰變服爲道士。資君幼子國瑛。遁。塗遇賊。欲殺之。卒以黃冠免。同時安義靖安皆陷賊。惟奉新。剿殺聲最著。無何賊復合。靖安寧州諸盜。掠及縣境。君捍禦益力。乙卯冬。賊衆萬餘來犯。君與分巡道李世昌。領兵大破賊於寒婆嶺。招降僞參將劉應運等七十九人。賊兵六百六十九人。安集流亡。男婦萬四百餘人。一城安堵如故。時兵荒後。民苦輸餉。君力請蠲豁。民困始蘇。越五年。以循良擢莊浪同知。去之日。民間號泣走送。聲震數十里。繪董公殺賊圖以獻。既歷官四十餘年。仕至左都御史。卒年八十有二。祀奉名宦祠。

高翰林之貪污歷史

康熙朝有翰林高江村者。名士奇。華亭人。家貧。鬻字爲活。零丁無計。乃自肩襤被入都。進彰

義門書聯扇。遍贈朝貴幹僕。以謀朝夕。明珠司閣。見其善書也。延課子。一日明珠急欲作數函。倉卒無人。司閣以高對。卽呼入。援筆立就。明珠大喜。遂屬掌書記。繼乃薦人內廷爲翰林。直南書房。皆明之力也。江村有小慧。性趨巧。帝喜其才捷。凡遇巡狩出獵。必命扈從。遇事先意承志。皆愜上意。旣置身勢要。彙益日以富。則結歡近侍。探宮內起居。報一事。酬金豆一。每入直金豆滿荷囊。日暮率傾囊而出。以是內庭隱秘事。皆得聞。或覘知上方閱某書。卽抽某書。翻閱。偶詢及。輒能對大意。遇事無不迎合上意。故益得異寵。上嘗曰。在廷博雅。可與道古者。莫士奇若。而忌之者益深矣。高初因明進。至是明轉向之。訪消息。每歸第。則九卿之肩輿塞其巷。明亦在焉。江村直視。踏步入門。若弗知也。諸貴客皆使僉從偵探。盥面矣。晚飯矣。少頃則傳呼延明相國入。必語良久始出。其餘大僚。或延一二入晤。不能遍。則令家奴出告曰。日暮不能見。請俟異日也。諸輿始摩擊而散。明日俟於巷者復如故。聲勢赫奕。上下側目。或有譖之者。謂士奇肩襖被入都。今但問其家資。卽可得其招權納賄狀。上一日問之。高跪進曰。督撫諸臣。以臣蒙主恩。多有餽遺。其實聖明威福不旁落。臣何能參預一字。在彼誠無益。在臣則寸絲粒粟。皆由恩遇中來也。上笑置之。後以排之者衆。復爲郭南華列款奏劾。請立賜罷譴。乃放歸。但彼之貪污業經

敗露。而能得倖免誅戮。此亦其智巧之過人也。

王東皋操行之清矯

湯陰王東皋〔伯勉〕順治丙戌進士。謁選授行人充山東詔使。卻例餽。不干有司一語。遷官文選。卽中。清介有執持。爲清初吏部第一。雖胥吏亦服其清正。嘗語人曰。岳忠武吾縣人也。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吾生平服膺斯言。惟求無媿耳。又曰。作吏部無他才能。只須守定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八字。同年范印心自平陽入覲。知其貧也。懷金將賂之。約同年館卿錢縱同往謁其廬。語久之。卒不敢出而退。一羊裘十年毛盡脫。滿洲同官聚謀曰。王長官一寒至此奈何。釀金製狐裘一貂帽一遺之。東皋曰。伯勉生平未嘗受人一錢。何敢煩公等。同官言於尙書固勸之。乃受。一日世祖諭旨至部。示滿洲尙書韓代尙書以無漢字。召東皋至屬書之。解曰。譯字非郎中職。出上意耶。伯勉不敢不書。大臣意耶。腕雖斷不敢書也。旣改御史。時有貲郎將授正印官。持奏乃已。巡城豪強屏息。無敢有輕裘怒馬洋洋道上者。公改御史時。內陞都御史。以兩淮鹽法敝。欲舉公往。公力謝不可。曰。內陞借補之員。例不奉差。今必以此事相付。從前弊竇。不敢欺隱以負主上。遂止。丁憂服除。竟未用而卒。朝野惜之。謂斯人再出。其所表見。何遽落魏環老

下耶。

蕭巡撫一介不取

康熙二十六年。蕭公永藻爲儀制司主事。因預草文皇后賓天典禮。精祥周備。由是深加器重。不次拔擢。遂至廣東巡撫。其在任時。清正廉明。一介不取。紀綱之僕二人。潔如其主。以賂進者。亦正色拒絕。立品於臧獲中。此在近世尤難。作吏如蕭公者。亦不可多得也。

施青天政績

施世綸爲清代循吏。院曲盲詞。有演唱其政績者。爲庸俗婦孺所最稱道也。蓋有小說中刻有施公案一書。比公爲宋之包孝肅。明之海忠介。故俗口流傳。至今不泯也。按公當官實廉強能。恤下有權術。康熙二十四年。初知江南泰州。殫心職業。值淮安下河被水。詔遣兩大臣蒞州督隄工。從者驛騷閭里。公白其不法者治之。從官某強州民已聘女爲妾。君持之急。立還諸民。餘衆咸遵約束。尋坐事降調。督臣傅蠟塔以世綸清廉公直。題留得旨留任。二十七年。湖廣兵變。援剿官兵過境。沿途擄奪。公具芻糧以應。而令人列梃以待。有犯者立擒治之。兵皆斂手去。明年擢守楊州。禁冶遊。俗尙一變。會歲饑。力請興修范公堤。以工代賑。全活者多。上南巡。召對。良

久顧左右曰。此天下第一清官也。調江寧。所至民懷。以父憂去。乞留者萬人。不得請。乃人投一錢。文建雙亭於府衙前。名一文亭。服除。擢安徽按察。升湖南布政使。湖南田自丈量後。里役雖免。而正供外有徭費。歲漕外有京費。公盡革徭費。減京費四之一。民立石頌之。五十四年。遷督漕運。禁需索。革羨金。劾貪弁。除蠹役。人服其公明。五十九年。奉命勘陝西災。全陝積儲多虛耗。而西安鳳翔爲甚。將具疏。總督鄂海以公子知會寧也。微詞要挾。公笑曰。吾自入官。身且不顧。何有子。卒劾之。鄂以失察罷。又轉河南粟二十萬石。給關中。旋奉詔勘黃河運道。乃上孟津。歷砥柱。上龍門。由陝西達西安。量地險易。酌舟多寡。因徧歷陝境。發帑金倉粟賑饑。秦民建生祠祀之。君性聰敏。聽斷如神。終身清白自持。始終一節。且平生又得力在不侮鰥寡。不畏疆禦。二語蓋二百年茅簷婦孺之口。不盡無憑也。任京兆尹時。金吾帥託公和諾。以寵幸冠一時。轎前常擁八騶。施遇諸塗。乃拱立道旁。長揖以俟之。託驚駭。下轎問之。施忽厲聲曰。國制非王公不設騶馬。吾以爲諸王至此。拱立以俟。孰意其爲汝也。欲立劾之。託謝之乃已。俗呼曰施青天云。

于成龍深得民心

于公成龍。令羅城時。拊循殘氓。悉除諸禁。誠意惻惻。感人。民皆以田賦親輸公手。或留數錢置

案上。公問何意。曰阿爺不要火耗。不謀衣食。寧酒而不買乎。公感其意。留數錢。計得酒一壺而止。公居羅城久。從僕或散去。或死。羅人益憐公。每晨夕集問安否。間斂金錢跪進云。知阿爺清苦。我曹供些少鹽米費耳。公笑謝曰。我一人何須如許物。可持歸易甘旨奉汝父母。如我受也。民怏怏持去。一日聞公家人來。羅民則大喜。奔譚庭中。言阿爺人來。好將物安家去。又進金錢如初。公又笑謝曰。此去吾家六千里。單人攜貲。適爲累耳。磨使去。民皆伏泣。公亦泣。卒不受。比公遷知合州。羅民遮道呼號。爺今去。我儕無天矣。追送數百里。哭而返。一眇者獨不去。公問故。曰。民習星卜。度公囊中貲不及千里。民技猶可貲以行也。公感其意。因不遣去。會澤雨。貲盡。竟藉其力得達。公一生得力在羅城。羅城治蹟。莫詳於公。政書中與荆雪濤書。其治術爲清循吏之最。以州牧屢遷。至福建按察使。福建當耿精忠亂後。公撫綏遺民。多惠政。巡撫直隸總督兩江時。官吏望風改操。知公好微行。遇白髯偉貌者。羣相指震懾。士民有歡笑。無管絃。游惰不空手。櫃坊無鎖。公清介絕俗。重門洞開。白事官吏。直入寢室。左薑豉。右簿書。狀如鄉里學博。而用兵如神。尤善治盜。知黃州時。聞張某者盜魁也。崇墉高垣。役捕多取食焉。慮少遼緩。姦不得。乃半途微服傭其家。詭名楊二。司洒掃。謹張愛之。使爲羣盜先。居亡何。盡悉盜之件侶。胠篋機密。

綽號。乃遁去。鳴鉦到官。一日集健步約曰。從吾擒盜。具儀仗兵械。稱疑前行。至張所。排衙於庭。大呼盜出。張錯愕迎拜。猶抵攔。公曰。勿承可仰面視。我楊二也。張驚伏地請死。公取袖中大案數十擲與之曰。爲辦此足以贖矣。張唯唯。公留健役助之。不數日羣盜盡獲。其殺人者活埋之。武昌營弁某弟素無賴。適遠歸。是夜軍餉盡劫。弁告弟所爲。被刑誣服。連引十餘人。獄具獻盜。公破械縱之。撫軍驚問曰。盜寃。曰。真盜何在。公指堂下一校曰。是真盜也。餘黨進香木蘭山。今晚獲矣。未幾獲盜。賊尙在校家。封識宛然。江寧盜號魚壳者。躑捷倚駐防都統爲護符。有司莫能禽。公抵任時。官吏憚公。遠迎。公日旰不至。方驚疑探刺。而邏者報公早單車入府矣。羣吏飾廚傳不受饋餼。牢不受。一郡不知所爲。按察使某公年家子也。從容言公過清嚴。則上下之情不通。某意欲具一餐爲雅壽。公笑曰。以他物壽我。不如以魚壳壽我。按察司喻意出。以千金爲募。雷翠亭者名捕也。出而受金。司府縣握手囑曰。我等顏面寄汝矣。勉之。翠亭質妻子於獄。偵知魚方會羣盜。張飲秦淮。乃僞乞者。跪席西。呢呢求食。魚望見疑之。刃肉衝其口。雷仰而吞。神色不動。魚咋曰。子胡然。子非丐也。子爲于清天來擒我耳。行矣。健兒肯汝累乎。翠亭再拜。羣役入。跪而加鎖。擁之赴獄。司府縣賀於衢。是夕公秉燭坐。梁上砉然有聲。一男子持匕首下。公叱

何人曰魚壳也。公解冠几上。指其頭曰取。魚長跪笑曰。取公頭不待公命也。方下梁時。如有物繫我手。不得動。方知公神人。某惡貫滿矣。自反接銜七首以獻。公曰。國法有市曹在。呼左右飲以酒。縛至射棚下。許免其妻子。遲明獄吏報失盜。人情洵洵。司府縣相賀者。轉而相尤。趨轅將跪謝告實。而公已命中軍將魚壳斬決西市。微特其治績爲清臣之最。其清廉亦爲有清一代第一。公之得力在動心忍性。不必以儉德稱也。自江防遷閩臬。時舟將發。趣人買蘿蔔至數石。人笑曰。賤物耳。何多爲。公曰。我沿途供饌。賴此矣。其自北直赴江寧也。與幼子賃驢車一輛。各袖錢十文投旅舍。未嘗煩驛遞公館也。在制府署。日惟啖青菜。江南人或呼爲于青菜。僕從無從得茗。則日採衙後槐葉啖之。樹爲之禿。諸子冬衣褐。或木棉袍。未嘗製一裘。官楚時。長公子將歸。署中偶有醃鴨。刳半與之。民間有一于公豆腐量太狹。長公臨行。割半鴨。一之謠。羅田之治。備載政書。稍諳掌故者。耳熟能詳矣。既貴而後。清操如故。康熙二十年。公方以兵部尙書總督江南江西。在官日食粗糲。佐以菜把。年饑。屑糠雜米爲粥。舉家食之。客至亦以進。謂曰。如法行之。可留餘米賑饑民也。公卒之日。僚吏見牀頭敝笥中。惟綿袍一襲。靴帶二事。瓦甕中粗米數斛。鹽豉數器而已。公之賢。不僅以廉儉見。特公之清操苦節。夷險一致。尤爲人所難能。若夫

身爲大臣。但能卻苞苴。安澹泊。於國計民生。坐視其窳敗惰媮。而絕無補救。然則值木偶於庭。并水不飲。不更愈於祇飲盃水者乎。

小于成龍之清操

于襄勤公與清端同名。宦蹟亦與清端相追逐。人稱清端爲老于成龍。襄勤小于成龍。襄勤初以樂亭令權知灤州。緣罪囚脫逃。應降調樂亭。民列其善政叩閭籲留。部議以保留違禁。械爲首者繫於獄。逾年縣民再叩閭。下巡撫金世德察奏。所列善政皆實。始復襄勤官。嗣清端撫直。識其賢。清端遷兩江總督。疏薦其可大用。尋以江寧府闕員。請敕廷推清操。久著與于成龍相類者。上果以襄勤任之。自此襄勤遂蒸蒸日上矣。

陳青天之治績循聲

陳公〔鵬年〕字滄洲。康熙辛未進士。初知浙江西安縣。性強直。以清白自厲。西安經耿逆亂後。版籍殘缺。民多流亡。豪強爭占田自殖。多至百十頃而無稅。公履畝按驗。有主者悉還之。民慶更生。於公生日。釀錢歡飲。號陳公會。烈婦徐氏。含冤十載。公案誅首惡。建祠表墓。以褒其節。邑人爲演鐵塔冤傳奇。邑有溺女之習。公懲勸並施。澆俗頓革。民生女半以陳名。或以湘名。以公

湘潭人也。無何邑大治。河督張公鵬翮知公賢。調赴河工。逾年補山陽縣。山陽本澤國。田沒於水。徵賦不及額。戶部持之。公上言死不再生。逃未復業。卒得請。會霖潦將溢。河隄。總兵欲啓東岸。開洩水。公曰。奈何以東岸七州縣民爲魚乎。請以身禱。河隄動。左右卻走。公山立不變色。取民籍沈之。水乃落。不爲災。尋擢海州。當歲除。州人徧榜官清民安四字於門。旋擢江寧知府。廉知重耗病民。亟革之。下車前一日。訊輿夫。知某僧以勢奪其妻。訟不得直。公命訴於新知府。詰旦拘僧至。僧故總督所暱。至則立庭稱無罪。公出民詞示之。乃慚伏。將立斃杖下。總督固請。令罰鍰輸廟工。得免死。會聖祖將復南巡。總督阿山借供張名。欲加賦。公力爭不可。且曰。官可罷。賦不可加也。議遂寢。乃以他事中之。落職。按驗聖祖赦之。起知蘇州府。公抵任。手書榜門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時大饑且疫。公所在疫斷。民書公名鎮於門。於是議賑貸。勸捐輸。濬城河。修學宮。勦義塾。禁婦女遊觀。初至。滯獄三百有奇。未一月。判決俱盡。過維亭鎮。見水浮漚。心動。跡之得尸。鞠其隣。乃某村婦。手絞其夫也。洞庭山豪陸某殺人匿尸。躬往發掘得之。斃豪於獄。博徒聚窟室。局誘良家子。公闖其室。械其人。餘皆聞風散。公廉幹有才。措施多善政。民愛之如水。趨壑。兩江總督阿山復劾陳鵬。年在蘇州府任內。受鹽典陋規。又逐羣娼。建亭南市。宣講聖諭。

大不敬。論斬。解任下江甯獄。諸生俞養直及士民數千大呼。請保清廉太守。不得。願入獄與太守同死。有誤傳養直死於獄者。時學使者方按試句容。八邑生童譁曰。讀書應試何爲也。皆火其卷出。於是好事者繪九學哭廟圖。以江甯八縣合府共九學也。又有張黃旗於城上。曰如喪考妣。忌者因以大逆上。而聖祖怡然曰。民愛如此甚好。赦詔下。每褫職按問。老幼罷市聚哭。持精醪相遺。滿洲駐防兵。亦率男婦踴門入。牽袍嗅靴。求見陳青天狀貌。聞赦詔下。士民數萬焚香跪北呼萬歲者。其聲震天。繫江甯獄。絕其食。獄卒憐之。私哺以餅。爲守者李丞偵知。怒杖卒四十。日通一勺水。入獄者如之。公自分命絕矣。忽聞外有貴人騶唱聲甚高。曰獄官來。我浙江巡撫趙申喬也。入覲時。皇上命我語江南督撫。還我活陳鵬年。不知汝等可知否。言畢去。不與公交一語。未十年。公總督南河。李爲邳睢同知。大懼來謁公。公無言。李心稍安。疑公忘之矣。居亡何。黃河南岸崩。芻茭翔貴。治者竹榿石菑。需金萬。公張飲。召河官十餘人入。酒數行。歎曰。鵬年餓江甯獄幾死。不意有今日。自賀一觥。且飲。且日。李目閃閃如電。鬚髯翁張。李色變。客亦瞠視。不知所以。公笑曰。諸君不賀我乎。盍盡一觥。合席諾聲如雷。不能者強畢之。俄奴捧饗。饗罇出。磁而餽金者也。狀猶惡。公起手斟之。徧示客曰。滿乎。曰滿矣。持行至李所。曰某年月日爲一

餅故。杖獄卒。欲餓我死者。非他人卽足下也。今河岸崩。百萬生靈所關。不比老陳性命不值一錢也。罰汝飲。卽往辦治。放一勺水入民田者。請勅書斬汝。亦使羣公知鵬年非報私仇者。李長跪。色若死灰。持罇罇墮地碎。兩手自搏。叩頭數百。滿席客咄嗟回首。無一人忍睇其面者。李出。傾家治河。河平。來驗工官。纓帽小車。所杖江寧獄卒也。既李竟慚恨死。公於故人子弟孤寒後進。汲引如不及。賓從歡飲。而公目覽手答。沛然有餘。每用人。則其家之一蹄一縷。必爲資送。稱善。廣坐。訓過密室。人銜感。次骨入獄。道然。自憶未了事。曰。杜茶料未葬。某僧求書未與。布衣王安節。缺爲面別。從容料量。承鎖而行。在蘇昇鬱林石於郡學。遊焦山。遣人泅水。取瘞鶴銘。爲亭護之。其標奇如此。所著詩文若干卷。其被逮入京也。除夕。市米潞河。主人問客何來。曰。陳太守。曰。是湘潭陳公耶。曰。然。主人曰。是廉吏安用錢爲。反其直。問住某所。次日戶外車聲。麟麟。餽米十石。書一函。稱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節終始。毋失天下望。紙尾不署名。姓。問擔夫曰。其人姓魏。訪之。則閉戶。他出。竟不知何許人也。

朱尙書以清吏治爲急務

朱公〔軾〕字若瞻。一字可亭。江西高安人。康熙癸酉鄉試。領解額。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改知潛

江縣有惠政。時有鬪殺獄。總督喻某權巡撫。疑爲故殺。斥令改讞。公持前議。再斥再覆如初。總督調公至行省詰責。公曰。令所據乃初招。公所據訟師教唆之遁辭也。總督怒。將劾之。公曰。畏劾而枉殺人。令不爲也。拂衣出。會巡撫劉公殿衡至。久聞公賢。爲解於總督而薦之。乙酉行取授刑部主事。丙戌遷員外郎。巨猾余姓繫獄。有力者爲營救。公論如律。衆撼以危言不爲動。部庫借逋已奉恩旨緩追矣。有以培克見才者。誅求甚急。公持不可。爭月餘。卒從公議。公受聖祖特達之知。自此始。己酉分校會試。提督陝西學政。表章橫渠之學。以禮教變化氣質。關中正學大明。故事歲試報部。科有冊費。公不名一錢。以冊發郵遞部。科吏怒不收。尋劾公造冊遲延。議降二級調用。時科試尙餘二郡未按臨。代者已至。會鄉試。巡撫監臨。將扃闈。秦士七千餘人。具公揭請疏留。遣之。堅跪不起。語益譁。知勢不可奪。乃徐給曰。爾等論誠公。俟出闈乃可入告。比撤棘。寢不復奏。會有以其事上聞者。聖祖垂問九卿。大司寇韓城張公廷樞。昌言朱學使公明廉謹。衆無異辭。於是持旨命公畢試事。累擢光祿少卿。奉天府尹。通政使。丁酉巡撫浙江。首除供億陋規。減儀從。食糲衣麤。燕會止五簋。飭吏胥毋曳紈綺。墨吏望風解綬去。浙俗昏喪尙侈靡。乃著家儀。益以士相見鄉飲酒禮刻行之。陋俗丕變。幕中不延賓佐。每早起治事。手書口答。

至丙夜不休。尤慎於庶獄。與僚屬論某獄情實。某獄誣罔。條舉姓名。訟謀無所遺。衆驚以爲神。北新關爲猾胥淵藪。公搜剔宿弊。行旅便之。修萬松書院。躬親訓課。士相砥以學行。巡鹽御史哈爾金。勒索鹺商。公劾之。命大臣鞠實。論如律。庚子冬。內擢左都御史。乞假省親。明年還朝。丁父憂。訃至。勺水不入口三日。有旨令在任守制。公力請奔喪。疏再三上。通政司抑之。公請假葬。親卽赴軍前。効力奉諭。往山陝督賑。時聖祖發帑金五十萬兩。命與光祿卿盧詢分往督察。公力疾就道。抵平陽。疏陳賑濟事宜。皆報可。於是察官吏。安流庸。禁遏糶。招米商。設粥廠。立醫局。補驛夫。借給民人牛種。截漕米四十萬石。並請出京倉陳腐米出糶。全活數十萬人。會苦旱。公爲文禱神。越日大雨。又以積貯多有。名無實。乃瀝陳冒銷虧耗。及出陳易新時。指勒浮收諸弊。請飭督撫嚴禁。并勒所屬買補缺額爲荒備。有旨通飭行。九月反命。請改任効力河工。就便營葬事。同列勸阻之。因面奏溫旨慰諭。命再往山西試行水利社倉。蓋公督賑時條奏及此也。復疏陳直省開墾之弊。如四川一省。近經丈量。招集流民開墾。卒之逃亡遷徙。事故紛然。多於熟田。加增糧額。以成清丈之名。於國課無補。而於民生有害。又聞廣西開墾之例。弊竇尤多。報墾十數萬畝。多係子虛。因通行丈量。搜求熟田弓口之多餘。以補報捐無著之數。蒙大行皇帝洞

燭情弊。飭止丈量。小民得免加賦。而前此虛報陞科之田。業經入冊。責令輸糧。民益苦累。至河南省報墾田地。尤多不實。夫朝廷恩免。動以數十萬計。如江南等省。浮糧舊額。一旦豁除百餘萬。區區報墾之糧。曾可加於毫末。請勅各督撫。將報墾田。逐一查明。如係虛捏。卽據實題請開除。護短文飾者罪之。又言近日法吏。多以嚴刻爲能。不揆情理之平。但云不如是。必致上官駁詰。部議吹求。於贓私先酌數目。迫以極刑罪狀。自定供招。誘之伏法。故生枝節。刻意株連。尤可異者。凡屬吏所定之稿。上官酌改。必係加重。否則不易一字。以爲改輕。便似徇私。不知心苟無私。何妨屢改。情罪未協。豈憚紛更。請勅各督撫。嚴飭有司。讞獄務在持平。其鍛鍊誣枉者罪之。疏入。皆立允通行。乾隆元年九月十八日。薨於位。時年七十二。遺疏略云。國家萬事。根本君心。所重者莫如理財用人。臣核國儲經費。綽然後有言利之臣。倡議加增。乞聖明嚴斥。至於用人。邪正公私。幾微之際。猶易混淆。在審擇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慎之又慎。此臣垂死時芻蕘之獻也。奏上。上震悼。命輟朝一日。車駕復親臨哭奠。再賜帑金千兩治喪。有旨大學士朱軾。品行端方。學術醇正。純修清德。望重朝端。朕自幼讀書宮中。嘗聞講論。卽位以來。正資襄贊。茲覽遺疏。拳拳以吏治民生爲念。具見忠悃。可贈太傅。人祀賢良祠。葬賜祭葬。謚文端。

陳瓚居官之清廉

前明海忠介公。清節震海內。後百餘年。而國朝陳清端公繼之。二公皆輿產也。忠介之意。必欲事事復古。清端則相時度地。惟期實政。足以利民。忠介之清。主乎肅。清端之清。兼乎溫。清如冰霜。足以殺物。清如雨露。足以生物。故學忠介而不至。其弊恐流於刻。學清端而不至。猶不失溫厚之意也。陳清端公【瓚】。字文煥。號眉川。海康人。康熙三十三年進士。授古田知縣。四十一年。調台灣。明年行。取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四十八年。充會試同考官。任四川提學道。涖官之日。止以一力自隨。襤被蕭然。衡校至夜。分不輟。杜請託。一意甄拔人才。四十九年。聖祖誠飭四川官吏。加派厲民。諭及公。任學道時。操守廉潔。會福建巡撫張清恪公。疏請以公爲台廈道。從之。公以興化易俗爲先務。鎮以廉靜。番民帖然。官莊歲入歸公。秋毫無所染。五十三年。超擢偏沅巡撫。單騎襤被之任。僚屬逆境上。莫知其爲公也。既涖事。屏絕苞苴。革錢糧火耗。一切章奏文移。盡出己手。以橫役累民。劾罷湘潭令王爰溱。其徇庇不揭之長沙守薛琳聲。並鐫級。彛疏陳十事。曰。禁加耗以甦民困。禁酷刑以重民命。糶積穀以濟民食。置社倉以從民便。崇節儉以惜民財。禁餽送以肅官箴。先起運以清錢糧。隆書院以興文教。飭武備以實營伍。停開採以防民患。

疏入諭以躬行實踐。勿驚虛名。五十四年入覲。聖祖目之曰。此苦行老僧也。十二月調福建巡撫。諭閣臣曰。朕昨召見陳瓚。細察其言論。實係清官。以海濱務農之人。非世家大族。又無門生故舊。而天下莫不共贊其清。非有實行。豈能得此。而其才復能任事。國家得此等臣。實爲祥瑞。宜從優表異。以厲清操。陛辭。上溫諭周詳。問福建有加耗否。公奏台灣三縣無之。上曰。從前各州縣有存留銀兩。公費尙有所出。後議盡歸戶部。州縣無以辦公。若將火耗分毫盡禁。恐不能行。且恐別生弊端。爲民厲。又曰。做清官誠善。但恐清而刻。人便不能相安。須以清而不刻爲尙。明年七月。疏言防海賊之法。與防山賊不同。山賊之嘯聚有所。而海賊之出沒靡常也。台灣金廈之防海賊。又與沿海邊境不同。沿海邊賊之患。在突犯內境。而台廈海賊之患。在剽掠海中。也。欲防台廈海賊。必定會哨之期。申護送之令。取連環之保。今提標水師五營。澎湖水師二營。台協水師三營。各有哨船。宜大書某營字樣於旗幟。每月會哨一次。彼此交旗爲驗。送提督查核。若無哨旗交驗。卽察取某營官職名。若海洋失事。卽察取巡哨官職名。則會哨之法行矣。商船不宜零星放行。無論自廈去。自台來者。候風信順利。齊放二三十艘出港。台廈兩汛。各撥哨船三四艘。護送至澎湖交代。各取並無疎虞甘結。按月送督撫查核。如無印結。卽以官船職名

申報則護送之法行矣。商船二三十艘同出港時。官爲逐一點明。各取連環保結。遇賊必首尾相救。否卽以通同行劫論。則連環保之法行矣。疏下部議。以煩瑣難行。議覆。上特韙其奏。各如所請行。是年攝閩浙總督奏請。以閩省收捐穀石。應交巡撫公費銀一萬五千兩。撥充公餉。又以巡撫任內。支取司庫餘平項下銀六千五百餘兩。爲賞兵給役公用。五十六年。疏薦知縣田廣運、陳定、汪紳文、李丕煜、林甲、范廷鏢、郭廷彩、張文煒、曹建標、嚴德泳、壽運焜等。催科中能寓撫字。不加火耗。歲內全究。請破格獎勵。上曰。此奏甚善。徵收錢糧。惟少加火耗。百姓易於輸納。斷不至欠缺也。廣運等俱下部議敘。五十七年。疏言廣東雷州府東洋塘堤岸。每爲海潮汎溢。侵損民田。現蒙動帑修築。請於見貯司庫之臣衙門公費銀萬五千餘兩內。動支三千兩。解交粵省督臣。以助公費。得旨。如所請行。尋以病請告。上慰留之。十月薨於位。年六十有三。遺疏言閩省捐穀項下。應交臣衙門公費。及餘平銀兩項。除支用外。萬三千四百餘兩。請委員解京。充西師之費。以盡臣未盡之心。得旨。以一萬兩存藩庫。充兵餉。餘卽賞其子爲葬具。又諭閣臣曰。朕亦見有清官。然如陳瓚者。實罕見。前在臺灣道任內。所應得銀二萬兩。俱於公事運用。署總督印務。應得銀兩。亦未分毫入己。來京陛見時。曾奏稱貪取一錢。卽與百千萬金無異。

人所以貪取者。皆因艱於用度。臣初任知縣。便不至窮苦。卽一錢不取。臣衣食亦能充足等語。今觀其居官。實能踐所奏之言。誠清廉中之卓絕者。不加表揚。何以示勸。其追授禮部尙書。照尙書例議卹。廕一子入監讀書。以示優禮。清廉大臣之意。尋賜祭葬。謚清端。公在官。衣布素。起居止一廳事。味爽治事。夜分始罷。自奉惟草具蔬糲。以勞卒。官屬纊時。一綈袍覆以布衾而已。同寮入視者。莫不感泣。雍正八年。詔入祀賢良祠。乾隆六年。恩賜其孫子良爲舉人。

循吏陳汝咸之治績

浙江鄞縣陳萃學先生〔汝咸〕。幼從父學。專力於慎獨之旨。梨洲嘗謂人曰。此程門之楊迪。朱門之蔡沈也。康熙三十年成進士。〔按國朝先正事略稱汝咸會試第一。誤是科會元。乃張援〕。選庶吉士。座主李文貞方以講學招來後進。或邀之往。先生謝不與。散館。改知漳浦縣。十三年。定賦役。均保甲。清訟獄。課諸生。毀淫祠。擒海盜。循績惠政。不可殫紀。調南靖。浦人相率赴會城。籲留不得。歸收田器。塞縣門。晝夜環守。去之日。民扶老攜幼。環跪街巷。泣曰。公母去。活我百姓。擁肩輿不得行。先生下輿。步入李太學家。夜半假城守二騎。作巡邏者。間道從北門逸去。縣民覺。追送十里。號泣而歸。卽於北門構月湖書院。塑先生像。歲時祀之。在南靖善治盜。任未期。

月。犬不吠。夜。頌聲大作。期年擢刑部主事。晉御史。疏陳海防事宜。多見嘉納。五十一年。海賊陳尙義乞降。先生自請入海撫之。廷議御史近臣。不宜輕入海。乃令郎中雅奇率所薦阮生蔡生同往。遂降尙義。及其黨百餘人。海患以平。旋擢通政司參議。遷鴻臚少卿。五十二年。奉使至湖廣。祭告諸陵。兼賚駐防士卒。先生出入紅苗界。默籌久遠之策。猺洞長官有出迎者。歌其土音。先生爲竹枝詞。宣布太平威德之盛。使習之。明年陝西甘肅報荒。復奉使出撫。臨行聖祖諭曰。窮邊恐不得食。彼所出肉菹。容土葠。朕亦嘗之。頗美可啖也。先生頓首謝。入境見野有餓孺。卽不復御酒肉。撫慰饑民。步行一日踰九嶺。散私錢數十千給饑民。至平涼發貯穀并移鎮原倉米賑之。因積勞卒於固原地方。年五十有七。有司檢視其囊衣。一襲錢一緡而已。訃聞。聖祖憫悼。連稱好官。可惜先生官不過理少。而當時主眷之隆。已駸駸以重臣相待。蓋閩中作令之政聲。早達聰聽也。

盧龍令治行第一

山西陽城衛君〔立鼎〕字慎之。康熙中。官盧龍知縣。地當兩京孔道。驛使旁午。君悉自營辦。一不以擾民。先是縣中徵糧。勺杪以下。皆用升合量。徵草以銀代。仍買草民間。而低昂其值。君令

輸戶合奇零。統歸斗斛。及額而止。納草者不用代。民甚便之。會聖祖命魏敏果公偕吏部侍郎科爾坤。巡察畿內。至盧龍。已治具不食。但啜茶一甌。曰。令飲盧龍一杯水。吾亦飲令一杯水。諸大獄悉以咨之。君引經準律。敏果大稱善。格文清公爲直隸巡撫。以事至其縣。謂之曰。令之苦無異秀才時。然做秀才自苦耳。今自苦而百姓樂。非苦中之樂乎。疏薦盧龍治行第一。靈壽令陸君隴其次之。內遷戶部郎中。秩滿選福建知府。以年老致仕歸。

良吏拒金

張君〔克疑〕字偉公。自號拘齋。山西聞喜人。敦質行。邃於經學。康熙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累遷郎中。有獄連執政族人。諸司莫敢任。君請獨任之。內務府以其人出使爲辭。君鈎提益急。牒問奉使何地。歸何期。至再三不答。力請於長官。謂宜入告。事雖格。聞者肅然。尋出守廣西平樂府。獠獠雜居。盜不可詰。君至。浹月以信義服苗酋。獲巨盜二人。斃其一。宥其一。責令偵緝。終君任。盜不敢窺。改知潮州府。屬縣賊蜂起。或稱明裔。聚衆千餘人。君聞卽日馳至其地。命吏士速據白葉祁山。設疑兵嚴守。而張軍聲。賊不敢偪。會夜半大風起。簡健卒二百。斫其營。呼曰。大兵至矣。城中鼓譟出兵以助之。賊奔祁山。要擊之。斬巨魁三人。衆敗散。乞降。巡撫將

上其功。君曰：此盜耳。而稱明裔。興大獄。株連多。轉恐生變。乃以盜案結。潮有大豪。戕親迎者於路。而奪其妻。拒捕經年。君徼行迹而得之。獄成當大辟。監司銜大府命爲之請。且曰：稍延緩之。當以黃金四百鎰。潛至君家。君曰：吾官可罷。獄不可鬻也。卒寘諸法。或假親王命以開礦。大府不敢詰。君縛執之。其人出龍牌。衆色然駭。君命繫之獄。以牌申大府。情旣得。立杖殺之。丁父憂。遂不出。或勸之曰：吾性拘。幸而得歸。畏途可復。卽乎。年七十有六。卒於家。

記良吏王慎夫治績

王君諱繻。字慎夫。河南睢州人。少警敏。年十六。補弟子員。康熙丙寅。起家東明知縣。未一年。母憂歸。庚午。補獲鹿縣。尋入爲部郎。己卯。授江南糧儲道。辛巳。晉江蘇按察使。以疾告歸。其在東明也。縣錢糧多欺隱。居民流亡。君至。易甲長法。大戶用其族長催之。於是兼併不行。流亡者復業。縣分四十里。里養馬一匹。以備官用。民苦其累。君勒石禁之。賈五雲梁進者。盜魁也。君至。諭之曰：吾知若名素矣。五雲汝爲練總。進汝爲保長。邑有盜。汝緝。不用命。卽斃汝。盜自是絕跡。有馮化者。句逃人。誣其鄰某。君密令鄰匿他所。別令一人踞堂下。召逃者。謂曰：汝識某。可執以出。逃實不識也。見一人踞堂下。執之。衆皆譁。逃技窮。乃曰：馮化給我。衆中有欲遁者。君曰：必化也。

追之果然。重杖遣之。安某客於外。繼妻高氏。與前妻之女在室。高通於劉某。忌女。圖並亂之。女不從。共戕女以滅口。君曰。高母道已絕。應照故殺妻前夫之子律論斬。庶足戒爲繼母而淫兇者。巡撫韙其議。具題報可。著爲例。東明距睢州百八十里。君奉諱歸。縣人赴睢弔奠。白衣冠數千人。城巷填塞。觀者嘆異。獲鹿爲山陝衝衢。君治驛有法。民不知有供億苦。時有陝西寡婦。兵還京。頗驛騷。井陘令巽慳。巡撫檄君併料理。兵戢不譁。歲歉出穀以活饑人。值編審戶口。鱗次面訊里長。不得上下爲姦利。在戶部時。吏弊不得行。尙書陳公廷敬倚任之。特薦其才。其爲糧道也。所屬舊有倉規鉅萬。並虐取之民。監司利其人。百姓疾苦弗問。歲遣一役。馳一檄。塞巡漕故事而已。君至皆謝絕。轉漕時。扁舟巡察。懲其濫收者。宜興僻處萬山中。一夕忽至。百姓訝曰。吾民不見糧道四十年矣。今乃飛至耶。因號曰飛糧道。道庫歲收銀八十五萬兩。爲修船及弁丁運費。前運丁預支行糧。例扣月息。丁益困。君悉除之。丁立碑頌德。仲雍墓在虞山。久不修。城隍廟瀆祀者衆。演劇享神。歲糜金錢數萬。君曰。教化監司責也。乃葺墓。至封閉廟門。其遷按察使也。十五衛四十九幫官丁。咸請留。不遂。去之日。泣且拜以送。與其鄉先正湯文正公撫蘇內。召時略同。胥門外有坊。曰民不能忘。爲湯公建也。民鑄公姓氏於其次。蓋公少學於湯公。公深

契之。其政事有本末。非偶然者。爲按察時。宿州某生。攜妻子授徒某氏家。其妻臨產。妻兄之女來。眎數日。妻子皆中毒死。館人曰。若與妻兄有隙乎。曰有之。曰是矣。必令其女致毒也。生控於州。女不勝刑。遂誣服。獄具。君疑之。問館中來往何人。女曰。止一十二歲某徒耳。召而曲誘之。曰。師扶我急。因致砒麪中。生之妻兄乃得釋。無錫民某。與攻皮之匠歐。已而匠死。有僧故與某仇。證爲傷重致死。令據僧言擬抵。君察門歐月日。在保辜限外。因詰曰。傷久何得不醫。具言醫矣。檢所用方。則匠死傷寒耳。僧乃伏罪。所平反多類此。

靳輔治田治河政策

漢軍靳公輔任河事最久。其受人傾軋亦最多。康熙二十四年。聖祖念高郵寶應諸州縣湖水泛溢。民田被淹。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經理海口。旋召公及成龍至京彙議。成龍力主開濬海口故道。公仍初議築長隄束水敵潮。時大學士九卿從公議。而通參成其範。給事中王又旦。御史錢瑛。均是成龍寶應人。侍讀喬萊亦奏輔議非是。乃命尙書薩穆哈等勘視。奏稱海口不必開。會湯文正以巡撫入爲尙書。獨奏下河宜濬。卒以廷臣異議。命侍郎孫在豐往董其役。未嘗專從公策也。二十六年諭。又詢下河田畝何策可紓水患。公仍主築提減水之說。時成龍撫直

隸聖祖以輔疏示詢成龍。仍言下河宜開。重提不宜築。詔遣尙書佛倫。侍郎熊一瀟。與總督董訥。總漕慕天顏。孫在豐。會勘。惟佛倫奏應從輔議。天顏在豐。議均與公左。明年正月。御史郭琇劾公糜費帑金。攘奪民田。橫取米麥。越境貨賣。科臣劉楷。台臣陸修祖。復交章劾之。天顏在豐亦疏論公屯田累民。及阻撓下河開濬事。公自請入覲。聖祖御乾清門。命輔與成龍。琇各陳所見。卒允九卿議。停築重隄。革公職。後又命學士凱音布。侍衛馬布。尙書張玉書。圖納等先後往勘。均稱公治河功。二十八年正月。聖祖南巡閱河。輔從行。聖祖親見隄工河道。始褒輔實心任事。勞績昭然。復原品。三十一年復任河督。而公不久逝矣。逾年召見河督于成龍。原署河督董訥。責以排抑靳輔。諭大學士曰。于成龍曾奏河岸未見靳輔栽柳。及朕南巡。指詢成龍。無辭以對。董訥亦曾言之。彼時九卿皆言靳輔當從重治罪。若卽誅輔。則死者可復生乎。成龍訥皆叩首。【事略載東華錄】

縣令勤政愛民

瓊州昌化令陶君【元淳】字子師。江南常熟人。爲諸生。能文章。有經世志。性忼慨。喜立事。以名節自厲。康熙二十三年。舉順天試。二十七年。會試。主者定第一。策陳會推之弊。語侵執政。稍抑

之。及殿試。論西北賦輕而役重。東南役均而賦重。願減浮額之糧。罷無益之費。閱者怪其言。懸置二甲。部選瓊州昌化令。三十三年到官。定賦役。均糧以畝。均役以糧。罷徭差。革雜征。自除坊里供帳。始度隙地。剏立墟市。大招流亡。勸開墾。予以牛穀不起徵。縣故與黎爲界。舊設土舍。制其出入。官吏因緣爲姦。以規物產。至是撤去揭榜。山筒有冤者。得詣縣陳訴。一權量。定法度。黎民樂業。時步行村落間。問民疾苦。煦嫗如家人。縣故有田四百餘頃。沒水且百年。君具陳始末。請免賦。上官難之。君因撰昌化浮糧考上之。後布政使魯君許爲上請。而君遽卒。不果行。

遲維坤善政

遲君〔維坤〕字簡堂。漢軍正白旗人。康熙中。任山東聊城知縣。月以三。八日。召諸生課文。禮其賢者能者。問政事得失。歲以三。七月。巡行畎畝。視田之荒易。加賞罰焉。額徵冊有逋稅八百兩。以問吏。故無田主。歲雜取他戶代之。君言於大吏。以新墾荒地補稅額。代者悉免。故事。縣有役。按戶徵夫。吏因緣爲姦。君令履畝出錢。改爲僱役。上官下其法於他州縣。御史嚴。有犯必痛治之。縣常多賊。倚捕役爲主。君杖殺其桀黠者一人。賊皆遠竄。設櫃徵銀。令納者自投其中。耗羨無所取。官府興作。必如值給工匠錢。又人與之食。買器物。一從市價。商民頌之。卒祀名宦祠。

葉映榴捐軀盡節

池北偶談云。葉映榴字丙霞。江南上海縣人。順治辛丑進士。由庶吉士改部曹。出視陝西學政。稍遷湖北督糧參議。戊辰武昌兵變。從容拜疏。《疏略載東華錄》。公服自剄死。奉旨褒嘉。特贈工部侍郎。己巳上南巡。其子葉敷迎駕。上諭禮部等衙門。當楚省兵譁之際。葉映榴盡節捐軀。朕心深切憫悼。持詔所司。優贈亞卿。兼予卹廕。今巡行江南。見其子葉敷迎伏道旁。彌增軫惻。忠節之臣。應特與諡。以彰異數。爾等會議具奏。部覆特諡忠節。丙霞故刑部侍郎。有聲子。弱不勝衣。在部曹與予爲文章之交。嘗以虔州圍城中詩二百餘篇屬予序論。竟未及報。

任御史葵尊之風節

池北偶談記同時御史敢言。惟荆元實任葵尊二人。葵尊名宏嘉。鈞台宗丞族兄也。鈞台清芬樓稿。稱康熙中葉御史噤不言。人誚爲薦解角。自公入台垣而言路始振。章數十上。咸有益國計民生。巡視北城。親王諸府。公侯第宅。多在轄下。驕悍尤難治。公偶出。有錦衣駿馬突其前。公叱呵之。衆不敢。曰。此某王所嬖千金日也。公大怒。身逐之。隸走卒奔抵王府。坐其門。諱必得日乃已。王曰。是申申者何也。卽出敢若何。日出。公叱縛之。予杖四十。王大恚。入奏。天子曰。非凌汝。

行者吾法。汝庇優。虧吾法。王穀棘稽頹出。馬三爺者。戚畹某弟。登城私。公執而鞭之。告其兄。兄面謝過。已而謀齟齬。公廷發其姦。某矯辯。天子命掌其頰三十。又聲九門。提督罪。詔立斥罷。公嘗慨然流涕曰。宏嘉之得保首領。天子賜也。蓋信而後諫。其遇不可及云。

奏蠲額稅

清朝野史云。河南白闖賊蹂躪之後。田野半化污萊。清朝底定。荒者減其額稅。惟靈寶一縣。以許姓族大糧多。當事避嫌。未經豁免。虛糧二萬。貽累日久。康熙十七年。江采白甫至其邑。夙夜籌畫。三請於院司。竟得奏蠲。合境歡騰。江亦因之內擢。

京兆尹之治績

清朝野史云。舊例順天獄之罪犯軍流者。必俟咨行各省。僉妻到日。然後發遣。康熙四十年。錢再亨爲京尹。請先掣定地方。押赴本省。領妻同解。則繫者不致淹滯於囹圄。行者不致欺辱於道路。三便之奏。奉詔允行。又琉璃亮瓦二廠。舊例除官房富戶外。小民計屋輸租。而貧苦之氓。倒壞之舍。糊口未能。算緡何出。請悉貸之。於是歲免租四千三百有奇。當再亨在垣中時。建白俱切政要。而其尹京兆也。猶不忘民瘼。天下稱之。錢再亨名晉錫太倉人。

江寧太守之廉幹

池北偶談云。陳龍巖福建晉江舉人。累官江寧知府。居官以清介聞。隨州妖人朱方旦左道蠱惑。四方督撫藩臬所至郊迎。爲立書院。至金陵。總督某公方延之衙署。忽轅門傳鼓聲甚急。遣問之。陳立轅門外直對云。無餘事。知府某以朱方旦左道惑衆。來請發下鞠審正法。以安地方耳。制府雖怒其戇。然素知其廉幹。亦不罪也。後陳卒于任。總督于成龍親弔哭之。

陳御史紫芝之風節

清朝野史云。康熙間前輩有聲台垣者二人。一理少。一則非園先生紫芝也。先生初官詞曹。卽不受外僚書帕之敬。入台尤持風紀。嘗疏請裁屯衛。頒禮書。除南城大猾鄧二。皆允行。時疆臣多由閣部保舉。湖廣巡撫張汧。大學士明珠所私也。恃勢貪暴。廷臣不敢糾。先生具疏劾汧。且請罪其保舉之人。奏入。上語之曰。滿朝爲所賄屬。爾小御史乃爾敢言。翌日面諭九卿。卽與內陞四品卿。（按蔣學鏞樗庵存稿謂原保大僚十餘人。因之降黜。新修鄞縣志從之。非事實也。康熙二十七年明珠革職。上諭尙以保舉張汧官員未經議罪。責塞榜額之庇護。見明珠傳。）先生益感激。思報稱。一日於朝房值明珠延坐。進茗飲之。歸寓暴卒。（按明珠延坐一事見萊

州府志郭琇傳）在明相贖貨權。勢居騎虎。固不避妨賢害正之醜聲。惜濟濟盈廷。無一人爲之舉發者。而先生之方剛見憚峭直寡援益見矣。

阮給諫駕馭猾吏

清朝野史云。大河衛人阮給諫〔應商〕。官戶部郎。猾吏悚息。由其到任第一日。卽以裘服逾制。撻從事二人。督治文案。惟令抱牘待判。不得出一語。威聲所至。故雲南一司。無不洗手奉令也。（按戶部雲南司總轄倉儲出納與山東司之司鹽政陋弊相同莫可猝拔至今猶然）官吏科給事中。尤著風節。其時吏部選人。或違例壓缺。改易文憑。駁選停放。除授不公。給諫上書極論。纒纒數百言。指斥無隱。銓曹多被議者。直聲大震。一日聖祖御門有所咨訪。特指名命對。給諫從容敷奏。衆皆屬目。嗣是連次御門。輒垂問阮應商在否。蓋知其廉辦有節。行將大用之矣。以疾告歸。遽卒。朝野惜之。

劉知州善於應變

劉君諱榮。字弢子。山東諸城人。父必顯。官戶部員外郎。乞歸。遂不出。君年十一。補諸生。康熙二十四年。登進士。三十四年。出知長沙縣。居官廉惠。見義奮發。尤善應變。時城中誤傳將裁兵。撫

標千餘人皆震恐。環轅門而噪。君謁巡撫。出爲好語解之。卽令赴縣倉。預給三月糧。示必無裁意。衆乃帖然。居三年。遷知寧羌州。是歲關中大飢。君至。餓莩滿野。而州倉無見糧。卽入府謁監司丁珩。請假廳倉粟以活州民。許之。府州相距三百里。募州民能運斗粟者。予之三升。不十日而三千粟盡入州倉。悉以賑。明年春。復詣府。監司謂曰。吾欲依君法以賑一府。而洋縣地廣人衆。今年老。思以累君。君曰。方春民困已急。必欲見委者。請假以重權乃可。監司卽授以檄。役數十人從。君卽持檄發粟。從水運。令役持檄分調數縣丞簿。而已單騎至洋。先徧歷郊野。驗戶口多寡。已入城。語洋令曰。吾發官粟至此。必春貸秋還。倘秋不熟。我兩人可代任之。縱以此破家。所獲多矣。令曰諾。還分遣丞簿。按戶發粟。數日而畢。將去。闔縣老穉持香擁馬首。塞路。越三日乃得行。及秋。洋民曰。劉爺活我。我忍負劉爺乎。爭赴廳倉納粟。贏故額百石。寧羌民貧多逋稅。遂聽民便。蜜粟筍蕨悉充稅。而自賣家中田代之輸。下車之日。居民僅七家。期年而輻輳矣。一日出郭。見山多榭樹。宜蠶。乃募里中善蠶者。載繭種數萬至。教民蠶。繭成。復教之織。州人利之。名曰劉公綢。其後桂林陳文恭爲陝撫。請下其法於他州縣。由是陝人之蠶者益衆。立義學。購買人載書賣之。親爲正句讀。釋其大義。寧羌士始有得第者。書曰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劉

君可謂體會此旨矣。

張相國廷玉平反叛案

桐城張公廷玉。字衡臣。一字硯齋。太傅文端公英仲子也。少穎敏。性寬厚。康熙三十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受知聖祖。洊加優擢。遷刑部右侍郎。復調吏部。迴翔卿貳。已巋然負台輔望矣。而馭吏極嚴。長吏部時。知有蠹吏張某者。舞弄文法。中外官屢受其毒。人呼爲張老虎。公命所司重懲之。朝貴多爲營救。公不爲動。時稱公伏虎侍郎。一日坐堂上理事。曹司持一牒來。曰。此文元氏縣誤書先民縣。當駁問原省。公笑曰。若先民寫元氏。外省之誤。今元氏作先民。乃書吏略添筆畫爲需索計耳。責逐黠吏而正其謬。同官盡服公之敏悟。佐司寇時。康熙五十九年。山左鹽梟糾衆爲不軌。焚劫村落。率黨橫行。南北道幾梗。又青州諸生鞠士林招集無賴倡邪教。有司捕獲百五十餘人。株連未已。事聞。詔公與都統陶賴學士登德馳往按治。聖祖面諭曰。奸民聚衆。妄稱名號。謀不軌。訊明應大辟者。卽在濟南正法。應戍者卽發遣。公奉命出。細察獄詞。廉得其概。昌言曰。此盜案非叛案也。賊自稱仁義王義勇王飛骸將軍。觀飛骸二字。不過市井綽號耳。無足深究也。乃手定爰書。作盜案擬結。斬七人。戍三十五人。用肉刑十八人。殘廢

疾病免議七十二人。無干二十五人。初盜魁供黨羽二千餘人。公念罪在首惡。就按察司械送之。百五十餘人訊結。不傳染一人。世稱其寬厚。旋由尚書晉大學士。入軍機。贊襄機務。公正無私。周詳妥協。賜第賜爵。恩眷特隆。輔相兩朝。垂五十年。無一字與督撫外吏接。性孝友。子姪戚黨。列仕籍者數十人。皆約以禮法。年老乞休。家居六年薨。壽八十有四。賜諡文和。似公馭吏之嚴正。與按獄之明察。措施自有分寸。世之談吏治者。可以借鏡也。

刑名家

印雪軒隨筆云。鄭春潭【瑣】精於刑名家言。在小匏幕中多年。嘗自言生平無造孽事。惟在保定府當副手時。有某縣令獲鄰邑盜犯二人。於例當遷秩。但恐不能坐實盜罪。或爲上游所駁。遂以商之保定正手某。正手某以事冗。轉以屬余。余核盜情節均無可原。且是時幕學雖成。知者尙鮮。思欲炫已長以爲得館地。遂欣然諾之。已而盜伏法。令亦獲升。由今思之。盜負當死之罪。而我非應辦此案之人。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心所耿耿獨此耳。迨甲申秋。春潭體時有不適。一日晚忽發狂譫語。喃喃若與人爭辯。醒而叩之。泣然曰。我病殆不起矣。頃見二盜立牀前。向余索命。冤魂纏繞不休。其能久延於世乎。言已。索筆作遺囑寄其家。并處分身後事。

次晚譫語更甚。忽泣曰。我尙有老親在南。身死養贍無人矣。忽喜曰。頃有金甲神憐我孝思。已將二鬼逐去矣。忽又大悲曰。二鬼去而復來。我命終不可活矣。如是者數晝夜。最後由右武君治之曰。是非鬼也。病由邪熱未清。遽服補劑耳。今當先定其神。次攻其邪。然後培其元氣。庶有瘳乎。於是乘其發狂時。熾炭一盆於牀前。沃之以醋。而譫語良已。嗣是鬼亦不復見。調治浹旬。漸有起色。夫春潭於二盜。雖不免雜以公中私。要非故入其罪。然弓影蛇杯。平日畜此疑。臨時遂見此鬼。設病竟不起。不又爲談因果者。添一公案哉。

循吏楊秘之治行

清代軼聞云。楊公秘字靜山。康熙朝循吏也。知固安。預修永定河。故事秋汛畢。卽興工。時永定河道黃某。賦役錢不均。遲延及冬。朝涉者股戰。公意憐之。許日出後下鏹。黃巡工。遲民之來。欲答之。公力爭不得。乃直前牽馬至凍處曰。公能往。民亦能往。此時日高出。公重裘尙瑟縮。乃責此赤脛者。戴星來耶。黃大恚。將繕牒劾。會巡撫李文貞過柳家口。聞其事。召謂曰。汝年少能然。古之任延也。勞之酒。解裘衣人。事得釋。調宛平。聖祖巡畿南。固安老幼爭乞留。聖祖曰。別與汝固安一好官何如。一女子對曰。何不別以好官與宛平耶。聖祖大笑。以爲誠。許食知州俸。仍令

固安。尋遷雲南麗江府。麗江故苗地。新歸版籍。公乃召土官爲典史。諸里魁以頭目充。令人樹榆一本。畝蓄水一溝。建文廟。定婚喪之制。期年歲熟。俗爲一變。民飾廟以祀。號爲第一太守祠。畢遷至四川巡撫。乾隆初緣言事罷。再起。以光少告歸。

右江道被誣繫獄

清代軼聞云。蜀中簡公。謙居天姿絕人。凡有記覽。過目不忘。康熙辛亥視學江南。江南財賄所都。前學使者無不藉營金窟。公至力反其弊。勢挾利誘。屹不爲動。每發榜後。進諸生而面誨之。某某解題中款。某某用古入化。並不攤卷於案。皆能背誦其文。試蘇州。題中有上字。一生因公名上。遂寫上爲尙。公呼是生問故。生曰。憲名未敢正書耳。公怒曰。汝將以此求媚耶。士人行已。貴乎立品。卽小可以見大。卽窮可以徵達。推此意也。他日徼倖立朝。則婢膝奴顏。汝必安爲之矣。跪生於庭。立命改正。又數年公補粵西右江道。北地崔維雅者。傾險人也。向與公同官。屢有干請。公薄其爲人。不甚應之。是時陞任粵藩。護理院事。遂以故巡撫郝公與公有交。借事誣奏。繫公於獄。公無以自明。吞金而歿。其明日之午。維雅方啓門視事。忽狂呼曰。簡公來矣。倉皇亟趨下階。伏地叩顙不已。復起立。投帽脫衣。反手面縛。左右扶入內室。乃絕。維雅疏下部議。白公

無罪。而公已歿。天下莫不冤之。

四翰林敢言時政

池北偶談云。康熙間翰林敢言者四人。始則孝感熊相國（賜履）以論時政闕失得薄譴。上親政。擢學士。不三年遂大拜。繼則廬陵張學士幹臣（貞生）諫差滿洲大臣巡方。鐫二級。去後詔以原官起用。辭不至。再詔至京。卒於位。又海陵陳編修雁羣（志紀）上書論督撫大吏貪污。又勸上用威刑。上親鞫。遣戍寧古塔。連及臺省數人。又猗氏衛檢討爾錫（既齊）上書條列時政。上御乾清門。奏對不稱旨。既而衛以祖母喪歸。歸六年。復至京。奉旨調外補霸州判。二十六年。以原官起用。二十七年。特旨陞山東布政使。然四君子人品各有不同。熊受特達之知。固不必言。張居王山與木石爲伍。讀書刻苦。一介不以取與。衛教授汾西。在姑射山中。雖長吏罕覩其面。皆非陳所及也。

匿窖金以救飢民

印雪軒隨筆云。蘭陵莊氏鉅族也。相傳其先世某者貧甚。爲人淘井以生。一日淘富家井。忽見其下纍纍者。皆不動尊也。遽縋而出。詭辭告主人曰。此中多蛇蝎。我幾爲所螫。飲其水必至殺。

人。不如其已。富室信之。遂廢其井。不數年。蘭陵大饑。官出示募富民輸金爲平糶計。某有戚爲役於陽湖。乃走告之曰。我有金。若曷不言我於子之官。其戚曰。汝固啼饑於年豐者。今遇荒年。得免溝中瘠幸矣。安所得金。強之。乃以其名報令。召之入。則一囊人也。問金安在。某曰。民無金。安敢誑官。第獨力不能運以來。官但遣役隨民往。不必問也。令如其言。乃往扣富家門曰。我來捕蛇蝎矣。卽自入井運金以出。窮日之力。乃盡。至公堂。權之。得三十萬兩有奇。全活人無算。令義之。以聞於大吏。大吏以其名人奏。奉旨以知縣用。謁選得福建某縣之官。不數年。循聲大起。適邑中獲海盜。某視其魁美秀而文。心憐之。訊畢。召而謂之曰。若文弱如是。何能盜。得非爲仇者所誣乎。吾今釋汝。卽破械縱之去。久之。棄官歸。將葬其先人。忽一僧造門求見。某訝其無因而至。僧笑曰。公不識我乎。我卽公所釋盜也。自釋後。欲操舊業。懼孤公恩。不爲。卽無以爲生。因削髮入空門。兼習堪輿家言。近聞公欲葬先人。而我適得一牛眠吉地。可藉手以報往日之恩。是以來。某喜。偕僧往視地。地良吉。遂諏吉營窀穸焉。迄今百餘年。而子孫繁衍。科第綿延。蓋食報正未有艾也。此休寧胡君友石炯爲余言之。友石僑居蘭陵。故知之綦詳。夫縱盜一節。不可爲訓。然其見財不動。并能留以活此一方之民。則功德甚大。天固宜有以厚報之也。

秦松齡因逋糧案罷官

清朝野史云。蒼峴山人無錫秦諭德。松齡。康熙己未詞科人物也。先於順治乙未翰林。以逋糧案罷歸。然其文集載上座主胡山陰書。按胡名兆龍。乙未總裁。中有某久在京師。素知功令。薄田五頃。輸賦獨先。本籍欠糧之冊。絕無賤名。祇以同族孀姑。遠在鄰邑。平日不相聞問。不知何人所使。詭將彼戶。濫注卑銜。逋賦三分。致干國憲。直俟檄提之日。方知受罪之由云云。按江南逋糧之獄。摺紳連染極多。葉文敏公方藹。僅欠絲毫。亦遭削奪。故時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合觀此事。想見清初憲典之嚴。

杭州駐防

清朝野史云。丁丑六月間。杭城自荆調來之駐防旗人。因至某茶葉店小故口角。忽糾衆滋事。毆傷近二十人。於是市人洶洶。自鼓樓至鹽橋。皆罷市。仁和錢塘兩縣令出爲謝。乃始開市。時衛靜瀾中丞方護撫院。曰。狼戾如是。是不可長。遂直奏其事。又諷杭人官京者。合辭揭參。於是朝廷震怒。命浙撫嚴辦。乃將爲首肇事之人革去馬甲。鞭若干下。且以木籠囚之。自是旗人稍斂跡。初杭城駐滿營時。滿人住營中者。遇婦女乘輿過滿營。每迫令停轎掀簾。捏手撫足。無所

不至。杭人患之。於是紳士告諸巡撫。巡撫告諸將軍。將軍假他事出至某處。易小轎。帷四面。露手廉外。纖指長爪。儼若婦女。入滿營中。諸無賴果令停轎。掀視則將軍也。大駭。欲返走。將軍大怒。命執至署。枷責有差。自是此風稍戢。此事或云卽巡撫所爲。（又按明時杭之富人悉住西城。故清初特圈爲八旗兵丁住筓之所。然漢人甚不喜之。或建議爲營中屋宇。應仿兵房之式。於是高大之屋一時毀去。俾滿人不得居住云。）

三風太守多惠政

清朝野史云。吳蘭次守湖州。多惠政。廉得大猾所在。單舸禽而殲之。歡聲動地。凌忠節公未葬。爲捐俸卜地葬焉。公暇頌酒苙詩。四方名士往還若鯽。湖人呼爲三風太守。謂多風力。尙風節。饒風雅也。旣罷歸。貧無田宅。購廢圃以居。凡索詩文者。多以花木竹石爲潤筆資。不數月成林。因名種字林。

莊太守治徐政績

復齋莊君。爲安溪李文貞公門下士。舉康熙二十七年進士。授山東濰縣令。母就養。卒於塗。歸而廬墓三年。自是不忍一日離其父。父旣卒。隱居教授。若將終焉。繼由楊文定公薦。授助教。遷

吏部主事。每執橐。與長官爭是非。或齟齬。侃侃直陳。無懼色。其舉進士。出余府丞甸。謝御史濟世門。二君夙以抗直著聲。君能繼其武。權貴多陰憚之。六年有薦君學行宜君言路者。引見上。意甚相屬。越日命赴湖廣。以同知用。補德安同知。逾月擢知徐州府。蘇松道汪某。以危法中沛令。某督撫具白簡矣。命君補牒。公牒稱沛令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汪聞悛而止。果毅公納親巡江南。勢烜赫。監司皆鞞袴跪迎。君獨長揖。訥責問。君曰。非敢惜此膝於公。奈會典所無。何。訥默然。徐仍歲水災。君至相川澤。諮耆民。請廣開上游水道。以洩異漲。且告石林可危狀。未及措注。而石林決。沛縣城將潰。民逃竄。君立起。駕輕輒行。告父老。太守來與爾民同難。爾民將安往。率衆堵築。七日夜。城完。在徐三年。兩遇大荒。勤賑事。寢食皆廢。九年遷淮海道副使。嘗巡所屬邑。僕隸數人。從皆自飲其馬。邑令犒之。則跪辭曰。公視奴輩如兒子。不告而受。不安。告必命辭。是仍虛君惠也。強之皆指心誓。先是大府巡屬。矜嚴若神。及去。庫爲之虧。公至平易近人。無角尖耗。淮海承屢稔後。凋敝不異於徐。公嘗曰。吾聞古循吏。精誠能反風滅火。每對遺民。中心愧畏。夢寐中猶標辟呼嗟也。海州有鹽河。蓄水通商運。雖異漲。非徧告大府監司。不敢開洩。及得請。則田禾已不可救矣。君陳於制府。定議。遇水漲。守土吏先開洩。而後報聞。十年冬。巡視災賑。臘

盡始回徐。十一年正月卒。年六十有一。君諱亨陽。字復齋。福建靖南人。

佟刺史誠心愛民

佟君國瓏。字信侯。遼東人。以祖從龍入關。隸漢軍爲世族。康熙三十年。君由筆帖式。授山東文登知縣。文俗故愚悍。或歡君尙嚴峻。爲政在誠心愛民。興利除害。化導之而已。嚴峻非邑之福也。副將某。嗜一妓。日遣營兵爲役。又剋蝕軍餉。合營衷甲大譟。夜半斬關。出屯東郭。君聞變。披衣出。家人止之不聽。吏役皆股栗。莫敢從。君乃單騎陟山巔。厲聲曰。吾與軍民同疾苦。有冤當訴我。何妄動至此。衆猶洶洶。君當礮立曰。吾不忍見爾曹族誅。請先試若礮。衆色動曰。公廉明。軍何敢犯。然事已至此。奈何。君力任保全。再三覈其故。得實狀。疾遣吏縛妓至。扶於旗鼓之間。衆泣拜而散。副將尋被劾去。輿論快之。癸未大飢。奸民所在騷動。將不測。公率數十人。徧詣村墟曉諭。捕斃凶渠。旋給賑。民賴以安。事竣。得首列薦章云。邑豪米某兄弟三。鄰婦貸其錢。不能償息。豪殺之。君廉得其實。而吏役得豪金。皆巧爲揜覆。尋倩人持千金賂君。君大怒。答其人。立覆驗。得重傷。然無確證。忽有小婢倚門。君鞠之。得實狀。遂置三人於法。一邑肅然。邑故濱海。閩商泊舟島嶼間。副將林某。縛數十人。指爲寇。君訊之。皆釋。乃更捕真盜四十餘人。殺之。海疆敕

謐而海舶繼至者。皆德君。丁亥聖祖南巡。君二次扈從。受優賚。辛卯擢澤州知州。屬歲稔。大發常平倉穀借民。秋成剋期輸還無爽者。又爲減耗羨。革陋規。省徭役。平物價。民情大悅。時太原守挾威勢。能傾軋人。君獨與之抗。太守乃陰嗾某驛丞誣揭。君坐罷任。州民譁然。鳴鐘鼓罷市。欲詣闕留。時康熙五十二年六月事也。旣而得旨留原任。州民歡躍。會平陽民變。略如君宰文登時。撫君檄君往撫。許以兵從。君曰。兵行是速亂也。請單騎往。旣至。民皆額手曰。佟公至。吾屬無慮矣。乃入城撫諭。安堵如故。州城圯。捐俸千金爲倡。集僚屬紳民議修築。凡兩年工竣。民咸頌其德。立生祠。君禁之。不能止也。君去六七十年。春秋俎豆弗衰。庚子引疾去。州民攀號聲震郊野。亡何以舊屬高平令虧帑被逮。責償萬餘金。君故廉。貧無所出。先是君在州辦軍需。數年未嘗尺寸擾民。民感次骨。至是憤注。公捐五千金投州庫。君復竭蹶斥舊產。越五年始得完項。歸。自是布衣蔬食終其身。恬如也。

謝縣令旌表林烈婦

消朝野史云。前輩詩文集所載烈婦節婦事蹟。幾乎累牘難書矣。讀解春集文鈔林烈婦曾高行傳。孝節兼盡。仁義兩全。蓋尤閨閣中之從容中道者。亟節錄之。婦名如蘭。長樂縣人。適同縣

林漢朝仲子邦基爲妻。事舅姑極孝。相夫以禮。兼通文翰。工詩。漢朝賈於杭。遂徙家焉。占仁和籍。婦嫁十二年無所出。康熙癸未姑沒。邦基哭成疾。婦哀毀同夫。邦基病革。謂婦曰。爾能從我地下乎。烈婦泣而諾之。邦基猶張目視婦。乃指天矢之。邦基笑而瞑。婦製二棺。歛夫畢。將以身殉。再投纆。皆遇救。漢朝勸止之不聽。於是投牒仁和縣。報明盡節。縣令謝儼批牘尾曰。爾媳曾氏宜代夫盡孝。爾速爲立嗣。庶慈孝節義萃於一門。爾其婉諭母求存案。於是漢朝執批歸。反覆勸諭。婦號曰。翁有伯叔妯娌在。豈不足供養哉。潛以指環鎔金丸將吞之。漢朝復奔縣求存案。免後累。儼又批曰。爾速爲立嗣。本縣當捐俸相恤。給匾預旌。爾慎勿坐視。漢朝歸復涕泣勸諭。且立其次孫志文爲邦基後。命婦撫之。越十日。婦乃自爲詞詣縣曰。蒙諭養親諭子。爲孝節兩全之道。氏亦知之。惟思夫已有兄。弟翌可供子職。親年雖老。無須氏養。伯翔次子立爲夫後。本生有父。無須氏教。迴念亡夫臨終許氏身殉。氏泣諾之。夫方含笑入地。若蓋棺未久。卽負前言。他日黃泉。何顏相見。且氏素守閨訓。生平一話一言。不肯苟出。豈可茲事。反失大信。至於翁親伯叔。勸諭諄諄。氏志彌堅。非關挽救之不力。今特親叩求批。藉免貽累。氏死之日。猶生之年。儼又批曰。此稟仍不准存案。嗣子已立。本縣命名爲林光節。爾善撫之。爾許以身殉夫。不負

前言是也。但來日方長。人事難料。萬一老親失養。稚子失教。爾夫亦當含哀地下。深悔前言。不若撫孤成立。事翁終身。乃踐前約。則所全實大。蓋慷慨赴死易。從容守節難。勿泥小諒而廢大倫。儼卽捐俸金。並大書孝節雙全四字表其門閭。婦痛哭歸。乃撫光節孝養漢朝。惟謹。自癸未迄丙戌。凡溫清視膳之禮。視子職加勤焉。四載如一日。明年九月。漢朝疾發。婦竭力扶持。佐伯叔妯娌侍湯藥。歷久不怠。又明年三月。漢朝捐館。婦哀毀如喪姑時。脫簪珥以襄葬事。兩喪並舉。獨留夫棺不出。又盡解衣裝營身後事。咸備。乃告妯娌曰。吾今可以踐前言矣。遂絕粒十四日而殞。先期集平日詩文稿焚之。臨終賦五律一首。有我自尋夫去人休作烈看之句。自來婦女殉夫。多出於激烈。而曾氏乃近於中庸。嗚呼。亦難能矣。縣尹謝君。必非庸吏。

李二姑雪父冤

清朝野史云。李氏女行三。河南鹿邑人。父某家貧業田。嘗以隱事與土豪隱相恨疾。土豪陰謀殺之。使客陽與親。召之酒而藥以飲。遂病。心知土豪所爲。將死。女從母泣於前。某切齒叱曰。若何泣。若非吾子也。且吾爲人而殺。幸有兒。俟壯或能復仇。若則弱女子。後何能爲也。吾恨終不吐。吾目終不瞑矣。女時年十餘。聞父言。朝夕憤恨。時時蓄志報復。比數歲。日誓鬼神。往祝父墓。

願魂魄一助。挾利刃候道上。欲隱刺土豪。土豪出入乘馬。隨以童僕。彪彪然勢不得逞。乃乞人爲詞。懇諸有司。無一人能白其冤者。女恨甚。嘗曰。此曹雖官。實強盜耳。徒知剝削膏脂。何能代伸覆盆乎。遂辭母。慷慨走京師。鹿邑距京師二千里。女孤弱無攜挈。摹托逆旅。逆旅主人或怪其獨來。疑有他故。不納。則潛伏草莽間。既至。將擊登聞鼓自訟。數爲吏所阻。乃陳於刑部與都察院。亦如有司之在河北南者。久之。有新任某令於鹿邑者。頗強直。女聞之。乃還里。伺令出遮前大呼。且涕且陳。伍伯箠驅不動。令以某死歲月久。且無驗。其意未信。更詰得死時語。及奔京師狀。乃受牒。傳客與土豪至。訊得實。置諸獄。未幾。土豪死。土豪家恨女甚。搆謗詞污之。適有邑公子獨知其賢。請聘之。其母勸之行。女不許。及母卒。召宗族親戚鄰里。謂之曰。吾痛父見害。楚毒幾十年。幸得昭雪。而名爲人垢。忍不旱死者。傷無兄弟。終奉老母。今吾大事已畢。其終有所自明。遂入室自縊死。此清康熙戊午年事也。

孫詔成杖責滋事官監

清朝野史云。孫方伯詔成。康熙壬辰進士。選庶吉士。爲甘肅武威清朝甲科之開山。雍正初年。解館。改知直隸某縣。會世宗有事先陵。蹕經其邑。大雪積行宮門外數寸。故事。凡宮門內外糞

除之役宮監司之時。宮監有所索於方伯。未之允也。輒呼縣官來掃雪。方伯擁篲以前。謂宮監曰。縣官爲天子掃雪。豈辱事也耶。偃僂掃雪不已。宮監怒。將羣集而毆之。於是方伯引其魁以出。飭皂隸縛而加杖。是時上官皆伺候宮門外。聞之震慄。遂以其實上陳。且請罪。世宗覽奏。欣然曰。此知縣大膽。太監滋事不可赦。著交所司治罪。召見方伯。慰勉者再。未幾而擢守寧波矣。旋遷寧紹台道。轉兩浙鹽運使。惠政令望。至今不沫。其杖責閹人。與乾隆年間熱河巡檢張若瀛縛杖滋事。太監若合符契。尤爲世所傳揚。謝山先生作方伯墓銘云。西涼之域。茂陵所開。晉十六國。繼翦蒿萊。歷唐宋元。頗稱乏才。運際中天。乃起其衰。峨峨使君。破荒而出。如鍊石手。以補天闕。花甌綾被。三館矜式。洵歷方面。樹藩秉臬。被名與位。有如飄蓬。惟茲令聞。可以無窮。吾家粉社。桐鄉之東。甘棠蔽芾。我思召公。可見方伯之亦俠亦儒。蔚成循卓。固非但金花榜子。爲涼州羣彥之慮無也。（按公宦浙多年。最愼庶獄。嘗曰。吾不能必人之無冤。惟求己之無悔。此二語亦刀筆吏座右良箴。）

良吏被劾去官

增城令夏君熙澤。字爲霖。號存齋。江西新建人。七歲失怙。家貧。饘粥不繼。母督之學。或乏膏油。

則危坐默誦。年十七。游京師。從韓慕廬孫峨山諸先生遊。見聞益廣。康熙三十九年成進士。謁選得廣東增城縣。時邑大水。田疇成巨浸。既受事。報水災。開倉發粟。按行村落。散米數千石。更勸富民捐貸。民以不困。秋大熟。民相率輸倉。至冬缺二百餘石。吏請追比。君弗忍。代還之。聽訟之暇。振興學校。購書籍。聘名師。聚邑人子弟教之。邑介海區。有靈山複嶺。層嶂僻徑。逶迤潛通七邑。爲諸盜逋逃藪。鄰封追捕急。咸嘯聚剽掠。禽人民索金帛粟米。出僞牒邀贖。君與同城武弁計曰。倘報上官。往返經旬日。賊糧足守險。益難奪。出不意攻之。兵法也。我領敢死士先。君繼之。合隊交攻。賊穴可連破。武弁唯唯。君戎服佩刀。糾衆夜發。武弁梭巡山口。乃分鄉兵爲二隊。直趨其巢。賊聞鼓礮聲。不辨衆寡。奔散過半。追殺十餘賊。生擒其魁。男女擄者悉解縛奪歸。當是時。武弁恐形其短。不以白上官。上官亦諱言用兵。功抑不叙。君素以清介自持。凡上官胥吏婪索。絕不一應。百計中傷之。旋以監斃盜犯過多。被劾罷。時斃者十二人。臬獄四。府獄三。皆歸獄於縣。增城老幼咸嘆息泣下。歸葺老屋。居寡嫂及二兄。僦數椽自居。淡飯黃齏。讀書不輟。閒出遊。蕭然獨往。歷名山川。訪異人畸士。至老不倦。噫。優遊林下之樂趣。較宦途之危險。不啻霄壤矣。

余田生遺愛在民

余公(甸)字田生福建福清人。初試江津令。携一僕之任。每早起。坐堂皇。民有投牒者。據情事重輕。卽命之檄詔所訴人。不以屬吏片言立決遣。訟爲之簡。時西事起。青海諸番謀窺川陝。年羹堯撫四川。加正賦。通私茶。猶不足以餉戰士。多額外急征。檄再三至。京兆不應。乃遣內丁持印文告諭。自朝至日晡。公不出。使者譁。公立坐堂皇。命反接。衆相視不敢動。君尤怒。乃共推曳伏之地。投六籤。丞簿皆曲跽爲請。須臾士民集堂下者數千人。耆老數十升堂。以身蔽使者。告哀曰。公何難棄官。但我民自今無怙恃矣。望哀赤子無依。寬使者法。久之乃命釋縛。羈候。越日使者介衆索原文。斥之曰。還報大人。我無子。閉門待劾。原文已間道付二三執友矣。遠近驚駭。旬日聲震京師。羹堯曰。此民戴也。斥之傷衆心。不去百城玩令。會行取。遂以公應內召。此一事大類武博山之抗和珅。旣入爲吏部主事。每事必親。不假手胥吏。掌選二年。權要富人子。求速化者。多爲所格。長官亦陰患其慤。閒紕其議。公乃力求退。嗣陳公滄州督河。薦起爲兗濟道。清介勤事。一如江津。士民間其至。訟獄者爭赴焉。幾奪廉使之政。久之廉使及巡撫有稅政。亦赴愬於道。公刺得其情。反覆申列。必得當乃止。滄州卒。齊蘇勒繼之。以工事劾公。士民相隨聽勸。

者數千人。齊巡工至公所。部父老結綵手炷香。稽首於舫前。請登岸。受萬民瞻拜。擁肩輿至廣原。升高座。聚者萬餘人。四面環拜。投香於地。高如邱陵。咸呼還我余公。吾民萬世尸祝。河督大驚。慰諭之。許拜疏。出矢言。衆乃散。世宗聞之。立召公入。退語政府曰。吾又得一直臣矣。此一事大類陳滄洲之忤噶禮。旋擢山東按察使。逾年遷順天府丞。剛方清簡。精於吏治。仕宦三十年。屢起屢躓。直聲震天下。歿後所歷官地。父老聞公訃。皆羣聚哭奠焉。

沈縣令樂善好施

沈君光榮。字覲如。漢軍正白旗人。以歲貢試授筆帖式。康熙四十年。出知河南河內縣。專務德化。月朔望。集城中居民。宣講上諭。翼日單騎歷郊野。召鄉民徧告之。往復懇到。聞者莫不感動。徵科不用敲朴。設盒酒花帛。召諸里老。令逋課者跪堂前。斟酒進他里長之畢。輸者飲之。爲簪花被帛。鼓吹導出中門。由是輸者畢至。有李家窪者。地斥鹵多逋。君爲引溝渠開稻田。招流民復業。給以牛穀種。改名藏富村。遂成沃土。民有訟。令兩造要而來。立剖決。遺胥攝事。按日給錢。絲帛不得擾民。時出俸錢行諸利益事。夏設茶衢路。冬施棉衣。病者藥之。死而裸露者棺之。三年去任。士民懷其德。奉祀名宦祠。

鄂總督之名言治績

西林鄂爾泰自浙撫遷桂撫。道出湘江。將入零陵。有中使馳令受詔。時世宗尙東溼之治。中外受命者莫不震懼。公奉詔欲啓。中使曰。上旨令公抵任後發。公如命。及至桂發詔。乃命捕某劇盜。限三日解入都。文端悚息。秘令幹吏授以方略。果卽獲盜。如命解都。公時以能治盜稱。迨總督雲貴時。雲撫江陰楊公名時方獲譴。新巡撫朱綱多方羅織。至欲用刑訊。兵民汹汹爲楊公頌冤。謀羣起擊綱。公好言撫慰之。復厲聲責綱曰。過湯陰岳忠武廟。見鐵人乎。剛大慚沮。獄得解。合河孫嘉淦被誣坐贓。據以入告者親王也。上卽詢鄂公。公曰。孫嘉淦性或偏執。若操守臣敢以百口保之。上意解。卽命公弟訊問。事白。抵誣者罪。公平日嘗語人曰。大事不可糊塗。小事不可不糊塗。若小事不糊塗。則大事必至糊塗矣。見張文和澄懷園語。按公生平識量淵宏。規畫久遠。此數語大有閱歷。足以警世之積穀把柁者。若夫胸無遠猷。疏闊債事。輒藉口於不拘小節。則轉不如謹守繩尺之士。猶不至禍人國而害及蒼生也。

王國安之勤政

清代軼聞云。漢軍王侍郎國安。康熙初撫浙。勤敏彊記。所部吏民賢不肖及姦宄姓名。各有記

籍摘伏如神。嘗晨坐聽事。官屬以次晉謁。復延見鄉里耆老。問疾苦。甫闔扉。遽微服行闌闌間。或單騎出入山谷。訪諸不逞者。立擒至官。遠近駭服。會朝議欲棄舟山。徙民內地。公上疏力言不可。乃止。卽今之定海廳也。浙人呼公曰王閻羅。

吳江令改過爲循吏

清代軼聞云。湖廣制軍郭琇令吳江時。簠簋不飭。撫臣湯文正將劾之。郭立誓痛改。令役擔水洗縣堂及內室。示民以更新。後果操行峻介。卒稱直臣。康熙二十五年。文正於撫蘇任內。嘗薦琇居心沖澹。蒞事精銳。宜行取。部以催徵未完。議格持旨允行。授御史。又三十八年春。聖祖南巡。至德州。見琇跪道旁。諭閣臣曰。郭琇前令吳江。百姓至今感頌。其人有膽量。無朋比。可授湖廣總督。知郭制軍之在吳江。其改轍以後。必有循良慈惠。深鑿人心者。至於居台垣時。劾河臣靳輔治河無功。劾大學士明珠。余國柱結黨營私。背公納賄。少詹高士奇。都御史王鴻緒等。招搖依附。一時方嚴抗直之聲。幾使輦下栗然。朝貴側目。（詳見公所著華野疏稿。）其豐裁氣骨。作令時必已不凡。特年少闊疏。人言偶惑。宜文正傲厲而獎掖之。不然士大夫一命甫膺。甘爲墨吏。素絲已斃。白璧難磨。尙何晚蓋立功之可冀乎。命世如郭公。仍不能揜其生平之一節。有

位君子。庶知懼焉。

陸觀察惠政在民

歸安陸君諱師。字麟度。少負文名。究心先儒書。講求實用。康熙四十年進士。授河南新安知縣。下車修學校。集諸生說經談藝。童子能應縣官試者。免其徭。民興於學。鹽使者下縣取鹽。犯四十人。君曰。律以人鹽並獲爲真法。令勘犯止二人。何濫爲縣境響。馬賊季國王者。爲患久。君廉得斃之杖下。築菜根亭。後圃拔其蔬以遺僚屬曰。不可不知此味也。父憂歸。旣成行。忽前途塵起。六七騎挾弓刀。驅牛車。載婦女三十餘人。稱某將軍家自歸德買來飢民。君叱止之。令官還婦女於其家。白將軍收其騎卒。或謂君已解職。胡開罪將軍爲。君曰。吾一日未出境。能以飢民婦女媚將軍耶。服除。補江蘇儀徵縣。縣彫疲。又淮鹽所匯。奸民窟其中。君一反前政。每日晨起。判爭訟。有神明稱。盜自引民某爲黨。君突至某家。見敗器物滿道。言有凶人食此不償直。因而亂。公語其人狀與盜肖。事遂白。春徵先勸富戶輸。卽徵卽以解。秋則減其耗。令自封投櫃。城內外數火。或言有祟。公移牒城隍神。欲毀廟示罰。火遽熄。每不雨。步禱輒應。疫起。出俸錢購醫藥施民。故事上官往來。驛夫臨時取給鋪戶。倉卒滋擾。君一切革去。但令鋪戶日賦一錢歸驛。

不勞而事辦。有吏以私事銜知府命來索船。君曰：知府至，吾當腰笏引舟。若吏也，胡爲者？并其名紙抵之地。揚州五屬飢，督撫下知縣各以五千金糴穀借賑。符既下，具舟車往，則虛而歸。君知知府意欲縣官藉補所虧帑也，親往力爭，卒得請。於是五縣皆買穀以賑。始至郤鹽商例餽，商固請。君曰：然則吾以給公用耳。乃立即簿登其人，修學宮，作明倫堂，具鐘鼓尊彝樂舞祭器。濬泮池，植之桃李。又以其餘建倉廩，潔其囿園，爲別屋以居女犯。縣故有文信國公祠，新其宇，質庫相沿，書票有月無日，勿論久近，必取一月息。君辭其歲餽，令視他處。月讓五日，旌吳節婦門。修孝婦祠，以敦女教。縣稅領之稅大使，惟猪稅隸於縣，歲贏千金，君除之。渡江船人多載重，常易溺，君爲定其程度，以時察之。凡所釐剔彰瘴，視新安之治尤詳。課最，奉行取部檄至，民男女空一縣，奔號上官請留，弗得，則闔城門，塞牙署，不聽去。既去，乃寫像尸祝之。比入對，聖祖溫諭有加。試制舉文一首，取第一，授驗封司主事，遷員外郎，掌選。有要人求官，君力持不可。尋奉命督視山東礦務，條上開採無益，疏罷其役，還擢御史。又命巡河讞獄，均稱旨。未幾，河督陳恪勤公奏請以君爲袁沂曹道，有旨趣之行，已得疾不起。惜哉。

張明府深得民心

嘉定張君〔士琦〕字天申。早歲舉於鄉。以文學知名。大學士徐公引入史館。與修明史。康熙四十一年。選江西永新知縣。前令故貪縱。徵歛橫出。君至革除溢徵銀三千餘兩。米二千餘石。捕逐豪右。懲諸姦胥。遇平民輒與溫語。不輕箠一人。月置酒召諸生。攷論德藝。士民翕然。居三年。大饑。君發倉以賑。不足。出私錢佐之。縣西礮山有三邨者。俗驍悍。屢險阻爲盜。前令時糾衆數百。劫掠主縣城。令犒以酒食。散遣之而已。君至爲設練長。嚴約束。至是復聚衆。彊糴官粟。格鬪有傷者。君禽其渠。餘黨逸去。遂列狀白大吏。請設兵西鄙爲鎮壓計。或言長官諱盜久矣。今遽以盜聞。如吏議何。曰。拼一官。絕吾民後患。吾甘之矣。已而部議下。君果以註誤去。縣民間其將去。樹大旗城中央。及四門以集衆。集者數千人。負土塞縣衙。城門不啓。罷市者半月。相率詣南昌。請大吏乞留君。不省。會聖祖南巡。復集衆詣蘇州。具章欲上不得達。竟罷職。新會至。以君前發倉粟。貧民未盡償。不聽去。民間設櫃釀金。輸者畢集。遂盡償之。比歸。餞送者塞衢巷。或追至百里不絕。君之深得民心。概可想見矣。

良吏因公覆舟

周君諱中鉉。字子振。浙江山陰人。康熙中起家崇明縣丞。累權六合宜興上海諸縣事。有惠政。

後九年。遷知華亭縣。民有被誣殺人。久繫獄。君立出之。而坐其實殺人者。提標兵庇盜。前令莫敢問。君捕治伏法。威愛信一時。後三年秋。霪海水大上。漂數縣。君具衣糗材。糶救卹之。又爲請賑。弛租。全活甚衆。明年以催科不及格。罷縣。民無萬數。遮言上官。聞於朝。得復職。時高安朱公。以總憲蒞修海塘。知君賢。一以事付之。塘成。丁內艱。民復籲留。而憲皇帝先已擢君松江知府。及是。予假治喪。還視府事。明年朝議濬淞。婁諸水。以君攝太倉州。董其役。方築壩。淞江一再潰。與千總陸君。晝夜凌險。指麾蒼卒。覆其舟。旣亡而築合。是爲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君年四十有九。賜祭葬。贈太僕少卿。當君令華亭時。奉賢猶隸境內。其後拆爲縣。君適爲知府。至是。民懷其澤。立祀。歲時祈報。著靈異。長洲王芑孫爲廟碑紀其事。

陳方伯之勛績

陳君德榮。字廷彥。號密山。直隸安州人。祖澎。字半千。順治庚子舉人。有德行。父鶴齡。字鳴九。康熙甲子舉人。爲學宗陽明。及鹿忠節。而加以實踐。君少負文名。與博野尹元孚。爲檢身制事之學。逾冠。登康熙五十一年進士。出趙恭毅徐文定門。皆器君。榜下充武英殿纂修。時陳恪勤掌殿中修書事。嘗語方公望溪。後進中有爲有守者。以君稱首。初授湖北枝江令。鄰省大府。卽思

得君守岩州劇郡。既典郡，卽思得君爲監司，故論薦者如爭。世宗卽命赴貴陽，以牧守用。其守大定，以江西巡撫薦，遂命補道府。皆前此所罕見也。君服官二十餘年，勛績尤著於滇黔。其爲政急民之病，如其私，而務以殖其衣食爲本。在枝江，修百里洲堤，除解餉入川雜派，攝饒九道。別潯陽大孤兩關錮弊，辨誣獄，出無罪者七人。未數月，經略張廣泗以貴州按察使保奏，方是時，羣苗交煽，軍旅四出，古州姑盧朱洪文叛，案非君莫能定也。逾年攝布政使，黔地多山阻，少穀，兵餉半移調於鄰省，民尤貧瘠。君奏給工本築壩堰，引山泉以治水田。貴筑貴陽開州威寧，餘慶施秉間，不數年，報墾升科者三萬六千餘畝。遂課種桑，募蠶師教民蠶。出署內所登繭於大興寺，縑絲織作，使民豔其利。開野蠶山場百餘所，比戶機杼聲相聞。又以其間大修城郭，壇廟學舍，廣置栖流所，以收行旅之病者。益囚食方冬寒，恤老疾，養孤之無依者。躬課諸生，開以立志爲己之學，立義學二十四所於苗疆。其始至貴陽也，署威寧府事。踰年威寧改州。大定改府。會烏蒙土司謀叛，東州鎮雄附之。威寧爲夷獠出入要綰地，仍令馳赴威寧督州牧完守。君至，見城西陴頽，舉步可踰，乃聚民間米桶，實土石層累丈餘。然後比次營築，墉堞屹然。羣夷縱火牛光燭天。君言笑自如，日夜爲戰守計。賊不敢偪。會總兵哈元生兵至，賊敗遁。鄂文端總制

滇黔君其所舉任也。常以此自詡其知人。方威寧危急時。公慮賊兵趨大理。屬州牧陳嘉會分守大理。執其手曰。吾死此分也。但遺老母憂。賚志重泉矣。及君陳臬於黔。苗疆初定。當時遽興屯以蹙扼之。將吏多以刻急見能。謂此異類。勦絕不足惜。丁巳正月望。省城大火。君入見張經略曰。天意如此。宜修省。羣苗亦人類也。毋恣戮。經略大爲感動。申戒承事者。未幾遷江南布政使。徐鳳水災。流民爭趨金陵。君竭俸賜編棚蓋席。以棲災黎。重建陽明書院。以實學開羣士。其卒也。官吏士民皆雨泣。生平孝友任恤。仁於故舊僚友。懿行不可備書。良吏如君。可以風世矣。

萬載縣令善治盜

施君昭庭。字筠瞻。一字寄篁。江蘇吳縣人。康熙五十四年進士。知江西萬載縣。萬載地險僻。山嶺繚互。有客民自閩粵來居之。累數十年。積三萬餘人。曰棚民。濫尙貴者。臺灣逸盜也。其黨亦散處山中。爲奉勇師。與棚民往來。雍正元年。閩中移捕盜黨急。尙貴度不免。謀爲變。始君之至也。以棚民爲慮。縣人易廉野。富而才。君厚禮之。使交於棚民。而偵其所爲。於是廉野大積粟貸棚民。還不取息。或免償。如是者數年。棚民大悅。棚民之材者。嚴林生等。數從廉野遊。由是盡得山中要領。尙將舉事。召棚民林生。遽告廉野。聞於君。君集勇敢三百人。卽以林生統之。爲約要

以待。而棚民多受廉野恩。不忍往。然往者猶數百人。尙貴有衆二千。大掠山村間。時三月十三日也。君謂林生曰。賊易破也。然吾慮賊或擾旁近縣。旁近縣無備。必使向萬載。破之必矣。會得賊謀。四人厚撫之。使告尙貴曰。萬載盡逃。城虛可唾手得也。賊遂決意向萬載。則又張疑兵伏諸境中。時鳴鼓譟。樹大旗見旂。或連繫數十馬相蹠嘶。或熬草若炊煙。賊欲由徑攻我後。疑不敢入。遂由官道來。而棚民多受林生計。使趨捷者數千人。分曹持刃挺。伏叢棘中。賊過突躍出。大呼擊賊。驚走。輒追殺之。伏數發。賊疑駭。則又懼棚民之躡其後也。於是濡被爲盾以進。君望見笑曰。彼已懾矣。則使火鎗二十餘迭擊之。一戰獲尙貴。尙貴起二日而敗。又二日而撫營兵至。初棚民嘗入市。欺市人。人積畏之。尙貴叛。道路洶洶。指棚民。君謂林生曰。撫營兵至必搽山。吾負棚民奈何。則又曰。吾以免死帖與諸降者。汝及今趣棚民。具不從賊結狀來。其免乎。兵至果搽山。如君計。不戮一人。而巡撫初到官。聞警張其事。入奏。既見君申文不合。使請於總督查弼納。欲改之。君曰。吾不忍迫棚民使叛而殺之。以爲功也。不可改。巡撫乃檄君謂棚民匿盜已久。又從亂。罪皆死。今雖赦之。必驅歸本籍。君乃使人徧諭棚民無恐。而請於督撫曰。棚民者。閩粵之貧人耳。來居山中。種麻自給。惟其貧苦。以席爲屋。故曰棚民。非刀手老瓜賊之比也。歷

年多。生齒日衆。與居民間有爭訐。皆細故。不足深懲。今日之亂。由台灣逸盜。不關棚民。而探賊動止。離賊黨羽。誘賊就縛。悉賴棚民。力請覈戶口。編保甲。列齊民。泯其主客之形。寬其衣食之路。長治久安。爲計便。查公許之。巡撫尋亦悟。悉如君策。棚民乃安。事聞。世宗臨朝。諭九卿曰。知縣以數年心力辦賊。巡撫到官。幾日。豈得有其功耶。獨下總督疏。交部議叙。以主事知州用。然君弭盜之方。實具足爲後世法也。

葉士寬治行稱最

葉君士寬。字映庭。江蘇長洲人。博學工詩文。旁及象緯輿圖。句股六書之學。尤通達政體。康熙五十九年舉人。知山西定襄縣。八年。遷沁州知州。其爲政善知民隱。滌煩苛。遇事不假手胥吏。事辦而民不擾。權潞安知府。除諸稅之無名者。復四門集。以便商人。民大懷畏。歷權平陽太原。治行爲山西最。十二年大計。以薦入朝。上賜蟒服。擢紹興知府。乾隆二年。移至金華。晉杭嘉湖道。調金衢嚴及甯紹台道。始終不出兩浙云。其治紹興也。有惰民格士而殺之。衆士譁將罷試。君在三江閘。聞信飛騎至。數言剖解。試如初。浙西風潮大作。海塘陷。君往堵築之。三月而工完。在金華時。東陽縣饑。求賑者呼號集城門以萬計。君曰。按冊施賑。是賑冊非賑民也。單駐往諭。

之。召饑者前立。注其名於册。而撻其二人。民乃定。二人者。一婦人。先以訟至官。服華服。至是易敝衣求賑。君識之。褫其敝衣。內華服如故。一男子。容甚穽。飲以皂莢湯。嘔出酒肉。衆驚服。冒賑者多散去。洎金華三年。多惠政。既去郡。人思之。爲立生祠。歲遇君生日。輒張燈合樂以祀君。其前在沁州亦然。有武人自沁來。過君祠。適遇君生日。祭獻者至擁馬首不得行。時君去沁已數年矣。其爲杭嘉湖道也。嚴保甲守望之令。盜賊屏息。及移金衢嚴。衢州地勢高。西安龍游諸縣築壩蓄水以溉田。商人入山伐木。私開霸閘。水日涸。乃嚴其禁。民稱便。初君洎嘉湖時。桐鄉豪家訐訟。有以金饋者。君急置之法。獄未具。卽調金衢。繼事者果以贓敗。事連巡撫。坐死。總督德公委君推鞫。君言巡撫實未受贓。覆治之。得金千於用事者之家。巡撫獲減罪。八年移甯紹台道。釐關政。修戰艦。親巡外洋。雖險遠必至。紹興水災。蕭山諸暨民多挾衆詣縣求食。巡撫聞而惡之。不欲賑。君往視。還白巡撫曰。某來時災民饑欲死。何忍見其悉填溝壑耶。言訖痛哭。巡撫心動。聞於朝。遂得賑。君嘗言待饑而賑。所活幾何。本計其在修水利乎。議復紹之鑑湖甯之廣德湖。大興灌溉之利。會去官乃止。著浙東水利書。冀後有行之者也。

魯亮儕拯中牟令之義舉

袁枚云。己未冬。余謁孫文定公於保定制府。坐甫定。閣啓清河道魯之裕白事。余避東廂。窺偉丈夫年七十許。高眶大頰。白鬚彪彪然。口析水利數萬言。心異之。不能忘。後二十年魯公卒。已久。予奠於白下沈氏。縱論至於魯。坐客葛聞橋先生曰。魯字亮儕。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提鎮司道以下受命惟謹。無游目視者。魯効力麾下。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即攝中牟。魯爲微行。布衣草冠。驅驢入境。父老數百扶而道苦之。再拜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謾曰。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冠者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尙魯公來。盍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爲。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寧肯捨己從人耶。魯心敬之而無言。至縣見李貌溫溫奇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於士民。甫下車而庫虧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遊京師。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魯曰。吾喝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毋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爲。他督撫猶不可。况田公耶。明早詣轅。

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人。睨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啓。縣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寧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致勅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公并劾魯付某等嚴訊朋黨之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沾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聖上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爲無可哀憐。則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霽外。田公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歎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曰五日。快馬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三百里。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爲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中牟令竟無恙。以此魯名聞天下。先是亮儕父某爲廣東提督。與三藩要盟。亮儕年七歲爲質子於吳。吳王坐朝。亮儕黃袂衫戴貂蟬待側。年少

豪甚。讀書畢。日與吳王帳下健兒學贏越勾卒擲塗賭跳之法。故武藝尤絕人云。

尹公繼善之治績

尹文端公諱〔繼善〕字元長。性章佳氏。世居盛京。祭酒文恪公泰之子也。登雍正元年進士。入翰林。授廣東按察使。轉遷副總河。未半年。遷江蘇巡撫。不侵官。不矯俗。不蓄怨。不通苞苴。嚴肅廉從。所蒞肅然。一督雲南。三督川陝。節制兩江。凡四度。德政固多。而最得民心。在嚴禁漕弊一事。先是有司收漕糧。以脚費爲名。率一斗準作六七升。公初巡撫江南。奏明每石令業戶別納免費錢五十二文。而斗斛聽民自概。有遺粒在斛之鐵邊者。亦謂之花邊。令民自拂去。其時有司簽書吏入倉收漕。莫肯應也。其後桂林陳文恭撫吳。胡文伯爲藩司。皆守成規。弗絲毫假借。有某縣令戈姓。每石加收一升五合。輒被劾。坐絞。漕務肅清者。凡四十餘年。皆文端遺惠也。宜吳人思公至今猶不置云。又任雲貴總督時。奏貴州新闢苗疆八事。一台拱舊營。改建于歐家寨。一陞台拱營爲鎮。移清江鎮。捻兵駐之。置中左右三營。設遊擊守備各三。千總六。把總十二。降清江鎮爲協。設副將。統原設左右二營。一移清江同知駐台拱。增鎮遠府理苗通判。駐清江。裁天柱縣縣丞。增施秉縣主簿。駐台拱。一歐家寨河可達下乘。疏濬以通台拱糧運。一台拱增

兵。擇各鎮協營精練撥補。一各寨荒田諭令復業。一清查九服苗寨界址。擇舊苗日之良善者。按寨大小酌定鄉約保長甲長約束稽查。一古州清江界之朗峒地方。分設塘汛。令文武官弁巡行化諭。部議從之。大吏如尹公。其操守治績德政。足以風世矣。

良吏精誠格天

翁君運標。字晉公。號蓼墅。浙江餘姚人。雍正元年。君舉進士。初授桐柏知縣。多惠政。桐人爲建生祠。乾隆癸亥。知武陵縣。左道莫少康蠱里民。將成大獄。君捕少康置之法。被誘者皆得釋。有兄弟爭田者。親勘之。坐田野中。忽自掩涕。訟者驚問曰。吾兄弟日相依。及來武陵。吾兄已不及見矣。今見汝兄弟。偶思吾兄故悲耳。語未終。訟者亦感泣。以其田互讓。乃中分之。又有兄弟爭產者。其兄父養子也。父歿。弟少分以瘠田。使別居。兄不平。以狀白。中有亡父嗜酒得疾語。君怒其暴親過也。笞之。仍斥其弟。割腹田以畀兄。又有子竊人金。指爲父所匿者。拘其父至。反覆鞫詰。終不加以刑。或問之曰。以子證父。脫有誣。天性之恩絕矣。姑俟之。後廉得其實。果黑夜爲人攫其竊金去。而其子誤以爲父也。唐氏子聘張氏女。貧不能娶。張鬻其女。唐知而訟之。君察張亦貧。其鬻女金久耗矣。乃出貲贖其女。召唐氏子婚焉。邑有衡州人業織者。其鄉有重囚。亡命

來主其家。家人不知也。已而大府檄下大索之。囚已先逸矣。君第令業繳者導之往。跡而得之。竟得不連坐。亦未受一笞。鄧康二姓爭湖州之地。鬪殺不已。積訟數十年。君勸其地。曉譬再三。終不服。會大雨至。二姓請少避。君曰。汝輩爲一塊土。世世罹重法不顧。予何愛此身。爲植立雨中。逾時堅不去。二姓感動。乃親爲劃界。訟自是息。且相好。邑東長樂村。洽江互長堤。每夏秋水漲。直齧堤址。田廬皆沒。巨浸中。舊築石匱衛之。水勢稍殺。年久匱將圯。民深患之。渡江而南。有德山石塔。明提學董公其昌所議建也。亦就圯。形家言頗以爲病。附郭向無書院。君勤於課士。每就僧舍設講席。輒用顰顛。於是大集邑人士。疇咨興創。不數月而三大工次第告成。人稱其堤曰翁公堤。塔曰翁公塔。書院曰翁公書院焉。歲乙丑大旱。君閱郡志。邑北有龍門洞。去城百二十里。唐劉夢得禱雨處。乃覓導者。艸笠芒屨。炷香步拜。窮晝夜。至其地。洞邃而口狹。縋而下。以瓶貯水。蹣跚歸。就北郊設壇。日跪烈日中。膝盡腫。邑人哭籲君歸。君泣不可。凡七日大雨。歲則大熟。邑人繪龍門禱雨圖。爲詩歌紀其事。大吏知其賢。交章薦擢。知道州。道州路通郴桂。山徑仄。峭壁峙千仞。下臨深溪。行李危之。君割俸倡捐。鑿險八十餘里。成坦途。歲大疫。爲文告神。自請罰。無傷百姓。並購方藥。躬行村落間。一一審視。或以傳染爲慮。曰。我爲此邦父母。子弟病

忍不一顧耶。時永郡死亡甚多。州境獨得全活。此爲君之精誠感動所致也。君之治功善政。指不勝屈。所治之邑。民有去思。均立祠祀之。良吏如君。可爲後世法矣。

年羹堯案

東華錄載雍正三年四月。山西巡撫伊都立參奏年羹堯擅給鹽商印票增引十萬道。五月漢軍都統范時捷參奏年羹堯欺罔貪婪五款。得旨着年羹堯明白回奏。六月革年羹堯子年富年興職。及隆科多子玉柱職。吏部等衙門疏參年羹堯狂妄悖逆。罪大彌天。請鎖拿來京。嚴審正法。七月追年羹堯恩賞團龍補服黃帶雙眼翎紫轡等物。革將軍職。授閒散章京。在杭州効力。內閣詹事九鄉科道等合詞參奏年羹堯受皇上殊恩。不思報國。貪婪性成。驕橫居心。顛倒官常。草菅民命。按其罪狀。罄竹難書。請亟罷斥。立正典刑。得旨令將軍督撫提鎮各抒己見入奏。十月提拿年羹堯來京。十二月直省督撫提鎮等陸續疏參年羹堯欺罔貪殘。大逆不道。卽請明正典刑。下部知之。又議政大臣刑部等題奏年羹堯有大逆之罪五。一與靜一道人鄒魯等謀爲不軌。一奏繳硃批諭旨。故匿原摺。詐稱燬破。做寫進呈。一見浙人汪景祺西征隨筆詩。詞譏訕。及所作功臣不可爲論。語多狂悖。不行劾奏。一家藏鎖子甲二十八。箭鏃四千。又私貯

鉛子皆軍需禁物。一偽造圖讖妖言。其欺罔之罪九。一擅調官兵捕邵陽鹽梟。致死良民八百餘。奉旨查詢。始奏並無傷損。後乃奏止傷六人。一南坪築城。官弁騷擾番民。不卽劾奏。一詭劾都統武格等鎮海堡失律。一西安解任時。私囑咸甯令朱炯。賄奸民保留。一縱令劉以堂詐冒已故保題武功。令趙勳名姓赴任。知而不奏。一將幕友張泰基等冒入軍功。共十八案。一家人魏之耀家產數十萬金。羹堯妄奏。毫無受賄。一西甯効力者實止六十二員。冊報一百九員。一退役王治奇。冒軍功得授州判。其僭越之罪十六。一出門黃土填道。官員補服淨街。一驗看武官。用綠頭牌引見。一設座當龍牌正座。一穿用四衩衣服。鵝黃佩刀荷囊。一擅用黃袱。一官員餽送曰恭進。一縱子穿四團龍補服。一與屬員物件。令北面叩頭。一令總督李維鈞。巡撫范時捷。跪道迎送。一令蒙古札薩克郡王額駙阿寶下跪。一行文督撫。書官書名。一進京沿途填道。疊橋市肆。俱令閉戶。一館舍牆壁彩畫四爪龍。一轅門鼓廳畫龍。鼓吹樂人蟒服。一私造大將軍令箭。將頒發令箭燬壞。一賞賚動至千萬。提鎮叩頭謝恩。其狂悖之罪十三。一兩次恩詔到陝。並不宣讀。張挂。一奏摺不穿公服拜送。祇於私室啓發。一不許同城巡撫放礮。一勒娶蒙古貝勒七信之女爲妾。一以侍衛前引後隨。執鞭墜鐙。一大將軍印不肯交出。一妄稱大將軍。行

事俱循俗例。一縱容家僕魏之耀等。軟服蟒衣。與司道提督官同坐。一違旨逗遛儀徵。一勒令川北總兵士允吉。以老病乞休。一要結邪黨沈竹。戴鐸等。懷欺惑衆。一袒庇私人馬德仁。阻回甘撫石文焯參劾奏疏。一本內引用朝乾夕惕。故作夕惕朝乾。其專擅之罪六。一建築郟陽城堡。不行題請。擅發銀兩。一委侍衛李峻等。署理守備。奉旨飭駁。仍不卽行調回。一擅用私票行鹽。一諭停捐俸。仍令照舊公捐。一捕獲私鹽。擅行銷案。一守備何天寵患病。不照例填注軍政。又囑直督李維鈞。勒清苑令陸篆。接受前任王大獻虧項。其忌刻之罪六。一凌虐現任職官。縱任私人奪缺。一軍前官兵支糧實冊。不先咨晉撫。諾岷欲令遲誤。致罪。一尙書緯奇。自軍營商辦糧餉。清字。不交新任總督岳鍾琪。欲令遲誤。致罪。一捏參夔州知府程如絲。販賣私鹽。殺傷多人。一欲令李維鈞爲巡撫。曲陷原任巡撫趙之坦。一遏抑中書阿炳安等軍功。其殘忍之罪四。一徇隱臬案內。故勘良民無辜。馮豬頭至死。一鎖禁筆帖式戴蘇。一劾金南瑛等七員。急欲出缺。與私人一不善安輯蒙古台吉齊克濟札十等。致困苦失所。其貪黷之罪十八。一收受題補官員銀四十餘萬兩。一勒索捐納人員銀二十四萬兩。一趙之坦罷職。發往軍營。堯勒餽金珠等物。價值二十餘萬兩。一受樂戶寶榮銀兩。一收受宋師曾玉器及銀萬兩。一徧

置私人。私行鹽茶。一私佔咸甯等鹽窩十八處。一收受鴻臚寺少卿郭繼孔古玩。一索屬員傅澤溪賄。不據實劾虧帑。一西安甘肅山西四川四省効力人員。每員勒銀四千兩。一受參革知府欒廷芳賄。奏請往陝省。一掠各番衣服爲己有。一私征新撫各番租糧。一擅取蒲州盤獲私鹽價銀一萬兩。一遣僕販賣馬匹。一私貶馬發各鎮勒重價。一遣莊浪縣典史宋尙文。赴湖廣江浙販賣四川木植。一令人賣茶。得銀九萬九千餘兩。其侵蝕之罪十五。一冒銷四川西甯等軍需入己。一冒銷軍前運米費入己。一侵用各員弁俸工。凡五年皆入己。一築布隆吉爾城。冒銷工料入己。一隱匿夔關稅銀。又加派糧規入己。一盤獲私茶。取罰贖銀入己。一侵用河東鹽政盈餘入己。一西安米萬石未運至西甯。冒銷運費入己。一寧夏各衛貯倉穀。及留西寧養馬銀。並收入己。一侵用城工餘銀入己。一抄沒搭兒寺礪砂茜草諸物。私變價銀入己。一侵用紀運韶等捐解銀入己。一斫桌子山木植入己。共計贓銀三百五十餘萬兩。罪凡九十二款。供狀明白。律應大辟。其父及兄弟子孫。伯叔伯叔之子。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皆斬。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並子之妻妾。給功臣家爲奴。奏上。世宗念青海功。恩予自裁。子富立斬。餘十五歲以上之子孫。發極邊近烟瘴充軍。嫡親子孫。將來長至十五歲者。陸續發遣不赦。不許爲官。有

匿其子孫者。以黨叛論。其父太傅一等公年遐齡。兄廣東巡撫工部右侍郎年希堯。俱加恩革職免罪。抄沒家資現銀五十萬兩。族中現任候補文武官俱革職。按年羹堯以康熙三十九年翰林出身。歷充四川廣東試差。不十年。擢爲四川巡撫。西藏軍興。請親赴松藩協理軍務。以功晉四川總督。旋授定西將軍。西藏平。入覲。賜弓矢。授四川陝西總督。封三等公。加太保。青海軍興。授撫遠大將軍。督奮威將軍岳鍾琪進剿。凡百有五日。而青海平。進一等公。加太傅。父遐齡如其爵。長子斌給子爵。入覲。賜雙眼花翎。四團補服。黃帶紫纓。值莊浪番賊滋擾。又率岳鍾琪剿平之。敘功。次子富給男爵。恩寵莫比。罪蹟漸彰。欺罔貪婪。驕橫僭越。無所不至。以致中外交起彈劾。傑黠陰鷲如世宗。能容忍之者。雖當時勢燄萬丈。莫之敢撓。而驕極必敗。器滿則傾。終至於罷斥受誅。固其宜也。咎由自取。夫復何言。吾願世之居高位握大權者一深思之。

蔣郡丞爲真廉吏

永昌府同知蔣君名【祝】。字賡三。號省齋。浙江仁和人。雍正元年進士。選庶吉士。出朱文端孫文定二公門。散館。授行人司行人。聞父疾。乞養歸。文端公屬同修歷代名臣傳。父服除。以知州發直隸用。署樂亭縣事。釐積案千餘。尋知晉州。擢永昌府同知。引疾歸。卒年八十有三。君之

在晉州也。興農桑。濬河渠。嚴保甲。事無不舉。州民白某習邪教。君曰。不治則滋蔓。蔓而圖之難矣。遣數十人縛以來。置之獄。使人勸諭之。白悔泣。卒爲良民。州俗悍喜鬪。傲古方製。所謂三黃寶蜡丸。創重者醫之。輒不死。民得免抵。全活多。州瀕滹沱河。歲葺堤。君於堤上徧植柳。數年柳成陰。民呼蔣公柳。制府方恪敏公薦於朝。引見。賜朝衣一襲。會報蝗災。君自都門旋。治所禱八蜡廟。蝗皆南去。其飛蔽河。士民爭爲詩歌紀之。勅諸石。永昌有土司頗戩法。君單騎入苗洞。曉以大義。苗人戢。曾別種苗蠢動。境內卒帖然。他郡民來避難。君厚撫之。賊退而民不忍去。嘗攝永昌守事。爲置義倉。或曰攝守。乃不憚勞如是。君曰。苟利於民。奚問攝爲。會夏旱。民賴倉穀得不飢。乃大服銅廠有羨餘。攝守時悉以歸公。大府入覲。嘗舉君以對。上稱眞廉吏云。君旣歸家。居有直隸雲南民數事。至仁和縣庭。曰。蔣公去官時不受饋遺。吾儕戴其德。請以歸諸其家。浙中大吏異之。爲作圖紀其事。

昌樂令

朱君宏仁。字完一。直隸清豐人。雍正元年進士。五年知山東昌樂縣。時田文鏡爲總督。吏治尙嚴急。而君持大體。多善政。其折獄務察情實。不輕笞人。人無不各得其意以去。催科吏未嘗至。

里舍。歲終稅不滿。出俸銀充之。異時商民歲出官使錢。悉罷免耗羨銀三分去。一鄉士大夫。間有餽遺無所受。父老有獻瓜菜者。受之。坐之堂下。賜以食。問歲豐歉。及民間所疾苦。又時出循行鄉社。民有娶婦生子者。勞以壺酒。在官四年。民大和悅。以誑誤去官。民間爲立生祠。久之。復以事過縣。民相率持一錢。飯滿盂。逆諸境。數十里不絕也。

鄧縣尹申明冤獄

衡水某村。有婦人與豪右私通。而謀殺本夫者。爲屍姪所首。奸夫以多金賂作行人。俾其袒己。相屍無傷。官不能理。轉斥首告誣妄。痛懲之。復訴諸府。太守委定興令鄧公往按之。鄧至。反覆相驗。不得證據。夜宿館舍。思維不置。披衣起坐。時約三更。從人熟寢。駒聲相和。已而寒風起。戶下簾幙動響。燭光昏暗。隱隱見壁角現一人。乍前乍卻。倏跪於地。鄧不禁毛髮森豎。寧神審諦。則形質服色。彷彿日間所相屍也。微作啼泣聲。右耳畔垂一白物。鄧忽悟。乃大言曰。吾知之矣。吾必爲爾雪冤。爾其斂跡。其人叩頭而隱。燭亦驟明。鄧遂就枕。翌日折柬召衡水尹曰。氓蚩詭辭興訟。苟不立鐵案以杜其口。將何以靖刁風。請與公督責相人。再至屍所。務使死者無遺憾。生者無遁情。庶上可以覆府尊。下可以服觀者。衡水尹見書笑曰。人謂鄧公書癡。良不妄矣。

作縣十年。貧如寒士。其才可想矣。似此公案。豈拙宦所能辦耶。徒多周折耳。不得已。復往相之。鄧叱令檢視右耳。件作失色。乃於耳中取出水濕棉絮。須叟堆積。約略半斤。鄧指示衡水尹曰。此奸夫淫婦之所以得志也。尹大驚駭。再揖謝曰。似此奸謀。不特耳目所未及。亦且洗冤錄中所不載。微寅兄幾使沈冤莫雪也。鄧曰。此冤魂之靈。非弟之能也。卽屍前提奸夫淫婦。無事撈掠。盡得其狀。奸夫坐斬。婦坐凌遲。案結。一邑稱神明焉。

和解退婚之批判

同州有兄弟孿生者。年二十。貌皆姣好。聲音笑言。雖家人往往誤識。惟於衣履取別焉。少孤。同從學於其叔。入泮後。並有聲庠序。然性皆多疑。旣授室。各防閑其妻。伯得子。訝曰。何酷似其叔也。得母汝已作陳平嫂耶。妻大恚曰。汝與叔有何分別。何怪懷抱中物。伯終不釋然。故疏其防。留心以伺其隙。仲妻爲郡中巨族女。容色埒其嫂。而鍼黹過之。尤工繪事。一日仲囑曰。汝旣善畫。盍寫吾二人小照。妻問作何裝束。布何景物。仲曰。俗式須避之。今當作春嬉圖。汝單衣衫。支頤湖石。我出浴。着半臂。不衫不履。把卷欄前。妻曰。似太鄙。媒將何以舉示人。仲固強之。數日寫成。神情逼肖。且集古句以題之曰。但傳消息不傳情。一半梨花一半鶯。珍重從今常倚壁。卿須

憐我我憐卿。仲玩不去手。既而諦視，忽訝曰：「汝爲誰寫真乎？」妻不測其由，還應曰：「我亦弗知爲誰寫耳。」仲曰：「囑汝寫我，幾曾著汝寫兄？」妻聞之，兩頰暈生，強笑曰：「汝弟兄面貌，原不相遠，但我第知寫汝，不知寫伯。」仲見其面頰變色，曰：「不與汝圖據，汝肯甘耶？」兄左腋下黑痣，惟我知之，汝未見其裸裎，何以寫此？」妻無以對。取圖審視，曰：「幾爲汝所窘，此蠅矢所污，非筆點者。」汝自目力不濟耳。仲不顧，輒握拳，摔髮痛毆，欲出之。妻之父母聞之，大閔，具牒鳴於太守。太守驗其兄，果有痣，獄不能決。會邑宰入白事，守告之。宰曰：「職初任沔縣時，亦有孿生姊妹，而其姊爲夫家所出者，母家來訴，訊之，蓋其妹素佻達，恆給其姊夫曰：『已曾與大姨交好，苟不信，乳間有朱癍，可證也。』其姊夫歸，驗其妻，果有赤癍，大如錢，遂信而出之。職詰其姪，力言實出戲言，緣已妻乳間有癍，故聊以爲戲。初不料其亦然也。」復驗其妹，不妄，訟始息。今母乃亦若是乎？」守因命裸仲觀之。左腋下果亦有黑痣，與伯無異。仲乃服，守不之罪，判而釋之。判曰：「審得某氏子，雙生並育，一乳二男，合浦明珠，既剖胎而得二。岷山白玉，自琢璧以成雙。顧何以婚締絲蘿，恆致調乖琴瑟。媿防夫弟，詎生兒敢羨參軍。姊避夫兄，輒寫照逢嗔太尉。彼反夫妻之目，曾生疑在兩腋紅癍。此傳伉儷之神，胡構訟爲彈丸黑子。有意成蠅，皂白何難剖別。無心造象，彼蒼故示神奇。須知

太璞自完。微瑕何玷。從此任窺青幃。嫂不妨爲阿叔解圍。時或出易新裝。嬌豈至將伯兄錯喚。無更尋癥索綻。還須篤愛敦倫。然天下至不同者人面也。乃孿生子女。一同而無所不同。此造物之偶露其巧也。以之折獄。大奇。

查嗣庭試題之獄

東華錄載。雍正四年九月乙卯。上諭內閣九卿翰詹科道等。查嗣庭向來趨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經薦舉。朕令在內廷行走。授爲內閣學士。後見語言虛詐。兼有狼顧之相。料其心術不端。從未信任。及禮部侍郎員缺。需人。蔡珽又復將伊薦舉。今歲各省鄉試屆期。朕以江西大省。須得大員以典試事。故用伊爲正考官。今閱江西試錄所出題目。題爲維民所止。訐者謂維止二字。是取雍正二字去其首也。顯露心懷怨望。譏刺時事之意。料其居心澆薄乖張。平日必有紀載。遣人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則有日記二本。悖亂荒唐。怨誹捏造之語甚多。又於聖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肆訛謗。以翰林改授科道爲可恥。以裁汰冗員爲當厄。以欽賜進士爲濫舉。以戴名世獲罪爲文字之禍。以趙晉正法爲因江南之流傳對句所致。以科場作弊之知縣方名。正法爲冤抑。以清書庶常復考漢書爲苛刻。以庶常散館爲畏途。以多選庶常爲蔓草。爲厄運。

以殿試不完卷黜革之進士爲非罪。熱河偶然發水。則書淹死官員八百人。其餘不計其數。又書雨中飛蝗蔽天。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書寫。至其受人屬託。代人營求之事。不可枚舉。又有科場關節及科場作弊書信。皆甚屬詭秘。今若就科場題目加以處分。則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爲出於無心。偶因文字獲罪。爲伊稱屈者。今種種實蹟。見在。尙有何辭以爲之解免乎。爾等漢官讀書稽古。歷觀前代以來。得天下未有如我朝之正者。查嗣庭讀書之人。受朕格外擢用之恩。而伊逆天負恩。譏刺呪詛。大干法紀。着將查嗣庭革職。拏問。交三法司嚴審定擬。又以嗣廷玷辱科名。停浙江人鄉會試。寃哉。

汪景祺文字之獄

東華錄載。雍正四年十二月。刑部等奏。作西征隨筆之汪景祺。〔錢塘人〕。照大不敬律。斬決。因其所作詩甚多悖謬語。得旨。汪景祺。譏聖祖諡法。雍正年號。又作功臣不可爲論。以檀道濟。蕭懿。比年羹堯。坐大逆不道。著立斬梟示。妻孥分別發黑龍江爲奴。期親兄弟叔姪。發寧古塔爲奴。

大學士隆科多罪狀

東華錄載。雍正五年十月順承郡王錫保等。遵旨審奏隆科多大不敬之罪五。一私抄玉牒收藏在家。一將聖祖仁皇帝御書貼在廂房。視爲玩具。一妄擬諸葛亮奏稱白帝城受命之日。卽死期已至之時。一盛京兵部主事瑪岱之事。屢奉諭旨。隆科多明知干犯。復行妄奏。一皇上賞銀三千兩。令修理公主墳墓。隆科多遲至三年。竟不修理。欺罔之罪四。一聖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並未在皇上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乃詭稱伊身曾帶匕首。以防不測。一狂言妄奏。提督之權甚大。一呼可聚二萬兵。一時當太平。臣民戴德。守分安居。而隆科多作有刺客之狀。故將壇廟桌下搜查。一妄奏被劾。知縣關隴原係何官。紊亂朝政之罪三。一皇上謁陵之日。妄奏諸王心變。一妄奏調取年羹堯來京。必生事端。一妄奏舉國之人。俱不可信。奸黨之罪六。一交結阿靈阿。揆敘。邀結人心。一保奏大逆之查嗣廷。一狗庇傅鼐、沈竹、戴鐸、巴海。不行查參。一比暱伊門。下行走之蔡起俊。一狗庇阿錫、龔法敏。將倉場所奏霉爛倉米。着落歷年監督分賠之案。巧爲袒護具奏。一曲庇菩薩保。囑託佛格免參。不法之罪七。一任禮部尙書時所辦銓選官員。皆自稱爲佟選。一縱容家人勒索財物。包攬招搖。肆行無忌。一狗庇提督衙門筆帖式詹泰。囑託屬任吏部侍郎勒什布。改換成例。一發遣安西人犯。應給口糧。並未全給。凡應裁應

補兵丁之處。故行推諉。欲以貽誤公事。一因係佟姓捏造。惟有人冬耐歲寒之語。向人誇示。以爲姓應圖讖。一自知身犯重罪。將取金銀預行寄藏菩薩保家。一挾勢用強。恐嚇內外人等。貪婪之罪十六。一索詐安圖銀三十八萬兩。一收受趙世顯一萬二千兩。一收受滿保金三百兩。一收受蘇克濟銀三萬六千餘兩。一收受甘國璧金五百兩。銀一千兩。一收受程光珠銀五千兩。一收受六格猫銀映紅寶石。一收受姚讓銀五百兩。一收受張其仁銀一千兩。一收受王廷揚銀二萬兩。一收受吳存禮銀一萬二千兩。一收受鄂海銀一千五百兩。一收受佟國讓銀二千四百兩。一收受佟世祿銀二千兩。一收受李樹德銀二萬一千四百餘兩。一收受菩薩保銀五千兩。以上罪案昭著。隆科多應斬立決。妻子入辛者庫。財產入官。疏入。上詔議政大臣內閣九卿等諭曰。隆科多所犯四十一款重罪。實不容誅。但皇考升遐之日。大臣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誅戮。雖於國法允當。而朕心則有不忍。隆科多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造屋三間。永遠禁錮。伊之家產。何必入官。其應追贓銀數十萬兩。尙且不足抵償。着交該族照數追完。其妻子免入辛者庫。伊子岳興革職。玉桂發往黑龍江當差。

童知府解釋清查詔諭

雍正五年。詔清查康熙五十一年以來。江南負課一千二百餘萬。大府督責急。逮捕追比無虛日。瘦死者已十餘人。官民惴惴。適山陰童華知蘇州府。惻之。固請寬限。巡撫怒曰。汝敢逆旨耶。童曰。某非逆旨。乃違旨也。皇上知有積欠。不命嚴追。命清查者。正欲清其來歷。查其底細。或在官。或在吏。或在民。或應征。或不應征。使了然分曉。然後奏請。以俟聖裁。此詔諭意也。今奉行者。絕不顧名思義。徒以十餘年積欠。亟亟焉求完納於一時。是暴征非清查也。曰汝意如何。曰限華三月。當部序別白。分牒以報。巡撫默然。從其請。乃量釋繫累者千餘人。次第造冊請轉奏。是役也。全活數千人。而各州縣因緣擾累者。尙不在此數。未幾。世宗風聞江南清查不善。下詔嚴飭。如君言。巡撫嘗訪僧與民婦姦。製一枷。兩人荷以徇。君聞。卽破枷出之。而詣巡撫曰。犯姦者枷律也。兩人共荷之。非政體也。且皋薄非尊官所宜問。今縱之矣。巡撫謝之。而心弗悅。浙江總督李衛。嘗募人於蘇。無文牒。君不與。李怒。爲蜚語以聞。世宗召見。責以沽名干譽。對曰。臣竭力爲國。近乎沽名。實心爲民。近乎干譽。命往陝西。以知府用。署肅州。佐經略鄂文端。屯田肅州。鑿通九家窟。五山引水穿渠。溉田萬畝。復以忤巡撫。被劾罷官歸。當其任平山縣也。災不待報。遽出倉粟七千石貸民。擢知真定府。權按察使事。以前發粟事。部議免官。特詔原之。五年。怡賢親

王奏以君南理京局水利。君度真定府城外。得泉十八。疏爲渠。溉田六百畝。先後營田共三百五十頃。以北人不食稻。請官發錢買水田穀運通倉。省漕費。而民得市糴黍以爲食。王具以聞。從之。未几移知蘇州。其爲治精勤廉幹。發奸摘伏如神。事有不可持之甚力。歷官數任。惠民善政。不可勝數。洵不愧爲循良矣。

建昌府平反誣獄

葉君新。字維一。浙江金華人。少補府學生。已復冒順天籍入學。康熙五十一年。舉順天鄉試。雍正五年。以知縣試用四川。既至。權華陽。尋補仁壽。民或與鄰縣爭地界。當會勘。鄉保因閹人以賄請。君怒。悉下之獄。勘畢。歸。各按其罪。由是吏民悉歛手奉法。八年。攝嘉定州。州故有沒水田。多逋稅。君視曠土可耕者。召民墾闢。以新科抵稅額。逋稅悉免。仁壽奉中旨采木。匠人倚官爲暴。民弗堪。糾衆相抗。縣令以變告。君馳至。訊匠頭及首先糾衆者一人。並治之。餘數百人釋不問。上官才之。有疑獄。輒令往勘。多所平反。十二年。遷知邛州。乾隆元年。再遷夔州同知。權龍安及成都知府。及攝瀘州。瀘俗好訟。初至。案牘委積。君日坐堂皇。訟者至。立剖決。誣罔者悉杖之。旬餘。獄事大減。及百日。遂無留獄。七年。權順慶知府。遷雅州。母憂歸。服除。授江西建昌府。以簡

靜爲治。先教化而後刑罰。修旰江書院。招引文學之士。復南城黃孝子祠。以勵民俗。十三年南豐令報縣民饒令德謀反。請窮治。令德好拳勇。令以風聞。遣役往偵。誤探其讎。謂謀反有據。遂逮令德。令德適他往。乃逮其弟繫縣獄。令德歸。自詣縣。縣訊以重刑。遂誣服。雜引親故及鄰里爲同謀。令遽移檄追捕。君得報。集諸囚親鞫。時株連者已七十餘人。言人人殊。君大疑。詰縣役掠令德弟狀。役言初至令德家。獲一篋。疑有金寶匿之。及發視無所有。則棄之野。令聞意篋有反迹。訊以刑。遂妄稱發篋得簿筭。毀之矣。令謂實然。遂逼令德俾誣服也。君於是盡釋七十餘人。錄具。命隨往南昌。戒之曰。有若逋者。吾代汝死矣。及至七十餘人則皆在。謁巡撫。具道所以。巡撫愕不信。於是集才能吏令會勘。益雜治諸所牽引。卒無據。然不可卒解。先是巡撫得報時。遽上奏。奏下。命兩江總督委官卽讞。君爲一一剖解。得自所全活三百許人。十七年調贛州府。贛縣民搶奪拒捕。君依故例。擬發邊遠充軍。時新例已改本條爲斬決。院司欲以改例擬。君謂事在例前。宜從故例。爭之不得。復以寧都民獄事。與同官持異。同不得直。遂謝事閉門。候代。上官慰諭再三。不從。乃以任性被議免歸。家居不出。

呂留良獄之株連

東華錄載云。上諭內開浙江嚴鴻逵實呂留良之羽翼。其詞有較呂留良爲尤甚。嚴鴻逵之徒沈在寬。與呂留良嚴鴻逵黨同叛逆之彰明較著者也。至其所著詩集有云。更無地著避秦人。又云。陸沈不必由洪水。誰爲神州理舊疆。其意欲將神州付之何人經理也。沈在寬年未滿四十。而亦效其師之狂悖。肆詆本朝。乃於逆賊曾靜之徒張熙。千里論交。一見如故。賦詩贈答。意同水乳。此其處心積慮。以叛逆爲事。與呂留良黨惡共濟。其罪不容於死。應如何治罪之處。著交刑部將沈在寬訊取口供具奏。

呂留良獄株連之終結

東華錄載雍正十年十二月。刑部等衙門議奏逆賊嚴鴻逵梟獍性成。心懷叛逆。與呂留良黨惡共濟。誣捏妖言。實覆載所難容。爲王法所不貸。嚴鴻逵應凌遲處死。已伏冥誅。應戮屍梟示。其祖父、父子孫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皆斬立決。男十五以下及嚴鴻逵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俱解部給功臣之家爲奴。財產入官。沈在寬傳習呂留良嚴鴻逵之邪說。猖狂悖亂。附會詆譏。尤宜速正典刑。凌遲處死。其嫡屬等均照律治罪。又呂留良案內黃補菴。自稱私淑門人。所作詩詞荒唐狂悖。車鼎豐。車鼎賁。刊刻逆書。往來契厚。孫用克。陰相援結。

周敬輿甘心附逆。私藏禁書。黃補菴應擬斬立決。妻妾子女給功臣家爲奴。父母祖孫兄弟流二千里。車鼎豐等但擬斬監候。又呂留良案內被惑門徒房明疇。金子尙。應革去生員。杖一百。僉妻流三千里。陳祖陶。沈允懷。沈成之。董呂音。李天維。費定原。王立夫。施由。沈斗山。沈惠侯。沈林友。應革去教諭。舉人。監生。生員。杖一百。徒三年。朱霞山。朱芷年。從學嚴鴻達時年尙幼小。張聖範。朱羽采。令伊等幼子從沈在寬附學訓蒙。審無與沈在寬交好之處。應無庸議。得旨。嚴鴻達著戮屍梟示。其孫著發甯古塔給與披甲人爲奴。沈在寬著改斬立決。黃補菴已伏冥誅。其嫡屬照議治罪。車鼎豐。車鼎賁。孫用克。周敬輿。俱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房明疇。金子尙。俱著僉妻流三千里。陳祖陶等十一人。著杖責完結。張聖範。朱羽采。朱霞山。朱芷年。著釋放。

謝濟世註釋大學之獄

東華錄載雍正七年七月辛丑。諭內閣。據順承郡王錫保。以在軍前效力謝濟世。註釋大學毀謗程朱。參奏前來。朕觀謝濟世所註之書。意不止毀謗程朱。乃用大學內見賢而不能舉兩節。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寫其怨望誹謗之私也。其註有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等語。觀此則謝濟世之存心。昭然可見。謝濟世於公正任事之田文鏡。則肆行誣參。於婪贓不

法之黃振國。以及黨護鑽營之李紱、蔡珽、邵言、綸、汪誠等。感其德。聽其指使。而爲之報復。乃直顛倒是非。紊亂黑白。好惡拂人之性者矣。天理國法所不能容。菑已逮身。而猶不知省懼。何其謬妄。至有此極。夫拒諫飾非之說。乃朕素所深戒。然必責難陳善。忠言讜論。而後可以謂之諫。若乃排擠傾陷之私言。奸險狡惡之邪論。豈可以直諫自居。而冀朕之聽受耶。試問謝濟世數年以來。伊爲國家敷陳者何事。爲朕躬進諫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諫。所飾者何非。除處分謝濟世。黨同伐異。誣陷良臣之外。尙能指出一二事否乎。謝濟世以應得重罪之人。從寬令其效力。乃仍懷怨望。恣意謗訕。甚爲可惡。應作何治罪之處。著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議具奏。

曾靜之寬宥

東華錄載雍正七年十月。怡親王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遵旨訊問曾靜、張熙。照大逆不道律。卽行正法。上御乾清宮。召入諸臣等。並令李紱隨入。諭曰。今日諸臣合詞請誅曾靜、張熙。伊等大逆不道。實從古史冊所未有。以情罪論之。萬無可赦。但朕之不行誅戮者。實有隱衷。上年曾靜之徒張熙。詭名投書與岳鍾琪。岳鍾琪倉卒之間。忿怒驚惶。不及籌算。卽邀巡撫西琳、臬司碩色。坐於密室。將張熙嚴加根究。問其指使之入。張熙不肯供出真實姓名。旋卽加以刑訊。

而張熙甘死不吐。岳鍾琪無可如何。越二三日。百計曲誘。許以同謀。迎聘伊師。與之盟神設誓。張熙始將姓名一一供出。彼時岳鍾琪具奏前來。朕披覽之下。爲之動容。岳鍾琪誠心爲國家發姦摘伏。假若朕身曾與人盟神設誓。則今日亦不得不委曲以期無負前言。朕洞鑒岳鍾琪之心。若不視爲一體。實所不忍。况曾靜等僻處鄉村。爲流言所惑。其捏造謗言之人。實係阿其那、塞思黑門下之兇徒大監等。因犯罪發遣廣西。心懷怨忿。造作惡語。一路流傳。今已得其確據。若非因曾靜之事。則謠言流布。朕何由聞知。爲之明白剖晰。俾家喻而戶曉耶。且從來國家之法。原在以一儆百。曾靜等之悖逆。諒宇宙內斷無第二人。卽後世亦可斷其必無有與之比者。何必存懲一儆百之見。所以寬宥其罪。並非博寬大之名而廢法也。

巴制府貪黷罷官

清代軼聞云。巴延三制府。初任軍機司員。齷齪無他能。人皆鄙之。嘗當值宿。時西域用兵。夜有飛報至。大臣俱散出。清高宗問值宿者。以巴對。呼至窗下。立降機宜。凡數百語。巴小臣。初覲龍顏。戰慄應命。出宮後。一字不復記憶。時有上親侍小內臣鄂羅哩。人素聰黠。頗解上意。遂代起草。高宗閱之。稱嘉者再。因問其名。默誌之。數日。語傳文忠公〔恆〕曰。汝軍機處有若等良材。奚

不早登薦牘。因立放潼關道。不數歲至兩廣總督。既任封疆。毫無建樹。終以員贖罷歸。爲鄂怨。患者再。以節鉞宗臣。而其才反不若。閹豎亦可醜也。

書麻城獄

清代軼聞云。麻城涂如松娶楊氏。不相中。歸輒不返。如松嫌之而未發也。亡何涂母病。楊又歸。如松欲歐之。楊亡。不知所往。兩家訟於官。楊弟五榮疑如松殺之。訪於九口塘。有趙當兒者。素狡獪。漫曰。固聞之。蓋戲五榮也。五榮駭。卽拉當兒赴縣爲證。而訴如松與所狎陳文等共殺妻。知縣湯應求訊無據。獄不能具。當兒父首其兒故。無賴妄言。請無隨坐。湯訪唆五榮者。乃生員楊同範也。因請褫同範緝楊氏。先是楊氏爲王祖兒養媳。祖兒死。與其姪馮大姦。避如松歐。匿大家。月餘。大母慮禍。欲告言。大懼。告五榮。五榮告同範。同範利其色。曰。我生員也。藏之。誰敢篡取者。遂藏楊氏。復壁中。而訟如松如故。逾年。有鄉民黃某。見河灘淺水中。有一尸。爲犬爬。噉告地保。請應求往驗。會雷雨。電以風。中途還。同範聞之大喜。指其衣衿。笑曰。此物可保。與五榮謀。僞認楊氏。賄作李榮使報女屍。李不可。越二日。湯往。屍朽不能辨。殮而置榻焉。同範五榮不允。率其黨數十人。闕於場。事聞總督。選柱。委廣濟令高仁傑重檢。高試用令也。覬覦湯缺。所用

件作薛某又受同範金。竟報女屍。肋有重傷。五榮等遂誣如松殺妻。應求受賄。刑書李獻宗舞文。件作李榮妄報。總督信之。劾應求。專委高鞫。高掠如松等。兩踝骨見。猶無辭。乃烙鐵索使跽。肉煙起。焦灼有聲。雖應求亦不免。不勝其毒。皆誣服。李榮死杖下。然屍故男也。無髮。無脚指骨。無血裙袴。逼如松取呈。如松督亂。妄指認抵攔。初掘一塚。得朽木數十片。再掘并木無有。或長髯巨靴。不知是何男子。最後得屍。足弓鞋。官吏大喜。再視髑髏。鬚髮白髮。又驚棄之。麻城無主之墓。發露者以百數。每不得。又炙如松。如松母許氏哀其子之求死不得也。乃剪己髮。摘去星。星者爲一束。李獻宗妻刻臂血染一袴一裙。斧其亡兒棺。取脚指骨。湊聚諸色。自瘞河灘。而引役往掘。果得獄具。署黃州府蔣嘉平廉其詐。不肯轉。召他縣件作再檢。皆曰男也。高仁傑大懼。詭詳屍骨被換。求再訊。俄而山水暴發。并屍衝沒。不復檢。總督邁柱竟以如松殺妻。官吏受贓。擬斬絞奏。麻城民咸知其冤。道路洶洶。然卒不得楊氏。事無由明。居亡何。同範鄰媪早起。見李榮血模糊奔。同範家。方驚疑。同範婢突至。曰娘子未至。期遽產。非媪莫助舉兒者。媪奮臂往。兒頸拗。胞不得下。須多人掐腰乃下。妻窘呼三姑救我。楊氏闖然從壁間出。見媪大悔。欲避而面已露。乃跪媪前。戒勿洩。同範自外入。手十金納媪袖。手搖不止。媪出語其子曰。天平。猶有鬼神。

吾不可以不雪此冤矣。卽屬其子持金訴縣。縣令陳鼎、海寧孝廉也。久知此獄冤苦，不得問聞。卽白巡撫吳應棻。吳命白總督。總督故邁柱，聞之以爲大愚，色忿然無所發怒。姑令拘楊氏。陳陰念拘楊氏稍緩，或漏洩，必匿他處。且殺之滅口。獄仍不具也。乃僞訪同範家畜娼，而身率快手直入毀其壁。果得楊氏。麻城人數萬歡呼隨之。至公堂，召如松認妻。妻不意其夫焦爛至此。直前抱如松頸大慟曰：吾累汝，吾累汝。堂下民皆雨泣。五榮同範等叩頭乞命無一言。時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吳應棻以狀奏。越十日而原奏勾決之旨下。邁柱不得已奏案有他故，請緩決。楊同範揣知總督意護前，乃誘楊氏具狀稱身本娼，非如松妻。且自伏窩娼罪。邁復據情奏。天子召吳邁兩人俱內用。特簡戶部尙書史貽直督湖廣，委兩省官會訊。一切皆如陳鼎議。乃復應求官誅同範五榮等。袁子才曰：折獄之難也。三代而下，民之譎觚甚矣。居官者又氣矜之隆，刑何由平。彼枉濫者何辜焉。麻城一事，與元人宋誠夫所書工獄相同。雖事久卒白，而輻輳變幻，危乎艱哉。慮天下之類是，而竟無平反者正多也。然知其難而慎焉，其於折獄也庶幾矣。

縣令有賢內助

印雪軒隨筆云。孫雲牧言有某太太者。其夫由縣令而仕至州牧者也。故宦家女。幼隨其父在郡守任。讀書識字外。自刑名錢穀。及書筭之往來。財賦之出入。無勿習。亦無勿精。父委任之深。以其不積爲憾。父沒。其兄爲直隸某縣令。復隨之至任。兄倚之如左右手。不能一日離。以故標梅久賦。猶然待字閨中也。無何。女年三十九。兄欲博其歡。先期遣人至江南市女所須諸物。屆期召名班演劇。爲女稱觴。遠近祝嘏者。嚮至而雲集。而女是日忽忽不樂。其乳媪疑而問之。女長歎曰。汝試思之。吾至今日尙慶生辰于此署中。汝謂我樂耶。否耶。此言出。兄乃悵然知妹之不可留。遂議爲之擇配。適有某者以賞得縣令。需次保陽。慕女之才而委禽焉。女旣于歸。益展其才。出而與同寅之眷屬往還。久之。大吏之眷屬亦與往還。女又於閒時習岐黃書。閨閣中有病。延之診治。無不應手愈。由是爭重之。而其夫亦緣是得美缺。女之任謂其夫曰。堂上事我勿能代。好自爲之。其餘君不必與聞。先是。夫有妾。妾女至。卽與夫約。每月已當十夕。四妾分當二十夕。至是設立內簽押房。晨妝旣竟。卽出。官書。四妾左右侍惟謹。命之退。乃退。內宅門司以二媪送稿者。白事者。媪導之入。女可否。訖卽發。案無留牘。邑無廢事。夫之循聲大起。後數年。升某州直隸州知州。一日忽於酒後謂其夫曰。州有表率之任。非如縣之易爲。我能佐君理一縣。

不能佐君治一州。今吾家雖不豐。饘粥尙能自給。與其戀戀於此。或至嗟跌。不如歸而閉門噉飯之爲樂也。其夫乃商量歸計。女曰。無須。我已爲君移疾矣。大吏處又遣人關說。計必得請。君但靜以俟之可耳。數日代者至。而幕友家丁輩俱不知也。女乃從容料理畢。卽與其夫俶裝去。雲牧之言如此。今亦不記其籍何處。適何人。并其父母家爲何姓矣。余於女不奇其才。而奇其臨了一着。勒馬懸崖。卽少伯之泛五湖。留侯之從赤松。無以遠過。嗚呼。此女其猶龍也歟。

能吏楊文乾之識拔吏才

田文鏡不喜科目。總督河東時。祥符令平越王士俊嘗謁田。田問出身。王眉蹙口澁。若爲萬不得已者。對曰。士俊不肖。但某科翰林耳。田以爲訕已。愈惡之。每見嗔喝。吹毛索瘢。王憂懣。幕客裘香山高士也。被酒大言曰。制軍有意相督過。將早晚劾公。公去無名。不如擇一有名事去。問何事。曰。今新河南謙地增稅。民不能堪。公以狀啓田。田必據此劾公。公雖去。公名傳矣。王深然之。繕稿數千言。通牒大府。布政使楊文乾心嫌田所爲。屈於勢位不能言。得王牒驚曰。此何時尙有奇男子。呼童焚香供牒再拜。遲明田果具疏劾王。囑楊具詳。楊佯助田。怒謾曰。狡哉王。令知公憎。故借此求名。若據彼牒劾。是墮其計也。且罪止罷官。不如姑舍是。而別摘他罪中之使。

不得舒展。田然其說。由是王感楊甚。每念舍身報。無何天子擢楊巡撫廣東。士俊送出境。悲不能止。楊亦泣然曰。事未可知。何忍遽別。姑行一驛乎。既又留之曰。事未可知。姑再行一驛乎。王自度楊去已必無全理。惘惘相隨。忽見飛騎北來。捧黃封授楊。楊下輿北向九叩。招王曰。我與汝同往廣東。速歸理裝。蓋楊奉旨升任時。卽具疏力薦王可大用。天子許以道府用矣。王感激伏地叩謝。淚隨聲下。比至廣東。一年授肇高廉道。尋擢布政使。田卒。竟督河東代其位。

田文鏡幕客之事略

田文鏡幕客有鄔先生者。紹興人。習法家言。文鏡開府河東。鄔謂曰。公欲爲名督撫耶。抑爲尋常督撫耶。文鏡曰。誰不欲名耶。庸庸何爲者。鄔曰。然則公欲名矣。第欲名須任我草一疏上奏。疏中一字不能令公見。公可乎。文鏡素知可恃。許之。隔卽草一疏。使文鏡用關防拜發。文鏡不知係參雍正嬖臣隆科多也。隆乃世宗元舅。世宗之獲當璧。隆頗與力。旣而恃功不德。驕恣日甚。燄可逼人。世宗亦苦之。祇以隱事爲隆所持。未能形諸口耳。會中外大臣審就裏。以帝嬖臣亦無敢言者。鄔知之。竟直聲其罪。疏上。隆果獲重譴。於是朝野上下皆壯文鏡之膽識。由是文鏡之寵眷亦日隆矣。後因事與鄔不洽。齟齬日深。鄔坐是引去。朝奏遂日遭譴責。文鏡引咎。浼

人達意。使厚幣聘鄔返。鄔與約日非五十金。現兌不握筆。不能照幕客囚居例。大梁市肆。須隨伊寄跡。辰入酉出。不得藉賣。通關節。禁阻文鏡。無法一一勉從之。入暮後日如約。或缺則仍素紙也。於是聖眷復隆如初。文鏡益不敢稍忤其意。久之。事上聞。致批文鏡請安摺中。有朕安。鄔先生安否。其爲雍正器重如此。鄔得金後。豪嫖濫賭。卹孤濟貧。酒尤爲至友。日得之五十金。無一文存者。蓋鄔子然一身。無妻室兒女之累也。文鏡卒。鄔飄然去。各督撫爭致不得。後有人在京師見之。蓋入大內矣。

沈公近思遠慮論

清朝野史云。沈公【近思】作遠慮論四篇。皆爲臺灣作。一謂台地宜分爲八縣。地方官易於約束。二謂桀驁之徒。宜收爲兵。三謂渡臺之民。宜令搬取家屬。團圍保聚。四謂鄉里宜各設義學。以化強暴之風。訐謔碩書。鑿鑿可行。與紙上空談者迥異。

山西吏治之壞

清朝野史云。蔣洲大學士。蔣廷錫子也。由部曹外放。洊升山西巡撫。以貪贓被劾。清廷派大學士劉統勳尙書塔永寧訊辦。蔣自認不諱。旨蔣洲爲原任大學士蔣廷錫之子。不思潔己奉公。

乃肆意侵蝕。數盈巨萬。又勒派屬員以爲彌補。其貪婪穢著。玷辱家門。實出法外。楊龍文身爲監司。曲意逢迎。七賚以知府迎合上司。明德收受蔣洲古玩金銀。均屬奸貪無恥。革職拏解來京治罪。山西一省巡撫藩臬朋比爲奸。吏治之壞。至於此極。朕將何以用人。蔣洲楊龍文卽行正法。

不通之御史

清朝野史云。雍正五年知縣錢以瑛行取入都。補授御史。引見條奏三事。一請飭各省督撫勒令尼姑還俗。一民間養女至二十歲外者請飭督撫諭令速行擇配。一民間鬪毆每起於數十文之小。請有司於境內查明給與錢文以息爭端。旨鄙瑣不通。不勝台諫。著以主事原銜勒令休致。條奏發還。按此漢員之不通也。至滿人之爲御史其不通并此不如者多矣。可歎。

縣令籠絡幕友

印雪軒隨筆云。孫雲牧言有某者其同鄉也。精於刑名之學。無家無室。隻身客保陽有年矣。性情孤峭。避俗如仇。其寓內無長物。一木榻可眠一人。一枕鉅若隱囊。有延之者。携此二物往。不數月輒託故去。雖欲強之留不可得。有某縣令者。慕其名。託友人羅致之。友人以其性情告曰。

無妨也。吾自有籠絡之術。乃延之往。比至。潔一室俾獨處其中。而每晨必有一婢排闥入。手一盒陳案上。云。老太太命送以點朝饑者。久之。漸稔。頻以眉目送情。某心動。入以游語。亦不拒。遂成苟合。一日。令至。商量公務畢。忽正色曰。人言君品學兼優。自我觀之。學則優矣。品則未也。某知事洩。面赤不作一語。已而悟曰。是矣。是矣。我墮君術中矣。君無多談。自今以往。君作一日官。我佐一日幕可也。令喜。具妝奩。卽以此婢贈之。而每歲之修。僅送其半。同列咸莫測其意。卽某亦心怪之。然某感令待之厚。無事不爲之盡力。令由此得能聲。屢遷善地。而某自納婢後。連舉數子。亦漸識有生人之樂矣。後數年。令以親老乞歸。乃核算其前後所贏之修。造其室而告之曰。我已淡於宦情。此去不復爲出山計。君不能與時俯仰。他就必不合。幸爲積此金在。歸置薄田。亦足自給。無俟更橐筆遠遊。我兩人從此分袂矣。某始知令待己之周。俟令歸。卽挈眷南回。不再出。此事凡幕遊保定者。咸以爲佳話。余謂令非某不能循聲大起。某非令必至落魄終身。賢嘉相遇。洵非偶然也。客窗爲友人書扇畢。墨有餘瀋。因追憶雲牧言而記之。

秋審四項

清律例載秋審分四項。曰情真應決。曰緩決。曰可矜。曰可疑。雍正間去可疑一項。後以避世宗

嫌名。改情真曰情實。情實者進冊。緩決者進本。不進冊。

阿文勤公訓子

勸戒錄云。清福州伊墨卿先生在刑部日。以寬恕稱。有後進請教者。必舉阿文成公故事告之。當文成公未貴時。其父阿文勤公克敦方燕居。適文成公侍立。文勤忽顧之曰。國家一旦用汝爲刑官。治獄宜如何。文成謝未習。公曰。固也。姑言其意。文成曰。行法必當其罪。罪一分與一分法。罪十分與十分法。無使輕重。公大怒罵曰。是子將敗我家。是當死。遽索杖杖之。文成惶恐叩頭謝曰。惟大人教戒之。不敢忘。公曰。噫。如汝言。天下無全人矣。夫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盡耶。且一分之罪。尙足問耶。其後文成長刑部。屢與諸曹郎述之。墨卿蓋面聞其說云。當阿文勤公管理刑部時。諸曹司屢請纂修則例。文勤置不答。因浼公子文成代請。仍不答。文成惶然得閒。復以爲言。文勤喟然曰。汝何不曉事至此。近日刑名從重辦理。乃一時權宜。辟以止辟之義。若纂爲成例。則他日刑官援引。傷人必多。豈尙德緩刑之道乎。文成每爲司讞者述之。

甘泉令之賢明

錢塘龔君〔鑑〕字齡上。又字明永。雍正初。以拔貢就選入籍。世宗見而才之。時新析揚之江都。

爲甘泉。以君知縣事。縣境邵伯埭。受高寶諸湖水。地卑下。君建議當於農隙。運土築高埭。沿堤爲防。堤上卽植桑。以興蠶事。其西界地高。浹旬不雨。田卽龜坼。每一里宜鑿塘蓄水。如是則境內高下之田俱無患。大吏韙之。然不能行。而邵伯埭下有芒稻河。閘洩水尤要。雍正癸丑。水溢。君冒雨親至其地。呼閘官洩之。閘官以鹽漕爲言。持不可。會制府稽公以視河至。君直陳之。厲聲呵閘官。稽公動色。卽啓閘。且立斥閘官。又用君言。以鹽漕二船過湖需水。不過六尺。若過六尺卽起閘。無得以鹽漕藉口實。多蓄水爲民出患。自是閘水疏通。然君終以築埭開塘二事。未得施行爲憾。世宗晚習禪悅。僧明慧者。曾於內廷法會。出任西湖聖因寺。干謁遍大江南北。一日以書幣關白於君。君杖其使而遣之。制府驟聞頗咎君。嘆曰。強項令當如是矣。吾媿之。而其事竟流傳上聞。上召明慧還京。錮不許復出。當是時甘泉令。吏聲雄於天下。邗溝故脂膏地。吏罕以節操自持。君卓然自矢。有故侍郎子。舊嘗館君於京師。至是以里人入謁。有所屬。君拒之。又有同城官爲制府所昵。令伺察屬吏者。方有挾而請。君亦拒之。又有巨室延飲。先期自運使太守以下。皆固要君同往。君又拒之。平居益自刻苦。終歲無一絲一粟足稱長物。喪偶不再娶。而惠政時及於民。每歲晏。江都之鰥寡孤獨。多求入甘泉部中。以君有以卹之也。居官六年。簿

書之暇。考經據典。尤多所著述。君之學識才能。清明強幹。洵爲吏治中特出人材矣。

徐中丞之勤政

徐式儒中丞〔士林〕山東文登人。家務農。公幼聞鄰塾讀書聲。慕之。跪母膝前請曰。願送兒入塾中。許之。中康熙五十二年進士。由內閣中書遷刑部主事。旋晉員外郎。任刑部時。有二人伐木塞外。木標乙斃。有司訊結矣。越三月。乙弟以謀殺控甲。甲逃。公曰。置當場死者之妻孥不問。而以三月後局外之人興訟乎。甲逃。懼累。非懼罪也。甲聞出獄。果虛。雍正五年。授安慶知府。時有宿松媼田氏。事姑孝。兄公利其產。逼嫁之。與羣匪篡焉。婦刎於途。以墜水告。公坐堂皇。見黑衣女子啾啾。如有所愬。拘兄公質之。則毛髮折。洒口吐實。公深媿。以左道設教。而滿庭胥隸。皆有見聞。不能掩也。每守令來謁。輒具獄命判。試其才。且曰。深文傷和。姑息養奸。戒之哉。夫律例猶醫書本草也。其情事萬端。如病者之經絡虛實也。不善用藥者殺人。不善用律者如之。每讞獄定。必先摘大略牌示。始發繕文冊。吏不得因緣爲奸。十年擢江蘇按察使。坐失察私鑄。左遷福建汀漳道。漳俗械鬥殺人。捕之輒糾衆據山。或請用兵。公曰。不可。命壯丁分扼要隘。三日度其食盡。遣人深入。怵以好語曰。出山者免。如其言。果逐隊出。乃伏其仇於傍。仇呼曰。爲首者某。

也。立擒以徇。衆驚散。嗣後捕犯無據山者。乾隆元年。遷江蘇布政使。丁父憂。詔奪情不起。服闋入都。高宗召對。問山東直隸麥收如何。奏曰旱且萎。問得雨如何。曰雖雨無益。問何以用人。曰工讞納者雖敏。非才昧是非者雖廉。無補。高宗深然之。尋授江蘇巡撫。公於要路不通一刺。而於鄉會師門惓惓不忘。此人生遇合之始也。治獄如神。性廉儉。宴寮屬以五簋爲度。吳俗丕變。嘗賀長至節。天寒重裘。按察使包括以貂假公。公披之如忘。涕唾交揮。家人耳語曰。此包公衣也。公大慚。謝過。少頃論公事快意。揮灑如故。聽訟飢。家人進角黍。且判且啖。髭盡赤。蓋悞硃爲糖。筆箸交下。不復辨也。晚坐白木榻。一燈熒熒然。手批目覽。雖除夕元辰不輟。幕客憐之。治具邀公。公猛噉不問。其平素精神。夢寐知愛民憂國而已。故於服食居處。人以是供。公以是愛。汨然無所容心也。撫吳未逾年。以疾乞歸。養舟次淮安卒。其遺疏云。願皇上除弊政。毋示紛更。廣視聽而有獨斷。愛民勿使之驕。用人先求其直。章上人以比朱文端公。

河南士民爲謝濟世訟冤

謝公【濟世】字石霖。號梅莊。廣西全州人。康熙戊子領解額。壬辰進士。授檢討。雍正四年改御史。參劾河南巡撫田文鏡。獲罷。迨高宗登極。召復原官。授河南督糧道。巡撫許容忌其剛直。衡

陽李澎。善化令樊德貽。巡撫私人也。其徵糧浮費皆倍蓰。謝公易服爲鄉民往納得實。乃訪拿李令。丁役。且具牒劾之。巡撫格不行。公回陳狀。辭過激。巡撫恚。反列款糾公解任。聽勘。諭總督孫公嘉淦赴南省會鞫。孫故名臣。爲巡撫及布政使張璨按察使王玠等所疊科罪。謝公禡其恥。於是湖南士民大譁。揭帖訟公冤。御史胡公定。采民謠以聞。諭復遣侍郎阿里袞公及胡公往勘。至則士民數萬。熱香蹠馬首稱冤。盡得朋謀傾陷。誣罔周納狀。獄具。督撫兩司守令皆坐罪禡職。督臣亦免官。公得雪。改授驛鹽道。天下快之。

清代吏治叢談卷二目錄

- | | |
|-----------|----------|
| 涑水令之德政 | 循吏王時翔治績 |
| 泰安令雪民冤 | 廉吏周梅圃 |
| 長沙令護治苗 | 李御史治惡奴 |
| 江津令之折獄 | 循吏茂和令之治績 |
| 官場勢利 | 廣陵令慎刑折獄 |
| 劉相國督河工之風厲 | 舒公厚德及民 |
| 胡中藻詩鈔之獄 | 胡獄之結果 |
| 貪賑果報 | 永公瞻言百里 |
| 江都令之貪污 | 馮廉訪論治獄 |
| 却金活囚 | 假龍圖縣令 |
| 易屍案 | 治獄之難 |

四僧道同死疑案

無律可引

盜劫縣令

誤姦誤殺案

老吏片言折獄

滴血一

滴血二

汪龍莊由幕而宦

汪龍莊善斷獄

疑獄難斷

孟學政代總督辭壽禮

私具奏摺請賑

方公維甸盛德

裴尙書長於行軍治水

佛升天

甘肅米捐案

記栗河帥

阿文成兵法

某制軍爲乞丐

杭守檄傳錢太傅

權相後裔

王尙書偉人之節風

蔡知府恪遵官守

阮雲臺之政治事功

魏青天之政績

熊知縣

沈樹聲邪遊獲盜

兩廣總督富勒渾之貪污

諧政

康臬使恤孤

風吹閨女案

袁簡齋善於折獄

記大吏置妾笑話三則

訂學約以訓士

山曾巡撫國泰之笑史

宛平獄

獻縣令之奢華暴卒

浙中第一良吏

吏部口才

仕途中豪俠風

陸中丞不受巨金

和珅知遇

阿里袞除惡僧

甌北控詞

畢秋帆之賑務與軼事

貪吏終遭獲罪

滿員笑柄

村婦籠絡奸吏

劉寄庵爲政民心

張巡檢杖太監

禁令

尹嘉銓文字之獄

沈歸愚詩獄

韋玉振文字之禍

州牧淫妓失印

平反故殺女孫案

傅厚庵治苗法

董曹兩相國遺事

郡吏爲善之報

張主事不肯阿附權奸

炎涼異態

王儕嶠不趨勢要

額勒布官兩淮時之清廉

陳若霖治獄詳慎

西山活佛惑衆被誅

徐述夔詩獄

博山令剛直清廉

失印還印

長隨挾制長官

成得行刺案

居官以能說話得便宜

吳縣令善於賑災弭患

孫補山軼事

百風子之折獄

岳青天

吳制府熊光之偉論

閩省州縣虧空案

官場豪博

袁二如吏才

姚郡伯堅持禦寇

平陽案

劉青天戰績

晉江令巧於奉迎得賂

權奸納賄

查抄和珅住宅花園清單

無辜拖斃

陳縣令曠職

桑縣令知足知止

安陸張縣令之治績

借屍嚇詐案

蔣督整飭吏治

姚一如強戇斃輿臺

鄂尙書

蓋碧軒太守政治紀略

誤認童生爲朱毛裏

莆田令善逢迎

權奸之結果

文吏精武技

春融堂記李焜事

悔婚別嫁案

某縣令之驕奢淫佚

官場之炎涼世態

嚴平守平反強奸案

某縣令之治績

不字禁條

朱太守捨身賑飢

賑粥良法

鄧公廷楨折獄精明

摘印官

童臬司清理山東積案

陝西冤案

李督疏陳漕糧利弊

讞獄引律同與不同

高青書先生政績八則

程縣令欲見長上官

悔婚案

蠱毒

失銀審石

來子庚不給門包

記李委員查賑被毒案

中丞捕賭罰金充書院膏火

邵武司馬作孽自受

李芝齡力阻丈量黔省地畝

書泰安徐文浩疑獄

楊時齋言用人

俞陶泉論鹽法

六指人冤獄

寶坻令侵賑棄市

弟白兄冤

施公諧政

賴尾

清代吏治叢談卷二

伍承喬編

涑水令之德政

甘公〔汝來〕字耕道。一字遜齋。江西奉新人。性清鯁。強力裕經濟才。康熙五十二年進士。由教習授涑水令。時邑久旱。公至而雨。免民間雜派銀六千餘兩。以耗羨充之。禁莊田無故增租。政治修明。豪強戢服。時有侍衛畢里克者。率拜唐阿及家人數十輩至涑。擅掘民舍。民萬延荷等被毆欲死。又放鷹蹂躪田苗。百姓赴愬於公。畢里克亦相率入縣堂責公。勢洶湧無可理喻。公勃然怒曰。今爲天子撫百姓。肯令君輩魚肉小民耶。遂揮令看管。置其家丁於獄。牒大府以聞。而其黨已以擅拘職官入告。及吏兵刑三部會讞。公詞氣不屈。衆以強項令目之。部議褫公職。奪畢里克俸。聖祖笑曰。不畏強梁。眞民父母也。畢里克革職。復公官。公自京還治所。父老子弟爭奉羊酒迎公。名由是大起。調補新安。尋攝雄縣事。在新安賑災。民割俸予諸寒生。力禁供億苛歛。築白楊淀河堤。溉田數千頃。在雄縣罷民間雜派銀。眞奸吏於法。凡三任邑令。百姓爭欲

得公。去則尸祝之。擢吏部主事。旋外任廣西太平府。著才略。有政聲。歷司道。發奸摘伏。不可勝舉。旋內調。由侍郎升尙書。屢蒙聖眷。受三朝委任不衰。公亦感激圖報。毅能任事。肅吏治。振文風。一時公明交頌。一日暴薨於署。同事者爲相公訥親。因親送其喪歸。訥先入。見老嫗縫紉於庭。訥呼曰。傳語夫人。相公暴薨於署矣。嫗愕然曰。汝爲誰。訥備告其故。老嫗汪然大哭。始知卽夫人也。訥問有餘貲否。夫人曰。有啓囊出銀八兩。曰。此志書館月課俸也。俸本十六金。相公素儉。計日以用。此所餘半月費也。訥因感泣。代具衣衾殮之。歸奏高宗。上亦感動。命內務府理其喪。入賢良祠。

循吏王時翔治績

員洋王君〔時翔〕字臯謨。爲諸生。博學能文章。雍正六年。洲人沈起元。官興化知府。奉詔當薦士。以君應。引見。授福建晉江知縣。時世宗以閩中吏治頹廢。遣使按視倉庫。盡更諸守令。新至者。頗尙操切。晉江民好訟。前官以擊斷爲治。而訟益繁。君至。曰。此吾赤子也。忍以賊盜視乎。縱解苛政。坐堂皇。响响作家人語。曲直旣判。呼兩造前。令釋忿。相對揖罷去。由是訟者日衰。觀風整俗。使劉君按泉州。委君鞠疑獄二十餘事。輒報可。語人曰。晉江長者。決獄又何精敏也。題廉

慎勤平四字以章之。尋爲知府所嫉。調政和。晉江民爭乞留。不得。縣有平糶米六千石。代者以虧耗不受。衆訛曰。爺飲此間一杯水。安所得錢補耗米。請各出錢買米。納價如額。十日而事集。治政和斃。劇盜懲訟蠹。引諸生講學。縣有虎患。設法驅除之。尋調甌甯。擢漳府同知。駐南勝。南勝大菁深。粵民族居峒中。鬪者輒百千爲黨。手兵械抗官吏。莫敢詰。有賴唱者。其黨犯法。捕治糾衆奪之。與諸賴萬人。匿險自固。君馳檄示利害。親入山。山中人聞君至。夾道跪。賴唱族長率相賴迎謁。君謂曰。汝諸賴萬人。奈何庇一賴而以死殉之。其爲我縛唱以來。卽無事矣。諸賴皆感動。唯而退。唱不得已。自縛出。遂繫以還。治唱罪。自時峒民帖然。歲除繫囚數人。許暫寧家。已而如期悉詣獄。瀨予阮民葉揚煽亂。君謂緩之。可一紙定矣。或張其事。聞於大吏。遂奉檄入山。剿之事平。意不自得。乃乞歸。乾隆元年。以薦起蒲州同知。治永樂。未幾特詔遷成都知府。以廉率屬。爲政持大體。善審機要。錢價騰布。政使榜其直。市人皆譁。君方請假。謂成都華陽二令曰。市直當順民情。抑之錢益閉不出矣。二令言於布政使。撤其榜。錢價尋平。總督欲徙涼州駐防兵於成都。議拓滿洲城。當奪民居二千家。君考故牘。請於布政使曰。成都滿洲城。故容駐防兵三千。見兵一千五百。尙虛其半。但出駐兵所侵地足矣。毋庸拓也。乃止。已而涼兵亦不果徙。在

官屢雪疑獄。闔府稱神明焉。

泰安令雪民冤

山東滋陽牛君〔運震〕字階平。號空山。生十歲能文。十六補諸生。雍正十六年成進士。乾隆元年。召試博學鴻詞。不遇。尋授甘肅泰安知縣。開九渠。溉田萬畝。縣北玉鋪山崩塞。河水溢。壞民居。君督濬。四日夜而水通流。民獲安堵。縣聚曰西。去治二百餘里。村民輸糧。苦運費。多積逋。君單騎往諭。問所苦。民情以銀代。君許之。自是無梗化者。先者巡檢某誣馬得才兄弟五人爲盜。前令弗能察。得才自刎死。其兄馬都上控。令又誘斃之。獄具。其三人者將解府。君鞠得其情。昭雪之。又白清水縣武生杜其陶冤。前令當其陶父子謀殺罪。上官檄名覆治。驗得死者自刎狀。以移屍罪其陶。因釋其子。他所平反率類是。官泰安八載。惠農通商。以經術飾吏治。兼攝微縣。其治如泰安。建杜工部祠於溧亭川。吳玠廟於仙人關。皆置祀田。徼多虎患。君募壯士殺虎。二十有六道。始通。及自徼縣歸泰安。遇白額虎當道。人馬股栗。君叱之。虎帖耳去。或爲馴虎圖。傳其事。未幾調平番縣。縣之五道峴苦饑。蠲粟二百石賑之。民感其惠。人輸一錢。製衣銘德。君受衣返幣。固原兵變。圍提督戟門。且肆掠。督撫咸至平涼。飛檄招君。問方略。君請勿以兵往。但

遙屯城外爲聲援。而自入城。令縛首亂者出獄。具斬三人。監候四人。餘予杖徒。有差。上官才之。或反以此忌君。乃撫前萬民衣事。劾免其官。平番民涕泣攀轅。及歸。有走千里送至灞橋始別者。君性開朗。有斷制。署中不延幕客。事雖鉤棘輒辦治。在官不問生產。既罷無愠色。嗚呼。舉世之牧令能廉明強幹如王君者。有幾人哉。

廉吏周梅圃

周君名〔克開〕字乾三。號梅圃。湖南長沙人。乾隆十二年。舉人。授隴西知縣。調寧朔。爲人明曉事理。耐勤苦。敢任繁劇。寧朔屬寧夏府。河有三渠。曰漢來。唐延。大清。皆引河水入渠。以灌民田。唐延渠行地多沙。易漫。君治渠使狹而深。又頗改其水道。渠行得安。而渠有暗洞。以洩淫水。故旱潦皆賴焉。延渠暗洞壞。渠水不行。上官從寧夏令議填暗洞。而竭唐渠入漢渠。以利寧夏民。而寧朔病矣。君力請修復之。夏民以爲農事近。新水將至。不可待。君約以五日了之。乃取故渠發開之石。晝夜督工。五日而暗洞復。兩縣皆利。大清河者。鑿自康熙年。長三十餘里。久而石門首尾皆壞。民失其利。君修復之。皆用日少而成功速。以卓異。薦擢固原州。再遷知都勻府。調貴陽府。在都勻。嘗從總督吳達善。侍郎錢維城。治貴州苗民爲逆事。獲其首從。輸之。君謂錢侍郎

用法有失當者。固爭不爲下。在貴陽亦以強直忤巡撫宮兆麟。二公始皆憾。而卒以重君。旋以公累解職。引見。復授蒲州知府。調太原府。清理積獄。修復風峪口堤堰。障山潦而導入汾。始君在寧夏。治渠作閘。民謂之周公閘。及是堤堰成。民亦於堤上作周公祠云。擢贛南道。權布政使事。坐王錫侯字貫案被議。高宗素知君賢。發江南以同知用。會南巡。君迎駕。命知九江府。擢浙江糧儲道。當是時。王亶望爲浙江巡撫。吏徵糧皆毒民。以奉上官。君聞素疾之。至浙。身自誓不取絲毫潤。請於巡撫。約與之同心。巡撫姑應曰善。而厭君甚。無術以去之也。反奏譽君才優。糧儲常事易治。今海塘方急。請令移治。於是調杭嘉湖海防道。會改建海岸石塘。總督欲徙柴塘。近百丈以避潮。君曰。海不與河同。從而讓之。潮益侵無益也。力爭乃止。以督工勞疾卒。官。君涖官皆有名績。善治獄。多所平反。禮儒生。斥私錢。興書院。性尤廉。歿後家無餘貲。而王亶望卒以貪敗。世言苟受君言。豈徒國利。亦其家之安也。故天下稱廉吏者。必曰周梅圃云。

長沙令議治苗

長沙令李君大本。考績爲湖南最。乾隆十六年。遷寶慶理峯同知。其所隸通水峒。有苗僧行賈臨桂。知縣田志隆見之。意其爲賊黨。吳方曙。方曙者。從馬朝桂謀反。時方繪圖懸購者也。苗僧

畏刑誣服。又訊朝桂所在。妄言在峒中。志隆以告巡撫。立上奏。帥兵出。命君從行。君曰。僧言真。僞不可知。大兵猝至。苗必駭。且生變。請潛訪之。果在。以兵禽之。未晚也。既而白僧言實妄。巡撫疑未釋。復欲率兵往。君力諫乃已。後廷訊苗僧。果誣如君言。橫嶺峒苗乏食。籲官求粟。君多方賑之。復請於上官曰。橫嶺峒自逆渠授首。安插餘苗。因惡其人。故薄其產。每口授田才三十積。得米無多。峒田稍腴者。又盡歸於堡卒。極惡者方畀苗民。歲入不足。男則斫柴易米。女則刷蕨爲粉。給口食。年來生齒日繁。材木竭。米價益昂。飢餓愁嘆。深可憐憫。恐不可坐視而不爲之所也。見有入官苗田一千三百四十八畝。舊募漢民佃種。出租供饑。姦良不一。屢經淘汰。請視苗民家貧丁衆者。稽實書簿。有漢佃應除者。卽以書簿之丁。次第受種。出租如故。則苗民得食。而餉亦無虧。此補救之一端也。議上。上官不許。後巡撫陳公見之曰。此識時務之言也。將因北觀陳其事。會遷兩廣總督。遂寢。君亦遷知長沙府。君爲苗民計。擘劃備至。惜格於上官。不能實行。此所謂有治法無治人也。

李御史治惡奴

李侍御〔漱芳〕四川人。巡視中城。有傅文忠公家奴樂大。恃公勢。招無賴肆行市衢。無敢過問。

者。公慨然曰。傳相以忠謹傳家。故能保大家。奴遊蕩。非公所知。不可使貽累椒房。攸關甚鉅。乃捕大審得實。立登白簡。高宗大悅。戊癸大傳。公罰鍰有差。擢公爲給事中。以旌直。

江津令之折獄

江津民宋志聰與楊在位爭博負。在位歐之。仆死。置尸黃君相之門。前令比君相殺人罪。已瘦死矣。適淨樑鄧君夢琴署江津。鈎距得獄情。讞之前令。因推事官巧。請於按察使。掎其獄。君力爭。按察使遂怒。此初獄也。而前令在江津。事多率爾。民周景康盜樹。爲樹主斫顛左。旋以他事與周秉魯爭。傷腹下。乃死。前令以比樹主。君請復診之。腹下傷重。罪當比秉魯。而按察使挾前怒。欲如前令比以傾君。此繼獄也。當是時。前令已因宋志聰獄去官。君復持此獄甚急。於是諸黨按察使有氣力者。爲蜚語。以爲君好排人。人已墜坑井。尙下石。按察使雖知君直。而必洩前怒。幸其言。君勢危甚。會定遠民潭學海被殺。不得主名。縣攝民六人笞服之。至府皆不承。君奉府檄。廉知諸偷。鄧理瑤等實殺人。一訊獄具。此最後獄也。君白府分功定遠。定遠得免議。諸大府乃信君非排人者。適按察使權布政司事。周景康獄。乃得如君讞。嘗曰。聽訟末也。雖然。有本焉。古之人先治己之好惡矣。至聽訴則察人之好惡爲好惡。夫天下固有得其辭而失其意者。

哉。當官難於慎。守官難於正。求其難焉可也。

循吏茂和令之治績

李君名【炯】字澹成。江蘇元和人。少孤。母教之成立。乾隆十七年進士。授廣東茂和知縣。以慈惠爲政。自奉薄。嘗題其堂柱云。窮秀才做官。何必十分受。用活菩薩出世。總憑一點良心。士民誦之。每聽訟。平心察理。未嘗用一暴刑。縣有重獄。株連二十餘人。君按驗多縱釋。所羈候才一二人而已。縣境黃塘瀕水。居民多死者。水退請上官發棺銀收殮。有續報者。太守難其請。君捐俸益之。其生者爲起竹屋煮粥以食之。初紹興沈生。以刑名術佐君。頗通賄。君謝遣之。及是客府衙。搆君於太守。遂以不勝任勒罷。改教官。去之日。士民執香送者。踵錯於道。作德政歌。用金書彩旗爲導。有瞽者百餘人。製布袍獻君。服而見之。瞽曰。貧不能得錦袍。恐不得公意。君曰。服之矣。瞽前捫君衣。果布也。則皆大喜。羅拜去。舟過梅菴鎮。商民張彩棚設樂。餞君三爵後。獻百金爲壽。君卻之。已而舁君徧歷鎮中曰。公去矣。俾鎮人一識公。旣歸。遂不出。卜居靈岩山下。野服翛然。以山水自樂。昔有縣役李棟者。嘗取詐鄉人牛。君痛杖之。責償其牛。及君將去任。棟數來侯起居。君曰。得無怨我乎。棟曰。身自犯法。敢怨公。烏虜觀棟之於君。足以概其餘矣。

官場勢利

乾隆朝傅文忠公扈從熱河。而其兄總憲廣公成因病沒於京邸。文忠乞假歸治喪。廣公家受弔凡三日。訃文已遍發矣。其最後一日。則文忠到京日也。前兩日除親族外。凡京朝大官無一人至者。比文忠到京。則各部院大臣。以及大小官員。無不畢至。素車白馬。爛其盈門。雖與廣公素無杯酒交。然以文忠故。皆賻贈豐厚。且皆親往弔奠。有進而與文忠言者。有就文忠之位而與言者。甘詞媚態。窮極卑鄙。蓋文忠時主樞要。主眷極隆。故人皆藉弔喪爲名。一接言詞。豐采爲幸也。官場勢利。真無微不至哉。

廣靈令慎刑折獄

浙江秀水朱君〔休度〕字介斐。號梓廬。乾隆十八年舉人。授山西廣靈知縣。初蒞任。值大荒疫。民流亡過半。前任虧官銀數千。君安撫招徠。補其耗。久乃復其故。丁糧歸地。善政也。縣之丁糧未歸者。半災後。或丁絕糧存。或地在人亡。或自外歸。占耕他人之田。或未歸而他人不敢耕其田。君乃親覆勘。奠其居而勸之耕。一年而荒者墾。三年而土無曠。於是丁糧地糧。歲無逋負。尤善決獄。大吏知之。遇難事輒使之聽。孟縣郭添保賣妻張及其子女。詰朝婦手刀二幼而自剄。

察婚書主者伯氏趙。嫁嫠者婦張也。訊而知張爲劉劉氏。趙爲郝永福。夫爲劉杷子。其嫁也多媒。屢易宿。跡涉詭異。當詣驗時。婦猶未絕。曰郭作聲曰。販販。乃訊其妹及長女。知婦以夫出。飢欲死。易姓改嫁。既嫁疑郭爲販賣人。忿甚。且恐子女俱辱。不如俱死。無他情。讞定。數月夫歸。求見君。君語之狀。並及其家中某某事。劉杷子涕泣曰。小人愆婦期。事至此。勿怨他人矣。稽首去。大同馮良純。兄爲里長。以催繳料草笞恚而死。良純伺令短。控於部。凡十三事。郡守拘之。倔强不受命。檄君鞠之。至則俯首聽郡。虞其再赴部也。屬君守之。歲除。君乃縱之歸。適大吏欲提問。郡指索不可得。以讓君。君遣一僕往。良純卽出曰。我不難逸去。第不忍負朱公耳。縣民薛某。偕其妹觀劇。其友目送之。薛怒。刃傷其左乳。死。逮訊。自謂罪必死。大言曰。早欲殺之。殺人者死。無悔也。越日復問曰。爾善拳擊乎。百不失一乎。曰無之。君曰。然則一刀何以卽死也。曰。刃時不料其卽死。曰。不料其卽死。胡不再刃。曰。小人見其血不止。心惕息。何忍再刃也。律誤殺罪弗死。若云早欲殺之。則爲故殺。雖不死。且論絞決。而薛實誤殺。乃減等。君常曰。律則一耳。然南方案多情重法輕。北方案多情輕法重。稍忽之失。其情矣。能無愼乎。以是終任不枉殺一人。君性慈惠。待人以誠。人不忍欺。又周知民情。間有訴曲直者。折以數語。輒皆悅服去。數年間。囹圄一空。居

廣靈七年。薦卓異。君不樂仕進。遂引疾歸。邑人懇留不得。乞君壺山垂釣小像。勒諸石。追餞出境者數千人。君之精明廉正。非但善於折獄。而出處之道。亦了然於心也。

劉相國督河工之風厲

劉文正以宰相督中州河工。一夕出館舍。微行河干。見鄉民輿送秫秸者數十輩。俱露宿河干。人牛皆饑疲。莫能興。老少相對泣。異而詢之。則對曰。吾等皆某縣民也。去此三日程。奉縣官檄輸送秫秸至此。而收料某委員每車索錢數緡。錢不出。料不入。吾輩鬻人。安所得錢。淹留已將旬日。所齎已罄。即欲逃歸。亦不可得。是以泣耳。公聞言。疑信參半。乃語之曰。吾亦來輸料者。與某官手下人素相知。頃已繳矣。今當爲汝等代繳之。乃驅其一車去。至料廠。詣某委員處。某見其面目光澤。衣履鮮潔。疑爲鄉間富室也。乃倍索錢十餘緡。公略與辯。輒大怒。令從者以鞭笞驅之出。而扣留其牛車。公急馳回館。立命材官持令箭縛某委員至。一面召河帥議事。某至略詰數語。即命牽出斬之。河帥亟長跽爲緩頰。良久乃命釋回。以重杖杖之數十。荷以大校。枷號河干。諸廠委員悉震懾失次。而鄉民輸料者。隨到隨收。無敢稍留難矣。

舒公厚德及民

舒公〔超鐸〕滿洲望族也。歷仕西安涼州安西黑龍江諸將軍。高宗篤任之。嘗曰滿洲世族未忘舊習者。惟某一人。性直篤。任西安時。前將軍杜賴貪鄙。屢侵糧餉。至自製餅餌。令軍士重價購之。公至三日。立劾之。任西安提督。金鑛事發。牽連數百人。獄未決。公竟命釋之。僚屬有請者。公曰。金鑛窄不容足。安容數百人。盜者必獲重寶以遠颺。奚累及無辜爲。後盜果獲於他境。任黑龍江將軍。奏開倭市。許開墾。諸疏夷民便之。有餽餼者。公笑曰。吾日啖數升。自強健。安用是物。取小葠啖之。曰。已領命矣。味甚苦。無所取也。人笑其樸。亦可覘其廉。

胡中藻詩鈔之獄

東華續錄載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三日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面奉上諭。我朝撫有方夏。於今百有餘年。列祖列宗深仁厚澤。漸洽區宇。薄海內外。共享昇平。凡爲臣子。自乃祖乃父。食毛踐土。宜其胥識尊親大義。乃尙有出身科目。名列清華。而鬼域爲心。於語言吟咏之間。肆其悖逆。詆訕怨望。如胡中藻者。實非人類中所應有。其所刻詩題曰堅磨生詩鈔。堅磨出自魯論。孔子所稱磨涅。乃指佛胥而言。胡中藻以此自號。是誠何心。從前查嗣庭。汪景祺。呂留良等。詩文日記。謗訕譎張。大逆不道。蒙皇考申明大義。嚴加懲創。以正倫紀。而維世道。數十年來。意

謂中外臣民咸知警惕而不意尙有此等鴟張猖吠之胡中蕩。卽檢閱查嗣庭等舊案。其悖逆之詞亦未有累牘連篇。至於如此之甚者。如其集內所云。一世無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國之久。無如漢唐宋明。皆一再傳而多故。本朝定鼎以來。承平熙皞。蓋遠過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尙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至謁羅池廟詩。則曰天非開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蠻。滿洲俗稱漢人曰蠻子。漢人亦俗稱滿洲曰達子。此不過如鄉籍而言。卽孟子所謂東夷西夷是也。如以稱蠻爲斯文之辱。則漢人之稱滿人曰達子者。亦將有罪乎。又曰相見請看都盜背。誰知生色屬裘人。此非謂旃裘之人而何。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間。不能一黍闊。又曰再泛瀟湘朝北海。細看來歷是如何。又曰雖然北風好。難用可如何。又曰撥雲揭北斗。怒竅生南風。又曰暫歇南風競。兩兩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復。意何所指。其浯溪照景石詩中用周時穆天子車馬走不停。及武皇爲失傾城色。兩典故。此與照景石有何關涉。特欲借題以寓其譏刺訕謗耳。至若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之句。尤爲奇誕。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何乃有朝門不開之語。又曰人間豈是無中氣。此是何等語乎。其和初雪元韻。則曰白雪高難和。單辭贊莫加。單辭出尙書呂刑。於咏雪何

涉。進呈南巡詩。則曰三才生後生今日。天地人爲三才。生於三才之後。是爲何物。其指斥之意。可勝誅乎。又曰天所照臨。皆日月。地無道里計。西東諸公五岳諸侯。瀆一百年來。頰首同。蓋謂岳瀆蒙羞。頰首無奈而已。謗訕顯然。又曰亦天之子。亦萊衣。兩亦字悖慢已極。又曰不爲游觀。縱盜驪。八駿人所常用。必用盜驪。義何所取。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溲被。因時邁。蓋暗用昭王南征故事。謂朕不之覺耳。又曰如今亦是塗山會。玉帛相方十倍多。亦是二字與前兩亦字同意。其頌蠲免。則曰那是偏災。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燈。朕一聞災。歎立加賑卹。何乃謂佛燈之難覩耶。至如孝賢皇后之喪。乃有並花已覺單無帶之語。孝賢皇后係朕藩邸時。皇考世宗憲皇帝第聘賢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宮。母儀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曷嘗令有干預朝政。驕縱外家之事。此誠可對天下後世者。至大事之後。朕恩顧飾終。然一切禮儀。並無於會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與鄂昌往復酬咏。自謂殊似晉人。是已爲王法所必誅。而其詩曰。其夫我父屬。妻皆母道之。夫君父人之通稱。君應冠於父上。曰父君尙不可。而不過謂父之類而已。可乎。又曰女君君一體。焉得漠然爲。帝后也而直斥曰其夫曰妻。喪心病狂。一至於此。是豈履載所可容者乎。他如白桂林調回京師。則曰得免吾冠。是出頭。伊由翰林擢京堂。督學。

陝西復調廣西。屢司文柄。其調處回京。並非遷謫。乃以掛冠爲出頭。有是理乎。又有曰。一世樸誰完。吾身甑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張。除自脫韁鎖。又曰。一世眩如鳥在筴。又曰。蝨官我曾慚。又曰。天方省事應向我。又曰。直道恐難行。又曰。世事於今怕捉風。無非怨恨之語。述懷詩又曰。瑣沙偷射蠅。饑食狼張箕。賢良祠詩曰。青蠅投昊肯容辭。試問此時於朕前進讒言者誰乎。伊在鄂爾泰門下。依草附木。而詩中乃有記出西林第一門之句。攀援門戶。恬不知恥。朕初見其進呈詩文。語多險僻。知其心術叵測。於命督學政時。曾訓以論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見其詩中。卽有下眼訓平夷之句。下眼並無典據。蓋以爲垂照之義亦可。以爲識力卑下亦可。巧用雙關云耳。至其所出試題內。考經義有乾三爻不象龍說。乾卦六爻皆取象於龍。故彖傳言時乘六龍以御天。如伊所言。豈三爻不在六龍之內耶。乾爲當今年號。龍與隆同音。其詆毀之意可見。又如鳥獸不可與同羣。狗彘食人食。牝雞無晨等題。若爲出題。必欲避熟經書。不乏閒冷題目。乃必檢此等語句。意何所指。其種種悖逆。不可悉數。十餘年來。在廷諸臣所和韻及進呈詩冊。何止千萬首。其中字句之間。亦偶有不知檢點者。朕俱置而不論。從未嘗以語言文字責人。若胡中藻之詩。措詞用意。實非語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謗及朕躬。猶可。謗及本朝。則叛逆耳。朕見此

書已數年。意謂必有明於大義之人。待其參奏。而在廷諸臣及言官中並無一人參奏。足見相習成風。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國法。正爾囂風。效皇考之誅。查嗣庭矣。且內廷侍從。曾列卿貳之張泰開。重師門而罔顧大義。爲之出資刊刻。至鄂昌身爲滿洲世僕。歷任巡撫。見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憤恨。且喪心與之唱和。引爲同調。其罪實不容誅。此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大。俾天下後世共知炯鑒。張泰開着革職交刑部。胡中藻鄂昌已降旨拏解來京。俟到日。交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公同逐節嚴審。定擬具奏。欽此。

胡獄之結束

東華續錄載乾隆二十年四月甲寅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奏稱胡中藻。漳天叛道。覆載不容。合依大逆。凌遲處死。該犯的屬男十六歲以上皆斬立決。張泰開明知該犯詩鈔悖逆。乃敢助貲刊版。出名作序。應照知情隱匿律斬立決。其與逆犯酬答之鄂昌。俟拏解到日另議。諭令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公同確訊。屢經面對。僉請處以極刑。自屬按律定擬。朕意肆市已足示衆。胡中藻免其凌遲。著卽行處斬。爲天下後世炯戒。胡中藻係鄂爾泰門生。文辭險怪。人所共知。而鄂爾泰獨加贊賞。以致肆無忌憚。悖慢講張。且於其姪鄂昌。紋門誼。杯酒論交。則鄂爾

泰從前標榜之私。適以釀成惡逆耳。胡中藻依附師門。甘爲鷹犬。其詩中讒舌青蠅。據供實指張廷玉張熙二人。可見其門戶之見。牢不可破。卽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不以鄂爾泰胡中藻輩爲匪類也。鄂爾泰張廷玉亦因遇皇考及朕之君。不能大有爲耳。不然何事不可爲哉。大臣立朝。當以忠公體國爲心。若各存意見。則依附之小人。遂至妄爲揣摩。羣相附和。漸至判若水火。古來朋黨之弊。悉由於此。鄂爾泰爲滿洲大臣。尤不應蹈此惡習。今伊姪鄂昌卽援引世誼親暱標榜。積習蔽錮。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鉅。使鄂爾泰此時尙在。必將伊革職重治其罪。爲大臣植黨者戒。鄂爾泰著撤出賢良祠。不准入祀。其配享太廟。係奉皇考遺詔遵行。與見在准張廷玉之配享相同。應仍照舊。張泰開本一庸懦無能之人。其出貲刊刻。由被勒索。而序文又俱係胡中藻自搆。張泰開著從寬免治其罪。卽著釋放。仍在上書房行走。效力贖罪。胡中藻之母年已八十。其孫亦在幼穉。及伊弟胡中藩等著從寬免其緣坐。其胡中藻詩案內一應干涉之人。除鄂昌俟解京之日另行審結外。其餘俱著加恩一概免其查究。至於李蘊芳身爲縣令。乃以檢驗爲苦。反覆嗟怨。其屬狂悖。該撫見以貪婪題參革職。俟審擬到日再降諭旨。餘依議。

貪賑果報

庸閒齋筆記云。嘗見世之爲官貪污吏者。其終未有不潰敗者也。然總無逾於侵賑報應之速。而且酷也。彼敗露而身嬰顯戮。若王仲漢輩者。無論矣。卽倖逃法網。大都必以急病死。以惡疾死。子孫亦俱絕滅。再不然。而爲盜爲娼。作眼前報者。尤不少其人。固可屈指數也。蓋貪賊枉法。害止一人一家。侵賑則害及萬衆。朘民以富。而謂己身及子孫。可長享之。有是理乎。其有於賑務能加意者。享報亦必豐。則舉二事可鑒焉。廣東顏中丞希深。乾隆時。官平度知州。因公事赴省。適遇大水爲災。低區盡沒。民皆登城以避。顧無所得食。哀聲嗷嗷。太夫人聞而惻然。因命盡發倉穀。糶米賑濟。全活者數萬人。巡撫以不俟報聞。擅動倉穀。特疏參奏。落職。高宗覽疏。怒曰。有此賢母好官。爲國爲民。權宜通變。該撫不加保奏。翻加參劾。何以示激勸乎。乃特旨擢希深知府。母賜三品封。爲淑人。天下羣頌聖天子之明焉。後希深官至巡撫。子檢由拔貢。官直隸總督。孫伯燾由翰林。官閩浙總督。其孫曾至今蕃衍。登科第者極多。稱巨族矣。湖南蕭狀元錦忠之封君。道光時。官直隸知縣。會秋月被水。已逾報災之期限。不能奉准。封君乃將徵存之銀。悉以賑撫其未輸者。亦焚串免其征。民大感戴。而封君則以虧帑監追。上司憐其愛民被罪。令通省官代爲設法彌補。比虧清出獄。而錦忠狀元及第之至報矣。此二事皆果報彰彰在人耳目。

者。天道甚通。可不感動警畏哉。

永公瞻言百里

乾隆壬戌癸亥間。村落男婦。往往得奇疾。男子則尻骨生尾。如鹿角。如珊瑚枝。女子則患陰挺。如葡萄。如芝菌。有能醫之者。一割立愈。不醫則死。喧言有妖人投藥於井。使人飲水成此病。因以取利。內閣學士永公時爲河間守。或請捕醫者治之。公曰。是事誠可疑。然無實據。一村不過二三井。嚴守視之。自無所施其術。倘一逮問。則無人復敢醫此病。恐死者更多矣。凡事宜熟慮其後。勿過急也。固不許。患亦尋息。郡人或以爲鎮定。或以爲縱姦。特不知此等事。若必追捕究問。僅收目前之效。而貽後日之憂。永公熟慮其後一言。真瞻言百里也。

江都令之貪污

勸戒錄云。乾隆間。江都某令有公事將往蘇州。赴甘泉李令處作別。面託云。如本縣有屍傷相驗事。望代爲辦理。李唯唯。已而聞其登舟後。夜三鼓仍搬行李回署。李不解何事。探之。乃有報驗屍者。商家汪姓。兩奴口角。一奴自縊死。汪有富名。某令以爲奇貨。令停屍於大廳。故不卽驗。待其臭穢。講賈三千金。始行往驗。又語侵主人以爲喝令。重勒令四千金方肯結案。李令見而

尤之。以爲太過。某令曰。我非得已。適欲爲兒子捐知縣故耳。現在汪銀七千。已卽兌住京師上庫署中。並無藏一金也。未幾其子果選甘肅知縣。擢河州知州。因贓私案發處斬。兩孫盡行充發。家產籍沒入官。某令驚悸疽發背死。貪官如此結果。誰謂天道無知耶。司民牧者。尙其鑑諸。

馮廉訪論治獄

乾隆間。有馮廉訪廷丞者。嘗爲大理寺丞。大理爲三法司主平反。自刑部權日重。大理不得舉其職。馮在官於罪名出入。數有糾駁。多所矜恕。諸司皆怒。適大學士劉文正公總理部務。獨心善焉。後馮亦由刑部郎荐擢江西按察使。入覲。大學士於文襄公問馮以治獄之要。馮曰。夫獄者。愈求則愈深。要在適中而止。則情法兩盡。文襄贊賞其言。告諸曹司。以爲法。此與阿文勤言。正可相印證也。

却金活囚

勸戒錄云。湖州姚秋農修撰之先世某公。提刑皖江時。獄有二囚。爲冤家所誣。陷死罪。公按其事。無左證。將出之。怨家獻二千金。請必擬大辟。公曰。人心易昧。天理難欺。得金而枉殺人。天不容也。屏不受。卒出二囚於獄。司民命者。可以法矣。

假龍圖縣令

池上草堂筆記云。福州仙游縣縣令爲嘉興宋某。素性方嚴。以包老自命。適某村有王監生者。姦佃戶之妻。而嫌其本夫在家。乃賄算命者。告其夫以在家流年不利。必遠遊他方。庶免於厄。本夫信之。告王監生。王遂借以貲本。令貿易四川。三年不歸。村人遂喧傳某佃戶被王監生謀死矣。宋令素聞此語。欲雪其冤。一日過某村。有旋風起於橋前。迹之。風從井中出。遣人淘井。得男子腐尸。信爲某佃。立拘王監生與某佃妻。嚴刑拷訊。俱自認謀害本夫。遂置之於法。邑人稱爲宋龍圖。演成戲本。沿村彈唱。又一年。某佃自四川歸。甫入城。見戲臺上演王監生事。就觀之。方知其妻業已冤死。登時大慟。號控於省城。臬司某爲之申理。宋知縣以故殺平人致死抵罪。仙游人爲之歌曰。瞎說姦夫殺本夫。真龍圖變假龍圖。寄言民牧須詳慎。莫恃官清胆氣粗。

易屍案

乾隆辛亥春。京師德勝門外。一老人僱車往南城。未至而死。卸者赴官報驗。日暮未及檢驗。命里甲二人守之。更深冷甚。守者各覓火向煖。既歸。屍烏有矣。懼罪。計無所出。有黠者曰。吾見僻處厝一棺已被挖。可偷其屍代之。遂往發焉。黑夜間不復審視。勿遽將屍覆置驗所。明日官來

檢驗。則女屍也。項有扼痕。共相駭愕。嚴鞠守者。迫於刑。遂吐實。亟拘屍主。至。嚴訊之。蓋西人某姓女。其父娶一後婦。婦本有夫。以貧故。僞爲兄妹。而賣之以度生。某貪其色。娶焉。前夫以親故。時相往來。某業賈。每出必竟日。或越夕不返。其前夫得以交好如初。久之。爲女所窺。懼發其私。謀並污之。與女婉商。不允。至夜。強劫之。女號罵百端。婦計無所施。適某以索逋赴通州。須十日方歸。遂共扼殺以滅口。比某歸。以暴病死。亦弗究也。至是。鞠得其情。以二人抵罪。願老人之屍。尙無着落。遍索弗獲。姑繫車夫與里甲以待。忽一日。有老人言於官曰。前日所失之屍。卽吾也。吾有風疾。冷則發。發則如死。至中夜醒。見黑暗無人。意御者棄我而去耳。暗中尋路而返。孰意與此大獄哉。官出車夫及里甲認之。確。並釋之。案乃結。噫。此天之不欲淫凶漏網。抑貞魂烈魄。假手於人以自明其冤歟。

治獄之難

昔有杜林鎮名張福者。以負販爲業。一日與里豪爭路。豪揮僕推張墮石橋下。時河冰方結。觚稜如鋒刃。顛骨破裂。僅奄奄存一息。里胥故嘽豪。遽聞於官。官利其財。獄頗急。福陰遺母謂豪曰。君償我命。與我何益。能爲我養老母幼子。則乘我未絕。我到官言失足墮橋下。豪諾之。福粗

知字義。尙能忍痛自書狀。生供鑿鑿。官吏無如何也。福死之後。豪竟負約。其母屢控於官。終以生供有據。不能直。豪後乘醉夜行。亦馬蹶墮橋死。人皆曰是負約之報矣。甚哉。治獄之難也。而命案尤難。有預凶者。甘爲人代庖。有賄和者。甘鬻其所親。斯已猝不易及矣。至於被殺之人。手書供狀。云非是人所殺。此雖臯陶聽之。不能入其罪也。倘非負約不償。致遭馬蹶墮橋死。則竟以財免矣。訟情萬變。何所不有。司刑者可據理率斷哉。

四僧道同死疑案

乾隆時。獻縣城東雙塔村。有二老僧共一菴。一夕有兩老道士叩門借宿。僧初不允。道士曰。釋道雖兩教。出家則一師。何所見之不廣。僧乃留之。次日至晚門不啓。呼亦不應。隣人越牆入視。則四人皆不見。而僧房一物不失。道士行囊中數十金亦俱在。皆大駭。以聞於官。邑令粟千鍾來驗。一牧童言南村十餘里外枯井中。似有死人。馳往視之。則四屍重疊在焉。但四屍何以並移。門扃不啓。何以能出。距井窺遠。何以能至。事出情理之外。此案四人均死。無人可鞠。當以疑案結耳。逕申上官。上官亦無可駁詰。竟從所議。應山明晟。健令也。嘗曰。吾至獻。卽聞是案。思之數年不能解。遇此等事。當以不解解之。一作聰明。則決裂百出矣。人言粟令憤憤。吾正服其憤。

憤也。

無律可引

凡拆獄者。雖知獄情萬變。雖執一端。且有事出律例之外者。昔有一人外出。訛傳已死。其父母因鬻婦爲人妾。夫歸迫於父母。弗能訟也。潛至娶者家。伺隙一見。竟攜以逃。越歲緝獲。以爲非姦。則已別嫁。以爲姦。則本其故夫。官無律可引也。又有劫盜之中。別有一類曰趕蛋。不爲盜而爲盜之盜。每伺盜外出。或襲其巢。或要諸路。奪所盜之財。一旦互相格鬪。並執至官。以爲非盜。則實強掠。以爲盜。則所掠乃盜贓。官亦無律可引也。又有姦而懷孕者。決罰後。官依律則生子還姦夫。後生子。本夫恨而殺之。姦夫控本夫故殺其子。雖有律可引。而終覺姦夫所訴有理無情。本夫所爲。有情無理。無以持其平也。不知當時賢明長官。遇此等事。將作何判斷也。

盜劫縣令

蒲田林生霽曰。昔聞閩中某縣令。罷官居館舍。夜有羣盜破扉而入。一媪驚呼。及中腦仆地。僮僕莫敢出。巷有邏者。素弗善所爲。亦坐視。盜遂肆意搜掠。其幼子年十四五。以裘錦蒙首臥。盜取裘見皎麗如好女。嬉笑拊摩。似欲爲無禮。中及媪突然躍起。奪取盜刀。徑負其子奪門去。追

者皆被傷。乃僅捆載所劫去。縣令怪媪已六旬。素不聞其能技擊。何勇擊乃爾。急往尋視。則媪挺立大言曰。我某都中某甲也。曾蒙公再生恩。歿歸土神祠。聞公被劫。特來視。官賞是事。主刑求所得。應飽盜囊。我不敢救。至侵及公子。則盜罪當誅。故附此媪與之戰。公努力爲善。我素矣。遂昏昏如醉臥。救蘇問之。懵然不憶。蓋此令遇貧人訟。判斷亦頗公明。故卒食其報云。

誤姦誤殺案

昔聞臨海縣一案。蓋既誤姦而又誤殺也。某生貌韶秀。隣女見而悅之。問計於媪。媪固以拉皮條爲業者。欣然以撮合自任。遂百計誘生。生駭走。媪有子素無賴。廉知其情。因僞托生。夤夜入女家。息燈共寢。女不辨廬山真面目。自是來往無虛夕。一日其姊夫至。翁使女讓榻待其夫婦。而令他宿焉。更深無賴入室。揭帳見駢首。疑女有他姦。立及男女二人。棄首於地而逸。及旦舉家驚駭。卽報官緝凶。令至驗尸畢。審察一週。問翁榻向寢何人。翁曰。幼女常宿於此。令曰。使之來見我。女堅不肯出。強而後至。令正色厲聲曰。爾有姦乎。曰。處子守身如玉。宰官烏得作此污人語。令復曰。爾實對可無罪。否則不爾宥矣。女懼曰。隣家某生也。乃拘生至。令曰。爾犯姦殺人矣。曰。媪常誘以辭。終拒之。未曾面女也。令見生態度安嫻。侃侃而談。知有異。又問女曰。生身有

無異處。足以爲證。曰。左右臂有巨痣各一。令生裸而視。則無。令沉思半晌。曰。媪更引誘他男子。與女通否。生曰。是非吾所知。媪有子。固無賴也。捕之至。視其雙臂。皆有痣。令怒曰。凶犯在此矣。繫入縣署。嚴刑之一鞠而服。判如律。此令可謂神明。惜告者忘其姓氏也。

老吏片言折獄

必有能斷之獄。不必情在理外也。愈在情理中。乃愈不能明。昔吳冠賢先生爲安定令時。有幼女。幼男二人。皆十六歲。並呼冤於輿前。幼男曰。此我童養之婦。父母亡。欲棄我別嫁。幼女曰。我故其胞妹。父母亡。欲佔我爲妻。問其姓。猶能記。問鄉里。則父母皆流丐。朝朝轉徙。已不記爲何處人矣。問同丐者。則曰。是到此甫數日。卽父母雙亡。未知其始末。但聞其以兄妹稱。然小家童養媳。與夫亦例稱兄妹。無以別也。有老吏請曰。是事如捉影捕風。杳無實證。又不可以刑求。斷合斷離。皆難保不誤。斷離而誤。不過誤破婚姻。其失小。斷合而誤。則誤亂人倫。其失大矣。蓋斷離乎。推研再四。無可處分。竟從老吏之言。

滴血一

昔晉人有以貲產託其弟。而行商於外者。客中納婦生一子。越十餘年。婦病卒。乃攜子歸。弟恐

其索還贖產也。誣其子抱養異姓。不得承父業。糾紛不決。竟鳴於官。官故寡斷。難判真贋。祇得依古法滴血試驗。幸血相合。乃笞逐其弟。弟殊不信滴血事。自有一子。刺血驗之。果不合。遂執以上訴。謂縣令所斷不足據。鄉人惡其貪媚。無人理。僉曰。其婦夙與某私昵。子非其子。血宜不合。衆口分明。具有徵驗。卒證實姦狀。拘婦所歡。鞠之。亦俯首引伏。弟愧不自容。竟出婦逐子。竄身逃去。貨產反盡歸其兄。聞者快之。按陳業滴血。見汝南先賢傳。則自漢已有此說。然老吏猶有一說。謂骨肉滴血必相合。論其常也。或冬月以器置冰雪上。凍使極冷。或夏月以鹽醋拭器。使有酸鹹之味。則所滴之血入器則凝。雖至親亦不合。故滴血不足成信讞。然此令不刺血。則商之弟不上訴。則其婦之野合生子。亦無從而敗。此殆若或使之。未可全咎此令之泥古矣。

滴血二

許仲元先生曰。滴血之說。起於蕭綜。南史筆之甚著。今表爲功令。然讞牘不甚據之。防詐僞也。予親臨視。乃灼知其鑿然可異者。前任昌化縣令時。有一章姓。失耦後。貧不能再娶。與一婦通。婦夫以廢疾臥床。賣姦圖活。未幾夫死。婦遂與章訂嫁娶焉。半歲舉一子。章得婦生子後。力穡自殖。屢獲豐收。本有山田一頃。至是倍之。族人有涎其產。控其子非章出。一則前夫亡僅數月。

安知非其遺腹。再則婦既不貞。人盡可夫。不能以呂易嬴。前兩任均不能決。予曰。此非滴血不辨。取一七寸碗。親以溫水滌之。滿貯天泉。父立於左。子立於右。以紅絨紮臂。巨針刺之。血縷縷然注碗中。左者漸趨而右。右者漸趨而左。初當紆徐。逾近逾速。翕然合同而化矣。觀者嘖嘖。嘆異。卽原告亦俯首詫絕。乃斷章某杖八十。奸無自首。法不援免也。原告亦杖八十。誣告有因。照不應例也。斷章出錢二千。酒脯告祠。卽饗族衆。出田十畝給原告。子以章前婦歿時。曾以原告子爲期服姪主喪也。族衆咸服。受責者亦欣喜感誦。予卸事後薄遊。尙郊迎三十里也。然可見昌民之易治。又有一事。則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可入軒渠集溫噓錄者。有爭山者。言祖葬此山。例得管業。訴者繪圖貼稅。具呈家冊糧串。里胥及保長均助之。乃飭銷案。一日方坐堂。見十餘人肩一碣至。中題云。正穴妣某孺人之墓。左云長夫潘某府君配葬之墓。右云次夫李某府君配葬之墓。蓋兩造之祖。潘與李二友莫逆。潘旣娶。謀爲李亦娶。李曰。我基貧。耗君資。無理。且娶而不淑。將問吾兩人。凶終隙末。奈何。潘云。不娶無子。大不孝也。然如弟言。亦正長慮。無已。吾有一策。嫂甚和順。惟兄言是從。亦甚愛弟。請與弟共之。不惟綏予子孫。更足宜爾家室。議以一索屬兄。再索屬弟。婦固多男。竟得六子焉。故佳城創此奇觀也。予笑謂若等不足爭。先辨此身。

是潘是李。前人相厚如此。妻子且可與共。爾等乃爭此山毛野蕪。宜各扑數十。且若祖共妻。肇隙。尤罪之魁。封一巨板於二墳。各杖四十。並令掘出其骸。飭子若孫。曾數十輩。各刺血滴之。方能辨孰李孰潘也。時潘族有一武生一監生。知而來求。因碎其碣。焚其案。曰無使章氏父子笑人也。訟遂解。今已數十年。昌化人猶有道之者。

汪龍莊由幕而宦

蕭山汪龍莊先生名輝祖。字煥曾。才識開敏。十七補縣學生。練習吏事。前後入諸州縣幕。佐其治。疑難紛淆。一覽得要領。尤善治獄。侔境揣形。多所全活。以其略讀書。乾隆乙未成進士。授湖南甯遠知縣。縣雜犵俗。積逋而健訟。前令被訐去。攝者務姑息。莠民益伺間。爲挾持地。流丐強橫。勢洶洶。君下車。卽掩捕其尤。而驅餘黨出境。徵賦期迫。君爲文告諭民。剴切誠至。讀之慚且感。相戒無負好官。不逾月而賦額足。治事廉平。尤善色聽。剖條發蘊。不爽錙銖。及其援据比傅。律之所窮。通以經術。所決獄詞。皆曲當。人藉藉頌神明。而君益歆然。按事畢。輒問堂下觀者曰。允乎。僉曰。允矣。遇罪人當予杖。輒呼之前曰。若律不可道。然若受父母膚體。奈何行不肖。虧辱之。再三語罪人泣。君亦泣。或對簿者。反代請得免。卒改行爲善良。延見紳耆。問民間疾苦。所語

皆籍記之。教民廣種殖。導以興禮讓。惜廉恥。誠昏禮煩費。而民知儉。禁喪禮用酒。而民知哀。俗丕變。歲復屢稔。乃復行鄉飲酒賓興禮。建節孝祠。行保甲。政聲大播。他邑有訟。聞移君鞠之。則皆喜。甯遠例食淮鹽。值數倍於粵鹽。民多食粵私。大府遣營弁偵捕。人情惶擾。君爲帖白上官。請改淮引爲粵引。久之未報。君引例張示。零鹽不及十斤者聽。偵弁謂君故縱私。聞於總督。君復揭辨。謂縣官當綏靖地方。張示諭民。勢非得已。揭上總督。畢公沅尤嘉賞。立弛零鹽禁。時偉其議。稱莽知縣云。官寧遠未及四年。以足疾請告。時大吏已疏調君善化。疑君規避。劾免歸。民走送境上。老幼泣擁。輿不得行。君歸里。值西江塘圯。關數邑水利。巡撫長麟公先後遣官勸君董其事。不獲辭。初估工費錢二萬八千九百緡。用君議。增工倍。而省錢六千三百緡。工用堅實。爲永利。君渡江一謝巡撫歸。開開戶讀書。不問外事。君天性淳樸。事母至孝。幼秉兩萱闈之訓。守身如玉。非禮勿蹈也。在昔佐治幕府。歷有年所。平反冤獄。不可勝數。館平湖時。閱定獄中多可疑。遂囑主人多方覆訊。內誣服者八人。得以昭雪。而正盜旋以就獲。旋成進士。出宰百里。擢州牧。所至有循聲。率謂習申韓者多積孽。似此則獲福無疆。實足爲幕友者借鑑焉。孽云乎哉。

汪龍莊善斷獄

汪龍莊先生官道州時。有別縣民匡學義者。本陳氏子。爲匡誠乞養。迨誠生子學禮。授學義田八畝。令歸宗。後學禮病不起。又贈學義田五畝。囑以家事。學禮遺田二百畝。子勝時。妻李氏。勤儉持家。歷十七年。復增置百餘畝。歲息日阜。一日田主贖產。會學義他出。李氏令子檢契。則載李氏與學義同買。各契皆然。詢之學義。堅稱產原公置。租亦公分。詳記租籍。李氏愬縣不直。愬府發零陵。亦以產契祖籍爲憑。愬本道。發汪龍莊先生提訊。先生以學義爲李氏治家。田皆學義交易。李氏執契而不識字。契載自不可憑。但舍契以斷。不足關學義之口。且分租有籍。李氏不能以口舌爭。因亦照契斷爲同買。李氏再三哀剖。先生麾之去。而獎學義善經理。學義幾忘先生爲鞠事矣。先生乃問其家產。曰。田有十三畝。歲入穀三十一石。得米十六石。問其丁口。曰。一妻二子三女。問其生業。曰。某代李氏當家。唯長子方能力田。先生曰。據汝言。食尙不給。何外人皆言汝有錢耶。曰。自苦自知耳。先生拍案大怒曰。然則汝與李氏同買田之資。必由盜竊而來。命吏檢報竊舊案。曰。某盜贓銀甚多。尙未就獲。盜供陳姓窩贓。殆其汝乎。學義大窘。叩首曰。某未作竊窩贓。李家租契。實僞書同買。欲俟李氏物故而瓜分之。事屬實情。今原租未少分毫。聽憑公斷。先生曰。李氏家所有同買僞契僞籍。當堂注銷。產歸李氏。李氏求究學義。先生曰。今

產業尙在。爾之幸也。爾夫頗知人。設所托不當。原產且廢。若彼將每年所收入租息。私運至家。汝亦無從跟追。唯其貪心甚熾。僞爲同買契據。意圖瓜分田產。幸至事敗而一無所獲。天道惡貪。亦足懲奸矣。乃免其罰。而勒令歸宗。

疑獄難斷

汪龍莊先生。未第時。久於幕府。撰有佐治藥言二卷。言吏治者多宗之。阮公元撫浙及豫。皆刊行其書。下有司俾爲法式。中有載疑獄難斷一條。曰平湖楊研耕。在虞鄉縣幕時。主人兼署臨晉。有疑獄。久未決。後鞠實爲弟毆兄死。迨擬讞。反覆詳審。罪實無枉。惟其家四世單傳。至其父始生二子。一死非命。一又伏罪。則五世之祀。斬矣。因毀稿存疑如故。蓋以存疑爲是也。若以王法論。滅倫者必誅。以人情論。絕祀者亦可憫。生與殺皆礙。仁與義竟兩妨矣。如必委曲以求通。則謂殺人者抵。以申死者之冤也。申己之冤。以絕祖父之祀。其兄有知。必不願使其竟。願是無人心矣。雖不抵。不必枉。是一說也。或又謂情者一人之事。法者天下之事也。使凡僅兄弟二人者。弟殺其兄。哀其絕祀。皆不抵。則奪產殺兄者多矣。何法以正倫紀乎。是又未常非一說也。不有臬陶。此獄實爲難斷。存以待明理之論。定可矣。

孟學政代總督辭壽禮

乾隆間閩省孟瓶菴吏部督學四川時總督某廣納苞苴。值其壽辰。公書楹聯爲祝。不受。公以已署雙款爲言。仍不受。且云并非整壽。他處送者悉不敢收。不能不一律相待。公卽日攜一椅坐總督頭門外。凡各屬有送壽儀者。悉爲部錄而却之。曰大人并不收禮。我送微物且不收。何況所屬有混行饋賂者。我必立揭部科。凡堅坐三日而去。總督亦爲屏息。至今蜀人能道其詳。蓋非公之壁立萬仞。不能如此。

私具奏帽請賑

錢塘許樂亭先生爲申韓老手。滇生尙書之曾祖也。初就幕於陝甘兩省。後督部方恪敏公以厚幣延之。公辦事精敏。時平涼慶陽數府洊饑。臥殮相屬。封翁聞而憫之。私具一摺稿請公入告。並請發帑銀二十萬兩賑濟平涼等府饑民。遲之數日。摺尙未發。封翁卽襤被辭館。公親至問故。曰待先生並無敢慢。今忽辭館。想爲請帑二十萬之摺遲疑未發耶。封翁曰。此摺果發。必不辭館。公諾之。卽日拜發。去後。公意終惴惴。謂所請過多。恐不能邀准。一月後奉回硃批。乃大蒙嘉獎。並以二十萬兩恐尙不敷。加賑二十萬兩。公大喜過望。卽詣封翁謝過。於是平涼等府

數十萬生靈得免轉於溝壑矣。

方公維甸盛德

方公〔維甸〕字南耦。號葆巖。方公觀承子也。由中書直軍機處。臺灣林爽文之亂。福節相康安來平之。隨帶軍機章京二員。一爲方葆巖維甸。一爲范叔度整。卽相倚之若左右手。命方專司訊鞫。范專司文奏。收復諸羅日。在番山中搜出逆民千餘人。節相欲盡寘之法。姑付方訊錄供詞。方逐名細加研鞫。則皆被脅從者。欲併釋之。節相不可。方持之益力。後竟得盡活。此後搜山所得。悉仿此辦理。所全殊多。時論謂方之功德甚大。宜有報。後果敷歷封圻。嘉慶十四年。擢閩浙總督。按治臺灣械鬥獄。獲犯林聰等百餘人。分別定議。奏海盜朱潰。經官兵殲斃。其弟朱渥。悔罪投誠。呈繳船礮。有衆三千餘人。請分別遣散安插。又奏臺灣屯務廢弛。請通行查勘。體恤番丁。資調遣。又請申明班兵舊制。並籌議章程十則。又奏臺灣各營汎地。酌議歸併。以便操防。又疏陳約束械鬥章程。請設約長族長。責令管束本莊本族。嚴禁隸役。黨護把持。皆下所司議行。所奏均關治安大計。終於直隸總督任。二十年六月薨於里第。諭稱其忠誠盡職。清慎著名。贈太子太保。予諡勤襄。

裘尙書長於行軍治水

司空之職。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使修利堤防。通達溝瀆。別五土之性。而物其所生之宜。厥任綦重。朝廷命官。必深知其蘊蓄。又歷試有功。然後畀以宅揆。熙載之任。江西新建裘公曰修。歷六官。咸稱職。長於行軍。尤善於治水。上重公材。數任之。公竭智慮。告成功。可謂能舉其職者矣。乾隆二十一年。清王師征犁。公面奏軍務機宜。乾隆帝大悅。以其才似舒文襄。卽賜御衣冠。乘傳至巴里坤。傳宣聖意。會逆酋莽阿里克遣其弟詭稱押送諸番探信卡倫。公與哈密鎮臣祖雲龍縛昇總督發其奸。哈密兵少。有赴巴里坤種地者七百人。公請暫留爲衛。撥沙洲五衛麥石添備支放。其剩餘者。公散各塘路站平糶之。上皆獎許。公以一書生。冒矢石行萬里外。與陝甘督撫滿洲諸將計議機密。而能下協邊情。上符睿算。近代儒臣所未有也。公聽視機警。受大任。舉重若輕。上愛其才敏。倚若股肱。凡有事於四方。與大學士劉文正公先後奔走。前命未復。後命又至。半途回車。竭竭東西。雖侍內庭。領六部。而英蕩款關。足跡常遍天下。公所讞決。無苛嚴。亦無縱捨。尤善治水。常奏治水當先審其受病之由。再論治病之法。就一縣一府而言。病有其處。合一省而言。則不然。就一省言。病有其處。合數省而言。又不然。若僅於一處受病處治。

之。而下流之去路亦清。則爲患滋甚。上深然之。所治黃淮。肥濟。伊洛。沁汜等。共九十三河。疏排
濬。淪。貫穿原委。俱有成效。可爲後法。凡遇政事。諸大臣或探聖意。嚙齟不前。而公獨抗聲有犯
無隱。上鑒其誠。雖忤旨。時加嚴訓。不逾時。恩禮如初矣。

佛升天

清朝野史云。吳俗崇信巫鬼。湯文正公撫蘇。攘斥異端。覺牖昏誕。其革除五通神。至今婦稚能
道之矣。乾隆間。陳文恭公開府吳中。頗有一二軼事。與文正前輝後光者。郡有北禪寺僧。爲壇
九成。置佛於顛。號於衆曰。佛升天。衆施金錢。亡算積薪。將焚之。公聞之。微服詣壇。視佛。乃陰敕
有司。收寺僧。而自謂吳民曰。吾欲奉養佛。以公輿輿之。數日始能言。則吳江人爲僧所閉。絕其
飲食。參以稀膏。使不能言。而狀貌肥白。瑰異如佛像然也。論僧極刑。火其居。石將軍者。吳人以
鎮不祥。云古人石敢當也。或禱焉如響。士女羣集。奸盜並作。公至。謂吳民曰。吾聞石之靈者。入
水不沉。果爾。吾當爲立廟。盍從我試之乎。衆忻然從之。公命武夫乘高。投諸淵。弗起也。公曰。嘻。
是弗靈也已。衆乃爽然盡散。

甘肅米捐案

清朝野史云。甘肅產米少。邊地倉儲必須充實。故藩庫有收捐監穀之條。藉所收糧石以資裒益。行之日久。官幕僕人視爲利藪。因緣滋弊。乾隆四十六年大學士阿桂剿辦回事。李侍堯再起爲陝甘總督。有旨飭二人查辦。阿復奏係王亶望任藩司時。德惠勒爾謹奏請開例。且一面奏立規條。一面卽公然折色包捐。王得擁厚貲而去。清廷大怒。提訊勒爾謹。并將王亶望拏交刑部審訊。又令阿李將歷任道府何人。如何冒消。如何勒買。如何分肥。逐一查明參奏。旋據奏稱。按察使福甯供開捐之始。卽屬折色。并無交糧。王亶望將實收總交蘭州府存發各州縣。或多或少。均藩司主政。至折色銀兩。并未見補買歸倉。多放銀抵糧。盤查結報。皆係具文。又據知府宋開煌供。前因敦煌玉門兩縣册結。以未經盤查詳請展限。王亶望不准。只得在省出結。又據福甯供。各屬報災分數。俱由藩司議定具奏。又補行取結。并未親往勘驗。放振亦不監視。王亶望若預知被災輕重。定發實收多少。其爲侵浮消蝕。毫無疑義。再王於每名監生公費四兩外。又加雜費一兩。王廷贊復任。又加一兩。至此事總不過首府首縣數人經手。請將蘭州府蔣全迪。前任皋蘭知縣捐升刑部員外郎程棟。革職提訊。並王亶望任內捏報之歷任道府王廷贊、秦雄飛、福甯等。現任官二十一員。革職審辦。又丁憂口口之潘時選等一十三員。由吏刑二

部查明。一併革職解訊。有旨蔣全迪、程棟先拏解蘭州。王廷贊解交行在。俟王亶望等解到再行會訊。其曾任道府縣者一體拏解嚴究。王廷贊供出饋送王亶望銀兩之武威縣知縣朱家慶、固原州知州郭昌泰、涇縣知縣邱大英、西甯縣知縣詹耀琳。分提別取訊供。行在大學士九卿會訊。按律定擬。請將勒爾謹、王亶望、王廷贊即行正法。其侵銀三萬兩以上之程棟、陸瑋、那禮善、楊德言、鄭陳善、蔣重熹、宋學淳、李元椿、王臣、許山斗、詹耀琳、陳鴻文、黎珠、伍葆光、舒攀桂、邱大英、陳澍、伯衡、孟衍泗、萬人鳳等二十犯。侵銀不及二萬。而任內有建倉侵欺之徐任英、陳韶、二犯改爲斬監候。入於本年勾到情實官犯內辦理。著派刑部侍郎阿揚、阿馳驛前往甘省。會同該督李侍堯傳旨曉諭。提視行刑。其侵銀一萬兩以上之閔鶴元、林昂霄、舒玉龍、王萬年、杜畊書、楊有澳、李本楠、彭永和、謝恆、周兆熊、福明等十一犯。侵銀九千至一千兩以上之韋瑗、尤永清、萬邦英、丁愈、趙元德、顧汝恆、宋樹穀、黃道矩、蒲蘭馨、章汝楠、侯新、董熙、沈泰、墨爾更額善達、華廷颺、賈若、林龐樵、覺羅承志、李弼、申寧吉、謝廷庸、葉觀海、麻宸、張毓林等二十六犯。俱依議斬監候。又冒振不及一萬。而任內有建倉侵欺銀兩之錢成均、王旭、陳金宣、宋開煌等四犯。從寬免入。本年秋審。仍牢固監禁。四十七年清帝以蘭州逆回蘇四十三倡亂時。謝恆、宋開

煌萬邦英、董熙、黃道矩，著有微勞，免五犯死。發黑龍江充當苦差。遇赦不准援釋。所生親子亦不准應考出仕。並飭查通案有無似謝恆等情。曾經阿桂摺內聲叙出力者。許自行陳訴。又經李侍堯復奏。將舒玉龍等二十四犯照謝恆等一體免死發遣。（按此一賊案也。犯之者竟至數十人之多。其駭人聽聞。乎其習慣成自然乎怪事。）

記栗河帥

栗恭勤公【毓美】字樸園。山西渾源州人。幼貧而孤。師某同邑明經。老名宿也。同學某甲。年少家裕。有紈袴風。師子女各一。子二十餘。略不辨菽麥。女及笄。婉淑明慧。父母愛如掌珠。素器樸園。欲以歸之。彼此皆有意。女亦微聞其說。特未明議聘耳。樸園以貧故。常宿於齋。師之子伴焉。一夜師子曰。躁甚。不能寐。願與子易位。樸園難之。強而後可。俄自屋上墜一物。鏗然有聲。師子大呼。視之。鐵戈貫胸。氣已絕矣。樸園懼而號。師出。見子慘死。謂樸園謀殺。樸園譁辨。屋上有洞。然以易位故。疑不能釋。某同學亦質贊之。鳴於官。以文弱書生。嚴刑逼訊。遂誣服以謀殺。寄囹圄。延頸以待決矣。女既無所歸。同學某遣冰人來。願養夫婦。老許之。既合。昏彌月。某甲飲微醺。告女曰。費盡心血。乃能娶汝。女詰之曰。汝兄之死。乃我買盜某爲之。本欲賊栗某。何期誤傷汝。

兄粟某得罪。我始得與汝合。亦天緣也。女伴歡笑益勸之。醉某酣臥。女藏刃於懷。徹夜不眠。向曙出。至縣署。擊鼓爲兄雪冤。官廉得其情。以某甲並盜抵法。而釋樸園。女大言於堂曰。我以誤歸某。今爲兄故。出首本夫。前生孽緣也。出刃自刎死。樸園以由女得釋。哭不成聲。後以拔貢。由縣令起家。養師夫婦終其身。奉女木主。朝夕申瓣香焉。公由拔貢授知縣。官至太子太保。東河總督。爲治河名臣。知縣事時。善決獄。嘗言讞獄宜旁敲側擊。使之不得不吐供實情。再察其神色。度以人情物理。自然判斷。平允若徒事刑求。或將緊要供情。先出自問官口中。卽案無枉縱。亦難信於心矣。曾至滑縣查災。聞民間習教者多。而匪徒復乘荒肆掠。料其必將滋事。勸知縣強公克捷。嚴密防範。並往白太守。太守不以爲然。未幾滑縣界果亂。克捷死之。沿及畿輔。天下震驚。人乃服公之先見。

阿文成兵法

阿文成徵金川。一日安營已定。忽傳令遷移。諸將以天晚力阻。公隨發令箭曰。違者立斬。合營雖從之。而不免怨誹。迨昏夜大雨。前此營基水深丈餘。幾爲漂沒。咸詫爲神奇。公曰。我有何異術。特見羣蟻移穴。知地熱將雨耳。按文成此舉。不難於先見。而難於實言。稍有權術者。必以爲

遁甲奇門矣。健兒雖莽，肯受人給乎。

某制軍爲乞丐

庸齋筆記云：乾隆中有某制軍者，八旂人也。其盛時，姬侍僮僕，服飾飲食玩好之物，窮極奢侈。日費不資，及罷官歸京師，數年成窮窶子。又數年成乞丐。王公貴人皆巖絕之，惟大興朱文正公戒閹人勿卻，每旬日必一至。文正輒手贈青蚨二百。一日制軍入文正書室，闕其無人，竊取小鏡而出。從者覓不得，喧言制軍實來。文正命勿覓，且勿聲。如制軍至，伺候侍茶而已。或曰：人生實難，古人豪侈逾度，勢窮則死。若制軍之壽，更不如其已也。

杭守檄傳錢太傅

池上草塘筆記云：杭州錢王祠後樓高廠，枕山面湖，夏日極涼爽。錢氏子弟讀書其中。清乾隆帝乙巳南巡，先一年勘估興修。時杭守某巡撫私人也，貪鄙詔佞，工於逢迎，士民皆薄之。董工役來祠勘視，錢氏諸子凭樓觀望，竊罵且擲瓜皮於樓下。守知爲紳宦子弟，且錢氏中外多顯秩，忍怒勿校，稟於撫以祠乃專祀錢王。應錢氏後裔出貲，自行興修，毋庸動官帑。撫亦未稽成案，冒昧允準。守卽備官檄，凡錢氏羅列無遺，首名卽香樹太傅，名上加硃點。時太傅方予告在

籍。檄至禾中。太傅留之。卽日至杭。晤巡撫。撫爲太傅年家子。笑問曰。酷熱如此。何事遠臨。太傅於懷中出其檄。擗蹙而言曰。余閉戶養疴。不與官事。奉太守以修祠事。拘傳不敢不至。祠事原有舊章。太守如欲變更。亦乞早諭一言。以便遵辦。天氣甚炎。病軀難久候也。撫大爲慚。忤不安。再三慰藉之。查舊案。並非錢氏自修。召太守大加訓飭。並率其詣寓謝過。餽貽豐厚。囑守另獻千金。請卽返棹回里。太傅不受。堅請再三。不得已乃散之。合族寒士。應本科鄉闈者。祠工仍取給於公項焉。

權相後裔

池上草堂筆記云。松江某相國之孫。貧乏不能自存。其故僕有雄於財者。爰往詣之。適春米令備負之以隨。傭不能勝。息於衢。某問傭曰。何無力至此。傭歎息曰。吾非傭工者。先祖爲某大學士。某曰。如此則親戚矣。遂與之相抱而泣。市人聚觀嗤之。一老者與以竹槓。共舁而歸。蓋兩人祖皆崇禎間權相也。時人爲之語曰。五斗米扛不起。枉讀詩書劬勞。乃祖貽謀。豈料此。

王尙書偉人之風節

韓城王公(杰)字偉人。號惺園。一號畏堂。生而端凝好學。性寬厚。和羈近情。乾隆辛巳得大魁。

比引見。風度凜然。上益喜。嘗典湖南江南浙江順天考試官。一督福建學政。三督浙江學政。五典禮部試。一典武會試。所進多佳士。嘗訓及門曰。爲政之道。當開誠布公。不可有意除弊。此弊除。彼弊興矣。歷官至兵部尙書。拜東閣大學士。值軍機。圖形紫光閣。加太子太保。爲人廉靜質直。素行無瑕疵。在政府誠於奉職。時和相勢方薰赫。公絕不與之處。一日和相執公手曰。何柔荑若爾。公正色曰。王杰手雖好。但不會要錢耳。和艱然退。然上深倚任之。和亦不能奪其位。嘉慶親政。公爲首輔。遇事持大體。竭誠進諫。上亦優待之。其致仕歸日。上賜以詩。有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足以概公生平矣。將告歸。復上疏。具略曰。竊惟皇上親政以來。恩威並濟。內外臣工。無不洗心滌慮。共砥廉隅。臣年齒既衰。智識愈鈍。更何有千慮之一得。惟是積弊相沿。有極重難返。而又不可不亟加整飭者。一各省虧空之弊。起於乾隆四十年以後。州縣有所營求。卽有所餽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簡。分賄賂之等差。此豈州縣私財。直以國帑爲彙緣之具。上官旣甘其餌。明知之而不能問。且受其挾制。無可如何。間有初任人員。天良未泯。小心畏咎。不肯接收。上官轉爲說合。懦者千方抑勒。强者百計調停。務使受代而後已。一縣如此。各縣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於是大縣有虧空十餘萬者。一遇奏銷。橫徵暴斂。挪新掩舊。小民困

於追呼而莫之或恤。靡然從風。恬不爲怪。名爲設法彌補。而彌補無期。清查之數。一次多於一次。寬繳之銀。一限不如一限。輾轉相蒙。年復一年。未知所底。竊謂嘉慶四年以前之州縣。此時或遷他處。或經物故。原難責之現任補償。然從前州縣用度不節。因而侵挪倉庫。今皇上整飭紀綱。大吏皆以廉節相尙。豈從前上司專講酬應。州縣反覺寬舒。今茲上司各矢清廉。州縣轉形拮据耶。乃州縣則任催罔應。上官亦莫展一籌。意或有苦樂不均。未之調劑。與有賢否不分。因以觀望欺。固宜廣求整飭之法。以冀倉庫漸歸充實也。一各省驛遞。設立驛丞專司。凡有差使。各按品級乘騎之外。加增不過二三騎。多則驛丞不能派之民間也。照常給廩之外。一無使費。使臣及家人等。知驛丞之位卑俸薄。無可誅求也。迨後裁歸州縣。百弊叢生。請先言其病民者。州縣管驛。可以調派里民。於是使臣乘騎之數。日增一日。有增至數十倍者。任意隨帶多人。無可查詢。由是管號長隨。辦差書役。乘間需索。差使未到。火票飛馳。需車數輛。及十餘輛者。調至數十輛。百餘輛不等。羸馬亦然。小民舍其農務。自備口糧草料。先期守候。苦不堪言。又慮其告發也。則按畝均攤。甚而過往客商之車。羸羈留賣放。無怪小民之含怨也。至於州縣之耗帑。又有無可如何者。差使一過。自館舍鋪設。以及酒筵種種糜費。並有資緣餽送之事。隨從家人。

有所謂抄牌禮。過站禮。門色管廚等項。名目甚繁。自數十金至數百金。多者更不可知。大抵視氣燄之大小。以爲應酬之隆殺。其他如本省市司。及鄰省大員。往來住宿。亦需供應。其家人藉勢飽慾。不饜不止。而辦差丁胥。浮開冒領。本官亦無可稽核。凡此費用。州縣之廉俸。斷不能支。一皆取之庫帑。而虧空之風。又以成矣。議者謂驛站裁歸州縣。當時係爲調劑郵政起見。每年一驛錢糧。自數百金至數千金。付之微員。既非慎重之道。且遇緊要差使。及護送兵差之類。額馬不足。必須借資民力。是以定議裁改。不知驛站未歸州縣以前。豈無緊要差使。豈無護送兵差之類。當其時必已另設臺站。或調撥營馬。或籌款購買事竣。各有報銷。與驛站兩無關礙。若州縣管驛。則平常供應。亦有不可數計者。然則虧空之弊。大半因之。欲杜虧空。先清驛站。當亦轉移之要策也。况體恤民隱。尤爲急務乎。今軍務旣竣。皇上勤求治理。似無大於此二者。但以積重之勢。不可不思至當之方。或改復舊章。或博稽衆論。斟酌盡善。斷自睿裁。從此倉庫盈而郵政肅。天下幸甚。疏入。上嘉納焉。

蔡知府恪遵官守

杭州蔡太守〔澄〕官四川保寧府。兼攝川北道。時值金川用兵。所調索倫兵。勢張甚。沿途搶掠。

州縣不敢詰。公召其統兵官謂之曰。兵戡以亂。若此是創亂也。余止知保護我民耳。汝再不戢。余惟白之大帥。且兵備亦可按軍法也。兵竟肅然。是役也。川中頗騷擾。惟川北一境帖然。又制憲某素贖貨。時公以軍功將得保舉。制府先期語之。且曰。保寧產綢甚好。公僞爲不知者。竟送絹二匹。制府大恚。以年老劾去。去官日人爭出錢立碑。至今川中廟祀之。

阮雲臺之政治事功

一代之興。必有耆龐魁壘之臣。若唐之燕許。及崔文貞。權文公。李衛公。以經術文章。主持風會。而其人又必聰明早達。敷歷中外。兼享大年。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羣材。其力尤足提倡後學。若儀徵相國。真其人哉。相國名元。姓阮氏。字伯元。號雲臺。祖玉堂。官湖南參將。始占籍儀徵。嘗從大帥征苗。有降苗數千。大帥將戮之。以死請得免。及公貴。人以爲陰德所致云。公於乾隆五十四年成進士。選庶常。散館第一。授編修。超授少詹。直南書房。晉詹事。督學政。擢侍郎。充會試總裁。得士最盛。授浙江巡撫。時海盜蔡牽擾閩越。疏請捐造船礮。捕土盜。剪艇匪之羽翼。尋遣總兵岳璽等敗賊於太平。又獲杭紹等處積盜數千。並寘錢江烏鴉船於法。立緝匪章程七則。檄沿海州縣。力行保甲。獲安南僞侯倫貴利磔之。是年金處紹三郡災。疏清賑恤有差。增設育

嬰堂歲費銀四千兩。金華貧家多溺女。公捐俸立法以拯之。凡貧戶生女者。許攜報郡學。學官註冊給喜銀一兩。以爲乳哺之資。仍令一月後按籍稽查。違者懲治。蓋一月後顧養情深。不忍殺矣。此拯嬰第一法。六年立詒經精舍。選集高材生。延師講學。不十年。士有致身通顯。不可殫數。東南人才稱極盛焉。七年浙西飢。疏請蠲豁平糶。立普濟堂於省會。每年冬賑粥四十日。就食者日數千人。八年會浙東水災。疏請蠲緩平糶。並率屬捐賑。十年賑杭嘉湖三郡飢。檄所屬多設粥廠。分男女爲二。出入進退皆有法。病者藥之。老疾者別爲廠。男女有廁蓬。全活數十萬人。六月父憂歸里居。計撫浙已五年。凡各幫海盜。勦撫散除幾盡。迨服闋入都。上命再撫浙江。適蔡牽自安南回棹。大肆劫掠。勢張甚。乃親赴甯波督勦。申嚴接濟賊糧之禁。復荐邱公良功爲浙江提督。又立專注蔡牽分船隔攻之法。於是邱公及福建提督王公得祿。併力夾攻。殲牽於溫州之外洋矣。坐失察學政劉鳳誥。代辦監臨舞弊事奪官。十七年遷工部侍郎。八月授漕運總督。立糧艘盤糧尺算法。頒行各省。十九年調撫江西時。豫東邪教初平。尙有餘黨煽亂。公率臬司馳往擒獲胡秉耀等實諸法。尋獲各縣會匪鍾體剛等多名。論如律。民情乃安。二十一年調撫河南。十一月遷湖廣總督。奏建江陵范家堤。沔陽龍王廟石閘。以蘇水患。明年調兩廣

總督添建礮臺。興修堤壩。設卹整局。立學海堂。以經古學課士。政治修明。百廢俱舉。粵中水陸多盜。飭屬嚴拏。督將調兵。直擣巢藪。患乃息。公在粵十年。兼署廣東巡撫者六。疏請嚴禁鴉片。夷目大班。稟求開放貿易。仍嚴拒。不許入。商民官吏皆惶惶。或言關稅將自此大絀。且慮激變。爲朝廷憂。公曰。國體爲大。稅數爲輕。力持乃已。六年夏。調雲貴。滇省鹽政久抗弊。歲絀十餘萬。公首劾蠹吏。力杜井灶走私弊。招獠獠。駐騰越邊界。給地屯種。以禦野人。於是南甸隴川等土司。率野人乞降。督滇黔十載。興利除弊。治盜防邊。事功昭著。十五年。拜體仁閣大學士。均命留京辦事。十八年。以足病請告。優詔許致仕。瀕行。加太子太保。二十六年。重赴鹿鳴宴。加太傅銜。卒時年八十有六。優旨悼卹。賜祭葬。予謚文達。然此僅就歷官中外之政治事功而論。其一生之著述等身。更不勝枚舉矣。

魏青天之政績

清朝野史云。魏青天者。廣昌魏少宰定國知湖廣應城縣時。楚民爭稱之者也。公善決獄。惠政入人心。鄰縣訟者咸赴愬。上官亦知之。雲夢孝感民爲有司所虐。閉城罷市。大吏親臨。不得入。檄公往。民望見。銜牌謹曰。魏青天至矣。皆羅拜。旋解散。嗣守杭州。豁浮糧。屏盜賊。戢旗兵。民感

戴如在楚時。會巡撫黃叔琳獲罪。或言叔琳弟叔璫爲御史巡臺灣。過杭擾民。民罷市。世宗命將軍督撫會訊。訊日觀者如堵牆。叔璫囚服噤不語。將軍呼三木脅之。公率錢塘令歷階上。抗聲曰。府縣司地方。地方罷市。府縣不知。請先劾府縣。且闔城老弱萬千在庭下。辱將軍一問。有無立剖。安用刑爲。將軍目外望。諸百姓匍伏同聲應曰。如府君言。叔璫遂得釋。公後以陳臬畿輔。敲人致死。謫戍黑龍江。乾隆元年與楊名時魏廷珍同召見。出撫安徽。入貳吏部。終其身。世稱魏青天。

熊知縣

清朝野史云。高宗之南巡也。黃公廷桂任江督。方厲威重。供張悉咄嗟取辦。屬吏惕息。無敢少忤意者。時丹徒知縣爲潛山熊君。會公開闢御道。不忍壞人家墓。迂繞里許。黃公大怒。謂蹣路所經不由直道。是大不敬。弗急改。必誅。君對曰。豈駕前有人持指南鍼。由京師直至丹徒。不一轉灣耶。且上非秦始皇。如聞江南有發冢曝骼事。必赫然震怒。罪將在公。而不在某。幸而上不知。公獨無惻隱心乎。道府咸駭。引君袂使謝。君不肯。且大言曰。參官已耳。尙能殺我耶。黃公無如何。道卒得不改。蘇臬某公好微行訪察。一日密檄逮丹徒大猾某解省。君使人拘之。至則農

家愿慙人也。立縱之去。以實上稟。未幾以事赴蘇。臬司怒曰。君識其爲善人而遣之。策我不能識人耶。君曰。由縣解司。中間胥吏層層需索。公卽有舉陶之明。訊而釋之。而其家已破。誣者之計得矣。臬司瞿然爲之改行。熊君後以治績擢至知府。嘗曰。長官亦人耳。何必懼。有患得患失心。則面少人色。將順不暇。居官之治蹟。可想見矣。其言其事。足以戒世之脂韋者。

沈樹聲邪遊獲盜

清朝野史云。清乾隆時有沈樹聲者。由拔貢充八旗教習。期滿引見。以知縣教職分別銓用。未幾選授江西之弋陽縣。沈性情落拓。素好狎邪遊。雖現宰官身。然積習難遽改也。某歲中秋節。署中小讌。酒酣。戚友戲之曰。君素跌宕不拘小節。今聞邑境有娼某頗風韻。合署之人幾無一不親香澤。君獨抱向隅。未免辜負。趁此良宵風月。盍往觀乎。沈曰諾。卽趨而出。闔者見之。訝本官之微服出外也。潛呼他僕尾之。一面卽備輿從親押而往。其意因縣多地棍。恐其不識長官。或有冒犯也。沈至娼家。已重門深閉。人聲甚隱。立戶外稍久。輿從已跟蹤至。正欲退回。陡聞門內紛擾聲。覺有異。排闥而入。見形狀慄悍者數人。四散奔逃。惟苦巷窄。不得竄。乃悉就擒。帶回縣研訊。則皆鄰邑大盜。得贓後避此俵分也。因點綴其詞。錄供上報。遂以獲盜功遷司馬焉。不

數年陞至長蘆運使。有諛者謂飲水思源。流妓之恩。亦殊不淺。誰爲風流藪澤中。無升官發財之機會哉。

仕途中豪俠風

海昌陳雲巖公孝昇。性慷慨。喜交遊。弱冠時。手散萬金。結客。官甘肅。番令。揮霍益甚。置驛延賓。有鄭當時風。會有某都統。以譴戍伊犁。道出公境。公憐其遇。厚待之。復贖其行。都統感甚。然公於此等事。甚多不之記也。作宦十年。虧帑鉅萬。落職待勘。適某復起用。洊擢陝甘總督。未抵任。卽遣人往詣公。公已忘前事。驚不知所出。司道各官聞之。亦驚。旣悉其情。乃爭出資爲彌其缺。總督旣至。待公如上賓。疊加奏保。隆隆累遷。不十年。官至雲南布政使。公自喜愈甚。人有急難。求之無不應者。錢塘陳香谷中丞。桂生時官某邑令。欠課五千。計無所出。欲覓死。公聞之。召令入見。呵之曰。五千金細事耳。若乃欲以性命易之乎。袖出一紙給之。則五千金藩庫實收也。陳感激涕零。以其曾祖勾山太僕。與文勤公同朝通譜誼。遂以叔事公。公雖喜結納。而獨不肯阿權貴。時和相國。珥勢張甚。公不與通。和頗銜之。會福文襄郡王出師征苗。以函取庫金二十萬。公與之。而福文襄薨。未及補贖。大吏劾公浮銷著賂。和遂追公赴部對簿。不得辯。在獄兩年。

嘗受恩者餽贈盈萬。公度所虧太鉅不能償。則悉以所贈者周同繫之人。其慷慨蓋天性也。未幾沒於獄。時和已敗。乃得援赦免。追後香谷中丞撫蘇。招公子赴署中。待之同於兄弟。人亦重中丞之能報德焉。

兩廣總督富勒渾之貪污

乾隆五十一年五月丁巳。上諭。昨因四德等查抄富勒渾家人殷士俊貲財累萬。富勒渾顯有縱容情弊。已降旨將富勒渾革職解歸浙江。交阿桂歸案秉公審辦矣。富勒渾久任封疆。受恩深重。今春舒常來京。卽稱富勒渾操守實不能保。及穆騰額行在陛見。亦奏富勒渾操守平常。與舒常相符。且不能約束家人。是以令孫士毅據實查奏。彼時和珅卽在朕前奏云。不如將富勒渾調回。和珅意存消弭。爲回護富勒渾地步。及孫士毅覆奏富勒渾縱容家人殷士俊招搖索賄。伊漫無覺察。形同木偶。又派阿桂往訊。於先侵後吐之處。仍未切實根究。且於家人擬罪失之過寬。富勒渾身爲大臣。理應靜候質訊。乃敢咆哮肆辯。並有我若得罪。合省官無一得免者。此何言耶。今日富勒渾之綁赴市曹。實阿桂和珅之回護。有以釀之也。朕御極五十年。時時以整飭官方爲重。而貪墨玩法。如恆文、蔣洲、良卿、方世儒、王直望、國泰、陳輝、祖郝、碩浦、霖諸奸。

接踵敗露。此皆朕水懦民玩。用人不當。未嘗不引以自愧。以後各督撫有仍蹈前轍。朕必執法如山不貸。（事見東華續錄。按乾隆時貪墨之大吏。此時極矣。富勒渾其最著者也。雖諭飭皇皇而試玩比比。廉恥道喪。世風愈下。貪污劣跡之大吏不勝書矣。）

陸中丞不受巨金

吳江陸朗夫中丞（燿）官運河道時。壽張逆匪王倫作亂。距濟甯州才二百里。良民生長太平。猝驚駭。公嚴禁諸官所。毋或遠行滋民疑。鄉人爭入城。慮良好奸莫辨。議閉門。公曰。賊未至先閉城門。何示怯耶。且忍拒吾民使散逸。被賊害或脅誘耶。乃募鄉兵拒守。洞開重闔。身坐其間。稽察容納。民心以安。賊知濟寧有備。不敢南向。未幾而王師奏捷。一城雞犬不驚。皆重公鎮靜有方略云。其後中丞撫湖南。最饒政績。歎公之清德之感人。也。當其初抵任時。鹽商進白金三萬兩。公問其故。商人曰。此舊規也。先進此金。後當以時繼進。公不受。並絕其再進。商人曰。大人不受。則此金無所歸矣。公命以其數平鹽價。價爲之頓落。時天下督撫皆有貢獻。爭以珍奇自媚。公所貢者尋常土宜而已。忠清至此。洵足廉頑立懦矣。見公鄉人張士元嘉樹山房集。

諧政

清朝野史云。錢塘趙芥堂明府令長洲。多惠政。民有訴子不養贍者。趙鞫問未竟。曰爾輩久候當饑。各予百錢。合食而後鞫。既至。問父食乎。曰食已。百錢盡乎。曰盡矣。問諸子。則兢兢然獻其餘錢八十餘。僅食十數錢耳。趙怒其父。曰爾小民生理幾何。一食而盡百錢。則非子之不養。力不能遂汝欲也。呼左右予杖。其子叩頭乞哀。詞色迫切。勝於己之將受杖者。明府兩諭而釋之。自是民父子以慈孝聞。冬月有鄉民擔糞而傾於衣肆之門。主人怒其不祥。欲褫其衣。拭之。鄉民乞哀。左右勸解。皆不聽。明府適至。叱鄉民曰。爾自不謹。卽褫衣。拭地固當。不從。將重責。時天寒風雪交作。鄉民解衣裸體。偃僂戰慄。從地上浣滌污穢。市人竊竊憐之。謂縣官助富賈欺窮民。拭既淨。公問主人爾意釋乎。主人喜而謝。公曰窮民無衣凍死奈何。主人曰惟公所命。卽使民自就衣架取之。民踉蹌取衣衫一。趙曰單衣不足禦寒。易之。易絮襖。曰絮不如裘。遂取一羊裘。值十餘金。趙使民披裘担具先行。主人之徒目送之。俯首而入。

和珅知遇

乾隆中葉。和珅滿洲正紅旗人。性警敏。讀書不多。初官拜唐阿。值高宗駕出。於輿中默誦論語。朱註。偶不屬。垂問御前大臣無以應。珅時提燈輿左。謹奉下文以對。卽日擢侍衛。洊陟大僚。既

貴。延吳白華（省蘭諸公於家。日與講論今古。凡有述作。私倩彭公元瑞紀公爲盼之潤色。二公慮被齟。恆爲捉刀。獨劉公墉時與抗。人傳劉公門第清峻。而不知性喜詼諧。數以謔語刺。坤。坤不能堪。飾詞以訴。高宗亦知二人不相悅。每以溫語解之。自乾隆四十二三年以後。寵用益專。其子豐紳殷德。復尙公主。而權勢愈熏灼矣。性貪黷無厭。徵求財貨。皇皇如不及。督撫司道。畏其傾陷。不得不輦貨權門。結爲奧援。當時督撫如國泰、王燾、望、陳輝祖、福崧、伍拉納、浦霖之倫。贓款纍纍。屢興大獄。侵虧公帑。鈔沒貲產。動至數十百萬之多。爲他代所罕覩。此輩未始不恃和珅爲奧援。迨罪狀敗露。和珅不能爲力。則亦相率伏法。然誅殛愈衆。而貪風愈甚。或且惴惴焉。懼罹法網。惟益圖攘奪刻剝。多行賄賂。隱爲自全之地。非其時人性獨貪也。蓋有在內。隱爲驅迫。使不得不貪者也。當是時。阿文成公以元勳。上公首相。爲樞府領班。然十餘年中。常奉命出赴各省治河賑災查案。席不暇暖。和珅益得潛竊魁柄。行文各省。凡有摺奏。並令具副封。先白軍機處。專政旣久。吏風益壞。釀成川楚教匪之變。和珅復任意稽壓軍報。并令各路統軍將帥。虛張功級。以邀獎叙。而和珅亦得晉封公爵。且於覈算報銷。勒索重賄。以致將帥不能不侵尅軍餉。教匪且愈剿愈多。幾至不可收拾。蓋至乾隆末年。而康雍乾三朝之元氣。殆盡斲

喪於彼一人之手矣。嘉慶元年。高宗禪位。大學士和珅。以軍機大臣管理吏戶刑三部及三庫。理藩院內務府健銳營圓明園茶膳房造辦處上駟武備二院事務。又兼步軍統領。且私以翊戴有功。攬權黷貨無已。上心識之。念係舊臣。曲賜寬貸。乃懵懵不省也。

康臬使恤孤

印雪軒隨筆云。乾隆三十年。元和令某廉吏也。卒於官。無子。一女在襁褓。家隔數千里。貧不能歸。夫人挈女寓吳門。一老僕日負擔經營以佐主膳。越十餘年。僕死。母女益困。居市闌小室中。針黹度日。卽比鄰亦忘其爲前令尹女也。丙午歲大饑。薪桂米珠。炊烟莫繼。女性孝。泣謂母曰。異鄉孤寡。舉目誰憐。兒願鬻身爲婢。得資以膳母餘年。亦稍酬罔極恩也。母瞿然曰。汝父吏也。烏乎可。女曰。兒矢志自愛。決不貽吾父泉下羞。夫人含涕從之。言甫出。媒氏接踵。一日偕一媪至。言某鄉某太太願出重資購女爲婢。夫人疑未許。媒從旁慫恿之。夫人曰。如爾言。我親送上門。方信。議旣定。夫人乘輿送女往。則高堂廣廈。儼閥閱家。有太太者巋然坐。謂夫人曰。我視爾女猶女。爾放心去。微察之。不類大家。且室中聯語新豔。案頭管絃羅列。心疑有異。姑若不知也。者。俄聞有暱笑聲。竊窺門隙間。則紛白黛綠者盈焉。仍不言。顧謂女曰。善伺太太。我再來看汝。

女涕如泉湧。夫人以目示意。登輿疾去。道經臬署。陡躍下。闖轅鳴冤。時廉使爲山右茂園康公。勃然怒。飛傳三令至。卽日拘媒及妓院人。按律重懲。并毀其院。公復指女謂三令曰。此煢煢者。若以匹敵。則亦令君之女也。忍令流落至此。且君等平時養惡容奸。非夫人不幾使縉紳女入陷阱中耶。茲姑不問。請各捐俸五百金。爲作嫁資以謝過。咸唯唯。越日公招考書院首拔者。蔣生名瀛。寒士也。青年未娶。公卽爲作合。又自出五百金。爲生完聚。是年登賢書。茂園先生恤孤之德。知人之明。人咸感嘆不置焉。

阿里袞除惡僧

阿里袞字松崖。姓鈕祜祿氏。滿洲鑲黃旗人。由侍衛歷官都統。御史侍郎。巡撫。會鞫湖南巡撫許容劾糧道謝濟世狂縱各款。總督孫嘉淦請革濟世職。得容鍛鍊冤誣。及嘉淦瞻伺扶同狀。詔濟世復職。容等論罪有差。又有法和尙者。居城東某寺。勢甚薰赫。所結交皆王公貴客。於寺中設賭局。誘富室子弟聚博。又私蓄諸女伎。日夜淫縱。富踰王侯。人莫敢撻。果毅公阿里袞惡其壞法。乃令番役陰夜踰垣擒之。盡獲其不法諸狀。阿恐獄緩。爲之緩頰者衆。乃遍集諸寺僧。寮立斃杖下。踰時要津之託始至。已無及矣。人爭快之。至於市井間繪圖鬻賣。久之未已。

風吹閨女案

乾隆乙丑袁簡齋先生宰江寧。五月十日天大風。白日晦冥。城中女子韓姓者。年十八。被風吹至銅井村。離城九十里。其村民問明姓氏。送其還家。女婚東城李秀才。李疑風無吹女子至九十里之理。必有奸約。控官退婚。先生曰。古有風吹女子至六千里者。汝知之乎。李不信。先生取元郝文忠陵川集示之。其詩云。黑風當筵滅紅燈。一朵仙桃落天外。梁家有子是新郎。芋氏負從鍾建背。爭看鏡下來。鬼物雲髮欹斜倒冠佩。又云。自說吳門六千里。恍惚不知來此地。甘心肯作梁家婦。詔起高門榜天賜。幾年夫壻作相公。滿眼兒孫甚朝貴。李無以應。先生復曉之曰。郝文忠一代忠臣。豈肯誑語。但當年風吹吳門女。竟嫁宰相。恐此女無此福耳。李大喜。兩家婚配如初。制府尹文瑞公聞之曰。可謂宰官必用讀書人矣。按先生在江寧善政極多。卽此一事。非其明敏博物。引古爲證。則此女旣遭退婚之辱。又被污穢之名。幾何不迫之於死乎。然則先生之所以成全者大矣。

甌北控詞

趙雲松觀察戲控袁簡齋太史於巴拙堂太守。太守因以一詞爲袁趙兩家息訟。並設宴郡齋。

以解之。想見前輩風趣。其控詞云。爲妖法太狂。誅殛難緩事。竊有原任上元縣袁枚者。前身是怪。括蒼山忽漫脫逃。年老成精。閻羅殿失於查點。早入清華之選。遂膺民社之司。既滿腰纏。卽辭手版。園偷宛委。佔來好水好山。鄉覓溫柔。不論是男是女。盛名所至。軼事斯傳。借風雅以售其貪婪。假觴詠以恣其饕餮。有百金之贈。輒登詩話。揄揚嘗一瓣之甘。必購食單。仿造婚家花燭。使劉郎直入坐筵。妓宴笙歌。約杭守無端闖席。占人間之豔福。遊海內之名山。人盡稱奇。到處總逢迎。恐後賊無空過。出門必滿載而歸。結交要路公卿。虎將亦稱詩伯。引誘良家子女。蛾眉都拜門生。凡在臚陳。概無虛假。雖曰風流班首。實乃名教罪人。爲此列款具呈。伏乞按律定罪。照妖鏡定無逃影。斬邪劍切勿留情。重則付之輪迴。化蜂蝶以償夙孽。輕則遞回巢穴。逐獮猴仍復原身。其羅織之詞。雖云遊戲。亦實事也。

袁簡齋善於折獄

袁簡齋先生爲上元縣令時。民間某娶妻甫五月。誕一子。鄉黨姍笑之。某不能堪。以先孕後嫁。訟其婦翁。翌日集訊於庭。觀者若堵牆。公盛服而出。向某舉手賀。某色愧。俯伏座下。公曰。汝鄉愚。可謂得福而不知者也。繼問其婦翁。汝曾識字否。對曰未也。公笑曰。今日之訟。正坐兩家不

讀書耳。自古曰白鹿投胎。鬼方穿脅。神仙荒誕。固不必言。而梁嬴之孕逾期。孝穆之胎早降。有遲有速。載於史冊。總之逾期者感氣之厚。生而主壽。早降者感氣之清。生而主貴。主壽若堯年。舜祚。爾等諒亦習聞。主貴者不必遠徵。卽如僕亦五月而產。雖甚不才。猶得入掌詞垣。出司民牧。謂予不信。令汝婦入問太夫人可也。某唯唯。卽命婦抱兒入署。少頃兒繫鈴懸鎖衣紅繡葆。出婦拜伏地下曰。蒙太夫人優賞。許螟蛉作孫兒矣。公正色謂某曰。若兒卽我兒。幸善視之。他日功名勿使出我下可耳。繼又顧衆笑曰。爾衆中有明理之士。幸諒予心。勿以前言爲河漢也。衆卽齊聲附和。於是兩造之疑俱釋。而案乃斷。片言折獄。此之謂矣。

畢秋帆之賑務與軼事

乾隆三十六年。畢公秋帆按察陝西。具言甘肅頻年苦旱狀。有旨諭督臣加意賑恤。并免積欠四百萬。尋擢布政使。三十八年。河渭洛三水溢入朝邑界。公馳往分別賑恤。全活甚衆。擢陝西巡撫。歲旱禱太白山得甘雨。清理八旗及提標馬廠空地六百五十餘頃。募民開墾納賦爲賞恤之用。五十年調河南巡撫時。河南北頻年亢旱。而河水泛濫壞田廬。公旣受命。卽奏請截漕二十萬石。平市價以濟民食。被災各州縣展賑兩月。其徵收未完銀米視被災分數。或全免或

緩征俱荷允行。手敕報曰：如此盡心民瘼，必徼天佑。朕爲彼一方民慶幸也。遂增給三十萬石以賑之。五十二年，河決睢州，溢寧陵等五六縣。會同阿公籌劃撫卹災黎，蠲緩借種，全活無算。明年河北三郡旱，遵旨撥運米麥十萬石，減價平糶。又令常社倉不拘常例，糶借兼行。五十九年，左遷山東巡撫。臨清館陶諸州縣被水，遵旨加兩倍賑恤，豁免秋糧。及本年漕米遺官分赴豐收處購運糧食，備來歲平糶。又奏除東省積年欠耗銀兩，與常平社倉米穀。公仰體聖躬關心民瘼，處處爲災民請命，其識量宏遠，舉措得宜，誠不愧爲封圻大吏矣。惟幕下時彥，各挾龍陽，多負寵而驕。時與皂隸齟齬，僕從遂動輒得咎。公聞之不勝其擾，而無如何。諸食客知公之同所好也，（說部品花寶鑑中之田春航與蘇蕙芳卽叙畢公與李伶事也）各縱之交爭而不問。且陰觀其賭勝以爲樂。一日公怒甚於座上，正色曰：快傳中軍兵將來，衆不知其故。鄭重以請。公曰：署中兔子太多，喚中軍與我全行打出，爲諸君圖清淨也。衆默然，斷袖之爭因以小戢。後公移鎮汴梁，幕下男風復競。公怒如前，有老宿在座，徐曰：是問恐非大帥兵威所能奏凱也。公曰：何故？客曰：此處本梁孝王兔園也。語未終，舉坐譁然。公怒亦霽，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一日侵晨至某妾房，揭帳視之。某妾起坐之頃，似有慌張掩飾之狀。視其被中，隆然凸起，戲以手納

被中探之。適被中人首相抵。公戲撫之曰。真好頭顱。

記大吏置妾笑話二則

陶公督兩江。或告以閩內人雜。恐不盡妥。公因留意察之。一日自上房出。遽回某妾房中。惟聞妾叱人曰。老爺才出而汝卽來。何如此大膽。公遂潛出。猶告人曰。吾妾尙懂規矩。還是好人。公之雅量。洵後人所不及。然此豈可爲訓乎。

山左劉燕庭先生（喜海）爲浙江布政。姬侍極廣。檢束頗嚴。以高年媪守中門。男僕均不得入。甚至子女同母者皆令隔絕。惟年節始得一見。諸女咸分屋居。四時之首。令老僕領裁縫持刀尺。問衣裙長短。各製時服一稱。平時父母不得一見也。聞劉一日在房中。忽聞院中石板有聲。遽出視。則有人隨板而起。近視之。乃隨身之僕。拘訊之。詞連婢媪無算。次日乃大汰斥之。觀此知少營聲色。實爲居官一要務矣。

于公海帆。由進士出身。官汴省。年六十餘。膝下猶虛。廣置妾媵。侍姬中有名滄海者。風姿娟好。顧嫌于不飽慾壑。私於家童。于殊不覺。滄海益無忌。大開方便之門。某日於午夢甫醒。見愛姬豪奴雙雙橫陳。大怒。拔劍將斫之。奴逸去。急遣人追之。居然就獲。送諸縣。擬以欺主律決之。又

懼爲笑柄。正躊躇間。首令承其旨。命隸役於夜間杖殺之。于知之喜甚。居數日。姬自經死。有李令麟閣不知就裏。具禮往弔。及門謂于曰。聞大人新喪尊寵。悲哀殊甚。卑職知之。亦爲愴然。務望大人達觀。爲保身之計。吾輩風燭餘年。正須自娛桑榆之景。豈堪以粉黛重自斧斲耶。李以老友素相戲弄。故作此慰藉耳。于冷然曰。婢子誤吞阿芙蓉死去。曷足掛齒。足下或傳聞失實。人言未可盡信也。李唯唯而退。汴中傳爲笑柄云。

貪吏終遭獲罪

清朝野史云。閔撫軍鄂元。烏程人。乙丑進士。累任安徽江蘇巡撫。初任皖時。以廉潔自重。布衣蔬食。接見僚屬。必談性理。近思錄諸書。背誦如瀉水。人皆譽服。袁簡齋先生笑曰。如其廉潔果實。不過高辛氏之孽子耳。况外木強而內狡詐。不近人情。乃王荊公之緒餘。徒貽害蒼生耳。人皆以其言過當。及撫吳日。頗改前節。苞苴日進。動踰千萬。人始服袁之言。時李昭信相國以貪墨獲罪。嚴諭令各督撫議其罪。人皆希旨以爲可誅。獨閔探知高宗有憐才意。乃以議貴議功爲言。復以督撫養廉實不敷用。有必須受諸陋規。始足以充公項等語。高宗雖嚴斥。心是其語。李罪因之末減。後閔以弟獲罪降三品頂帶。故吳人諺曰。議功議貴。一言活昭信中堂。難逃青

史。僞仁僞義。三品留江蘇巡撫。無補蒼生。復以庇屬員冒徵案獲罪遣戍。人爭快之。其家置產券約皆不書閔名。蓋豫防籍沒也。其用心谿刻如此。

訂學約以訓士

山陽汪公（廷珍）字瑟庵。乾隆己酉一甲第二名進士。賜及第。授編修。辛亥大考。擢侍讀。不兩月拜司成之命。歷官至大學士。性嚴毅。以師道自居。選刻成均課士錄。學有根底。以文章行誼高天下。海內推爲正人。無異辭。天子知公深。屢畀以造士衡文之任。初督安徽學政。爲學約五則以訓士。一曰辨塗。謂喻義喻利。人心之分盡於此。爲己爲人。學術之分盡於此。有志者當立辨乎毫釐千里之差。一曰端本。謂士者四民之首。天下事皆吾分內事也。自公嚶至。一命之吏。皆讀書人爲之。故貴通古今。達事變。相期爲有體有用之學。一曰敬業。時文者。古文之一體。猶之碑誌傳記。表疏論序云耳。以摹擬剽竊者之不足言文。乃並時文而小之。過矣。一曰裁僞。謂昌黎論文。惟其是。吾論文。惟其真。蓋必能真而後是非可得而論也。申韓莊列。異乎吾道者也。而朱子以爲先有實而後託之文。非以其真耶。一曰自立。文之不能不變者時也。挽其變而歸之正。或因其變而愈益神明於正。學者事也。苟非克樹自立。隨風氣爲轉移。取已陳之芻狗。

沾沾然倣效之。庸有冀乎哉。公之因文見道。其大指不出乎此。每訓士。諄諄然如父兄之誨子弟。刻試牘。曰立誠編。取修辭居業之義也。附條約十八則。抉摘至爲精審。其後督學江西及浙江。所刻校士文。皆以立誠名之。而條約加詳。海內操觚之士。家置一編。風氣爲之一變。公風裁嚴峻。正色立朝。出入內廷。進止不失尺寸。造次必以禮。於要人無所親附。僚友見之。皆肅然起敬。自言平生不敢作刻薄事。遇橫逆能忍。於飲食衣服無所擇。貪冒諂諛之習。有不忍爲。守太夫人教也。

滿員笑柄

尊鄉漫錄云。前清乾嘉間。內務司員某外任揚州鹽院。值丁祭。吏人循例預白。某曰何祀。曰祭孔夫子。某不解。以問塾師。曰孔夫子何人也。師曰孔子聖人也。仍不解。以問奏摺幕友。曰孔子曾居何官。友曰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愈不解。友因曉之曰。卽今之刑部尙書兼協辦大學士耳。某恍然。召吏人及塾師。譙讓之曰。何物夫子。何物聖人。寧孔中堂而不知耶。

山東巡撫國泰之笑史

乾隆末。國泰爲山東巡撫。年纔逾弱冠。風姿姣好。酷嗜演劇。在東日。與藩司于某在署中演長

生殿國扮玉環。于扮明皇。每演至定情窺浴諸齣。于以不上官也。不敢過爲媒。褻關日科譚草草而已。演既畢。國正色責于曰。君何迂闊乃爾。此處非山東巡撫官廳。奈何執堂屬儀節以誤正事。做此官行此禮之謂何。君何明於彼而闇於此耶。于唯唯。自此遂極妍盡態。唐突西施矣。國乃大快曰。論理原當如是。後國被錢南園所參。高宗卽令錢隨和珅往勘。使節抵濟南。暑中劇尙未闋。國聞報。倉皇易妝往見。面上脂粉痕猶隱隱也。

村婦籠絡奸吏

王梅序言。交河有爲盜誣引者。鄉民樸愿。無以自明。以賂求援於縣吏。吏聞盜之誣引。由私調其婦。致爲所毆。意其婦必美。却賂而微示其意曰。此事祕密。須其婦潛身自來。乃可授方略。居間者以告鄉民。鄉民憚死失志。呼婦母至獄。私語以故。母告婦。婦不應也。越兩三日。吏家有人夜叩門。啓視則一丐婦。布帕裹首。百結破衫。闖入而問之不答。且行且解衫與帕。則鮮妝華服。艷婦也。驚問所自。紅潮暈頰。俛首無言。惟袖出片紙。就所持燈視之。某人妻三字而已。吏喜過望。引入室內。故問其來意。婦掩淚曰。不喻君語。何以夜來。旣已來此。不必問矣。惟祈無失信耳。吏發洪誓。遂相戀婉。潛留數日。大爲婦所蠱惑。神志顛倒。惟恐不得當婦意。婦暫辭去。言村

中。日。日。受。侮。難。於。久。住。如。城。中。近。君。處。租。數。楹。便。可。托。庇。廕。免。無。賴。凌。辱。亦。可。朝。夕。相。往。來。吏。益。喜。竟。百。計。白。其。寃。獄。解。之。後。遇。鄉。民。意。甚。索。漠。以。爲。押。昵。其。婦。愧。相。見。也。後。因。事。到。鄉。詣。其。家。亦。拒。不。見。知。其。相。絕。乃。大。恨。會。有。挾。妓。誘。博。者。訟。於。官。官。斷。妓。押。歸。原。籍。吏。視。之。鄉。民。婦。也。就。與。說。婦。言。苦。爲。夫。禁。制。愧。相。負。相。憶。殊。深。今。幸。相。逢。乞。念。舊。時。數。日。歡。免。杖。免。解。吏。又。惑。之。因。告。官。曰。妓。所。供。乃。母。家。籍。貫。彼。爲。縣。民。某。妻。宜。究。其。夫。蓋。欲。慫。恿。官。賣。自。買。之。也。遣。追。鄉。民。鄉。民。攜。妻。至。乃。別。爲。一。人。問。鄉。里。皆。云。不。僞。問。吏。何。以。誣。鄉。民。吏。不。能。對。第。曰。風。聞。問。聞。之。何。人。則。噤。無。語。呼。妓。問。之。妓。乃。言。吏。初。欲。污。鄉。民。妻。妻。念。從。則。失。身。不。從。則。夫。死。值。妓。新。來。乃。盡。脫。簪。珥。賂。妓。冒。名。往。故。與。吏。狎。識。今。當。受。杖。適。與。相。逢。因。仍。誑。托。民。妻。冀。脫。箠。楚。不。虞。其。又。有。他。謀。致。兩。敗。也。官。覆。勘。鄉。民。果。被。誣。姑。念。其。計。出。救。死。又。出。於。其。妻。釋。不。究。而。嚴。懲。此。吏。焉。神。姦。巨。蠹。莫。吏。若。矣。而。爲。村。婦。所。籠。絡。如。玩。弄。嬰。孩。蓋。愚。者。恆。爲。智。敗。而。物。極。必。反。亦。往。往。於。所。備。之。外。有。智。出。其。上。者。突。起。而。勝。之。無。往。不。復。天。之。道。也。使。智。者。終。不。敗。則。天。地。間。惟。智。者。存。愚。者。斷。絕。矣。有。是。理。哉。

宛平獄

乾隆時宛平有某姓結婚者。合卺之明日。新郎忽長睡不醒。視之已無人色。撫之則氣已絕。衆皆譁然疑新婦有變。驗至下體而勢已失。羣疑益甚。新婦亦百口無辯。呈報到官。亦指爲新婦所爲。其母氏固世家。謂此女素貞潔。讀書明理。斷無此事。按驗之。則花藥未放。儼然處女也。獄固可疑。願原告持之甚力。而新婦自以遭此變故。痛不欲生。願隨夫主於地下。竟自認之。父母亦無從爲之辯護。讞遂定。文申於部。時秦文恭掌秋曹。平視全案。情節離奇。心頗疑之。終無由得其真相。將聽之矣。一日文恭隨駕幸圓明園。忽聞鶴唳聲。心爲大動。翌日遂提全案覆訊。首問原告爾家籠白鶴否。答曰有之。傳命所蓄牝鶴。悉數將來。須臾家人絜牝鶴四頭至。因命一剖視。及第三頭。鶴腹中忽一物脫穎而出。長寸許。公然人勢。文恭驚且喜曰。兇在是矣。訊家人曰。新郎於成婚之日。夜來向何處游覽否。一僕曰。少主人於是晚客散後。微有酒意。曾至後花園散步。未久卽就寢。而園中所籠鶴八頭。皆白色。固所鍾愛也。當時且玩弄及之。文恭曰。曾見爾少主人更衣否。曰有之。小人未敢睨視也。文恭曰。是矣。蓋鶴性最淫。好暱就人。而牝鶴之陰毒過蜂蠆。人觸之。勢必脫入其腹。逐日收縮。三月而化。觸之者。越三時辰必斃。今新郎更衣露其下體。而鶴有不近附之者乎。酒後狂態。何所不至。此新郎之所以死也。幸爲時未及五旬。

若過三月則冤獄成矣。因釋新娘而旌之。獄以平。

劉寄庵爲政得民心

劉君名（大紳）字寄庵。雲南寧州人。工詩古文。而根本於忠孝廉節。乾隆四十八年。由進士知山東新城縣。有異政。以朱子小學誨諸生。約以朝夕講貫。身體力行。庶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人。以不虛負此生。士習爲一變。歷甲辰乙巳丙午三歲。大旱荒。君極力拯卹。全活者多。量移曹縣。代者至。縣民詣大吏請留。弗許。適臺使者琅公過境。縣民數千人。遮道留君。長山者鄰邑也。亦代新城乞留。遂得留三月。及泄曹。則乙巳丙午年。災傷更甚新城也。方務與民休息。而河使者檄修趙王河工。段數百丈。日役萬夫。兩月而始竣。無逃亡及疾病者。又檄河工稽料三百萬。君以時方收穫。請暫緩。河員訴於使者。督責益急。將按以罪。因請爲十日限。縣民爭先往納。未十日而三百萬之數足矣。嘗出巡鄉曲。問有於穀。後言穀賤銀貴。開徵期迫者。君願語之曰。俟穀得價。再輸未遲也。語聞於大吏。怒謂曹縣令徑緩征矣。急遽能吏往代。征至則新賦已如期完。因議征乙巳丙午逋欠。計四五萬兩。有奇。聲言不足數。卽以他人易君。民大恐。晝夜輸將。不數日得三萬餘兩。能吏由此膺上考。戊申君以病自劾。君之初至曹也。與上官有違言。投劾去。曹

人聞之。環署泣留。且相率走訴大吏。趾交錯於道。適大吏有事於泰山。見而諭止之。以是得不
去。至是乃於元日。密自申文。不假手書吏。迨得請。而縣人始知之。雖乞留者踵至。無如何也。甫
歸而賠攤之令至。乃出山。再至山東。補文登縣。未行而新城方修城。城工棘手。人爭避之。新城
人請於大吏。願得君修城。君能辭大吏。不能辭新城人也。工竣。方議重興正蒙書院。以錦秋湖
荒爲膏火田。蓋前泚新城時。曾議此舉。旱災未暇及也。亡何。忽以曹縣任內事。與同官並削籍
遣戍。兩縣人於是斂鍍請贖。得放歸。其後大臣有以君列薦者。有旨送部引見。仍發山東。以知
縣用。權福山兩月。值大雨水。以七分災報大吏。準五分。五分則不成災矣。民間素戴君無怨者。
君復乞病弗許。命署青州同知。尋升署武定同知。同知固閒曹也。會登萊蝗起。大吏委君督捕。
又黃河水溢。自漕運河至大清河。爲沿河郡邑害。委君查災賑。君皆竭力任事。實惠能及民。後
一年乙丑。乃告養歸。君平易近民。民情固結不可解。請留矣。代贖矣。意殊未已。其始以病歸也。
東人留醫治。幾二年。爲君壽。爲君母壽。如在任時也。歸則送及汴梁城。留數日。乃別去。有送至
樊城者。其繼以贖歸也。延留爲壽者如初。歸有送至漢陽者。最後以養歸。則有送及周家口者。
其得民心如此。

獻縣令之奢華暴卒

獻縣某令將歿時。有門役夜聞書齋人語曰。渠數年享用奢華。祿已耗盡。俄而令暴卒。董文恪公常曰。天道凡事忌太甚。故過奢過儉。皆足致不祥。然歷歷驗之。過奢之罰。富者輕而貴者重。蓋富而過奢。耗已財而已。貴而過奢。其勢必至於貪婪。權力重則取求易也。貴而過儉。守已財而已。富而過儉。其勢必至於刻薄。計較明則機械多也。士大夫時時深念。知益己者必損人。凡事留其有餘。則召福之道也。如某令之奢華。祿盡暴卒。可不戒哉。

張巡檢杖太監

純皇帝幸灤陽。有隨侍太監某。滋擾民間。時熱河巡檢張若瀛者。桐城相國文和公族子也。撫以善言。太監愈咆哮。若瀛乃呼使縛之。立加大杖。直督方恪敏公聞之。大驚曰。張某瘋矣。亟上章劾奏。上察其情。謂侍臣曰。非太監恣行不法。若瀛安敢爾。其人殊有家風。朕甚嘉之。因特旨越七階擢同知。而太監遣戍。畿輔民庶歡聲若雷。若張若瀛者。綏弱鋤彊。其膽識直出制府恪敏公上。百僚之底。乃有斯人。亦足傳也。

浙中第一良吏

李君〔賡芸〕字生甫。號許齋。江蘇嘉定人。孝於繼母。勵名節。爲時所稱。乾隆五十五年進士。知浙江孝豐縣。調德清平湖。嘉慶三年。九卿中有密薦君者。特旨問巡撫阮元。元以守潔才優。爲浙中第一良吏。奏引見。遷處州同知。調嘉興。八年。奏署台州府。手詔批此人可用。尋擢嘉興府。十六年。母服闋。補汀州府。十九年。調漳州。尋擢汀漳龍道。明年。遷福建按察使。晉布政使。君性廉正。敝衣疏食。任監司無異寒儒。自縣至藩臬。所在有惠政。能得民心。其治平湖也。以陸清獻曾官嘉定而已。以嘉定人官平湖。首謁其祀。一以清獻爲法。除姦訓士。邑中稱神明。其守嘉興也。正己率屬。莫敢以苞苴進。生辰令節。閉門却掃而已。五年。金處二郡災。有詔賑金華民。苦無錢。處州苦無米。價皆貴。君以萬金易錢。載至金華。人加賑錢百。民益安。而錢價頓平。復以萬金買米於溫州。輓轆轉運。米亦賤。十年。嘉興水災。君奉檄減糶。復設粥廠。全活數十萬人。及洩漳州。俗獷悍。多械鬥。號難治。君召父老問有隙。胡不愬之官。皆曰一涉公門。需訟費。且讞結不以時。是非尤失實。君曰某在此有踵前弊者。父老共唾之。如不來愬而仍鬥。則亂民也。誓以兵除之。母嘗試。母恃賄脫。皆唯唯退。然不知操何道以治也。旣而民有鬥者。立調營兵往捕治。焚其居。鬥者大懼。乃日坐堂皇。重門洞開。許愬者直入。命役與俱。召所當治者。限時日不至則杖

役至則立平遣之。卽案前書讞詞。無一錢費。民皆懽呼曰。李公活我。終君任三年無鬥者。漳屬九龍嶺多盜。公下所屬嚴捕。擒其魁十數。商旅坦行。故事獲盜當甄叙。公悉以歸屬吏。不自居也。會龍溪歸德堡某姓械鬥。令黃某懦不能治。朱履中者。內狡而外樸。攝平和縣事。受代來謁。君詢曰。和平亦械鬥乎。曰有之。擒之必以兵乎。曰長吏平日不擾民。遇有應捕主名。命里長縛以來。無或忤也。君視之。愿人也。乃請於督撫。以朱代黃。逾月不辦。督之。朱曰。滋事新民未孚也。又久之。知其終不辦也。親率兵任治。無所得。費帑金七百。旣訖事。與朱分任之。數月遷汀漳龍道。尋擢兩司。遂左遷朱教職。會朱虧鹽課五千。抵以他款。數相當。代者張均不聽。抵漳守畢所。謫昔納朱賄。而今苛督之。朱窮且憤。揭督撫。謂虧帑由道府婪索。督撫密以聞。君遷藩司未一月。遽解任矣。君之在漳也。嘗監造戰船。不如式。大吏令重修。君已去任。家人稱貸於朱。以歲事君不知也。質訊時。朱撫前二事指爲贓。家人自承稱貸事有之。而君愴不知。總督桐城汪志伊益疑之。必欲窮其獄。歲除。鞫至漏盡乃罷。正月四日。復促君對簿。君不肯認服。總督謂獄不成。將罪承讞者。君恐爲獄吏所挫辱。越十有四日。夜縊死。貧不能殮。家無以爲炊。士民數千人。走數百里。號哭於門。累月不絕。事聞。上遣重臣出按其獄。乃抵履中等罪。督撫皆罷斥。閩士民公

呈於使者。請捐貲建李公遺愛祠。得旨俞行。且諭曰。斯民直道之公也。又硃書使者奏牘中曰。良吏。阮文達公爲君傳。遂以良吏署其端云。

禁令

清朝野史云。譚敘初中丞爲蘇藩司時。禁民家婢及女僕飲茶肆。然習俗久。不能禁。譚一日出門。有婢娉婷而前。將入茶肆。譚問從人。此誰也。以實對。譚怒曰。我已禁矣。何得復犯。令去履歸。曰。汝履行如此速。去履必更速也。自是無敢犯禁者。又張觀準知河南某府。俗婦女好看廟戲。禁之不革。張伺某廟演戲時。出不意往坐其大門。使役堵其後門。命男子盡出。因令役謂諸婦女曰。汝輩來此。定是喜僧人耳。命一僧負一婦女而出。紳民大譁。聞於部。言官或入告。張由是罷官。(此另一張觀準非作言官之張官準也)

部吏口才

清朝野史云。福郡王征西藏歸。戶部書吏索其軍需報銷部費。乃上刺請見。賀喜求賞。福大怒曰。什麼小胥。敢向大帥索賄賂乎。顧膽大若是。必有說。姑令其入見。厲聲詢之。對曰。索費非所敢。但用款多至數千萬。冊籍太多。必多添書手。日夜迅速辦。數月之間。全行具奏。上方賞功成。

必一喜而定。若無巨資。就本有之人。分案陸續題達。非三數年不能了事。今日所奏。乃西軍報銷。明日所奏。又西軍報銷。上意倦厭。必干詰責。物議因而乘之。必興大獄。此乃爲中堂計。非爲各胥計也。福聞之大。爲激賞。遽飭糧臺。以二百萬與之。蓋道光以前。軍需報銷。部費皆加二成。不似今日之數釐也。此吏眼明手快。措語侃侃不撓。可動王公之聽。亦奇才也。而福公從善如流。能測英主喜怒。亦非庸流所及。然其司閹達此刺。已得賂十萬。否則談何容易。得見一福公哉。大抵彼時。不論君子小人。在上在下。皆有才略智識。故辦事如火如茶。光焰萬丈耳。國家全盛。何地無才。此則關乎氣運也。

尹嘉銓文字之獄

清朝野史云。博野尹少宰〔會一〕少孤貧。篤信程朱。著有君鑒、臣鑒、士鑒、女鑒、洛學、北學諸編。其子嘉銓。由舉人歷官藩司。擢京卿。乾隆四十六年。休致。忽遣子賚奏。爲少宰請諡。並從祀孔子廟廷。高宗震怒。派英廉、袁守侗二大臣。檢查家銓所著各書。中有悖謬處。諭云。朋黨自古大患。皇考世宗御製是論。爲世道人心計。明切訓示。乃尹嘉銓竟有朋黨之說。起父師之教。衰君亦安能獨尊於上之語。顛倒是非。顯悖聖諭。且又有爲帝者師之句。儼然師傅自居。無論君臣

大義不應如此妄語。卽以學問論。內外臣工。各有公論。尹嘉銓堪爲朕師傅否乎。昔韓愈云。自度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尹嘉銓將以朕爲何如主也。又所著名臣言行錄。將本朝大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蔣廷錫、鄂爾泰、張廷玉、史貽直、悉行臚列。以本朝之人。標榜當代人物。將來伊子孫恩怨卽由此起。又伊在山東藩司任內。面求賞戴花翎。敢於朕前肖述對伊妻言。如不得賞無顏相見等語。彼時伊毫不知恥。而朕深鄙其人。實自此始也。至其託言夢中神人告以係孟子後身。當傳孔子之道。又朕製古稀說。而伊乃自號古稀老人。且娶年逾五十之處女爲妾。所行種種乖謬。正如少正卯言僞而辨。行僻而堅。所必誅者。伊從前經朕保全。休致回籍。本可終其餘年。乃惡積貫盈。自行敗露。此實天道昭彰。可爲天下盜竊虛名。妄肆異議者戒。尹嘉銓着卽處絞。

沈歸愚詩獄

清朝野史云。長洲詩人沈歸愚爲葉橫山入室弟子。微時卽名滿大江南北。高宗聞而慕之。乃以庶常召試。不數年遂躋八座。禮遇之隆。一時無兩。嘗告歸。上以所著詩十二本。令梁詩正委之改訂。頗多刪潤。迨歸愚疾歿。上命搜其遺詩讀之。則已平時所乞捉刀者咸錄焉。心竊惡之。

又聞其有詠黑牡丹詩云。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遂以爲是近誹謗也。命戮其屍。

徐述夔詩獄

清朝野史云。揚州東人徐述夔。作一柱樓詩。多排斥滿清語。其詠正德杯云。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後述夔已卒。東臺縣令上其事。謂壺兒卽胡兒也。亦含誹謗意。命剖棺戮屍。其孫食田等數人。並解京正法。詩集悉銷毀。按述夔所著書見於禁書目者七八種。而藩司陶易揚州府謝啓昆等。悉置重典。此乾隆四十三年事也。

章玉振文字之禍

清朝野史云。乾隆四十三年。江蘇巡撫楊魁。奏贛榆縣生員章玉振。爲其父刊刻行述。內有於佃戶之貧者。赦不加息。並赦屢年積欠之語。殊屬狂悖。經其叔章昭告發。章玉振應請照違制律杖一百。褫革衣頂。又寶山縣職員范起鳳。呈控堂弟起鵬。存匿應繳違礙禁書。如亭林等集數種。請委員赴其家查搜。旨章玉振於行述家譜內。妄用赦字。世表二字。雖此外尙無悖逆之迹。究屬僭妄。非僅違制可比。且該犯身列官牆。自應稍知文義。乃於赦字。世表字。僭用不忌。自當治以僭妄之罪。今該撫僅照違制擬杖。未爲允協。仍應照僭用例杖一百。徒三年。

博山令剛直清廉

乾隆五十七年。和珅方秉政。兼步軍統領。遣番役四出調事。携徒衆持兵刃爲暴民間。官吏莫敢問。一日至山東博山縣。飲博恣肆。知縣聞卽捕之。至庭不跪。以牌示知縣曰。吾提督差也。詰之曰。牌令汝合地方官捕盜。汝來三日不吾謁。且牌止二人。而率多徒何也。擒而杖之。知縣卒以是去官。博山民若失慈母。而和珅遂亦不復使番役出京師。蓋知縣事者。偃師武億。虛谷先生也。當其宰博山時。檄治鄰邑煤窰獄。窰戶介典史某以白金二千進。典史憚其威望不敢言。虛谷廉知之。因禱雨謂典史。吾禱於神。雖貧不爲墨吏也。雷霆實聞之。時適震雷。典史驚悚。遂獲澍雨。合擒治番役一事。觀之。虛谷之爲吏。蓋所謂無欲則剛耳。

州牧淫妓失印

進士某豫人。頗有才名。佻達無行。乾隆間爲廣東崖州牧。會瓊州守初蒞任。某以屬員晉郡。參謁經海口。夜宿旅店。客途無聊。招妓侑酒。妓頗美。遂留伴宿。狎褻備至。不覺睡去。妓覺睡熟。潛起剔燈。見榻前衣箱上有小方篋一。啓之內貯錦囊。花文工緻。拾視覺頗重。捫之而堅。意是金銀。遂萌竊念。匿於身。滅火共寢。某未知覺也。次早某起。予妓數金。妓謝辭回。啓襟露囊。爲夫所

見索而解視。則州印也。駭極罵曰：賤人累我，實屬不淺。此何物事，而可攜來？欲返之，而恐獲咎。遂偕妓卽時俱遁。於路恐人追取，見道旁有演武廳，乃拋於廳之內房而去。某於是日離海口，抵郡。方中午，各衙稟見畢，回公廨未久，適委審澄邁劫案。越日需印申文，篋啓而空，幾爲驚死。急詢家人，皆云抵郡以來，曾未請用。某尋思在崖起程時，親身收拾，何得有錯誤？心疑海口被算，急遣役偵妓，回稱妓已攜家在逃，而不知所之。某聞愈驚惶無策，又恐上官催促覆文，不已。暫告病假，仍命人分路密訪。三日無耗，焦急殆不可堪，決計自盡。會鎮憲高公以清晨下操，入演武廳內解手，因而見囊拾之堅重，意非凡物，潛藏之。從人未有見也。回署解視，乃崖州之印。不知其何以遺失，且度其必因此稱疾告假。笑曰：此誠奇貨可居，遂召某某。某初辭病，高必欲見，邀至再三。高笑謂某家人曰：寄語汝主，彼之心病，我有醫術，無須藥餌。某聞驚疑，勉強應召。及見高曰：面無病容，却何太甚？某曰：賤恙偶作，有違鈞旨，死罪死罪。曰：君至此，猶作欺人語。然而尊恙之源，吾已知其八九，得非爲囊中物耶？何不明告，或當與謀。某聞驚甚，而寸衷已爲所窺，不能掩飾，請入密室。長跪懇援，且求指示。高故意難之曰：雖頗有聞，尙未得確。緩當奉報耳。某察其言詞吞吐，必有所居，辭回遣人奉以千金。高笑返之曰：忝在至交，本非爲此。然某君殊不

曉事也。某知憎少。累增至萬。高始首肯。再命某來。出囊還之。且曰。既忝居民上。何欠老成若此。今幸遇僕。否則奈何。後須慎之也。某慚謝而退。公畢旋州。雖幸合浦珠還。而債逋巨累。貪酷愈甚。民怨入骨。未幾聞於上臺。竟以落職。然淫癖之行。常人亦不可縱。况儼然人上者乎。印信之失。正彼蒼天有以儆懲貪淫也。噫。一宵之樂。幾成性命之憂。雖幸失物歸原。而頃刻之間。巨萬化爲塵土。名行兩虧。悔已無及。可不懼與。

失印還印

洛邑令某。其署與縣尉某衙門止隔一短牆。一日尉妾於牆頭微露半面。令窺其豔。潛與相約。是夜妾踰牆至。因而私焉。然情好甚密。未幾爲尉所覺。怒甚。敲撻詢問。妾不能隱。遂實吐露。尉雖憤懣。顧無證據。且勢懸殊。未敢遽發。佯笑語曰。幸汝自首。尙可原情。往事且緩。追求目下。一事爲吾謀之。卽當相宥。妾請何事。曰。彼旣與汝私通。閨房必可深入。彼之印信。定在臥房。爲吾取來。吾有處置。妾諾之。其夕妾復與令會。竟竊其印獻尉。尉喜藏之。次晨簽押。令覓印不得。驚駭特甚。心疑尉妾。商於內幕。幕客數人。默默無策。令卽欲死。會幕中有賈生者。少年倜儻。爲本省撫軍所薦。因其縱酒疎狂。今雖以大僚情面。留於賓館。而殊未有代庖。是日各幕均無可謀。

令始謀於賈。賈笑曰。公可謂急時抱佛脚者矣。此事本不當相與。然若不略露半技。必謂某亦與碌碌者等。聊一策之。但謀成之後。余卽就途。束金須較議時增我十倍。令聞慚怒。而莫可發。悉如賈言。措備。賈因以策語令。是夜令將上房一切移空。縱火焚之。俄而火光燭天。合城寅僚。以縣署失火。咸集救護。尉亦與焉。然令乘倉逼之際。以空篋授尉。囑曰。此慎重物。煩公回衙守護。言畢。急向人多處而去。尉於匆遽中受篋在懷。奔回已署。忽悟曰。吾爲所弄矣。頃刻間必將賴印信也。不得已以印貯於篋中。透曉賚回。令接啓視。見印已在。喜付於內。以爲得計也。尉辭回署。恨憤殊甚。然實莫可奈何。後賈生回省。以令所爲狀語之撫軍。逾年大計。令遂以浮躁免官。二人皆以好淫失印。而亦以此落職。淫之爲害烈矣乎。

平反故殺女孫案

乾隆末葉甯波慈谿縣有民人陳湧金者。以販藥川湖起家。生四子。長前卒。次美思。守藥肆於杭。三貢元。多病。四尙幼。長與三皆娶於吳。以女兄弟爲妯娌。次媳樂氏。黑脂而媚。如南漢宮人。性狡獪。長子無嗣。遺一女曰阿貓。美思有二子。倫序相當。應承祀。大陳吳氏與阿貓不欲。欲以貢元婦小陳吳氏子爲後。且私告所親樂氏。洩蕩不堪。以呂易嬴也。樂氏切齒。乃表面猶詐與

和睦。井代爲夫子職。湧金本無賴。竟陷以聚麀焉。自此傾陷阿貓母子者愈急。值大陳吳氏病瘡。樂氏詐爲稱藥量水。賺阿貓取炭。於劑中入生雅片三錢。木鱉子一錢。服後寒戰不止。遂絕。衆皆不察。阿貓獨心疑之。哭泣中帶有怨言。且微及新臺穢跡。樂氏乃與湧金合謀。誣其與長年奴高宏道姦。以鐵籤自口搥其腦。殺之。乘夜埋於曠野。時令慈谿者。楚人黃兆台。入湧金妹婿葉生言。以殺有罪子孫寢其事。族中有請驗者。反扑而逐之。慈民大譁。殷主簿鐵橋適因公晉府。秋坪郡伯促膝問之。鐵橋云。惟聞陳姓有新殺女孫一案。閨門事秘。無從悉其委曲。秋坪思遣人以消息之。一時無人可遣。以爲黠者任偏私。愚者受蒙蔽。恐翻豐其蔀矣。富觀察亦有所聞。詢及郡伯。答以昨有風聞。以未得端倪。不敢遽稟對。然則遣人不宜緩。家人不習地理。胥役區信。惟計天一閣管書人邵姓充學院吏。明幹忠實可往。卽密召之。授以方略。邵領命往偵。塌數日。時間歸。以報命曰。胥有戚家鄰於陳。託爲採取端倪。查里閨羣議頗詳。亦訪於數里同事某家。所言皆同。大約通姦事虛。謀產事實。故殺事亦實。棺埋叢葬處尙存。且聞阿貓所字夫洪姓。現謀赴省上控。郡伯卽轉告觀察。觀察卽囑其提訊。郡伯以提訊太驟。恐萬一參差。難於轉手。乃易提爲調勻。卽飛札慈谿縣來府。黃令至。已惑於劣幕某。執迷不悟。謀三日不決。郡伯

乃提府親審。十日而得其要領。廿日而悉其端委。匝月而爲鬼爲蜮。胥無遁影矣。案遂定。乃以本府單銜請檢焉。邁公中丞卽以付問官。承審者棣華太守。主稿者兼山別駕。提棺至省檢驗。而黃令復百計撓之。賄高奴自認姦夫。挺身作證。且誣阿貓曾有私胎埋某處。惟有工婦陳吳氏獨抱義憤。藏阿貓被難前三日月布一縛。囑其洗換者陳欲購而毀之。許以百金。不爲動。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諒哉。兩承審官推勘周匝。纖悉入奏。惟新臺一節太穢。刪之。定樂氏立斬。美思絞候。趕入秋審。湧金徒高奴流。湧金猾甚。聲明年已七十。例得免罪。驗其監照。乃減年報捐。指駁無可自白也。後部文回。提樂氏監綁。湧金見之一慟而絕。洵白首同歸。李三郎遜此情種哉。初秋坪郡伯乍蒞四明。頗不理於衆口。至此乃六邑皆頌之。黃令部議革職。特旨發軍台。後遇赦始放歸。

長隨挾制長官

州縣官長隨。姓名籍貫。皆無一定。蓋預妨姦賊敗露。使無蹤跡追捕也。昔石窗陳公一長隨。自稱山東朱文。後再見於高淳令梁公潤堂家。稱河南李定。梁公頗倚任之。臨死程時。此人忽得異疾。其疾自兩足趾。寸寸潰爛。以漸而止。雲胸膈穿漏而死。死後檢其囊篋。有小冊作蠅頭字。

記所閱凡十七官。每官皆疏其陰事。詳載某時某地某人旁睹。以及往來書札。讞斷案牘。無一不備錄。其同類有知之者。曰是嘗挾制數官矣。其妻亦某官之侍婢。盜之竊逃。留一函於几上。官竟莫敢追也。今得是疾。豈非天道哉。然此輩依人門戶。本爲舞弊而來。譬諸養鷹。斷不能責以食穀。在主人善駕馭耳。如喜其便捷靈巧。委以耳目腹心。未有不倒持干戈。授人以柄者。此人不足責。應責彼十七官也。使十七官者。絕無陰事之可書。雖此人日日橐筆。亦何能爲哉。

傅厚庵治苗法

乾隆六十年。黔楚苗變。大學士雲貴總督福康安公。檄調甯洱知縣傅厚庵於湖南軍營。以計擒首逆吳半生。功賞花翎。以同知直隸州用。尋丁母憂。經福公奏請留辦善後事宜。詔曰。可。嘉慶元年。補鳳凰廳同知。縣治鎮筸。當苗衝。戶口竄亡。會大軍移征湖北。教匪月給降苗鹽糧銀。羈縻之。而匪氛愈惡。藉口前川督和琳有苗地歸苗之約。遂蔓延三廳地境。司事者議盡應其求。公知愈撫且愈驕。而兵罷難再動也。乃日招流亡。附郭棲之。團其丁莊。而礮其要害。積十餘礮。則堡之。年餘。椅角漸密。苗妨出沒。遂死力攻阻。公率練勇東西援救。戰且修。其修之之法。曰近其防閑。遙其聲勢。邊牆以限疆界。哨臺以守望。礮臺以禦敵。堡以聚家室。礮卡以守以戰。以

遏出以截歸。築或以石。或以土。或外石中土。留孔以鎗。掘濠以拒。又日申誡其民曰。勉爲之。是
有三利。矢不入。火不焚。盜不踰。有三便。族聚故心固。扼要故數敷。犄角故勢強。民競以勸。百堵
皆作。三年秋。苗大出焚掠。下五峒。大吏將以開邊隙罪公。會四年鎮筩黑苗吳陳受糾衆數千
犯邊。於是有苗蠶何嘗底定之旨。責巡撫姜晟。嚴捕首逆。公立禽之。賞加知府銜俸。是年碉堡
成。明年邊牆百餘里亦竣。每哨臺舉銃角則知有警。婦女牲畜立歸堡。環數十里戒嚴。於是守
固矣。可以戰。時鎮筩左右營黑苗最患邊。適晒金塘苗因乏食出掠瀘溪。卽夜三路擣其巢。仍
伏兵要路痛殲之。苗始奪氣。六年而貴州變起。蓋湖南環苗。東南北三面七百餘里。其西面二
百餘里接貴州。尙未設備。故石峴苗復思狡逞。煽動十四寨。并糾合楚苗叛。公以鄉勇千五百
馳赴銅仁。而黔撫伊桑阿至。叱其越境要功。遂以招撫戡定。奏回貴陽。時首逆鎗械皆未繳。各
寨方沸然。邊民赴愬雲貴總督琅玕。琅公至。急檄公會勦。三日盡破諸寨。其破崖屯溝也。前兩
路賊皆壘石守。公使黔兵攻其前。而自領鄉勇夜探山後徑。揉升而上。犁日遂連破五巢。其破
上下潮也。萬山一峽。苗以死守。乃夜分兵左右圍之。而親督勇黎明攻峽。及晡礮破之。分兵火
其寨。前後殲苗二千有奇。倣湖南法。建碉堡守之。而伊桑阿冒功誤邊罪。爲新撫初公彭齡劾。

奏伏法。是年十一月。湖廣總督吳公熊光。奏加公道銜。俾得統轄廳營。總理邊務。優詔俞行。並命以苗畧道員用。七年丁父憂。巡撫高杞。奏留原任。許之。始公建議。遷永綏城於花園。副將營於茶洞。而貴州方藉永綏聲援。重其移。公力言諸大府。至是詔琅公查奏。公再赴銅仁。面陳永綏孤懸。苗巢形釜底。有二難三可慮。并請移湖南守備於貴州邊境螺螄堡。助彈壓。琅公乃奏移駐。是七年九月。遂移之。既而羣苗率衆來爭。公以鄉勇數百深入。忽遠近苗大集。環之數重。公以奇計突圍出。苗不敢逼。尋議繳鎗械。以摧其牙。距其抗命者。遂有永綏生苗。鳳凰黑苗之亂。永綏以廳城掣肘。未能深入其巢。首逆石宗四等。抗繳鎗械。并阻丈田土。復糾黨數千來犯。而矣。初是時廳已移出。且分駐形勢地。又得貴州螺螄堡可駐兵。遂親率兵勇三千。敗之。奔都河。連燔六寨。追至陽孟岡。夜五鼓。萬苗突至。跳起揮兵禦之。時雨霰雜下。我軍人自爲戰。鑿關至山後。殪賊二千有奇。生擒石宗四。得旨優叙。是役也。永綏苗一舉平。其黔苗未繳械者。咸震疊無敢抗。時嘉慶十一年也。公治苗。專用沈希儀鵬勦法。大小百戰。殲苗萬計。追出良民五千口。良苗千餘口。而所用不過鄉兵數千。則訓練之力也。大抵苗畧用兵。異他處。穹山峭壁。苗人驚越如平地。一長也。地不可容大衆。其進無部伍行列。退則鳥獸散。密箐中。伏賊忽起。從暗擊。

明。難猝防。二長也。銃銳且長。隨山起伏多命中。惟腰繩藥。無重衣裝。三長也。公因苗地用苗技。先囊沙輕走。以習步。兼習藤牌閃躍法。狹路則短兵制之。每戰還。必嚴汰。數年始得精兵千。號飛隊。優養勤練。而嚴節制之。行山澗風雨。而行列不亂。遺賫道上。無反顧者。共甘苦。若妻孥。哭陣亡若子弟。報公憤若私仇。是以能致私如一。先是嘉慶元年。平苗前後案內。奏明將查出逆苗叛產。分給無業窮苗佃種。其時未並查晰。多被強苗侵霸。及公剿辦石宗四。查出侵占田地千餘畝。其餘侵占尤多。公逐一清釐。照叛產歸公例。另佃良苗耕種。於是寨苗聞風震懼。各願返所侵占地。計永綏境內。繳出萬餘畝。乾州鳳凰保靖等處。亦紛紛呈繳。公請收作屯田。分佃良苗。納歲租充餉。又請於撤防後。挑留苗兵駐守。卽以屯糧贍之。巡撫阿林保公疏聞。得旨俞允。積久制益密。田益闢。則又墾沿邊隙地二萬畝。曰官墾田。贖苗質民田萬餘畝。曰官贖田。以廩屯官。授屯長。給老幼丁。籌補助。備犒嘗。暨歲修城堡神祠學校育嬰堂養濟院諸費。百務並舉。而苗占田三萬五千餘畝。亦以兵勒出。其苗弁復自獻七千餘畝。爲經費。以苗養苗。卽以苗制苗。於五年陳屯政三十四事。十年陳經久八事。十二年後陳未盡七事。大要使兵農爲一。以相衛。使民苗爲二。以相安。故約官與兵民曰。毋擅入苗寨。毋擅役苗夫。約苗曰。毋巫鬼椎牛羣

飲以靡財。母挾鎗矛。羣匪眦釀。又以詩書禮讓。化其犷獷之氣。請將乾鳳永保四廳縣。編立邊字號。廣鄉試中額一名。苗生編立田字號。外加中額一名。苗益感奮。有旨擢辰沅永靖兵備道。十三年春入覲。詔曰。傅鼐任苗疆十餘年。鉏莠安良。興利除弊。建礮堡千有餘所。屯田十二萬餘畝。收卹難民十餘萬戶。練屯兵八千人。收繳苗寨兵器四萬餘件。又多方化導。設書院六。義學百。近日苗民駸駸向學。籲求考試。革面革心。朕久聞其任勞任怨。不顧身家。悉心籌畫。本日召見。果安詳諳練。明白誠實。洵屬傑出之才。堪爲巖疆保障。其卽加按察使銜。用風有位。十四年擢湖南按察使。以苗弁兵民籲留。命每秋一赴苗疆。慰邊人思公之在苗疆也。日不暇給。設木甌於門。訴者投牒其中。夜出閱之。黎明起視事。剖決立盡。兵民白事。許直至榻前。及爲按察使。一如同知時。下無壅情。故事無不舉。十五年兼署布政使。十六年復入覲。天子將擢公巡撫。以大福湖南民不幸遂卒於官。

成得行刺案

庸閒齋筆記云。成得者京師中廚役也。於睿皇帝駕幸圓明園時行刺。當卽被擒。上命諸王大臣六部九卿會訊。默無一言。但云若事成。則公等所坐之處。卽我坐處也。上寬仁。不欲窮詰。與

大獄。遂命凌遲處死。其處死時。先大夫在京。與衆往觀之。先立一木椿。將得縛于椿上。其面前又植二木椿。乃牽其二子至。一年十六歲。一年十四歲。貌皆韶秀。蓋尙在塾中讀書也。至則促令向得叩首訖。先就刑。得瞑目不視。已乃割得耳鼻及乳。從左臂鱗碎割。再割右臂以及胸背。初尙刀刀見血。繼則血盡。只黃水而已。割上體竣。忽言曰。快些。言甫畢。廠上走下一官謂之曰。皇上有旨。令爾多受些罪。得遂瞑目不言。斃割至盡乃死。究亦不知何人所指使。倘非上之聖慈。則漢之楚獄。明之胡獄。株連而死者。且數萬人矣。嗚呼。此仁宗之所以爲仁與。

董曹兩相國遺事

庸閒齋筆記云。董相國誥。曹相國振鏞。嘉道兩朝名臣也。董公盛德偉望。朝野欽仰。嘉慶十八年。天理教匪林清。遣賊入禁城爲亂。時上幸熱河。聞變。近臣有以暫行駐蹕之說進者。董公力請迴鑾。繼以涕泣。而曹公在京師。於亂定後。鎮之以靜。畿甸遂安。時有無名子撰一聯嘲之云。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師。二公聞之。笑相謂曰。此事之庸碌啼哭。頗不容易。董公初加太子太師銜。人有尊以太師稱之者。公輒笑辭曰。賤姓不佳。後二公皆加太傅銜。曹公訐謔遠缺。小心翼翼。歷相兩朝。福壽近世罕比。余於二公皆姻家。故熟聞之。

居官以能說話得便宜

庸閒齋筆記云。襄勤相國勒保。嘉慶朝名臣也。敷歷中外最久。官四川總督時。仁宗嘗詢以爾等爲督撫僚屬中何等人最便宜。公對以能說話者。上曰然。工於應對。則能者益見其善。卽不能者亦可掩不善而著其善。雖事後覺察。而當前已爲所蒙矣。况政事不藉敷奏。不能暢達。往往有極好之事。爲拙於詞令者說壞。此聖門所以有言語之科也。朕遇悃悞無華之吏。嘗虛衷俾盡其言者。以此。公還以語家梅亭方伯。公頌聖主之明。余謂言語固然。卽公牘亦何不然。昔人有詳文用毫無疑義四字。致被駁詰往返。改毫字爲似字乃已。然所費已不貲。時人謂爲一字千金也。因思同治丁卯。余權南匯縣時。先與本道應敏齋方伯。議掩埋暴露事。方舉行。而撫藩檄下飭辦。余遂躬歷城鄉遠近。督率董保經理。閱時三月。共勸葬及代葬四萬二百餘棺。境內擲灰爲之一空。然尙有一萬餘具。或以子孫在外。或因方位不利。不能盡葬。須待來年者。因據實具覆撫藩。同時有一縣僅掩埋一千七百棺。遂以境內悉數葬盡具報。嗣奉某方伯通飭。以葬一千七百棺者。爲辦理認真。記以大功。而余則以尙有一萬餘棺未葬。被申飭焉。彼時幕友原鋪張其詞。以掩埋淨盡具稿。余謂若是則下一年不復舉辦。此萬餘柩終暴露矣。事後乃

信公事不可不作欺飾之語。時上海經應方伯捐貲數千金。葬至五萬餘具。然亦不能葬盡。故是役也。上南二縣。葬數最多。而皆無功。彼一縣之得獎勵者。是能說話之類也。

郡吏爲善之報

庸閒齋筆記云。爲善不必求報。而報施之理。往往不爽。福州廖封翁。少時爲郡吏。嘉慶年間。海寇朱渥投誠。得沿海居民通海冊。不下數百家。廖謂寇旣降矣。則若輩亦不必究。舉而投諸火。俄官吏有按冊誅求意。索之無有。遂已。五子均登甲第。廉仕。最幼者爲鈺夫先生鴻荃。榜眼及第。官至尙書。廖年八十餘。歿時異香滿室。常州呂笠湖太守志恆。官閩時。臬使延之署辦案。閩省海禁甚嚴。凡以穀粟出洋者均死。漳泉二府貧人。多以番薯爲糧。俗呼爲地瓜。故以地瓜出洋者。准穀米例亦死。每年所殺甚夥。其實盜鑿梁肉。固不屑食地瓜也。呂於地瓜下加一餅字。咨部。謂餅餌之屬。較穀米有間。請予減等。部議從之。自是全活無算。呂年五十餘。尙無嗣息。後遂連舉丈夫子二人。夫廖與呂。其初不過一不忍人之心耳。未嘗圖報也。而報之彰彰如是。作善降祥。豈不信哉。

吳縣令善於賑災弭患

浙江之象山縣。踞定海上游。海盜由閩擾浙。必由縣境之南大佛山而入。沿海奸民。多以米及淡水火藥濟盜。且爲嚮導。適吳縣張君吉安蒞任。卽嚴水米出洋之禁。盜漸窮蹙。不敢犯象山。旋署新城。邑去水遠。倉設行省。民以折色輸官。官購米兌。軍多浮取。君平其折價。民力以紓。庚申署永康。夏蛟水猝發。山石大如屋。隨流水下。平地水深丈許。田廬蕩然。君速往勘。搭棚廠。俾資棲止。其被水阻隔。不能出者。以舟載餅粥。遍飼之。具狀請賑。同官以偏災。向不查辦爲言。君不顧。上游果扼之。災黎大譁。幾激變。君力爭於大府。得給賑及修補費。且展賑如例。是年處州旱。麗水尤甚。以君能卹民也。命之往。下車步禱。雨立至。轉歉爲豐。麗水多山。地險而道遠。念赴愬者多。廢時失事。就山寺獻結之。民旣得直。又不苦期會。癸亥春。奉急檄。至行省。命署浦江縣。浦江疊被水。不逞之徒。勾衆搶富民。伐墓樹。鄰邑多煽動。君白大府曰。聚衆肆掠。非法無以止。奸民衆聚以饑。非米無以安良民。良民安則奸民氣散。請運兵米。所餘往散給。許之。民知君已請米。勢漸解。擒治首惡。論如律。歲獲有秋。是年冬。補餘姚。甲子春。雨傷禾。米價騰涌。君旣請糶倉穀。又請於臺使者。官運川米五千石。民食以足。明年復被水。鄰邑責賑者。廠專設縣城。擁擠傷亡日數輩。君分鄉設廠。別男女官帑外。勸富民協濟。迄撤廠。無枉死者。邑多名區。次第修復。

之以工作代賑。尋乞養歸。

張主事不肯阿附權奸

張大維湖北人。善楷書。以工部主事。中式嘉慶元年貢士。時清廷和相管工部。大言曰。吾工部今年乃出狀元耶。張聞之。殿試故違式。和相揀其卷。恚曰。如此沒出息。快著再寫一本來。使人往告張謝病不能矣。其事哄傳於外。和既敗。上召見曰。汝乃不要狀元者耶。按此可見張君定識果力。自不可及。他人方求之不得。豈肯作此舉。倘不知冰山難恃。一朝消釋。悔無及矣。奉勸貧緣奔競者。安之於命可也。

孫補山軼事

三異筆談云。補山節相豐功偉績。載在本傳者。衆皆見之。第濟變之才。機牙四應。真得韓魏公遺意。有一二軼事。得之所聞所見。謹誌之以補家乘之缺。且俾後之爲封疆者。則倣焉。駐節前藏。督辦軍需。時梅勒子二等侍衛某。奉旨省親。勢張甚。至裏塘。從騎鞭撻夷人。烏拉逃散。糧臺傳誤。委員飛稟報聞。節相卽通札各站。風聞有某人騷擾驛站。今發到令箭一枝。不拘何處。擒獲。許以軍法從事。本院已夾片密奏在案矣。某聞之。不敢馳驛。自乘軍騎。星馳而去。越旬日已。

接後藏來信。某人已至軍前矣。方小濂曰。中堂此舉未免太過。笑曰。無此大膽委員。就擒亦必告我。且某雖驕。亦非癡絕。斷無見此告示。自就顯戮。慮或倔强。故以密奏嚇之。此等鎖屑。何足瀆聖聰也。凱旋後。節相亦返成都。惟辦善後者。一道二府暨同通州縣佐雜數十員。尙短商上尾欠銀二十四萬。稟請迅速解往。承宣使聞嘉言。謂軍需無著之項已多。諸君但計目前。不慮日後。指不肯解。各承辨道府之先回。如符如石。如趙如沈。皆羣起爭之。相國諭曰。君等當日爲邊陲用兵。若先籌帑。豈能集事。藩司計臣。勾稽核算。乃其專責。何妄爭也。絕口不道。第三日。身自拜晤聞公。謂入藏諸公用帑大費。自須查核。但自臬司以下。均有經手。惟老司長無所迴護。本應老夫自行。緣新自藏回。且批准多由本院。亦須迴避。擬奉煩一行。明日卽當移檄。老夫七十餘人。居然雪噴萬里。司長壯猷強仕。尤宜勉力報國。塞外望帑如歲。遲則恐別生事端。一定行期。當摺報起程。兼飛飭委員珍重而別。聞藩惶窘。卽日釘鞫。委員且多給盤費。飭令星馳而去。查核一說。聞藩固不敢問。節相亦不復言也。一如肖濂偶一題及。節相必曰。好藩司。符石諸君。原未免太不撐節。若彼竟毅然請行。我轉不敢遣之矣。

炎涼異態

三異筆談云。趨炎附勢。志士所羞。然不觴朝士而接賀拔。亦吾行吾志。若塵埃中能識宰相。則盡人而物色之矣。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怨不在大。惠不在多。往往於無意中得濟者。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也。海昌雲巖方伯先德。慷慨好施。官甘肅之平番。凡出口者。糗糒芻茭。餽遺必腆。一日適赴鄉檢驗。滿洲查公以小謫往新疆。歸時已過。公蹙然曰。舊識遠謫。不可無將意也。乃遣健僕囊三百金。追越兩站。具稟申款。兼致珍味。查亦祇登而去。去經年。忽奉命開府。秦隴召陳問曰。君性揮霍。得無虧空否。陳曰。不敢欺。已將及億矣。查沉吟再四曰。幸吾來尙可。然亦大費調停矣。乃破格調寧夏。旋調皋蘭。越三年。曰粗可抽身。耶君已得刺史。何戀戀雞肋乎。爲請乞休。且以千金爲贖。曰無使漂母笑人。陳歸。又數年而卒。雲巖公已晉郡伯。尙寄金爲翁補苴也。又杭理事伊司馬言。前在甘肅時。蘭州守德公初度。道府以下羣聚申祝。方張筵觀劇。忽郵遞報倭大人什布到驛。德公言倭雖舊憲。第已升七品。例不迎送。明晨起行。一往送別。現作主人。安敢不奉倍也。少時。客有潛去者。爲碾伯莊令。邑丞某訓導某。德守曰。渠等困酒。假此遁逃。卽遣人促之。俄傾復至。羣問曾晤倭公否。答曰。出城三里卽遇之。下輿一揖。彼第於輿中舉手而已。衆挪揄之。入席復飲。又數巡。忽傳邸報。本省制憲調任閩浙。所遺員缺。奉旨以倭

什布補授。乃倉皇徹晏相率進謁。時已薄暮。兩司見畢。惟請三人。使闈人辭於衆曰。現將拜摺。邀莊令等捉刀。無暇晤談。期以翌日。德太守大窘。浼兩司爲解。至第五日才見曰。吾與弟中表。記前日爲弟華誕。特來申祝。既而知署中賓客甚多。兄以謫員。手板脚靴。無能爲役。至今匆促。尙欠申祝也。德公無地自容。崩角而已。後莊公得調大邑。洵陟同知。旋擢平涼太守。貳尹亦調善地。曰君才非肆應。不欲以宰累也。訓導兼一書院。曰聊佐首宿盤也。兩事均在皋蘭。故合誌之。又鄂韞田制軍。以廓爾喀失事。枷號軍前。惠瑤圍制軍命一守備一通判。賚往。皆鄂戚也。守備托公雲。太不覺涕泗交頤。判少年哂聲一笑。後鄂公再督四川。判卽乞病去。托以軍功荐擢總戎。

百風子之折獄

遼東百齡公。字子頤。號菊溪。姓張氏。乾隆壬辰進士。辛酉陳臬浙江。適湖府之長興。有小家女。不爲強暴所污。慷慨自縊。邑令甘肅邢君審得實情。照例擬絞。郡守善惑於劣幕之君。謂強姦並無證見。縊時已越三日。欲活狡童。改擬輕減。公閱案大愠。駁飭強姦安得有證見。有證見卽不能姦矣。至遲死之故。或緣冤苦未訴。或以守護難行。今矯揉若此。非受賄徇情而何。姦者已

殺其軀。讞者更污其節。罪尤在狂且上。必當參辦。初仲侍坐時。縱言至二千石賢能。師甚誇湖州操守。詢仲信否。仲應曰信。第性多偏僻。亦是一病。師應曰。廉者必狷。氣質未化耳。至是謂仲曰。汝言不謬。然豈止偏僻。直倒行而逆施。烏乎可。仲曰。善守誠誤。然渠素有風子之名。師申憲令。而首及狂夫。無乃太褻。師意少解。故曰。汝不聞都中人亦呼余爲百風子乎。翌日上院。撫憲送司道至巡捕廳值房。且行且語。已出大堂。菊師植立曰。大人慈祥。慎於白簡。齡責在糾參。不得不逕塵天聽矣。旁觀悚然。袁觀察更爲吐舌。芸臺先生滿面春風。趨前握手曰。斷不至此。老前輩尊見已定。晚無不追隨。第事實則據詳徑咨。該守斷無掣肘也。師亦不覺意消。回署旋見時謂仲曰。湖守不足惜。吾感中丞之和衷。不得不屈己以從。仲笑曰。兩大賢共濟。真可媲美韓范。師爲苑爾。後烏鎮瑤光獄起。鎮多尼刹。半作魚元機。如都中皇姑寺。分防同知龍丞子孝廉庇之。本道小峴先生壻張姚君亦染指焉。知而大惡之。以屬秉臬。一日余在庫納課。忽有鄧君來見。辭之不得。鄧江右人。候補邑丞。其叔爲余僚友。見則倉卒曰。頃奉臬司傳。授以密札。往嘉興公幹。令至塘棲拆看。丈與烏臺稔。必略知端倪。希教我。余曰。臬憲甚秘。余何能知。君但纖悉無隱。往反不稽可也。惘然去。越日旣銷差。卽過我。吐舌曰。神人也。遵諭至塘棲拆看。則非嘉興。

乃烏鎮。札中飭列甚悉。寺中有窟室。藏粧飾音樂甚備。尼幾人。年約若干。如造細冊然。急鼓棹往之。則縣役數名已候河干矣。一獲三狐。併及禿鴉。開摺呈電。公覽訖。置案上。硯底亦出一摺。曰。與此符否。汝尙誠實可用也。不覺毛戴。再越日。見仲卽詢曰。若知烏鎮事乎。對曰知之。公曰。我以謔語召小岬之怒。不能曲赦龍丞。深以爲歉。龍丞雖聾。然罪止失察。非如湖守之舞文也。小岬執意勒休。劉藩亦故爲迂訥。不特抱歉龍。抑亦深慚阮憲。爲之歎息。總制兩湖時。有江西客民在漢口經商多年。積有餘資。回家置產。漸臻完美。因年踰周甲。思終老於家。以免奔馳之苦。有一弟在家讀書。僅博一矜。誰知弟心不良。恃田園契據盡在手中。將兄遞年產業。作爲己手所進。一股全吞。致兄垂老蕭條。無可控訴。不得已挾其微資。重赴漢口爲賈。遷延數載。生意甚微。鬱悶吁歎。無以自遣。然聞百公之精明。屢伸民間之冤抑。遂作詞呈控。訊出其祖父寒微。一無遺蓄。弟年甫冠。向賴老兄撫養。得以讀書成人情事。時公已洞見此案大概。收呈後不加批發。卽手交江夏令諭令設法辦理。江夏令以案關隔省。旣難於傳人。又無從察訪。延至數日。莫展一籌。轉求教於制府。公笑曰。此易事耳。卽在盜案中列其弟爲窩家。斯得之矣。江夏令因遵諭具詳。公卽飛咨江西中丞。刻日嚴拿其弟到案。不由分辨。卽押解至湖北歸案訊質。公隨

親提至大堂。厲聲呵斥曰：秀才家應守名教。乃敢作盜窩家。致富千金。情實可惡。法更難寬。速令招供。定案時。其弟魂不附身。祇求苟全性命。指天誓曰：供稱家產係兄作賈所成。實無盜通窩情事。問以兄在何處。答曰：現居漢口。立傳到案。質訊明確。斷定革去生員。薄與笞罰。即將家產仍歸兄管。聽兄隨時贍給。不准分外妄干。弟亦俯首遵依完結。毫無異議。案關兩省。事閱多年。不過數語之間。而真情畢露。一時靡不頌公之明察。公之才猷卓著。於封圻大吏中。首屈一指。當時朝廷稱之曰能。身後諡之曰敏。非虛美也。

王儕嶠不趨勢要

清朝野史云。王儕嶠（蘇）居諫垣時。有直聲。嘗彈平寬夫司馬。出守洛陽。不趨勢要。上司畏其鋒稜。錢楷時爲方伯。其族弟（俊）以資授道員。仗兄勢甚豪縱。公察其辦物料有虧缺。乃直揭藩司稟。中有深知錢道爲上台族人。然夙信大人之清正。必不以葭莩故致誤國事也。錢大驚。准其揭。治（俊）如法。後告人曰：是日讀稟時。余手自顛搖。不知作何批示方好也。自是公之直名益彰。

岳青天

清朝野史云。岳少保（起）滿洲人。以孝廉起家。初任奉天府尹。前任某以貪著。公入署。命僕自屋宇器用皆洗滌之。曰勿染其舊也。後與將軍某抗。罷官。嘉慶親政。用爲山東布政使。俄調江蘇。巡撫公清介自矢。夫人親掌簽押。童僕不過數人。出門騶從蕭條。瘦驂敝服。居然寒素。禁止游船妓館。無事不許讌賓演劇。吳下奢風爲之一變。馭下雖甚寬。然不假以事權。嘗與客共談。指其侍從曰。若輩祇可供灑掃趨走而已。署中政事。乃天子付我輩者。安可使之與聞。向來大吏不能令終。皆坐倚若輩爲心腹耳。夫人尤嚴正。公嘗往籍畢。弇山尙書產。歸時已薄暮。小飲面微醺。夫人正色告曰。弇山尙書以酖於酒色。致有今日。相公觸目警心。方謹戒之不暇。乃復效所爲耶。公長謝焉。吳民至今思公。演爲岳青天歌。以爲湯文正公後一人而已。

額勒布官兩淮時之清廉

清朝野史云。乾嘉以前。淮綱繁富甲天下。視漕使者驕貴簡出。出則輿從華盛。倍封圻。金錢揮霍。一斥鉅萬。額少農。勒布官兩淮。力矯積弊。常從二三騎。自策羸穿街巷。禱雨甘泉山。輒步烈日中。往返三數十里。舊例別庫歲徵幾千萬。乃漕賈結交勢要物。聽使者主持。公壹不問。游客來謁。自餽肴蔬果餌數器而已。曰吾爲揚州開一生面也。嘉慶戊辰。被議入都。漕賈送至王家。

營環跪納會子四紙。紙各鏹十萬。公詰何爲。僉曰大人節官費歲數十萬。又奏增鹽息至分半。歲溢且二百萬。區區者誠不足言報稱。公曰。我前節官費以爲今日地。日攫察案所應有也。請增鹽息者爲岸猾持若短長耳。若等竟以作市價。是梓民以益商。我負疚滋重。况分若肥耶。必不聽者以狀上聞矣。是年秋公故當觀聖。例以珍玩爲面貢。公閱實製備。僅值十六萬。先期貯京第。及至第。部議當差熱河。不得面無用貢。公瀕赴戍。遣使悉送還揚州。費脚價銀六千。實已資也。嗚呼。處脂不潤如公。誠可質古人矣。（按公少時奔喪至山西。士人醵貲萬金爲賻。公一無所受。事聞仁宗大嘉許。可知自古名臣必於微賤時培養風節。百爾君子盍勉共之）

吳制府熊光之偉論

清朝野史云。吳制府熊光嘗語人曰。刑賞者國家之大權。而寄於封圻大吏。若徒以有司援例求免斥駁之術處之。失其旨矣。例有一定。情有萬端。故萬事必當詳審而後行。賞一人而有裨於吏治。有益於民生。雖不符例。賞所必加也。刑一人而有裨於世道。有益於人心。雖不符例。刑所必及也。雖不得請。亦必再三力爭之。乃爲不負。若憂嫌畏議。隨波逐流。其咎豈但溺職已哉。

陳若霖治獄詳慎

清朝野史云。陳望坡尙書【若霖】世居閩縣之螺洲。敷歷中外數十年。皆以樸誠結主知。以仁恕孚人望。嘗語人曰。吾儕生當盛世。循分供職。有何奇才異能。惟能以人事君。則收效自遠。又曰。吾儕治獄。不能惟明。違云克允。惟念唐虞之世。以堯舜爲君。以臯陶爲刑官。而一則曰罪疑惟輕。再則曰寧失不經。則其不敢自信可知。而寬嚴之間。必有道矣。當陳臬楚北時。勘辦秋錄。以失出十五案爲部臣指駁。奏入。上謂陳若霖刑部老手。何至失出十五案之多。坐降四品頂戴。拔去花翎。或有以此誚公者。公曰。此我平生第一心安理得事。君何尤焉。長刑部日。尤以汲引人才爲務。鼓舞作興。無人不樂爲之用。當時刑曹中推能手。其外任司道掌封圻。諍諍有聲者。皆出公夾袋中也。又公早歲困於童試。至至十八歲。乃決意輟業爲商。結伴同往蘇州販布。已登舟矣。螺洲距省城三十里。舟至洪山橋。必小泊。卽省城之馬頭。過此則長行矣。值連日大風。不能解纜。忽岸上急足到。爲公遞家信云。昨學轅牌示。卽於日內趕辦科考。囑公速回應試。公笑曰。此所請蛇足也。漠不爲意。同伴皆促之回。亦不動。乃數人掖之上岸。將行李拋置路旁。時風已轉。徑揚帆去。公不得已。怏怏入城。旬日間。遂入泮。是爲乾隆丙午科。九月舉於鄉。次年三月成進士。入翰林。散官改刑部。甫補缺。卽丁憂歸家。居八年始出。其淡於榮進如此。公貌簡

口訥不喜趨承。在刑部時。惟日坐司堂理牘。堂官從不識其面。公亦不求人知。時和珅初伏法。其僕劉禿者已擬遠戍。故事凡遣犯由提牢官點交差役。解往順天府衙門發配。司官弗與聞。是日適公當月。念此係重犯。親身押往。索取順天府收文。旋有科道參奏。遣犯劉禿聲勢尙赫。臨行夾路餞筵。擁擠不絕。以致發配三日尙未出京。上震怒。立召刑部各堂官。斥以所司何事。各堂官噤無以對。磕頭出。卽聯騎入署。立傳各司官詰之。司官亦皆茫時。公方買買入司堂。問何事喧嚷。有老書吏告之故。且請公上堂。時堂官查出是日當月之員。已厲色相待。見公至。大聲曰。汝於某日當月乎。曰然。劉禿之事發矣。汝尙不知乎。曰頃適知之。但咎在順天府。與本部何干。與當月者何干。劉禿於某日出禁。司官卽是日親身押交順天府衙門。并立取本日收到印文爲據。尙何懼乎。因就懷中出一紙呈上。各堂官皆驟然曰。是不難覆奏矣。事遂解。附錄之以見公之遇事詳慎。有益於公家。又如此也。

閩省州縣虧空茶

庸閒齋筆記云。嘉慶初元。福州將軍某。與總督伍公。巡撫浦公。以事相忤。署方伯錢公。則以爭一優人有隙。會總督入覲。將軍兼督篆。遂拓摭三人贓私事。并以福省州縣虧空百萬劾之。疏

入奉命查辦總督巡撫方伯皆正法。而所謂百萬之虧空者。實無此數。乃以鹽課及閑款湊成之。於是州縣擬斬決者十七人。合省呼冤而某揚揚自得也。讞案既定。部覆未到。此十七人者。發閩侯二縣監禁。二縣以同官也。羈諸署中而已。一日者有某令年六十餘矣。向閩縣令吉君。泰懇曰。我老止一孫。今夜擬回寓一視可乎。吉許之。至明晨。部文至署。督即委吉君監斬。急使人至某寓。僞以他事促之。乃還報曰。某已一早出門矣。吉大窘。只得先押十六人赴轅。而擬自請逸囚罪。時天色慘淡。淒風苦雨。路人目之皆爲流涕。比至督轅。而某持傘著屐。已候於門矣。吉心大慰。遽前握其手曰。何不謀而先至此。某曰。我自家行至中途。聞部文已到。因思回署。再至此。則路迂。故逕來就死耳。吉不覺哭失聲。是日十七人死後。吉痛哭。嘔吐滿地。遂引疾歸。不二年。某移鎮四川。又劾總督勒襄勤相國而代之。未幾。乃以縱賊渡河。貽誤軍機罪。伏法。勒仍回任。閩人以爲有天道焉。

西山活佛惑衆被誅

秋坪新語云。乾隆乙巳丙午間。有順義民婦張李氏。善醫術。兼工符籙祈禱之事。病者服其藥輒瘥。又有官家婦女。爲之延譽。大學士寶之寡媳。巡撫圖思德之媳。各施銀數萬兩。并拜張李

氏爲母。爭建西山三教庵。西峯寺與之居。虔爲供奉。號爲西山老佛。後燒香者旣衆。男婦雜沓。頗有桑間濮上之疑。爲步軍統領所懲治。奉旨張李氏伏法。旗族婦女。交家長嚴加管束。其風始熄。

官場豪博

三異筆談云。南史稱宋太祖擄蒲。一擲百萬。以今準之。不過千金耳。未免爲今世博徒所笑。嘉慶乙丑。予以養疴寄居張甥長庚所。與長庚婦翁盛君狎。盛君告予家事無隱。一日予妹及甥媳。輩於閨中戲選仙圖。盛顧而歎曰。此花骨頭。唐喪予不小。爲述數年前殤其獨子。族中無俚。輒以立後黷之。且悲且憤。思傾產以絕覬覦。因與狎客縱博。半年博負七萬金。同博者爲之籌畫。十償以六。且準薄田折閱。計捐畝千五百餘。已了此未完生平第一便宜事。予笑如此便宜。願兄不必再占。然積纍頗久。猶不及願君賓臣一夕十萬也。賓臣小厓侍讀。八十外所舉幼子。以四庫館謄錄。在京寓江南客寓。與輦下諸豪士習。歲首相聚。輒投瓊較彩。願好且擅。自正月。至四月。百日中得博進十二萬金。貯臥室高櫃。皆精鏤。足兌無折色。無短平。浴佛日。博徒皆聚。願寓作長夜之戲。獨是日大負。一敗塗地。至天明。固始祝編修在坐。曰。願君資已罄。再博再負。

亦無以償。不如且已。明日白華京。兆聞之。嚴斥之。又代搜其橐。尙萬餘金。捃摭報滿上庫。得補北城指揮。豪縱益盛。三年洊陟霸州牧。霸固衝繁。又不善經理。且肩積虧。不數載。負帑且十萬。已登白簡。例當立決。而顧尙夷然。京兆譙之。竟是癡兒。意謂尙可一擲償也。乃與趙硯懷謀。乘查封時。具呈樞府。備陳奉職無狀。不特孤負天恩。而且隳墮先德。先臣入值書房。高宗在藩邸。賞賚書畫頗多。今既不敢藏匿。更不敢同籍沒。諸物一體造冊。敬謹另單恭封呈繳。仁宗覽之。惻然。乃於獄上時得改長繫。數年。竟卒於獄。得保首領焉。夫以名臣子弟。不自檢束。陷于刑辟。著之可爲炯戒。至茸城諸君子。景仰前徽。委轉護持。全其後嗣。可入宋人厚德錄。獨聖天子之眷念甘盤。不惜屈法以全其子。侍講有知。亦當銜涕。惜現鑑十萬。不以爲虧。而以償博負。眞爲盛四兄笑耳。劉毅雖俊。幸無不善學之。

袁一如吏才

三異筆談云。袁丈二如。以縣佐洊陟屏藩。敷歷四十年。甘苦備嘗。每一遷擢。雖忌者無間言。非軍功諸貴之憑時藉勢也。初以永樂大典成。議叙縣丞發浙。大吏見其工楷法。習案牘。卽派海塘局。同事三人。蔣州判重耀。穆縣丞林。朱經歷太曾。薇垣爲姑蘇顧公。勤於蒞政。時已臘月二

十八。命僕往局中。伺有人否。至則惟見袁兀然操翰。傳入詢本年發帑若干。辦公若干。公探懷中清摺條分縷析。顧喜。因又向清查局會查否。對曰。非職執掌。不能盡悉。然同在憲署。略聞某處已查明。某處未覆。某處覆而未準。顧檢案核之。毫無舛漏。明午特傳見。問昨諸人皆歸。惟汝獨在何也。對曰。諸人皆有眷屬在浙久。故歸料理歲事。職斷絃未續。兒女寄家。非有心跣路。顧笑曰。君子哉。解身所衣海龍桂。贈之。袁力辭。顧曰。好爲之。汝能長守此心。不愁不穿貂桂。此卽呂虔刀也。開印卽保舉撫轅巡捕撫軍覺羅琅公玕。令繕奏摺。一日摺已入匣。琅公召入。謂摺須另繕。廷寄中有一語申覆未明。已囑主稿補入。汝可濡筆以待。袁對曰。繕摺時亦意揣之。故另擬一摺以俟。今果蒙指出。如足採用。無煩再繕稽遲耳。琅閱之大喜。摺封付差弁。從此摺稿亦必相示。越明年。時翠華南幸江浙。將抵鎮江。傳金山添辦水操。浙江明湖亦應閱視。倉卒間一切章程無可咨訪。總辦首道清泰進曰。袁縣丞夙能多識。盍問之。袁對曰。職謂本省另有章程。若第依樣葫蘆。職兄秉鈞在薩制軍幕。家信固常寄及。出其書排日記載。不啻其起居注也。水操一節尤極詳備。顧藩德道交拍其肩曰。可兒可兒。不負舉主。不數日駕至。琅撫屢蹕外行宮。昏後始歸。賓從皆散。惟袁在。招入直房。曰。頃傳宣明晨將閱海塘。須呈一清摺。今幕中無一

人在。奈何。袁曰。公創稿。職爲繕寫。瓊曰。我今日尙未餐。苦饑。隨以問袁。袁對曰。亦未。徧覓行廚。僅餽餽四。各盡其二。握筆良久。終不得下。乃揖曰。無已。悉以勞君。吾倦欲眠。四鼓卽上宮門也。袁且草且繕。以付僉從。瓊出視之。謝曰。君才十倍我。嗣是署富陽。補長興。擢西防。堪陞者。於此基焉。後爲嘉湖道。偶談至此。輒曰。少年狡獪。此時不特筋力不能。神明亦不逮也。君等勉之。予仰答曰。叔才八面受敵。心思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鈍根下士。歷劫無由渡筏。可授衣鉢者。庶幾厚堂乎。公撫然曰。是兒可教。惟恐其不壽耳。後果然。

姚一如強鬻斃輿僮

三異筆談云。福貝子最遴昇。夫皆壯狡者。四班更替。日馳百里。卽臨陣督戰。亦仿韋虎故事。不乘騎也。故輿人尤橫。嘉慶初。以廓匪不靖。經理藏衛。方以地險寇遁。紆籌乏策。一轎夫頭素多選事。入苗人家。強奪藏丫頭簪珥。巡視都司徐斐禁之。卽摔徐下馬。裂其衣毆之。時隨營爲川北道楊荔裳。一如副之。同赴轅。稟福司閣林姓。卽臬臺之叔。頗解事。曰。將軍以公事勞心。少不豫。此等瑣屑。兩君決之可耳。遂遣多役捕至。猶肆咆哮。怒呼用棍。衆憤旣深。痛予若手。擱至四十。放起已斃。復往稟知。福亦不怒。曰。搶奪鬥毆。軍政固應加重。但飭閣人急爲選充。越數日移。

營輿已駕。而夫不集。嚴督之。則環跪奔角曰。役等捨命奔走。原止供奉貴人。今隨員均可嵒戮。役輩恐無遺子。惟將軍主之。福赧然。卽詢誰斃役者。一如前曰。姚令儀也。與楊揆無與。福曰。何不告我。曰。鎖事賤人。何敢上瀆。福不得已曰。責之固當。斃之太過。遂撤一如總理。時已保升川東道。摺已繕并撤之。改用李鉉。則怒其對之慙也。後三年。始得鹽道。旋晉臬司。未到任。陟總藩。皆貝子薨後事。此節予在都於鄂公邸聞之。爲賦小樂府云。楊干僕。叔向戮。涇水兵。段尉刑。書癡白面太慙生。一怒能使三軍驚。上公廚帳醉眠熟。狐鼠憑陵竊威福。就中輿皂猶猙獠。日日肩公作公足。入市手掣幼婦釵。毀垣刀搯門官腹。監紀咨嗟車尉愁。忌器情多空踟促。闖然一騎來。意氣顛如雷。法令先貴近。何物此重儻。呼吏摔之下。屈強奚爲哉。赤棒擗盈百。血肉飛塵埃。上公慚謝首頻俯。實應且憎謂予侮。從此娥眉謠詠多。鸚雀紛曉鳩鳥訴。片語何緣解忤公。三年終竟難淹我。巖廓傳說作奇聞。想像鬚眉爭起舞。君不見曹黃門。糾劉禿子幾輩寒蟬羞。欲死不分葺城強項多。一妙同岑照青史。劉禿子事已久見邸抄。不著錄時柳泉以富陽尉爲大府所劾。閒談及此。笑曰。一轎夫足傾成都守。何況巍巍少府乎。領首郡者真不值一錢矣。仁皇在潛邸時。已塵天聽。後來特擢。職此之由。抗直小臣。抑於柄臣。未必不伸於明主。彼如脂如

韋者奚爲哉。

姚郡伯堅持禦寇

三異筆談云。秋坪郡伯。予弟視之。文采不彰。明察寡斷。然其保障盭屋。直可不愧古人。足稱大事。不糊塗矣。尹盭屋時。因公在省。忽聞王三槐來犯之信。幕中勸其且住會垣。徐商進止。君獨奮然曰。我城主也。今不歸。民誰與守。乃走馬旋署。至則百姓正洶洶思遁。有欲往四鄉者。有欲依他邑者。君入城。卽下馬。招父老。諭以徧地皆賊。逃將安往。不如本境。尙可背城借一。先飛稟省城。請烏機二百桿。又照式造六百桿。發庫得弓矢。募鄉勇。抽丁壯。得三千。民志少定。之四方者皆歸。且有別邑人來依者。武弁欲拒之。君怒曰。有分土。無分民。拒之是藉寇也。盡發倉穀給之。諸大戶亦踴躍襄助。粗定而賊人探馬已至。見城上旗幟。知已有備。乃分掠村莊。焚殺甚慘。君憤甚。卽欲往救。父老叩馬曰。寇多乘健驢。步賊亦善走。去來飄倏。惟楊軍門能逐之。乃稟省請救。賊亦畏鎗箭。不能逼。脅從斷夥。乃長圍困之。秋坪恭人瞿。尤明大義。摒擋犒賞。令健婦均登城助守。越數日。野已掠盡。漸欲肉薄。幸鄉勇多百練。卒鎗箭斃數十人。然終不退。瞿恭人以長子彬。囑其叔挈往藏城北野寺中。有急疾馳赴省。託其姒余姊許夫人。身攜其女。抱次子楸。

坐井闌。謂秋坪曰。寇入。君殉城頭。我卽殉於此矣。毋相顧也。至第九日。勢愈迫。賊有乘闥上者。君親援弓射之。顛繼登者相接。方支拄無策。忽聞炮聲轟然。賊有奔馬來者。衆相顧失色。曰。楊鬚子至矣。散者大衆。楊至。君卽開城迎接。楊遙呼曰。毋動。此一羣羊不足驅也。一少年亡命援楊馬尾。卽回手提之。拋入城濠。視之已斃矣。見者吐舌。各鳥獸散。無一騎一卒敢留者。楊入城。令軍士先食。已亦與秋坪共飯畢。卽起曰。恐賊旁逸不可與以暇也。卽上馬去。秋坪撫視被刼諸狀。報明請卹。上游憇之。惕營員曰。若是則汝等先須革職。遂不果報。秋坪僅以守城勞。賞戴藍翎。乃捐資卹生葬死。災者給價重造。計費四千。一如聞之曰。此項虧空。我不但不責之。且當代任之也。撥已餘補之。今其塚尙存。後秋坪來浙。時睿廟于請訓時詢及。併賜克什。而秋坪緣薄。不克如孔郡伯之承恩。惜哉。孔名繼榦。爲湖北竹山令。見羣賊方困官軍于谷中。因率鄉勇力搏之。得解。卽各散去。亦不知所困何人也。居數年。以俸滿赴都。適德侯入覲。共道往事。且深致謝。始知所困者德侯。侯卽力言于上。以竹山令陟松江知府。亦稱奇遇。

鄂尙書

三異筆談云。予所見偉人如孫文定之鎮定。百文敏之宏毅。皆絕倫超羣。然讀書數十年。醞釀

有素。故充實光輝。巖廊炳耀。乃有未嘗學問。且奔走戎馬間。日不暇給。而能仔肩艱鉅。且漸通文藝。此真天之所助矣。鄂尙書輝。世本葉赫。改隸正白旗。三十尙爲白身。日臥酒肆。如史宏肇。其友申泰規之。爲湊錢二十千。具冠靴。得挑馬甲。乃更爲計曰。子無兄弟。如宗祀何。漢軍李氏有女。年已廿七。甚淑。爲聘娶之。門戶粗立。而準酋役起。揀赴戎行。時李夫人已抱子。均托之申。去十年。奏凱歸。得守備。居未幾。復以游擊從阿文成征金川。洊陟總兵。鎮建昌。適甘肅回匪蘇四十三滋事。摺請軍前効力。乃賜金綺。授領隊大臣。督兵攻石峯堡。見堡中一酋垂墉發槍。卽援弓射之。顛正馳騎往取其級。忽標下中軍啓曰。請大人回營。公叱曰。堡已垂下。回營何居。曰。大人已受重傷。回視下體。血殷戰裳。轟然遽倒。昇歸大營。呼醫搜出鉛丸二。始悟援弓射酋時。已中槍而未覺也。文成據情入告。奉旨賞賽尙阿巴圖魯。後陞見天語垂問。對以臣疏于衛足。幸不隕越。悉仗天威。嗣是世襲男爵。開府川滇。皆由此起也。信一如。如司命。初督成都。廓爾喀叛。羣議以爲督臣自合坐鎮。成將軍帶兵往辦。一如獨謂不然。後得旨切責。謂鄂輝從前已辦理不善。今有安坐省城。降爲副都統。迅速前往。乃握一如手曰。我違子語。甚慚于子。然此行非子不可。能萬里相從乎。一如曰。此王事也。儀雖小臣。豈敢憚勞。且士爲知己。雖死不避。遂偕行。

後一如之賞花翎。升知府。皆鄂所請也。故舉主誼尤篤。予與春木主其家。卽視如骨肉。姓碧魯氏。本以屬國從龍。猶有關東質樸故習。少不甚識字。服官久。乃漸辨清漢文。暮年位高。幕中多文士。忽胸中豁然。觀綱鑑多見解。且能以淺語作詩。被譴時。與惠中丞一聯云。儘容鮑子能知我。豈有曾參解殺人。誠異人異事也。嘗過春木寓齋。見南來所攜香餅二匣。卽撮而啖之。顧其長君鄂彌善。曰。味不甚佳。黑者尤劣。何貴爲。衆皆掩口。亦盛德事也。

平陽案

三異筆祇談云。溫之平陽。民風獷悍。每歲催科。紳士尤多包攬。有莊以涖者。新中武舉。遂奪多士之所包。而悉攬之。衆不服。訟之。呼之不至。捕之則拒。又結哽手許鴻志爲羽翼。闔邑畏之。且效之附之。前令蔣澄已七十。乞休去。溫守楊太鶴惑于庸妄。謂非武健不足勝任。訪得豫章大挑班徐映台有文武才。乃薦之。徐亦覲其可越次也。欣然就之。瞰其他往。要而縛之。莊果不能匿。喜甚。親解赴府。莊以涖子邀許鴻志。鳩衆奪犯。徐下車搏之。許略拊其肩。一臂已垂不能舉。胥役更望風而逃。乃上府泣訴。楊守倉皇通稟。混稱數千人奪犯毆官。居然民變。平陽雖隸浙省。去闈較近。時菊溪師以觀察發閩候補。制軍阿兩窗檄公往辦。甫入境。卽有披執迎馬首者。

詢之則溫協也。公下車握手與講均禮。大喜。公館拜會。言知公督部。謹率卒四百備儀衛。公正色曰。無事則同僚。辦事則予固星使也。蓋阿公入奏。得旨以公補江蘇臬使。卽以爲此案欽差矣。君來何人之命。曰敬聽指揮。曰果爾。卽立飭介士歸汎。遲先揭汝。協尙逡巡。公顧左右曰。若地方聞而滋事。先斷主兵者之首。始轟然偕逝。公乃出示。但罪莊以泄一人。餘均寬貸。許鴻志年逾七十。自以例得免罪。先出。以泄遠遁。而其子以非主名且戀巢。避近郊。先就擒。時清中丞以緝匪駐寧波。遣浙臬朱公理來協辦。朱亦公門下士。公謂朱曰。吾奉制軍差。宜遵制軍所奏。但此案閩省。但據鎮道所稟。未經查勘。况辭稱數千人。誅戮必廣。寄語清公。無須眩惑耳。撫軍感服。予趨謁于溫次。公示以揭稿。覩縷數千言。首勸奪犯之地。東阻峻嶺。西界深溪。南北均塗田。可屯處不及一畝。則數千人之說。不攻自破矣。行至中途。以蒞望見有人。大聲呼救。預謀糾衆之訛亦解。而以泄之非爲首更見。乃定斬一人。許鴻志。絞一人。莊以泄。其餘城旦二人。脅從杖釋。有土官均以失察議處。莊以泄緝獲另結。皆公手定。不煩幕府促刀。奏上如議。如此大案。如此完結。不特民命保全無算。卽員弁亦受庇無涯。無奈庸人選事。另啓隙端。以至重發欽差。地方大累。員弁皆遭戍。而楊守亦擬滿徒。眞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也。

蓋碧軒太守政治紀略

蓋君〔方泌〕字季源。亦字碧軒。山東蒲台人。以拔貢州判陝西。嘉慶三年。署商州州同。治在商州東百里曰龍駒寨。寨之東抵河南南之武關。爲湖北路。四通縮商賈輸寫之會。又多林莽。山徑易憑。時川楚教匪亂。賊屢由武關入陝西寨。君至地如洗。賊酋張漢潮復擁衆至。乃置藥麵中。誘賊劫食多死。遂西走。官軍乘之。漢潮由是不振。然且揚言必報若。君集衆謀曰。賊雖去。必復東。若等逃亦死。守不得耕種。亦坐餓死。我文官也。無兵。若能爲吾兵。當全活爾命。衆議三日而後復曰。生死惟命。乃築堡聚糧。據見戶三丁抽一。得人三千。無丁者以財助軍餉。親教之。戰辰集午散曰。無廢農事。四年賊屯山陽鎮安。將東走河南。迎擊敗之。又擊賊於鐵峪浦。遂賊入林中。矛折賊已近。君奪矛以斃賊。時賊據山上。而伏其半於溝。乃分兵翦伏。奪據其東山上。數乘懈擊之。殺傷過當。賊宵遁。卒不得東。後賊由雒南東逸。君馳至分水嶺。問道出賊前而伏。賊錯愕迎戰。遂敗。殺賊數百人。鄉兵名由是大振。自武關至竹林關。鄉兵皆請隸龍駒寨。五年。知州困於賊。君馳百九十里援之。賊驚曰。龍駒寨鄉兵至矣。則皆遁。是時賊屯商州西。及雒南山陽各萬餘人。欲東走。君勒鄉兵二萬人。列三大營以待。賊不敢前。已聞楊忠武公以兵自商

州至。卽前擊賊。東西夾攻。賊大敗。殲是役枕戈而寢者五十日。游擊某誣以事解職。大吏直其謾。得留任。賊遂相戒無入商州。八年賊平。授盩厔知縣。君在商州六年。賊出入陝西。久無所得。銳欲窺河南。狼奔豨突。君眇然以一文吏。不憑一城。藉一餉。起千百農家子。於逃亡餓羸之餘。抗堅悍滑習之賊。於必爭之衝。摧鋒守堅。賊死突不能入平地。卒以就殲。厥功偉矣。在盩厔猶時時入山。搽賊。巡撫方勤襄公奏賞藍翎。及生獲鞏陝倡亂者四十餘人。擢鞏陝同知。仁宗召見。問商州事甚悉。授順慶知府。改成都府。十八年岐郿有賊入川。以鄉勇屯川陝要隘。賊知爲統龍駒寨鄉兵者也。卽遁歸陝。就滅。母憂歸。服除。授延平知府。改台灣府。兩攝台灣道事。道光三年以病歸。君始在陝。繼在川。皆以知兵重。然精吏事。重民命。其在盩厔。賊甫定。卽捐俸賑饑。旌死節婦。及河灘馬廐鹽法。皆區畫久遠計。始至順慶。大吏聞渠縣民叛。屬以兵。君曰。此作會人衆。客主相驚疑。訛言橫興。非叛也。請無用兵。捕十二人而變息。始至閩。以三十金賞捕得周永和。乃總督命鎮將。欲以兵取者也。在台灣所讞四獄。皆千百聚羣。稍激則變。君一以理論。民輸其誠。蔽罪如法。彰義饑。捕劫者七十人。置之法。天乃雨。民呼爲太守雨。其他之政治事功。更不勝枚舉矣。

劉青天戰績

嘉慶三年。四川賊首王三槐。俘至京廷訊供。言官倡民反。上曰。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對曰。惟有劉青天一人。劉青天者。南充知縣劉清也。上立加殊擢。當是對劉青天之名聞天下。公諱清。字天一。號朗渠。貴州廣順人。由拔貢官。獨得民心。嘉慶元年。三槐以教匪倡亂。時公由縣丞遷知縣。數以鄉兵破賊於南充廣元間。公撫民及士卒。皆以兒子蓄之。人樂爲死。賊自爲民時。知公名。戰莫爲用。故遇公輒逃。四川總督宜綿。嘗命公招撫三槐。三槐隨公至總督營。約率所部出降。然實詭覘虛實。無降意。還營復叛。二年。公復至羅其清營。其清故公部民。甚德公。公望之。大哭。其清亦哭。卽去所服白袍請罪。蓋白蓮教衣白也。留公宿其營。奉牛酒。聽約束。甚謹。復遣導公。徧入徐冉王冷各賊營。皆開壘列隊。迎送如禮。惟孫士胤戎服踞座。公望之拱手。亦卽下座。語多桀驁。然終不害公。翼日公爲檄。使鄉勇羅思舉持諭其清。其清恃其衆。終無降意。及三年。川督勒保。攻王三槐於安樂坪。數日不下。策無所出。乃復令公赴賊營招撫。時公已由南充令驍遷建昌道。賞孔雀翎矣。三槐恃前此出入大營無忌。約重質始出。勒公乃令前隨公至賊營之貢生劉星渠。及都司某質賊營。三槐遂詣軍門。勒公俘報大捷。星渠乘亂衆中逃出。都司

某被戕。自三槐被誅後。他賊首疑憚不敢出。故公不時就。而賊卒深信公。前後招降川東賊二萬。皆遣散歸農。然公不惟撫賊有恩。其戰賊亦最力。所練鄉勇尤敢死。嘗破羅其清。冉文偉於方山坪。破三槐於巴州江口。轉戰川東數載。與各賊大小百十戰。斬馘萬計。見奏牘者。僅十之二三。公入營撫賊。出營殺賊。往返虎狼之穴。如慈母訓撻嬰兒。蓋史冊所希有也。後行堅壁清野議。上命經略大臣一委公。賊卒由是破滅。四年魁倫代勒保爲總督。冉天元渡嘉陵江。大猖獗。公稟請防守潼河。魁反盡撤沿河兵勇入城自衛。公以太和鎮灘淺。請留黔兵協守。魁不許。賊果涉淺西渡。反委罪於公。劾奪其官。上素知公不之罪也。以其廉介。命總理達州軍餉。達州牧劉佳琦。詭報河運爲陸運。冒餉巨萬。勒反奏。其與公齊名。川中號二劉。擢佳琦知府。公先後勦撫川寇。勞烈甚著。事平入覲。賜御製詩。取民所呼青天者。以爲句。授四川按察使。時嘉慶十七年也。逾年教匪李文成踞滑縣。朱成良陷曹縣。定陶。巡撫同興不敢發兵。公力爭三日。始從之。卽以公將兵。時承平久。兵習晏安。行四五十里。足卽腫。公乃自躡草屨先之。日行八九十里。士卒皆感。叩首請公騎。誓以死殺賊。賊本烏合。公身先士卒衝鋒。所向輒披靡。以官兵五百。敗賊於髣山。復定陶。又敗之於韓家廟。殲賊二千。賊退保扈家集。公自定陶攻其東。縱火拔柵。賊

突出多死。誅賊首朱成良王奇山。賊在山東者皆盡。而河南賊自滑縣奔定陶者。亦殲於公。十一月賊平。而總兵陳某反。率衆在後。爲公策應。云公之平扈家集也。上諭曰。劉清年逾六旬。且係文職。能身率士卒取賊巢。勇敢可嘉。其賞布政司銜。尋授云南布政使。未幾以二品服留山東運使任。公性坦率。厭苛禮。既不合於大吏。又不耐簿書錢穀。自奏請改武職。遂授登州鎮總兵。二十一年。調曹州鎮。論者謂公以書生而將兵。以循吏而殺賊。以明經陟方面。而改武職。有國士風。清朝漢總督以武起家者。趙公良棟。岳公鍾琪。梁公鼐。楊公遇春。數人耳。公以布政使改官總兵。其遇尤奇也。

誤認童生爲朱毛裏

印雪軒筆記云。天下往往有兩不相涉。而因此一事。遂得彼一事。因此一人。遂致彼一人者。其中若有鬼神使之。非意料所及也。嘉慶間。懸重賞以購朱毛裏。適會學使者校士杭州。有童生某。倩人頂替入場。獲進第一。已而爲人告發。學使者怒。非特除其名。且將治其罪。命仁錢兩縣捕之。而童生有友數人于西湖一極僻靜處讀書。遂茫茫爲窮鳥之投。其友恐外室有人往來。匿之廚房中。以爲如是而邇者無可蹤跡矣。不意鄰屋數椽。一錢塘幕友。儼以安頓其細小。一

日其僕媼輩推窗遙望忽見一衣冠中人。下與供刀七者爲伍。疑爲朱毛裏以告幕友。幕友覘之信。以告錢塘令。令以關係重大。恐遲則走漏消息。或至遠颺。遂請兵乘夜出城圍其室。縛之以歸。而童生不之知。初猶支吾掩飾。繼而忽聞欲其承爲朱毛裏。乃大駭而吐其實。而頂替之案遂給。夫是時若非捕朱毛裏。則一面生可疑之人。干鄰家何事。顧乃轉輾而至于此。則此童生之所遭。其亦可謂不幸矣。

晉江令巧於奉迎得賂

嘉慶初有進士作令閩省者。貪與酷兼。而才復足以濟之。初任晉江縣。適大吏以巡閱過境。距縣尙數十里。卽有村閭民婦提筐跪獻道左者。問其何以知我來。則曰。小民那知有大人過此。昨聞本縣官將到。官愛我等若子。又素不受饋賂。計惟田園中所有蔬果。可藉以展芹忱。今適遇大人。因思縣有好官。皆出自大人之賜。理應先獻大人。後再補送縣官也。大吏笑領之。如是者絡繹數十起。乃悉令隨輿至城中領賞。及至行館。見某令大獎異之。因籌所以賞提筐者。則某令已代備銀牌百面。隨傳命分給之。各歡聲雷動而去。大吏又大稱快。而不知皆此令所預爲之也。不數月卽擢廈防同知。爲閩省第一優缺。蒞任之日。適報一命案。有本轄富紳捐部郎

者因起造園亭。親督工匠。自坐一圓椅。旁置燈火。以供吸鴉片煙之用。俄一匠亦携潮煙筒向燈吸火。富紳叱之甚厲。匠負氣去。乘僕從不在側。携斧劈其背。立斃。匠亦旋被執送官。自認不諱。卽收禁。牌示明日早堂聽審。而夜遣人語匠令供指使者。翌日匠供主人之妾某氏。籤拘某妾。晚堂聽審。妾某氏急使客以萬金賂得免。復使人語匠曰。某妾不肯到官。恐指使別有人在。明日覆審。當另供。又越日覆供。事出某妾。而其意實起於其妻。籤拘某妻。則復使客加賂萬金。案遂定。蓋受篆三日。已乾沒二萬金。而於案情並無出入。於是人皆畏其貪酷。而亦羣服其才。大吏亦賢之。旋擢守泉州。後屢緣事復遞降爲令。蓋歷任所爲率類此。終至輾轉褫職。有隨任幹僕陰記其前後所入。不下五十萬金。惟皆隨手散去。罷廢之後。兩目旋瞽。兩子皆納貲爲郡丞者。亦相繼而亡。遂至貧無以自存。竟侘際客死。俗所謂人財兩空者。此令之謂矣。

莆田令善逢迎

同時又有莆田令者。漢軍人。亦工逢迎。值某大吏過境。午憩於涵江驛館。莆中山水本佳。而涵江風景尤勝。驛館中一樓。最擅溪山之勝。某大吏頗喜吟咏。因卽景成七言截句一首。書紙粘壁而去。越旬餘。旋節復憩此樓。見壁上有墨搨山水一橫幅。結構頗佳。幅左有詩款。就視之。卽

前所作截句也。適某令進謁。大加稱謝。並詢墨搨。如有餘紙。擬帶數幅回省垣。以分貽知好。令稟曰。早已搨成二百幅。精裱裝匣。隨輜重發行矣。於是大吏復稱謝不已。握手鄭重而去。旋有興糧廳缺出。已擬題陞某令。聞其暴卒而止。某令揮金如土。自奉極奢。身後欠負纍纍。同寅極力襄助。眷屬始得歸去。後有公車北上者。爲某宦帶信物至京。親交某令宅中。見其所居極湫隘。僅一嫠妾應門而已。

權奸納賄

寧羌人張某以守備罷歸。言其壯日充陝西撫轅巡捕官。巡撫某令齎二十萬金饋和珅。投書出。日偵探不得。耗費銀五千餘。始見一少年麗服。奴出。問白者黃者。某以銀對。奴顧左右收外庫。授一名柬。曰。以此還報。答書另發矣。某意奴非司閹。卽和珅心腹。或笑曰。此重儷耳。其心腹司閹。豈數千金能見顏色。是時天下承平久。物力殷富。獻媚者誇多爭勝。如以數萬金進。不值一盼也。籍沒時人參多至六百餘斤。彼侈言胡椒八百石者。未免寒陋矣。

權奸之結果

東華續錄載嘉慶四年正月初三日。高宗帝賓天。珅奉上命總理喪儀。竊自喜倚任如故。翌日

御史廣興具疏劾和珅諸不法狀。大學士劉墉亦於造膝時。奏請究治。初八日奉旨革和珅職。學交刑部收禁。詔儀親王成親王、七額駙、大學士劉墉、董誥、籍和珅家。列單具奏。命王公大臣會同三法司鞠審。珅初猶諉諸劉馬二家人。再訊始承。惟尅扣軍餉二百餘萬。娶出宮女爲妾。壓匿軍報。私放府道學政五款不認。諸臣以供詞抄單呈進。欽奉上諭。和珅受大行太上皇考特恩。由侍衛洊至大學士。在軍機處行走多年。叨沐殊恩。在廷諸臣。無有能比者。朕親承皇考大故。苦塊之中。每思論語三年無改之義。如我皇考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實心實政。薄海內外。咸所週知。方將垂萬世爲家法。何上三年無改乎。至若皇考所用之重臣。朕斷不肯輕爲更易。卽有獲罪者。若稍有可原。猶未嘗不思保全。此實朕之本衷。自必仰蒙昭鑒。今和珅情罪重大。科道諸臣列款參奏。實在難以刻容。是以恭頒遺詔。卽將和珅革職拏問。茲錄罪狀二十款。特諭衆知。朕於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冊封爲皇太子。尙未宣布諭旨。而和珅於初二日。先期預呈如意。洩漏機密。居然以爲擁戴功。其大罪一也。上年正月。皇考在圓明園召見和珅。伊竟騎馬直入中左門。過正大光明殿。至壽山口。無父無君。莫此爲甚。其大罪二也。肩輿出入神武門。坐椅橋直進大內。衆目共昭。毫無忌憚。其大罪三也。取出宮女子爲次妻。罔顧廉恥。

其大罪四也。川楚教匪滋事。皇考焦勞軍書。刻縻宵旰。乃卬珅於各路軍營文報。任意延擱。有心欺蔽。以至日久未竣。其大罪五也。皇考聖躬不豫時。和珅毫無憂戚。逢人談笑自若。喪心病狂。其大罪六也。昨冬皇考力疾批章。間有未真之字。輒口稱不如撕去。意在另行擬旨。其大罪七也。管理吏戶刑三部。將戶部事務一人把持。變更成法。不許部臣參議一字。其大罪八也。上年十二月內。西寧報循貴二廳賊番聚衆搶劫殺傷。竟將原摺駁回。隱匿不辦。全不以邊務爲重。其大罪九也。皇考升遐後。朕命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來京。乃故違諭旨。無論已未出痘。俱令來京。不顧國家體恤外藩之意。居心實不可問。其大罪十也。大學士蘇陵阿。以姻親匿其重聽衰憊之狀不奏。侍郎吳省蘭。李潢。太僕卿李光雲。皆曾在伊家教讀。俱保列卿階。兼任學政。其大罪十一也。軍機處記名人員。隨意撤去。其大罪十二也。昨抄和珅家產。私蓋楠木房屋。僭侈踰制。其多寶閣榻段。仿照寧壽宮制度。園亭點綴。與圓明蓬島瑤台無異。不知是何肺腑。其大罪十三也。蘇州墳塋設立饗殿。開置隧道。致居民有和陵之稱。其大罪十四也。家內所藏珍珠手串二百餘串。較大內多至數倍。并有大珠較御用冠頂尤大。其大罪十五也。又眞寶石頂並非伊所應戴之物。乃藏至數十顆。並有大塊寶石爲御府所無者。不計其數。其大罪十六。

也。家內銀兩衣飾等物數逾千萬。其大罪十七也。夾牆私庫藏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赤金六千餘兩。地窖埋銀百萬兩。以及大珠大金銀元寶金寶塔等物。其大罪十八也。通薊地方當舖資本十餘萬。以首輔大臣與民爭利。其大罪十九也。劉馬二家人不過下賤家奴。而查抄資產每人竟有二十餘萬。且有珍珠及珍珠手串。若非縱令需索。何得如此豐裕。其大罪二十也。現當舖尙未抄畢。已有數千餘萬兩。似此貪縱營私。實從來罕見罕聞者。以上各款皆經王公大臣會同審訊。和珅供認不諱。如此喪心昧良。目無君上。貽誤軍國重務。弄權舞弊。狂妄不法。其貪婪無厭。蠹國肥家。猶其罪之小者。實屬辜負皇考厚恩。如數年以來。廷臣中有能及早參奏。必蒙聖斷。立置重典。乃竟無一人奏及。內外諸臣。自飾言皇考聖壽日高。不敢勞煩聖心。實則畏懼和珅。緘口結舌。皆朕所深如。今和珅罪狀已著。其得罪我皇考之處。擢髮難數。百喙難辭。若置之不辦。何以仰對在天之靈。此朕不得已之苦衷。爾封疆大臣以爲何如。除在京王公大臣會審外。通諭各省督撫。指出和珅各款。如何議罪。並此外有何款跡。各據實迅速覆奏。旋據直隸總督胡季堂條陳和珅罪。請照大逆律凌遲處死。十八日。大學士九卿文武大臣翰詹科道等。公擬和珅罪名。請如胡議奏上。上心不忍。特詔以國家有議親議貴之條。以和珅喪心昧良。

不齒人類。難以援引入議。豈能從減。姑念其曾任首輔大臣。於萬無可貸之中。免其肆市。和珅著加恩。賜令自盡。此朕爲國體起見。非爲和珅也。等諭。後定親王綿恩奏呈。查出正珠朝珠一挂。仁宗閱之。謂正珠朝珠爲乘輿服用珍物。豈臣下所應收藏。深爲駭異。定親王奏稱。曾詢之和珅家人。供稱和珅日間不敢帶用。往往於燈下無人。私自懸挂。臨鏡徘徊。對影談笑。其語言聲息甚低。卽家人亦不得聞悉。諭旨有此種情狀。竟謀爲不軌之意。若此事敗露於止月十八日以前。卽不凌遲處死。亦當予以大辟。今已賜自盡。倖逃顯戮。姑免磔尸。伊子豐紳殷德著革去伯爵。賞給散秩大臣銜。當差行走。綿恩等能細心查出。使和珅逆蹟不至掩覆。辦理甚爲認真。均著交部議叙。未幾廣興由給事中擢左副部御史。旌其糾劾和珅之功也。

查鈔和珅住宅花園清單

庸盒華記云。嘉慶四年正月初八日。江南道監察御史廣興。兵科給事中廣泰。吏科給事中王念孫等參奏和珅弄權舞弊。僭妄不法。本日奉旨。將和珅福長安。拿交刑部嚴訊。並查鈔家產。本日奉旨。派八王爺七額駙劉中堂訊問。隨上刑具監禁刑部。派十一王爺慶桂。盛住。同鈔和珅住宅。派錦二爺鈔和珅花園。十一日奉上諭。昨將和珅家產查鈔。所蓋楠木房。僭侈踰制。其

多寶閣。及榻段式樣。皆仿照寧壽宮制度。其園寓點綴。竟與圓明園蓬島瑤臺無異。不知是何居心。又所藏珍寶。內珍珠手串二百餘串。較之大內多至數倍。並有大珠。較御用冠頂尤大。又有真寶石頂數十顆。並非伊應戴之物。而整塊大寶石。不計其數。且有內府所無者。所藏金銀玉石古玩等類。尙未鈔畢。似此貪贖營私。從來罕見罕聞。除交在京王公大臣會審定擬外。著通諭各督撫。將指出和珅各款。應如何議罪。並此外有何款跡。據實迅速覆奏。同日奉上諭。據十一王爺錦二爺盛住慶桂等。具送查鈔和珅住宅及花園。並劉馬二家人宅子等處。金銀古玩。清單進呈。十六日奉旨。將和珅罪狀二十款。傳諭王公大臣。及在京文武三品以上官員。並翰詹科道閱看。十七日奉上諭。前令十一王爺盛住慶桂等。查鈔和珅家產。呈送清單。朕已閱看。共有一百零九號。內有八十三號。尙未估價。將原單交八王爺錦二爺。劉中堂盛住慶桂會同戶工二部。悉心公同估價。另單具奏。已估者二十六號。合算共計銀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九萬五千一百六十兩。著存戶部外庫。以備川陝楚豫撫卹歸農之需。十八日奉上諭。和珅悖逆專擅。罪大惡極。姑免肆市。賜令自盡。固倫十額駙。暫留伯爵在家閒住。不許出外滋事。欽此。

附錄清單

正屋一所十三進七
東屋一所七進三
西屋一所七進三
徽式屋一所六進十
花園一

所樓台四
東屋側室一所五進十
欽賜花園一所樓台六座
西角樓更樓十二座
雜房一百

餘間
古銅鼎二座
漢銅鼎十一座
端硯七百餘方
玉鼎十八座
宋硯方十一
玉磬二十架
古

劍十把
大自鳴鐘十九座
小自鳴鐘十九座
洋表一百餘箇
大東珠六十餘顆
珍珠十八顆手

串共二百二
珍珠數珠十八盤
大紅寶石一百餘塊
小紅寶石九十餘塊
藍寶石千七十七塊

寶石數珠八零八盤
珊瑚數珠三百七十三盤
密蠟數珠十三盤
寶石珊瑚帽頂二十六箇
玉馬

二匹
高一尺二寸長四尺
珊瑚樹十顆高三尺八寸
白玉觀音一尊漢玉羅漢十八尊長一尺
金羅漢

十八尊長一尺八寸
白玉九如意三百七十八箇
玳瑁大燕碗九十九箇
白玉湯碗一百四十五箇
白玉酒杯

一百二十箇
金碗碟三十二桌共四千二百八十八件
銀碗碟四千二百八十八件
嵌玉如意一千六百零一箇
嵌玉

九如意一千零八箇
水晶酒杯一百三十二箇
金鑲玉簪五百副
整玉如意一百二十餘枝
金鑲象箸五百副

白玉大冰盤二十箇
玳瑁大冰盤十八箇
白玉烟壺八百餘箇
玳瑁烟壺三百餘箇
瑪瑙烟壺一百餘箇

漢玉烟壺一百餘箇
白玉唾盂一百餘箇
金唾盂一百二十箇
銀唾盂六百餘箇
金面盆三十五箇
銀面

盆一百五
金面盆六十
銀面盆八十
鑲金八寶炕屏四十
鑲金八寶大屏三架

金炕屏四架
鑲金炕牀二十
四季夾單紗帳全老金縷絲牀帳六
鑲金八寶炕牀二十

金嵌玻璃炕牀三十
金珠翠寶首飾大小共計二萬八千件
金元寶一千箇每箇重一百五十兩計

銀元寶一千箇每箇重一百兩
赤金五百八十萬兩估銀一千七百萬兩
生沙金二百萬餘兩估銀一千八百萬兩

元寶銀九百四十萬兩洋錢五萬八千員估銀四萬零六百兩
制錢一千五十五串估銀一千五百兩

參六百八十餘兩估銀二十七萬兩
當舖七十五座查本銀三千萬兩
銀號四十二座查本銀四萬兩
古玩

舖十三座查本銀二十萬兩
玉器庫兩間估銀七十萬兩
網緞庫兩間估銀八十萬兩
洋貨庫兩間五百板大呢

鴛板一百十板五色羽緞六百
皮張庫一間元狐十二張各色狐一千五百張
磁器庫一間

估銀一萬兩
錫器庫一間共估銀六萬四千
珍羞庫十六間鐵黎紫檀器庫六間八千餘件
玻璃

玻璃皿庫一間八百餘件
貂皮女衣六件
貂皮男衣八件
雜皮女

衣四百三
棉夾單紗男衣三千一百
棉夾單紗女衣二千一百
貂帽四頂
貂蟒袍十三

七貂褂四十
貂靴一百二
藥材房一間估銀五千兩
地畝八千餘頃估銀八萬兩
外鈔劉馬二

家人宅子內外大小共一百八十二間金銀古玩估銀三百六十萬六千兩衣飾器皿估銀一千四百

洋貨皮張綢緞估銀三萬兩大參估銀四萬兩地畝六百餘頃估銀六十萬兩當舖四座本銀一百二十萬兩

古玩舖四座本銀四萬兩市房二十七所契價銀二萬五千兩以上清單係近見世俗傳鈔之本從友人

處錄得之已估價者二十六號現銀有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九萬餘兩之多內有八十三號尙未估價連日所奉諭旨與東華續錄相同惟十七日上諭宣示查鈔家產估價之數則東華續錄無之余猶疑和珅定罪時其家產尙未鈔竣此係後來陸續所鈔之數世俗所記或顛倒其月日耳既又讀東華續錄是年四月二十五日諭旨云前據薩彬圖奏和珅財產甚多斷不止查出之數必有埋藏寄頓侵蝕挪移等弊刑部查審時司員意存含混請密派大臣研鞠追究等語朕當卽詳加開導昨又據奏向伊親戚問出和珅家掌管金銀內帳使女四名請交伊一人王慎刑部提訊更屬乖謬薩彬圖係副都統並非原派籍沒和珅之員忽思越俎欲以一人獨訊數女子且開列使女之名形之奏牘實從來未有之事朕特派怡親王永琅尙書布彥達賚同薩彬圖提集使女等再三究訊仍無指實果不出朕所料王大臣從未於朕前奏及和珅財產隱寄乃薩彬圖屢以爲言豈視朕爲好貨之主以此嘗試乎自古有籍沒之例所以懲戒

貪黷。初不計多寡而事株連。此項查鈔貨物。縱有隱寄。自朕觀之。亦不過在天之下。地之上耳。何以輾轉根求。近於搜括耶。薩彬圖摺內有和坤窖藏金銀不離住宅之語。和坤之宅。已賞慶郡王永璘居住。和坤之園。已賞成親王永瑍居住。以王府寓園。令番役多人。徧行掘視。斷無此事。薩彬圖謬妄冒瀆之咎。實難寬貸。著交部嚴加議處。先將副都統開缺另簡。嗣後大小臣工。不得再以和坤貨產。妄行瀆奏。欽此。大哉皇言。洵足昭垂萬世。由斯以觀。則查鈔和坤家產。似已盡括於正月十五日諭旨之中。故薩彬圖疑其尚多隱匿。然和坤花園及其珠玉寶玩等類。亦最爲精華所萃。當時尙無估價。再合之地畝八十餘頃。及隨後查出當舖銀號之貨本。其數亦已不貲。豈實有數萬萬之多。而薩彬圖尙以爲少耶。抑此皆陸續查鈔。隨即賞賜王大臣及公主。未必盡發明論。故薩彬圖有所未及知耶。又豈查鈔之物。呈明入官者。不過如正月十五日之數。而世俗私相傳鈔之本。乃其實數耶。抑或當時共諭知坤之富。遂於查鈔清單之下。浮寫其估價之數。日久相沿。遂莫能辨真僞耶。總之此單傳鈔已舊。余所見數本。大致相同。斷非憑空捏造。而與東華續錄。又似不無抵牾之處。蓋私家記載。頗資耳食。難盡爲憑。官書又外間所不能多見。事隔九十餘年。見聞已歧異若此。茲特兼誌於此。以待蒐考。并質世之博物洽聞。

者。嗟乎。乾隆中葉。最爲天下全盛之時。不幸和珅入相。倚勢弄權。貪林罔忌。自督撫以至道府。往往布置私人。或畏其勢。歛競營獻納。以固其位。寢至敗壞吏治。刻剝民生。釀成川楚教匪之變。元氣一朘。至今未復。和珅卒伏其辜。一朝籍沒。多藏厚亡。豈不信哉。亦書之以爲贖貨無饜者戒也。

文吏精武技

雲南鹽向歸官辦。苛刑抑配。民不堪命。溧陽史君倬雲。洎任文山縣。卽弛其禁。釋獄中逋課者數百人。閱三載。配鹽之五十七州縣。一日同變。乃改商辦以寬民。依文山式也。未幾苗匪起貴州。距文山尙數郡。君策其必至。念鎮兵不可恃。乃集吏卒健者得三百人。親教以打鑢。期三十步外取人。能命中。教甫成。黔匪竄鄰境之邱北。又潛結文山各寨獍獠。約分途起。君謂不救邱北。則文山獍獠必不靖。遂親帥三百人往。人授刀一握。鐵鑢三十枚。旣至。當者輒仆。收復卡汎以十數。廓清邱北。而雲貴總督勒保剿苗失利。被圍於貴州之黃草坪。月餘。雲南巡撫江蘭檄君往援。君帥壯勇馳至。賊圍十餘重。內外不相聞。君迎陣以鑢擊之。皆靡。賊死如積。一日遂奔潰。君念圍雖解。而賊衆尙數萬。若入城。慰謁總督。賊去且遠。爲後患甚鉅。遂追奔三四百里。仗

七接。殲賊過半乃返黃草坪。先是圍解後三日。黔鎮以兵至。總督德之甚。比君上謁。總督曰。若文官亦遠來看我耶。君陳解圍狀。總督怒曰。圍果若解。何不入城一見我。君曰。入謁則賊不可盡。請遣官至外城。及七次接杖處驗賊屍係鏢傷者。文山民壯所奮擊也。若刃傷請伏冒功法。總督初欲重責君。覆劾得實乃已。而巡撫聞君與總督辨大懼。遂飭君自備經費。不入軍需報銷。以是虧帑至二萬。尋兼署蒙自縣。距文山三百里。交趾賊目儂福。連句粵匪賀成猿等萬餘。竄入文山境。君匹馬馳一晝夜。入文山城。領民壯出剿。生擒首從二百人。硃卡悉服。總督奏擢雲州知州。仍留署文山事。默酬解圍功也。嘉慶三年文山大水。君發倉粟救民。不待報明年初。彭齡來爲巡撫。性好察。開化故有總兵官當蒙自變時。士人榜通衢曰。總兵守城知縣打杖。總兵銜之。初公詢總兵曰。聞史令不要錢果否。總兵曰。小錢却不要。初公遂以虧帑劾君。士民聞之。刊章臚君文武政績。題曰天理良心。設甌邑廟。釀金至三萬。初公聞之甚悔。以旣完虧奏留任。仍餘七千金。率簪珥指環之屬。無可返。乃立案貯庫爲公項。後任欲乾沒之。士民請於上台。建開陽書院焉。君能乘生馬。手未攀鞍。身已上。每宴客輒以鏢嗜酒。下堂坐。使善鏢者環擊之。鏢皆入君掌。莫能傷。常以至少擊至衆。每戰未當敗。身無傷痕。所教三百人亦無陣亡者。自

川楚軍興。滿漢文武。因緣至封圻。膺顯爵者。以數十百計。迹其功能。皆遠出君下。以浮沈下吏。故知者少云。

無辜拖斃

池上草塘筆記云。北平湯芷卿【用中】曰。刑獄至我朝。欽恤備至。無枉濫者。顧往往輾轉駁詰。由縣府而司院。定讞幾經歲月。罪名仍無出入。而案外之拖累死者。已不知凡幾。丁酉冬。某太守攝開封。余爲入幕賓。承詢通省要務。有益百姓者。舉三事以對。一濫派夫馬。須設法禁革。以杜州縣官役分肥。（欽使大吏過境所需車馬有數。而州縣按里科派折價入橐。胥役騷擾分肥）。一積欠應豁免者。亟宜清釐。以寬小民敲扑。（時方嚴追積欠。河北三府州縣有仰承意旨。追徵全完者。大吏以爲能超擢之。而民之斃杖下鬻田產者多矣）。一暫繫待質之平民。宜專員設局。經理其事。並寬爲捐給口糧。以免無辜拖斃。太守於前二事多見施行。惟暫繫一條。謂兩造皆官爲養贍。是導之使訟。非息事安人之道。余默然。適王澄川參軍在座。閱其稿而善之。攜去。後余來兩淮。事閱十年。太守已歸道山。前說久已忘之。今夏聞太守之子。孝廉某遊淮。安失足落河死。方痛良吏之後不振。如此扼腕久之。月前太守之戚薛君。道出邗上。細詢近狀。

薛愀然曰。太守遺檄尙留大梁。長君眷口羈京邸。一家星散矣。因述其夫人曾夢太守。自言生平居官清正。間有偏執。功過相抵。惟駁湯君所論。冥司責其見善不爲。罪罰甚重。今王澄川已將此稿付梓。汝速印萬卷流播人間。庶少救墮落也。薛不知所論何事。舉以問余。余檢篋無存稿。郵書河南錄得一通。附記於此。略曰。國家以民命爲重。幾於臯陶日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有犯必懲。明律具在。而於平民暫繫待質。未有專條。伏思臬司爲通省刑名總匯。倘案情重大。司不親提研鞠。無以昭公道而服人心。惟案經提省。則一案之干連人證。不能不與之俱來。此輩或情節牽涉。或挾讎誣攀。非皆有罪之人。其在本邑已被胥吏追呼。里保逼勒。迨至隨同批解。冤苦填胸。羈管公所。既不能營趁自給。又無人爲之送衣具食。所恃每日官捐之十數文。而此十數文之入腹與否。尙未可知。惟聽典守者之恣情剋扣。非意凌虐。夏則人多穢積。疫癘薰蒸。冬則啼號切膚。飢凍交迫。有目不忍觀。耳不忍聞者。試以遊跡所到言之。於杭仁錢二邑縣門。不時有屍抬出。初以爲獄囚。詢之始悉其故。計一歲瘦死者。不下四五百人。至皖館臬署。每過懷寧。橫屍待驗。或二或三。大約與浙上下。及入保定。則刑獄尤繁。歲斃且七八百。河南稍善。然亦不下二三百人。誰非赤子。乃令無罪而就死地。如是其衆耶。我朝祥刑普化。從無枉濫。惟此

等死者。大吏不知。本省莫問。案內正犯。或且事雪。生還待質者。則旅殯孤魂。長填黑獄。嗚呼。冤慘極矣。國家每歲大辟。不過數百起。今以目覩情形。合各省計之。拖斃者。奚止萬人。其何必慰聖主如傷之隱乎。按罪囚入獄。例有衣糧。病則醫藥。死則殮埋。孕則停刑。令典昭然。有加無已。而此獨聽之。地方官捐辦具文。坐令困阨至死。無冤可鳴。無傷可驗。或屍親領回。或就近瘞埋。從無告發之事。府縣及委審諸賢。亦遂習而忘之。余以爲其弊有四。一由於臬司審斷不速。結一由於州縣解犯不齊。全一由於捐辦經費無正項開銷。一由於司事官役無責成考核。蓋審斷不速。則壓積必多。提解不齊。則重淹歲月。經費絀。勢將敷衍刻剝。苟且塞責。稽核弛。甚且禁卒蠹役。高下任情。果能案提到省。臬司隨即審結。遇有牽連無關緊要之人。立時省釋。卽由臬司明定章程。凡解省人證。遲至一月不齊。作何參處。至於經費。宜從藩庫撥款。酌定數目。按季支銷。仍派委同進一二員專司其事。月具清冊。詳載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一有疾病。立即醫藥。取保。猝有死亡。詳院司年終核計多寡。以定功過。督撫定議入奏。仍請通飭各直省一體遵照。聖明在上。無不允行。事非難成。而生殺人之轉移在是矣。嗟乎。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士大夫抱已飢已溺之忱。居大有爲之地。操能挽回之權。果能起而行之。造福不公。而且普哉。

春融堂記李焜事

王述庵司寇春融堂集中有聞吳侍講有參劾作云。覘顏尙冀履花封。快聽風雷下九重。豺虎有知應不食鷹鷂。必逐自難容。旁觀尙欲舒公憤。當事能無媿曲從。（原註謂平寬夫學使）天道恢恢原不漏。昌言真足警羣凶。此詩蓋爲前蘇州總捕同知李焜作也。嘉慶四年吳郡有諸生之獄。其端起於吳邑令甄輔廷爲富室追通。值國忌日責杖生員吳某。吳控於有司。不得直。四學諸生不服。適學使平侍郎恕。松江按試還。羣往胥門使舟呈訴。學使已有先入之言。拒不納。諸生譁而散。次日紫陽書院觀風。衆忿不受。尙學使怒。命有司收繫百餘人。訊狀承審之員。李焜其一。焜夙有睚眦於諸生。迎合意指。鍛鍊尤力。褫革二十四名。欲科以聚衆滋事之罪。事旣白。平與李皆鐫秩去。李猶得爲縣。未幾爲湖南學使。吳公省蘭發其私書。請托事。坐遣戍新疆。人甚快之。故司寇有此作。司寇先有與平學使一書。責其徇州縣而虐諸生。語甚侃直。爲時傳誦。而文集未編入。後見錢思元吳門補乘中已刻之。故不復綴。聞獄方急時。鄉先達皆以慎默遠嫌。雖爲之師長。負重望者。亦囁嚅不敢發一語。與有司抗。得司寇此書。士氣賴以稍振焉。

陳縣令曠職

清嘉慶四年某縣令陳寅不習吏事。蒞任數年。簿牒堆案。漫不省視。民有來訟者。命隸繫之。不詳報。亦不審結。兩造人證。苦於拘押守候。先後波累。竟斃四十餘人。其間罪應死者。僅什之二三。而無辜者。十之七八。竟含冤入地矣。後有被案者。逸出赴省。訐於大府。始褫職定罪。擬發軍台。事聞於上。以所擬罪謬。看將陳寅於省城枷號三月。滿日發往伊犁充當苦差。以爲草菅人命者戒。命下。衆皆以手加額。頌元首賢明。情法兩申。而過陳寅前者。靡不指笑唾罵。以爲快也。

悔婚別嫁案

桂丹盟先生云。嘉慶初。年幼時。聞吾鄉有村農周姓者。生四子二女。長女早嫁。以幼女許汪。汪挈子往浙種山。十餘年音問不通。女以及笄。有陳監生子欲續絃。利其聘金。許之。娶有日矣。一日周倚門而立。有少年乘小車來。問其名。云我汪某之子。周某是我岳父。今携區區禮物來成親事。周愕然拜見。後出布帛聘金等陳之。周與諸子商。謂陳監生一鄉之豪也。焉肯退婚。卽肯退婚。又須還其多金。奈何。父曰。我幸獨居山中。汪來人未之知。飲以酒而醉殺之。乃可無事。於傍晚灌醉送臥於前室。父子五人在後堂議。夜間如何殺。如何埋。其女竊聞之。自思本許汪姓。

今致之死地。於心何忍。乃密往前室。喚醒云。現要殺爾。尙酣睡乎。汪子驚問。告以故。汪子求救。女云。出山十里。有我姊家可暫避。與子同往可也。時已四更。遂亟行。周父子至夜深。持刀入室。不見人。尋女亦亡去。料女知情同逃。其父曰。女不知別路。與姊好。必到姊家。速往追之。女偕汪子回顧。見火光。知己追及。云不可往姊家去矣。登山伏林中。女見父兄多人。持燈疾趨如狼狀。與汪子並戰。栗失色。乃踰山背而遁。見山下三四里間有人家。遂趨之。迹似拐帶。爲更夫所獲。縛而送之。卽陳監生村也。羣傳一女一男。女本鄉人。男異鄉口音。顯係刁拐。監生查問此女。卽聘媳。解其縛。並汪子。好言慰之。細想此女已與人偕行。且其原夫現在不便強娶。姑藏在家。以覘動靜。周力農亦頗殷實。藉以索詐爲得也。周父子追至姊家。壻外出。女私一僧在床。叩門遲遲不開。周以爲逃者果在此矣。僧甚肥大。無可避。強匿之。櫃始啓戶。其父云。爾妹何在。其男子又何在。曰。未來。父搜無之。見大櫃固鎖。命開不許。扣之則空。舉之則重。曰。得之。皆在此矣。因思見由翻多不便。乃命子扛回。大女哭拉不放。父拽開大女。四子扛之而去。至家啓櫃。則一死僧也。父子惶遽無措。長子獻計云。二人此去。自不敢出頭。不如買棺連夜殮殮。跪言女死。可以覆陳。還延和尚懺禮爲證。父稱善。訃至陳家。監生曰。女旣受聘。是我家人。必我到方殮。乃無話說。

遂帶多人往。兩家爭執。陳固謂空棺卽開之。及揭視爲死僧。陳姓人大駭。誦經和尚審視之。乃其師。事聞於官。究出顛末。按律詳辦。父子擬絞。時朱文正撫皖。提義婦賞之。並給文一路護其夫婦回浙。向使用周姓。憑中調處。或請官斷。以女歸汪。以禮還陳。何致家破人亡。此亦無智識之鄉農誤想所致也。

桑縣令和足知止

皖之望江縣濱大江。地衝而瘠。凡宰是邑。賠累辛勞無一年者。清嘉慶初年。黔中截取舉人桑金榜。選得此邑。挈人襁被出都。在路自策蹇驢。子荷擔相從。布袍草履。不知其爲宰官也。抵皖後。先赴藩垣稟到繳憑。其子於小袱中出畫布蟒衣補服。爲父衣之。門役輩方知爲邑宰。少頃晉謁。方伯見其樸陋之狀。不數語令出。次日方伯語中丞。望江衝地。差務繁多。新選桑令。恐不勝任。不若改官司鐸。正所以成全之也。中丞固讀書世家。以貧寒出身者。曰。余正喜其悃悃無華。且令到任。果不相宜。改未晚也。於是遂蒞任。延友二人。一司刑錢。一司書啓。征號等席。僕從祇四五人。因揣其不能久。故願往者甚少。合署不過十數人而已。錢漕本書吏。包征包解。歷任皆另派家人管理。桑明府獨不派。曰。何必多一番周折。羨餘若干。書吏親自交進。各書喜無家。

人剝削。應繳之數。反不忍相欺。明府自立一簿。將逐日出入實數。一一登載。每日自辰至戌。就公案披覽案牘。遇有訟。小事則婉轉開導。勸令和息。命案則輕車減從。即日詣驗。立拏兇犯。審訊斷結。毫不拖累。頗覺政簡刑清。大吏過境。則父子躬至驛舍。親爲伺應。皆身服布素。往來奔馳。大吏見其克勵如此。素聞其操守廉潔。不無格外體恤。雖供張不備。車馬不敷。反戒諭從者。一切將就。不得滋擾。好官。故大小差務較他人節省甚多。居瘠地而能免虧累。實從來所未有。在任三年。不求調劑。不言瘠苦。上台將保舉調繁。明府力辭曰。予以寒士。一行作吏。於今三年。幸免隕越。今筋力漸衰。祇堪向田園中尋討生活。庶幾還我書生本來面目。余家本小康。三年薄宦。中有所得。黔中尙儉。好度日也。遽引疾而歸。若明府者。亦可謂知足知止。急流勇退。善刀而藏者矣。以觀戀位殉財者。奚啻霄壤。

某縣令之驕奢淫佚

嘉慶甲子以後。白蓮教匪旣平。海內安謐。軍功保舉翎枝漸少。惟某明府獨戴藍翎。遂仍翎枝。某呼之。性奢侈豪蕩。歷宰要缺。媚上詐民。財多益橫。每遇宴客。珍滿饌臺。數杯後輒驕態大作。無故訶責庖人。珍貴器皿以箸夾之。連食棄於地。碎之勿惜也。嘗招某客。客亦貴傲。酒數行。某

驕態復作。客曰：饌實不佳。令人難以下箸。母怪君怒。吾爲主人出氣。言畢。兩手掀翻食桌。所陳磁玉玻璃一切器具。琤琮作聲。悉皆碎裂。大笑拂衣而去。某亦無可如何。座客快之。又嘗盛筵邀上官。著新製貂皮短後衣。自往廚下察視。新割牲懸柱。血汗其衣。大怒。立呼役執廚司。卽廚中杖之。杖畢。卽解衣擲地云：汝等分之可也。凡服役者。喜則賞。怒則罰。不問事實如何。故人畏其暴。亦貪其賞。後病篤。奄奄一息之時。自言作令二十年。傾人家。蕩人產。所入數十萬。今安在哉。悔亦遲也。身後尙餘一二萬金。衣飾稱是。乃鼠竊狗偷。旋化烏有。眷屬回京不久。已居灰棚矣。如某之驕奢淫佚。揮霍暴殄。種種狂謬。至於此極。洵宦途中之敗類者也。

安陸張縣令之治績

張晴湖河北南皮人。以舉人令湖北。清嘉慶丁卯間。需次省垣。會安陸縣大旱。百姓數千排闥入署。擁官求雨。並令跣足行赤日中。及壇所行禮。以柳條蘸水打官首。民情洶洶。勢將爲變。大吏謂非具有胆識。能當大事者。不足以資彈壓。特檄公往攝篆。各寅好謂去恐不測。曷勿辭。公毅然曰：盤根錯節。所以別利器。稍遇艱阻。卽行推諉。天下事將誰屬乎。星夜就道。至則敷陳大義。諭以禍福。立懲倡首者數人。民情帖服。遂將地方災荒情形。稟陳請賑。大吏因先以豐年入

告。（此前令所爲故民怨入骨）未便準行。三上三駁。公慨然曰。目睹凶荒如此。安忍立而視其死乎。因普勸捐穀。先自捐八百石以爲之倡。設廠賑濟。是年麥秋大熟。民始有更生之樂。前任積案如山。數月之間。清釐殆盡。署中時虞斷炊。公惟急於公務。毫不致念。而百姓感活命之恩。致送米薪。爭先恐後。並有應城縣紳士。資金三百。託儒學代送。不見一人而去。卒亦不知其姓字也。去任之日。百姓哭聲相屬。如嬰兒之離慈母。有前被嚴懲者。亦復焚香道左。叩首泣送。縣治所屬。均供有長生祿位。居官若此。可以風矣。後其子以翰林繼起。而後嗣科甲不絕。人謂惠民之報也。

官場之炎涼世態

勒襄勒相國督蜀。待僚屬以禮。卽不款意者。亦未嘗不飲人以和也。嘗告人曰。我由筆帖式倅成都。不得上官歡。時遭呵遣。同官承風旨。多不齒焉。每衙參時。衣冠頗舊。無與譚者。多厭我有酸氣。抑鬱殊甚。又以貧故不能去。含忍而已。聞新督來。十年前故交也。心竊喜而不敢宣。總督將至。身先遠迎。無與通者。不得見。抵城外請謁。又以手版不下。候久之。乃隨至行轅。大小各官紛紛晉謁。皆荷延接。而我獨不聞傳名。手版未下。又不敢逕去。天氣甚暑。衣冠鵠侍。汗流浹背。

中心忿恨已極。有勸我且歸。明日再來者。有勸我歸飯者。有挪揄之謂汝善飲。今日必留飲耳。正無聊間。忽聞傳呼請勒三爺。我思不稱其官。而稱行輩。具見舊時交誼。此一呼也。同人均屬目。恍如羈囚。忽聞恩赦。爰整衣冠。捧履歷疾趨而入。則見總督科頭便衣。立於簷下。指而笑曰。汝乃作此等形狀乎。太醜齷否。我真請庭參。則挾之起。曰不要磕狗頭了。回顧侍者。令代解衣冠。曰爲勒三爺剝去這狗皮。至後院乘涼飲酒去。我於斯時。越聞罵越喜。比至院中。把酒話舊。則此身飄飄然若登仙境。較今日封候拜相。無此樂也。時司道衆官猶未散。聞之俱驚訝。我本好酒。飲至三鼓歸。談次間。似已有升署消息。首府縣官尙侍我於外。執手探問總督意旨。並云司道薄暮纔去。囑我等緩行。從此遇衙參時。逢迎歡笑。刻不暇接。有進而與言者。有就位而與言者。有讓我坐者。有送煙壺者。而勒三爺之爲勒三爺如故也。官場炎涼之態。言之可歎。故於今日待屬官之有加禮以此。

借屍嚇詐案

永嘉富人王生。與湖州小客爭薑價。客言過熱。生一時怒起。用拳毆之。客暈而倒地。生大懼。扶起救甦。自認不是。款以酒飯。臨行贈絹一疋。客感謝而去。至渡口。舟子秦四。問從何處得絹。客

曰。爲此幾喪性命。乃備語其故。時數里外有無主流屍。秦四狡人也。聞客言。暗思一計。向客買絹。並乞貨薑之籃。俟客登岸。運篙攬屍至其家。脫衫褲衣之。急走叩生門曰。頃有薑客過渡。云爲君捶死。挽我呼其父母妻子告官。留絹與籃爲證。旋即氣絕。不敢不奉告。生舉家泣怖。賂以錢百千。舟子搖首不允。值增至二百千方許。相與瘞屍深林。生有逃僕趙年。向因通婢事發。被生痛責。懷恨在心。赴官出首。起屍相驗。拘生嚴訊。生從未見官。一到公庭。口納不能辨一字。官命重責。竟死杖下。而本案內而款以酒飯出門。與舟子報信各節。未及細詢。竟朦朧結案。致王生冤死杖下。秦四得以漏網。明年薑客又至。賚土儀造生門。欲致謝意。王合家以爲鬼。噉而罵之曰。向者爾偶仆卽醒。款待贈絹。好好出門。何故半路卽死。使我家主死於非命。今尙來作祟耶。客怪歎曰。安有是哉。我幾死轉活。蒙惠一絹。賣與渡口舟子。卽安然歸家。今方賚土儀致謝。何以爲鬼耶。王生之子。哀慟留客。執趙僕訴於官。索捕舟子。訊出藉屍恐嚇真情。追原贓給生之子。秦四不合借屍嚇詐。按贓治罪律。斬趙年以僕逼主致死。立決梟示。原問官革職。噫。視斯一事。凡司民牧者。審理案件。可不慎哉。

嚴太守平反強姦案

金華嚴少峯太守名官也。所定案牘從無失出入事。嘗云：大小之獄聽必以情。此極持平之論也。刑席江某賓主甚相得。一日某縣以強姦已成案招解到府。太守過堂。即將照詳轉申臬署矣。江某云：此案奸夫未弱冠。且面帶羞慚。決有冤枉。必如是辦。罪名逕庭。爭之再。猶不可。江某曰：如此。余惟有辭館耳。太守復偵悉奸夫家小康。強姦係在縣落地。初供所認無所疑義。於是賓主見大左。卽辭別回武林。太守本立志爲好官者。不自安。乃平心推鞠。頗有岐異。急切難以招解。一夕熬審至深夜。姦夫知己罪非輕。痛哭失聲。向姦婦云：我與爾情分本好。爾竟欲以一次歡娛了我命。我卽死亦不與爾干休。太守詫聞此語。姑不言以觀其變。時堂上下皆寂然良久。姦婦亦忘其所以。忽厲聲曰：你記明只一次耶。某月某日在某處一次。某日某日又在某某處各一次。你淫惡滔天。尙以一次遮人耳目耶。太守拍案大怒曰：你父母直係縱女賣姦。膽敢以和姦裝點報強姦。喝令動刑。帶原告一鞫而服。蓋姦夫本與此女有密約。不能禁絕。迨踰垣數次。爲其父母所目睹。細縛以圖賄。而姦夫之父吝弗與。迫而送官。畏刑誣服。至癡兒女漏夜昏迷。直情畢露矣。太守卽專函請罪。遣其公子親至省垣。堅請江某回金華。照續訊實情。絜某縣隨同平反完案。強姦與和姦罪刑逕庭。可不慎哉。嚴子名良訓。入翰林。官至河南方伯。

蔣督整飭吏治

蔣勵堂相國。任封圻最久。待屬吏恩威並用。舉劾公明。尤善訪察細事。任川督時。有大挑令數員。需次無事。輒聚爲葉子戲。客過訪之。恆拒不見。一日值常參。各員晉謁畢。相國獨留諸令少坐。笑語曰。諸君無案牘勞。偶爾消遣。未嘗不可。然頻頻爲之。則傷財失業。作無益害有益。且因此疏慢朋友。來輒拒之。似更不可。諸位行將握篆。與其爲無益有損之事。曷不先將律例留心觀覽乎。今與諸君約。一俟一二月後。余將問焉。能對者方委以民社。否則未敢以地方公事漫爲嘗試也。諸位以不佞之言爲然否。衆皆面色如土。唯唯而退。從此不敢葉子戲矣。兩月後謁見。擇一二端以問。能對者卽委缺以去。其茫然者又諭之曰。必能詳舉數條。方予委署。否則終身不用也。從此咸講求例案。無敢嬉於博。此亦大府整飭吏治之一法。勿以小卽而忽之。

某縣令之治績

某明府健吏也。初以府參軍需次山右。屢獲盜而爲同僚分攘其功。僅以勞績著冊。某積不能平。方伯一味徇私。升遷調補。尤欠公允。某於公廨時多譏刺。聞於方伯。益銜恨。次骨。遇有棘手苦差。乃派委之。辦妥銷差。空言獎勞而已。適某縣佐缺。本班無人。按章程資格勞績。某皆應得。

私擬亦穩如操券。同僚咸豫賀。乃方伯竟用其私人。衆皆錯愕。某反無詞。越數日。方伯讌客。某直趨廳事。闍人不能阻。某面數其徇私各事。且言其得賄鬻缺。鑿鑿有據。座客再三勸慰。憤憤而出。方伯慚恨。思借端去之。某揚言果將吾功名革去。必直揭部科。拚同赴新疆也。方伯果中餒。首縣爲之籌畫。許以捐升。某以非縣令不可。晉省局面本闊。兼爲方伯解圍。鳩集立成。謁選得閩之某邑。方伯先馳函大府。極言某狡猾陰險。留之必貽後患。蒞任歲餘。伺其過不可得。且地方頗治。輿論翕然。去之實無可代者。會海疆要地乏人。械鬪剽掠。無月無之。缺雖優而著名難治。精明強幹者不能終歲。必罷官而去。因以某量移其地。實欲借此陷之也。力辭不獲。下車未半月。聞某村擇期械鬪。卽單騎馳往。苦口勸諭。繼之以泣。紳士餽食。力却之。惟啖自帶餼糧。雖僕從隸圉。亦自給資。夜則借宿村廟。於地方絲毫無擾。於是一村人人感泣。環拜於地。誓不再鬪。兩造各將頑梗者縛獻數人。且具悔罪切結。立刻解散其黨。從此一村之民得安耕鑿。日漸富饒。有父母妻子之樂。鄰村聞之。亦相率感化。居然有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之風矣。其水陸盜案。則用鈎距之法。控其渠魁。釋而勿誅。令自相糾獲。沿海奸民接濟通盜者。訪查的確。密捕十餘人。梟示海口。贓物無路可銷。悉皆遠徙。商賈由是無畏途。士民感悅。催科亦大爲踴躍。道

府屢加保荐。而終不遷。卽卓異亦不可得。某歎曰。仕路無黑白。至此尙何戀哉。引疾而去。紳民攀留之不可。某雖剛直。然大吏之屈抑人才。罔顧地方如此。此清代吏治之所以日壞也。

不字禁條

中丞某公性傲岸而矯異。不特遇同鄉戚族有意遠嫌。卽骨肉間亦然。任皖撫時。其子以貳尹需次吳中。先致書撫藩。不可因我子而袒庇之。使其多錢習爲奢侈。予不以爲德也。其子遂少獲差。偶借咨追差赴皖。意欲稍助薪水。中丞以係奉公來。不令寓內署。其子遂不敢輕言求助。事候父出署。於母處乞得百金資以回吳。其嚴毅如此。一生最重操守。矜名節。慕海忠介之爲人。由監司至開府。所歷各任大堂。有「不」字禁約八條。曰。不收門包。不受餽遺。不取平餘。不通請託。不荐幕友。長隨不赴無名宴會。不呼梨園。不准署中人等私自出入。其關防慎密如此。人多以怪癖目之。雖然。較之近日貪婪輩放誕自恣。奢侈無度者。相去霄壤。若中丞者。亦可風矣。

來子庚不結門包

門包之名。由來已久。各省皆有之。凡新蒞任者。司閤及各項人等必索。甚之有雙分者。或一明一暗者。合多處併計之。已數百金矣。未抵任而先有數百金之累。則冰清玉潔。難言之矣。收此

陋規者。皆以爲散之僕從耳。但瘠人以肥己。仁者不爲。瘠人以肥若輩。智者豈爲之乎。無怪乎此輩不農不工。鮮衣美食。游手好閑。欺主殃民者之日見充塞也。昔閩省來子庚觀察。居官清廉。尤不肯出門包。先爲石牛巡檢。歲入不及百金。擢貳尹代理長樂縣篆。赴任。各署來索門包。書四語示之曰。石牛無毛可拔。長樂地皮未刮。所有各署門包。祇可隨後開發。竟不與。亦無如之何。在任年餘。不名一錢。交卸日。鄉民十數輩。各携一石米送之。欲勿受。鄉民曰。今歲倍有秋。年來稍有積蓄。皆公賜也。委諸舟中。歡笑而去。無法送還。似此。則爲仕者。亦足以見得民心。非有意傷兼者可比也。

朱太守捨身賑饑

嘉慶間。鎮遠府知府朱公桂楨。其治郡專力民事。力反常吏宿習。同儕見之。格格若不可親。然無不心折者。郡屢飢。民將流莩。思惟盡出庫藏。速賑爲有濟。時公父芝園公迎養在署。公叩頭白父。願舍身拯民。乞自今無更念己。色甚戚。父愕然。詰其所謂。竟許之。乃集士民。託代奉甘旨事。士民愕然。不知所謂。姑應之。乃盡發帑項以濟飢。全活無算。事竣。携印詣大府請罪。就臬司獄。士民惘然相誡曰。吾儕暵太守膚以自活。於心安乎。誓俟秋成。釀金還庫款。無角尖耗。是歲

災實非常。得公倡賑。郡境千里。無一人僵仆者。黃平州盜發告變。公曰。數人鼓衆。非真亂也。動兵則衆駭。而事成矣。單騎入境。呼父老縛爲首者出。不戮一人而事定。興義苗鬪。大府已勒兵。公曰。苗爲民欺。忿鬪耳。願以身保萬衆。使使開諭之。果帖服。其銳身爲民謀類此。苗俗惑怪魅。胥動以浮言。公擇一二事嚴懲。釋衆懼。今其地所謂焚木妖致甘雨等事是也。居數年。民俗丕變。勤本業。泯鬪訟。大府甚重之。道光九年。授漕運總督。漕運爲國家倉儲首務。歷二百載。吏丁窟穴其中。爲邪利。公曲計諸弊所由始。自收徵兌運。開壩倉。胥諸竇。皆潛察而嚴窒之。故廉入而用裕。轉運以時。無舐滯。時公有疾。以剔厘積弊。廢寢食數日。形骨立。扶掖以走。見者憂之。而卒無恙。人問所藥。曰。我不知疾。惟見官事當了耳。問官事何能必了。曰。我先治。我亦不知爲治官事者。十年調廣西巡撫。旋兼治兩廣總督。粵地接外洋。俗獷悍。玩禁令。乃申法制。厘海船。抑外班。攘斥夷館。凡興利治弊。皆不動聲色。有所勾攝。率官弁曰。往某處。莫知其事。至則談笑就緒。故公在粵數年。莠民革面。而西洋諸國皆震懼。奉約束。惟謹。惠潮民喜械鬪。屢興重獄。公痛繩之。飭吏事自無冤濫。始有馮某者。逆瑤趙金龍殲其家族。而囚其父子。不殺。亂定。在囚俘中。公一見曰。此冤民也。訊得實。立釋之。每秋審獻囚。平反尤衆。每任一官。必有數事。卓卓在人口。

皆古大臣所深計而必爲者。宅心游目。不在三代下。其爲治。以教化爲主。內不動以俗。外不可屈以勢。一意于國計民瘼。孤立不懼。與人交。專以道誼切磨。如潘布衣諮。其一也。涖官明而能恕。所舉劾無不服其公。寮屬奉法。非徒以嚴見憚而已。其令行禁止。有莫知所以然者。在粵東。有拆毀英夷馬頭事。夷心攝服。相戒不敢出一言。尤爲人所稱仰云。

記李委員查賑被毒案

嘉慶十三年。淮陽水災。賑務旣已。例委員赴各屬查勘。時卽墨李公榮軒候補江甯。卽奉總督鐵保。使勘核山陽縣賑事。攜僕三人抵山陽。君親行鄉曲。勾稽戶口。廉得山陽令王仲漢浮開飢戶冒賑狀。具清冊。一一筆錄存之。將爲稟揭地也。僕李祥得公筆記狀。潛告山陽令僕包祥。包得李言持告王。王令懼。賂以重金。不爲動。則謀竊其冊。使僕包祥與公僕李祥。願祥馬連升。謀不可得。復於山陽令曰。是無可奈何。計惟死之耳。王令授以謀。未幾公事竣將行。王令置酒租餞。公醉。夜歸而渴。李祥以鳩置湯中。進。公嗅之。有異味。置之。李執耳強灌之。頽然遂倒。李呼願馬復懸繩梁間。舉公起。縊之。及明。僞爲倉皇狀。奔縣署請驗。王令至。驗爲縊死。贈官殮之。此嘉慶十三年十一月七日也。山陽令以自縊。牒淮安府王毅。毅遣役驗之。還報曰。尸口有血也。

穀怒杖驗者。遂以自縊狀上。公族叔李太清與沈某來迎喪。謁王令問死狀。令以縊對。問遺僕。曰主死僕散。事理之常。吾已荐之他往矣。謀歸其喪。令慨然餽百金。曰歸宜卽營葬事。死以入土爲安也。沈某檢視其書籍。殘彙半紙。曰山陽冒賑。以利啗毓昌。毓昌不敢受。恐上負天子。蓋復總督書彙。諸僕毀而未盡者也。喪歸置棺中堂。公夫人賢而慧。無子。至是一慟幾絕。思以身殉。夜夢公曰。世乏細心人。卿果殉。我冤終不白矣。醒而異之。一日偶檢公所遺行篋。得藍衣羊裘一襲。細驗襟袖有痕而色異。嗅之其臭腥。審爲血也。大駭。持告太清。審之確。曰須啓棺驗之。於是剖棺屍猶未腐。面目心腹指尖皆作青黑色。沈某以銀鍼鍼之。鍼黑。太清遂走京師。訴於都察院。事聞得旨。此案著交山東巡撫吉綸提到李毓昌屍棺。派明幹大員詳加檢驗。具奏。所有原告李泰清。著該部照例帶往備質。風聲所播。山陽王令早有所聞。已馳賄濟南。遍賂上下矣。檢驗之日。爲六月十二。暑氣逼人。而屍猶不腐。巡撫以次衆官咸集。以水銀洗刷。遍體青黑。毒傷顯然。官猶以爲未信。必令蒸檢。蓋將以難屍親也。屍親以大冤所在。茹痛從之。及蒸畢。剔刮而驗其骨。則兩肋兩鎖子黑如墨。衆官相視愕然。乍作猶不喝報。方伯某頗嚴正。覩此狀。知爲錢神作用。乃叱作欲杖之。始報委係被毒身死。東撫旣復命。旨提各犯入京交刑部訊問。

冤始大雪。特旨李祥、顧祥、馬連陞均凌遲處死。李祥一犯尤爲此案渠魁。著派刑部司官一員將該犯解赴山東。飭令沿途地方官多派兵役防護。到山東後交該撫轉飭登州府知府押至李毓昌墳前先行刑夾一次再行處死。仍摘心致祭以洩幽恨。一時人心稱快焉。此案除三犯外。包祥、王令均斬決。淮安府王穀、絞決。江督鐵保、同知林永升均革職。戍烏魯木齊。蘇撫汪日章革職。寧藩司楊護、蘇臬司胡克家均革職留河工效力。其餘佐貳雜職獲徒流杖責者八人。惟教諭章家璘查無受賄分贓亦無浮冒得旨送部引見以知縣用。既懲創兇頑復獎勵廉潔雖片善不遺此則晚近所罕覩者也。案既定復特旨贈李公知府。賜其嗣子李希佐舉人一體會試。公叔泰清本武庠生亦賜武舉人。御製憫忠詩三十韻勒石墓表以旌之。

賑粥良法

嘉慶乙丑浙西水災歉收。杭嘉湖三府散籌賑粥。分男女兩廠。擇佛寺立大蘆蓬。無雨淋日炙之苦。道路出入次第皆以木柵。柵礮爲號令紀律。日賑數萬人。無擁塞之虞。有疾者給以藥。老病廢疾別有廠。婦女有廁蓬。數月中無一人死於廠者。其煮粥濃厚。以立箸不倒裹巾不慘爲度。司事與飢民同食之。無一盜餽餽者。民情歡悅。時阮文達撫浙。所謂實心行實政也。

中丞捕賭罰金充書院膏火

清嘉慶季年。杭城紳士賭風頗盛。常聚某氏家。某氏乃衰落宦裔也。藉抽頭利。每月除供饌外。可餘百金。日必聚二三十人。曾任部曹州縣者居多。餘亦舉人進士。門前車馬。徹夜常滿。時帥仙舟中丞撫浙最鋒厲。一夜密往掩捕。衆皆由後戶竄逸。獲其簿據器具。拘家主嚴鞫之。逐名悉供吐。將懲治焉。衆大懼。內有數人爲章文簡公至戚。公方致仕在籍。求其一言緩頰。公初不允。婦女登門泣請。不得已爲言於中丞。中丞曰。一案內皆有祿之人。照例褫革尙有餘罪。且不准捐復。今姑從寬。照捐復例示罰可也。一核之需十數萬金。復力懇寬減。適中丞因目疾引退。乃以四萬金了其事。此款中丞不私。發商生息。撥充各書院膏火。士林德之。

鄧公廷楨折獄精明

嘉慶末季。西安太守。江寧鄧公廷楨。精于吏治。有神明稱。時有漢中營卒鄭魁。坐置砒饌中殺人。論死。賣砒者。賣饌者。及鄰婦之爲左證者。皆具獄成。公疑之。乃密呼賣饌者前曰。汝賣饌日幾何枚。曰。二三百。一人約買幾何。曰。三四枚。然則汝日閱百餘人。曰。然。百餘人形狀姓名日月。汝皆識之耶。曰。不能。曰。然則汝何獨識鄭魁。以某日買汝饌也。其人愕然。固問之。曰。我不知也。

縣役來告曰。官訊殺人者已服矣。惟少一賣餅者爾。蓋爲之證訊。鄰婦言爲役所使如前言。惟賣砒者爲真。蓋死者嘗與鄭魁有違言。以瘋犬死。其唇青。而魁買砒。實以毒鼠也。同州嫠者以事出其繼子。子無所歸。訟至省。公佯怒曰。此逆子也。當杖死。繫柱礎下。故久治他事。而令人以茶餅給其子。子以奉母。母怒不食。奉其叔。叔食之。至日暮。公度其母見子。儻然繫庭中。時時顧日影待斃也。意且悔。乃密呼其叔曰。汝嫂癡人耳。試以我意語之。汝撫六歲兒。至娶婦。婦死。更娶。勞苦甚矣。顧族人言。有好兒子。將爲汝嗣。汝幼而撫者不能顧。子能長兒乎。彼利汝財而嗣汝。顧能孝養乎。汝死財與子。皆族人所有也。卽汝何利。必欲出子者。明日官爲汝杖決。無難也。叔叩頭出。次日母子來泣謝。不復言出子事。此雖一節。可以見公之精敏矣。

邵武司馬作孽自受

權邵武司馬某。善脅取民財。清嘉慶二十五年冬。國服期內。差役稟某鄉富翁違例雉髮。司馬大喜。出錢立拘不至。添差仍不來。某富翁介人婉懇。意若曰。入城則耳目多。若能便道就之。願獻二千金。不少悞。司馬允之。翌日假鄉征之便。幹役蜂擁而往。至則見屋宇峻麗。鋪設整齊。且羅列盛筵。另邀紳著作陪。司馬本嗜飲。勸酒殷勤。醇釀十數巨觥。不覺玉山傾倒。從者另室款

待亦盡入醉鄉。乃扶持就寢。鼾聲大作。昏不知人。五更夢醒。髮際微癢。以手撫之。頭顱已濯濯矣。突急起托言冒風。以帕蒙首而歸。遷怒於僕。以爲疎懈。皆斥遣之。欲通稟難於措詞。欲俟已髮稍長。發作。則彼髮亦已長。無從制勝。姑先會營以恐嚇之。武營未肯遽應。而被逐僕至省作新聞。四處傳述。上憲聞之。乃撤任。懲此貪官之法。可入笑林。且亦謔而不虐也。

摘印官

清朝野史云。長麟相國巡撫浙江時。聞仁和令某有貪墨聲。乃微行訪察之。一夕遇令於途。直衝其鹵簿而過。禁役方呵叱。令識爲公。急降輿謝罪。公問何適。以夜巡對。公哂曰。時僅二鼓。出巡無乃太蚤。且夜巡所以詰奸。今汝盛陳儀衛。奸人方引避不暇。何巡察爲。無已其從吾行乎。乃悉屏從人。笑談徐步。遇一酒肆。曰得無勞乎。與子且沽飲。遂入據坐。問酒家邇來得利如何。對曰利甚微。重以官司科派。動多虧本。公曰汝一細民。科派何以及汝。酒家頻蹙曰。父母官愛財若命。又不論茶坊酒肆。每月悉徵常例。蠹役假虎威。且取盈焉。小民何以聊生。因歷述令之害民者十餘事。不知卽座上客也。公曰據汝言。上官猶無覺察乎。曰新巡撫聞頗愛民。然初到一時何能俱悉。小民亦胡敢越訴。公略飲數杯。付酒錢出。笑語令曰。小人多言已甚。我不輕聽。

汝亦勿怒也。行數十武。忽曰：此時正好巡夜。盍分道行。令去。公復返至酒家叩門求宿。對以非寓客處。公曰：固知之。我此來非爲求宿。特爲護汝來耳。酒家異其言。留之。夜半有剝啄聲甚厲。啓視則里胥縣役持硃簽洶洶來拘賣酒者。公出應曰：我店東也。有犯我自當與某無涉。胥役固不識公。叱之曰：本官指名拘某。汝胡爲者。公強與俱。至署令卽升堂。首喚酒家。公以氈笠蒙首。並縮登堂。令一見大駭。免冠叩首。公升座索其印去。曰：省得一員摘印官也。

李芝齡力阻丈量黔省地畝

清朝野史云：黔中多山少平地。田可耕者寥寥。其陂陀磽确。卽丈量亦高下不可準。嘉慶十六年。巡撫顏公檢以黔幅員遼廓。而糧數乃不敵一二縣於江蘇。慮多隱匿。請丈全省田。適山陽李芝齡宗伯以中允爲貴州學政。聞之駭甚。而顏公銳自任。調屬吏。設官局。事行有日矣。苦無說以折之。初宗伯甫下車。檄各學校官訪鄉士大夫藏圖書金石歌謠涉黔事者。上郢學政。爲記一書。至是適得御史包承祚丈田奏。知乾隆初貴州學政鄒一桂嘗請丈田而包駁之事。獲寢。宗伯遂以示顏公。勿復言丈田事。黔民始慶再生。蓋網羅舊聞。其有益於人國如此。

童臬司清理山東積案

清朝野史云。定例京控案件。由步軍統領都察院通政司上達者。率奉旨交督撫提案研訊。或令督同臬司。嘉慶二十四五年。童通副師方以勤慎受天子知遇。上念山東積牘如山。清釐不易。遂以公調任東臬。每案輒奉特旨專交審訊。定議後卽單銜奏結。在任一年。二十餘年積案千餘起。無復留滯。釋獄囚無罪者一千三百餘人。並審結本任內案一千八百起。天心嘉悅。有秉公辦理。不避嫌怨之褒。然公自此招中外忌嫉。睿廟以庚辰七月賓天。九月卽調公湖北。十一月授通政使司副使。明年被舊屬誣訐。吏議降四級調用矣。

書泰安徐文誥疑獄

清朝野史云。徐文誥泰安徐家樓人。家素封。盜瞰之久。以徐兄弟均擅鳥鎗。不敢近。嘉慶乙亥。徐夜半聞盜警。兄弟持鎗出。鷲見黑影裏二人自西甬道趨而東。揣爲盜。二鎗並發。既察非盜。一爲族人徐士朋。一爲佃戶某。均徐氏防夜人也。士朋傷稍輕。佃某立死。則以盜劫殺人控。泰安令汪汝弼詣勘。徐宅門左右壁無形迹。其木柵內泥壁上有煙火痕。嵌有鎗子。詰以盜曾入室否。則以砸毀樓窗越入言。視其樓去地丈餘。勢不能飛而出入。詰以所失何贓。則補報失物單二十五件。越數日文誥忽具呈云。雇工栢永柱家有三眼鎗。請問之栢。訊之。栢供疑賊擊斃。

月餘栢妻忽喊訴伊夫無擊賊事。乃主人以五百金令頂認。以賂未全付故不甘。提訊栢亦反前供。飭傳徐遁。會歷城縣捕役獲賊犯楊進中。供有在徐家樓鎗斃事主語。徐卽以是供上控。委歷城令赴查。與汪原勘同。乃委濟南府胡祖福。候補府錢俊。候補縣周承寬。會訊。訊楊進中。堅不承其前供。謂爲歷城役以百金誘之。訊捕役亦堅不承。歷城令郭志青與周同里。謂周曰。此案情僞灼然。君必欲研訊捕役。將置予何地乎。周諾。爲專訊文誥。具得疑賊擊斃賂栢頂認狀。獄成。徐兄弟擬徒。臬司程國仁貫文誥弟。文誥獨坐罪。旋奉部駁。謂一鎗不能傷兩面。且烏鎗殺人。例同故殺。何得擬城旦。復委候補牧李岡訊。文誥語戇。李怒曰。爾恃事主耶。現奉部將論故殺。決爾首。爾事主安足恃。文誥大懼。乃以盜斃事主。委員刑求事主走都控。清帝大怒。下諭嚴斥。硃批曰。太覺可恨。直唐之來俊臣矣。此李委員應正法。斷不可恕。旨下人人震慄。適直隸總督溫承惠降東臬汪固英相高足。溫亦英門下也。乃屬汪以原勘原訊通稟。撫臣據稟復奏。時溫訊此案頗嚴厲。然初無意與原訊諸員爲難也。而胡祖福特已升登萊道。至省不謁溫。遽謁撫軍和舜武曰。此案均文誥銀錢買出。仍用前之柏永柱頂凶故習耳。和信之。謂委員趙毓駒曰。汝訊泰安案乎。趙唯唯。和曰。胡不爲子孫計。趙怒。訴之溫。溫亦怒。飭王古漁高澤履

二員復訊。均無異詞。二人胡密友也。次日溫上院。和曰。此案聞係徐氏買成者。溫曰。有買必有賣。委員得賄乎。本司得賄乎。果有據。盍參辦。和曰。案中疑竇甚多。溫曰。請指駁。本司能頂復。俄和病卒。程國仁來撫東。知溫老於吏事。懼弗敵。引充沂道童槐爲助。程以原轉官奏請回避。奉旨無庸。程曲意結溫。溫偃蹇遇之。程無如何。時山左大比。程入闈監臨。藩司提調。適東昌有河工事。程屬溫往勘。溫曰。此藩司事。本司何能往。程卽以此語入告。且云。臣與藩司入闈。因河工事緊要。屬臬司往勘。原想地方公件。無分彼此。詎溫某抗不肯往。總以曾做總督。不服差遣。臣又不能分身。焦灼萬狀。清廷褫溫職。以童司東臬。從此吳越一家。可以指揮如意矣。而文誥又以撫軍回護原轉。有心苛駁。控都欽差。師承瀛赴東訊辦。據實馳奏。各官均褫職。惟無一擬戍。恐未協。而各官中汪乃英相高足。錢乃撫軍臻介弟。李亦有奧援。胡與家宰廬蔭溥世講。且故父尙書高望在日。侍學書房。惟周無憑藉。乃決意以周遣戍。

陝西冤案

清朝野史云。嘉慶庚辰。陝西渭南縣富民柳全壁。因索債事。將傭人朱某羣毆死。乃重賄縣令徐潤。誣爲朱某自行跌傷。已完案矣。朱妻實不甘。上控撫院。改委他縣令姚洽另審。柳復賄爲

通賄。巡撫朱勳。布政使鄧廷楨。皆有所染。姚洽承意指。朱妻方臨蓐。而命差役凌逼赴審。致傷風死。其戚馬某屢控。姚洽復加嚴刑致斃。朱某有姪。已受賄私和矣。村民不甘。羣聚訴之。曰。汝不上控。吾儕卽分汝屍。朱姪不得已入京上控。御史王松年密劾之。仁宗命那釋堂制府馳驛往訊。盡得其實。全璧抵死。洽潤等論戍。勳廷楨降革有差。後聞鮑雙五司空言。開驗時伊適在弟珊任所。聞伊弟言屍已經年。乃面貌如生。傷痕宛然。無庸洗刷。亦一異也。

楊時齋言用人

楊時齋宮保【遇春】言軍營中無人不可用。卽如聾者宜給左右使喚。可免洩漏軍情。啞者宜令送遞密信。可免添造詞語。跛者宜令守放礮座。可免輕率卻走。瞽者宜令伏地聽遠。瞽於目者不聽於耳。然則廢人尙宜用之矣。况士人乎。

李督疏陳漕糧利弊

昔有來中郎創臥。自恨奉職不稱。羊叔子臨危。眷眷以未平吳爲言。古勞臣殫心軍國。值時勢之鉅鎔。志決身殲。歿而猶抵。豈不以是哉。湘陰李公星沅之督兩江也。戶部以連年蠲復絀度支。籌實庫爲預備計。於是廷臣條五事以上。其大者則漕糧改徵折色。入銀於京師。於奉天陝

豫采買以充倉庾。下直省有漕督撫議。江南財賦甲天下。弛張必自是始。公疏言州縣兼收折色。以錢抵銀。本無定價。若著爲令。而價示於通省。則銀價日昂。民且重困。奏入。廷臣猶以爲言。再下議。公再疏言。例價甚輕。北方糧貴。又水陸運費不貲。勢不得不議增。而例有明文。迥非州縣通融辦法。若就州縣分別重輕。無論各州縣情形不同。卽一州一縣中。亦各不同。且不能舍戶部定例。而轉執州縣之勒價爲準。多則輸納不前。少則來買不足。此國計之難也。至以漕項應折若干。註明糧冊。糧票畸零細碎。開載旣煩。且銀價時有漲落。將今日少完。明日復多完乎。歲收時有豐歉。將今歲少取。明歲復多取乎。小民正愁穀賤。兼值銀荒。以有易無。展轉虧折。此民生之難也。至州縣之私改折色。祇以解費爲辭。今若明示折改。則張目而無所顧忌。以公濟私。浮勒必益甚。而糧役之句串詐混。亦必日出而滋弊。多一名色。卽多一利孔。脂膏朘削。究惟編氓任之。此防州縣浮勒。吏胥訛索之難也。奏入。上覽之。事遂寢。烏虜棄其所有。而取其所無。司馬溫公之諫堙倉也。若乃折衆口而輟成謀。則溫公所不能得之於其君者。而公願以婉切之時。破膠固之議。於是歎明良一德之盛。遠軼前古。而江淮之間。不至蕭然煩費者。非公孰貽之哉。對於地方興革。有議擬未行者。有創始而未竟者。惟撫秦閱三年。督江及二年。故閱綱巨

日悉修舉矜慎刑獄而不爲煦煦仁。鋤奸暴尤力。河南多滯獄。獄囚有病死者公謂罪死死於法。病死死於官。罪非殊死則賊命。罪當論死則失刑。飭有司速治獄。既上。日親錄之。囹圄爲空。其名言治行。洵足爲後世法也。

俞陶泉論鹽法

道光間兩淮鹽法大壞。十年冬。宣宗命尙書王公鼎。侍郎寶興公。赴江南與總督議改鹽法。先是陶公撫蘇時。稔知兩淮積弊。嘗極論之。上頗有意興革。乃召還總督蔣公。而以陶公代。時使臣議罷官商鹽。歸竈場科稅。以江甯知府劉君陶泉有心計。使與議。君具議數千言。大旨謂鹽歸場竈。其法有三。一曰歸竈丁。以按繳起科。然其中難行者有三。一在竈丁之逋欠。一在繳鑊之私煎。一在災侵之藉口。二曰歸官場。以給單收稅。然難行者亦有三。一在額數之難定。一在稽察之難周。一在官吏之難恃。三曰歸場商。以認繳納課。然難行者亦有三。一在疲商之鑽充。一在殷戶之規避。一在垣外之私售。以上三法。共有九難。如就三者兼權之。則招商認繳一條。猶爲彼善於此。苟得其人。或可講求盡善。顧事難圖始。果欲行之。則宜先定章程。清竈僉商。改官易制諸事。非行之三年。不能就緒。此三年中。額課未可常懸也。場鹽未可停售也。各食岸鹽

未可久缺也。然則新舊按替之時。非熟思審處。何能變通以盡利乎。至兩淮捆鹽之夫。淮北則永豐向有萬餘人。淮南則老虎徑不下數萬人。皆無賴游民。百餘年來。以此爲世業。一旦失所。此數萬衆。將安往乎。其患又不止私梟拒捕也。議上。陶公深然之。乃與王寶二公定計。不歸場。竈仍用官商如故。惟奏罷鹽政。裁浮費。減窩價。凡積弊皆除之。陶公舉君超授兩淮鹽運使。在任五年。正課無缺。運費遂充。揚州俗華侈。君力崇儉樸。妻子常衣布素。風俗爲之一變矣。

讞獄引律同而不同

庸盒筆記云。刑部律例。凡調姦婦女未成。致婦女羞忿自盡者。厥罪應絞。而有情實緩決之分。其手足勾引入情實。語言調戲者。入緩決。此中區別。蓋甚微矣。近聞友人述兩案。其事相似。而其情實不相同。有一人便旋於路。偶爲婦人所見。其人對之而笑。且以手自指其陽物。婦人歸而自縊。有司讞獄。以其人既無語言調戲。又非手足勾引。擬入緩決。刑部司員駁之云。調戲雖無言語。勾引甚於手足。獄遂定。論者咸以爲平允。又一訓蒙師設帳委巷中。偶至僻處便旋。其對面有樓翼然。一年少女子。適俯窗下窺。訓蒙師仰首見之。莞然一笑。女子卽變色閉窗。俄聞鄰家一女子忽雉經而死。女子之弟。方在館讀書。倉皇返視。其師不覺拍案呼曰噫。今日誤矣。

童子歸告其父母。父母疑其別有他故。遂鳴之官。官研訊得實。以爲調戲勾引。均無實事。亦擬入緩決。刑部司員駁之云。雖無實事。其心可誅。訓蒙師遂絞決焉。越一年。司員方與人爲葉子戲。忽瞠目作退避狀曰。冤鬼至矣。而復作楚音曰。汝以刀筆殺人。吾已訴於上帝。不汝宥也。言未終氣已絕矣。蓋訓蒙師乃湖南人也。余合二事觀之。前之所斷。不愧南人鐵案。蓋其情可誅。則雖死而無怨也。後之所斷。不免深文周内。罪不當死而死。故其鬼得索命於既死之後。觀於訓蒙師之拍案驚呼。則豈惟笑出無心。抑且有自悔之意。其與調戲者有間矣。大抵讞獄。雖依律例。不外情理。善折獄者。斟酌於天理人情。然後衡之以律例。不容毫髮偏倚於其間。故殺之而不能怨。亦生之而不必感也。噫。難言之矣。

六指人冤獄

庸盒筆記云。嘉慶年間。浙江某縣鄉人有娶妻者。合卺之夕。新郎自洞房出如廁。至夜半。家人皆已倦臥。始聞新郎返入房中。黎明家人方起。見洞房已開。詢知新郎早出門矣。亦未之異也。既而數日不歸。家人始怪之。相跡至廁中積薪之下。忽見一屍。則新郎也。大駭。詰問新人云。花燭之夜。新郎入房片時。旋出入廁。夜半始入房就寢。天將明。詳問我金銀首飾共有若干。藏於

何所。我一告之。彼云性喜早起。囑我且睡。少頃。則聞其已出。今檢視首飾皆無有矣。家人問其狀貌若何。答云。夜半燈影朦朧。未能諦視。但見其右手六指。新郎方如廁時。適有賊藏廁中。欲俟夜深行竊。既見新郎。恐其號而執之也。遽前搯其項殺之。因假其衣以入洞房。次早席卷而去。是時村中有一六指人。素無行爲。衆所不齒。家人聞新人之言。以爲必此人矣。遂鳴之官。捕六指人。加以刑訊。遂自誣服。獄既具。論如律。新人以新郎既死。復遭污辱。遂自縊。新郎之母。惟一子。見子婦俱亡。亦自縊。越數年。郡人有商於閩者。遇一人於逆旅。詢之同鄉也。其人忽問曰。吾鄉有一新郎被殺之案。其賊已得否。郡人曰。獄早定矣。賊且伏誅矣。其人面有喜色。方盥沐。不覺自匿其右手。驟視之。六指也。郡人覺有異。因窮詰之。且告以有人抵死。今雖告我何害。賊具吐其實。蓋賊與新郎相隔一村。自殺新郎後。遠適閩省。既遇同鄉。乃欲探一實音也。郡人許以不洩於他人。陰遣人報本地有司。執賊一訊。卽伏。閩省督撫爲之具奏。移案至浙江核辦。論賊如律。於是知縣以失入抵罪。自巡撫至知府皆照例議處云。

高青書先生政績

貴筑高青書先生。爲廬州府通判。到任僅七日。而有三事焉。到任之次日。府縣司鐸來。同介府

學生員某。爲子求拜門牆。願送贄儀三百兩。高曰。我來做官。不是來教學也。伊有三百金。儘可請一名師。何用余爲。其意不過欲結官長爲出入衙門地步。收此三百金。不啻將聽其父子使喚。不知伊於胡底。辭焉。後訪此生極健訟。官長與往來者。多爲所累。稍不慎。即墮其術中。又一日。閩人持一呈進。稱有人在途拾得二百金錢票一紙。求存案。高曰。得遺失物。應赴縣呈明。何來此。家人曰。伊有話面回。即引見之。其人懇將票至錢店取錢。留以充公。伊則聽憑賞賜。高曰。失票人必至錢店掛失。何不將此票至錢店。俟其來還之。伊必以爾爲盛德。或酬爾一二十千。未可知也。若我取來與爾瓜分。是我爲窩家。與爾夥竊矣。官可行竊乎。將其呈發還不受。又通判衙門書役不過二十餘人。一日書差聯名同稟攻訐皂班某爲子納監。當高坐堂收呈時。衆書役面稟該皂役名在卯簿。每月僱人代頂紅黑帽。伊做稻穀生意。由三河鎮水路發往蘇州。三十年中金至二三十萬。合肥縣對面大封火瓦房。即其住宅也。家人某又稟回曰。主人現要接取家眷。苦無盤費。此事可得四五千金。高笑曰。諾。立傳皂役父子問話。皂役年七十餘。子近四十。未頂戴。伏地叩頭。恐懼不能言。高曰。爾爲子納監乎。皂役碰頭曰。死罪死罪。問其子曰。今日來見我。何不頂戴。曰。不敢。高曰。爾父子有志向上。碍於成例耳。爾若爲盜爲娼。有玷本衙門。

體面。我必不容。若爲子捐監。是欲做好人。何不可之有。爾父子起來將頂戴上。伊子卽於荷包內取出戴之。趨至公案前叩謝。堂上書差相顧駭然。高卽請印至。喚書吏取皂班印簿來。將該皂役名除去。另換一頁鈐印。父子叩謝而去。高諭衆書差曰。爾等何見之小耶。見伊略有好處。卽心存妒忌。在我之意。欲使爾衆書差家家能如伊之發達也。維時太守與合肥縣令聞此三事。卽互相告語曰。新來通守舉動出人意料。有見識。有操守。非常人比也。由此三事觀之。做閒曹官稍不自愛。而又有若輩指使之。寡廉鮮恥。無所不至矣。可畏也夫。

高青書先生又云。余初蒞六安。閱管押簿共一百二十九人。日煮粥食之。屬刑友取管押各卷細查。事關緊要者仍留候。其情節輕或保候。或責釋。不可管押。一面示期某日傳地保鄉約頭人齊集點卯。三日後。刑友於各卷上票一簽。此可責釋。此可保候。類多竊人衣物竹木雞狗之件。其情節稍重不可釋者。十三人而已。余於是日點卯。諭地保等不必散。提出各犯。鳩形鵠面。顏色慘然。或打十板或打五板。卽甚瘦瘠者亦打三板。某村之人。卽交該村地保管約。如再犯從重治罪。放至十數人。擁擠一堂。紳士閔嘆。某人是竊生員衣物。某人是竊監生猪隻。嘈雜不休。皆言若釋放了。豈不是縱賊殃民。余諭之曰。此輩小竊賊多係初犯。前任俱未報案。若押死

了。在那筆賬下開銷。若要追贓。伊等何時能繳。今日本署州教誨之。責處之。交地保鄉約管束。再犯從重治罪。爾等讀書明理。聖人許人改過。律例亦有悔過自新之條。若輩罪不至死。非不可宥也。有上控縱賊殃民者。亦聽其便。盡釋之。鄙衷爲之一快。

又云廣州城隍廟司祝。凡廣州府履任。無論實任署事。例送陋規六七千元。相沿已久。余於嘉慶二十一年六月調任首郡。知而不問。同寅有言及者。余笑曰。堂堂太守。而與廟祝爭磕頭錢乎。次年五月。在大堂收呈詞。有廟祝役滿呈退。余問曰。爾役滿乎。廟祝曰。五年之限已滿。故辭退。余曰。我到任時。應送陋規。絲毫不要。爾知乎。廟祝曰。感恩。余曰。准爾接充。願乎。叩頭曰。願。余曰。陋規仍然不要。現在養濟院老民甚苦。爾能每年繳花銀一千二百元。轉繳道台衙門賞給老民。當爲爾通詳立案。准爾從此接充。永遠不換。司祝叩頭曰。願繳。遂爲詳明各憲。命其遞呈。四季分繳。道光四年。余重守廣州。仍是從前舊廟祝也。查此八年中。按季繳花銀三百元。從無短缺。加惠老民。亦一快事。

又云。昔嘉慶某年某月。安徽省大吏。忽接壽春鎮徐州鎮暨宿州文武。賚到懷遠匪徒倡會。嘯聚多人。謀爲不軌之報。適某撫軍調署湖北巡撫。方伯護理撫篆。檄余先赴滋事一帶查得實。

情刑。卽統兵勦辦。余兼程疾馳。於途次得悉道府親率兵役。已擒獲四百餘衆。因思匪徒聚會。如果逆形已露。豈卽束手待縛。非細加偵察。涇渭莫分。距懷遠城二里遙。卽屏去僕從。不動聲色。詣一訓徒鄉塾。晤其師。託言武孝廉北上。道出過謁。坐談之下。殺鷄爲黍。頗盡款洽。間詢以四鄉風俗。其師遽云。有一大冤枉事。近因查辦教匪。竟將轎頭作教頭。連逮數百人。恐遭枉殺者多矣。詰其故。云俗呼轎店夫頭作轎頭。凡婚禮備綵輿。喪葬備挽綿。悉倩轎頭經理。離此不遠。有趙貢生親喪將出殯。循俗例通知曾經唁弔各親友。尅期會葬。按簿開單。凡一百七十餘人。卽囑王姓轎頭前往各處挨戶通知。王轎頭將單轉付雇工李自平代其事。詎李自平夜宿城隍廟。被營兵盤獲。交都司衙門。搜出身帶名單。見名數衆多。又因供是轎頭。若伊前往通知之言。誤會轎頭作教頭。由此推敲。竟指單內本屬附城居民爲河南會友。武營詳請搜緝。竟成莫須有之獄矣。余復委婉窮詰。稱有唁弔門簿可對。似有根據。隨懷出憲檄。慰以好言。諭其導往趙貢生家。果獲門簿。急抵縣署。將檄粘原報。會匪姓名一百七十餘人。逐細查對。隻字無訛。卽夜將所訪情形據實飛稟。一面趕赴省垣。護撫以關係甚鉅。尙猶豫。適撫軍由湖北回任。余詳細稟述。撫軍以軍機等處來函。均風聞其事。宜思有以靖之。余謂事果真實。卽無傳聞。亦

當竭力懲辦。若事實無。豈可以人言遽與此大獄設官所以庇民也。民縱無良。猶思矜恤。况影響俱無者乎。剖陳再四。中丞乃爲之憮然。如余所稟。止提王橋頭李自平趙貢生三人到省。委員訊質。與所訪無異。被繫四百餘人。一旦省釋。是役也。始則告警。登至閭里。哄傳。鄰近居民。聞風生怖。驚擾之狀。不可言諭。繼乃不戮一人。渙然冰釋。藉非鄉塾私詢。恐一發難收。此纍纍無辜者。幾何不覆盆莫訴哉。

又云。霍邱縣陳之揆解縣民某被劫一案。盜首胡選連贓物綿被二件到省。委余會同首府審訊。賊經主認。胡選供同夥八人。伊爲首。八人內有壬二之名。首府曰。此案我昨日復問。竟是誣良爲盜。余曰。何以言之。首府曰。賊不確。是日提盜復審。首府將事主責掌二十。事主不敢認賊。次日同見柏臺。首府謂胡選爲良民。贓被不確。柏臺信之。余曰。此辦監候待質爲妥。萬一同夥者他處拏獲。又供胡選在內。將若之何。胡選不可釋也。柏臺不從。余曰。胡選果釋放。某不敢辦此案。遂改委員某刺史某別駕同訊焉。時陳令已陞壽州。參奏革職。捕役五人治罪。胡選釋放矣。嗣接河南來咨。某縣獲盜壬大王二。供出曾在霍邱縣搶劫某家。首犯胡選糾約去的。幸胡選尙未走遠。仍拿回收禁。制憲提犯至下江正法。柏臺鑄二級。首府及承審諸公。皆鑄五級。陳

壽州開復。捕役釋放。使余略爲瞻徇。亦罣誤其中矣。

又云。嘉慶十四年。有寧國縣民某等赴京。具控柳姓捐監。係其世僕一案。撫軍董觀橋先生委余會同安慶州姚鳴岐審訊。先令原告將賣身人文契呈驗。答稱。隔年久遠。遺失無存。再詢其人服役出戶年分。亦茫無可指。惟以葬山佃田住屋爲世僕之據。及提被告查訊。據稱伊等遠祖從前是否投靠。抑係賣身。後來如何出戶另業。已數百年。伊等不知詳細。况自祖父以來。各安耕鑿。只因某等見伊家計稍豐。每向訛詐不遂。是以捏詞誣陷等語。質之某等。堅執柳姓遠祖自前明宣德年間葬伊山上。定例葬主之山。佃主之田。住主之屋。皆爲世僕。堅不舒服。余與首府細商。世僕名目。由來已久。而徽寧等府尤多。如果其人投靠賣身。經本主後裔報有文契。並無放贖等情。或因世代久遠。雖無身契。而其子孫尙在主處服役。又仍與主家奴僕互聯婚姻者。是其名分猶存。自當世世子孫永供役使。若均無指實。但藉曾經葬山佃田住屋。卽抑勒其子孫作爲世僕。遇有捐考等事。輒以分別良賤爲詞。叠行訐控。而被控之人。戶族蕃衍。未必盡係當日爲奴者之嫡系。不肯悉甘污賤。爲所欺凌。由此案牘煩滋。互相仇憾。若不核實辦理。必致流弊無窮。當經悉心妥議。詳請大憲奏明。嗣後世僕名分。總以現有身契。是否服役爲斷。

如現有身契。在主家服役者。應俟放出三代後所生子孫。方准報捐應試。若未有身契。並非現在服役參養。及不與奴僕爲婚者。雖曾葬主之山。佃主之田。住主之屋。均一體開豁爲良等因。奉旨允准。定爲成例。從此訟風永杜。莫萌挾詐之心。污穢頓除。悉與良民之例。此案首府姚君同余力懇撫軍者再四。時開豁數萬人。余與姚君爲之一快。

又云。余在廣州府任。曲江縣盜案首夥十四人解省。經司院提審無異。牌示次日恭請王命正法。昏暮時。忽山陽縣周家俊解犯到省。並卽稟云。拿獲盜某。審出曲江縣解省劫案。係某爲首。緣聞此案先經解省。必發府審辦需時。故遣家人解犯來省。並稟一切情由。余將解來之犯。另置一處。一面於司監提出曲江全案人犯。復加細訊。而假首犯仍供實爲盜首。復隔別研訊。內一犯供語參差。因究得挾仇誣陷實情。余曰。一犯挾仇。他犯亦皆挾仇乎。據供同夥之仇。其本人已經承認。故不得復與辯。復訊首犯。仍矢口不移。余謂衆犯曰。現在首犯不確。眞犯爾等認得乎。衆犯曰。伊爲首。糾約爲盜。如何認不得。時已四鼓矣。旋提山陽縣新解到者與十三人質認。同指曰。此爲盜首也。前認盜首者。不禁放聲大哭。問以何首自認。訴云。畏刑不敢翻供。今得再生矣。蓋曲江令仍用重刑故也。天曙卽赴臬署。呼門稟見。備達前由。自認審錯處分。其爲首

者。今日斷不可請王命。臬憲明山曰。我與同咎。旋同請見撫憲董公。撫憲曰。二公不必着急。我亦有錯。當即知會督憲。越日復審定案。釋假者而誅真盜焉。若此稟遲到一日。假首犯已正法矣。雖悔何追。周令之功偉哉。余服官二十餘載。從無乞求上司事。因此案周公辦事識大體。爲乞院司各憲。皆應許之。後閱十年。周令猶困於封川小縣。可慨也矣。

又曰。余蒙制軍蔣勵堂先生奏留廣東。委署潮州府事。尋蒙簡放肇慶府。自潮卸事回省。將赴新任。某方伯面諭東省州縣缺分好者。歲有盈餘。現已回明兩院。於廣潮肇瓊州府中。每年共捐銀六萬兩。名曰籌備。將來州縣有虧空者。以此補之。到任酌量派提。予早思之。良久因對曰。酌盈貼虛。誠一視同仁至意。但事之不便者甚多。州縣選補一官。幸而兼俸稍豐。偶有盈餘。亦屬斯人遭際。若慮州縣有虧缺。而預籌提銀兩。留爲彌補地步。派提之人。未必甘心聽命。此一不便也。各苦缺州縣。果能量入爲出。何至挪空公項。有此籌備一項。必有恃不恐。任意挪移。專望籌備銀兩彌補。此縣之虧缺補之。彼縣之虧缺。不能不補也。甚至派捐之員。故作虧空。但提移銀一千。伊則做虧空二千。問其何以敢虧空。則曰。有籌備銀也。問籌備銀豈應爲爾補虧空。則曰。我之銀可以提補人。則他人之銀。亦可以提補我。是開門揖盜。是二不便也。缺分較優之

州縣每年奉派捐款。名目甚多。設使力有不足。而又不能不極力巴結。勢必挪移本邑之倉庫。以解奉派之籌備。日積月累。轉成已身虧空。此三不便也。當提解之時。必由府行文州縣。捐解到府。又必給發實收備案。是州縣均有實收可憑。設有不肖之員。於去任之日。明知此等名目不能參辦。勢必執實收以索銀。藉端挾制。不成事體。况此項銀兩。批解到司庫。收簿註載甚明。以此等派捐之款。貯存藩庫。方伯指日榮陞。倘後任拘執不肯通融。據實參奏。倒持太阿。授人以柄也。廣西藩庫存銀十萬兩。未經奏明。後任參出各前任受處分不輕。不可不慮。方伯不從。余至肇慶未議。迨調補首郡。潮瓊二府及首府前任業已議定。肇慶後亦議定。首府所屬派捐銀二萬兩。州縣竟有違批解者。亦有緩而不解者。余因此事關係甚重。隨將各州縣未解之銀。停止催提。並於方伯前委婉諫止。始則執見不允。繼則聲色俱厲。一日詢及前事。余答云。此事必欲辦。日後僨事。知府難辭。逢迎勒派之咎。苟不計利害。方伯儘可逕提司庫。不必知府經手。大千憲怒。次日兩首縣以言過直。請余認錯。余笑謂曰。我輩事上以敬以誠。委辦之事可行則行。不可行則勸止之。若不論事之輕重。阿諛取容。只顧目前。不慮後患。吾不爲也。諸公指日卽做知府。無錯而自認。甘心屈服。欺罔上官。不可爲也。是日回明方伯。將不可爲緣由。通稟各憲。

註銷。越日稟見方伯。方伯曰。昨日竟發通稟。真霹靂手。辣手須防人不堪。余曰。所稟公事。並非攻發人之陰私。何謂辣手。事不可行。稟求註銷。以免後患。何謂霹靂。方伯不待言畢。遽離座大聲疾呼。幾有相毆之勢。拍余背曰。我不配做藩司。吾兄年高有德。歷任三省。錚錚有聲。高我十倍。各官爲之變色。余笑曰。方伯何至如此。令人笑話。某備員首郡。惟有謹慎小心。如果有錯。小則申飭。大則揭參。若不論理之是非。事之可否。以屬員不能仰體憲意。於衆人屬目之所攘臂喧呼。肆行詈罵。似覺有乖體制。某與方伯均是讀書人。如能相容。自當恪供職守。如不能容。卽告辭自退。方伯怒稍霽。制軍聞之大笑。謂廉使韓三橋先生曰。君子與君子爭。殊傷雅道。須解釋之。廉使袖原稟至府署道意。並云。方伯何嘗不知此行乖謬。只是不肯認錯耳。余曰。此事斷不可行。如將原稟發還。是欲通稟二次也。廉使仍將原稟携去。先是余通稟時。制憲曰。此舉無名。不如已也。撫憲曰。此事奏不得。如何做得。方伯聞之益怒。後數日。方伯自行稟銷。原稟發還。各州縣所解之銀。均以應解公項劃清。前事遂寢。

寶坻令侵賑棄市

姚芙溪曰。送別登程。應酬苦事也。若江文通云。黯然魂銷者。惟別而已矣。然此猶不過朋友暫

爾分睽。雖天各一方。未必遂無相見之日。已覺依依莫釋。難乎爲情。不幸遭逢禍患。一旦生離死別。或後會難期。或竟成永訣。彼此神情。含悲強語。尤令人神魂飛越。無限傷心。一時真難自解也。昔在都門。送人遣戍者一。送人伏法者一。至今思之。猶覺悽惋。清嘉慶己巳。友人良鄉令。以六百里急遞。失誤時刻。謫戍新疆。走送登程。後逢釋回。猶獲重晤。若友人寶坻令。以侵賑罪。擬大辟。送至菜市。則甚爲慘傷矣。寶坻令者。楚人也。以旱災領庫款五萬散賑。實用三萬餘。盡入己。爲京兆尹彈劾。審實棄市日。親友走送。予等先候於市口。遙見其下車。隨子姪家丁數人。徐步從容。大聲曰。爾等歸稟太夫人。生我不肖子。致有今日。上負太夫人一番鞠育之恩。老年遭此悲慘。予罪擢髮難數。悔恨無及。千萬不必悲傷。善爲排解。譬如未生此等孽子。諒亦命中注定。應受此禍也。大有潘岳臨刑。對母所言景象。言次已至市口。予等環揖。皆不忍仰觀。觀者如堵。予不自持。退入人叢後。俄聞爆一聲。刀聲颯然。則隨來數人哭聲大作矣。用費三百金。首不墜地。以線縫之。納入棺。予此時但覺兩股戰慄酥軟。僕人扶掖登車而回。昏臥一晝夜。此等送別。亦一之已甚也。令之祖父皆河員。家業頗厚。寶坻缺亦優。在任三年。宦囊甚豐。兩子皆援例。乃猶貪黷無厭。任所原籍。均歸籍沒。喪生而敗名。家破而親辱。甚矣貪之爲害也。

程縣令欲見長上官

龍溪漳之首邑也。俗悍喜鬪。故多命孽。婺源程某宰是邑。延李森圖司刑席。時鍾雲亭制軍總督閩浙。嶼各屬鞠案因循。多以緝凶爲辭。不肯結案。因下令州縣結案不得遲延。不得藉口緝凶。程欲見長上官。有一案正凶不實。程卽欲定案。李致說帖於程。言非真凶。不可定讞。程答曰。亦知非真。奈上憲督責嚴。不得不爾。李復曰。君九案已結其八。此案稍緩。未爲遲也。程對以有冤我當之。與君無與。因定讞上之。程旋以事去官。因挈眷至蘇。未幾。病作自刎死。李亦解館去。論者曰。李食程俸。知囚之冤。爭之不能。而不能去。亦不得爲無過云。

弟白兄冤

綿州孫西堂先生。觀察貴州糧儲時。適教匪叛逆。蔓延三省。黔撫常公委總軍需。本無浮冒。因常以事忤相督。奏請拏問。常撫與孫俱下獄。禍且不測。孫曰。大丈夫死則死耳。肯累他人哉。於是獨誣服罪。擬大辟。而常撫出獄。適孫之季弟曉峯。知興國縣。素篤孝友。營救備至。冤乃白。時常撫已督蜀矣。歲奉千金。延西堂入幕。曉峯暮年生子。聰穎力孝。成名進士。入詞林。出爲湖南桃源縣。牧榔守永。所至向化。以循良冠一時。

悔婚的

陳生者閩縣人。其父大賈也。省垣開張棧行。頗稱富有。同邑某翁。亦開設棧行。與陳父同業。交好。遂以女許陳生爲妻。媒人則西賈也。未幾。陳家敗本歇業。陳父旋亦物故。陳生家徒四壁。孤寡煢煢。幸賴母賢。紡績以供薪米資。生苦讀。得入邑庠。而生祇知苦讀。無計謀金。以故清貧。猶昔日給維艱。某翁時方富盛。目睹此况。顧原媒西賈。又久不到閩。遂生悔婚之念。呼生至家。微露其意。生已領會。含淚語曰。小婿姻事。實先父與大人主之。彼時旣蒙不棄。今胡忽發此言。在愚婿雖貧澈骨。而亦讀書知禮。固非棄妻之人。在大人名門盛族。亦未便作悔親之事。猶望念及先人之意。始終矜全也。翁怒曰。昔時雖與若父曾有言。而實六禮未行事。在可否。今汝貧至此極。諒亦何能備聘成婚。今與汝銀四十兩。可另尋匹配。勿以一句可否之詞。自誤大事。曰。婚姻是何等事。貴宅是何門楣。豈有婚娶大事。而作可否之語。萬望大人勿作此言。胎笑於人。翁大怒曰。窮措大妄言可惡。遂收金徑入。生亦怒曰。汝欺吾貧。便欲賴婚耶。亦遂竟出。次日具詞控之於邑。時浙省王公宰閩。察閱控詞。已知某重富輕貧。心鄙惡之。某故援例報捐州同職銜。亦在縉紳之列。公遂以名刺邀之進署。齋容問其何因。某對曰。某與陳生之父。原有一面交好。

至婚姻之約。雖亦曾有此言。但未經行禮過聘。今此子了不長進。是以不欲婚之。不圖反敢先制台下。公笑曰。婚姻大事。豈有忽欲中更。年翁此言。似於理不順。某卑詞下氣。務求斷離。公沉吟半響。忽轉語曰。要予硬斷。亦復不難。但此等事。余不慣爲。卽曲徇情面。非五百金不可。某連諾遵辦。且許事後尙有重酬。遂辭出。如數備入。越日公提質審兩造。略致研問。某恃有關節。心胆益壯。務求離異。公但微笑之曰。汝意果決耶。且問究竟何故。必欲不婚。云此子浮蕩無聊。不學正。故欲離之耳。公忽變色大怒曰。汝悔婚之意。吾知之耳。得勿謂陳生貧窘。恐有門戶之辱乎。然貧富分也。且世事虧極必盈。滿極必覆。眼前光景。豈足以相天下士。汝旣與陳生父交好半生。一言婚配。則今日自當克守前約。結就姻緣。方爲正理。何得重富輕貧。作此喪心之事耶。昨承汝送我白金五百。本屬不潔之物。必致污吾囊橐。不如以贈陳生。俾作完婚之用。因命僕從取出。卽於案頭揭包。舉以語某曰。此聘物也。今原媒西賈。雖久不來。閩生死莫卜。但陳生貧酸。必不能空頭汝婚。且汝苟非情虛。何故行賄。若知悔過。便亦從寬。不然斥革立至矣。某於此際。口屈詞窮。不發一語。惟有流汗叩頭。公乃於中取三百以予陳生曰。汝翁不願婚姻之意。乃憎窮也。此雖汝翁之物。然已親送入官。卽爲官物矣。今以給汝。聘禮有資。其卽預備完姻。勿

誤良辰也。陳尙遲疑。公復堅令領去。乃叩首謝下。公隨舉以剩二百以與某曰。此物仍以還主。某不敢辯。負羞攜出。回家氣極。但迫於公命。無可奈何。次日方與妻商議嫁女之事。忽有公吏同木匠以尺量其門楣。家僮入白。某甚疑駭。出而致問。吏答云。本官欲贈汝匾額。故量其闊狹耳。因問何意。曰。吾亦不知。今早呼刻匠入署。命刻一愛富嫌貧四字一匾。乃卽是贈汝之物也。言畢。促令工匠詳細量定。筆記尺寸而回。某大驚曰。此事一成。豈不活活羞死。火急入內。穿戴衣冠。奔入衙署。稟見求免。門者姑令外候。久之出云。宰公事冗不暇面見。且請回。待有隙再來。一連三日。均被阻撓。莫能入。至第四日。復往懇求。門者仍令耐候。直至紅日沉西。仍莫得見。某再四乞求。門者出語之曰。上人適言此事。必不准免。求見何益。但若得汝婿陳生同來代懇。或可再作商量。某不得已。辭出。着人呼陳。陳故不至。蓋陳受公密命。此行必得千金。始可代往。以故堅辭不至也。某以生不肯來。正在焦急。忽又聞公役言。匾已將次工竣。不久必定送來。乃益憂愁。因商於妻曰。陳家小子不至之故。乃係有挾前嫌。想其家貧如洗。不如速以女歸之。貽以百金重賂。成當與謀也。妻稱善。乃命合家人速作料理。以意告陳。陳密以告公。公曰。此等俗物。豈可輕容鄙吝之人。情財如命。必多傾敗之。使如割肉。方足懲儆。不給千金。勿與同來也。陳

諾回來而翁家紀綱繼至。再三代主懇請曰：此事係翁自取，與我無尤。且翁平日所重者，無非黃白。吾所不如翁意者，徒乏此兩物耳。今急回求我，非千金不願與謀也。紀綱覆命，某愧甚。遂於明日先送白金千兩至，而後與女以歸陳。妝奩之盛，頗稱華麗。合巹後，陳乃隨翁入見王公。懇求再三。公笑謂某曰：在汝薄行，本當如此。然汝壻不念舊惡，特來代邀，亦可從寬免給。但尙有一事，汝願否？曰：公祖台諭，豈敢不遵。請賜示下。公曰：汝壻家諒與汝同業，後以虧折停歇，今既爲翁壻，何不代爲維持，令承父業。某曰：歸當爲謀。遂辭而出。乃爲陳籌畫，重開棧行。數年中，陳家依然鼎盛，而翁壻亦漸相和好矣。然嫌貧愛富，自古皆然。海內茫茫，如某翁者，正復不少。王公於極力撮合之者，要皆心無私見，留意民膜耳。設非仁人之用心良苦，則五百金入袖，竟以雖有是言而未行聘，原媒西賈，又復存亡莫卜。卽斷之另婚，于情未爲太悖。卽人有後言，亦尙可以自解也。乃深心老計，終始成全，不但使貧酸之陳生得以憂而變喜，而勢利之某翁亦可免背盟之譏。如王公者，誠可謂民父母矣。

施公諧政

江左施公梅亭宰湘陰。政聲甚著，常好微行。查訪民情利弊。一日於街頭見數人閒評，內一人

曰。邑尊聲名甚著。汝儕從公議論。果清廉否。衆應曰。不特清廉。更兼明察。自此公到任後。利興害除。賊匪退避。地棍潛逃。地方另是一番景象。可見治無成法。政在人爲也。衆語未畢。忽有一人高聲語曰。汝等皆云官清似水。我視似亦尋常。但年來貪鄙者多。今之縣尊較前略爲認真。故卽覺其好。然官呼民爲赤子。蓋卽當視爲己之子。如我高某。單傳四世。安分爲人。而飢寒貧困。勞碌半世。四十猶未受室。縣尊果能體諒。豈能使其良善赤子。終身鰥獨耶。衆方笑其妄。而公已聞之。隨歸遣二役。坐名拘高某。比至。卽拍案罵曰。汝自不能成家受室。何卽竟談予短。是真謬人。不可輕宥。高亟分辨。公置不理。命繫之。隨拏粉牌一面。硃筆書云。高某市井狂徒。於街頭妄議官長。已屬非是。而不自成家受室。輒以無妻生謗。更屬荒唐。茲定於明日午堂。不用刀刃等物。另用奇方。闔其人道。以示懲儆。其各凜遵。書畢。命懸頭門。見者駭極。未片時而城內外皆知矣。次日辰後。公命差役嚴守頭門。授大竹籬二。諭云。如有欲覩闔人者。必投三錢。否則逐出。是時各人聞闔奇事。且又不用刀具。皆欲求觀。入門恐後。俄而兩籬積錢皆滿。而衙署來人擁塞無隙矣。公隨升堂。提高出判問曰。汝尙敢妄言生事否。高連聲知悔。願求免闔。公大笑曰。此迫於威。非真知悔者。願免不難。但亦尙念取妻否。高連稱不敢。公笑向衆曰。高某雖屬狂妄。

但爲貧所使。情亦可憫。吾宦况清苦。又不能爲力。因思衆擎易舉。聚腋成裘。作此一番笑謔。取擾爾等。幸而已敷娶妻之費。乃命以兩籬所積之錢。悉以給高。大笑而退。然高某身無妻室。而埋怨民上。雖慙蠢癡談。然平心而論。亦未爲談出情理之外。何則。苟撫字有法。使四民各安其業。雍熙化洽。自不致有怨女曠夫矣。施公以諧謔而成人婚配。彼助者固無損於分毫。而受者已蒙其無涯之惠。若施公者。豈非於諧謔中施其仁政者乎。司民牧者。其留意焉。

蠱母

蠱毒一名金蠶。蓄者以其糞爲毒。下於酒飯蔬菜之中。誤食之。則其人肚腹絞痛。腹内生蟲。雖有解藥而救之。稍遲必死。相傳蓄此物者。於端午節購蛇蟲魚鱉。及一切飛走鱗介之屬。共成百種。合安一匣。埋之僻處。至次年端節開視。則大者吞小。强者併弱。百僅剩一。所存一物。大要是蛇與蜈蚣。鯉魚三種居多。取其物而珍藏之。敬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一年之內。定以幾日毒人。至期若無可毒之人。卽女壻甥舅。亦必毒之。否則物能降災。於家主多不利。凡毒死之鬼。卽附於物。必有代者。始能轉生。而鬼能爲主家暗中謀作。故蓄此物之家。金帛往往自來。而虎狼不噬其牛馬。暴客不竊其家資也。南北皆有之。福建兩廣尤甚。南山劉翁赤貧。澈骨。後以蓄

金蠶致富。生一子一女。女初嫁賈人陳某之子。尙未歸門。一日婿來。適當下毒之期。家中更無別客。夫妻謀議。竟下毒於麵餅。婿食之而不覺。至半夜覺腹內絞痛。尙以是痧症偶作。次日辭歸。旬日而死。劉女聞之。心弗善也。但事出父母。莫可如何。逾年。劉復以女許配鄰邑韓生。生乃故廉訪元白公之子。本世裔。而家計凌夷。故下婚於劉。會生欲赴鄉試。資斧不敷。造岳家設措。生抵劉家之日。又值下毒之期。遂堅止生宿。約以明晨厚贈。翁媪密議置毒肉間。女已聞之。不勝哀怨。自念前陳婿若非與有婚姻約。何至來吾家中。遭茲毒手。今復萌狼心。欲毒韓婿。則實以吾爲餌以害人也。吾獨何心。坐視其死。况密窺韓生。氣宇軒昂。必不久居人下。且聞並無兄弟。更何忍令其斬絕宗祧。展轉尋思。不如自死爲愈。遂竊有毒之肉。正欲自咽。忽而霹靂一聲。從地而起。手中之肉不知颺去何處。俄而密室火起。蠱毒竟爲雷擊。時韓生方在客廳。忽聞內庭霹靂交加。火光燭天。不覺大驚。無暇避嫌。徑入探看。女暈絕於地。翁媪不知何往。婢女等輩皆目瞪口呆。不得出聲。生方駭怪。而女已悠悠甦醒。猝見生亦不羞避。哭曰。父母所爲不義。妾恐害郎。思以身代。不圖變起倉卒。毒肉竟爲銷滅。今父母何如矣。生怪其言語閃爍。正在詰問。而小婢輩已能言語。共稱一陣電火。媪翁身遂平空捲起。壓於蠱毒密室云。因女以下毒之謀。

告生同往密室察看。則見大白蛇一條震死於地。翁媪及女之兄均斃於蛇傍。面目已爲雷火所傷。但衣履可認。生出遂以事白四鄰。明晨呈之於邑。邑令詣驗。審女供詞無異。劉夫婦父子已受天譴。應毋庸議。籍其家給與韓生。卽令其夫婦完娶。女哭曰。當竊毒自吞時。已置此身於度外。今父母一家已慘滅。更何心花燭。情愿祝髮空門。以了此生。實無顏。又爲人婦。令曰。服毒之舉。自出血誠。然雷火消滅毒肉。中有天意存焉。若汝父母一家死亡絕滅。實其惡貫滿盈。天討其罪。與汝何尤。亟須完娶。毋作不經談也。遂令當堂花燭。鼓樂送還。後生二子。韓生及第。官至大司農。與女偕老焉。初劉女不忍韓生絕祀。思以身代。而卒不至死。要皆惻隱之念。通於神明。故得誥命榮終也。至劉翁一家絕滅。自是惡盈數盡。邑令之言。良爲確論矣。

賴尾

邑人賴尾者。素酗酒無賴。其兄某。攜幼男居邑北三十里許之蜘蛛岩。爲香火道士。深山僻境。四無人居。會尾因賭蕩無聊。造兄借取卒歲。兄素惡尾無行。且囊資有限。不理之。尾忿極罵曰。吾必有以報之。兄尙謂尾口頭語也。迨至除夕。尾乘黑執兇具。離家奔至兄所。兄已扃戶睡熟。尾叩戶呼門。兄覺呼兒。兒方濃睡。遂自起開門。被尾以兇器擊中項心仆地。呼救。尾連擊乃斃。

兒在牀。聞中堂聲息。起視問誰。尾應曰。我也。兒曰。叔夜深何來。急覓火上燈。見父屍橫地。大哭曰。何故殺吾父。尾曰。斬草更須除根。豈特殺汝父也。兒跪求曰。父方忤叔。姪則未有幸宥之。尾不答。將兒背起。至半山極嶺處。擲於巉巖之下。聽之無啼哭聲。諒已死。復回兒所。殺鷄飽食。將兄身衣脫下。罄捲所有而回。時尾方喪妻。有子甫六歲。見父攜多物。遍身有血。背後一人。乃其伯也。爹伯亦同來。尾叱曰。病狂耶。遂攜兒睡。元旦後。適有樵者往尾兄居處。見其門戶大開。查無聲息。探入內。見屍橫於地。駭甚。先尾次兄某。落髮於慈悲禪院爲僧。樵者素識。遂往告之。某大驚。卽偕往驗視。果如所言。大哭。急抵城以語尾。尾無哀容。某逼再四。尾始具呈報縣。適邑宰王公晉會垣。該刑房以人命重情。火急差票。當緝拿兇身。一面移請鄰封詣驗。時票役江陳二人。頗有機智。奉票後。多方尋緝。莫獲兇手。官方措特甚。忽悟曰。兄弟手足。最動肝腸。乃賴尾毫無戚容。反有喜色。跡實可疑。乃以菓餅誘尾子。詰問得知尾除夕夜回之故。遂密稟內署。將尾管押。以好酒食相待。佯與交好。逾數日。託言家房銷匙忽失。向尾借所帶之匙。尾不覺其計。遂付之。江陳二役遂直到尾家。以匙開戶。於尾臥房搜出血衣。及尾兄名字茶酒等器。呈之於官。時王公已自省旋。令尋尾之子到堂。吊尾查訊。初猶抵賴。公令以血衣各器示之曰。此可賴耶。

尾子在尾後跪。忽見其伯遍身血污。因大驚曰。爹伯父復來。尾聞面如土色。不能遽答。公令刑之。遂招服。及問其姪何往。尾云并斃之巖下矣。公大驚罵曰。好狼心賊。立擊簽重責四十。登時收禁。及往檢驗。見尾姪屍身腐變。不堪注目。公喟然曰。人卽鐵石。寧不斷腸。賴尾此賊。真天地間一種狠毒也。回署後。復加吊訊。其案遂定。申之上台。屆秋。勾決文下。將尾凌遲於市。合邑之人。無不稱快。尾既死。其子幼而無依。居之官署。王公解任後。不知所終。然人情險惡。自相凌夷。棠棣之篇。徒存同室之戈。頻操兄弟叔姪。儼如仇敵。亦常有之矣。然從來未有如賴尾之甚也。既爲極細之故。而害其兄。復又殺其嗚咽跪禱之幼姪。蛇蝎至毒。亦莫能方尾之心。王公謂其一種狠毒。誠爲確論。然非辦理有法。卽不埋怨深谷。將亦嫁累他人。乃漏洩偏非他人。而破案竟出尾子。天之報應。亦巧矣乎。

失銀審石

長沙彭君永思。字位存。精於治獄。任楚雄縣時。一日某官解餉至省。會破鞘得一石。失銀二百兩。適君至。繫羸卒屬治之。君察石有蟲窩。非道塗物。可無向卒求也。因以手量石。問曰。石輕於銀。爾羸負銀。左右輕重必均。幾日曾欵否。卒悟曰。某日出某店卽欵。某日吾歸途當察之。歸載

石輿中。途遇石相類者。輒取之。計已十數矣。皆不甚類。至某店從屋後得石絕類。乃暗置袖中。縱羸夫歸。呼店主。及某官從者曰。今日但看我審石。取十數石。令自比較。皆曰不類。徐出袖中示之曰。類乎。則曰類。君笑曰。此石何以出爾屋後也。乃頓服。蓋店主與某官從者。實同盜銀。其精審多類此。

清代吏治叢談 卷二

清代吏治叢談卷二終

清代吏治叢談卷二百錄

都司能諧治術

石瑤辰自號民備

改革鹽漕弊政

劉青天之達情鑼

新墾投河案

青州丐婦案

解釋鼓噪

察屬賢否之偉論

季封翁焚教匪名冊

黎御史笑柄

俠女報恩

吳巡撫治浙政績

爲政以近民爲主

糊塗縣令

宣城縣令虧空案

李生無頭案

太原張玉姑之獄

兩淮鹽員之廉節

曹循吏

黃宗漢之酷暴貪婪

烏中丞諧對

王二先生

朱秋芳

姚西垣聽訟

再記高青書治績

賊開花

徐時棟偷頭記

又記林則徐祈雨軼聞

琦中堂之趣聞

王觀察

清白吏子孫

李方伯姬人殉節

部堂一批兄弟和好

王河督勤勞儉樸

中丞臨財不苟

滇省命案

道光朝州縣陋規之紛議

淮關

老吏論各省吏事之壞

林公則徐政績

張亮基却河弁餽金

周芸臯觀察治臺政績

洪太守拒賄

循吏實心任事不要錢

徐青天

李書年平反冤獄

湯金釗儉樸可風

慎刑

直督雪貞婦沉冤

德清大獄

貪官之果報

張靜山縣令之明決

福建宰白鴨之慘

巨鬼貪人案

諧判

疑獄

吳學使保護士子

盜名出入有冥報

河工奢侈之風

孫總督治閩

不倒翁

李鬍子盜亦有道

官吏嗜賭受害更深

伊相國之際遇

弟殺姊夫案

封翁探案

縮骨丹

蛇入穀道

異政

奇判

陳湧金案

縣令意外超遷之喜

鄭板橋判富室賴婚案

謀升官神技

廉訪好賭碰大釘

屠縣令之治盜

警者智破謀財害命案

平反德姑冤獄

門丁陳七冒捐官職

仁壽雷應榜案

金山盜案

龔蓮舫之清廉強項

姚祖同治粵弊絕風清

山西宋曾氏獄

某方伯被匪戮屍

借盜銷案

繆太守慷慨救

紹興太守逸事

官吏粉飾太平

治竊牛良法

萊陽令除夜覘士

玉州守明察

施縣令賑災獲罪

吳蓮芬解釋律例

觸忌諱

訓導壽春亭之詼諧

雍正朝不識鴉片烟

崇文門官吏需索之苛

崇文門兵役苛索

某方伯一生穢迹

爲不肖官吏之龜鑑

有是母乃有是子

某侍郎居心太狹

總督傲態

李九雪兄冤

訟師片言折獄

政簡刑清法

墨吏設誓受譴

刀筆吏

溫林氏案

翁媳爭訟

劉玉書巧遇

大吏養癰貽患

官吏貪刻之結果

攻訐同寅受報

徐廣縉

蔣伯生大令疆項

朱某堂之治績

黃堂訪案

良吏平反冤獄

城中盜

華邑兩命案

淫婦誣翁

金山寺僧彌縫大獄

某中丞外遇

令慰相仇一死一戍

胡公林翼政績

微員食祿有定數

華亭令戲懲武秀才

糊塗官

做官不可有邀功心

巡檢作惡之報

團練害民

彭玉麟之知遇

紹興奇案

獄吏潛聽

太守爲盜

蝎涎斃命案

勞總督之胆識

黃知府治事之強敏

胡興仁爲首令之才智

羅巡撫不愧循吏

仁和林典吏殉難

巡撫折藩司之燄

輿中諧聯

沈葆楨誅蠹吏

袁州學官

剖解屍骸驗病

清代吏治叢談卷二

伍承喬編

都司能諧治術

江南都司白氏秋齋。由武進士出身。熟諳例治。通達民情。適尹文端公爲總督。奉旨裁汰江甯京口駐防。文端以旗人藉錢糧爲生。稍不公。輒起物議。召君至密室諭曰。江甯吾自爲之。京口事以委若。君取進止。尹公曰。年六十五以上。十五以下者汰之。毋弊混。君出三日。復進見。尹公曰。若尙未行耶。對曰。某已畢事。敬繳令。問裁汰幾何。君呈冊籍曰。皆不當汰。尹公曰。豈無一人在六十五以上。十五以下者耶。君跪曰。十有其四。某皆增損其年齒。以稱中堂意。是以得不汰。尹公怒。君曰。請得畢其詞。我朝幅幘萬里。歲賦所入。豈不能贍此數旗人耶。旗人不注四民籍。汰之。則強者爲盜賊。老弱丐徒而已。京口當衝途。外藩貢使皆假道。旗婦章服殊民人。沿街乞丐。恐有傷國體。爲外夷所笑。尹公手扶君起。指其座曰。此席當屬君矣。遂上疏乞諭罷其議。君擢揚州游擊。有通州奸人。告海外沙民謀逆狀。尹公檄君先率所部往。君具文乞病假五日。尹

公莫喻其意。親帥兵抵六閘。君忽上謁。尹公曰。故未病耶。對曰。某何病。某度沙民必無他。以兵行必驚擾。故單騎往察仇怨所自起。召其父老。諭令指親串之任內地者。傳集訊驗。取結狀三百紙。並帶曉事數十人馳迎中堂耳。公握君手曰。吾固知君能了此事也。卽集衆諭遣之。置告者於法。江防揚糧兩河廳。故事皆派柴戶輸工料。歲賠累以萬計。君白尹公。裁革徐淮揚三府民料。積困以紓。天大旱。向例武職不禱雨。君素服至龍王廟。長跪石階上。凡三晝夜。旣大雨。而階石遂有兩膝暈。民以爲至誠能穿金石也。累遷漕標中軍副將。引疾去官。僑寓揚州。卒。揚民請入名宦祠。旣得旨。男婦爭進香楮。迎主者至萬餘人。爲傳誌歌訟者。不下數百首。君在官緝捕救災。愛民戢士。美政不可殫述。嘗曰。官樂則民苦。官苦則民樂。以吾一人之苦。易數十萬人之樂。吾獨不樂乎。

吳巡撫治浙政績

吳公(文鎔)字甄甫。巡撫浙江時。浙中吏治久窳。公訪悉衢州游擊薛思齊貪劣狀。劾戍新疆。又劾罷歸安令李玉典等五人。下教各屬。地方大利害。許條上施行。簞箠不飭者罪無赦。又時時巡行閭巷。問民疾苦。察長吏賢否。千里外纖悉周知。土豪猾胥皆斂跡。屬吏莫敢詭隨。風尙

一變。又以浙屬各州縣多係署事之員。疏陳調署之弊。謂有一員遞署他缺二三處。久不回本任者。有卸署後不回本缺。閒住省垣者。致交代之案愈壓愈多。莫能算結。且官無定所。卽政難考成。見飭司分別勒回本任。或不堪回任者。卽令揭參。其實係虛缺。或要地需才。亦祇準專員署理。不得紛紛更調。以專責成。得旨嘉勉。漁山島者。浙東濱海地。盜窟也。公牒總督會師勦捕。獲積盜百餘人。寘諸法。沉燬賊船。並將巢穴門戶堵除。行旅大安。尋借欽差侍郎李公芝昌。清查兩浙鹽務。奏籌變通章程七則。均從之。道光己酉。杭嘉湖嚴紹五郡大水。漂沒田廬無算。公自以奉職無狀。致召天災。上疏自劾。並力請行賑恤捐豁招商平糶勸輸諸政。親赴嘉湖等屬。察賑全活甚衆。江忠烈公忠源。時擢秀水令。公委以賑災捕盜事。並留辦海塘工。江以憂歸。縣人賻之。卻不受。公歎曰。賢如江令。可令其貧無以歸。歸無以葬耶。遂支養廉銀五百兩。畀之。且令勿辭。明年正月。文宗登極。下詔求賢。公奏保藩司汪本泉。臬司黃宗漢。知府余士璫。同知畢承昭。知縣段光清。楊裕深等。江公忠源亦以賑務出力。特疏薦。均得旨錄用。五月。西防廳北岸海決。公聞報卽往勘。時風雨暴至。公立泥淖中。失足落水。幾危。以救免。隨以先事失防。自請治罪。部議奪職。八月。塘工竣。詔予開復。復查明各屬災歉情形。分別蠲緩。並嘗給口糧許之。公性

方嚴。遇事能持正。鬚眉懍然。僚屬憚其丰采。與林文忠並負天下望。論者謂公正直。林公聰明。林公聰明而能正直。公正直而能聰明。是可以得其概矣。初公撫浙時。例得鹽課羨餘銀八千兩。卻之。及殉難。家無餘貲。商人感公清德。欲以此爲贖。公子養原曰。若義也。先公早受之矣。先公卻而某受之。是隳先公之德也。敢辭。

石瑤辰自號民傭

山西翼城石君家紹。字瑤辰。田進士出任知縣。擢銅鼓營同知。署饒州贛州二府事。君和夷坦。白口訥訥。若不能辭。而以情度物。折獄常得其真。在龍南任。發奸摘伏。有神明稱。在南昌時。連年水患。飢民聞省會散賑。聚附郭之沙井上。官委君及新建令辦賑務。始散米。令飢民自爨。已而來者蝟集。瀕河地幾莫能容。且人衆慮滋事。於是改散錢。令得錢各返鄉里。候截留漕米濟各鄉。閱兩旬。飢民數萬漸散去。而水患愈棘。君請於上官。開倉平糶。其力不任糶者。復分廠煮粥以賑之。主者循例。備三千人食。而就食者五萬。扶老攜幼。攘臂喧爭。洶洶不可止。大吏不知所爲。或曰。急檄石令及君至。往諭曰。食少人多。叱嗟不能辦。汝等其速散。詰朝來。斷不使有一飢民無粥噉也。則皆曰。石爹爹不欺人。我輩無多事。遂散去。爹爹者。江西民呼父也。君所治皆

得民心。無識與不識。皆以爹呼之云。先是惶遽時。大府遣官開諭者數矣。然皆若罔聞。及君至。片言解。其素行足以感人也。然君自視常歆然。有頌其政蹟者。君曰。僕縮符十二載。自問無一事盡心。可對士民者。慚愧而已。遑知其他。首縣最煩劇。君治之裕如。理訟必細心。勘鞫至夜。分不輟。性好聚書。藏至七萬卷。有暇卽手一編。事母孝。視聽無形聲。事上官以敬。然是非可否。惟義是視。不苟爲媵。嘗自記曰。吏而良。民父母也。其不良。則民賊也。父母吾不能。民賊也。則吾不敢。吾其爲民傭者乎。因自號曰民傭。嗚呼。父母之保抱其子。蓋日爲傭而不自知也。是則君所以自處者矣。

爲政以近民爲主

山東吏倚錢漕耗羨爲生。歲稔則無所入。而供億不能減。故相率諱災。是歲鄒平旱。權是縣者。爲陽湖張君琦。君以臘底視事。見田皆龜坼。麥未種。卽具牒報災。以秋冬無雨。不能種麥。告明年正月四日。親赴行省。呈牒布政司。面言狀。時布政司爲朱公桂植。言於巡撫。破成例入奏。因鄒平得緩征者。十六州縣。未幾調署章邱縣。章邱民好訟。月收訟牒至二千餘紙。院司道府五署吏皆章邱人。多走書請託。掎摭短長。無虛日。君蒞任歲餘。五署內無一紙至。而斷結新舊事。

二千有奇。亦無一案翻異。控及會垣五署者。民失物誤訟於長山縣。歸獄於君。君曰。汝失物地。大樹北。抑大樹南也。曰。大樹北。君曰。若是則我界也。民愕然曰。誠鄒平耶。即不欲以數匹布煩父母官。持牒竟去。忽鄒平民亦來赴愬。君謝遣之。則號咷曰。自父母去鄒平。民受屈者多矣。知父母不能越境理事也。私念此情。得白諸父母前。即不啻伸雪耳。聞者皆爲泣下。已而民以瑞穀接踵來獻。有至四穗五穗者。君曰。去秋今春大旱。無禾麥。陽氣伏抑。得暑雨潤發。地力足。故生長倍常耳。皆謝遣之。然他邑同被旱者。卒不聞有此也。乙酉補館陶。會天旱風霾。三日夜。對面不見物。沙塵壓麥苗皆死。飢民聚掠之。案已積十餘起。君虔禱龍王廟。得大雨。乃嚴捕倡掠者。及勘得富民閉糶居奇狀。分別按治。民大服。因請普賞口糧。人兩月。館陶故徧小。君所造應賑戶口冊。視隣近大邑數且倍。大吏呵之。忽奉詔責問歲飢狀甚切。乃按臨災區。災民迎訴。賑弊無不至。惟館陶得實。始劾罷。尤玩視者數人。而厚慰君。既而隣邑蝗起。蔽天日。毗連館陶處。若或界之。無一跂闌入者。先是君在章邱。蝗自東府來。及界退館陶。人聞之而未信也。至是皆咤爲異事。及秋大雨雹。積尺許。皆在不耕之地。君治館陶七載。歲屢豐。無牙角耗。閭閻殷富。成都會焉。士有訟者。閱其詞不直。則曰。課汝文不至。訟乃至耶。試責以文。不中程。後乃決事。士訟

遂稀。其仁術兼濟類如此。縣向無良醫。民多夭枉。見病者君即診之。然終以入署爲艱。乃設惠民局。命族子賜司其事。貧者並給藥。疑難甚則以質君。全活亡算。公爲政以近民爲主。用法恕而執之堅。其理訟也。不待兩造畢集。即決遣之。以其辭質後至者。莫或狡飾不承也。遇大疑獄。亦不過再訊。故事日簡而民不擾。其爲政洵足爲司民牧者所效則焉。

改革鹽漕弊政

吾國東南大計。莫如鹽與漕。二百年來。官民交困。大都由文法委曲繁重。致利不歸上。不歸下。而盡歸中飽。間有講求更革。釐剔者。則中飽蠹蝕之人。交起而持之。畏事者。率却步徐視。莫敢肩其任。道光五年。漕河大梗。詔江南大吏議海運。維時上海關僉撓於南。通倉胥吏撓於北。屯船丁役撓於中。不曰風濤。則曰寇盜。不曰霉變。則曰繁費。吳撫陶公（澍）毅然以身任之。首致百六十萬石。由海達天津。每石僅用銀四五錢。視河運省費一倍。人始知海運利國利民。爲東南拯敝第一策。不得以風盜霉費之說相警矣。道光十年。公督兩江。承鹽政蠱壞之後。如淮南之窩價。淮北之壩橫。兩淮之岸費。皆浮糜數百萬。仰食其間者以億計。當事洞悉其弊。而不敢動。公謂非減價不能敵私。非輕本不能減價。非裁冗費不能輕本。遂奏裁淮南窩價岸費場費。

二百五十餘萬。淮北則創改道不改捆之制。歸販不歸商之計。每歲暢行。倍額溢課數十萬。盡償淮北之帶殘。且劑淮南之懸引。嘗欲推廣其法於淮南。雖以衰病不果。而天下皆知票鹽減價敵私。爲正本清源上策。不復爲綱法所縛持矣。然方公再議海運。則南漕北倉撓之。議裁餼費。則窩商蠹吏撓之。議截糧私。則長蘆漕院撓之。議改票鹽。則壩夫岸吏撓之。羣議沸騰。奏牘盈尺。使公仔肩稍不力。上之倚任稍不堅。必且不能善後。乃知公之犯勞怨。而事未嘗不舉。蓋由遭遇聖明。而海運與票鹽。後之人所宜廢其緒而恢之。以蘇東南之困。而爲國家籌百世利也。公自任督撫以來。若治皖之荒政。及清釐庫虧。治吳之三江水利。他人得其一。皆足名世。而海運票鹽。皆百世之利。後之籌國者。必將取法焉。

糊塗縣令

印雪軒隨筆云。新豐一田家婦。年七十餘。終日偕其子田間作苦。頭蓬不裹。短髮鬚髻披其肩。塵垢滿面。五官模糊不可辨。且又雨淋日炙。或黑或頰。不一其色。一日摘其園中蔬往鎮上賣。行過一村。一道旁牧牛兒見而訝曰。秋胡老媽復至矣。秋胡老媽者。四月間民間訛言有魅。幻作老婦形。入人家竊食其小兒。起自揚州。轉入丹徒。至丹陽而滅跡者也。婦憤其詈已也。卽曰

無多言。吾回且食汝。兒駭奔告其村中人。鄉愚無知。誤以爲真。鳴鉦聚衆。各持器械。追及婦而亂毆之。徧體皆傷。乃縛而送之縣。自新豐至丹陽三十里。道路喧傳。觀者雲集。比至縣不下數千人。逼令坐堂皇。謂此魅食民間小兒無算。今幸被擒。請令以印印之。俾復現本來面目。令由崇明丞來署此縣。平素不學無術。時又大醉。乃出印印之三。而婦如故。則又謂此魅修煉已深。現以傷故不能遁。少痊卽將變化去。非穿其琵琶骨不可。令猶豫未決。司閹者又密止之。而大衆喧呶不已。謂吾輩辛苦縛之來。令乃欲放之以殃民耶。問其何以知爲魅。則以下體女身而上體男身告。令揩醉眼視之。見其婦上脣毫毛茂茂。有似乎鬚。且兩乳又以年老而平。頗以衆言爲信。遂令穿琵琶骨。穿甫畢。而婦斃。始知其誤。亟退而商之幕友。幕友曰。此鑄大錯矣。爲今之計。惟有僞召民領賞。令其自供何人毆擊。何人縛送。各得其主名。庶罪有所分。從之。遂縛數人于獄。而請金壇驗不至。請溧陽驗又不至。頃聞其子已上控。不知大吏將何以斷斯獄也。余初聞此事。頗疑鄉民或一時鹵莽。令何若此糊塗也。而言者異口同辭。惟言琵琶骨先爲鄉民穿其一。令又穿其一。而斃爲稍異。然其事則鑿然不誣。青天白日。乃至以人爲妖。仕途中所有若此。豈非咄咄怪事。

劉青天之達情鑿

四川道尹劉君(衡)字簾舫。江西南豐人。由副榜。歷官廣東四川縣令。擢保甯府。調成都。十年。擢開歸陳許道。十一年。以疾乞休。楊撫軍國楨上其治行。且曰。臣蜀人。能言其治蜀狀。請優之。以風有位。特旨予假兩月。卒不痊。遂歸。君自少究心吏治。喜讀律。爲牧令。不設門丁。日坐堂皇。決獄至數十。慮蠹胥之壅蔽也。懸鉦於堂。以待愬者。君聞鉦聲。立出判斷。民由是感之甚深。羣呼劉青天。嘗曰。牧令親民官也。官狃於安肆。不自親其民。致丁役痞隔。以售奸。官與民乃日遠。欲矯其弊。惟官須自做四字耳。乃設長案於堂皇之東西。案各分數格。大書吏戶禮兵刑工等曹字樣。又設粉版如其數。各書曰。某房送進。其在四案者。曰發某房。有公牘命吏自送於案格。壓以版。旁設小磬。吏擊之。立收入核治。其發出者。亦各置案格中。役呼某吏至。捧而出。不經閤人手。積弊一清。出勘命獄。僉從吏役止六人。寘飯行橐中。淪以水自啖之。絲粟不擾民。訟者至。立給以牒。命交某里正。轉攝所訟之人。限日至。至則鳴鉦。一訊卽決。非重獄。不遣役勾攝。懼擾也。每決事。必親書判語。令兩造各讀一過。不識字者。使吏朗誦之。皆翕服以去。著有庸吏庸言。讀律心得。庸吏餘談。蜀僚問答諸書。尤足爲天下後世法焉。

宣城縣令虧空案

清廣東宣城陳令受培。湖北江夏人。在任病故。後任以虧空十七萬揭報。大府駭異。並以該管知府近在同城。毫無覺察。卽欲具摺參奏。檄貴筑高青書太守往。高固立志爲好官者。因言曰。雖據後任稟揭。但實在虧數未查。莫若先查後參。大府允之。高卽馳詣甯郡。連夜會同太守鍾公英。密赴縣署。見二堂旁屋喜聯。詢知係新墾入贅。高謂此甥館也。勿波及。隨入上房點查。除親屬男女等衣服外。查封入冊者。估計五百金。該故令子年僅十五。匍伏泣請援命。爲之惋惜。調齊卷簿。澈底清查。除可報銷請領外。實虧銀四萬兩。又在家丁及經管書吏名下。可追繳銀九千兩。餘則均係因公挪移。採之輿論。官太仁慈。心好施濟。凡親友貧苦來求助者。多周之。惟恐不當其意。實則自用並不奢華。待人過厚。乃一好官也。惟數逾三萬。實難彌縫。且連及本府。同干例議。高因謂太守曰。屬員虧空。知府例賠六分。公旣未能查察於前。又不據實揭報於後。人亡事敗。處分固所不免。而勒限分賠。更例所應然。宜乘此未經參奏。先同赴省分賠乎。夫同一賠也。而一則嚴干部議。一則通盤商量。非爲陳令計。實爲君計耳。太守唯唯。泊將寢。又促之曰。省中濡筆以待。明日行矣。請決於此夕。詰旦太守出曰。細味君言良是。請卽偕行。高思公事

既有成議。或可仰邀憲恩。惟寡婦孤兒如何歸里。自愧宦囊羞澀。不得不慷他人之慨也。佯謂太守曰。委員奉差。地主當爲盡情。必得見贈庫紋三百金。太守卽入內。俄而如數送出。卽令開封檢兌無差。高徐曰。某雖係窮員。斷非出差而收人餽送者也。公旣肯全其一家性命。又何惜數百兩。而不令其家屬扶襯歸里耶。此陰德事。我爲公種之。用太守名帖送入陳令家屬。旋卽同行進省。婉爲乞請而止。比嘉慶戊寅。高於廣州任內引疾還黔。家居數載。道光三年。高北上。途次直隸之柏鄉縣。適與新選廣東增城縣明公名達亦湖北人。望衡對宇。知高曾守廣東。懷刺請見。述及伊卽陳令壻。先年查辦虧空時。伊適在署。其就姻者。乃小姨壻也。深知垂憐矜恤之恩。陳氏舉家至今啣感。詢以當時出見之弱稚。答云。舍舅名鑾。已中探花。去秋典試浙江。現在詞館供職。高云。陳公有子。公不死矣。抵都甫二日。店夥報陳翰林拜謁。出見而探花公已長跪廳前。高驚扶之起。告以途遇明公云云。探花公云。身遭顛沛。若非保全始終。業已全家溝壑。今日之幸。叨寸進者。皆自出仁人之賜也。未久而探花公亦已一麾出守矣。然陳公虧空事。實因濫作好人。不善經理所致。微高公不早決裂哉。人謂陳公有後。吾謂高公尤宜大昌厥後也。

新壻投可

粵東某生。幼聘某氏女。國色也。偶出觀劇。被爲富不仁者所見。重賄女母。私之。往來甚密。恐旁人執奸。乃於女臥榻下。穿一地道。通後院密室中。倘有惡耗。爲潛避計。未幾。某生入泮。使媒來訂婚期。富室與其母女謀。使生入贅而斃之。母女皆諾。告媒曰。壻無父母。老婦亦無夫。無子。兩無依倚。如肯入贅。兩得其便。否則姑緩。俾女侍我。卒而後于歸。媒覆之。生欣然願贅。期於清和之吉完姻。時男女親朋。集賀者數十人。同觀花燭。無不嘖嘖羨新婦美者。生喜甚。送客入席。卽歸新房。與婦對酌。時無一女客。生得暢意爲歡。新婦不作恆常羞澀。竟執爵相酬飲。生入醉鄉。時外客聞內宅慘呼一聲。其駭然間。見新郎衣履如故。散髮披面。狂躍而出。羣欲詢之。已疾奔出外。客皆追隨。行里許。遇大河。卽躍入水而沒。客呼漁舟撈救。經日夜。不知屍所在。客歎息而返。新婦與女。皆惶急候於堂。見客來。卽問新郎所在。客告之故。並叩其由。婦曰。壻方在房中筵宴。忽發狂。冲門出。我輩不知所以。諒出外。諸親友必阻之。使歸。何任其投河而沒耶。是客殺我壻也。遂鳴諸官。官訊客。皆曰。我等猝不及防。追之無及。事出意外。豈有至親好友。見死不救哉。訊諸新婦及母。則哀求還屍而已。官至河干。驗勘。茫茫大河。流長源遠。無從求屍。遂爲疑獄。未幾。易一令。有明察聲。見前官交有是案。反覆推求。恍然曰。壻投河而反誣客。非誣客也。欲客證。

初郎之死。以實之也。是必有故。變服爲星卜之流。訪諸其隣。隣人曰。有某富室。素與婦女無親。故忽往來其密。我儕亦疑有故。但是日新郎投河。衆目共覩。豈有他哉。令曰。汝見之否。對曰。我亦在座。令曰。汝視新郎貌。作何顏色。對曰。披髮覆面。不及見。令曰。道在是也。富室安在。對曰。今日猶見其入新婦家也。令辭去。易服率健役百餘。突至婦家。圍其前後戶而搜之。僅有母女在。叩官欲何爲。令無辭以對。舉步將入閨中。老婦橫身阻曰。此嫠女室。三尺童子不許入門。況爲民父母。而不知禮乎。令微哂曰。欲爲汝壻明冤耳。老婦曰。倘入室而無冤可明。將何如。令曰。我償汝壻命。乃呼役掖老婦出。令入房。見鋪陳清潔。皆常用什物。無可疑者。正躊躇間。俯視床下。見一雙男子履。回顧新婦。駭然失色。令呼衆役入。移床而觀。則地板有新墊者。命役舉之地道也。令乃帶役入。穿出至一密室。內有鮮衣少年伏焉。執之。推門至院落。見地有新挖狀。命役啓之。生屍在。經年不變。喉間扼痕顯然。遂出聚案內人證。一訊服辜。論如律。乃知生醉後。婦女與富室共扼其喉而斃。從地道昇入後院埋之。投水之人。係富室以重價覓善泅者爲之也。

李生無頭案

清朝野史云。徐州諸生孫某。中年喪偶。遺二子一女。女名靜姑。年最幼。性絕慧。其父寵之逾於

其兄授之書。琅琅成誦。年稍長。明眸皓齒。豐容盛鬋。見者無不豔之。許城東洪氏。未嫁而夫死。女誓不他適。父兄不敢強也。其表兄李生。爲徐州望族。又多金。涎女美。欲娶之。授意他人。屢請於孫。終不得。人有以李之勢挾之者。孫大聲斥之曰。李吾姪耳。乃欲以勢奪吾女。吾當鳴之官。俾斷曲直。其人慚訴諸李。李既羞且忿。曰。孫以一介寒儒。乃敢與我抗耶。我誓必得此女。乃故作與孫親暱狀。登門謝過。並餽珍物。其後時相往還。久之前嫌盡釋。一日李往其家。適女父兄均外出。李覩女獨居。乃以辭挑之。女不答。李欺女弱。遞行強暴。女大號。僕婦盡集。李踉蹌奔去。孫歸知之。叩李門而責之。欲與興訟。經人力勸始已。旋有人出爲排解者。置酒延李。並及孫。孫初不往。爲人強之去。大醉而歸。其夜卽病。越三日而死。其家知有異。欲復之而未發也。忽其家中夜焚於火。兩兄葬身其中。有岷崙其人者。援女以脫。視援手者一女道士也。女具告所以。女道士曰。命之不猶。復何怨哉。其從我來。得毋爲強人所謀。女不得已從之。居三月。漸相投機。各罄其懷。則女道士者異人也。女道士聞女言。愀然者久之。曰。汝思報復乎。纖纖弱質。何能勝此重任。速已此念。日事虔脩。來生當得好果。女雖不善其言。然亦度無能爲矣。因姑置之。李與孫氏被火時。遣人伺女不得。疑亦葬身火窟。爲之歎息。某夜李醉歸。忽白練一條。自天而降。李首

頓失。其從者大驚。四覓凶手不得。遂取屍歸而鳴之官。而同夜城中行人失其首三。前置酒爲孫李排解者亦其一也。官覩此狀。大索城中。迄無蹤。有人謂城外某庵不啓門者數日矣。因往跡之。破扉而入。則室內別無他物。惟利刃一。及書一封而已。緝者歸報呈於官。官閱之。顏色沮喪。命存刀庫中。以實情白上司。明日解組去。而後來者亦不敢復問其事。惟書中之言。此中人嚴秘之。迄不得其究竟云。

青州丐婦案

清朝野史云。青州丐婦某氏有姿色。夫王五性情悍暴。日臥破廟中。命其妻行乞市上。以供己飲食。歸必驗其乞之多少。所乞少則詈其遊惰。所乞多則又疑其不貞。少不當意。即鞭撻隨之。婦順受無怨言。時有土豪某瞰婦美。一日命僕至廟中招婦去。婦不知何意。恐夫見疑。遂偕夫同往。既至。見土豪堂中坐。笑謂婦曰。來何遲耶。卽命婦歌。歌已。豪大贊賞。賜金帛若干。旋與僕耳語良久。僕引丐出外。豪嘻笑語婦曰。以汝之美。何患無佳偶。况彼朝夕鞭撻。汝豈願隨此無情郎終身。宜別圖良策。幸毋自誤。婦正色曰。妾聞女子從一而終。不聞其他。今主人遇妾厚。賜妾金帛。妾甚感激。主人有他命。敢不唯命是聽。若命妾別圖。決不從也。豪曰。汝不能別圖。吾以

爲汝圖之。因起立招婦曰。來。婦心知有變。隨豪出。至馬廐後。豪指曰。汝試視之。婦趨視。大驚。蓋豪已短帶縊王死。婦知不能敵。僞作怒容。撫屍罵曰。薄倖奴。吾日受汝鞭箠足矣。蒼蒼者天。亦有今日。誠孽報也。又顧豪曰。君苟愛妾。乞假尺土而埋之。妾之願亦君之德也。豪喜。遂出外度曠地。命一僕監守婦。婦語僕曰。汝知吾意願否。僕問云何。婦曰。吾乃丐妻耳。日則出外行乞。夜則臥草地上。今一旦驟爲富家婦。起居飲食不能習慣。反覺皇皇無所措。若得如爾者事之。吾願畢矣。僕云。有主人在奈何。婦曰。吾有一策。特慮爾未必從耳。僕向天設誓。婦云。爾急以主人殺人首之官。主人必下獄。吾等卽席捲遠遁。赴他鄉作一小貿易。豈不勝於傭僕萬萬乎。僕聽其言。隨赴縣庭首告。豪返而隸役已至門矣。豪旣被執。婦亦隨往。至署。令嚴訊之。豪見婦在側。知不能諱。遂承所以殺王狀。令論豪抵罪。獄具。婦忽至。令前大罵豪曰。賊奴。汝今知罪乎。吾清白女子。豈肯以身事仇。頃之所誑汝者。因夫仇未報耳。今仇復矣。將從吾夫於泉下矣。言已出。刀自刎死。堂上下觀者咸咋舌稱烈女子云。

太原張玉姑之獄

清朝野史云。太原富人張某。生一女。長曰金姑。適同邑李氏。而早寡。次日玉姑。字同邑曹氏。曹

翁服買南中。壻隨往。故年已及笄。鴛盟雖訂。猶未結褵也。久之。道路傳言。謂曹翁父子皆客死。張遂商諸玉姑。將別家他族。玉姑不可。曰。微獨道路之言不足信。卽信矣。兒已許爲曹氏婦。寧有他適之理哉。張強之。玉姑默不語。張遞使媒說與同里姚某。娶有日矣。曹氏子忽從南中歸。行李狼狽。逕投岳家。張大駭。窮叩其行止。始知曹翁客南中。搆訟事。商業凋敗。鬱鬱以死。遺囑其子歸投岳家。謀畢婚。且謀歸襯也。張聞之。竊喜悔婚之不謬。惟思所以遣之之法耳。曹子之入門也。婢媪輩皆知之。竊告玉姑。玉姑喜。取白練剪斷之。曰。今無事於汝矣。及夕。屏人私詣曹。曹駭欲却避。玉姑止之。曰。郎勿爾。妾已奉父母之命。憑媒妁之言。以爲君婦。無私奔理。今旣事出倉猝。不得不冒不韙。爲我二人謀終身。曹少定。問來意。玉姑曰。老父惑道路之言。以妾別字姚氏。娶有日矣。妾方擬以尺帛自殉。以謝君。不謂天憐此志。使君今日來也。曹曰。將若何。曰。計惟與郎偕遁矣。曹曰。僕之困頓。卿當知之。行李之費。將安出。玉姑曰。是無慮。妾稍有私蓄。雖行千里。勿虞不給也。曹曰。雖然。來日方長。使僕而終困也。將何以處。卿曰。君無慮。烏有丈夫而終窮者。卽終窮。妾以守從一而終之義。以出此。必無悔。曹尙躊躇。玉姑促之。乃竊雙衛偕遁。逕投其姊金姑家。搥門。金姑隔戶謂之。曰。若遁矣。曰。然。與曹郎偕耶。曰。然。曰。曹郎來。吾已知之。今偕

遁。老父當先疑爲宿我處。若追捕必先及此。若宜他往。毋自投於笄罟中也。玉姑以爲然。遂相將他去。張失女及壻。倉皇追逐。果先至金姑家。金姑隔戶曰。妹果偕壻來。第兒未納。之已他去。急馳之可及也。張曰。是必匿汝家。速啓戶。毋多言。金姑曰。縱逋逃而不捕。必入我家何故。張怒。益疑玉姑在內。舉鞭搥門。曰。不啓。將毀而入矣。半晌。金姑啓扉。張率從人入。大索不得。惟一木櫃。金姑踞坐其上。不動。張欲啓視。金姑曰。封鎖已久。鑰且失去。無從啓也。張曰。奸人必在是矣。叱從人昇之去。抵家發視之。一僧裸伏其中。已死矣。大駭。不知所措。繼念飾僧屍爲女。而以玉姑暴卒。訃姚氏。可塞責。計定。取屍出。被以女衣。加假髻。停屍內堂。卽夜延僧衆。晡經。一面訃姚氏。謂日辰不利。故微明卽大殮。將以掩人耳目也。漏四下。忽見死者伸拳舒足。衆大惶駭。謂是屍變。譁然盡奔入室。爭先閉戶。僧衆無可走避。豕突出門。饒鉞法器。委棄滿地。初僧實私於金姑。玉姑之投之也。金姑適先納僧。故設詞以拒之。及張至。無可支吾。故納僧櫃中。使暫避。張強昇之歸。僧大驚懼。且閉之已久。昏然遂暝。至是乃甦。欠伸起坐。見人衆奔避。方致疑惑。舉目四顧。見縛帳低垂。香楮狼籍。已所臥者靈牀也。自念吾其死耶。俛仰之頃。覺身被女服。尤爲詫怪。欲起立。覺雙足不似平日。俛視之。則弓鞋纏趾際。急解去之。徒跣出門去。將歸寺。路經賣豆腐。

者家見燈影外射。室中磨聲隆隆然。覺渴甚。叩門求飲。賣豆腐者莫叟。啓扉見一嚴妝女子。疑爲大家之逃妾也。內之。導使入房。叟有女夙黠慧。一見僧卽喏曰。若個莽男子。僞爲婦人。將賺誰。何以爹導之入也。叟聞言大驚。遽操杖欲撻之。僧懼跪而自投。願盡納衣飾以自贖。叟乃出布衣一襲使易之。縱之使去。僧出惘惘將歸。旣近寺門。見寺鄰居人婦方當路蹲而溲。婦頗具姿首。僧夙涎之者。至是遂強調之。婦亦不甚拒。相將入室。忽屠人返。見僧大怒。舉屠刀殺之。欲並殺婦。婦詭詞乞免。蓋屠人黎明荷豕肉入市。婦送之。將閉戶。因便旋而遇僧。屠人至半途頓憶忘其秤。故返也。於是棄僧屍寺前井中。入市如故。市畢歸。則鄉人汲水發見僧屍。報里正取出。鳴官請驗矣。懼而逃之。交城設酒肆。謀升斗。一少年時至肆中沽飲。久之漸稔。時或對酌。一日醉後微露殺人事。少年亦不細詰。頷之而已。少年者何玉姑之壻曹郎也。初曹翁之將沒也。語其子曰。人情恆以貧富易其冷煖。我死若投婦翁而得意斯已矣。脫不然。當投交城令陳公。或能資助汝。陳公與余生死交。必不恕置。語已伏枕作書。備極懇切。以授其子曰。以此投陳公。當不誤汝。故曹之偕玉姑出亡也。逕投陳。詭請已娶。婦家無片瓦。故偕之來。陳果念舊。留署中。使司筆劄而豐其廩餼。經年餘。陳調攝太原令。乃藉以平反。是獄云。當僧屍之發現也。官驗之。

所謂僧者而衣俗家之衣。乃募能識別是衣者。或識爲莫叟物。官捕莫。捕指爲殺人。叟呼冤。官怒搜其家。欲得凶器也。已而搜得女衣飾等。官又疑謂是非賣豆腐者所宜有。時張氏走屍事亦已由里正報官。官視衣飾等。歛物傳張使認。良然。提叟與質。叟曰冤哉。是夜吾方操作。有叩門者。啓視之。一嚴妝女子來求飲。既而察知爲男子之僞飾者。彼願自卸其妝。而易吾衣以去。胡爲而指爲張氏之歛物也。張雖明知之。而不敢承。堅稱吾女死而走屍。烏得誣爲僧。必屍走而復仆。爲叟所刦也。官嚴鞠叟。叟遂自誣殺僧。再加拷掠。並自誣刦女屍。問棄屍所在。卽又不能實指其處。以故案懸年餘未結。會官以他事被劾去。陳公來攝篆。閱案至此。以一老叟於一夜之中。既刦屍又殺人。不可無疑。乃聚諸幕友共商之。曹閱卷審其月日。大致疑訝。入室以告玉姑。玉姑亦疑。使曹取卷至。夫妻共尋繹之。玉姑曰。以妾遁故。老父或託言妾死以謝姚氏。事在情理之中。顧何以其屍忽走。是又有故。思索久之。曰是矣。父託言妾死而苦無屍。故賄此僧飾以女服。使僞爲死人。中夜起立。詐爲屍變而遂逃也。苦渴忘形。叩門求飲。情亦或有之。審是則叟之前供爲不誣也。第孰爲殺僧者。苟吾父恐其洩而追殺之。則此案結。吾父苦矣。曹俯首久之。撫掌而起曰。慧哉卿也。苟非如卿言。則彼嗔經僧衆。閱死人多矣。豈有不察其僞哉。必賄

爲之無疑。蓋非獨賄一僧。且兼賄衆僧矣。至於殺僧者。吾已得其人。必非岳父所爲。卿勿多慮。行當破此案耳。乃具以情告陳公。傳張至。問當日情形。張仍如前供。問女以何疾死。曰暴病。問走屍何所。曰是當問莫叟。陳公笑曰。莫須問莫叟。吾還汝女可乎。傳呼請曹孺人。則玉姑已盈盈立案後。遙拜認父矣。拜已。遙謂父曰。案已大白。爹爹宜早承。母自苦也。語已。冉冉入。張驚駭不知所措。始盡吐前事。時曹已爲備牒至。交城取屠人。不日取至。一鞠卽伏。陳由是竟得神明之日焉。

解釋鼓譟

清朝野史云。道光三年冬。南河中軍副將裘安邦。操練兵丁。過於嚴刻。不服而譁。其聲徹於帥署。裘因以鼓譟稟請究辦。將成大獄。大拂河帥之意。齟齬者旬餘日。值制府孫公蒞浦。詢裘曰。是日演武場中。祇人語喧譁乎。抑有擊鼓者乎。裘曰。祇一片人聲。並無鼓聲。公笑曰。鼓者伐鼓淵淵。譟者人聲嘈雜。必兼之者。乃爲鼓譟。此殆非也。其獄頓息。河帥甚喜。河上同官皆嘖嘖稱孫公之明決。按會典中載康熙十年題准。官弁給餉稽遲。侵扣暴虐。以致營兵譁譟者。革職。該管上司。及提鎮。皆降二級調用。又河營兵譁譟。提督徇情不參。及參劾不實者。降二級調用。又

若該管官唆使譁謔者。革職提問。是功令中祇有譁謔之目。並無鼓聲人聲之分。孫公亦因例議綦嚴。又河帥適病。肝火炎易。權辭以解此獄。非遂可爲典要也。

兩淮鹽員之廉節

清朝野史云。兩淮都轉擁東南財賦之雄。此席得人。於庫儲鹽政。均有裨益。道光中葉。陶文毅整理淮綱。選江甯守平羅俞君德淵爲運使。君初到揚。運庫若洗。次年遂有三百萬之儲。稍後則高陽李廉訪龠通亦能一塵不染。諸務肅然。去任時。鹽商例有重贖。廉訪力卻之。陳臬兩浙。卒後靈櫬過邗。商家仍申前請。其妻子仍力卻之。謂遺令然也。嗚呼。脂膏之地。爲守難兼。綜核之才。公私易味。若二君者。可以風矣。

察屬賢否之偉論

清朝野史云。湖廣總督愛公必達。謂府州縣官皆以知名。則一府一州一縣事宜。無所不知。屬員進見時。必詳問該管之山川古跡。能應對者。卽加賞識。大學士蘇公凌阿。時降補沔陽知州。預知其事。未到任。先將沔陽志繙閱極熟。進見時。遇問卽答。愛公大悅。遂成水乳。不久卽題陞鄖陽知府。後蘇公陞任。謁辭。愛公戀不忍別。云吾與君一番相好。尙望臨別贈言。蘇公云。公實

心實政。毫無可議。惟以山川古跡詢問屬員。以知否別其優劣。某竊以爲不足以盡人材。卽如某初謁見時。知公必問及州屬山川古跡。不過將州志繙閱三兩日。遂能應對如流。蒙公賞鑒。可見人之賢否。並不繫此。所爲知府知州知縣者。當知利民者何在。害民者何在耳。苟大處能知。卽小者不知。亦何損於吏治。愛公乃昭若發矇。爲之首肯。蘇公此論深達大體。爲大吏者稍有所偏。下官便能乘機取巧。唯中心空洞。廓然大公。乃馭下之第一義也。

曹循吏

消朝野史云。曹懷樸（謹）河南解元。寶應朱文定公及陳恭甫編修所取士也。宰閩省有循聲。宰閩縣時。值新廉訪蒞任。故事閩縣與侯官分辦署中磁器。侯官費至洋銀千圓。而曹以百圓了之。司閩者不納。且毀其器之半。曹乃懷器單。及各碗式。親呈於廉訪。曰。以大人上下人等計之。無論侯官所辦若干。卽卑職此一單。已足敷廚房茶灶之用。今爲閩人毀其半。亦願補行送入。若必求多且精。只有取之於民。非卑職所敢出也。廉訪無如之何。轉獎諭之。一日於途中遇兩人爭辯。執而問之。其一人曰。某拾得銀一封。約重五十兩。持歸家呈母。母曰。銀數太多。倘此人急需此項。失之恐有他變。亟應守其地還之。某因到此守候。果遇此人尋至。卽以原銀相付。

其人熟視許久曰。尙有五十兩。汝應一并還我。蓋其人卽欲藉此訛詐也。曹詰失銀者曰。汝所失銀實是百兩乎。曰然。又語得銀者曰。渠所失係百兩。與此不符。此乃他人所失。今其人不來。汝姑取之。復語失銀者曰。汝所失之百金。少頃當有人送還。可仍在此候之。其拾銀者持銀竟去。失銀者嗒然不能復置一辭。途中圍觀者咸稱快。曹之斷獄明決類如此。

季封翁焚教匪名冊

清朝野史云。江陰季仙九尙書芝昌。以進士第三人及第。官至閩浙總督。哲嗣念詒亦以進士入翰林。家門鼎盛。而其贈公則以知縣遣戍新疆。卒於口外者也。初贈公官直隸鉅鹿縣知縣。地方傳言有教匪事。公方嚴拏。總督遽飛章入告。及上命重臣來查辦。公業將首犯擒獲。并搜得名冊二本。細爲訪問。非青蓮白蓮等比。不過以鬼神禍福恐嚇愚民爲斂錢計耳。並無謀叛情事。及閱名冊。則紳衿富戶幾居其半。公籌思數日。至郡見太守曰。此等人名爲教匪。實非教匪。而冊內共有二千數百戶。具是良民。一時無知感於禍福之說。與之往還。冊上卽列其名。並非從之爲匪者也。星使到時。若將名冊上呈。勢必將各戶拏問。縱得原情釋放。而二千數百人。家已破矣。太守曰。子將若何。對曰。以某之愚。欲將名冊焚之。祇辦爲首者數人而已矣。太守曰。

此舉甚善。然子且獲大咎。咎不止於褫職。盍再思之。公曰。某思之已熱。一已獲罪。而能保數千戶無恙。亦何憚而不爲。太守曰。子願則好爲之。毋令後人笑子拙也。公還卽舉名冊投之火。合署人皆大驚。旣已無可奈何。星使至。將首犯審明後。卽飭取名冊。公曰。某已查明所列之人。俱係良民。留之恐拖累。已焚之矣。星使大怒。顧亦無可奈何。祇據實嚴參。褫公職。發新疆效力贖罪。公怡然就道。人或憐之。或嗤之。然此數千戶實良民。雖漏網地方亦卒無事。而公竟歿於戍所。公歿後不十年。尙書卽探花及第。孫曾鼎貴。噫。孰謂天道無知。而報施果不足憑耶。

黃宗漢之酷暴貪婪

清朝野史云。椿方伯〔壽〕滿州貴胄也。道光庚子進士。官工部主事。外放後。擢至浙江布政使。適巡撫黃宗漢蒞任。初見卽以手摸其帽頂。方伯不解其故。後知示意言其官職在伊手中也。授意索銀四萬兩。方伯無以應。百端凌虐。當面叱罵如奴隸。方伯不堪其辱。憤不欲生。回署自縊。光緒寫冤單。並列黃貪穢各實跡。遣家丁赴都察院呈訴。黃聞知。卽令幹僕帶黃金百兩。追至山東行賄買。囑將冤單改換。黃本在穆門十子之列。穆方竊柄。事遂不得白。方伯夫人持刀入撫署。欲代夫報讎。黃避匿不敢出。忽頸生落頭疽。血肉潰腐。呼號慘切。知方伯冤魂索命。遣

人赴天竺禮懺解冤。方伯夫人夢方伯謂己曰。上帝憐我居官正直。已授溫州府城隍矣。黃瘡口雖合。時仍淌血。終身不瘥。黃行同禽獸。諸媳多有新臺之醜。任侍郎時。姦其媳。爲子所撞破。立將髮辮剪下。攜銀百兩棄家而去。云到峨眉做和尚。穢聲傳播。無可遮掩。逆臣端肅擅作威福。黃諂附其黨。驟得保擢。陞授川督。大張兇燄。凌虐屬員。威逼斃命。仁壽縣知縣國英。在督署大堂自刎身死。宜賓縣知縣徐繼鏞。在省寓跳井死。布經稽仰洙。在督署儀門自縊救醒。通判李寶瓊。罵及妻孥。高守備傳戲班遲到。打軍棍一百。外委馬姓杖斃堂下。藩司楊培面罵無恥小人。頂帽擲地。臬司馬秀儒屢遭斥辱。面呼老馬。西昌土司安氏。收禁府監。逼詐金盆兩隻。酷暴貪婪。幾開邊釁。逆臣伏誅。黃以逆黨褫職。攜資到滬。頸疽復劇。徧體潰腐。血肉狼籍。將及匝月。於某日三更時。卽頸斷頭落。貪官之酷報如響斯應。可知天之報。施爲不爽矣。

黎御史笑柄

清朝野史云。湘潭黎吉雲者。道光時官至御史。初不名吉雲。宣宗以其名犯廟諱。時西域適獻吉雲雕。因賜名吉雲。黎性慷慨。平時嘗詆言官蓄縮。既爲御史。乃亟思建白。一日忽奏洋兵已破天津至河西。務宜速發大兵抵禦。宣宗得奏大駭。亟召見。問軍機大臣皆未以此。奏汝何從

知此。黎曰：得諸剃頭者。宣宗大怒。命褫職。卽日出京。於是同鄉知好咸餞送之。並各賦詩相贈。黎亦自作詩。甫題二句曰：寒蟬久無聲。楚客今當歸。忽擲筆仆地死。

烏中丞諧對

清朝野史云。道光年間。烏中丞巡撫浙江。頗留意海塘。且於考試書院極爲認真。杭士譏之。爲對曰：畢生事業三書院。蓋世功名一海塘。又烏嘗蒞試某書院。院中例供諸生食飯。諸生爭食。至於攘奪。烏笑曰：好一羣老鼠。瞥見一紙在公案。取視之。乃是一對。對文曰：鼠無大小皆稱老。龜有雌雄總姓烏。

俠女報恩

清咸豐時。武進王紀棠方伯。自蘇州任所挈眷返里。賃舟以數十計。齋重之。盛哄傳一時。次日薄暮。舟泊某村。炊烟四起。晚鳥投林。公方偕某姬散步船外。閒眺野林風景。忽見一少女孑孑而來。篷首裸足。衣衫藍縷。而瘦骨珊珊。態度殊娉婷不惡。既至。要求搭舟。公憐而許之。視其貌則娟娟此豸。似曾相識。特一時不能記憶爲誰。因命姬呼女進。易以華服。飲以美酒。女大感。至於泣下。是夜三更。突有盜百餘人。持械登舟。肆行劫掠。舟人大驚。計無所出。惟束手待斃而已。

止危急間。鷲見白光二道自艙中出。而數盜之頭落地矣。後至者大恐紛紛作鳥獸散。女徐徐起曰。何物豎子。敢施強暴。我公驚也未。今已殲其三。喪魂落魄。決不復來矣。公初驚異。不知光從何來。聞女言。恍然始悟。感謝不已。因詢一弱女子。何以擅此絕技。女笑曰。略獻薄藝。不足報大德於萬一。奚謝爲。且公亦識兒否。兒武進某拳師女也。吾父女被人冤誣。幾死獄中。若非公清廉。安能昭雪。恩感二天。久欲圖報。近聞公攜重金過。念必有覬覦之者。因以附從自任。今願既償。可告別矣。言次一躍登岸。不知所終。公欲留之。已不及。次晨榜人入。告謂船篷上有小旗一方。上書某拳師三字。不知何來。公心知女所爲。遂命插之船首。自是一帆風順。數日抵家。卒無敢犯者。

王二先生

三異筆談云。王立人。忘其名。越之山陰人。工摺奏。刑錢均擅。居滇久。尤熟其風土人情。遂執挺爲幕賓盟長。館於近花園。園林戲台咸備。督及撫尙可折簡招。道府以下。有君前。無士前也。承宣爲德清許君祖京。提刑爲江夏賀君長庚。皆其兒女姻親。首府爲武林莊君鑿奎。編紵尤篤。左轉貯刑名。右轉藏錢穀。視王二先生點定。卽遣奴呈兩府施行。無煩斟酌也。一缺出。官須兩

司議詳。兩院商定。幕則立翁片言而決。當局者不敢參一詞。滇省修脯最優。卽至薄者亦六百金。繁缺倍之。皆其門下士。然亦甚公。以技之長短分高下。不少軒輊也。各府廳州縣衙參大府。後午必鬻集謁貴者於斯。訪友者於斯。審案者亦於斯。娛戲者尤必於斯。一廳則敲撲喧譁。一廳則笙歌婀娜。不相聞不相混。夜必設筵。器物多創造。如大方杌。闊茶几。皆其新製。人占一杌一几。進食單以筆點之。一壺一盞不並案。或欲徧嘗。或不兼味。惟其便。紹酒大尊。價紋銀十二兩。夜必罄一尊。同鄉之賦閒者。悉館穀之。故王二先生大府有投贈。司道有縞紵。府廳以下有進奉。而終不足供其揮霍。於是謀於當事。總辦各省銅運。除京運八起。及粵省以鹽交易外。其餘各省以銅本交藩庫。卽以運本交王宮。屆期則於百色兌銅。既速且逸。運員以恬以娛。省之近者。且可暫假歸省。計運本羨餘。一年原可數萬金。奈局面愈寬。酬應愈廣。辦十餘年。總計短廿四萬。乃告兩司曰。公等以銅廠錢局膏潤。多者七八十萬。少者亦不下二三十萬。非臣力不及此。今與公等約。若助我十六萬。若助我八萬。宦囊太豐。非福也。以濟我急。且減君裝也。見機而作。予亦從此逝矣。召諸委員代草公稟。訟已。復爲兩司代草詳稿。罪己。以邊省犯事。調戍四川。蒐合餘燼。尙存萬餘金。挾之走城都。曰。予本婁人子。還我本來面目。亦大不惡。不見一客。年

八十餘。卒於蜀。近聞其幼子聘於許者。以軍籍舉秋試。次子贅賀者。亦以縣佐分發。至今越人之慕於滇者。猶嘖嘖王二先生不置云。若其一傳而爲金鋼鑽。再傳而爲金玉堂。所爲畫虎不成。反類犬者也。王先生豈易學哉。

朱秋芳

三異筆談云。竹垞先生之裔。曰秋芳。性剛介。慕於滇。晨起。日日令奴僕被。一言不合。即可褰裳也。脯脩十日爲斷。不過支。居停有以處分隔閩商者。必遭呵斥。謂足下官職。豈與生偕來者耶。或前人遺留。或己身遭際。儻來之物。奈何以民命徇之。上官或有偏倚。必再三頂覆。得申其意乃已。然良有司樂其嚴明。大府重其正。依然到處逢迎也。嶺峨有土豪李監生。富而橫。悅佃人婦吳氏。婦性貞烈。利誘之不動。勢劫之不動。賄其夫若父。交逼之。終不動。乃老羞變怒。遣數力縛婦。裹紉大樹。熾火炙殺之。夫若父跪求。益怒。且劫令其夫手熱之。卽瘞之。山三年無敢發其事者。獨一執爨人抱義憤。然無以發。旗員某廉幹有識。部選是邑。履任歲餘。訪得之。上省密稟。上游均難之。幸愷欲乞病。朱曰。何弱也。君不辦。此案終不得白矣。我通詳已定。連夜發之。等罷官耳。去乃有名。宰奮袂從之。搜得執爨人。藏之署中。以爲證。案既定。纖悉皆入奏。大府皆奪俸。

鑄級。二本府皆實降。前任令三者褫職。宰以蒞任已二年。亦在議中。奉特旨寬免。且與引見。李監生已畏罪自縊。仍戮屍。爲從二人發新疆爲奴。籍其家。以半給夫家。以半給父家。吳氏族表。於是朱秋芳之名。搖撞至奉之爲神。又有某者以能辦案著。地方有隔閡案件。妙於回幹。邊境尤宜。永北廳素稱難治。時有劫殺巨案。生苗七犯反獄脫逃。司馬某聞報。不知所爲。中夜叩門問計。某臥而應曰。已知。且安睡。明當料理。司馬反蹀躞竟夜。黎明復往。某曰。何早也。呼童延主坐。盥沐竟。主將陳詞。某俯而笑曰。已久知。恒攬何爲。飭僮邀同事數友來。曰。今日主人。心緒不甯。邀諸君以局戲解之。遂共博。飯後。僮向某小語。某起立曰。有日行件。須了之。卽來。遂趨出。須臾歸。局復博。至夜分。主戚戚。某怡怡。諸友皆惘惘。忽聞外間歡呼。馳報曰。囚已盡獲矣。某乃促主人急召營弁。略詰數語。縛出斬之。詳稿出諸袖中。略云。生苗反獄。邏者覺之。丞乃親率丁壯。囚尙抗拒。營弁亦來。鬪而擒之。然苗甚黠。頗多徒黨。且擒時。中有受傷將斃者。援邊防例。卽正典刑。防其逸。或死。得逃。顯戮也。疏防及擅刑。均開參請議。蓋去者不可追。別獲七苗。李代桃殭也。丞不惟無罪。且以能書功。斯真妙手回幹。能排難者。但生苗雖逢人卽殺。有可死之道。而雉網鴻罹。此心何以自安哉。未識秋芳聞之。又當如何也。

滇省命案

三異筆談云。幕友修脯。滇省最賤。大缺或至千金。至簡者亦必五百。然案牘則易易也。命案止兩套。一索欠理直。覺起還毆。一崑起調姦。毆由義憤。笑者謂可刊兩板。但填姓名可耳。且死者萬分強暴。凶手一味溫柔。凶器無不金刃。皆受刃者自備資斧。無有操刀而來者也。然其實情。真有百思不到者。雖臯陶告我。我不信也。一元江某村中。忽殤幼孩三四。其父母聚而謀曰。此必屍頭蠻爲祟。屍頭蠻赤雅載之。婦人能飛頭食兒糞。兒卽悸疾以死。今某家新娶婦。眼多白。可疑。不亟斃之。一村無幼孩矣。強其夫執而倒埋之。後母家知而訟之。相驗審訊。旣確。而案第以角口鬥毆結也。一新平縣夷民爲端公執一扇。上有夷字。字如叢草不可辨。保甲報縣署。縣盧飭役押候。役謂是有術。夜必遁。惟炙其跡可免。炙之焦頓斃。乃坐以邪術。字係符咒。炙痕爲履火所傷。竟置不論。冤哉。至宜良一案。死者數十。滅門者數家。雖使孝肅讞獄。亦無從料理也。宜良民有娶於隣村者。相距十餘里。同村均相助。留二人執炊。以待歸來食飲。滇中鹽貴。覓得一器。乃納之蔬與肉中。不足。另於涇中見一紙裹。取而益之。少頃。娶者歸。女家亦闔村來送。嘉禮才畢。飢渴方殷。聚而大啖。須臾。兩村數十人皆死。蓋倉卒間。誤以種地信末益鹽煮饌也。地

處山僻。兩村既盡死。闔無知者。經匝月後。遠村人有經其地。見纍纍稠疊大駭。遂相傳告。權令施廷良得其耗。密往勘之。則骨髮狼籍。不辨何貌。併不計何數。至近村細訪。得迎娶事。前說亦意揣得之。然非盜非仇。則鑿然可見。至陘中蓄信尙有存者。據以定獄。固無從讞詳。付之劫數而已。施戚沈耕霞。使役偕夷衆聚而焚之。以滅其跡。耕霞嘗同予述之。謂滇中事不得不然。若一經詳稟。不特牽累多人。經年累月。案終難結耳。予應之曰。焚骸之慘。誰爲尸之。沈云。夷人大都火葬。亦從其俗。沈本元和刑房吏。非蘇人無此巧思。非刑吏無此辣手。然非滇者可乎哉。

姚西垣聽訟

三異筆談云。姚西垣明府錫齡。宰廣東惠州府和平縣時。地產斷腸草。所在多有。民以小忿構隙。輒采服之。並無人命可抵。而一人訟庭。吏役藉飽欲壑。或不飭簞簋。亦間一染指。君聽此時。不汲汲於所指害之人。必先切究其致死之由。及子弟之視其死而不救者。則訟者且懼得罪。於是挾詐之術不行。初蒞時。月報毒斃必二三起。後乃漸絕。有同謀打死流丐。僞認爲弟。以圖詐某姓者。君立往勘驗。屍在某姓田中。而所過草間。沾有血蹟。君舍某姓不問。獨詰責其僞兄。一鞫得實。此案頗如鬼域。不三日而審明。地與江西贛屬毗連。邊幅遼闊。君巡行四境。不辭勞

瘁時大憲檄嚴保甲。君更認真查緝。絕無外境匪徒潛入。君緝捕嚴密。全獲隣境鉅案盜犯首夥二十餘名。人以遷秩賀君。君謂營弁功多。且委員協同。以同寅之意讓之。告部。君僅加一級云。

道光朝州縣陋規之紛議

庸閒齋筆記云。道光初年。英煦齋相國和。初爲軍機大臣。以州縣辦公無資。而取民無藝。奏請以各省陋規。酌定其數爲公用。有於數外多取者。重罰之。宣宗諭直省督撫議奏。言人人殊。兩江總督孫相國玉庭。上疏極言不可。奉旨嘉許。英相國得薄譴。撤出軍機。而孫相國賜公忠大。臣四字。天下頌聖主之明。同時廣東巡撫康公紹鏞。一疏尤爲暢達。其略曰。粵東負海濱山。盜會諸匪。甲於他省。公用以緝匪爲大宗。捐攤賠補。次之。辦公雜項。又次之。粵東州縣歲入所藉。專在兵米折價。歷久相沿舊規。官民相安。緣粵東產米稀少。全賴粵西湖南兩省接濟。故民間皆願折納。地方官代爲買穀碾支。百數十年。循照已久。若概收本色。事涉更張。轉滋擾累。其餘雜稅及車舟行戶鹽當規禮。或有或無。不能一律。此粵東陋規與州縣辦公之大概情形也。今欲明定章程。立以限制。其中有窒礙難辦。勢不能徑情直行者。卽如兵米折價一項。朝廷取民。

歲有定制。抑且應徵本色。折取卽爲違命。今以例徵本色。例嚴浮收之正。供忽明著甲令。許其折價。許其多取。無論國家輕徭薄稅。斷不值因辦公費用。誤蒙加賦之名。且卽以折價而論。在馴謹花戶。雖照舊規完納。而刁生劣監。頑抗百姓。多不能照數。有於正數之外。絲毫無餘者。更有正賦之內。收不足數者。州縣以浮折事屬違例。往往將贏補絀。自行賠補。今若定以折收額數。則所浮之價。卽爲應納之數。設有短少。似難辦理。又粵東兵米零尾。挂欠頗多。須州縣先爲墊解。是照正項尙不能年清年款。設經明定額數。其挂欠代墊。恐較前尤甚。况貪官污吏。視所加者爲分內應得之數。以所未加者爲設法巧取之數。聞之雍正年間。議將地丁火耗酌給養廉。當時議者。謂今日正賦之外。又加正賦。將來恐耗羨之外。又加耗羨。八九十年以來。錢糧火耗。視昔有加。不出前人所慮。前項折價。與從前火耗增收。事實相近。卽能明查暗訪。堅持於數年之間。亦斷難周防遠慮。遙制於數十年之後。夫兵米正額。各州縣有定數。折收之價。粵省有通例。其不能行尙如此。况雜稅等項。名目不一。或此地有而彼地無。或此地多而彼地寡。愿者減其數以求悅。黠者浮其數以取贏。究之浮者已浮。數已定而難改。減者非減。事甫過而復加。此事毫髮未盡之遺。卽他年積重難返之漸。其中更有持蠻行戶。刁滑商人。向不完納。平餘致

送禮規。今以案經奏定。數已申明。在官視爲宜然。在民視爲非舊。兩相脅制。互爲稟呈。上司旣不能爲官吏分外婪索。予以糾參。又不能因民間不繳陋規。懲以官法。爾時辦理更形掣肘。是雜項等稅之難辦。較兵米折價尤甚也。再四思維。實無萬全之良策。且各項所入。旣有陋規名目。今逐款臚列。上瀆聖聽。於禮制似亦未協。夫弊去其太甚。事不外舊章。臣等受恩深重。於查辦此事。萬不敢畏難推諉。而事有空礙。不敢不將情形據實密陳。懇請照常辦理。並隨時稽察。如有於常額外多取絲毫。一經訪聞。輕則撤參。重則治罪。並督率司道府廳州縣等官。力行儉節。屏除浮費。庶以儉佐廉。省一分之費用。卽以紓一分之民力云云。此奏可謂通達治體矣。按英相國原奏。誠恐州縣取民無制。亦具一片婆心。而揆以國家大體。實不可行。且又不勝其流弊。故聖主不惜收回成命也。

再記高青書治績

高青書先生云。羅定在粵省西南七百里。處處與西粵相通。每有外來賊匪。勾結土棍。肆行劫掠。迨官司掩捕。則潛逃各省。莫可追擒。實盜藪也。道光三年。州牧詳報民某被盜。訪知盜首黃瓜四。窩藏廣西岑溪縣黎維祖家。經文武前往查拏。被窩主奪犯。拒傷兵役。大府移檄西省。將

窩主黎維祺等二十餘人擒獲解東。札委首府審訊。經年不決。西省布按致書東省兩司。謂西撫面諭此案虛實。當令臬司細鞫。俾無枉縱。桂林府同知因公來粵。制憲委其會審。八月。余捧繳重來。藩臬請於督撫。卽以此案委審。余查核全卷。情節支離。意此中殆有冤乎。然猶不敢預存成見。必訊之而後定。於是至首郡公廨。先提州役。次提兵丁。又提往捕之把總胡成韜及證佐人等。分爲五處。隔別研訊。先提兵二名。問曰。爾等拏黃瓜四。是何時候。誰在前。誰在後。在黎家門外拏獲的。抑或家中拏獲的。兵某曰。是日辰刻時候。兵役們在先。胡老爺在後。在黎家廳房拏的。復提二兵問之。則曰。時已五鼓。天未明。黃瓜四尙未起來。兵役們是在臥牀上拏的。又提兵問之。則曰。在槽門外拏的。提州役三人問之。則已爲是州差拏的。錄供一一畫押。使其不能翻異。余復問把總曰。盜首黃瓜四果在黎家拏獲乎。胡把總曰。已拏獲。被黎維祺兄弟糾約數十人。把犯人奪去。把總同兵役俱身被重傷。余大笑曰。爾等果然拏獲黃瓜四。是廳房拏。則衆供均是廳房。何以或供廳房。或供臥房。或供門外。又或供辰刻。或供五鼓。天尙未明也。何以兵則供是兵拏獲。州役則供是州役拏獲。此案黎家並未窩藏盜首。爾等亦未見黃瓜四之面。分別五起問供。供詞俱異。其爲誣捏陷害可知。爾等口供均已畫押。豈能翻異。立將胡把總頂

戴捕去。卽嚴訊兵役。始供黎家實未窩藏。因磕詐伊錢四十千不給。與胡把總商議。以奪犯毆官。打傷兵役重罪。害之。錄供。又命其一一畫押。兵役則倉皇失色。把總則免冠叩頭。余怒曰。縱盜抗官。罪干大辟。爾旣捏報。誣良。應卽以其罪罪之。旋言於督撫二司。請以此案平反。僉謂不可。余曰。假令盜在其家。是謂窩盜。官兵往捕。不行縛送。反敢縱逸毆打。是爲抗拒。今訊明並未藏盜在家。則兵役憑空捏誣。傾陷二十餘人。安得謂之拒捕哉。若意存周納。枉殺人命。何忍爲此。大府聞余言動色。提犯復訊。與前案無異。奏請將把總分列流徙。枷杖。州牧請交部議。嗣獲黃瓜四訊之。果未至岑溪黎家。益信平反之不誣也。岑溪人回語於衆。共慶生還。以余曾官西省。咸曰。是吾平樂美髯太守公活爾命矣。岑溪人曰。然衆曰。在平樂任內。平反誣告。拜會數案。活人多矣。今復來東省也耶。公真到處活人也。

貴筑高青書先生又曰。道光四年。東莞匪徒林狗尾。聚衆結拜。藉圖抄搶。遠近兵民驚恐。赴縣呈首。請兵圍捉縣。命以莞邑民情向多陳訴不實。須訪確再行捕治。林狗尾知官兵不來。且惡其訐告。遂挾嫌肆搶十餘家。連日烏合愈衆。聲勢頗猖獗。村民益加憂懼。紛紛遷避。並就近赴惠州軍門告急。提督飛咨督撫。委官帶兵前往。院節府接閱文移。與中丞會商。以賊鋒甚利。非

特委明幹大員。厚集兵力。不能迅速成事。僉議派余帶兵星夜馳往。節府發令箭三枝。親自交執。且諭曰。如需添用兵勇。無論行抵何處。隨時便宜調遣。余應命馳抵該處。縣令先已會營帶領兵役。分頭搜捕。所獲百餘人。無一真賊。悉被脅之衆。及無辜良民耳。隨帶委員二人謂余曰。匪徒復興天地會。煽惑愚民。肆行劫掠。非嚴加創治。奏請重辦。不足以快人心。而彰國法。余曰。唯。次日細加訪察。始知林狗尾者。村落屠戶耳。其人略有資本。假義任俠。匪徒聚飲賭博。常在其家。遂得衆無賴之心。不論年齒。推作頭人。訂期結拜。呼爲阿大。藉以滋擾。村民畏其兇橫。率多斂錢致送。數日之間。傳言遍播。林狗尾勢不能已。遂肆鴟張。余訪得實情。按兵不動。惟催促縣令。懸賞購綫。嚴拏著名各犯而已。隨帶委員復謂余曰。風聞林狗尾與朱毛里無異。請無輕辦。余謂曰。林狗尾罪惡應誅。何可輕縱。然此乃結拜。非天地會。尤非朱毛里可比。且吾等偕來道旁。焚香跪接者。皆村野愚民。君等未之見耶。各賊知官兵聚集。早聞風而遠颺。何肯踴伏待縛。如君等言。必是按戶搜捉矣。村民原畏林賊荼毒。故求救於有司。有司反加以誣拏。是不死於賊匪。是死於非法也。水深火熱。烏乎可。君等勿多言。因卽親書示諭。言此來專爲地方除害。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倘有匪徒混跡其間。爾等須合力擒送。切勿任其免脫。村民大喜。一面將

實在情形。及無須兵力。祇應責成地方官。懸立重賞。嚴拏首從各犯。務獲究治。並請撤兵緣由。具稟以通報。而各憲均以爲節費息民。頗得大體。所見甚是。余得報可之文。卽日撤兵回營。自赴縣城將無辜省釋。督拏著名各犯九十餘人。訊係甘心結拜。錄敘切實供詞。回省銷差。繳還令箭。不數日間。林狗尾亦卽就擒。解省訊辦。分別予以應得之罪。無干概不株連。莞民遂得安堵。

淮關

清朝野史云。淮關額稅二十萬。而歲徵於商者莫知其數。自監督左右。下至環關而居者。美衣鮮食。咸取給焉。有人歸自清江。早關未放。時方嚴寒。舟子商人。股栗以待。久之衆擁一少年盛服至。次第報驗訖。則官舫華僕。持柬討關。少年皆頷之。最後至一破舟。載貨浮於所報。少年怒。嗾從者詰之。鞭笞交下。豕牽其人而去。或問少年官乎。舟子曰。噫。嘻。遠哉。老於車者。識輪軸。老於舟者。知舵木。是人姓名曰老谷。關督司閹妻弟之僕也。未及三年。死於回祿。

賊開花

清朝野史云。州縣中差役之擾鄉民者。其術百端。程次坡御史條陳川省積弊。有賊開花等名。

目言民間遇有竊案。呈報之後。差役將被竊隣近之家。資財殷實而無頂帶者。扳出指爲窩戶。拘押索錢。每報一案。牽連數家。名曰賊開花。鄉曲無知。懾於法網。出錢七八千至十數千不等。胥役欲壑既盈。始釋之。謂洗賊名。一家被賊。卽數家受累。如此數次。殷實者亦空矣。有魯典史者。刻一聯榜於堂楹云。若要子孫能結果。除非賊案不開花。此川省之弊蠹。正恐不獨川省爲然也。地方大吏。安得盡天下蠹役一一而知之。在能使親民者極力整剔而已。親民者又安得盡一縣蠹役一一而除之。在能使作姦者有所忌憚而已。上能整剔。下有忌憚。其弊久而自除。吾願凡膺民社之責者。人人如魯典史之存心。則善矣。典史忘其名。

老吏論各省吏事之壞

清朝野史云。東華門外酒家一老吏。自言作幕二十年。作官三十年。游歷九行省。極論兵亂以前各省吏治之壞。滔滔汨汨。口若翻瀾。且云。當時知縣。幸不甚知。知則劫富民。噬弱戶。索土產。輿陋規。百姓更不堪命。巡撫巡道。幸不常巡。巡則攬驛道。折夫馬。斥供張。勒饋贖。屬吏不堪命。仍苦百姓耳。其言殊太激切。天下之大。百官之衆。小廉大法。豈繫無人。錢唐袁枚。令汴陽。南靖莊廉訪。亨陽。以淮徐海道來巡。就館。餽殺烝。受之。止袁共飲。問沐水原委。簿領利病甚悉。旁及

山經地志。星象樂律。其辨翼日會諸生於學。講中庸卒章。款款盡意。聞者色動。翼日校丁壯發矢。矢旁決。熱火器。器閉。諸丁伏地請罪。袁亦起謝。廉舫乃弛外衣。手弓而前。教如法。矢發。十八人無不當鵠者。火器亦如之。畢。就坐。笑謂袁曰。而奚慊慊耶。專心治民。吾職在巡。年年來爲子教之可也。從蒼頭二人。僮一人。皆自飲其馬。臨去。犒以金。堅不受。後公卒於官。民爲罷市。號哭。賻以錢。一日至六千緡。嗚呼。巡道如公。方恐其來巡之暮也。

徐時棟偷頭記

清朝野史云。西人之陷明州。爲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庚戌。其明年三月乙亥。始棄郡城。赴二日。并棄鎮海。時將軍奕經。參贊文蔚。張皇戰功。以收復告。詔第諸將勞績。升賞有差。其實甯波之復。偷兒徐保。張小火。及其黨六十人力也。徐先生時棟。集中有偷頭記一篇。甚詳且確。記云。西夷英吉利據甯波府。我師襲攻之。不克。時大將屯紹興。而前鄞令舒君在軍中。一日縛間牒至。將斬之。舒君視其人。則府之善爲偷者也。意哀之。曰。若爲偷而死。盍爲偷而生。若能竊鬼頭來。吾且白將軍賞賚汝。偷諾而去。華人謂夷鬼子。而別其色。謂其國人白鬼。其收刺他部落以爲奴爲兵者爲黑鬼。旣而偷果以夷頭獻。舒君介之見將軍。將軍大喜。厚賚之。又旣而獻頭者

紛若。乃與羣偷計其直。黑鬼一頭錢若干。白鬼倍之。生獲又數倍之。自是踰城洞穴。日昏暮。徧府中無非偷者。夷據城。夜必巡街巷。兩夷先後行。方格磔笑語。後者忽無聲。回視之。已失頭而仆。前者大駭。僵立。旋又失其頭。或著夷衣冠。持竹杖。囊囊然曳烏皮鞋以來。夷人近與語。遽刺殺之。其生致之也。則以布自後扣其頸。使不得鳴。而絞布兩端負而趨。至幽僻。箝口置諸囊。縋以出城。或爲夷所見。追之。則別一偷自由巷出。並偷追者頭。夷巡城上。亦往來通夕。羣偷各以長藤爲環。暗默候城外。聞巡者過。爲怪聲驚之。夷倚堞俯視。遽以藤環鈎其頭而墜。塞其口而反縛之。候如初。城上夷謂墜者誤失足。皆伸頭下視。思援之。又盡爲偷所鈎致。乃譁然擁所獲以去。疾如風。凡城內外以竊鬼頭至者。黨日衆。計日巧。所獲日多。其奇策祕術。莫得而詳也。一日將軍復下令。得羣夷百。不如得酋一。能生致之。賞萬金。官三品。不者取其首可也。久之反命酋不可得。蓋酋不夜出。其所居邃室。環以夷兵。又一夕屢易其寢所。得酋一。不如得羣夷之速而易也。顧酋雖防護甚謹。而心常惕惕。每日夕卽覈棘自驚擾。旦夕以失首報者。恆數十或至百餘。由是大懼。盡率其屬登舟他去。而將軍以克復府城入告矣。

林公則徐政績

道光十八年鴻臚卿黃君爵滋疏請禁鴉片以塞漏卮有旨下中外大臣公議條上利害深切著明。宣廟嘉焉。是年冬命湖廣總督林公則徐以欽差大臣蒞廣東查辦海口事務。明年補廣東總督。公宣諭德威。繕守備於虎門各海口。添建砲台。設木桴鐵索。奏移高廉道駐澳門。撥隸水師資控馭。時通商之國以十數。咸傾心受約束。惟暎咭喇持兩端。九月夷日義律等以索食爲名。糾師船犯尖沙嘴。公遣參將賴恩爵擊走之。斷其接濟。尋六犯海口。皆受懲創。義律潛赴澳門。倩西洋夷日遞說帖。求轉圜。以其言未可信。奉請相機勦撫。並請敕福建浙江江蘇諸督撫嚴防各海口。復奏停其貿易。暎人屬撼之不動。則大懼。旣以粵之無隙可乘也。乃改圖犯浙。陷定海。掠寧波。沿海騷動。在事者莫能折衝禦侮。爭歸咎公。因中傷之事垂成而敗。代者至。悉反公所爲。恐和議之不速成也。撤公所設各隘兵以媚之。暎人遂徑犯粵城。公知事不可爲。具遺疏以待圍解。命以四品卿銜赴鎮海軍營効力。尋謫戍伊犁。海疆事自此益棘。王相國鼎湯協揆金釗。至以死生去就爭之。卒爲忌者所持不能得。向令公得始終此事。決裂不至此。公之爲天下重也。可勝道哉。昔官杭嘉湖道。修海塘興水利。士民德之。會聞父病。卽引疾。不待命馳歸。道光二年授淮海道。明年擢江蘇按察使。決獄平恕。民頌之曰林清天。尋丁母憂。明年奉旨

赴河南督修堤工。工竣仍回籍。六年夏。命署兩淮鹽政。以未終制。辭不拜。七年按察陝西。遷江甯布政。父憂歸。濬福州西湖。以惠桑梓。十年夏。補湖北布政使。尋調河南。十一年復調江甯。遂擢東河總督。疏辭。優詔不許。尋奏言。稽料爲河工第一弊端。其門塚灘塚併塚諸名目。非抽拔拆視。難知底裏。已將南北十五廳各塚。查勘玩弊者。察治得旨。向來河臣。查驗料塚。未有如此認真者。十二年春。調江蘇巡撫。吳中洊飢。公奏免逋糧。籌賑卹。清釐各屬交代。盡結京控諸獄。味爽視事。夜過半方息。數年如一日焉。會考績。疏言。察吏莫先於自察。必將各屬大小政務。逐一求盡於心。然後能舉以驗屬吏之盡心與否。若大吏之心。先未貫徹於此事之始終。又何從察其情僞。臣惟恃此不敢不盡之心。與屬僚事事求實際耳。公此言。蓋生平得力處也。先是公在江藩任內。以各屬水災。建議倡捐。煮賑。資送留養。收孩瘞棺。捐衣勸糶。養佃典牛。借籽種。禁燒鍋。凡十二則。經江督陶公澍奏行。至是事竣。在事者得獎叙。公之爲臬司也。奉詔綜辦三江水利。以憂歸。嗣經陶公奏允孟瀆劉河。分年籌辦。至是孟瀆工竣。公以劉河爲三江之一。淤墊尤甚。請勸辦從之。又言江蘇錢漕倍他省。其中有緩有急。有新有舊。勢難一律清款。與其漫無區別。徒令剗肉醫瘡。莫若專嚴於提新。而暫緩於補舊。新款果能全解。是州縣無新虧。而舊欠

亦可冀彌補。得旨。竭力爲之。江南人文甲天下。鄉試恆萬六七千人。入鑠院時。竭一晝夜之力。不能畢。有擁擠仆斃者。公創設信砲。立燈牌。陰以兵法部勒之。日晡而畢。十七年春。擢湖廣總督。荆襄苦水患。歲以爲常。公修築隄工。躬自監視。奏籌襄陽等屬鹽務。緝私事宜。及辰沅道屬。苗彘屯務事宜。皆如議行。尋疏報南北兩省。拏獲奸民。興販雅片各情形。璽書褒美。又以江漢安瀾。請列漢神於祀典。從之。十八年冬。入覲。賜紫禁城騎馬。遂有粵東之命。公之在粵也。奏虎門收繳。嘆咭喇。薑船鴉片。已十逾其八。得旨褒叙。又奏請勦撫兼施。手敕報曰。既有此番舉動。若再示柔弱。則大不可。朕不慮卿等孟浪。但誠卿等不可畏蕙。先威後德。控制之良法也。尋請停貿易。又諭曰。該夷自外生成。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尙何足惜。公前後所陳。皆稱旨。爲忌者所中傷。卒不安其位。而天下自此多故矣。公議戍時。河決開封。首輔王公鼎出視工。疏留公督辦。工成仍就戍。有門下士官陝。迎謁公。竊爲不平。見公談笑自若。不敢言。退謁鄭夫人曰。甚矣此行也。夫人曰。子母然。朝廷以汝師能舉天下大局付之。今決裂至此。得保首領。天恩厚矣。臣子自負國耳。敢憚行乎。公在塞外。奉命勘辦開墾事宜。親歷庫車。阿克蘇。烏什。和闐。喀什噶爾。葉爾羌。及伊拉里克。塔爾納沁等城。縱橫三萬餘里。水利大興。稍暇則以筆墨自娛。公書具體。

歐陽詩宗白傳。在官事無巨細必躬親。家居必熟訪民間利病。白諸當道求題詠者。雖踵接不暇。應也。至是始得肆意。遠近爭寶之。伊犁爲塞外大都會。不數月。縑楮一空。公手蹟徧冰天雪海中矣。二十五年秋。賜環以四品京堂用。十一月。命署陝甘總督。會野番肆劫。先飭鎮將防護馬廠。時承平久。營政弛。公出接邊。命演巨礮。舉營無知者。一老卒能之。公立授以官。士氣爭奮。尋勦捕番族及漢奸殆盡。明年授陝西巡撫。關中旱。民不能耕。爭殺牛以食。公曰。如此則來歲又飢也。飭官爲收牛償其值。勸富民質牛。予以息。次年乃大有秋。二十七年。遷雲貴總督。滇中漢回構釁。垂數十年。焚殺無虛日。議者各有所袒。莫能決。公至。諭之曰。止分良莠。不分漢回。適回民丁燦廷赴京。疊控漢民沈正達等。有司提犯解訊。保山民糾衆奪犯。燬官署。搜殺回回戶。并抗驅鎮道兵。公提兵出勦。途次聞趙州之彌渡。有客回。甸土匪滋事。遂就道勦彌渡。破其柵。殲匪數百。保山民股栗。縛犯迎師。公召漢回父老。各諭以恩信。復乘勢搜獲永昌順甯歷年拒捕戕官土匪。寘諸法。得旨加太子太保。賞戴花翎。引疾歸。滇人繪像以祀。家居倡驅夷議。大忤當事。外夷方爲歛迹。而當事思中傷之。會璽書召用。讒者乃止。時方以西洋爲憂。後進成就公請方略。公曰。此易與耳。終爲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吾老矣。君等當見之。然是時俄人未交申。

國數十年。聞者惑焉。公之薨於行臺也。易簣時呼星斗南者三。年六十有六。公服官江南最久。以吳民苦賦重。講求漕政。不遺餘力。在粵時。中旨詢江南漕務。公條舉四端。曰本原。曰補救。曰本原中之本原。曰補救中之補救。宣示褒許。擬俟粵東事畢。次第施行。文宗之召公也。將使籌畿輔水利。即公前所謂本原中之本原者也。以二聖之知公之深。任公之重。以公報國憂民之心。一往無所卻顧。而卒不果行。惜哉。然公於政事。無所不盡心。而其尤關天下治亂之數者。則以辦夷務。勤粵寇。二者爲最鉅。而皆齎志以終。此海內士大夫及婦人孺子。聞公薨所由太息流涕。共爲天下惜者也。公大性孝友。事事以養志顯親爲念。自奉儉。而資助族戚。歲必數千金。尤愛士。所至必擇其秀異者。召入官署。勗以學行。家居凡族姻中子弟讀書者。約期治膳。集而課之。曰親社。性聰察。摘伏如神。馭左右嚴。每黑夜潛行。躬自徼察。無敢因緣爲奸。然待人以恕。接人以誠。人咸樂爲之用。與人言。必令反覆詳盡。得達其情。道人善。孜孜若不及。善飲喜奕。服官後皆卻弗御。好勤動。與處數十年者。未嘗見其袖手枯坐也。

又記林則徐祈雨軼聞

林公則徐督楚時。值大旱。米價騰貴。民有飢色。公倡議捐廉販米。平價便民。勸僚屬量力樂輸。

而皆有難色。竟不果。旋牌示某日虔誠祈雨。自撫司下至牧令。例應先日齋戒。及期。公徒步臨壇。各官踵至。拈香畢。席蘆於地。以次列坐。時驕陽當空。不張蓋。不設茶。衆皆苦之。公曰。我輩平日養尊處優。不識民間疾苦。今日願與諸君共嘗之。約坐至三炷香之久。公曰。茶水不能不少飲。命僕抱甕至。公先飲。餘以次分給。各官渴甚。均一吸而盡。少頃。公大吐。衆亦吐。公曰。此足以驗我輩心腸矣。戒勿掩其吐物。公起親驗。命侍者按物籍記。衆吐皆腥葷厚味。獨公所吐。藜藿赤飯。公作色曰。爲民請命。願若是乎。天心之不仁。實君等視民命如兒戲。有以召之也。衆皆愧懼。恐公彈劾。願盡力捐輸。辦平糶。因是始雖饑而終得無害。寓仁於術。其斯之謂歟。

張亮基却河弁餽金

清朝野史云。銅山張督部亮基。初以中書從王文恪公治河工。適林公謫襄河務。獨契張。時張嘗却河弁餽金三千。林公密識諸簡。未以告人也。逮張爲永昌守。林公方由西域賜環。授滇督。張守道謁焉。林公懼甚。出手籍記却金日月。公慄然異之。蓋不復省記矣。公之清恐人知。林公之求賢若渴。殆未易於今人中求之。（按林公嘗疏薦張云。其才勝臣十倍。宣宗始知張可大用。但林公之識張實基於却金一事。）

琦中堂之趣聞

清朝野史云。道光間琦靜庵〔善〕中堂督直隸時。奏摺有中云。該洋人呈閱所謂全權。其式圓而上有班文。近似符籙。蓋不知全權爲何物。且誤以洋文爲符籙也。聞者皆匿笑之。又聞彼督某省時。有試用縣令二人。一截取一大挑班也。初到省。衣冠樸舊不整。酸氣可掬。投刺入督轅。不候傳呼。直趨入花廳內。對坐論經史。侃侃有聲。內巡捕官方欲屏去之。琦在牖後私聽其言論。頗嘉賞焉。戒巡捕勿聲。琦出。二人不知琦之年少也。曰我輩來謁大人。候之久矣。煩後生家入內爲我請之。琦微笑曰。二位老先生。我卽琦某也。二人慌忙下拜。談次卽求賞差使。琦曰。此易事。請俟明日。越日果傳二人入。命各教授公子讀。二人請曰。卑職在家教半生書。今一行作吏。復膺此任。不猶然故我耶。琦曰。汝姑先安之。不數日二人又請委缺。琦又曰。此易事。請俟來月。越月琦忽出部文示二人曰。二位老先生。缺在是矣。二人閱部文愕然。則琦已將二人咨部改就教職。須卽回籍赴某廣文任也。一時閩傳其事。咸稱琦待彼和輩而不迫。然已惡作劇矣。

周芸臯觀察治臺政績

富陽周芸臯觀察凱。由進士歷官至福建興泉永道。所至卓有政聲。道光十二年。台灣民張丙

作亂。大府調觀察攝理台灣道事。戡定之際。搜捕餘孽。鞠訊犯供。無枉無縱。辦理善後事宜。籌畫周密。去任至今。將四十年。台地疊遭東西夷外警。而境內風塵不驚。盜賊不起。則措置之善也。溯自康熙二十二年。台灣始入版圖。至道光十二年。僅一百五十載耳。而亂者凡十五起。或請大兵剿之。或以本省兵平之。其亂之生也。或數年。或十數年。輒一見。其自相殘賊。則間歲有也。觀察精心運用。力籌所以善厥後者。條教章程。規畫悉當。海疆得以久安無事。其功甚偉。閱歲。日本窺台。東南旰食。惜觀察久歸道山矣。

王觀察

池上草塘筆記云。王叔蘭茂才曰。烏程王平華（耀辰）觀察。筮仕吾閩。凡十餘載。仁心爲質。婦孺皆知。每出門必挈錢於輿中。散給乞丐。凡有濟急救難之事。靡不爲焉。益無日不以民物爲懷也。調署福州府事。留別汀州士庶有云。斯民撫字捫心愧。多士觀摩拭目看。今日麗春門外過。重煩父老送江干。丁亥兼護糧儲道。秋九護理興泉永道。其地濱海。械鬥鴉片。習尙難返。有作云。錫民百福惟終命。戒爾三章在鬥機。寄語東南諸父老。長官無日不依依。賀耦庚方伯來閩。諄囑航海運米。致詩有云。官清長此民生樂。食足都無市儉奸。報道連檣來海舶。定知喜色

上眉間。客座聯。君子之交淡如水。大夫無故不殺羊。廚房聯。每朔望須茹素。非賓祭莫殺生。嘗言天下壞事。皆貪人所造。天下好事。必廉者所爲。歿之日。萬口齊聲曰。活佛升天矣。舊時興化太守柴〔貞知〕自題堂聯云。窮秀才做官。何必十分快意。活菩薩出世。祇憑一點良心。殆預爲觀察寫照。其在閩任最久。閩人知之最悉。可勸之事。不必縷舉。而卽此已足以勸矣。

洪太守拒賄

池上草塘筆記云。貴州洪雲洲太守〔玉珩〕自言生平處財不苟。筮仕吳中十餘年。從無有以絲毫餽賂上官者。亦無妄得屬員之賄。嘗述道光十八年任華亭令時。遇一富室爭產案。有以三千金進。而囑其定斷者。洪力絕之。而再三推敲案情。求其愜心貴當。毫無可議。實卽應如所請。定斷彼時。友人勸曰。處財之道。別其合義不合義耳。今得此財。無妨於義。何爲似此拘執乎。洪志弗爲奪。而猶恐豔之者。暗中摸索。並於審斷時。集兩造明告之曰。此案準情酌理的。須如此斷法。我毫無成見。汝等無得以私干業經日下斷定。萬無游移。不得於事後更受人撞騙也。倘有前情。查出以行賄論罪。汝等其各凜之。案結後。有嗤其愚者。尋亦置之不以爲意。後數日。有僕解錢糧回署。銷差稟云。小的押餉鞘行至黃浦江時。已二更。忽遇盜數十人。明火持杖登

舟。自分待劫而已。又聞有喧譁聲。適兵差船踵至。盜卽逸去。幸保無事。主人之財氣。小的之運氣也。淇頗自幸。計其夜適爲定案日。其數亦正三千。向使貪得前之三千金。而此銀必失於盜矣。足見財有分定。無可勉強。悖入悖出。得之分外者。難保不失之意外。冥冥中若有主之者耳。彼愛財者。可不知有以善處之哉。

清白吏子孫

陳子莊先生曰。先大父居官。清謹自持。道光元年。攝泗州事。州地處下游。每年夏秋之間。城外半成澤國。例請賑卹。然當賑卹之地。民皆轉徙。無可稽核。悉以虛冊報銷。故皖省有南漕北賑之謠。公獨不肯辦。觸怒上官。幾致參劾。遂解州事。人皆以爲愚。公但笑應之而已。嘗謂余兄弟曰。我雖不得此錢。以清白吏子孫五字貽爾等。不亦厚與。此事通州白小山尙書載入公墓志中。前年余代理新陽縣事。吏胥有請少報熟田多徵米者。余曰。祖不喫賑。孫顧喫荒可乎。一笑謝之。

循吏實心任事不要錢

陳子莊先生曰。吳少村中丞昌壽。少負奇氣。踔厲風發。魁碩類武夫。與余居相距不里許。晨夕

過從。相與角藝論文。間有不合。必反覆爭辯。時或攘臂大呼。驚動鄰里。遇契合相賞處。又復爲之叫絕。當鴛湖書院課時。每與沈西卿筆山昆季及余。醖錢數百文。至酒肆飲。噉杯盤狼籍。必罄盡以爲樂。如是者有年。道光甲辰。余銓金華校官。少村亦成進士。以知縣分發廣東。自是不相見矣。有人自粵來者。傳其政聲卓然。有吳青天之號。比擢撫河南時。百姓號哭罷市。製萬民傘相送。至千有餘柄。卽乞丐亦爲製傘。好官之名滿天下。然余懶於作書。二十餘年。不甚通音問。同治丁卯。余以州牧。提調松滬釐局。適少村奉廣西巡撫之命。來上海附輪舟赴粵。是日余在寓中。僮僕皆他出。忽聞庖人於門外若與人斷斷然。呼之問故。則曰有一類武官者。衣服敝陋。欲來求見。向索手本名帖。又復無有。但言與官是幾十年前好朋友。而不肯道姓名。余急令延入。其人出曰。官喚汝。遂引之從側門入。則少村也。相見大喜。少村謂余曰。足有風疾。請長揖不拜可乎。余戲之曰。豈有令中丞公叩首之禮。少村笑曰。呼之入走角門。豈有不行叩首之禮者。遂彼此大笑曰。本欲卽行登舟。因知君在此。故特走訪。帶來三僕。方打疊行李。不令隨行。而忘持帖。乃致此窘。又笑曰。卽携拜帖。而廣西巡撫手本。亦未具也。遂縱談手久。余問其在廣東。何以得民如此。曰。無他伎倆。惟實心任事。不要錢耳。別去之際。相訂年逾六十卽歸里。同作洛

社之會。乃抵粵。未半載。遽爾騎箕。國家失此寶臣。朝野惜之。

李方伯姬人殉節

陳子莊先生曰。仁和李方伯本仁。開藩皖江時。以千金至吳門。聘一姬。美而慧。方伯寵之。專房。又于蘇州招一老伶工。教度曲。花晨月夕。檀板金樽。極聲色之娛。僚屬多竊議之。安慶不守。移省廬州。軍事又急。方伯誓以身殉。姬請隨死。不許。請益堅。則謂之曰。汝欲死。歸至家死可也。遂遣人護之出。又陳金几上。集家衆諭曰。我受國恩。自當城亡與亡。爾輩願同我死者。留。否則各持金去。于是衆皆懷金哭拜而散。老伶奮然曰。衆皆去。誰侍主者。擲金地上。遂獨留。方伯歎曰。歲寒知松柏。不圖于伶人遇之。越二日。城陷。方伯戰死。老伶掩其屍。已亦吞金死。時姬行尙未百里。迴望城中。烟焰燭天。慟哭欲絕。遂曉夜遄行。不匝月。抵家。發喪成服。衆方幸更生。姬獨詣夫人前。叩首請死。夫人勸之曰。若已脫難。我亦善視若。若何必死。姬對曰。主人命我到。家乃死。我不可負主人。遂不食數日而卒。于是向之竊議方伯者。至是乃共哀方伯焉。嗟呼。慷慨赴死。從容就義。不圖于弱女子中見之。惜不知姬之姓氏也。卽如老伶者。亦人所難能也。

徐青天

徐惕庵太守武進人。由部曹出守山東萊州府。剛毅不阿。到任時。所屬平度州有蔑倫案。民人羅有良。與其姊夫張子布素不睦。羅凶悍多詐。子布出外。密鬻其姊。子布歸索婦不得。悶焉。母趨勸。有良毆子布。仆地悶絕。懼殺人罪。蹴母腹斃之。大呼曰。布殺吾母。鄰人至而布甦。恍惚不能記憶。羅先赴州呈告。子布毆死其母。平度州某以毆死妻母論罪。徐復鞫曰。吾訊子布鬥時。方跣足。而有良納鐵裹鞋。今伊母腹有鐵器傷。是有良蹴也。以蔑倫覆詳。徐素黷直。官部曹時。中丞亦京秩。與徐有隙。謂其有意見長。故翻成案。大怒。仍照州詳定案。而以徐固執己見。失入蔑倫重罪。特參革職鞫問。徐聞信。星夜赴州私訪。實係有良踢死。州士子及羅張左右鄰。亦具切實甘結。保案無枉。不三日。委員摘印至。置徐濟南獄。徐遣子培京控。而以州衆切結附入。特差少司寇胡季堂侍郎赴東鞫治。抵省。中丞臬司實告。案誠如徐。第平反。通省承審官。皆須反坐。星使不得已。婉言於徐。許案結後。令諸君集資捐復原官。仍照原議定讞。而有良出獄矣。甫出時。有良仰視。若有所悟。回身欲入。門者阻之。有良曰。尚有所白。於是入供殺母狀。歷歷如繪。乃繫羅釋徐。既出。軍民觀者數萬。遽呼曰。徐青天。擁之去。

部堂一批兄弟和好

當道光八年時。翰林院編修某。與六科給事中某。以兄弟爭產。上控督轅。奉總督部堂蔣批。鵬鳥呼雛。慈鳥反哺。仁也。蜂見花而聚。衆鹿見草而呼羣。義也。鳴雁聚而成行。唯鳩擊而有別。禮也。螻蟻閉塞而壅水。蜘蛛結網而羅食。智也。雞非晨不鳴。燕非社不至。信也。彼乎毛蟲蠢物。尙有五常人爲萬物之靈。豈無一得。爾兄弟名仁而不克成仁。名義而不知爲義。以祖宗之小產。傷手足之天良。兄藏萬卷。全無教弟之心。弟掌六科。竟有傷兄之意。古云同田是富。分貝爲貧。當羞析荆之田氏。宜學百忍之張公。過而憚改。思之自明。如必不悛。按律治罪。兄弟竟歸和好。

李書年平反冤獄

霍邱民范二之者。家貧。父爲別村雇工。二之贅於魏媪家爲壻。媪惟一女。家亦貧。賣餛飩爲生。范入贅幾一載。次年正月十四日。忽不見。媪使義子韓三及鄰人各處尋覓。無縱。范父疑其被害。屢至媪家尋鬧。語侵韓三。爲韓推跌。遂列詞控縣。縣令王某集訊數次。未得其情。適署雇一乳母至。卽魏媪同村人也。訊其知媪壻事否。曰知之。聞之鄰家。似是因姦致命。王因此有成見。在胸。日以重刑嚴訊。據稱范魏氏與韓三有姦。韓起意與其母女將范二之殺死滅口。詰其屍所在。則云。當下將屍支解入鍋煮化。潑入土坑。將骨剉碎以期滅迹。數人異口同聲。案情遂定。

招解至府。亦無異詞。是時秉院臬者。爲夏邑李書年先生。提勘時。見犯供皆順口而出。若默記熟誦者。屢詰駁之。均矢口不移。然不能無疑。因此不敢詳院。首府因逾限請詳甚力。否則請仍發府審。先生不聽。遂另委高太守某復訊。囑云。此案據供。肉煑骨剝。而肺肝腸肚。尙無着落。似可從此根究。或另有端倪。高從之。犯果諤然。皆稱不知。語甚支離。先生又命提原差。嚴行拷訊。據供初奉縣票查尋范二之時。知范有兩家親戚。先尋至其姑母家。據云。既係正月十四日被害。何以十五日尙在我家吃元宵。又尋至其表伯母家。亦云。伊十八日猶在我家住歇。何以稱十四日被害。彼時小人已疑范二之不死。擬回縣卽稟明此節。值案已問明。私告之司閹者。反遭斥罵。謂小人不應混稟。因此不敢多言。先生已微聞之。慨然曰。此案真有冤。斷不詳院矣。早作夜思。惟飭屬責令范父再行找尋。此事遂延擱不辦者半載。一日突有人至臬署大堂啼哭喊叫。自稱范二之。從前因賭欠債。被人逼迫。潛逃外省。昨遇鄰人告以家難。故趕來自投。先生卽親提鞫訊。再三無異。置於別室。隨提獄中三犯。隔別詰其謀殺情狀。并諭以明日卽招解上院。爾等皆當伏法矣。三犯仍各自點首。並無戚容。及召范二之與之相見。衆始錯愕。范魏氏首先上前扭住哭云。你倒底是人是鬼。一向在何處。累我們至此。哭聲震天。魏媪曰。我已拚一家。

性命斷送汝手。汝今日又何必生還。一慟欲絕。惟韓三仰面大笑。一時堂上堂下。無不爲之掩袂。竊視先生坐堂皇中。亦嗒然若失。不發一言。久之始詰三犯曰。旣係如此奇冤。前過堂時。何以並無一語翻異。三犯齊聲泣曰。小人等因歷過府縣堂已十餘次。諸刑備受。此供悉是縣差所教。並云。倘上司因翻供駁審一回。則汝等悉照前罪。徒多受苦一回。小人心膽已碎。惟望早日結案。又何敢再求伸冤乎。先生正在嗟歎。忽見府縣兩官踉蹌自外闖入。伏地嗚咽曰。惟大人救我。先生乃慰之曰。君等平日但笑我多疑不斷。今亦知此案卻係我多疑之力乎。若依君等所辦。則魏媪母女及韓三皆應伏極刑。范父之誣告。府縣之失入。皆應擬抵。合計應死者六人。而撫臬之譴戍。又其小矣。時沉寃驟釋。城中萬口稱頌。以爲是大陰德。必有後報。先生年逾五十。尙缺嗣。後連舉六子。長銘。皖中庚子進士。授刑部主政。出任蘇州太守。次中。癸卯舉人。三四皆有聲庠序。問論者謂是獄平反。免死者六人。而先生得子之數相符合。天道不爽如此。豈不奇哉。

王河督勤勞儉樸

蒲城王公鼎。以大學士直軍機十餘年。遇事無所避。天性峭直而儉樸。雖貴爲相國。猶是書生

本色。不得以矯情干譽。日之道光二十二年。奉命督治南河。適被疾。聞命即馳往。時方隆冬。滴水成冰。公日坐河干監視。隄已成八九。寒風凜冽。時雪方晴。河道及廳員以上。無不豐貂。公一睨之。大府河帥同在工次。見公僅披羊裘。各以貂裘致餽。公却之曰。彼河兵夫役。非人乎。如此嚴寒。赤足立水中。辛勤畚插。夜以繼日。工不敢緩。稍怠則鞭扑隨之。余服重裘。雙手縮袖中。而猶寒乎。蓋已目睹貂裘者之多。而深恨工員之奢侈也。將脯以燕窩進。勿食曰。余辭之屢矣。何必此珍物耶。顧河壩市麵饅炊餅者。命取數枚食之。左右曰。恐不堪下咽。公曰。天下之口。相似。只須食之能飽。人可食。我何獨不堪耶。旁觀皆太息。夫役益踴躍用命。尅期合龍。大功告成矣。身爲大員。如此勤勞儉樸。古來所罕見也。

湯金釗儉樸可風

湯公金釗性儉樸。爲三品京堂時。不畜車。入朝則賃諸市。一僕跨轅而已。京官子弟多從閱文。一日退食後。至某徒所。談文稍久。爲具小食。知公不喜豐。肉一拌胡餅數枚。公問曰。食肉乎。曰。然。問幾何。曰。不過一斤。公攢眉搖首曰。此胡可。未免費矣。有緩急求助者。視親疏量爲應之。其權輕重之數。必浮一二星。曰。甯稍盈勿絀也。最惡裝飾。來子庚觀察入都。見其冠有飾。故問何

物。答以寶石。公曰。寶當藏之於心。不在冠也。以協揆致仕。咸豐甲寅重赴鹿鳴。年九十餘卒。

中丞臨財不苟

中丞某公性豁刻。於屬吏矜嚴操切。絲毫無假借。待同鄉故誼尤遠嫌。人皆忌憚之。任宦者以不遭之爲幸。願一生耿介。歷仕華撫。常祿外分毫不苟取。尤善催科會計。所到之處。倉庫如有虧絀者。必設法清釐彌補。州縣征解不如額。卽日詣察之。輕裝減從。疾如風雨。猝不及防。挪蝕者立掛彈章。任方伯時最久。庫藏盈溢。則拓充旁屋以貯之。自豫藩之遷皖撫。將受代。吏捧冊請曰。自公蒞任。增多額外羨餘三十萬。未經報撥。敢請示。黠吏蓋以此餽之也。公躊躇良久。默無一言。是夜通夕不寐。天將曙。厲聲拍案曰。已矣。終不貪此敗名也。卽按款備文移交後任。噫。臨財之際。能強制堅忍如此。蓋亦難矣。若能去其刻。豈非全材。

慎刑

甚矣折獄之難也。必求遇案了結而不留一事。遇訟速斷而不刑一人。難之又難。故聖人不能使世無訟。而但責人之聽訟。不能使世免刑。而但責人以慎刑。豈非上理不可求。而僅望中人以下之治哉。孔子有言。片言可以折獄。夫折獄僅須片言。其不用刑訊可知也。曾子曰。如得其

情哀矜勿喜。謂宜哀矜勿喜於已得情之後。豈可妄用刑求於未得情之先乎。古人又言。嚴刑之下。何求不得。可知訊案用刑。卽令得情。尙恐不實。何況不得。明呂叔簡編縣令所著各書。而於用刑一事。諒諄告誡。其所最爲留意。不肯輕於用刑者有三。職員也。年老也。婦女也。有職之員。公言之。則刑不上大夫。私言之。則傷其類。年老之人。公言之。則當體恤。私言之。則恐其難當。婦女之輩。公言之。則不應遇事簽提。私言之。則宜養其廉恥。故三者有犯杖笞之刑。例准取贖。所以濟刑法之窮也。如有職之員。則可詳革。不輕刑訊。年老之人。寧寬無嚴。婦女之輩。若非淫悍。不必加刑。非故示慈。所以免禍也。今之爲民上者。非不知此。惟知之而復蹈之者。何哉。大半爲下所頂撞而激成耳。昔廣夏二公奏結成都守令刑責紳士龍雲一案。謂龍雲幼喪父母。全賴胞兄廷獻教養成。人乃雲旣登進士爲縣令。築室買田。而其兄廷獻失業。向求飲助。雲不允。遂控府縣。官責雲。並斷雲給兄養贍。又不從。以致再控。夫以雲爲紳士。賴兄成立。乃竟忘恩負義。府縣據實詳參。雲豈有不畏之理。乃逞怒一時。縣旣責其手心。府復加以掌嘴。反致雲子京控。各得部議。豈非咎由自取乎。又聞京控各案。往往有妄刑年老之人。以致氣忿身死。地方官因之得咎者。又清咸豐時有爲浙江縣令者。醉後嘗至濫刑。一日有嫂叔互控家產者。適在醉

中怒其嫂之言忤。掌嘴二十嫂曰。吾守節二十年。未遭此辱。今無故被責。心實不甘。我死之後。必有以報。回家便自縊。官有二子。一歲之中相繼死。卒竟無後。非講果報。而問心實不可。由此觀之。刑顧可輕用耶。大抵世之急於用刑者。不過欲案能速結耳。不知嚴刑之下。何求不得。其畏刑而誣報者多矣。嘗見老吏斷獄。於命盜各案。亦嘗熬審數晝夜。不輕加一刑。及定案之後。招供至院司。從不翻供。因無刑逼。可以藉口也。故願世之執法者。勿輕用刑。不但免禍。且可獲福也。又豈徒有職年老婦女三者宜戒哉。

直督雪貞婦沉寃

河北保定。爲舊直隸省之首府。有村居某氏婦者。生一子一女而寡。家饒於資。而性淫。傭工數人。無弗與通。數年後。爲子娶婦。媳貞靜。不妄言笑。婦惡之。又恐窺己陰事。遂思並污之。以滅其口。一夕。其子他出。密令一傭人往。而媳已先爲之備。聞撼扉聲。卽起大呼。婦怒。乃自往。與傭工共縊殺之。以病死告其母家。母家故孱弱。兼以貧富不敵。第索身後一切事。從厚。婦許之。延僧以資冥福。出殯之日。搭臺演劇。觀者如雲。蓋亦北俗然也。時鄰近諸村。非不憎婦之淫。哀媳之烈。而母家既曲爲隱忍。旁人亦徒抱不平耳。直督那繹堂先生太夫人迎養在署。一僕婦卽其

村中人先數日以事回家。久不返。太夫人問其延遲。僕婦曰：吾在村觀熱鬧耳。遂備舉以告。蓋僕婦以此爲新聞。且解延遲之故也。太夫人聞之怒。召那督入責之曰：汝總督全省。乃境有烈婦而令銜冤地下乎。那督詢得其故。卽出令保定府及清苑縣馳至其村。縛某氏婦及傭工偕來。一訊咸伏。由是生者按律定罪。死者馳摺請旌。

李鬍子盜亦有道

觀城李鬍子者。綠林豪也。膂力過人。出沒青萊間垂四十年。無人知者。一日至登州憩古寺中。聞殿後猜枚聲。跡之。見偉丈夫八人席地飲。李識爲同道。與之拱手。八人者起而揖之坐。各述其姓名居址。酒數行。上坐者曰：吾觀君亦行道者。今將何之。李曰：敬步後塵耳。曰：今臨淄某尙書嫁女。奩資豐腆。而尙書供職都中。第公子偕其妹歸。僕從無多也。君能助我一臂乎。曰：可。於是刻期抵臨淄。居數日。始悉其門徑。乘夜踰垣入。公子聞盜。啓戶出呼羣僕。爲一盜所繫。將刺刃焉。李曰：吾利其物耳。何戕其人爲。乃釋之。女公子美姿色。羣盜欲污之。李呼曰：我李鬍子縱橫四十年。所以保得首領者。惟不採花耳。諸公不聽我言。請從此逝。否則血我刃。毋謂我無香火情也。羣盜畏其猛。一鬩而散。詰日。訴之宰。遣捕出緝。半載無蹤。諸捕悉被重責。計無可施。乃

給宰曰。某某者。邑之名捕也。今雖老猶矍鑠。請召而遣之。其實二人並無過人技。且衰朽已甚。退役久矣。宰召之。並與白金五十兩。限一個月破案。二捕出乃謀曰。死期至矣。奈何。其一曰。不如逃之。遂携銀去。行經觀城。一白髮者。携壺酒獨酌柳樹下。二捕乞就席少憩。諾之。問其行止。二捕屢述尙書家被盜事。今奉命出緝。未獲也。曰。可獲乎。曰。不可。然則二公將何往也。曰。逃死耳。老者掀髯笑曰。盜非他。卽我是也。今旣相遇。曷敢以此累公。第我爲此事。雖家中人不知。幸勿聲張。驚吾鄰里。遂自述姓名。并延至其家。命子出拜曰。此吾老友。邀我作臨淄遊。詰旦當束裝也。遂偕去。抵臨淄。宰大喜。卽報告尙書家。是時女公子已出閣。適歸母家。恍惚憶羣盜入室時。保全其節者。爲李鬚子。告知公子。公子亦憶被執時。一長鬚者呵止羣盜。得免於死。急謁宰。述其事。屬勿加刑。宰亦高其義。第按名捕八人到案。駢戮於市。而李得釋。公子感其保全之德。贈以歸焉。

德清大獄

德清昔有大獄。一富室之妾。與其族姪某通。某亦一。有妻室。家貧。夫婦皆食於其叔。妻供叔妾之針黹。稍不當意。輒受叔妾詈。嘗遇其私情。屢勸夫謂讀書人不宜爾。不聽。一日夫外出。復

被譽憤甚。反唇相譏。叔妾銜之。乘其睡與小婢共勒斃之。以暴疾告。乃殯。婦兄弟疑而訟之官。弗得理。令受富室賄。按德邑有天大官司地大銀子之謠。相驗時辭以疾。請鄰邑令某代驗。爲刑件所蔽。以自縊詳。案將定讞矣。然更數任。其兄弟仍訟不釋。兄有爲京員者。控之京。訟久未結。適新簡廉訪某。按德清縣新志所載爲王惟恂。陛辭時上欲訪此案。諭謂要認真本要派人。今卽由爾妥辦。嗣某廉訪之任。廉得之。欲卽平反。撫藩皆不欲。乃借福建刑件開驗日。舊承審者咸在啓棺後。新件方云。勒與自縊。應若何辦。諸員不答。卽皆變色。羣起目之。某廉訪知難平反。飭暫停不驗。急白中丞。乃大受詬斥。無如之何。歸憤極。自縊。而遺書致胞兄某。兄時任閩糧道。呈信於制軍。制軍夾原信摺奏。復派欽使查辦。卒白其冤。諸人論如法。承審者多野誤。按此案目巡撫以至典史處分始遍。亦可見讞獄者不容不慎云。

官吏嗜賭受害更深

賭博向惟民間爲盛。然前清末葉。凡大小衙門官親幕友。暇亦爲之。不必新歲也。最尙者搖攤。聚集多人。上下混雜。官亦往往預局。相習成風。嗜者甚衆。昔有某署終日狂賭。鞘餉過境。任其堆置二堂。無人經理。次日啓行。點數失一鞘。大索無獲。暗爲賠補。且受委員勒索。信所謂賭近

盜也。又道光壬辰臺陽張丙之亂。某明府親出禦賊。被圍急遣人回署添僱兵勇。其子賭方酣。戀戀場頭。漫不爲意。迨連次告急。方議僱募。而其父已被支解。書至此。不禁睚裂髮指矣。

貪官之果報

汀州之永定。民情本樸厚。畏官長。歷任邑宰。因其柔懦而魚肉之。繼則官民如水火矣。向屆奏銷不足。則以一箱納質庫。諸庫集千金助之。封識嚴密。半年以來。數取歸無子金。後漸有逾期者矣。漸有短平短色。半真半僞者矣。漸有破敝不堪之物。不復取回者矣。此後此事遂廢。又聞某令善取民財。適有捐職州同者歿。其子惑於無知之言。謂捐職人員死。照不携之入冥。冥司弗信。仍以無職視之。又不知職員歿。照當繳官之例。遂以照入棺爲殉。有素常說事過付者來報之。令大喜曰。此奇貨可居也。出差追照。其家無以應。大窘。以未歿時。出門舟沉失去。詰其因何不先呈稟。語塞。乃使人關說。以此事干係甚大。須善爲設法。申詳各憲。代爲切實具結。免致部駁。費手非萬金不可。其家有難色。往來議價。允八千金。正在訂期兌付。而省中已有風聞。委員密查。亦恐從中染指。其欲不小。令弗能應。且待之不周。歸遂據實稟達。立即撤任。歸入計典。去官。賍私分毫未得。深自悔恨。如某令者。正可作貪官污吏之龜鑑焉。

伊相國之際遇

伊華農相國常向人言曰。人生枯菀升沉之遲速。皆有定數。殊難逆料。予年五十。初銓雲南通判。每於節署官廳。枯坐胡床。至三時之久。絕少居官趣也。乃嚮因公。里吏議去官。窮滯不得回。旗欲謁撫軍。求諭寅案。湊資斧。司閤者以廢員。每斥不與通。懇告再三。始領之。令少待。但見大小官吏分隊晉謁。始司道。而府廳。而州縣。而佐貳。而武弁。更有拜會者。延至日晡。意以爲當及已也。忽聞號房者大聲言曰。撫軍今日接見屬吏。爲時久而憊。爾且退。期以詰朝相見。予祇得徒步歸。凡往返三日。皆如之。每在官廳。惟日於節署西偏。支胡床。屏息枯坐。亦絕無過問者。一日又至。知撫軍已語郡守爲道地。共歛百金爲贖。而撫軍固終未之得見也。滇去京萬里。途長資短。無可奈何。計惟暫置妻孥。子身入都。再向親友稱貸。不謂都中親友見予免官歸。相率避道。少來存問者。向例旗員因公去官。例許請覲。有舊胥謂予曰。君困若此。盍援例請覲。倘有機。會未可知。如言蒐腰纏。僅存所贖金三十兩。罄付作孤注。得具文上請。時朝廷方厯念滇中苗疆事宜。以予從滇來。特召見。垂詢苗情。予謹據實條陳。奏對稱旨。上意嘉悅。勅以原官。仍回滇視事。親友聞予復官。漸有來慶賀者。及陞辭。逾發。旋奉命超擢郡守。親友來者愈衆。不惟慶賀。

有推荐紀綱者矣。有餽餉食物者矣。且有不向稱貸。而殷殷嘉惠程儀。惟恐拒而不受者矣。予迫於朝命。不敢濡滯。甫出都門。便奉詔簡授道員。並諭兼程馳驛赴任。既抵滇省。妻孥相見。彼此慰藉。恍疑夢中。卽日遵典禮參謁撫軍。前執簡者見予至。亟趨前。罄折起居。言笑和悅。不似從前氣象。比將命入。卽聞傳命曰。請相見之下。吉詞獎慶。備極謙寵。見予着道員冠服。訝曰。君尙不知耶。昨已奉詔。特命君陳臬滇中。君尙不知。而猶着此耶。命左右速爲具三品頂。就於節署更易。兩年之間。由滇臬洊布政。坐遷巡撫。受命之日。恭詣節署。堂皇焚香設案。望闕謝恩畢。後步出堂下。見堂皇西偏屋。歷歷在目。因憶昔支胡床枯坐其下。數日往返。欲求一望見撫軍顏色。而不可得。其時齒已半百。固不料當日求見不得之人。甫兩易寒暑。竟儼然及身起而代之也。予方木立神遯。冥追回想。忽聞人來報屬吏咸臨宇下待命。予次第接見。猶是司道也。府聽也。州縣也。佐貳也。爲時不過二年耳。撫今追昔。惶愧惶愧。予接見各吏既畢。迺進司闈戒之曰。爾曹識之。自今以往。但有來謁者。必速將命。爾曹務接以和悅。切勿以悲慘氣象相加。慎毋令堂皇西偏。再有人枯坐胡床。求見不得。徒勞往返也。清廷待旗員特優。然此最是爲窮官吐氣。

張靜山縣令之明決

滇南張靜山由進士爲蜀中令。所至輿誦洋溢。計典屢膺上考。道光乙巳夏。以蓬州牧特擢新安守。甫下車。有兩姓爭墳互控者。稽核舊牘。自嘉慶甲戌年興訟。至是已三十餘年矣。張詫問書吏。何遲久不能判斷。書吏對謂此案。每新太守蒞任。例來互控。緣兩姓俱無契據。無從剖決。只合置之不理。張叱曰。天下豈有三十餘年不結之案。立命傳諭兩姓。五日後登山驗看。聽候判斷。屆時親自登山訊斷。兩姓俱至。內一姓係望族。其人納資以郡丞候選。衣冠華美。容止甚都。一姓係老諸生。年已七十許。貌甚寒儉。太守大聲諭之曰。汝兩姓爲祖興訟。歷久不懈。孝思可嘉。惟聞自經具控。彼此阻祭。爲汝祖者。母乃餒而實甚。汝心安乎。兩姓皆伏地稽顙。唯唯請罪。太守笑曰。吾稽舊牘。見汝兩姓各執一說。皆近情理。所恨兩無契據耳。旣思一切事。有一是必有一非。有一真必有一僞。昨夜夢塚中人至。自稱爲某某之祖。被某某誣控。求我判斷。我已許之矣。顧一經明白宣示。真僞旣分。是非立決。此後是其子孫。方準登山展祭。非其子孫。卽不準過問。吾憐汝兩姓皆係孝思。勞苦多年。孰是孰非。孰真孰僞。皆當別祖。吾再明白宣示。過此以往。兩造不能並至此隴矣。汝兩人以爲何如。兩人皆稽顙對曰。謹從尊命。於是闔拈老諸生

居先。郡丞次之。老諸生迺勉整敝冠。次且走伏墓前。草草三叩首畢。起身乾哭。顏色怵怵。口中喃喃。不解所謂。太守笑謂郡丞曰。渠已別墓。次當輪至汝矣。郡丞聞言。涕淚泣然。乃側身伏拜墓前。大聲泣曰。子孫爲祖宗興訟多年。不辭勞苦。今郡伯勒令別祖後。一言判斷。究不知真僞是非。可否不謬。倘所夢不實。爲子孫者。此後不能與祭矣。興念及此。能勿悲乎。言畢。痛哭臥地。量不能興。斯時觀者如堵。見之無不惻然太息。太守笑謂衆曰。觀兩人別祖情形。真僞是非。汝衆人當共喻之。尙待吾明白宣示乎。衆人等羅拜對曰。微公言。小人等皆喻之矣。因共贊郡丞爲真孝子。而不直老諸生。太守命衆扶郡丞起。拳拳契慰。老諸生惶愧俯首。嘿無一語。太守謂老諸生。汝別墓情形。衆目共見。撫心自問。尙有何說。老諸生汗流滿面。自稱知罪。太守笑曰。汝旣知罪。吾亦不汝咎。但自今以後。憑衆判斷。山歸郡丞。毋得再訟。汝心甘乎。老諸生唯唯聽命。誓無反覆。太守乃親筆書判。令兩姓畫押。三十餘年難了葛藤。一日斬絕。衆口稱快。蓋此山本郡丞祖墓。老諸生偵知其久失契據。意圖騙占。初與郡丞之祖興訟。至郡丞已歷三世。歷任長官大意。以郡丞家爲望族。未免欺老諸生式微。咸有矜憐左袒之心。而孰知腐儒巨測。以樸陋文其奸詐。向非太守借夢徵以設計。黑白何由昭晰耶。有人叩問太守曰。未履勘以前。究竟果

得夢兆否。太守笑曰：此姑妄言之耳。吾思兩姓既無契據，只好令其別墓以察其情形。果係真子孫，自有躔綿難捨之狀。否則出於勉強，倉猝間難以掩著矣。大抵人即無良，於稠人廣衆之前，斷未有甘心厚顏而真忍以他人之祖爲祖者。天良未盡，牴牾。祇在此刻，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吾懸揣此情，託言夢以微察之，不謂果以此而竟決是非真僞也。合座聞之，無不嘆服。

弟殺姊夫案

許榕臯令上海時，頗著循聲治獄。尤神有黃浦江船戶呈報，其兄及姊夫皆在舟被殺，詞列夙仇十餘人，皆邑中殷富。公往勘驗屍傷，各止一二處。公以既殺一家二命，其仇必深，何以屍傷均少。且屍親無哀痛狀，心疑之。摘提所控數人到案，略一詰責，齊聲呼冤。公亦知其罔，因集訊於邑廟。夜分，令各役作飄飄聲，燈燭易以火酒，色皆慘綠。先提屍弟及其姊嚴鞠，冀神禡其魄也。更深時，果陰氣襲人，似真有冤魂欲語者。二人股栗，不覺盡吐其實。蓋姊與人奸甚密，賄屬弟使殺本夫，適兄與其夫易榻臥。弟施刃後燭之，始知其誤，因再殺其姊夫耳。詢以凶刃何在，云已棄於水，淘取之，驗與傷合。遂拘姦夫，並置之法。闔邑稱神明焉。

福建宰白鴨之慘

陳子莊先生曰。福建漳泉二府。頂兇之案極多。富戶殺人。出多金給貧者代之抵死。雖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所謂宰白鴨也。先大夫在讞局。嘗訊一鬥殺案。正兇年甫十六歲。檢屍格則傷有十餘處。非一人所能爲。且年稚弱。似亦非力所能爲。提取覆訊。則供口滔滔汨汨。與詳文無絲忽差。再令覆述。一字不誤。蓋讀之熟矣。加以駁詰。矢口不移。再四開導。始垂泣稱冤。卽所謂白鴨者也。乃駁回縣更訊。未幾縣又頂詳。仍照前議。再提犯問之。則斷斷不肯翻供矣。他委員嗤先大夫之迂。逕行提訊。遂如縣詳定案。比臬使過堂問之。仍執前供。因訊爾年紀甚輕。安能下此毒手。則對曰恨極耳。案定後發還縣。先大夫遇諸門。問曰。爾何故如是執之堅。則涕泗曰。極感公解網恩。然發回之後。縣官更加酷刑。求死不得。父母又來罵曰。賣爾之錢已用盡。爾乃翻供以害父母乎。若出獄必處爾死。我思進退皆死。無寧順父母而死耳。先大夫亦爲之淚下。遂辭讞局差。噫。福建人命案。每年不下百數十起。如此類者。良亦不少。爲民牧者。如何忍此心也。

封翁探案

某邑宰。年甚少。以甲科出身。旣授缺。其封翁慮其少不更事也。隨之至任。簿書案牘。實左右之。

翁固明練者。一時宰遂有神君之目。一日公出適郭。遇大戶之喪。儀從甚盛。執紼者殆百人。後有哭於孝輿之內者。忽風起揭素幃。及哭者之衣。則斬衰之內。別有紅裳。不覺大疑。命役訪之。則某監生之喪。哭於輿者。其妻也。宰益疑。遽呼羣役阻其行。且令停柩某寺。以俟檢驗。執紼者皆縉紳輩。一時大譁。羣至輿前與宰辯。宰曰。諸公與亡者非路人。寧不欲白其冤耶。曰。無冤何以自白。曰。驗而不冤。吾寧掛冠。衆無奈。停柩於寺中。宰歸署。忽託疾不視事。羣具呈來催檢驗。至再三。均不報。衆復呈於郡守。守乃貽書。擬使謝過衆紳。以寢其事也。宰覆曰。人命至重。緩葬事小。請予十日限。當有以報命。郡守亦聽之。忽一日。傳呼騶從。率伴作。到寺檢驗。喪者親友咸集。且譏之曰。啓驗而無據。不知開棺見屍之罪。當孰承之。宰曰。吾斷不致承開棺見屍之罪。亦不爲分金來也。衆相顧忸怩。既啓視。驗無傷。宰曰。盍檢視其陽具。則燦然者。一五六寸許之針。自溺管入者也。衆咸大錯愕。宰問曰。有亡者之中表某。其在是乎。衆應曰。在。共推之使前。則已面如死灰矣。復飛簽提亡者家之某小僮及其婦至。並緝之。鳴騶返署。一日而讞成。初宰之遇是事也。歸卽白之翁。翁曰。如所見。吾亦知其冤。第恐驗之而無證。卽有證矣。末由得其始末。徒事週折耳。吾當訪之。故宰託病之日。卽翁察訪之時也。翁之行訪也。衣蠻人衣。僞爲卜者。蹀躞

城野間。幾旬日。無所獲。將失望矣。一日將暮。小息田間。忽有人來叱之曰。若盜耶。翁僂僂而起。應曰。異鄉之人。賣卜爲活。夜無宿所。偶止此耳。烏敢盜。其人曰。憐子異鄉露宿。盍從余來。從之去。則田間一草屋。入戶卽榻。榻以外無容足地也。矮不足以容起立。遂踞榻對坐。其人自陳曰。稻稔而未刈。余邏者也。遂相劇談。漸忘形跡。翁故叩之曰。此間邑尊。爲吾鄉人。政聲如何耶。邏者曰。大好青天。恐不得久於其位矣。問何故。曰。某監生家事也。吾卽監生家佃人。故知之。監生實橫死。不知邑尊何由知之。命停棺待驗。而又託病不出。親族控於郡守。不報。聞行將赴控省垣矣。問彼旣命待驗。何以又託病。曰。不知也。第恐驗亦不得其證。翁曰。何謂也。邏者曰。忽視翁數四曰。若爲邑尊同鄉。得毋以吾言達。翁曰。貴賤隔絕。雖同鄉何由達哉。邏者曰。卽達亦無妨。第慮牽余作證。余鄉人。畏見長官耳。其致死也。以針插陽具。使深入無迹。旣殞。乃濯其血污。如之何能驗也。翁驚曰。彼親族寧無知者。曰。監生之妻某氏。私於其中表某。中表近喪妻。故與某氏謀。將死。監生而娶之也。翁曰。然則此事惟彼二人知之耳。若何由而知之。曰。余烏得而知之。監生家之小僮某。固其中表所薦。實暗使助某氏者也。小僮與我善。竊以告我。亡者是日。實飲於中表家。醉歸。氏乃乘其醉而斃之者也。彼親族中方利其婦之速嫁。而分其家產。今爲邑尊阻

其葬。故皆不平焉。翁得其情。乃返。故破案之神速也。而神君之頌。益遍里閭矣。

巨鬼吞人案

卽墨秦魁。居臨河。讀書未就。而家貧甚。顧美豐姿。多技巧。既無生計。遂業作傭。既而喪其偶。惟一母存。困益甚。其鄰屈生。自明家小康。時過卹之。秦感甚。兄事之。屈妻刁。秦呼以嫂。久之。成至交。休戚相關。有如骨肉矣。屈無族黨。惟一姊。曰屈大姑。慧而賢。嫁生三子而寡。夫族貧無立錐。屈或時有饋贈。輒不受。曰。吾十指猶足自謀。尙無需此也。覺刁氏輕其貧。恆數年不歸。惟屈時往存問。嘗謂屈曰。吾觀刁之爲人。柔婉中藏權術。武則天之流亞也。弟其慎之。屈宿知其不協。以爲姊之爲是言。亦流俗報不睦者之見耳。陽應之。愛其次甥。自顧三十無子。擬撫爲嗣。商於刁。刁陽喜而心惡之。一日。屈省姊。醉歸。渴甚。呼茶。茶適罄。促刁烹。刁出怨言。屈怒曰。嘻。無怪乎姊之謂汝似武則天也。刁默然。逾半月。屈耕牛斃於隴。亡何。所畜驢。又斃櫪下。屈殊悶損。先是。有柳仙者。操子平麻衣之術。言人禍福。輒多倖中。以是得仙名。恆往來村中。是日。又至。刁語屈曰。吾家運蹇寒。雖牲畜罹災。無預人事。然於吾實有損焉。柳仙至。盍往卜之。屈諾而往。柳望見之。曰。君色晦且澀。得毋損財乎。曰。然。以實告。柳審視數四。曰。牛驢區區。無預於數。恐更有甚於

此者耳。使袒而察其背。復捫其腹。又使跣而視足。既而又叩其生辰。推算良久。太息不已。屈亟問之。曰。言之無益。更何必言。固請。乃曰。察君之貌。君子也。惜僅餘三日壽命矣。世間又亡一長者。可勝慨哉。屈叩其所以然。曰。額無主骨。鼻無樑柱。目無守睛。足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不壽之徵。君有其六。又以生辰干支推之。三日後刑冲剋犯交至。生氣絕矣。君急歸部署後事。或可免臨時失措。他非所知也。屈喑然歸。僵臥不語。刁問之。曰。悲哉。三日後吾與汝訣矣。刁愕然曰。何謂也。以柳言告。刁大戚。揮涕曰。使術者之言驗。妾義不獨生。當從君地下耳。言已。嗚咽幾絕。屈憐之。且從而慰藉焉。曰。術士之言。烏可盡信。吾健飯無恙。何足以死我。殆妄言耳。刁泣良久。忽歛哭。止淚而言曰。妾聞仙道之流。能知人生死者。輒能生死人。柳仙或其類。盍速往求。遲恐他適矣。屈臥不應。刁拽之起。言之再三。繼之以泣。屈姑從之。柳曰。去而復返。得毋疑我言乎。曰。否。竊聞術能知人生死者。其術亦能生死人。敢以重勞先生。苟能起余於白骨之中。則所以報酬者。惟先生是命。柳曰。此數也。烏可逃。敬君長者。姑妄爲之。君數不死於疾。而死於鬼。至期於晡時。得膽壯有力者四人。圍君痛飲。轟然笑語。故爲豪氣。鬼卽不敢近。過酉晷。卽無恙矣。屈歸。刁猶嚶嚶啜泣。淚盈襟袂也。屈解之曰。柳仙許我矣。卿泣胡爲。以術告。刁喜。爲計里中之

獨有力者得四人。至日具盛饌於別院。邀四人圍屈豪飲。刁卽自行治具。而使秦魁往來傳送焉。後達黃昏。僅得半醉。瓶罄已久。而秦不至。屈隔牆呼之。刁應曰。秦家叔叔以腹痛。故歸已久矣。屈不及待。自攜壺取酒。久之。又不至。四人躁不及待。將告辭。忽聞刁號呼曰。客速來。客速來。吾夫休矣。鬼鬼衆大駭。蜂擁至。則庭階間鮮血狼籍。刁則顛立動搖。襟袖悉索。問鬼何在。曰。夫自外至。藍面厲鬼隨之。人猝扭其頸。而齧其耳。繼張巨口。捧而吞之。妾第見頭之入咽也。已驚絕。今始甦。則人鬼皆無。不知其處矣。衆急出四望。時四月初旬。新月微明。似見一物隱約北行。共逐之。物絕塵而奔。衆追益力。將及河。物卓立堤上。衣黑衣。赤髮覆其首。茸茸及肩。忽回首南望。面色如靛。目深不見睛。牙擦唇外。赤髯如戟。繞其頰。衆鼓勇走將近。物翻落河。泐然有聲。震撼蘋渚。衆迫河旁窺探。第見宿鷺驚飛。浪花亂滾而已。沿堤巡視。東西行各半里許。查無所見。宿酒亦醒。相約遂歸。村拆已報子。刁猶倚門而泣也。衆告以所見。刁戰慄而言曰。妾甚恐。敢煩寄聲秦家老夫人。爲我作一夜之伴。感且不朽。衆如秦家叩門。見紙窗間燈火猶明。呻吟之聲自室中出。門啓衆入。則秦魁方偃臥而呻。秦母爲之按腹也。秦見衆輒問宴散乎。屈兄無恙否。余竊以爲術士之謬言也。無論健飯無恙之人。無有死理。亦烏有聚衆轟飲。而可以卻鬼者哉。

衆曰。君尙未知耶。語之故。言未竟。秦驚躍。一號將絕。母撫而呼之。始甦。驟起坐曰。屈兄何如人。而慘罹此禍。世竟有此怪事哉。言已。泣數行下。歷述與屈契合之情。與卹已之德。嗟嘆惋惜。不勝痛悼。衆乃致刁氏意。秦卽促母往。且乞衆爲伴送。至則刁猶俟於巷也。揖母入。始扃戶。明日。刁使人邀衆及保正至。哭拜曰。未亡人遭此橫禍。心碎腸裂矣。夫命當何處索也。願君子爲我籌之。保正令以四人作證呈於官。時寧波周澄山先生爲卽墨令。夙著循聲。得狀急集訊。刁及四人各對如前言。保正亦無異詞。往驗其家。血跡猶新。傳訊四鄰。如出一口。勘河干鬼所投處。水流湍急。以繩約之深四丈餘也。竭川無術。悵望而已。以事涉神怪。無由理測。姑各遣歸。候徐察訪。屈姊大姑察其弟之冤也。具狀訴之。格於隸役不得入。乃抱狀哭於門。聲嘶目腫。屢日不輟。先生聞之。取閱其狀。有世上有殺夫之婦。古來無吞人之鬼。嚴鞫刁氏。庶洗奇冤之語。先生溫語撫慰。令歸靜候。允爲昭雪。且憐其貧。賜以千錢。頓首謝曰。所以呼天籲雪者。以弟死不明。求所以白其冤耳。豈因以爲利耶。以此而受賞。弟死之謂何矣。先生拊案曰。是巾幗之義士也。感其誠。堂訊數四。卒無端倪。案終閣。大姑忿然曰。懦夫不足預吾事。刁欲生。須吾死耳。卽擬上控。會瘡作。困甚不克行。及瘡已嚴。冬雨雪載塗。孺子無所託。資斧尤艱。痛心疾首。付之浩歎而

已。次年春周令以他案罷去。新令尹爲磁州康公霖生。公年甫三十餘。若不更事者。治事月餘。微獨判決聽於吏胥。卽進退舉止。皆由左右扶掖。隸役輩咸傀儡視之。一月後。忽謂衆曰。吾接印日。干支大不利。明當與爾等更始。及明。大設庭燎。拜印升座。摘發吏胥奸狀。痛予杖責。莫不懾服。取一月來之判決。盡反之。視案牘若觀火。裁斷如流。受判者驚爲神。閱此案。及大姑所訴狀曰。此案胡久懸耶。夙聞周公有循聲。於此案胡爲而智出女子下也。卽爲傳訊。詳問顛末。已復詰四人曰。鬼之大可倍幾人。曰。大亦猶人。狀可怖耳。問投水時作何狀。曰。吾等未及河干。不睹其狀。惟聞落水聲。泐然而已。問飲於隔院。遂無傳送酒饌乎。曰。是屈之繫友秦魁司之。卽彼之西鄰也。問秦執何業。曰。作傭。公頷首。默然良久。問刁曰。鬼噉爾夫。秦魁見乎。曰。爾時秦以腹病歸久矣。公笑曰。爾謂鬼果入水乎。鬼仍當窟于爾宅。吾當爲爾發之。卽傳命拘秦魁。蒞屈氏前後勘視。見屋後有小園。積薪於一隅。公命去其薪。徧掘薪下土。覺牆下土活於他處。公曰。得鬼窟矣。深鋤之。未幾而敗衣見。揭其衣。則儼然殭臥者。屈自明也。死未盡腐。洗而驗之。心下刀痕猶可按也。公顧刁氏曰。汝識之否。刁面色灰死。頓首乞爲丈夫伸冤。公曰。汝前後供詞鑿鑿。謂鬼之先齧其耳也。而兩耳完好如故。鬼未剋其心。心下刀搨之迹。又何自來耶。刁叩頭不復。

作一語。公顧刁指秦曰。殺人者汝二人也。秦猶詭辯。公命搜其家得兇刀。驗與傷痕吻合。一訊遂服。初刁私於秦。既六年矣。事秘無知者。忽屈謂其似武則天。刁自疑事洩。大懼。且屈欲以甥爲子。益非所願。竊謂秦曰。吾欲畀爾三十餘畝之腴田。二十六歲之美妻。爾欲之乎。秦曰。固所願也。特無昇之者耳。曰。苟能殺自明。妾與田。捨爾其誰歸。秦大喜。故合計賄柳仙。然後投毒牛驢。而遣之使卜也。必招衆飲者。用作證也。必哀衆爲招秦媼者。使親見秦病。證尤確也。鬼則秦飾爲之。仍作備之故智也。其投河不出者。秦善泅。且居臨河。水中從問道歸也。既伏罪。卽置於法。公又遣役致屈大姑。役至。則屈大姑方欲行也。公下車。曰。大姑卽擬奔訴。瘡復作。不得行。病愈。欲赴愬。方出門。而役至。得其故。大喜。趨案謝。叩頭無算。公敬禮之。爲判其次子嗣屈。以承外祖之宗祧。副自明之素志。且使大姑得持其家務也。更行牒捕柳仙。惜已不知所往矣。

縮骨丹

山東某相國夫人。晝坐寢室。瞥見一兒。自簷際飛墮。約八九齡。雙丫髻。紅錦襖袴。屈一足。跪夫人前。請安。夫人愛其嬌穉。以手掖之。忽攬身一躍。瞬息不見。而臂間金條脫。已不知所在矣。夫人愕視良久。遣人告邑令。務獲其人。令飭捕役。徧處躡緝。絕無影響。因浼人至相國第。緩頰。夫

人曰。條脫細物。得失可弗論。第此等人不亟翦除。則官署印信。皆彼囊中物。所係匪淺。速獲以報。不則將貽書相國。糾劾立至矣。令憂懼莫釋。嚴比諸捕。勒限數次。終不可得。有老捕快某。辭役已久。僉謂非此捕。案終不獲。令邀之來。以緝事爲託。捕沉思久之。曰。東省無此劇賊。四川峨嵋山有盜藪。其人皆能飛簷走壁。捷若鳥隼。意者盜在彼乎。然不能拘而至。往探蹤跡。庶可任爾。令大喜。贈以資斧。捕遂行。輾轉至峨嵋山。徑繚曲。林樹陰森。深入數里。絕尠人跡。方遲回間。見一樵人擔薪而至。視其擔。則生鐵鑄成者。異之。因託問途。相與扳談。樵人察其音。非川人。詢所自來。捕以實告。樵人曰。幸遇我。是案某頗聞之。但其人猝不易捕。必先見主。捕問主者何狀。樵人曰。某爲導。見自知之。遂與偕行。披榛陟莽。路極幽險。約十餘里。忽見繚垣高聳。門閤巋然。樵人曰。至矣。某先入白。少頃。有數人出。呼捕入。歷門數重。及廳事。中坐一人。若王者狀。高顴捲鬚。貌甚雄偉。捕長跪。方欲自陳。王者曰。已喻矣。前兒曹道經東省。作此遊戲事。爾官甚糊塗。所值幾何。乃煩汝來耶。捕言案不獲。官以考成爲憂。王者曰。若爾亦甚易。令取物者隨汝去。返諸其家可耳。捕頓首謝。旋聞王者呼往山東去。卽有一人應聲而出。亦虬髯大漢也。捕疑非是。而不敢詰。偕其人辭王者出。其人曰。君先行。僕當自至。捕難之。其人曰。僕至東省。兩日足矣。君行

迂緩。不耐相從。逆計君當於某日至。僕於城圍側相俟。幸弗疑。捕不得已。尋路出山而返。比至東省。甫入城。見大漢已先在。懟捕曰。何濡滯待君久矣。乃同詣縣。令聞盜已獲。甚喜。排衙坐堂。皇見大漢。亦疑其不類。反覆研鞫。大漢曰。毋多問。請告失主。某將還其劍。騰蹕而逝。令大驚。卽白相國第。夫人廣集僕衆。仍坐寢室。見前小兒。復自簷際下。以條脫擲夫人懷。倏忽間。其人已杳。相顧失色。捕出城。大漢迎謂曰。公案已了。請從此別。捕問以君龐偉。而忽現嬰兒身。豈幻術耶。大漢曰。我輩幼服縮骨丹。八尺之軀。可縮至懷中物。而又習換形法。妍醜老少。皆可變易。非幻術也。拱手而去。若其人者。盜也。而近於仙矣。

諧判

何福。四川富順縣人。父早逝。母曾氏。兄何祚。以販絲爲業。聘邑曹氏女。福年十六。丰姿雋美。尙未有室。從學於母舅曾元熙。頗有文名。家畜一猴。能解人意。戲穿兩耳。飾以銀環。呼猴美人。則至。一日誤杖斃之。何福以手撫摩。惋惜不已。猴忽甦。四顧作人言曰。此是何處。復顧何福。叱曰。汝是何人。敢近我側。福聞言驚走。奔告何祚。同持杖向前作欲撻狀。喝曰。汝是何方野鬼。敢至此爲厲。猴搖手曰。勿爾。我良家女也。語未竟。自顧手足。驚曰。我豈墮畜生道耶。遂捶胸大哭。何

祚何福齊聲問曰。汝既是良家女。何由至此。猴曰。汝家豈無婦女。乃勞汝等男子。向人家閨閣。瑣瑣致問耶。時何母曾氏適至。猴向曾氏稽首曰。阿母救兒。兒本良家女。已許配某氏。因惑游語。竟議退婚。父母氣極。不容置辨。忍心絞死兒。兒欲赴冥王處訴冤。奈黃沙漫漫。無路可投。又無人可詢。遂任足所之。不知去家幾何里。因足傷被跌。不覺身在此矣。曾氏曰。冤哉。請問尊父母姓名。并問尊名年歲里居。猴泣曰。事已至此。安可貽父母羞。何祚給曰。吾能爲汝伸此冤。但必得姓名里居方可。猴曰。果爾。尚復何惜。兒父姓卞。名方直。母漢氏。世居自流井。年俱五十外。兒年十七。名婷婷。幼許張姓名雄才者之子。張故多財。且有勢。素慣傾陷人。久嫌兒家貧。屢有悔意。昨不知何處拾得淫詞數紙。誤爲兒筆。執以退婚。父素剛直。愧悔之極。不辨真僞。逼令兒死死不足惜。詎知死後。竟爲異類。彼蒼者天。此恨曷有既極。言已大慟。何祚曰。汝被殺。孫何日事。猴曰。今何日矣。曰。十五。曰。此十三夜事也。祚曰。汝且少安。猴亦向曾細問。曾氏曰。老身曾氏年已五十。不幸失所天。已十四年矣。指祚曰。此長男。指福曰。此次男。猴曰。兒既墮畜生道。願終身侍阿母左右可乎。曾氏頷之。何祚與弟密商曰。此卞公女魂所附也。事之有無未可知。若家去此僅數里程。相隔僅兩日事。盍至伊鄰一訪何如。何福依言。往訪不誣。知是日已葬。且知墓

所歸告何祚。祚曰：夙聞是女姣麗，有美人之稱，且性慧能文，死誠可惜。今夜可攜此猴至墓所，潛發其塚，破棺出屍，置猴屍旁，或可回生，則幸甚。於是謀諸母，轉與猴謀。猴曰：願與阿母同往，會有難色。猴曰：身雖異類，心實未昧，以平生未出門之弱女，一旦夤夜與男子同行，竊恐足欲行而趨起矣。况萬一邀恩再造，一女二男，默默相對，瓜田李下，亦可畏也。母如不同往，甯終死不從。會感其意，同至墓所。是夜月明如晝，何氏兄弟畚鍤備施，須臾棺見，及開棺，女面目如生。攜猴至屍所，問曰：汝識棺中人乎？曰：不識。曰：此汝本身也。急用力撲去，可復生，否則終身為畜生矣。猴聞言，向屍猛撲，何祚乘勢用鋤，在猴腦後一擊，鮮血淋漓，應手而斃。及猴斃，而女甦，遂巡起，向何母盈盈深拜，復拜何氏兄弟，曰：荷再生恩，真起死人而肉白骨也。此恩此德，終身難忘。拜畢，侍立母側。母曰：此去娘子家不遠，送娘子歸可乎？女泣曰：父母不以我爲子矣。况父性剛直，極難挽回，去必不免，徒受苦耳。母曰：然則同至寒舍，何如？女俯首，沉思良久，泣然曰：兒方寸亂矣，不啻懸空遊絲，但偷生母側，終非長計，請代覓一清淨尼菴，長齋佛前，以終此生。於願足矣。母曰：此地非久談所，娘子既不願歸，且同至寒舍，徐待良圖。女指死猴曰：此亦兒過去身也。非此則長眠不起矣。願卽以兒棺衾葬之。母曰：善。猴美人得所矣。於是仍用土掩築如故。四

人月夜緩步至家。母與女商曰。此間密邇尊府。恐招物議。老身有女。適成都城內打銅街王姓。上有姑魏氏孀居。年五十餘。僅一子。吾壻也。可同至伊家暫住。終當竭力以圖。令骨肉團聚也。女曰。阿母之命。敢不敬遵。况兒亦非耗坐者。如至王宅。針刺亦可過日。但兒從此皈依佛法矣。願阿母始終成全。母曰。且至王宅再議。于是賃輿同赴成都。告以故。魏氏親愛。視如己女。何氏亦親愛。朝夕不忍離。曾氏不時前往瞻視。屢欲爲次男何福求婚。而難於啓齒。遂託魏氏作冰人。魏氏微露其意。女正色曰。兒抱不白之冤。抑鬱以死。蒙曾母再生恩。得不墜異類。粉身碎骨。不足以報。但所以隱忍偷生者。欲懺悔佛前。冀來生免沉淪耳。如阿母議。則與淫奔者何異。豈不愈穢人聽聞乎。何女亦乘間力勸。女曰。賢姊之言。非不愛我。但此心何以自白。從今後請以一蒲團地。爲我終身局。急持剪剪髮。及何力救。已剪落一結矣。母聞之。解慰再三曰。以後諸事。當由汝自主。慎勿再爾。致曾母聞之。疑老身逼娘子落髮也。於是日則刺繡。夜則誦經。求婚之議息矣。先是張雄才。多養無賴子。以爲爪牙。動則嗾令欺害人。有熊大者。張素所養。同妻伍氏。常在卞姓家往來者。日以賭博爲事。卞女死後之四日。熊大持張姓錢。入賭場盡負。計無所出。憶卞死女時。妻視其殮。云衣衾頗不菲。不覺賊性頓起。遂乘夜挖卞女墓。及發棺。惟見紅綾

被裏一死猴。異之。私議曰。是女固未死。卽取被。仍掩好墳土而遁。次日持至當店質錢。當主曰。被上何見有血跡。恐來歷不明。不敢漫質。熊大曰。此主人物也。因家貓竊殺。匿被上。主人擲杖殺貓。血跡污被。主人嫌穢。賞我。因乏錢。暫質耳。當主細驗。果非人血。遂立票與錢一千文去。當爭議之時。卞芳桂適在側。芳桂者。卞女之兄也。見被似妹殉葬物。疑之。及聞爲張姓被。又見有血跡。遂置不問。一日。卞方直與張雄才遇于某家。片言不合。張故摧辱之。卞不稍下。幾致揮拳。經衆勸散。張歸。告熊大曰。卞奴可惡。汝可多領數人。登彼之門。破釜毀壁。再尋隙與伊搆訟。必令卡奴家敗人亡而後快。熊大曰。不須。欲算彼易易耳。伊女實未死。前所葬者。乃一空棺。以此控彼。何所逃罪。張曰。爾何知爲空棺。熊曰。前殮屍入棺時。賤內在彼。當覺衾中非屍。歸來告我。我尙不肯信。後再三探聽。果然未死。今賤內雖死。言猶在耳。不然。此如何事而敢妄言。如棺中有屍。我甘認罪。張曰。果爾。吾有詞矣。遂以生爲死。貪財改嫁。控官。庭訊時。張以熊大聞伊妻之言對。力辨爲空棺。卞懇開驗。及開棺。惟見一死猴。後腦破裂。雙耳飾環。猴外並無一物。驗畢。官得張姓賄賂。遂不直卞。押令交女。卞子芳桂。思熊大當被之事。疑張竊屍栽害。遂以某月日。見熊大當被之事。告熊大。情急以實告張。囑令認爲已物。張如其言。卽賄囑某成衣工。認所手做。

亦取原成衣工對質。各執一詞。訟二年餘不能結。後有侯姓者蒞任。閱牘疑之。謂卞姓卽以生爲死。亦必殮其衾裯。掩人耳目。豈有僅以一死猴入棺之理。况死猴頭破。熊大所當之被。適有血跡。而血跡又驗非人血。其被爲棺中物無疑。熊大以死妻之言。挺身作證。恐不可信。焉知非卽劫墓賊乎。惟劫墓必不劫屍。張果串熊竊屍。何難將殉葬之被滅迹。胡又任熊大質錢。自取敗露。其又僅存一死猴者何意。此中殊難懸斷耳。因置兩造不問。惟嚴訊熊大。果自認劫墓不諱。堅供棺內並無女屍。僅被裹一猴云云。有一老役頗有心機。喚至內署。密諭曰。我觀此案疑竇在猴。若能訪實爲誰家之猴。則案狀立明。况此猴兩耳飾環。尤易物色。爾心中亦有所疑者乎。老役曰。去此四里餘。有何氏家畜一猴。雙耳有環。呼爲美人。能解人意。當時開驗。見猴耳有環。心疑爲何氏之猴。及往查何家。而猴固在。第覺不似從前之甚。解人意。爲可疑耳。緣何祚因杖死猴後。卽另市一猴。亦穿兩耳。恐猴忽不見。令人起疑也。令又問曰。此外尙有可疑者乎。對曰。伊母孀居。平時不輕出門。近恆一二月必他往。往往必一月始歸。此亦可疑。令曰。伊有何親。現住何處。曰。有女適成都。令曰。得之矣。汝可潛至伊親左右密訪。如有的音。當卽飛報。役承命。後逾數月。回報曰。伊親王姓家。不知何方一女子。每夜誦經。令曰。是矣。卽行文關提。果係卞女。

一訊而服。盡得其始末。令問張雄才曰。卞女剪髮明志。誦經供佛。其爲幽貞可知。爾淫詞何來。始猶狡賴。後施以刑。乃實告曰。白衣尼菴。有金剛經一部。係是女手書。因請人仿其筆法作淫詞。得退婚據也。令聞言大怒。卽將張雄才重責四十。枷號三個月。熊大照發塚例問擬。當見何福溫文爾雅。卞女端莊秀麗。遂將卞女斷配何福。卞方直及何祚俱免議。判曰。張雄才者。豺狼之性。鬼蜮之心。愛富嫌貧。良緣變爲仇敵。積怨成怒。平地起以風波。摹來錦字數行。竟是混珠魚目。裝就淫詞片紙。遂成中篝墻茨。依盜跖作腹心。搆訟三載。認贓衾爲己物。累斃二人。一時張姓所囑成衣工及卞姓所供成衣工俱被押死。誣家人以不白之冤。害卞老以難言之苦。退婚有議。豈得再附喬松。枷杖立施。允宜嚴懲刁惡。熊大者。放邪無賴。穿窬兇徒。習慣害良。欺弱之心。生成覆雨翻雲之手。入賭場而全軍盡沒。盜膽頓張。破狸首而一被僅存。疑心旋起。謬謂死妻親覩。逝者無可推求。因而兇惡藉詞。生者何從置喙。開棺無物。姑不科以見屍之條。劫墓有憑。難再寬以發塚之罪。卞方直治家嚴肅。行已端方。惟短於精明。遂鄰於粗率。漫信子虛之紙。指爲女德之疵。按無辜殺兒孫。罪無可貸。幸貞魂還弱女。法外從寬。何祚愛才心切。憐玉情長。久聞女爲閨秀之尤。何期猴爲芳魂所藉。雖聽聞之可駭。實拯拯之維殷。旣稟慈幃。復商

幼弟懼其長暮。鑿破孤坟。以殺爲生。竟爾魂還故宅。舍猴得女。儼然仙下瑤池。大有造於佳人。允堪傳爲美話。卞氏女詩追衛管。禪悟聲塵。欲種善根。寫就連篇貝葉。頓成禍本。描來依樣葫蘆。恨滿胸中。冤沉海底。惟一靈不昧。假異類以栖魂。幸四大猶存。藉人謀而起死。入坎出坎。居然紫玉重來。前身後身。何待金環作證。梵唄頓忘漏盡。女每夜誦經。女學士竟是優婆夷。刺工違計畫長。女刺繡度日。薛神針曾留玉壺血。一握髮雲尙在。女曾剪髮。三年苦志難堪。維彼淑媛。宜配君子。何福青年正妙。才學素優。既是規行矩步之儒。定爲金馬玉堂之客。山公化去。無端附脈脈之魂。女几歸來。胡爾棲粃粃之魂。天緣所在。人事適符。當年月老書中。峽山寺前註定。此日姻緣譜上。渭南路側修來。宜結絲蘿。永偕伉儷。此判。後何福感猴之德。於葬處樹以碣。題曰猴美人墓。不忘所自也。

蛇入穀道

倪公春岩廷謨。由進士出宰皖省潛山縣。廉明公正。四民愛戴。皆呼之曰倪青天。公嘗於冬月有事至鄉。忽有蠅成羣飛繞輿前。左右揮之不去。意時方苦寒。那得有此。得勿冤鬼作祟耶。因嘿祝。如有冤屈。蠅當導我。爲之伸冤。祝畢。蠅果羣飛前導。不里許。路過一山。旋風驟起。將羣蠅

捲入山中。公急命停輿。自徒行入山跡之。步上山凹。見一坎新築。濕土未燥。羣蠅栖集其上。心益驚異。比呼亭長。問知爲前村某甲新塚。問甲年幾何。向作何生業。何疾而死。家中尙有何人。亭長對謂甲年二十許。家頗小康。少失怙恃。並無兄弟。家止一妻。亦無子息。聞係病瘵而死。又問甲妻年幾何矣。對曰。小人不知。大約與甲齒相若耳。公點首尋思。乃命輿經至甲家。直升其堂。召其妻出見。問話。甲妻某氏。聞公至。大驚急毀妝。斬衰出拜。伏地乾泣。公見某氏。態度妖蕩。知非善類。乃厲聲謂曰。我至汝家。非爲別事。緣昨夜夢見汝夫。赤身喋血。跪我牀前。訴稱被汝所害。橫遭慘死。哭求伸冤。汝知之乎。某氏聞公言。急起趨入屏風後。與公抗辯。硬語牴牾。公見其暴悍。亦信其必非良善。卽召其族長。並左右鄰至。一一研詰。所對大略與亭長相同。再四鈎稽。茫無端緒。公心終不釋。乃執意開墓啓棺檢驗。以決其疑。僉謂關係甚重。倘檢驗無據。恐於公多有不利。公笑曰。我以窮措大。徼倖弋科第。忝膺民社。如遇冤獄。不爲伸理。其何以爲民父母乎。我意已決。如檢驗無據。甘心坐罪。雖粉身勿悔也。詰旦。乃率領族長左右鄰等登山。開墓啓棺。甲屍以天寒。絲毫未曾腐壞。伍伯承公意旨。由首而足。由腹而背。細心檢驗。竟無微傷。惟骨瘦如柴。確係病瘵而死。公無奈何。只得仍命蓋棺封墓。某氏大聲訶曰。公以莫須有之言。開

人之墓。啓人之棺。翻覆人之死骨。死者何辜。遭此荼毒。旣啓棺而又欲蓋之。旣開幕而又欲封之。此非未亡人所敢從命也。公笑謝曰。汝言良是。吾已具文。請命於大府。甘任其罪矣。死者無辜。而令其暴露。是亦重吾之罪也。吾何忍焉。卒命蓋棺封墓而去。公已具文上請。復自踵謁大府。面陳梗概。大府素重公之爲人。此舉殊怪。公孟浪。例應登諸白簡。難以袒救。公請展限三月。當密加訪察。如真不得確耗。甘罪無恨。大府許之。公旋任。路經城隍廟。式輿嘿祝。祈神示夢。夜果夢城隍神遣人贈萬年青草一盆。驚寤。不解所謂。乃易服。貌爲卜人。至鄉訪察。日哺。見一漁人垂釣河濱。就而問路。漁人戲謂先生善卜。能卜小人今日釣得魚若干。當作東道主。否則此處苦無逆旅。恐栖止無所也。公信口戲答曰。卜汝連得三魚。計重五斤有餘。一尾烹以款客。兩尾兌錢行沽。果連得一鯉一魴一鯽。鮮美可愛。漁人大喜。笑曰。先生其神仙耶。何言之驗也。寒舍不遠。敢請稅駕。公笑從之。不半里。至其家。茅屋數椽。一老嫗當門而坐。笑問漁人。歸何早也。漁人笑曰。兒幸遇神仙。卜應連得三魚。果然。因將鯉付老嫗。請烹以待客。又笑謂公曰。此老母也。幸尙强健。年八十有二矣。齒日俱幸無損。惟重聽耳。因請公少坐。自携兩魚。就鄰翁兌稅酒一大瓶而歸。老嫗烹魚已熟。漁人請公南嚮坐。老嫗西嚮坐。自居主位。北嚮坐。老嫗不能飲酒。

飯罷獨自歸臥。公與漁人酒量俱豪。薦魚勸飲。意甚相得。公聞知漁人姓萬。並問何以當此壯年。尚無妻室。漁人笑曰。先生謂小人尚壯年耶。小人今年已六十有四矣。里黨見小人生平不形老態。因共以萬年輕呼之。自知命薄。不樂有家室。徒以老母在。不然。早乃披髮入山矣。公聞萬年輕三字。頓憶前夢。因笑以言餽之曰。君何言之激也。我相汝大運將至。如娶妻。當連得二子。老福甚隆。慎毋自棄。時漁人酒已微醺。益復忘形。聞公言。急搖手曰。天下最毒者。莫如女子。娶妻一事。請勿再言。公笑問何謂。漁人但搖首不語。公曰。暮夜無人。汝有何意見。告我何害。漁人歎曰。先生長者。當不泄語。小人少酷嗜賭。負輒偶作穿窬。藉償賭債。以懼懼法網。輟而改業。昨醉後。有友邀賭。大負。不得已。聊作馮婦。稔知前村某甲。家頗小康。久病臥床。尚易爲計。時夜漏三下。甲宅僕媪。俱已睡熟。萬籟寂然。予由屋一躍至地。見甲家燈尚未息。姑伏窗窺之。乃不窺則已。窺之。真令人駭然也。公問如何。漁人又搖首不語。公曰。業言之矣。何復囁嚅爲也。漁人復堅囑曰。先生必無泄言。乃敢畢其詞。公正色指天信誓。必不泄語。漁人乃謂小人伏窗潛窺。但聽病人臥床呻吟。其妻側坐床前。嘿嘿若有所思。忽起身。挑燈燃燭。向床後招手。一男子輕步而出。兩人附耳小語。其妻出絹一匹。登床。將甲口纏閉。兩人又將甲扛下。縛伏行床。褫褲露

臂啓盎出一小蛇。將蛇首納入竹管。對尻取香火炎蛇尾。蛇負痛。由穀道竄入腹中。聞甲大喘一聲。其氣遂絕。兩人相視而笑。復解甲縛。扛置床上。小人慘不忍睹。復一躍上屋。恨恨而返。至今思之。怒髮猶爲上指也。先生試思。娶妻如此。有何恩愛。豈非天下最毒者。莫如女子耶。公曰。甲如此慘死。其親疎豈無一人肯爲伸冤耶。漁人歎曰。甲雖慘死。身無微傷。何由伸冤。昨聞甲鬼託夢。求倪青天伸冤。倪公開墓啓棺。檢驗無傷。將來不惟去官。並有餘罪。此真抱屈也。公笑曰。汝何不投官自首。當得重賞。漁人搖手曰。否否。倪青天最惡穿窬。如言不見信。不惟無賞。恐反受罰。不如安分緘口爲妙。公又笑曰。我相汝晚福甚隆。卽此未嘗不是機緣。汝其圖之。漁人搖首不語。詰旦。公與漁人作別返署。急遣人拘萬年輕至。公招至記室。漁人戰兢伏地。不敢仰視。公拈髯笑曰。汝第舉首。尙識卜人否。漁人仰視公。卽叩首曰。小人死罪。求公見恕。公笑慰之曰。我不汝罪。汝其母恐某甲之冤。汝肯爲具控。不吝厚賞也。漁人叩首答曰。謹從尊命。謹從尊命。乃具詞控。公立飛簽拘某氏。並族長左右鄰至。令漁人與某氏對質。某氏猶強辯不已。公謂非再檢驗不可。比具文上達。並叙入萬年輕之詞。爰重率衆登山開墓啓棺。時交仲春。甲屍已潰爛。臟腑畢見。腸中死蛇猶存。公令某氏觀之。某氏猶不肯承。公怒甚。叱鞭其背。某氏嬌不

勝刑。乃吐其實。初某甲得疾。某氏有中表兄。時來省視。甲疾日劇。某氏料不能起。遂與表兄有私。計甲死。當據其產。永爲夫婦。甲雖綿懃床蓐。一息猝難可絕。適見丐者。蓄有小蛇。二人有觸於心。以百錢購得。而致甲命。死果無傷。可驗。習亦巧矣。自是甲冤既白。某氏凌遲處死。其中表兄亦立斬以殉。公又命族長擇族中子姪。立爲甲嗣。以延血食。遐邇聞之。無不稱快。公感城隍示夢。刑牲致祭以酬之。又以此事非萬年輕莫白。且嘉其孝。乃召其母子至署。爲萬娶妻生子。給錢小作貿易。俾溫飽以終身焉。（此案與黎襄勤公假扮星士案相類。惟此則蛇由穀道入。彼則由口入爲小異耳。）

疑獄

鄉人李見田。務農爲業。未有妻室。與寡母相依。其家廳內棺柩一具。上祖時已有。不知貯自何年。每有母子雞一羣。在廳事格格聲鳴。逼之近棺而沒。李母子皆常見之。一夜李商於母。欲發棺視之。以解疑慮。母諾。李遂以柴斧撬開。篝燈細視。則棺內皆朱提。驚喜告母。同視果然。母謂李曰。此必祖宗所遺。今天憐我母子貧苦。故使發之耳。然此皆神天庇佑。不可不謝。汝明朝可赴城買一豬首并燭帛之屬。以酬神德。李然之。次早李詣城向常認識之張屠。買豬首一。共計

伍舫裝以布袋。并買燭帛而回。途遇公役四人，見李布袋流血淋漓。因問何物。對以猪首。役笑曰。猪首何得有血。莫誑我。絮詰不已。李厭其繁，以袋擲之曰。非猪首。豈人頭耶。役曰。本相戲耳。何遂當真。然卽一解視，似亦無碍。帶笑解視，則非猪首而實人頭也。且面血模糊，似死未久者。乃罵曰。果是殺人賊。幸而盤詰。否則幾致脫漏。遂出練繫之。李力白其無。吾買自張屠。何遽變此。實屬奇事。役曰。真屍確在。強辯何爲。少頃見堂上人。不怕汝不吐真情也。拉之急行。及抵邑署。以情達宰。宰駭甚。卽出驗訊。人首儼然。因問李曰。血跡尙鮮。殺猶未久。身在何處。速供免伊刑責。李力白並無殺人之事。且猪首實買自張屠。自亦不解。何遽變化。宰怒其謊。嚴刑研訊。李矢口無二。宰復弔張屠查審。張供李買猪首實屬非妄。宰乃復訊李買之何用。李不已。以實情供出。宰將李收禁。親詣其家。提母審問。供如一口。宰惑甚。及開棺視之。並無金銀。惟一無首之屍在內。項血尙淋漓未乾也。宰以李殺人情確。遂并逮其母之署。往復審問。殺人竟無蹤兆。亦並無呈報人命者。大疑不解。申之上憲。提審數次。仍莫得明。越三年。其事愈冷。乃飭保約暫行將屍棺收埋。久之竟成疑獄。後李援救出獄。猶奉母以終老焉。

異政

王公浙西人。宰閩縣時。有鄉民告邑紳某。措匿布匹不還。公閱詞畢。隨詢供情。據稱家計貧苦。兒女無衣。在城購布二疋。邑紳某係於通衢設肆。彼索布看。旋寄頓伊處。詎一回頭。彼措不還。是以哀求作主云。公察情詞未必無因。因拘某面質。各執其詞。公明知某不能無弊。但以細故。又未便刑求。輾轉尋思。忽而得計。因假叱鄉人曰。些須布疋。能值幾何。勿論並無確證。且某相公。豈是賴汝布疋之人。鄉人不解其計。乃哀求追給。刺刺無已。公作色曰。予爲邑宰。豈僅營汝一事。生來纏人。但既如此。汝不可遠去。俟再復訊。設審是汝誣。竹片加臀。恐悔莫及。且予事冗。履訊之期。固未可定。汝能待否。鄉人唯唯。公令出。復溫容笑面。與邑紳某閒話良久。適某胸前露出銀牙簽一束。公令解視。畢極稱式樣合宜。因語某曰。予久欲打造此物。恨無好式。願借此以付匠人照造。因亦令出。暫候。并命役密守。毋令歸家。一面喚二役入。付以牙簽。授以密計。二役如命。潛至某家。給其家人曰。因鄉人蠢莽。故相公留布以要之。適聞縣尊審出此情。已將鄉人重責。相公已許擲還之矣。願恐家人見疑。解有銀簽爲信。家人審認。確是某物。遂信不疑。於內取布交役。役急資回。呈之於公。公笑曰。予固疑之。今乃果然。重復陞堂。諭提此案。復訊。略加詰問。某紳仍執辯無厝。公笑謂鄉人曰。布雖有兩疋在此。汝能認否。因命內司取出令認。鄉人

堅稱非是。公復命取原物擲觀。鄉人檢閱一番。連聲呼曰。此是小人之布。青天何處得來。蓋初之兩疋。公於布店取其相似者以試之耳。真情既得。公乃呼某近前。責之曰。貧苦鄉民。不知費幾許血汗。始得買此二疋。汝竟欲匿爲己有。良心何在。某惟俛首求免。公曰。徒作楚囚。丐我究有何益。國法具在。但問汝願受重責。抑甘受罰。某連稱願罰。公曰。既如此。罰汝二十金。給與鄉人助其資本。隨命役押某繳訖。卽喚鄉人入。當堂將布及罰項一併發給。鄉人謝下。約一飯時。公命再傳鄉人來。及到。怒罵之曰。予以汝爲誠實之人。何爲賭博。鄉人極辯無有。公復叱適間所給之銀。均已去盡。何得云無。因令出驗。鄉人聞命逡巡。公又恐嚇之。始云。所得之項。實爲公役某某輩分去。小人委實無博也。公大笑曰。我固疑此。今又果然。因按名責追。乃倍罰給還鄉人。令其還家樂業。此等臨政。抑何神奇。亦可見公仁心爲政矣。

吳學使保護士子

道光二十餘年時。有餘姚吳小濤茂才。赴杭鄉試。杭關巡丁吹求爭鬧。同至織造署內。卽將五士子。綑縛置階下。織造請撫臺踏勘。中丞辭以考事宜請學政。是時吳殿撰鍾駿方爲浙學。卽赴尙衣署。時衆士子闕然。使人至西興止士子。過江應試者。學使至。尙衣云。今衆士子聞我衛

門尙有可原。乃至辦貢之物亦遭毀壞。并打下署內之匾。求大人照例嚴辦。吳學政持煙袋吃煙。觀士子皆緊縛擲階前。頻皆文輻。無狂暴狀。適中軍在階前。吳卽喚問衆士子帶何軍器來。署中軍答諸士子皆持短煙筒來。署滋擾。卽令呈煙筒。學使笑云。此物手持之亦不能及匾。安有毀匾之理。此皆汝輩誣捏也。若因此致誤考事。本部院當會同中丞奏聞。現將此五人交汝輩一揖登輿逕去。士子在階前皆大呼救命。學院顧之曰。是非難逃。公論。汝輩不必憂。尙衣大懼。馳求學院及中丞設法。並向士子陪罪事始罷。

奇判

易州有一富室子私一孀婦。其夫弟訟之州牧。州牧訊之。對曰。吾素與其兄相善。兄死彼不能養其嫂。吾時時周卹之。彼因愧生忿。且與吾有夙嫌。故以是相誣。州牧乃叱訟者曰。汝以小嫌誣及汝嫂。俾爾兄蒙恥地下。誠莠民也。其歸善視爾嫂。敢再訟者當重笞。訟者懼而退。乃顧謂富人曰。汝誠善人也。且聽案側。視吾折他獄。令吏以他案進。則有以欠債訟者。訊其數。對曰。渠欠我錢六十千。三年矣。子母猶未償。吾現亦苦貧。故不得已而訟之。訊被告者。則頓首曰。吾非不欲償。奈力不足。何。州牧沉吟曰。一欲緩索而不能待。一欲速償而無所出。將何以處此耶。旣

而輾然曰。是奚足慮。有善人在。乃願謂富人曰。彼兩人如此艱窘。亦爲善者之所哀也。爲代償。此債可乎。某不敢辭。亟應曰諾。欲起。則止之曰。毋。尙有一案未審。盡盡此然後歸。又提第二案。至。乃一老者控其子忤逆。問子安在。則曰逃去矣。州牧乃慰之曰。爾子不孝若此。當爲爾責懲。以期改行。願已逃安從覓之。老者氣憤無所洩。將鬱而生疾。可若何。有頃。曰得之矣。又願爲富人曰。既力行善事。今代彼子受笞何如。某頓首曰。此事烏可代者。曰何不可。此亦善舉也。遂笞之三十。笞已。笑曰。尙欲行善否。吾案牘山積。盍一一爲吾了之。則泥首曰不敢矣。乃釋之去。

盜名出入有冥報

三異筆談云。申韓家每以從寬爲造福。曉嵐所謂四救先生是也。然死者銜冤。冥責亦無少貸。汪潤亭師羅鳳翁。常言其友有幕於三山者。則忘其爲閩爲侯官也。與司銀穀者分東西室下榻。中一室爲辦事公所。一歲秋間。居停有嘉會。署演劇。諸客觀且飲。錢穀友適爲瘧不出。昏後瘧作。熱不可臥。起步室中。迷罔間。忽聞曳紙聲。歷歷。卽簾隙窺之。見中室燈光如豆。一人翻卷太息。審睇之。則無首。大驚仆地。署中多鋪杉板。震聲轟然。賓主皆驚。輟席問訊。答以瘧發卒倒。無他也。明晨獨招刑名友來詢以案上何卷。答曰。此一劫案。吾以臬斬太多。欲活一二囚耳。錢

穀告以宵來所見。且告之曰。恐欲貸者必宿盜。致被戕者現形。刑名友故復曰。我聞獄貴求生。不聞求死。我自用我法。弗亂人意。竟用寬稿。稿出而病。不及月竟死。然此爲故出。意尙無他。若以故入邀功。則得禍自應速且酷耳。錢刺史亮工以州司馬需次時。捐二千四百金市大盜三。得保舉。蓋楚北惡習。應捕人擇少年丐。飼以酒肉。恣其嫖賭。繼乃誨之竊盜。漸乃習於焚殺。有購之者卽縛以充戮。如畜羊豕然。盜亦視爲固然。慷慨就死。不怨不怖。解付司院。絕無翻異者。亮工以是得刺沔陽。明年蒞任。眷屬尙在省。妻陸宜人夢有送瓜者。啓其盒。則赫然三級也。驚醒。急足來報亮工病矣。未幾竟死。死之日。卽三囚正法之日也。尤奇。又數月陸亦卒。人命至重。鬼神難欺。奈何以負民斷頸。博熱官進爵哉。

陳湧金案

三異筆談云。陳湧金。四明慈谿人。以販藥川湖起家。生四子。長前卒。次美思。守藥肆於杭。三貢元。多病。四尙幼。長與三皆娶於吳。以女兄弟爲先後。次媳樂。黑脣而媚。如南漢宮人。性狡獪。長子無嗣。遺一女曰阿猫。美思有二子。倫序相當。大諫吳氏阿猫不欲。欲以貢元婦小陳吳氏子爲後。且私告所親樂氏。洩蕩不堪。以呂易羸也。樂氏切齒。乃詐爲代夫子職。就養無方。湧金本

無賴。竟陷以聚賭焉。自此傾陷阿貓母子者愈急。值大陳吳氏病瘡。樂氏詐爲秤藥量水。賺阿貓取炭。於劑中入生鴉片三錢。木鼈子一錢。服後寒戰不止。遂絕。衆者不察。阿貓獨心疑之。哭泣中間以怨詈。且微及新臺穢跡。樂氏乃與湧金合謀。誣其與長年奴高宏道姦。以鐵籤自口。搥其腦。殺之。乘夜埋於曠野。時令慈谿者。楚人黃兆台。入湧金妹壻葉生言。以殺有罪子孫寢其事。族中有請檢者。反扑而逐之。慈民大譁。時予奉邁功中丞檄。清理積案。寄居府署。一日秋坪郡伯倉皇來曰。殷主簿煦自慈谿來有所聞否。予曰。鐵橋現在某先生齋。無所言也。秋坪遣僕邀至。促膝密問之。鐵橋云。惟聞陳姓有故殺女孫一案。閨門事秘。無從悉其委曲。予謂秋坪盍遣人消息之。秋坪曰。鐵橋甚精細。尙不能得其委曲。何人可遣。黠者任偏私。愚者受蒙蔽。翻豐其鄙矣。明晨秋坪又來曰。富觀察亦有所聞。頃以詢我。我答以昨有風聞。以未得端倪。不敢遽稟。予曰。然則遣人不宜緩。秋坪卽商其人於予。予曰。家人不習地里。胥役叵信。惟計天一閣管書人邵姓充學院吏。明幹忠實可往。秋坪曰。我亦彷彿識得。卽密召之。授以方略。邵曰。陳姓偵探者多。一歸泄矣。卽乘府署差轎以行。二更歸。報命曰。胥有家鄰於陳。託爲探感者。里閭羣議頗詳。亦訪於數里同事某家。所言皆同。大約通姦事虛。謀產事實。故殺事亦實。棺埋叢墓處。

尙存。且聞阿貓所字夫洪姓。現謀赴省上控。秋坪轉告觀察。觀察卽囑其提訊。予曰提訊太驟。恐萬一參差。難於轉手。鄙見欲易提爲調勻。曰甚善。乃飛札慈谿令來府。至則黃令惑於劣幕。某執迷不悟。議三日不決。秋坪乃提府親審。十日而得其要領。廿日而悉其端委。匝月爲鬼爲蜮。胥無遁影矣。定案之前夕。秋坪宿城隍神廟之左廂。祈神印證。署中家人周姓。素勤慎。派令守夜。犯證三更後。分別管押。囑周輪視之。至曉乃已。是夕聞門外呵殿聲。意謂主人歸也。恍惚間。中門閉然。一涼輿入。坐進賢冠藍袍者。短而髯。非主人也。驚起瞻之。殊無蹤跡。心訝之。不敢言也。初秋坪恭人瞿略解案牘。一切婦女幼孩訊後。均送內衙安頓撫慰之。且誘使盡言。鞠獄常竊聽。是夕夢見秋坪向東坐。中坐古衣冠人。兩青衣鎖一少女入。白衣衫上血跡如雨點。中坐人略詰問。卽飭放之。女起北向叩首。復西向謝秋坪。又前趨一步東向叩首。若知己之在後也。見秋坪躬身如有所問。神伸三指示之。朦朧間聞升炮開門。霍然醒。則軍門前明砲也。案遂定。乃以本府單銜請檢焉。時予已委權金華令。奉調赴省。邁功中丞清問甚切。乃手疏二十餘條以答。中丞卽以付問官承審者。棣華太守主稿者。兼山別駕提棺至省檢驗。而黃令復百計撓之。賄高自認姦夫。挺身作證。且誣阿貓曾育私胎埋某處。惟工婦陳吳氏獨抱義憤。藏阿貓

被難前三日月布一縛囑其洗換者。高乃伏罪。陳欲購而毀之。許以百金不動。十室之邑。必有忠諒哉。兩吳公推勘周匝。纖悉入奏。惟新臺一節太穢。刪之。定樂氏立斬。美思絞候。趕入秋審。湧金滿徒。高奴流。湧金猾甚。聲明年已七十。例得免罪。驗其監照。乃減年報捐。指駁無可自白也。後部文回。提樂氏監綁湧金見之一慟而絕。白首同歸矣。李三郎遜此情種哉。初秋坪乍蒞四明。頗不理於衆口。至此乃六邑交頌之。好事者至演爲雜劇。嚴禁之。始止。黃令部議革職。特旨發軍臺。後遇赦始放歸。

河工奢侈之風

庸盒筆記云。余嘗遇一文員老於河工者。爲余談道光年間南河風氣之繁盛。維時南河河總督駐紮清江浦。道員及廳沈各官環峙而居。物力豐厚。每歲經費銀數百萬兩。實用之工程者十不及一。其餘以供文武員弁之揮霍。大小衙門之酬應。過客游士之餘潤。凡飲食衣服車馬玩好之類。莫不鬪奇競巧。務極奢侈。卽以宴席言之。一豆腐也。而有二十餘種。一猪肉也。而有五十餘種。豆腐須於數月前購集物料。挑選工人。統計價值。非數百金不辦也。嘗食豚脯。衆客無不歎賞。但覺其精美而已。一客偶起如廁。忽見數十死豚。枕藉於地。問其故。則向所食之豚。

脯一碗。卽此數十豚之背肉也。其法閉豚於室。每人手執竹竿。追而扶之。豚叫號奔繞。以至於死。亟割取其背肉一片。萃數十豚。僅供一席之宴。蓋豚被扶將死。其全體菁華萃於背脊。割而烹之。甘脆無比。而其餘肉。則皆腥惡失味。不堪復食。盡委之溝渠矣。客驟賭之。不免太息。宰夫熟視而笑曰。何處來此窮措大。眼光如豆。我到纔數月。手扶數千豕。委之如螻蟻。豈惜此區區者乎。又有鵝掌者。其法籠鐵於地。而熾炭於下。驅鵝踐之。環奔數周而死。其菁華萃於兩掌。而全鵝可棄也。每一席所需。不下數十百鵝。有駝峯者。其法選壯健駱駝。縛之於柱。以沸湯灌其背。立死。其菁華萃於一峯。而全駝可棄。每一席所需。不下三四駝。有猴腦者。豫選俊猴。被以繡衣。鑿圓孔於方桌。以猴首入桌中。而挂之以木。使不得出。然後以刀剃其毛。復剖其皮。猴叫號聲甚哀。亟以熱湯灌其頂。以鐵椎破其頭骨。諸客各以銀勺入猴首中。探腦嚼之。每客所吸。不過一兩勺而已。有魚羹者。取河鯉最大且活者。倒懸於樑。而以釜熾水於其下。并敲碎魚首。使其血滴入水中。魚尙未死。爲蒸氣所逼。則擺首搖尾。無一息停。其血益從頭中滴出。比魚死。而血已盡在水中。紅絲一縷。連綿不斷。然後再易一魚。如法滴血。約十數魚。庖人乃擦血調羹。進之。而全魚皆無用矣。此不過略舉一二。其他珍怪之品。莫不稱是。食品既繁。雖歷三晝夜之長。

而一席之宴不能畢。故河工宴客。往往酒闌人倦。各自引去。從未有終席者。此僅舉宴席以爲例。而其餘若衣服若車馬若玩好。豪侈之風。莫不稱是。各廳署內。自元旦至除夕。無日不演劇。自黎明至夜分。雖觀劇無人。而演者自若也。每署幕友數十百人。遊客或窮困無聊。乞得上官一名片以投廳汎。各署無不延請。有爲賓主數年。迄未識面者。幕友終歲無事。主人夏饋冰金。冬饋炭金。佳節饋節敬。每逾旬月。必饋宴席。幕友有爲棋博樗蒲之戲者。得赴帳房領費。昔有常例。每到防汛緊急時。有一人得派赴工次三日五日者。則爭羨以爲榮。主人必有酬勞。一二百金不等。其久駐工次。與在署執事之幕友。沾潤尤肥。非主人所親厚者。不能得也。新點翰林。有攜朝貴一紙書謁河帥者。河帥爲之登高而呼。萬金可立致。舉人拔貢有攜京員一紙書謁庫道者。千金可立致。嗟乎。國家歲費巨帑以治河。而曩者頻年河決。更甚於今日。竭生民之膏血。以供貪官汙吏之驕奢淫佚。天下安得不貧苦。以佛氏因果輪迴之說例之。則向之踞肥缺飽慾壑者。安知其不爲豚爲猴爲駝爲魚鵝也。余又見一京員。論清江浦之盛衰。今昔頓異。嘗切齒扼腕。謂漕運河工二者不復。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夫復漕運河工。不過京員往來南北。足以潤其囊橐而已。而謂遂可治天下乎。

縣令意外超遷之喜

庸盒筆記云。武進趙子厚廉訪仁基。以道光六年進士。爲江西知縣時。年且四十矣。旋調知安徽涇縣。權懷寧縣事。道光十三年。以捕獲桃源掘河奸民陳端。優詔褒勉。賞戴花翎。以直隸州升用。明年補滁州直隸州。召見便殿。宣廟嘉之。歸任滁州六安州。甫越數月。升平陽府知府。又數月。升江西南贛兵備道。蓋去爲縣時未一年也。又數年。遷湖北按察使。未赴任而卒。向使稍假之年力。且駸駸大用。洊擢封疆。而其所以騰躍天衢者。則實因捕獲陳端一事。膺特達之知也。先是江蘇桃源縣有聚衆挖河之事。大吏遂以入奏。奉旨嚴檄各省擒捕。久之不獲。官吏也稍稍懈弛矣。陳端棄妻子。變姓名。去鬚毀形。潛附漕艘。爲句讀師以自給。家於懷甯之某鄉。一日有捕役過一茅舍。聞有婦人微呼陳先生者。一老學究開門應之。捕役正迫歲暮。思得額外賞項以自贍。因私念此人。殆卽陳端耶。欲乘其不虞。以試之。遂直前呼之曰。陳端汝在此耶。陳端出其不意。錯愕應之曰。唯。捕役乃擒之以歸。逮入縣城。已夜半矣。趙廉訪爲縣令。署門已閉。捕役呼而啓之。見縣令先賀有升遷之喜。且請曰。速賞我三百金。俾我得以度歲。則異日之事。我概不問矣。廉訪如數予之。而置陳端於獄。時道光十二年除夕也。廉訪素爲大吏所賞識。至

是遂優列剡章。超遷不次。蓋時運既至。則官途通達。初非意料所及其事亦並非人謀所得爲也。

孫總督治閩

金匱孫公〔爾準〕字平叔。以翰林起家。歷官至閩浙總督。贈太子太師。入祀名宦祠。公負經濟才。任閩督。興利除弊。濬木蘭陂。溉田數萬頃。平臺灣張丙之亂。善政指不勝屈。閩人至今德之。公身肥大。健啖。食雞子及饅頭。可逾一百。嘗閱兵至泉州府。太守崇君福。餽以饅首百。捲蒸百。一品鍋內。雙鷄雙鴨。公盡食之。告人曰。我閱兵兩省。惟至泉州。乃得一飽耳。幼年身肥。夏日苦熱。則以大缸滿貯井水。身浸其中。僅露口鼻。必爲樂。十八歲時。自尊人廣西巡撫署中歸。道出錢塘江。正遇秋汛。大喜。欲觀潮。放舟江心以俟。比潮至。聞萬馬奔騰聲。急出至鷁首視之。舟人諫不聽。立未定。遂爲潮頭捲入江中。倉卒之間。但覺浪壓肩背而過。有千萬斤之重。三四翻騰。遂掀于江中。若有人舁之起者。一無所苦。公自言素來短視。受此大驚。卒未識潮爲何狀。殊可笑也。公生平以扶植善類自任。巡撫安徽時。安化陶文毅公澍爲方伯。文毅陛見。論某官不法事。聲色俱厲。鬚髯翕張。宣宗疑之。密諭公履任後察其爲人。公密疏保舉。奉硃批曰。卿不可爲

所愚。又具疏力薦其賢。文毅公遂獲大用。洊督兩江。爲時名臣。公之力也。官閩臬時。漳浦黃忠端公石齋先生墓旁地。爲豪所佔。子孫力弱。與爭不勝。一夕天大雷雨。徧山上下。皆墳起。成黃山。字無慮數千萬。豪大驚。叩首還之。公有詩紀其事于泰雲堂詩集中。督閩後。遂以忠端公之理學忠義。奏請崇祀文廟兩廡。得俞旨焉。

鄭板橋判富室賴婚案

鄭板橋令濰縣時。有貧士控富室賴婚。板橋留貧士於署。更檄富室至。從容語曰。若女誠不能爲貧家婦。然獨不爲令東牀地乎。若肯以千金易婚約。則有我在。事蔑不濟矣。富室如數納金。訖。板橋復從容說曰。若女無丫角以終理。余爲汝更覓一快婿。何如此千金。卽作奩資可也。富室方感謝未遑。板橋已命人速貧士出。就堂上爲青廬。攜女及金而去。此事頗快人意。又板橋有女。頗能傳父學。及笄矣而未字。友人某所學所好。悉與板橋合。一日板橋語其女曰。吾攜汝至一好去處。乃偕至友家。曰。此汝室也。好爲之行。且琴鳴瑟應矣。

不倒翁

某相當國。黨附甚衆。忽一客自稱門生。執禮甚恭。送門敬亦極豐腆。並有漆盒一個。云須面呈。

某相不辨。卽延之入。客端肅奉盒獻之。啓視乃不倒翁大小百枚。自尺許至寸餘不等。怪問故。曰此家鄉土宜製作特精。故以奉呈。某相不疑其他。惟笑其猷陋而已。客去。僕偶檢視。則其上各點有名字。居中最大者卽某相名。餘名字皆在各部院及軍機章京奔走某相門下之人。蓋內並有二十四字云。頭銳能鑽。腹空能受。冠帶尊嚴。面和心垢。狀似易倒。實立不仆。相國怒其侮已。勘視則本無此門生。大索客邸亦不得。竟不知爲何許人也。

謀升官神技

揚州東鄉郭生。一附貢生也。才敏給。工書善畫。壯歲遊長安。應京兆試。累次失利。遂易士而商。爲質庫司會計。頗不慮寒酸氣矣。旣而由監生納捐知縣。竟將藉孔方兄爲文章吐氣焉。偶遊馬神廟。見有治喪者。詢之僧。知爲蜀督愛子。以療疾卒於京。郭頓生奇策。曲意交其僕。盡得公子在京諸情狀。遂托言回籍。攜金走成都。素服往吊。制軍俾之入。至靈前痛哭流涕。喪考妣無此哀也。奠已出袖金。徐曰僕識公子矮屋中。聞後往來無虛日。下第援例得邑令。假公子中笏金。今需次有日矣。驟聞凶耗。泣血椎心。所以奔馳千里者。承公子慷慨相假。不敢負宿諾耳。倘以人不知而遂昧之。豈大丈夫之所爲哉。制軍泣曰。君誠端士。恨亡兒無福共切磋耳。君如不

棄。當屈君蓮花幕中。卽奏留四川可也。郭跪謝。自此安居督署。權勢既重。賄賂公行。歲輦金至吳中。大啓閉閤。居然貴族。制軍亦稍稍知郭橫恣。然終以愛子故。且有還金之義。高其爲人。遂略其小節。後復保升知府加觀察銜。且以二品頂戴予告歸里焉。嗚呼。亦孰知其以黃金爲餌。從宦海中試空空妙手。而與長眠不醒之公子。曾無半面緣哉。可謂神乎技矣。

廉訪好賭碰大釘

幕中案牘餘閒。偶以博奕消遣。原不敢曠誤公事。有時欣然一聚。此或在不可不忌之例。然賓主聚賭。則不可也。乃有某廉訪者。不甚留意公事。數至幕室與諸友爲葉子戲。每局必邀刑友入座。刑友本酷好此。又以某多貲。從不欠賴。而其妻性喜儉。心弗喜也。其夫勝則尙可。敗則不免詬誅。且出貲頗難。適兩日小敗。方在曉曉勃谿。廉訪又至。笑謂其刑友曰。尙敢一戰否。友強應之。突聞簾內大聲作越語曰。大（音惰）人（音寧）倒要請教（音告）大人（音同上）請我（音哦）哩師（音西）爺（音牙）來打（音黨）牌（音爬）個呢。辦公事個呢。廉訪聞之。掩耳疾趨而走。以轉身太急。爲門限絆。跌倒地。亟爬起。神色駭然。吐舌搖首。十數日不敢至。衆皆竊笑。廉訪每語人曰。此生平第一大釘。從此可戒賭矣。余謂善哉。此婦設無此一大釘。則某廉訪盛德之累。恐

終其身難免。當頭一棒。其效力豈不鉅歟。

屠縣令之治盜

屠琴郎先生嘗語人曰。記得庚午冬月。在儀徵縣任內。有湖廣回空糧船。夜出瓜州大江。三更入儀徵被盜。余連夜赴舟踏勘。卽就本船水手究出端倪。旋將可疑者水手三人帶回署中鞫詢。遂得首從主名八人。蓋卽本船水手通同勾引也。儀邑捕役懈弛已久。余到任後。捐資自募健兒數十輩。遇有要案。重賞緝捕。無不立破。至是乃選自募者八人。而以一家丁一捕役領之。不分畛域。凡糧船所過。西至蕪湖。南至蘇松杭州。迄無所獲。復折而北。始於邳州宿遷沛縣濟寧先後獲四人。又於直隸武清獲二人。其一赴水逸去。其一甫被縛。而各糧船水手圍擁數百人。方將奪犯。適漕帥許秋崖先生至。停輿查詢。命中軍協拿。衆始散。於是拿解到省。蘇臬發首府督同首縣覆審。長洲某公忽欲改盜爲竊。竄易供詞。具稟臬司詳巡撫。飛札調余晉省會審。蓋案情甚重。若誤入數人死罪未決。則黑龍江之行。已不可免。家人已咎余辦事太拙。本來有級可抵。雖不獲盜。亦無碍。今以兩年之久。往返數千里。重賞跣緝。賠累至二千餘金。案雖破反致獲咎奈何。余笑曰。人能似余拙。天下可無患盜矣。若顧慮後患。吝惜捕資。誰爲國家任事者。

遂赴省會審。相持至一月未決。同官有爲余二人調停者。謂將案情改作起意行竊。臨時行強。則余與長洲皆無處分。蓋起意行竊。則長洲翻供爲有因。已可出數人於死罪矣。余次日卽以此情面陳於大府。且自認原辦情節太過。大府遂命余且回任。家人復咎余。案情旣無可疑。奈何不力爭而遷就乎。余笑曰。曩盜犯到案卽伏。以盜定案。是盜死於法。今有人必欲活之。而以避處分故。必致之死。是不死於法。而死於心矣。死於法公也。死於心私也。書曰。罪疑惟輕。今余不疑於案。而疑於余心之介於公私也。故從輕。後月餘。省中信來。知臬司過堂。盜仍吐實。臬司大驚。復照原招定案。若巨盜惡貫滿盈。不能倖逃國法。過堂時。供出實情。有若或使之者。此可見稔惡者。雖已出死入生。而仍不能倖免也。然死於法。死於心。二語。竊願刑名家詳味之。

瞽者智破謀財害命案

山左某乙貿易京中。積蓄得百餘金。歲暮旋里。日旣西。將宿留智廟。見前途七人且談且走。乙初經跋涉。未識道途顛險。因與扳談。約之同宿。衆見乙囊橐充切。心動焉。各作隱語。乙亦不察。迨將投宿旅店。七人則隱其一。乙補之。仍符七人之數以入。蓋北地旅店。遇有負囊客旅。當入店出店時。察人數若干。不悉問其姓字也。飯後甲等六人互相出入。先隱之一人。遂混入焉。滅

燈竟睡。而店中人亦莫之知。其東壁有一竇。卜瞽者與一鐵匠同住一屋。瞽者夜不成寐。聞鄰屋窸窣聲。似有人呼號而絮塞其口者。因以足踹鐵匠。鐵匠亦聞之甚悉。各作耳語。瞽曰。是不可以不白主人。然我輩突然出告。恐致他虞。莫若僞爲爭鬧。求值主人。卽以情告。庶出入無痕。而事可濟。鐵匠曰。善。遂與紛爭相扭至櫃房。值主人會計未竟。二人拉主人於僻處。卽以所聞詳告之。主人一面密遣人知會營汛。並勸二人息怒。佯爲不知。執燈送二人入房。又解勸良久始去。及漏四下。甲等俱欲出店。主人以天早路險爲辭。甲等聲色並厲。主人曰。若然。祈將行李一開。前路倘有遺失。卽與我店無干。甲等執不肯。主人目視店夥示意。卽多人共奪行李。營兵掩入。七人就執。搜其衣包。各有殘尸數段。銀十餘兩。又於灶炕內得人頭一枚。臟腑一具。及天明送官。一鞠而服。皆置諸法。主人與瞽者鐵匠賞賚有加焉。

平反德姑冤獄

王萍華先生由翰林出爲福建鹽法道。道光初年。屢署臬篆。有邵武府光邑女德姑者。年及笄。將嫁。其繼母與伯父通。惡其窺其陰私。共殺之以滅口。女之叔貴演訟於官。邑令張君夢蘭係初任。驗訊詳報。以傷供參差。爲大憲所駁。萍華揆度情形。卽決其非自刎。邑紳高爾農中翰時。

因修誌在省訪之更得其實。於是密稟大憲。提省訊辦。已而卸臬篆。首府暨委審各官。竟以自盡定讞。劾張令相驗不實落職。張恚甚。於府堂自刎。幸卽救生。萍華先生恐沉寃從此莫雪。復具稟論其事。前後凡十數上。得一檄會各司道提棺開檢。時閱數月。兼值炎天。而德姑面色如生。比會審得實。諸兇悚然。悉吐實情。讞乃定。張令亦得開復。吁。其女之靈歟。

門丁陳七冒捐官職

道光丙午丁未間。清苑王曉林侍郎巡撫安徽。有門丁陳七。小有才幹。侍郎信任之。不肖文武員弁多仰其鼻息。定遠方調臣廣文官東流。因事赴池郡。郡守仇公思榮招飲。都司某適自省歸。亦在座。仇公問曰。足下在省城。何耽擱許久。某曰。我本欲早回。因王撫臺生少爺。須隨同稟賀。而撫台門公陳七爺亦生一子。旣賀撫臺。不得不賀陳七爺。故回署稍遲耳。仇公正色曰。撫臺生子賀宜也。撫臺門丁生子。汝賀之。不畏人笑罵乎。某唯唯尙欲解說。仇謂方曰。且食蛤蜊。然仇官池洲十年不調。頗有政聲。觀公所云。可以知其剛直焉。王侍郎蒞皖久。陳七所入甚厚。咸豐初。混迹京都。冒捐官職。癸丑正月。王笑山侍郎赴同鄉某宅慶賀。見有一人與同席。藍頂貂掛。亟詢之。旁有告者曰。此陳小山不識耶。蓋陳七自號小山。儼然以官宦自居矣。次日有御

史孟傳金奏參。奉旨交刑部審訊。旋按律懲辦。如陳七者多見其不知量。亦知當時吏治之敗壞也。

仁壽雷應榜案

吳蓮芬曰。折獄之道。無外情理。然有時情理俱窮。又無他事足以證之者。昔奉臬司委訊仁壽縣雷應榜一案。雷與吳名黨比鄰。因雞黍小釀。口角爭毆。經兩家妻母勸散。次日雷不啓戶。鄰居鄧姓叩之無應者。共闢其扉入。見七齡之幼子。蹲床前呻吟。雷夫妻及十一歲之長子。一齡之幼女。皆各死於床。桌上剩有燒酒半碗。碗底略有渣滓。敝衣在箱。餘錢在地。詢其子何所苦。曰腹痛。急以黃土和水令飲。少定。又詢其父母昨晚作何情狀。曰對坐喝酒。并令我喝。我嫌竦不喝。父打我一掌。我勉呷一口。卽睡。今天明時。我腹痛欲出恭。喊我父不應。我爬至床下。腹更痛。故蹲而呻吟。該縣以吳名黨威逼一家四命。擬軍詳辦而來。實係以燒酒和生鴉片煙食之而死者。臬司委余訊此案。余則深疑此案斷有別情。將謂威逼。鄉鄰之鬪。世所恆有。雷與吳皆年近三十。力相敵也。又皆係鄉農。勢相若也。無所謂威。無所謂逼。將謂謀殺。素本無仇。且鴉片酒係雷自飲。或謂雷不知而悞飲。其一齡之幼女亦能悞飲耶。謀之者能預屬其雖幼女莫遺

耶。將謂因鬪而氣。因氣輕生。世間亦有此等愚人。然不必全家畢命。因是反覆推求。經十數日。又易裝親往察驗訪探。絕無憑藉。遂提吳之幼子胞兄。委曲詢問。俱無他詞。復提吳至密室。一官一犯。大言以嚇之。甘言以引之。吳但伏地磕頭。痛哭曰。此係前冤。令我招別事。我實在別無一事。悉聽將我如何處置。後竟照原擬定案。然準情度理。皆有未洽。非枉卽縱。勢有必然。孰謂刑官之易爲也。世無臯陶。誰其證之。

金山盜案

胡向山太守之封翁。金山刑房吏也。存心忠厚。舞文事素不爲。值金山有盜案。事主跌傷致死。捕獲首從三十餘人。時公令嚴。刦盜傷人者。無分首從皆斬。適翁承行此案。見彼三十餘人者。皆失業貧民。不忍其悉就戮。乃以起意行刦。及下手致死二人擬斬。餘皆擬軍流定案。令疑其失之輕。翁力言案雖行刦。然閱其供詞。並非積賊。卽其致傷事主。亦係黑夜倉卒推跌。非有金鐵器械傷痕。似可從輕比。令慮于嚴駁。翁曰。倘于駁詰。某當任之。卽以某解省亦可。令歛容曰。君尙肯爲民請命。我豈獨無仁心耶。遂從其言。獻上。果駁回另擬。翁復爲文頂詳。三駁三上。中丞大怒。嚴札申飭。提案親訊。又飭令帶印至蘇。勢將參劾。翁頓首待。至省。且曰。公

如見撫憲。請悉委之某。幸而得釋。公之福。不釋。某獨任其責。令遂帶翁同行。至省。入謁中丞。翁候於轅外。中丞責令輕比。詞色俱厲。令頓首謝過。中丞復曰。若初任。誰教若爲此者。令以刑房胡吏對。中丞曰。立鎖來。對曰。現在轅門外。中丞笑曰。我固疑滑吏得賄舞文。果不謬。我當親訊之。卽飭巡捕官帶翁入。中丞叱之曰。若爲刑房吏。不知刼盜傷事主至死。應無分首從皆斬焉。翁叩頭對曰。固知之。然律雖如此。其中輕重。當有權衡。中丞怒曰。同一刼盜傷主。何分輕重。對曰。律爲積年巨盜。明火執械。殺死事主者言耳。若此案。皆失業貧民。迫於饑寒。致罹法網。事主之死。由於年老推跌。似當稍從寬典。中丞厲聲曰。汝得賄若干。敢巧言爲之開脫。從實言之。否則有大刑。翁復叩首曰。若謂吏有意爲盜開脫。吏不敢辭罪。至受賄舞文。吏素不屑爲。不獨此等巨案。卽鬪毆細故。下吏亦不敢昧此良心。中丞強笑曰。既不受盜賄。何所爲而力從輕比。翁笑曰。不敢說。中丞固詢之。對曰。無他。公門裏面好修行耳。且大人獨不聞歐陽文忠有言。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於我無憾乎。中丞聞而異之。見其應對從容。不似舞弊狀。因令近案諦視之。則善氣迎人。望而知爲長者。遂霽顏問曰。汝有幾子。對曰。有四子。何業。對曰。長子令儀。俸列一榜。次三皆縣學生。四本年蒙府尊拔取案首。中丞肅然曰。此汝修行之報也。此案吾從汝保全。

多命。又爲汝子明年瓊林先兆矣。遂如詳定案。誅二人。餘皆全活。令亦仍回本任。向山太守。次年果捷禮闈。次三俱貢入太學。登仕版。四廩生。至今書香未艾。蓋人欲爲善。每爲權勢所奪。初終易念。胡翁以區區縣椽。見一定而不可撓。雖以撫部之尊。又惕之以嚴刑。凌之以盛氣。而翁侃侃不屈。卒之已見得伸。而撫部亦霽威以聽。充是以往。雖張釋之。徐有功。何以加此。惟以案之故。彼中丞遽爲之反覆推敲。而不憚煩若此。繼以一吏之微。而能舍己以相從。不執初見。何其虛懷若此。胡翁可取。中丞亦可取也。

龔蓮舫之清廉強項

昔龔蓮舫方伯〔綬〕。道光初以言官出爲惠潮監司。固優缺也。比至省往謁大吏。大吏欲留之。俾勿蒞任。蓋故爲羈束。冀其有所獻也。公一日揚言曰。某以樗櫟。荷上殊恩。簡命來此。惟知恪恭厥職。不知其他。不令吾官。則當還朝待命。若累月省居閒散。虛負頭銜。恐朝廷始意不及此也。大吏雖恚甚。然無以奪公。趣使下車。未久卽擢至湖南布政使。此足見清廉而強項者也。

姚祖同治粵弊絕風清

錢塘姚祖同先生提刑東粵。性孤峭。有幹濟才。初下車。事蝟集。茫無頭緒。撥冗清厘。不數月。處

之井然。一無所廢。嘗謂屬吏曰。爾等有公事可來見。否則不必數數及吾門也。署中上下。規制森嚴。鎮日闐然。無驕汰侈靡之習。大府亦以其弊絕風清。相率畏敬而親善之。洊升至開府。未久。卽內召還朝。旋遷擢至左都御史。人多佩其才。

山西宋曾氏獄

民命至重。名節尤可貴。遇案苛求者。固非欽恤之心。若惑於救生不救死之說。則死者含冤。生者倖免。亦非持平之道。山西平遙縣有宋曾氏獄一案。足舉以爲戒。宋曾氏之夫宋鶴慶。其母舅王久忠。俱富室。宋鶴慶素行不端。屢被王久忠訴斥。心懷不甘。起意將其舅致死。以五百金僱一幫手。一日王久忠趕市集。路遇鶴慶。慶欲邀王至家。王許以趕集回再去。迨趕集回。以不得暇覆之。復遣幫手邀之。遇諸塗。兩相口角。其幫手卽持刀欲斫。王之僕卽趕回家。糾人來救。則王已斫死矣。比到官。宋初供王久忠欲與鷄姦。遂起謀殺。官以王年七十。宋年三十餘。情節不符。又無確據。駁斥之。宋遂改供王久忠與伊妻有姦。前後供既不符。復思蟻妻減罪。情已顯然。乃承審官郡守傅宋曾氏到案。逼勒供姦。不認則非刑熬審。蓋爲救生起見也。又曾傳其父曾某到案。勒令指出其女與王通姦情節。並斥其不能訓女。痛責之。宋曾氏以憑空誣陷。受此

非刑。又見其父被責。受屈無伸。卽袖剃刀割喉自盡。其實情如此。承審官竟以疑姦具詳。晉撫某據情入告。並言山西婦女。往往當堂自戕。爲挾制官長地步等語。御史謝方齋閱邸抄。見此案情節支離。種種疑竇。因思嘉慶年間閻思虎一案。梁御史曾具摺伸冤。今乃云挾制。是將從前貞烈婦女一概抹煞。尤非所宜。因其摺層層指駁。內有云。宋鶴慶改供。毫無確據。難保非避重就輕。宋曾氏與王久忠。如果有姦。平時已不知廉恥。豈肯臨審輕生。且承認姦情。亦罪不致死。何至當堂自戕。若實無姦情。該婦心知名節爲重。因而憤激捐軀。安知非勒逼認供所致。如惑於救生不救死之說。憑該犯一面之詞。恃宋曾氏已死。無可質證。卒以疑姦定案。是死者男女含冤。而復各汙名節。貞邪出入。所繫非輕。而宋鶴慶因此得以輕縱。尤不足以昭信讞等語。上以原摺付晉撫。另委升任臬司馮桂山審訊。全行翻案。依原摺審辦。宋鶴慶置諸法。宋曾氏請旌。案乃定。夫該婦名節已爲之表揚。貞魂可以稍慰矣。後有從晉省入都者。向謝御史談及此案。晉省大吏疑本處人走漏消息。不然。何以御史所奏。洞見如此。不知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都下奏駁。距晉撫所奏。不過十日。何由知消息也。故聽訟之難如此。可不慎歟。

某方伯被匪戮屍

居上官者。往往以不參屬員爲和平。以不提控案爲省事。養癰貽患。不但民不聊生。甚至身受其殃。邗上有爲粵西方伯者。其生平迂謬無識之事。指不勝屈。引退後。僻居鄉間。終日坐閤室中。量柴數米。其子早經淹斃。而猶孳孳無已。殊可憐亦可笑也。咸豐六年正月病歿。二月聞粵匪有復來揚州之信。遂趕緊淺厝。乃逆匪至儀。執土人詢方伯何在。對曰已死。墳何在。對曰不知。卽欲殺土人。不得已告之。逆匪遂剖其棺。戮其屍而去。不知何以結怨於彼若此。後有自賊中逃回者。細詢始知該逆曾受縣官冤抑。奔控方伯。而方伯仍批原縣。該逆愈受捶楚。始跳身入賊。使當其受控時。卽親訊是非。判其曲直。官如不職。劾之以警其餘。或其人不至爲匪。卽少此一股賊衆矣。乃但博和平省事之名。而貽害已死之身。亦何取乎爾。

借盜銷案

借盜銷案。各省有之。而海盜之情弊爲甚。自緝捕廢弛。盜賊充斥。搶劫之案旣多。報勘後一時難以悉獲。遇獲一案中數盜。當役者畏未獲諸盜之比。輒謬稟本官。指所獲爲迭竊。卽將屬內積案誘之併供。不承則捶楚立下。訟庭慘酷萬端。人莫能堪。往往誣服。所司又畏爲上所駁。希圖規避。遂鍛鍊周內。牽強辦理。蓋利其省事。而又足以蔽辜也。其間賊真犯確者。十無三四。而

正盜每於事後被獲。轉因案已銷結。反爲輕縱。當官結習相沿。數十年來。視爲固然。以故銜冤與漏網者。不可殫述。欲挽澆風。舍端本清源。其道無由。是所望於心誠保赤。實心爲官者也。

繆太守慷慨救人

昔閩省清查獄起。建甯七邑。庫款皆短絀。數在七八萬左右。人人待死。束手無策。太守繆公。吳人也。平日操守廉潔。不名一錢。奉嚴檄飭查屬庫虛實。太守稟覆。絲毫無虧。幕友惶惑不解。省方將派員嚴查造冊批解。太守乃亟遣紀綱回吳。携八萬金來閩。按數彌補。委員至。逐款提驗。悉皆實貯無虛。故建郡獨未罹禍。非家計豐厚而慷慨者。能行此善舉救人於死乎。七邑明府德之。共爲建祠。至今廟貌巍然。俎豆勿替也。

紹興太守逸事

紹興太守滿洲某公。一日出門驟雨。見道左二人赤足。同行泥濘中。各肘挾新鞋。公駐輿呼一人問何故赤足。對曰惜新鞋也。又問買來抑自製。對曰老母手製。不敢不愛惜。污之又重煩老母矣。公領之。命侍輿側。次問一人如前。對曰小人無母。鞋出妻手。公不言。亦令俟之。隨命跟役向錢肆借錢十緡。賞前一人曰嘉爾孝也。又命隸責後一人二十板曰爾不知愛重父母遺體。

惟知憐惜爾妻。此不孝也。焉能貸責乎。判畢命駕而去。至今有人能道之者。此雖近乎逸事。其他政可知矣。惜姓名不詳。

官吏粉飾太平

各省官吏遇事每不以民命爲重。非負氣自是。卽粉飾太平。積習相沿。雖賢員不免。豈知一省之大。地方遼闊。民間疾苦。何能徧悉。卽廣詢周諮。虛懷下問。尙多遺漏。况多方掩飾。希圖好看。以爲我所治地方。何至被人指摘。迨事機敗露。徒自形踟躕而已。道光乙巳。浙省有不法之徒。假扮僧道雜藝人等。並婦女背賣各項雜物。於糕餅各食物中。暗置毒藥。殘害男女幼孩。或私置道路。或哄騙令食。吞下則舌麻身噤。聲啞體酥而死。侯埋後。更偷剖心腦。事類採生折割。情殊叵測可惡。杭紹兩郡。漸覺蔓延。富陽山會諸邑。均被毒害。而蕭山爲尤甚。自河上店大橋一帶。屢有剖棺事。瞿姓小孩被殘。曾經官爲傳訊。僉知藥死屬實。東門外陳姓之子。食豆糕而死。倉池沿童姓母子二人分食黃瓜一條而死。陸姓於小船上買得黃瓜三條。而陸義女中毒死。此外如食青梅荸薺被毒者甚衆。皆未經控告者。至於獲匪送究。則史村有曹姓家扭送僧人一案。身上搜有心肺等物。懸掛貼胸。包袱內藏有錘鑿剪刀等項。井亭有徐姓盛姓合送沈松

春一案。因該匪用餅嚇迫十一歲小孩吃食。遂激於公憤。合多人追趕。該匪跳入江中。後於淺處被獲。身邊携有鐵頭粗煙袋一根。內貯丸藥。搖之有聲。又磁碗一塊。用小帶作十字細紮。又小孩紅綢襖一件。領下有血跡痕。長河溼地保稟送詹家達一案。身邊携乾濕骨殖二包。並刀鑿等物。此皆送官。未經究辦者。其餘形跡可疑之人。不一而足。凡市食物。均須色色留神。長幼悉防受害。以致人心惶惑。竊思此等妖術。必有爲而爲。其始毒斃人命。置之不究。其後邪黨蔓延。必致事機大壞。不可收拾。紹郡中紳宦之戚友。被害者不少。事皆確鑿。謝方齋侍御據實入奏。請勅大吏卽飭地方官嚴拿。一面實行保甲。俾匪類無可托足。詎知浙撫某以人肺爲獺肺。以人骨爲鹿骨霜。各案均消歸烏有。反以言者爲多事。迨邪匪延及江蘇。形跡昭著。鎮江太守某大張告示。他御史乃將告示一并封奏。始將浙撫某嚴飭。責令實力查辦。而流毒稍息。可見一經查辦認真。自能斂跡。究不知始之掩飾者何心。天下事始於毫末。涓涓不息。將成江河。聖人豈欺我哉。於今觀之。關係民族前途。尤須討論禁革。

治竊牛良法

嶺南俗多竊牛。牛皮色相似。雖獲盜。多不承。有司無如之何。往往牽蔓成巨獄。益都李文藻南

澗宰潮陽令。有牛之家。各於牛角印烙私記。凡赴墟賣牛者。牙儂以印烙登簿。以印付買主。如告失牛。先以印呈官。官遣役持印驗墟簿。無得隱者。大府善其法。下所司行之。潮陽與海陽揭陽俗稱三陽。仕其地者多致富。南澗去官之日。囊橐蕭然。至番禺命工摹光孝寺貫休羅漢像以歸。曰。此廣南宦囊也。其政事足傳。其清廉更可法矣。

萊陽令除夜覘士

陳楚產號五不。讀書甚著。寄食硯田二十餘載。齒逾知非。始補弟子員。隨捷兩闈。筮仕萊陽令。時值除夕。欲覘萊俗與楚風同異若何。徒步出郭。所見烘爐戲鼓。爆竹黏吟。比戶皆是。行至郊墟。忽聞茅屋有書聲出。潛窺之。見一士子與其婦坐擁敗絮。一讀一紡。青燈熒然。色甚慘。夜向午矣。陳殊歎異。呼役舁酒麵肉米相餉。并贈以詩曰。破灶無烟火。寒門蛛結絲。斯人今日事。似我少年時。元旦士子來謝。則童生觀光也。時楚產尙艱嗣。立遷其家於署內。飲食教誨。如子者數年。亦成進士。官至粵東司臬。楚產累官知府。適爲其屬。觀光執弟子禮。不改在萊之日。麻城接壤豫省。其里人言先輩好文愛士。必舉此事爲稱首。

王州守明察

道光間。海甯東門外一尼菴。師徒七人多不潔。巨室廚役某溺焉。買笑追歡。揮金如土。久之力不支。廚於柴米多所侵盜。遂被逐。某固異鄉人也。海甯無投足地。念與尼往來久。因攜行囊往庵中爲暫住計。尼見其行囊厚。允之。未逾月。衣履盡歸質庫。囊空如洗。大遭白眼。某度不可留。忿然辭出。一日清晨。適住持挈其徒一人入城。而羣見庵門大開。一犬傷刃斃於庭。驚呼徒衆無應者。人視之。一尼斷頭死殿上。再入。一死川堂中。一死後殿院中。皆身被數刃。其一偃床上。身首殊矣。更覓其一。得之香積廚中。與佛婆俱腹裂而死。急鳴保鄰。同入查驗。衣物一無所失。知非爲盜來者。時州守爲王百期先生。明察善斷。聞報往驗。默思此非奸殺。卽仇殺。驗畢訊主。持曰。若庵中有無男子往來。諱言無之。復詢四鄰。以不知對。公籌思間。有小女子睨公而笑。公密令役攜之上。齋顏問曰。汝幾歲矣。曰十歲。又問爲誰氏女。指階下一人曰。庵鄰某吾父也。卽喚其父上曰。若女端厚有福。可繼爲吾女。暫攜之去。不數日卽送歸。勿慮也。汝亦同往。遂命丁役輿送至署。囑夫人善視之。及晚公旋署入內。夫人已爲女易裝。見公入。女拜跪如禮。公因屏侍婢而問女曰。頃若睨我而笑何也。女曰。我不笑。爺笑某師太之謊爺也。公曰。何事謊我。女曰。渠庵中常有男子往來。而曰無非謊而何。詢以所往來者何人。初不敢言。強而後告曰。有某司

務者宿庵月餘。每往庵中採花見之。數日前大鬧而去。曰某去後。近曾復來否。女變色而對曰。昨午見其來庵。後跟四五人。皆奇形惡狀。令人驚怕。不知其何時去矣。公默念殺尼者必是人矣。遽出喚帶二尼入。叱之曰。有某司務住汝庵中。汝何諱言無。尼色頓變曰。某住庵中月餘。誠有之。然數日前已去矣。詳詢其姓名里居。卽標籤往捕。捕持簽連夜持燈出東門。未及數里。遇一人惘惘來迎。叱之曰。是某司務否。曰是也。擒之搜其身。得廚刀一柄。衣褲皆有血迹。鎖之歸命尼視之。果某也。質明帶訊。如夢初覺曰。我何以在此。旣而歎曰。冤孽纏身。休矣。遂不待研詰。盡吐其挾仇凶殺之由。且曰。此冤孽也。復何辯。我自尼庵出。寄身城外破廟中。昨殺尼後。卽思遁至乍浦下海。行未數十里。迷路不得進。遇一人拖之曰。汝欲往乍浦。須從我行。隨之狂奔一晝夜。遙見燈光。其人曰。向燈光行去。卽乍浦矣。從之遂被縛。非冤孽而何。研詰再三。矢口不移。案旣定。某照殺一家三命以上例。凌遲梟首。其二尼以賣姦故。決令還俗。而賞義女之父。王州守可謂明察矣。

施縣令賑災獲罪

湖南衡永道施道生之父施公。以鄉魁令奉天承德縣。縣旱荒。夏無麥。秋無禾。飢饉流離。十空

而九。是歲國有大慶。枋國者不欲以一隅偏災。上勞聖慮。留都卿尹咸順厥旨。公請賑之稟。三申三駁。且引甘肅冒賑案爲危詞以怵公。公憤極。盡發常平倉穀以賑饑民。或尼之。公笑曰。余擅動倉穀。不遇籍沒監追。限滿無償。亦罪止一身耳。余爲一邑主。豈惜以一身救萬民哉。發竟。遂以擅動倉穀自劾。上官飛章題參。竟以侵蝕擬大辟。瘦死留都獄中。人皆知其寃死也。時公夫人已先沒。道生尙幼。同僚無過問者。流落遼瀋。轉徙入都。年十五六。爲酒家傭以自給。一日有數客飲於酒家。道生聆其音爲承德人。亦效其語與相問答。客驚曰。子豈吾鄉人耶。曰非也。吾家江左。特生長君土耳。然則子何姓。曰姓施。客皆起立曰。有官吾邑父母者。子何稱。道生泣然而涕。哽咽不能作聲。客遂不復問。曰今日二鼓收店後。可訪我於某胡同。幸無失約。道生許諾。至晚往。才出店門。卽有衣冠而候於途者。曰君承德之施公子耶。曰然。遂扶掖登車。及某胡同。則候問者絡繹於道。甫下車。復有衣冠十餘輩。扶之升堂。簇擁客正坐。羅拜而致詢曰。某等求公子有年矣。使公子流落至此。皆某等之罪。幸先公有靈。俾某等入都相訪。果得相見。豈非天耶。當時道生年尙幼。又淪落日久。矇目不能置一詞。客具爲道生言。先公發粟賑飢。甘以一身罹罪辟。而存活者數萬人。某等皆當日食粟之災黎也。頻年歲稔。思報大德。知公已歿。聞公

子流轉遼瀋間。分遺數十人。徧覓無迹。昨幸得先公夢示公子所在。故某等得來都相見。無何卽相遇。欣何似之。遂爲之易新衣。開正寢以舍之。次日置酒。更番進見。有官道長者。是日亦至。對衆曰。某全家八口。絕無恆產。前遇奇荒。非先公不能生。家君見背時。執某手而言曰。施公以救萬姓。撓奇禍。一家星散。爾幸忝科名。所不能報施公者。非吾子也。某受命久矣。今幸覩公子儀狀俊偉。必能致身通顯。繼先公未竟之志。請君等奉以歸。異日公子功名事。某請獨任之。衆遂奉以歸承德。先是公歿後。家人殯殮。棄棺叢祠中。至是承德人亦爲擇地安葬。又爲公建專祠。置祭產。道生至之日。適祠宇落成。衆咸奇之。遂奉公子居祠內。衣食用度。一皆取之公中。復爲延名師訓迪之。然道生幼卽罹難。時過後學。無復神悟。不利於舉業。道長聞之。招之入都。俾入方略館充供事。又爲之論婚世族。並爲延譽公卿間。竟以道長力得官。旋從軍南楚。奮發自厲。不數年至太守。洊升觀察。乞歸。今爲承德人矣。

吳蓮芬解釋律例

川省秀山譚陳氏夙與李二麻子通。後嫁譚姓。僅三日卽生一女。旋後受李二麻子之囑。欲毒斃其夫。誤將夫弟毒死。招解至省。歸讞局覆勘。局員吳蓮芬定以斬決。其時廉訪爲陽湖呂堯

仙。呂因李二麻子已死於縣監。是夫弟之命。業有人抵。則譚陳氏可從寬審結。屢與吳言。吳不爲然。一日呂又向吳始則婉商。繼乃力言。吳曰。此案推勘至再。毒爲譚陳氏親下。則譚陳氏斷不能生。律有專條曰。奸夫奸婦。謀毒本夫已行。無論傷與未傷。皆斬決。是不論傷。但論行也。其「皆」字。是指傷不傷而言。非指夫與婦而言也。夫弟之命。本不擬抵。將來定案。祇曰。除誤傷夫弟罪輕。不論外。雖李二麻子已死。譚陳氏安能宥耶。呂不得已。始從吳斷。蓋呂祇知求其心之所安。不知律有難案也。然律亦情理兼盡。無絲毫偏倚耳。

觸忌諱

淳中丞德。巡撫浙江時。御下嚴。吏胥恨之。于元旦日。投淳安德清烏程歸安四縣文書。登號。則淳德烏歸四字並列。蓋以歸字之音同龜耳。中丞覺之大怒。皆予重責。自此烏程歸安二縣。祇稱程安矣。偶閱南宋龔明之中吳紀聞。內載孫彥文郎中。好以俗下語爲詩文。秦師垣生於臘月二十五日。孫獻壽詩云。面臉丹如朱頂鶴。髭鬚長似綠毛龜。欲知相府生辰日。此是人間祭竈時。檜甚喜之。是在宋時。不特龜之號不忌。卽二十五日送竈之鄙諺。亦無之矣。使施此詩于今日。其不遭詬怒者幾希。

訓導壽春亭之詼諧

諸暨壽春亭先生于敏。嘉慶庚午舉人。道光年間。官湯溪縣訓導。時八十餘歲。極和藹。健飲啖。健步。所到之處。人爭迎之。老稚婦女。無不識壽老師也。年逾九十。視聽不衰。歷任督學使者。皆引重之。故不麗于計典。先生善談。尤喜詼諧。同寮中坐無事。公不樂也。向來府試監場例。留校官二人。皆以命年力强壯者。爲便于稽察之故。故先生從未監場。頗以爲歉。咸豐紀元。太守和君齡。府試忽以命先生。先生大喜。向上揖謝曰。太尊知我尙屬有用之材。不是全廢之物。衆皆失笑。于是端坐堂上者。竟日不稍跛倚。時先生已九十二歲。人咸服其精神之健焉。會同僚公宴。陳子莊先生與府教授蕭山蔡二風。強先生飲酒食肉。進以巨觥。則侑以肉一大臠。先生盡三十餘觥。起而笑曰。昔孔子厄于陳蔡。飢欲死。今我厄于陳蔡。飽欲死。古今人真不相及也。衆俱粲然。

雍正朝不識鴉片烟

道光年間。查禁鴉片烟甚嚴。吸食者罪至縲首。蓋此物在國初。以能淫蕩人心。貽患不淺。蒙世宗飭部議覆定例。通行禁止。與販者枷杖。後發邊衛充軍。罪名固綦重矣。自通商開禁之後。販

煙者乃稱巨商。且欲以捐款上邀議叙。余任釐局提調時。曾力拒之。而其意未已也。前數年復申此議。丁雨生中丞不許乃止。然已流毒海內。雖十室之邑。必有煙館遊手之人。嗜之若命。有心世教者。無不痛心疾首也。近閱雍正七年福建巡撫劉世明奏稱漳州府知府李國治。拏得行戶陳遠鴉片三十四斤。擬以軍罪而陳遠于巡撫過堂時。堅稱鴉片原係藥材必需。並非做就之鴉片煙。當傳藥舖戶認驗。供稱藥名鴉片熬膏藥用的。又可製鴉片丸醫治痢疾。這是並未做成煙的鴉片等語。巡撫因謂鴉片爲醫家需用之藥品。可療病。惟加入煙草始淫蕩害人。爲干犯例禁之物。李國治以陳遠藏家之鴉片爲鴉片煙。甚屬乖謬。應照故入人罪列款題參云云。閱之不禁失笑。夫鴉片卽鴉片煙。豈又須加入煙草。乃成鴉片煙之事。足見當時吸食者極少。故尙不識鴉片爲何物耳。

崇文門關吏需索之苛

清代軼聞云。吾國權稅之關。以京師崇文門胥吏爲最侈且暴。言官屢劾。諭旨屢誡。而積習如故也。商賈行旅。赴試士子。均莫敢或抗。凡外吏入都。官職愈尊。則需索愈重。大臣展覲。從亦無與較者。吳江陸中丞以山東布政使陞見。關吏所索過奢。公實不能與。乃置衣被於外。攜一僕

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稅爲。旣入。從故人借衾褥爲宿。事竣。還之而去。時以爲異聞。

崇文門兵役苛索

清代軼聞云。崇文門兵役。索難過客最苛。或有食物。羣攫食之。清道光時。有何某者。嗜鼻烟。每行必攜精美古壺十數具。壺中皆貯美品。一日入城。盡爲門兵所攫。何某因告其友周姓。意極憤恨。周曰。此易耳。當爲君報之。因研疥痂入鼻烟中。貯八九壺。僞爲過客入崇文門。門兵搜得烟壺甚喜。復攫之。越十餘月。周復入城。見門兵皆疥。大笑。兵詰之。周從容語前事。衆皆怒。周曰。疥已入臟。急懺猶可治。不然魚爛死矣。衆懼。跽乞其方。誓以後不再索難。周因與藥。並屬急須懺罪。越數日。疥者皆瘥。是時門兵詰客稍稀矣。

某方伯一生穢迹

清道光間。有某方伯。受制於妾。貳篋一空。同鄉某君言之綦詳。而隱其姓氏。以存忠厚。方伯係浙江巨紳子。美豐姿。弱冠舉於鄉。娶婦巨室。而伉儷不甚親睦。嘗見婦之媵母。艷麗無比。善諧笑。喜作葉子戲。時以酒肴佐清談。紳子曠之。逐日至甥館。深夜方歸。婦勸之當避嫌。不從。且反目焉。故恆流連甥館不止。婦勸之益力。遂與婦絕。而向其媵。情好日密。媵誓與夫絕。又爲其夫

置妾居別館。紳子送入洞房。且言曰：「此事非我之力不及此。夫德之而不知其暗渡銀河也。於是藩籬盡撤。牆茨興歌矣。未幾紳子以知縣起家。婦與其媼亦先後卒。遂移情於船妓某。有嚙臂盟將之官。指有省。行有日矣。而艱於資斧。與妓謀偕遁。先以妓之素蓄悉運入行篋。密遣腹心。先載以出關。而謀於某處園中大排筵宴。羣花繚繞。某妓與焉。正酒酣耳熱際。紳子與某妓已學范少伯載西子遊五湖去矣。而幕吏及衆差役早已安頓妥貼。皆素受其重賂。願爲爪牙。翌日搗知之。訴呈上縣。批某氏自願從良。某得受身價銀三百兩。身契呈縣在案數月矣。何得架嗣瀆訴。衆差役從而恐嚇之。不得直。事遂已。紳子到省。頗有吏才。應對若懸河。聽斷尤明敏。歷宰大縣。迭膺保荐。洊升府道。每得一缺。進一階。必盡其所有以資饋獻。廣交都人士。如別敬。棚敬。炭敬。歲敬無闕。不數年。陳臬開藩。居然一大方伯矣。恣肆日加。府州縣缺。各有定數。數齊立奉委。卽實缺亦必歲有所獻。始能久任。否則調省察看。其贓私不用過付。皆於上條陳時。面遞金銀票卷。如響斯應。始猶秘密。繼漸以爲故常。實則以票取資。必有風聲。已則謂人不知耳。久之。西台交章參奏。督撫繼之。遂褫職。仍勒捐數十萬充軍餉。禍遂紆。迨無人過問。遂遁隣省。變姓名爲貿易中人。儼如陶朱公故事。其富尤自若也。恆終日持籌握算。至夜分不得休。夜卽

憩息賬房。其妾已生子娶媳。而尤不慣獨眠。嘗語曰。君以權子母計。盈虧筭算。誠不容已。然內室終夜不閉門。燈火不息。亦非治家之道。嗣後以一更盡不歸。則請嚴扃鑰。妾之分也。方伯聽之。至是則授意所歡。常爲入幕之賓矣。幕友或在家或在館。向無定章。方伯但聞內室已扃。卽專意盤查出入賬目。有盈餘復存銀號。權子母。而以摺據使妾掌之。以爲郭家金穴。鄧氏銅山。不是過也。迺妾日與幕友枕邊私語。直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始交付摺據。繼金珠錦繡。至夜半卽開後門轉運一空。所存無幾。忽早起。妾粧甫竟。請主人入。妾對幕友云。還不謝賞麼。友卽叩首高聲曰。謝大人賞。方伯愕然問曰。爾等癡耶。妾答云。不癡。我本朝秦暮楚之流。雖享榮華富貴。亦我將本求利。所自致。若不改圖。則以後一日不如一日矣。今嫁伊已久。與君別耳。計較已定。別無他說。卽遣肩輿進內。方伯拍案大怒。斥擊左右。無一應者。妾云。何用擊。我正欲與爾上督撫衙門。將爾一生穢跡。呈請入奏。此友亦前後在事者。可以爲證。妾早不願伴爾。混此一生也。方伯面無人色。不出一語。其子與媳跪留不使行。妾撫之云。爾雖戔出。亦不記得誰人所生。看破些罷了。爾父所存銀。當可養汝天年。吾去矣。方伯竟聽其所之。無可如何。後竟抑鬱而終。按某方伯狡惡似此。徒自增其罪案。倘能歸正。具此才力。未必不由方伯而上之。今乃爲淫

妾所播弄而如此結局。卽佛家所謂因果循環。哲學家所謂因果律也。

爲不肖官吏之龜鑑

又道光間。南河盛時。歲修三百萬。另案險工。則奏請加撥。道廳服食起居之侈。過於公侯。某公子援例運判分兩淮。揮霍尤闊綽。不數月。卽以巨金購名妓爲妾。未幾。謂老僕不能給事。皆遣去。而妾黨驟進。公子日以調脂弄粉。錯采縷金爲樂。且深於煙霞癖。無暇計量薪數米事。俄公子眷屬來。性柔順。視公子所爲弗善也。而無如何。稍拂公子意。卽占反目。家人悉稟命於妾。爲鬼爲蜮。公子且不得聞。其妻更無論矣。妻憤懣不稱意。卽歸寧母家。久不至。一日公子晏起。呼僕媪無一至者。強出視。一榻之外無長物矣。于街頭問其隣。皆云侵早聞公喬遷得優差。午前已開船去矣。詎公尙在此間耶。相與太息。

官吏貪刻之結果

陸某蕭山人。以通判發蜀。署萬縣事。書畫篆刻。詩古文詞。靡不精。士子蒙其獎誘者。皆成美材。惟性苛刻。日坐堂皇。多聞敲扑聲。尤好用非刑。邑本好訟。陸則無控不準。準則酌其肥瘠而試嘗之。名爲坐堂費。每日審十案。每案萬錢。卽以坐堂而論。日可得十萬錢。其他或罰或賄。更不

能以數計攝篆年餘。囊橐充牣卸篆後暫寓客邸。有陳姓被贓數千金。率多人思報復之。勢甚洶洶。陸逸去。眷屬夜遁。旋委收鹽稅至夔關。豈知運衰冤集。合家日夜擾攘。災病牽連。建醮禳解。懺悔均無效。陸竟雙瞽。其子補某縣尉。迎養至署。以憂卒。後至蕭山訪之。家已式微矣。天道固昭昭不爽。其貪酷事甚夥。不盡書。存厚道也。

有是母乃有是子

雅安縣王公紹庭。號繼堂。以選拔卽用知縣。籤分浙江。極著循聲。人但知其吏才之美。而不知其母節子孝。有由來也。太夫人朱氏。年十八。孀居。僅有附郭田八畝。勤儉持家。躬親操作。將以繼堂棄儒集賈。而繼堂甫成童。有大志。請於母。願苦讀。性穎悟。好學。年舞勺。游泮食餼。才名噪甚。爲諸侯座上客。旋卽出宰繁劇。板輿迎養。母爲怡然。迨年逾古稀。耳目猶聰強。天之所以報施節孝。定不爽也。

攻訐同寅受報

清某方伯文學優長。微時曾幕遊。各官衙之積習。及胥吏之弊竇。均入睹記之中。自命爲有用才。後登科第。選邑令。遂由邑令起家。卓有政聲。爲各大僚所欽許。不數年。卽陳臬開藩。蓋素喜

摘私發隱。以迎合當道之意爲能。然其性日近於刻矣。當其在臬任時。與方伯不洽。凡方伯有所爲。無不暗訪而默記之。未幾方伯升遷。某卽升授是任。多方考察。遂得實迹。適學使之幕友。有賣關節者。學使不及察。亦爲某所知。遂密通消息於當路。謂前方伯任用私人。朋侵鉅款。尙多隱微難明之事。學使與幕友通同舞弊。聲名狼籍。彈章立上。前方伯及學使均獲罪。牽連多人。苛求無已。案甫結而某卽暴死。其年正當強仕也。衆見其才長年富。指顧封圻。前路正未限量。而竟天奪其年。同深悼惜。不知人有隱惡。爲天所不容。而訐發人之私隱。不留餘地者。尤大干造物所忌也。

某侍郎居心太狹

某侍郎爲茂才時。多名士氣。在郡縣司筆墨。效蘇黃派。後應金華守聘。初至。主人囑擬稿。古致歷落。寥寥數十字。以十七帖體書之。主人一筆抹去。使人語之曰。殆初入幕。不知尺牘體裁者耶。侍郎憤然。卽辭去。是科中式。春闈聯捷。入詞林。次年卽散館。授編修。適遇考差。典試粵東。取道閩浙。金華守猶在任。不免手版迎謁。及道出武林。中丞偶詢及經由郡縣。輿論如何。卽以金華守不理民事對。憲眷本不佳。遂改京秩。侍郎居心未免太狹。而太守亦太不識人矣。

徐廣縉

清朝野史云。徐廣縉爲總督。經年不出一示。不辦一事。夷人因前者英立約。准三年後入城游玩。至時以文書來問。徐不敢允。親詣虎門與夷人會議。請延時日。夷人曰。此細事耳。遲早亦無礙也。徐回省。張大其事。連夜換城門。又命城廂內外舖戶皆出壯丁。持戈巡遊。以壯聲勢。數日乃已。犒獎無算。申奏朝廷。自謂督率各處鄉民團練。使夷人畏憚。不敢進城云云。上諭謂不發一卒。不費一矢。功勝於十萬師。賜以世襲子爵。徐廣縉意得甚。日事淫侈。不理政治。縱容屬吏。乃朘削民之脂膏。以致賊盜四起。擄人勒贖之事。紛然並作。并擄及知縣吏僕。此道光三十年之事也。

總督傲態

清朝野史云。道咸間某公督兩粵。舟至廣州。屬員來迎。故事凡迎上官者。應跪遞手本。然上官大率謙不敢當。闈者入白。上官輒命曰免。諸屬員因卽不跪。某公性極傲。接帖門子入白良久。未命免。屬員跪下不能起。相顧羞怒。更見某公自船艙中挾二妾出。指兩旁屬員曰。是皆來迎我者。入署後。凡屬員入見。跪拜之頃。某公竟倚胡牀不爲禮。適某太守以部曹改捐知府。指省

粵東將謁督員。或告以某公傲狀。太守不之信。及入謁。則某公翹一足倚胡牀。果如人言。太守忿甚。忽思得一計以刼之。因起立垂手謹白事。卑職頃自京來。有面回事。某公意必有要津傳語。不覺起坐聽所言。太守曰無他。只問大人在京。陛見皇上時。皇上舉止何如。某公聞言悚駭。唯唯無以對。與太守分坐。接談如禮。自是驕態盡戢。不復如前矣。

蔣伯生大令彊項

清朝野史云。常熟蔣伯生大令（因培）宰山東多惠政。初至汶上。父老稱蔣公子。（按因培父瞻帖先知是縣卒官）會巡漕御史某家人婪索供張。勢張甚。所過咸趨承惟謹。抵汶上。君方詣行館謁。及門聞詬厲。廉知橫行狀。便止屏外。揚聲慷慨而言曰。公奉天子命來。因公過境。凡適館具餐。所應儲峙。有司爲東道主。何敢怠忽。今乃縱廝養無狀。乃爾乎。是藐功令也。培因亦朝廷命官。藐功令者而顧覲顏奉之。非夫也。遽令撤所張燈及供膳。拂衣逕歸。御史遂中夜倉皇去。後事發。以賄賂牽連者數輩。東撫以君事上聞。奉硃批此人可嘉之。至。由是君彊項之名籍甚遐邇矣。

李九雪兄冤

清朝野史云。李九者。贛之青口人。邑人不識其名。李九則無不知者。兄七與鄰人訟隙地。縣官索賄。七弗與。鄰人賂之。繫七典史署。朝暮逼迫。繼以榜掠。飲食又不以時至。七憤而縊。時縣令吳蕊元。典史費長春也。九方午食。聞七死。掀案而起。曰。所不與。兄復此讎者。非丈夫也。投狀海州。州不爲理。控諸監司。仍檄州。九念外省官吏上下徇庇。終無能爲兄雪冤者。乃徒步入北京。具狀都察院。事聞。下蘇撫集訊。九既多歷風霜。又到省。貲罄。日受挫折。瘡疥發於腹背。臥病中。惟祝七冤得雪。卽身死無憾。九婦聞之。日夜涕泣。焚香告大。求夫生還。願以身代。而蕊元長春。賄屬承審官。責九健訟。鞭笞慘毒。身無完膚。九忍死不少屈。蕊元等度終不可威脅。因屬其素所親信者。就旅舍置酒。召美伎。反復開陳。餌以重利。九始終閉目。不一言。旣而曰。吾與若厚。不忍牽累。不然。今日之舉。卽公堂左證也。蕊元等聞之。益懼。計無所出。乃議以毒手取九命矣。先是。醫士某爲九診病。長春與相識。夜往謁之。曰。李九必欲殺我。奈何。因袖出餅金爲壽。醫士佯驚謝。長春曰。不寧惟是。今日長春一命。吳公一官。懸於君手。君誠能因九病藥而酖之。報德方長。不食言也。醫許諾。約以十日內乘便行事。會陳蓮史廉訪蒞任。微聞李氏冤。卽日提案。詳摘蕊元等頂戴。將加刑訊。九則躡踊堂上。眼枯無淚。長涕而號。蕊元等竟不能諱。盡得實情。獄具。

蕊元禡職。長春戍邊。吏役正法者二人。九至是喟然歎曰。今而後死無憾矣。時受病已深。奄然一息。歸至半途竟卒。鎮中紳士以鼓樂迎其槨。其妻見槨。觸額求死。姻黨勸慰乃歸。

朱某堂之治績

平湖朱某堂先生（爲弼）服官恪守繩墨。清絕一塵。官順天府府尹時。有上閩督書託其郵遞。先生驚曰。私牘可擾驛站耶。乃出己資由信局寄去。而持收照謝人。其謹畏如此。後官至漕運總督。剔除積弊。八省吏民咸頌之。歿祀鄉賢焉。

訟師片言折獄

三異筆談云。功令嚴禁訟師。今皆訟棍耳。安得云師。若真有鄧思賢刀筆。有司之所畏。亦有司之所欲也。雍正間。松城有吳墨謙者。工刀筆。曉律例。人情作呈狀。必先叩實情。理曲則但爲委曲稽延。勸之和解。若果理直。則雖上官當道不能抑。德清徐西灣未貴時。贅於琅琊。爲廷嫌員外之壻。外姑劇愛之。割千畝爲奩贈。後女死失歡。斬復不予。西灣尊甫方虎先生。以方伯乞休。年已八十。親來索取。遂涉訟。奩目具載。併另有細簿號數。租額炳列。府縣均袒之。吳爲作訴。極言婚姻夙好。冰玉相投。惟夫故家析。女已殀逝。不能給。亦不願給也。夫曰奩。則非翁之所得問。

夫曰贈。則非訟之所能爭。親家翁具三達尊。斷不涎此。此必主計僕狡獪。料明鏡高懸。決不爲所眩耳。訴入。方虎翁廢然返棹。又一富家。欲吞一活產。而業重價輕。未盈卅載。無可解說。乃覓一故紙。仿正找兩券。作一僞絕據。筆墨濃淡。俱極相符。更倩鐵筆摹舊契圖印之。臨審時呈驗。失業者以無辯也。吳乃從掌案索觀。反覆良久。密告曰。僞也。卽爲申訴。大凡民家契券。旣不可懸之於壁。又不可鋪之于几。則藏之篋。復慮其污且損也。則夾之書。故蠹侵焉。然蠹所侵。蠹痕必重疊。斷無能東西穿穴之理。今此契折紋與蛀穴參差。殊不可解。祈明府弔取藏券之器。以對之。則情僞畢現矣。富家無可呈。乃放贖。此余族自貽翁事。又一新安質庫。地棍欲挾詐其貲。乃習其繆草。仿其戮記。仿其款式。造一僞票。作珠一顆。典五百金。計值十當五。須償千金。典主亦健者。取此月號簿呈送。棍乃轉訟其夥。謂主人艷珠。令夥沒入也。墨謙取票視之。笑慰夥曰。無恐。易剖耳。具言各典店規。例以年長一小郎寫票。大典四櫃夥。次三。又次二。各授票百。以木扞貫而授之。否則落紙如飛。散同秋葉矣。請明府弔各典票驗之。可見此票無孔。非店中物也。棍語塞遁。片言折獄。良有司當北面事之。

黃堂訪案

袍服輝煌。軒輿赫奕。頤指而氣使者。吾知其爲高官。衣衫麤樸。杖履蕭然。心曠而神逸者。吾知其爲閒人。閒人不願居高官之位。是以入山必深。入林必密。游行自在。與野鶴孤雲而爲伍。其有隱者風歟。偶或尋幽攬勝。足跡所經之地。其在庸夫愚婦。亦將以其和藹之可親。歡而迎之。招而待之。凡其所考察。與其所問答。聞聞見見。比之深居簡出。盛氣陵人者。其所得曷可以道里計。官有官之職分。官卽有官之體制。黃堂五馬。官亦高矣。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卽在公餘無事之時。亦無法以自由其出入。於是胥吏得而舞弊。差役得而作奸。民間病害。壅於上聞已耳。時有因公命駕。則又呵殿之聲。載道路。行者側目。宵小藏匿於無形。問俗采風。語所長而護所短。聰塞明閉。比比然也。乃有以熊軾之尊嚴。而屏除其騶從。改作野老模樣。親其身以自偵探案件者。詎非循吏也歟哉。則爲台州府高子虛太守。太守臨川人。一麾出守。任金華者五年。棠陰徧樹。剪拜興歌。有口皆碑。頌聲載道。旋調天台。日以剪除地方惡俗爲事。主持專郡。典領名都。彼結去思。此歌來暮。良二千石。其是選也。浙之台州。地濱重洋。民俗樸儉。士秀而文。願淫風大盛。桑濮之事。日有聞。郡治城外多崇山。山麓多尼庵。秘密賣淫。穢迹昭彰。對鏡妝成。秋娘欲妒。勾欄有此彷彿。香閨無此形容。神乎技矣。說者至譽爲劉阮當日所遇二仙女。天台路

近飯熟胡麻。曾不知其仙緣之誰屬也。有某紳子。暱水月久矣。佈施之金。所費不貲。某紳偵之。確懼箕裘玷。又恨床頭阿堵物之不翼飛也。懲其子以家法。而其牒控水月於臨海縣知縣杜。杜不之理。復控於前台州府知府傅。傅亦不之理。佛法無邊。神通廣大。以院中繞裕故。使不動尊之靈。而衙役咸聽其用。役得賄多。願以護花鈴自任。官受其蔽矣。某紳無如何也。高太守甫下車。檢舊卷得是案。召某紳密詢之。卽飭差檄水月。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差以是塞乃責太守姑聽之而已。不謀於妻子。不告於朋友。屏從者。脫華衣。毡笠皮鞋。手雀籠一。短淡菰巴桿一。潛自後門出城闈。任足所之。幾歷琳宮紺宇。而至蒼山禪院作小憩。野鶴導客。老猿迎人。諸尼款待殷殷。然問客何來。以經商過此對。問誰爲主持長。中有應之者。太守探囊出紙卷。檢十金鈔贈之。曰。是區區者。聊作香火金。不足以結佛緣而爲長老壽也。主持豔其金。示諸尼意。諸尼出手段。曲意獻其媚。太守請諸尼法名。則松風水月咸在。果然清姿妙趣。美不勝收。而松月二尼。則尤人中驥。鷄中鶴。翹乎其特出者。誰謂所見之不逮所聞耶。太守稱贊不置口。願徧歷佛國諸天。由是彈房深處。曲徑通幽。靡不得而涉其足。而洞房幽秘。亦昭昭其若揭。無心人笑語。爲有心人觀聽。溫犀秦鏡。洞燭無遺矣。居有頃。作別出。尋歸路。返至署。人無知者。越日召二三幹

役面諭之。告以院落之行徑。女尼之面貌。空中摹擬。不爽毫釐。飭其立逮。諸尼至。役固於院中。涉歷熟。而於院中尼。又無不一觀者。深訝官之何以洞悉情形也。知不可欺。唯唯而出。不數日。而諸尼匍匐公庭矣。訊以紳子事。水月不待鞠而服。而松風又爲某案有關係人。則又兩案並破矣。勒諸尼還俗。籍院產入官。懲前得賄。蒙官諸役有差。一時弊爲絕。而風爲清。道路稱良吏。至驚以爲神人。然而女菩薩則皆曰。此老惡作劇。吾輩蓋似曾相識者。

政簡刑清法

陳子莊先生云。同治六年。余初任南匯縣時。勵精圖治。遇民間訟事。一經控訴。立即提訊。隨到隨審。隨審隨結。三月之間。極尋常自理之案外。審結歷任積案三百八十餘起。案牘一清。民間頗著頌聲。丁雨生中丞奏予獎叙。予私心亦未嘗不自當也。泊調青浦。仍不肯少怠。攔輿喊稟。無不立爲了結。甚至南匯舊部民訟獄者。有不之本縣。而來青浦求余判斷。心益喜自負。至九年。丁中丞以所刊牧令書頒發各縣。內有南豐劉廉訪先生衡庸吏庸言一冊。余受而讀之。不禁悵然自失。通身汗下。自是不欲自詡精明。輕受民詞矣。先生之言曰。『尋常案件。定於三八當堂收呈。此外各日。切勿濫收。夫小民錢債田土口角一切細故。一時負氣。旁有匪人聳之。遂

爾買買來城。忿欲興訟。實則事不要緊。所欲訟者。非親卽友。時過氣平。往往悔之。官若隨時收呈。則雖有親鄰不及勸阻。而訟成矣。一經官爲訊斷。曲直分明。勝者所值無多。負者頓失顏面。蓄忿漸深。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且官卽清廉。結案卽極神速。訟者來自田間。人地生疏。不能一無所費。此官長任事太勇之過也。若官非三。八日斷不收呈。則訟者欲告之日。未必適逢放告之期。此數日中。有關愛之親戚鄰里爲之勸解。則訟詞未投。欲告者舊情未斷。爲所欲告者顏面無傷。不難杯酒釋憾矣。夫如是。則訟端漸少。和氣所蒸。可以兆豐年。而釀厚俗。又不僅惜民之財已也。此愛民者所宜體諒及之者也。倘自詡聰強。收呈不以其時。能則能矣。毋亦不恤民隱乎。况更有藉此巧取者。吾烏乎知之。至如命盜鬪傷搶親等案。則應就地方情形。擇其尤要者。酌定十餘條。或八九條。刊刻宣示。准其隨時喊稟。則又不必具呈矣。云云。此真閱歷有得。藹然仁者之言。嗣余宰上海。卽遵其言行之。上海五方雜處。華夷交涉事件尤多。聽訟不勝其煩。嘗有攔輿控會項不還者。余閱其呈曰。『爾理可准。然細故可於明日告期上來。』明日其人不至。又嘗於鞫獄時。有呼冤入者。詢其故。則被久霸佔房屋不還。亦令其俟告期來。到期亦不至。蓋俱有相與調息矣。此等事不一而足。不特民免訟累。卽官亦省聽斷之煩。仁人之言。其

利溥哉。特記之。以志吾過。並諭後之有志恤民者。

良吏平反冤獄

庸盒筆記云。胡公林翼撫鄂時。嘗明保東湖縣令張建基之治行。洊擢府道。至湖北布政使。以貪黷著聞。大府勒令告病歸田。世頗訝胡公之濫保。其後乃知胡公之保建基。以其平反東湖冤獄。而實則理是獄者。建基之前任張君也。先是東湖有民婦某氏者。事姑素孝。每晨起。洒掃庭除。治中饋。然後適姑寢。問安。以盥水一盆。鷄卵兩枚置案上。如是以爲常。一日清晨。排闥入。見姑牀下有男子履大駭。亟低聲下氣爲掩門而出。姑已覺之。羞見其婦。自縊而死。鄉保以婦逼死其姑。鳴於官。婦恐揚其姑之惡。不復置辨。遽自誣服。已按律定讞矣。此張君前任事也。及張君蒞任。過堂見此婦。神氣靜雅。舉止大方。謂必非逼死其姑者。疑其有冤。再三研詰。矢口不移。因諭之曰。汝若有冤。我能爲汝直其事。此時不言。不得活矣。婦答曰。負此不孝大罪。何面目復立人世。願速就死。令終疑之。沉思累日。縣有差役某甲者。其妻素以兇悍著。令忽召某甲云。有公事須赴某縣一行。俾還家束裝。速來領票。頃之某甲到署。令忽大怒曰。汝在家逗遛。誤我公事。必爲汝妻所縻也。卽發簽拘其妻。鞭之五百。血流浹背。收入獄中。與獲罪婦同繫。某甲之

妻終夜詛罵。謂縣令如此昏暴。何以服人。婦聞其絮聒不休。忽言曰。天下何事不冤。卽如我任此死罪。尙且隱忍不言。鞭背小事。盍稍默乎。縣令使人潛聽於戶外。聞言來告。令大喜。明日提婦與某甲之妻同至堂上。詰以昨夕所聞之言。婦不能隱。念令悉心鞫問。盡得其情。平反此獄。而薄犒某甲之妻。慰而遣之。通省驚爲神明。及胡公撫鄂。訪知東湖張令之事。而其時張建基適令東湖。胡公誤以爲平反此獄者也。遂登之薦牘。而前任之張令已卒。竟致湮沒不彰。其籍貫名字。至今已不可攷矣。惜哉。

墨吏設誓受譴

庸盒筆記云。咸豐年間。有某刺史在遵化直隸州任。自撰一聯懸之堂皇曰。我如枉法腦塗地。爾莫欺心頭有天。然刺史贖貨枉法之事。不止一端。州人皆能道之。旣謝事歸田。饒於貲財。享林下之福者近十年。家在河南某縣。適值捻寇擾鄉里。刺史率其兒孫登一山頂避寇。失足顛隕。觸於巨石而死。頭破腦裂焉。又有某大令宰江南之青浦。欲加漕費。每石錢數百。縣民不聽。縣令謂所加公費。出於不得已。非以肥私囊也。乃率胥吏等二十人。自誓於城隍神前曰。辦漕加費。涓滴歸公。有沾染一錢者。官不能保首領以沒。胥吏等皆立受顯罰。相傳青浦城隍神。乃

築隄禦水以死勤事之周太僕也。太僕生爲循吏，歿爲明神，廉惠最著，威靈顯赫，縣民素所敬信。又聞大令誓語迫切，乃各輸費如數，官吏以是大獲贏餘，未一歲，胥吏二十人相繼夭亡。大令生瘍於頭，日益危篤。一夕，闔者見一人白面黑鬚，酷似城隍塑像，手挽大令頭，出門徐步而去。闔者驚愕失措，奔入詢問，則哭聲已舉於內。大令頸爛頭落而死矣。人始知漕費之多侵蝕云。夫天網恢恢，豈能求貪墨之吏而盡殛之。然旣肆其貪，復行其僞，甚且以僞濟貪，則鬼神有斷不能容之理。彼假誓語以欺人者，方自喜得售其術，而名利可全也。然終至罰及其身，而名利因之兩失，嗚呼！貪僞之吏，亦可以知所警矣。

城中盜

清朝野史云：紹興沈懷清先生名嘉徵，由巡檢仕至臬司，居官廉幹和平，故自下僚洊歷大位。聞公任江西浮梁令時，曾暫署某縣篆，適城中常被盜，公履任後，嚴緝之，凡城門出入者，皆盤詰焉，而絕無影響。一日大雪崩騰，署後有三層樓最高，可俯闕山川城市，治酒邀友至上層賞之，見城中萬屋比櫛，皆被雪漫，惟一家平屋數間，無片雪凝極，而微見煙起，公異之，使人蹤跡其處，則邑中巨室也。主人遠宦北方，携眷以往，樓屋廳堂悉皆封閉，而留一僕居門首守之，公

疑其爲盜藪。集兵役圍其前後。入而搜之。至無雪之屋。果羣盜潛伏焉。蓋夥盜甚衆。恐突烟起而動人疑。因就地作數窟。以供炊煮。屋低人衆。兼之火氣上衝。是以雪不積聚。遂羣獲之。搜出贓物無算。有跳屋而逃者。悉爲鄰佑所擒。公訊之。則盜賄其家守門之僕。借屋以爲巢穴。食物皆托其代購。羣盜日惟高臥。夜則出劫。邑中富饒之家無得免者。已數月矣。因公履任後。查緝嚴甚。不敢出城。而人初不料其窟於此處也。遂悉置之法。

刀筆吏

某知縣需次浙江。受知於某巡撫。而積忤於將軍某公。思有以中之。則非其屬。屢諷於巡撫。輒爲左袒。某年元旦行朝賀禮歸。將軍卽具章劾知縣朝賀失儀。當大不敬。謂巡撫且負失察之咎。不敢迴護矣。內果以讓巡撫。巡撫憶懣而無可奈何。其從者偶語於酒肆中。爲某訟師所聞。卽大言曰。了此只八個字足矣。從者驚詢之。則曰。何易言耶。予我三千金。我卽傳汝八個字。從者陰以白巡撫。巡撫喜諾之。訟師曰。試於奏牘中加參列前班。不遑後顧。則巡撫無事矣。巡撫思之良。遂入奏。牘而內果有轉詰將軍。蓋巡撫將軍朝賀皆前列。不能顧及末吏。若將軍親見此令失儀。則將軍亦自失儀矣。將軍以此失職。而巡撫與知縣皆無事。所謂刀筆吏。真可畏也。

華邑兩命案

清朝野史云。南昌章允儒。京山鄭友元。先後來宰華邑。俱有異績。當章時。有尸僵立東門金家弄廁中。方驗。忽有羣雀飛噪。啣泥投其冠。章乃祝曰。鬼有靈。當默助以獲凶。驗畢。令總甲置棺。卽停其地。翌日密呼甲來諭曰。汝地方殺人。本應重治。今姑寬汝。但須於黃昏後。五更時。爲密偵探。有動靜卽報。越五日。甲於街口揭得一帖。上書殺人者某也。公令甲將街內居人盡列姓名。毋漏。卽按名呼至。人給紙筆。令各自書姓名生理。仍遣散。內有王岡者。字跡與匿名帖頗類。閱生理。乃本縣庫書。復密召庫吏吊岡所寫串單冊籍。按之皆相肖。籤拘岡到。曰。汝旣殺人。又欲陷人乎。岡大錯愕。刑訊之。遂吐實。蓋廁尸乃市布者。尙夫冠。街有空樓。素無人住。岡以買布爲名。誘致求歡。此子艷然走。岡憤。遽自梯端推之。從高下墜。折項而死。幸無知者。乃於深夜抱置廁中。獄旣具。而布包尙在。鄭時則有何四者死白龍潭中。已三日。屍浮水面。面目模糊。其兄何崐元以網巾上玉環認得之。控於縣。鄭公曰。據汝言。弟旣不務恆業。好游蕩。汝盍從酒船妓館中。訪其三日。前動靜乎。崐如其言。乃知有顧某者。曾與同飲。顧係邑紳王元瑞妾弟。素兇橫。鄭公立拘問。而詞甚刁頑。無少隙。夜將半。堂上鬼聲忽作。冷風颯然。燈旣滅。公謂顧曰。冤鬼已

到汝何不招顧略無畏怖。公乃退入後堂。密召一黠隸曰。吾出復審。汝但看吾舉筆三築硯。卽馳出外。遇問此案者。卽曰。顧爲鬼憑。已不刑承認矣。其人若露倉皇狀。汝卽扭以進。及再審。鬼聲復如前。公築筆。隸遂出。頃扭一人進。問其名曰宋二。公乃大聲曰。殺人者汝也。宋出不意。色大沮。卽加刑訊。一一具服。蓋是日顧攜一變童偕宋歡飲於船。何四從岸上望見。卽登舟欲奪所愛。顧甚憤。囑宋殺之。席半。何四先起。宋二隨行。至白龍潭。誘與同浴。卽從水中拉殺之。以宋固有膂力者也。獄成。顧主謀。宋下手。俱擬大辟。此二事。若非廉吏之自誠而明。皆成疑案矣。

溫林氏案

清朝野史云。溫司敬。粵之龍門縣人。娶同里林貴女。結褵纔數月。適貴有病。妻請歸探。司敬送行至中途。弟司禮疾趨至。言母忽眩暈。命兄送嫂歸。後無少留。司敬曰。母患。我當歸。弟可代送一程。司禮送五里許。林氏曰。妾家不數里矣。無勞叔相從也。司禮遂歸。數日後。林忽遣人來。言當日訂歸未至。故特相迎。途見女屍。衣履爲林女。而無首可辨。溫聞亦駭。惟言婦已送歸。其人返報林。林卽以壻殺女事控縣。邑令某拘溫堂訊。則以林氏見殺於途。除司禮無可求。乃加嚴刑。司禮不勝其楚。遂以逼嫂非禮不從。故殺自誣。其首殆爲虎狼所食。無從查覓。邑令據所

供其獄遂定。將詳憲矣。幕友某素以精細稱。閱卷大疑。親至鄉訪之。聞有無賴麻子成者。於林氏被殺日。卽不知所縱。歸告令曰。此案必獲麻子成。始能根究。人命重情。萬勿草草定擬。無論凶身漏網。死者含冤。倘於別案究出。恐君亦難保此位也。令是其言。卽差幹役四出。密拿麻子成到案。一訊而服。蓋其妻馬氏素忤成。因欲殺之。是日薄暮。途遇林氏獨行。見其身材年歲。與伊妻相若。遂拉林氏歸。而殺其妻。衣以林氏之衣。匿其首而拋屍於途。卽挾林氏以遁。審明後。乃置麻於法。釋司禮。而女仍歸溫焉。然此平反實賴幕友之力。惜未詳其姓氏云。

淫婦誣翁

清朝野史云。蘇鄉木瀆鎮頗多富室。鎮西陸翁者亦其一也。翁業醬園。掌店務者爲其子。其子年不及三十而死。乃以店務委之媳。其媳汪氏亦鎮人也。粗解書算。營店務亦能稱。顧年少守寡。風晨月夕。無以自遣。乃私於其鄰。鄰生者翩翩少年。俗世佳公子也。兩人情好甚篤。不忍頃刻離。甚有夜匿汪室中。僕婦類知之。以汪平日爲人慈善。不欲敗其事。所不知者其翁姑耳。久之姑漸知之。然不知其私者爲誰。欲乘間襲獲之。而以愛媳故。不欲傷其臉面。乃微詞諷之。使自絕。汪夙以貞潔自負。聞其言慚甚。乃誣翁與之通。翁年雖衰老。而好狎邪遊。無日不涉足土

娼家。姑聞汪言。頗信之。因罵曰。老蠢污我賢媳。敗家聲。辱祖先。何以爲人。余誓必使之無地而後已。是夜翁歸。姑大聲斥之。翁力辨其誣。曰。余雖好色。何能敗倫常。姑終不之信。翁恚甚。無以自白。欲獲得奸人以自解。遂日夜守之。而汪逆知事將敗。預爲防範。翁不能得。積半年。事漸寢矣。而汪腹中暗結珠胎。百計求墮之不得。期年而產。姑大驚。堅叩之。汪泣而言曰。翁累我也。姑忿甚。喚翁前而大罵之。翁力辨。而汪言之益堅。不數日。聲播全鎮。自好者咸不齒翁。或更譏笑之。翁大憤。遂作書記其顛末。而自經死。越日家人始知之。救之不及。檢其衣得書。始知其自死之由也。姑亦知爲汪愚。搜汪室中得男子小影。視之。鄰生也。使人往執之。而生適以事他去。遂縛婦而報之官。官捕生不可得。定讞。汪論絞。

翁媳爭訟

清朝野史云。鎮江人某爲吉林五常廳同知。廳有巨室子婦與翁構訟。翁紳衿也。其兄官某省。巡撫。婦年少而寡居。欲與翁析產。恐訟弗能勝。乃賁緣得入官廨。認某之妻爲義母。因義母而時見義父。某豔其姿首。有所求無勿應。於是而子婦訟勝矣。東三省官之勢力最大。莫敢抗逆。而訟非賂不行。無論原告被告必納賄。率以賄之多寡定勝負。賂而賁。是我之力不足也。人事

已盡矣。苟不納賄而負。則羣起而尤之曰。人事而不盡。宜其敗也。吏治人情之頹壞如此。故翁亦無奈子婦何。遵官之判而已。婦遂朝夕出入官廨。繼且遷入以居。而穢聲四播矣。翁亦聽之。未幾某調任他郡。竟以携之去。儼然如妾媵焉。某後在某郡任罷職南歸。乃並其所育之子女。委之吉林而去。婦既居吉林。廣交游。不一年而竟操神女生涯。猶榜其門曰某公館。是時翁充省中某要差。知之亦不干涉也。雖五尺童子。咸能道其往事云。

金山寺僧彌縫大獄

清朝野史云。兩淮鹽運使司某公初下車。忌商人勢燄大。欲假官權牟私利。迫令商人於正供外。別籌報效款若干。先是商人交口議運台不洽商情。對於運司已有惡感。至是總商皆持不可。運台惡之。欲中傷商人以他事。商人稍稍聞之。共議謀抵制。某總商者申韓家也。首倡不納鹽課之議。七總商附和之。議遂定。斯時兩淮鹽課居全國賦稅歲入之半。而商人財力又足以左右天下。運台始雖主張抑商。至此無如商人何。又恐干吏部議。進退失據。識短情急。遂懸梁自經死。噩耗達江寧。制軍某特親自馳赴揚州查辦。商人惶駭殊甚。集謀士庭議。謀士中有偵知制軍與金山住持僧某某友善者。又預計制軍必道經京江。乃募門下客設計結納金山住

持僧某某使之懷挾鉅金。夤夜兼程發京口。抵山門。幸得住持僧某某接談。求僧援手。僧領之。無何制軍舟才抵京口岸。喘息未定。而金山住持僧某某一小船翩然破江心浪花而至。逕謁制軍。乞登山小憩行旌。制軍不得已許之。遂與俱上。讀書看山。眠琴賭奕。清遊竟日。幾將查辦事攔起。會從者敦促進發。制軍始興辭。山僧留。制軍不可。山僧固留。制軍曰。余此行有緊要公事。須一拂拭。山僧詢何事。制軍又曰。前日兩淮運司被商人逼死。余須往一查。長老顧不知耶。山僧佯驚曰。公謂淮南偪死運台耶。制軍曰然。山僧又曰。怪事怪事。運台病死耳。兩淮商人先五日早已過江作平原君十日游。而運台之死乃在前日。勿論時日不合。且商人今尙留滯山中。公不信。老僧可一一招使來謁也。制軍既見八大總商。微窺之。無作容。究之。疑信參半。尋謂僧曰。既如長老所說。姑遣一員去審視。余明日卽歸江寧矣。制軍既回轅。會揚州官吏先後牒院。詳告運台猝病出缺情實。而運台之子某亦具呈述乃父病死狀以聞。事遂寢。斯役也。京口官吏不知山僧有送制軍留宿山堂事。兩淮官紳不知商人與山僧有秘密交涉事。以故一樁彌天大罪案。暗中彌縫。竟不遺一點破綻。可謂巧矣。後來官府文書中。遂無有傳聞此事者。

劉玉書巧遇

清朝野史云。劉玉書生性蠢拙。幼讀書。日授數十字。誦終日。不能上口。十四五。尙不辯之無。父憂之曰。蠢若此。他日何以自立。乃爲納資捐一雜職。冀他日得一缺。爲噉飯處也。劉長。蠢益甚。加以迂拙。願行止莊重。跬步必循規矩。與人對語。呐呐如不出諸口。候選二十年。選得廣東某巡檢缺。故事末秩得缺。得於午門外謝恩。惟徒存此例。無有行之者。劉居京師久。習聞此說。得缺之明日。天未黎明。肅具朝衣朝冠。恭詣午門。行三跪九叩謝恩禮。是時天方雨。劉於雨中叩拜從容。惟恐隕越。適某邸入值。乘輿過。見而異之。使僮問爲誰。劉謹對新選廣東某縣某司巡檢劉玉書。叩謝天恩。僮走報。某邸以爲奇。既入朝房。遇兩廣制軍某公。蓋某公時方入京。陛見也。頓憶劉氏。因語之曰。貴屬下某縣某司巡檢劉某。將舉其事以爲笑。詎言至此。內忽叫起。遂不及竟其說。忽遽而入。自此某公亦未復與某邸遇。陛辭回任。劉恰亦領憑到省。趨轅謁見。公憶某邸在朝房語。優遇之。問某王爺安好。余出都時未及見也。劉唯唯。到任未一年。卽奉檄兼辦某釐局。獲資巨萬。旣而以事晉省。復謁制軍。制軍謂汝職太小。盍過班。劉亦唯唯。旋捐升縣令。卽歷署優缺。不數年。疊捐疊保。居然監司矣。請咨引見。制軍備土儀及書。令資呈某邸。劉抵都。引見事畢。卽躬贖禮物。赴邸求見。而未備門者引進。贊門者呵之曰。若欲求見。當於四鼓時。

來。劉亦唯唯。果於四鼓往。則邸方乘輿將入值。劉卽輿前叩見。呈書札。邸領之。就輿中拆視。制軍書中常語外。兼及劉某心地忠厚。才具優長。已薦保至道員云。蓋終以劉爲邸之私人也。某邸此時已盡忘前事。亦不解制軍書中言。頗以爲異。沈吟自問曰。劉某何人。而勞諄諄道及。旣入見。適某道缺出。上問誰堪勝任者。某邸意一時無人。卽舉劉對。竟備真除。世之升官發財者。皆得之於機巧迎合。劉獨得之於樸愿愚拙。不亦異乎。爲此言者。特就一面而言之耳。不知劉之升官發財。雖得之於樸愿愚拙。而其所以升官發財者。仍不出於機巧迎合。蓋非某制軍之機巧迎合。劉必不升官發財也。不過機捩啓於彼。而轉動發於此。人自不覺耳。

某中丞外遇

清朝野史云。某中丞性喜漁色。初與某氏婦私。婦固羅敷有夫者。中丞憚其夫某甲剛猛。婦亦以其不解濫存。於是下堂求去。別嫁某乙。旣而中丞開府大梁。婦之前夫某甲。適充撫署內戈哈。後夫某乙。則以武弁候補豫省。婦因是賚緣入署。中丞見之。藕斷絲連。舊歡重續。甲與乙皆有所聞。然畏中丞勢。噤不敢語。某年夏值中丞壽辰。假夫人命招婦入署。派戈哈數名迎之。甲適與其列。憶及前事。忿不能平。是日署內外設有壽筵。甲借酒杯以澆塊壘。旣入醉鄉。憤益難

遇。入夜突持利刃。闖入宅內。遇一傭媪。斫之立斃。中丞夫人乘涼檐下。亦被斫傷。闔署大譁。僕從俱集。乃縛甲付兩司。連夜嚴刑審訊。甲供宿與中丞有仇。是夜酒醉。意欲入內行刺。不意誤傷他人。志既不遂。死耳。復何言。翌日發讞局復訊。甫提至大堂。已七竅流血而死。蓋中丞恐甲實供。而預先使人置毒於飲食者也。甲既斃。遂以患瘋傷人入奏。含糊定案。此事常州徐明府云。明府蓋當時承審此案者。

大吏養癰貽患

清滿洲某統帥。以舉人擢至內閣學士。顯廟御極初年。上疏論南北形勢頗切。上嘉之。迭加拔擢。任以軍務。豐縣之役。戰績甚偉。迨至督兵數省。漸跋扈。在皖北時。招撫逆捻張隆。妻有姿首。出入轅門。毫無顧忌。用是醜聲達內外。餘孽不多。某不肯遏擊。安坐穎州。遂至入關肆掠。而陳得才南山之禍烈焉。苗沛霖騷擾江淮。逞其梟獍之心。罪無可逃。某則一意縱容保護。其間劣紳某某。及臬司張某。總兵傅某等。幸災樂禍。甘爲苗逆爪牙。風承痔舐。靡惡不爲。厥後凶焰日張。雖受苗脅制。聽苗指揮者。不僅一人。而生靈荼毒。推原禍始。皆某之養癰貽患也。某由皖而豫而秦。凡用兵處。貪污欺飾。不可悉數。同治初元。奉旨拿問。某供詞狡辯。案未定。給事中趙

公復嚴劾之。疏入上爲動容。旋賜某自盡。天下快之。

令尉相仇一死一戍

前清各州縣必有丞尉。依古制也。位則堂屬。情同手足。聯之以恩。事之以敬。各盡其職。斷不可隔膜。咸豐七年。湖南有某令。缺苦而年衰。其尉缺更苦。幾至斷炊。令既不能稟戒得之訓。但尉有所求。百不一應。勢成仇寇。尉莫奈何。乘令稱觴之日。坐馬扱於宅門外。凡送壽禮者。至尉起謝曰。大令素清正。不受民間一錢。此禮何爲者。謹代璧還。司閤幕友曲勸不聽。某令憤極。與尉互詈。繼而用武。令以頭撞尉。遂倒地不起。其子扭尉赴省。審革戍新疆。妻子流落湘中。細思之一死一戍。皆自取也。

胡公林翼政績

公少負才氣。不甚措思也。道光乙未舉鄉試。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署安順府事。道光之季。寇亂漸萌。嶺嶠以南。駱越滇黔諸山中。奸宄亡命。狐嘯梟嘯。四出劫掠。勾結營兵。胥役爲黨羽。無敢捕治。安順宋普里部也。當雲南驛路。向有冒頂大五小五諸匪。聚衆爲姦暴。公廉得其狀。延訪士紳。寄以耳目。偵知賊黨。以歲除釀飲某所。公親率健捕馳至其地。獲著名渠魁余

饒貴等。其黨無一脫者。在安順年餘。先後擒巨盜三百有奇。一郡肅然。日坐堂皇。訟牒至。立與剖斷。清積案三百餘牘。倡修義學十數區。摻輯節孝八百餘人。彙報請旌。建總坊通衢。稟裁書吏規費。安順二百年。有司詳節孝自公始。調署鎮遠府。府境跨有漁沅。所屬皆苗獠。其台拱清江黃平皆盜藪。勢尤橫。公治之如安順。盜幾盡。歲飢。開倉平糶。清社會之被侵蝕者。奉檄帶兵勦黃平革夷山等處苗匪。獲盜首保鵝等三百餘名。悉平其寨。以勦匪功。賞戴花翎。會湖南新甯奸民李沅發爲亂。奉檄赴黎平防堵。事竣。得旨補缺。後以道員用。咸豐元年。補黎平府。府境毗連湖南粵西。山深菁密。盜出沒剽奪。捕之輒越境竄。公至。日延紳民及椎結左衽諸渠。率賜以酒食。詳詢民情地勢。令相連爲堡。擇立鄉正團長牌長。互相稽覈。捕治諸不法者。是時廣西賊大起。永甯懷遠融縣環黎平西南界皆賊。公募壯勇扼隘防堵。辦團練千五百餘寨。建碉卡四百五十餘座。連屯相望。上言督撫請環邊要隘築堡守禦。以爲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力以自衛。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郡城故無儲積。勸富民捐穀置倉。以備城守。自後黎平疊被攻撲。城卒不可拔。皆公練勇儲粟力也。旋奉命署湖北巡撫。時武昌三次淪陷。公私掃地。赤立無可措手。公以爲不攻漢陽則荆湘梗塞。不攻武昌則咸蒲崇通愈形滋蔓。乃添募兵勇兼

顧南北兩岸。賊謀襲金口營。斷官兵餉道。公分兵爲三路。設兵三伏。親率大隊旋繞之。殲賊七百餘。生擒僞丞相陳大爲等。五月賊分六路來撲。公遣將分路追勦。用伏兵抄襲賊尾。賊敗退屯紙坊。我軍進擣其壘。忽南風大起。礮齊發。賊狂奔入城。是役也。擒斬千餘。淹斃者無算。官軍直逼小東門。於紙坊金口椅角立營。賊伏不出。七月由金口渡江。以火龍船毀賊浮橋。水陸夾攻。遂克濮鎮。公親冒矢石。奪大別山賊卡。未克。會別賊由漢川至。焚漢口。公軍已一月不得食。至麥山。飢潰。不數日整軍復戰。移營大軍山。分駐新博嘉魚。其時水陸萬人。多新募。賊至常數萬。見者奪氣。公從容談笑。雖挫而其氣彌厲。州縣殘破。餉源絕。文移指撥。多不時應。爲書告隣省求助。情詞深痛。人感其誠。稍資濟之。旋發其私家之穀濟軍食。遂以十一月克復省城。殲賊萬計。生擒僞檢點古文新等十四人。先鋒悍賊八百餘。並逆黨五千餘。得旨賞頭品頂戴。實授巡撫。遂分兵收復武黃各縣屬。餘賊遁入九江北岸之小池口。公計江楚唇齒相依。而九江扼長江之衝。實江楚門戶。九江一日不復。江楚一日不得安枕。乃令李忠武率全部圍之。分兵駐黃梅廣濟蘄州間。以遏江北賊。而公自駐武昌調度。當是時官私廬舍。焚毀幾盡。諸事草創。公一意振興。裁通省浮勇以節糜費。設武漢重兵以固根本。慎選賢良。與民休息。設清查局。查被

賊後州縣倉庫錢糧交代。設節義局。表章歷年殉難官紳士女。設軍需局。籌備東征器械餉糈。挈提綱維。巨細畢舉。尤以亂民之生。由法度廢弛。吏敝民媮。因循苟且。以有今日。不商討賊。則亂之源不塞。不務察吏。則亂之源不清。劾道鎮丞守以下數十人。與屬更始。禁應酬。嚴奔競。崇實黜華。於是在官者稍稍推廉尙能。知吏事矣。公狀貌英偉。目閃閃如岩下電。威稜懾人。聰強敏給。事至應機立斷。無留難。苟當理。艱煩重大。毅然自任。不以例文拘束。自言守鎮遠黎平諸劇郡。捕治盜賊。爲民興利除害。皆默自程課。惟恐大吏聞有所牽掣。清釐湖北漕糧。議者以州縣公私取維。積弊且二百年。不宜驟革。公自釐定。以部定漕折爲率。因其地之肥磽。缺之繁簡。加重輕焉。歲爲民間省錢百四十餘萬緡。爲庫項增銀四十餘萬兩。提存節省銀三十餘萬兩。民與國兩利。而爲州縣裁革陋規幾盡。使有以自給。故亦無怨。籌辦鹽課釐稅。皆自定章程。所派官紳。各視才地所宜。時加手書訓戒。綜覈名實。精力絕人。每於理助之中。暗寓察吏之法。謂取民贍軍。使商賈同仇敵愾。卽以教忠。使局員潔已奉公。卽以興廉。又時時戒飭屬吏。俾知稼穡之艱難。知小民之情僞。其治軍務明紀律。尤加意將才。曰爲統將必明大體。知進退緩急機宜。其次知陣法。臨敵決勝。又其次勇敢。此大小之分也。又曰兵之囂者無不罷。將之貪者無不

怯。觀其將知其兵。觀其兵亦知其將。生平以天下爲己任。乘機赴會。斷行無疑。援江西數千人。援湖南萬人。皆精兵。時鄂中賊方逼。公一意調遣軍糧。皆自任之。卒收全功。武昌始復。卽規取九江。九江復。卽規安慶。越境千餘里。討賊制其死命。督撫之以全力。援勦隣省。自湖北始也。嘗言國之需才。猶魚之需水。鳥之需林。人之需氣。草木之需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才者無求於天下。天下當自求之。故公所特薦。不盡相識也。在武昌專意吏事。懲貪惡。任廉能。吏治蒸然日上。病急時。猶引賢退不肖數人。時論皆以爲允。公自爲湖北巡撫。念國家多難。而身負重任。益務繩檢其身。較其尺寸毫釐。而待人一秉大公。推誠相與。無粉飾周旋。嘗曰。吾於當世賢者。可謂傾心以事矣。而人終樂從。曾公其至誠出於天性。感人深故也。然諸將弁在事者。樂公之鼓舞振興。天下士從公爲尤盛。而其言不自足如此。立賢善堂。以延賢俊之至者。察其材隨宜任使。與人言虛中。翁受苟可行。必研窮其利害。而竭盡其底蘊。與所常共事文武諸公。歷六七年之久。披肝瀝胆。無幾微間隔。遇事苦心調護。俾人人有布衣昆弟之歡。而自視歆然。常若不足。語及人才優劣。喟然曰。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願吾才智不足有爲。賢者終不我應耳。始曾公嘗奏胡某才勝臣百倍。及上公死事狀。謂其堅持之力。調和諸將之功。綜覈之才。皆臣所不

逮而尤服其進德之猛。嗚呼。此豈今之人也哉。

微員食祿有定數

庸盒筆記云。李筱泉制軍巡撫湖南時。有一捐班。選得某郡通判者。來謁上官。制軍循例出題考試。通判一到花廳。卽掩卷高臥。制軍召首府使往問之。通判對曰。吾儕若能考試。則以科第得官矣。今因不解文字。故以捐例得之。何考之有。制軍謂此等劣員。亟應參革。遂於發月摺時。具一片參之。及批摺已回。不見此片。旋於書案抽屜內得之。蓋拜摺時忘封入也。制軍欲復上時。馬公新貽巡撫浙江。與通判有舊。適馳書爲之說項。制軍謂其命尙佳。遂飭令到任。食祿八年。及王夔石侍郎（文韶）巡撫湖南。復調通判考試。以不完卷劾罷之。蓋通判之不才。當以考試被斥。而尙有八年之祿。故始不能劾。而終竟被劾云。

華亭令戲懲武秀才

清代軼聞云。江蘇人尙文學。習武者少。然武科不能廢。當歲試之年。輒搜羅充數。往往不及額而止。無賴者幸博一衿。不求上進。每橫行一鄉。不特閭里苦之。卽地方官亦苦之。嘗聞前華亭令許君雲夢治鞠一事。不禁爲之失笑。許君爲政。以廉幹名。一日者。有武生扭一鄉人至縣喧

訴許訊其故。則鄉人入城擔糞。誤觸生汚其衣。已經途人排解。令代爲浣濯。及服禮。而生不可。必欲痛挾之。而後已。許詢悉其故。亦拍案大怒。曰。爾小人乃粗心。擅汚秀才衣。法當重責。鄉人惶恐乞憐。許良久。曰。姑寬爾。令生坐於堂側。而飭鄉人向之叩頭百以謝罪。叩至七十餘。許忽曰。我幾忘之。爾之秀才。文乎武乎。對曰。是武。則又輾然曰。我大誤。文秀才應叩一百。武則一半可矣。今多叩二十餘頭。爾還之。復令鄉人高坐。而捉武生還叩。生不肯。則令阜隸挾持。而抑其首。叩還二十餘。乃釋。生大怒。走出。許撫掌大笑。邑人觀者聞者。亦無不大笑也。是舉雖非正道。然松人至今嘖嘖以爲美談。詩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許君之戲。毋乃近于虐哉。

糊塗官

福建有秦某者。官蒲田令。正月。署中宴客演劇。至雷峯塔許仙合鉢事。秦忽大怒。呼吏執許仙下堂笞之。僂人訴曰。某戲子。非許仙也。秦曰。吾原知爾戲子。若真許仙。則笞死矣。一時傳以爲笑。江蘇某官攝太倉令。一日審案。突有一人上堂呼冤。訴子業剃頭而忤逆者。某以瀆擾。叱令驅出案。畢退堂。忽憶有剃頭父呈忤逆事。卽令役速將在署剃頭之人縛至。某一見大怒。曰。爾奈何忤逆其父。叱令重責。至一百。其人昂首辨曰。小人實係早年喪父者。某始恍然。滿堂書役

皆匿笑而散。因記黔中苗人稱天子爲京裏老皇帝。稱大小官府皆曰皇帝。其私稱官府則曰朦。粵西獠人稱官府曰瞎。噫。朦瞎之稱。殆春秋一字之褒與。竊謂若二君真當之而無愧者也。又聞有北人任淮安令。民有控鷄姦者。訴曰。將男作女。官不解其故。叱曰。江南下雨。與爾江北何干。衆爲哄堂大笑。既詢知其故。乃爲判斷。此則語音之誤。非二公之倫。

做官不可有邀功心

陳子莊先生曰。功令獲鄰境應斬梟盜犯三人者。卽予升擢。閩粵二省。海盜頗多。地方官緣是得超遷者。指不勝屈。然以殺人得官。仁者固有所不忍也。吾家宗人有官福建同安丞者。獲盜三人。遂擢江西樂平令。期年而病。見一盜在牀前索命。二盜窺戶而笑。禳禱無效。未幾遂卒。蓋笑者真盜。故不敢入門。而索命者則冤鬼也。後先大夫宰福建廣澤縣時。亦獲隣境夥盜數人。友人或勸鍛鍊以邀功者。先大夫舉是事以告曰。吾非惟不忍。亦不敢也。乃論以爲從律。均免其死。嘗訓余弟兄曰。此數人若果係盜首。吾不願以此升官耳。同治癸酉。在蘇州。與四明胡竹亭刺史（璋）談及是事。竹亭言其攝江都縣時。獲金匱盜犯三名。案定後。上官將照例予以奏獎。竹亭推其功。以給同城前獲處分之縣尉及汎弁。爲之開復頂戴而已。不邀賞。其用意與先

大夫合。然居今之世。能如竹亭之存心者。有幾人哉。

巡檢作惡之報

陳子莊先生曰。憶三十年前。與秀水汪鐵宋明府〔和梅〕同坐角里草堂。有人入告曰。某戚死矣。家無一人。鄰里殮之。鐵宋愴然良久曰。吾今乃信天道。因言其父故名諸生。累試不第。遂去爲小官。官江蘇巡檢。年已暮矣。亟爲子孫計。無惡不作。見銀錢卽作鷓鴣笑。雖逆天理悖人倫。勿顧也。一日有父控其子忤逆者。子大懼。倩人關說。許餽米十石免責。某允之。旣又謂其人曰。若再能加米十石。我爲杖厥父二十。何如。子大喜如命。次日坐堂皇鞠訊。觀者如堵牆。先呼厥父上。略訊數語。卽傳呼拿不孝子。厥子喜父之將被杖。已早伺于門矣。呼未已。子卽趨而進。某罵曰。若不知父之呈爾忤逆而敢來耶。子對曰。父年老獨行。恐其傾跌。追隨而扶之來耳。某遂霽顏曰。始我以爾爲逆子。乃今而知爾爲孝子也。然爾父控爾不孝也。曷故。子因訴家貧。父索奉養。奢力不能盡供云云。父在旁怒斥其妄。某不之聽。婉謂其子曰。我已知爾父之悖矣。然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爾第盡爾子職。爾父自能回心。以瞽瞍之惡。舜盡孝乃能感格之。况爾父之惡。尙不如瞽瞍乎。爾旣扶之來。可仍扶之去。因顧謂厥父曰。爾有如此孝子。乃控其忤逆。可謂

老悖矣。此後當體恤爾子。毋再蹈故轍。天下未有父慈而子不孝者也。卽諭傳點退堂。父怒極無可言。將下階。子來扶。父揮之以肱。口喃喃言。世上顧有此糊塗官。觀者皆笑。某忽拍案大怒。曰。我好勸爾。乃敢罵父母官乎。叱隸捉回。答二十。逐出。而白粲二十石。積乃倉矣。其他行事類如此。未數年。以惡疾死。後妻媳相繼歿。所積貲蕩盡。今其子又死。遂致滅門。可不令人警懼哉。先大夫嘗言。福建同寅某公。嚴于催科。每比卯輒流血滿地。鄉民欠課者杖之。盈千累百。哀號之聲。有若鬼噪。故輸課輒報最。而囊橐亦充裕焉。然身歿之後。亦遂絕嗣。貪與酷之報。昭昭不爽也。

團鍊害民

陳子莊先生曰。咸豐中。以粵賊肆擾。舉辦團練。各省均設團練大臣。以巨紳主之。蘇則龐公鍾潞。浙則邵公燦。王公履謙。後浙事敗。王公獲遣戍之罪。然團練大臣。特有其名目。不能節制諸郡縣也。每縣各有練局委員。紳董主其事。第認真舉行者少。故賊所到之處。勢如破竹。不能支持耳。金華府屬辦團練者。推金蘭二縣。金紳則朱駕部。允成生員。方滋。李璠。賊至。皆與之角戰。久乃敗散。蘭則諸葛一村。拔貢與優貢某二人爲之主。各村皆附和之。其初聲勢聯絡。甚爲賊

憚。後則村董內良莠不齊。于是施家灘等處。藉盤查奸細爲名。殺人奪貨。行旅視爲畏途。諸葛二君亦不能禁止。王壯愍中丞。委段臬使光清。親往查辦。竟不能戢。大營兵勇。非數十人連檣而行。卽不得免。甚至本地差委各官過之。均遭擄掠。示以冠服曰僞也。驗以印文。亦曰僞也。幾至無理可諭。余初以爲傳聞之過。嗣因嚴州糧臺公事。舟經其地。卽有數人登舟。口稱盤查。搬動箱籠什物。見余頂帽。則譁曰。此僞官也。一時聚集至百許人。各持刀杖。勢已洶洶。適有一武生鄭姓者來。見之叱曰。此金華陳老師也。若等不可無禮。乃皆散去。鄭君來前慰藉。謂此輩業已豺狼成性。攘奪戕殺。將來必致大禍。某行且避去矣。未幾張帥自金華敗退。潰兵過此。憤其從前之阻梗。登岸焚殺。兩岸十餘里。靡有孑遺。此亦好還之報。第未知鄭君已先避去。得免于難否。然蘭谿之團練。遂散矣。夫團練而至于爲暴。此亦何異于作賊。是蓋由前邑令某公遇逃散吳勇過境者。不問是非。概行殺戮。人皆視殺爲固然。遂致尾大不掉。後來莫可如何。同治元年。李爵相在上海軍中。與余言及某公殺勇事。深以爲非。蓋爵相爾時過蘭溪。寓唐副憲壬森家。習聞其事也。

彭玉麟之知遇

清代軼聞云。彭公玉麟。不能作楷書。試卷謄正。往往出格。九應童試。皆坐是被斥。時浙人高某。視學湖南。嘗徵行物色佳士。不可得。最後過彭公故里。聞讀書良苦。循審所習。似非制藝異焉。再視屋宇甚陋。門有聯曰。絕少五千拄腹。掌腸書卷。祇餘一副忠君愛國心肝。書勢雄傑。不顏不歐。似未曾學者。叩鄰右得彭公名姓。及其家世。知必應試。遂心誌之。是歲按臨長沙府屬。得一卷書。勢雄傑。似曾經眼。恍然有所感觸。竟拔置第一。迨揭曉。果係彭公。大悅。參謁時。歷述所見告之。彭公感恩知己。請列門牆。執師生禮。高致仕後。子若孫倦讀淫博。不能世其家業。而彭已貴。爲擇地築園墅報之。卽今高莊是也。

紹興奇案

清朝野史云。紹興昌安門外某村有張世昌者。素以沿鄉賣舊衣爲業。出必數月。家中惟老母魏氏與妻同居。妻卽母之內姪女也。某年春。結伴出門賣貨。世昌至夏未歸。一日。姑病思食。白煮雞。婦宰雞煮熟。就砧斫之。念姑年老齒落。其雞未知煮爛與否。因取一瓣嘗之。適姑於房中喚媳。婦欲應而雞肉方入喉。不能出聲。氣塞而蹶。姑屢喚不應。匍匐出視之。則已死矣。疑其熱天中惡。治之不醒。以母家相隔百餘里。若俟通知而後殮。則恐暑月屍潰。又以其子遠出家無

餘財遂央隣人賒薄棺殮之。屋無停柩所。外近又乏閒地。而有祖墳。遠在五六里外。央隣人卽日昇往厝之。詎婦死後。因着衣入棺。及昇而行遠。震動其身。雞肉漸轉。至黃昏而霍然大甦。知已在棺中矣。奮力頂蓋而出。茫茫曠野。四無居人。不知此爲何所。坐於棺側而泣。適有遠村。善提菴僧獨修者。與其工人馬四回子。自某處索負。提燈而歸。路過墳旁。聞啜泣聲而問之。婦出以實告。獨修舉燈照之。見婦少而有色。思欲攜歸菴中。以隱語商之。馬四四以爲然。遂詭告曰。汝家係吾去順路。吾引汝歸可乎。婦喜諾。同行里許。至一村。則馬四之兄馬二回子之家在焉。馬四知兄已舉家往祝妻母壽。家中闕然無人。頓起毒謀。託言飢渴。欲於兄家索食而後行。至則其門已鎖。撥開而入。時夜已半。鄰人疑馬二歸也。聞聲而不之問。馬四囑獨修先於竈下燒火而已。入內取米淘泔入鍋。畢。遽拾柴斧。隱至獨修背後。向頭上盡力奮擊之。悶絕於地。復連斫之而斃。持斧向婦低語曰。汝從我乎。否則亦請試斧。婦正在戰慄。懼而從之。飯畢。席捲其兄之所有。挾婦而遁。次早。鄰人見馬二外門似爲人所撥落。喚之無答應者。疑爲被竊。邀衆同入察之。見一僧被殺於竈下。入內則衣物皆空。亟往其家以告。邀之報官。官驗屍後。隨訊問鄰右。及其妻家之人。僉言馬二是夜實係全家在於某所。並未回家。證見確鑿。而獨修之徒知師被

殺馬四不回。疑四圖財害命。亦控之官。嚴緝馬四不獲。案懸未了。張世昌之妻父魏某聞女身故。飛馳而來。往墳上哭之。棺已空矣。聞於官。官細察之。則薄棺薄殮。似非盜墳。乃屍又不見。遂成疑案。惟飭差緝訪而已。未幾世昌歸。見妻死而屍亡。再尋求。了無影響。秋間其夥伴李茂元者。復來邀與同出。世昌以母老身單。不能他往。辭之。至次年春。茂元獨自賣衣至台州寧海城外。見一家門傍河干。有婦浙米提籃入。酷類張妻。茂元疑之。次日潛身僻處以覘。則真確無錯。詢之旁人曰。此本縣捕役許保賢家也。茂元盪歸。告之世昌。世昌赴縣求一自緝牌。偕茂元及妻父魏某。飛馳而往。伺其妻出。遽擁至縣控之。并呈緝牌爲據。官訊婦。婦直言上年夏間事。并言馬四回子脇婦逃至天台。投親不遇。轉至寧海。貲財用盡。遂投身於捕快許家爲幫役。許屢欲通婦。而婦不從。一日馬四隨許出外緝賊。數日後許獨歸。謂婦曰。馬四死於水。我已殮之。婦心疑而不敢詰也。是午縛婦強姦。否則欲殺婦。懼而從之。已數月矣。訊之許保賢。供亦相同。及問馬四死狀。初猶狡賴。嚴刑鞠之。實供馬四係異鄉之人。知無親人根究。誘與出。乘間以斧擊倒斫斃之。而佔其婦。官往驗馬四屍首。傷痕宛然。遂問許以大辟。以婦既不知情。屢遭迫脇。情殊可憫。贖杖解回。以結紹興之案。世昌念婦素來幽嫻馴謹。其遭污垢。實爲強暴所逼而然。告

於母而收之。

獄吏潛聽

山右衛生世家子也。兒時穎悟過人。溫其如玉。十三歲。應童子試。學使者命題面試。賞其文。以爲神童。拔冠一軍。且謂其學校官曰。此小衛玠也。異日當清貴。可善視之。由是小衛玠之名。噪於一叢。遐邇皆傾慕之。願妻以女。生益自負。擇配殊不肯草草。願幼失恃怙。而家甚寒。年將弱冠。速好尙虛。生攻苦彌篤。自以爲青紫唾手可得。但有千鍾粟。何患無顏如玉也。邑鄙翁者。家稱素封。有女珊柯。年及笄。美而慧。女紅之餘。酷嗜翰墨。翁與人酬應書札。類皆倩女代筆。翁益愛憐之。嘗誇謂戚黨曰。我家有掃眉才子。若開閨閣科。何患不狀元及第也。坐是遴選東床。頗難如願。一日。珊柯與嫂。五台禮佛歸。途中適與生遇。珊柯秋波頻睨。情殊惓惓。嫂窺其意。悄謂之曰。小姑知此人乎。此卽鄉里所稱小衛玠者是也。渠與家兄爲社友。過從甚密。故識之。小姑如有意。當使兄爲執柯。珊柯紅暈於頰。笑而不答。旣歸。思戀綦切。飲食俱廢。嫂固與珊柯善。不時省問。珊柯喟然低聲謂嫂曰。我亦不解何故。那日歸後。魂魄若失。似此懨懨。恐非佳兆也。嫂戲慰之曰。小姑得毋爲小衛玠乎。果爾。得諧伉儷。的是嘉耦。當卽風示渠。央吾兄來。請命於翁。

無不諧也。但其人才豐境裔家徒壁立。與相如等。未審小姑患貧否。珊柯嘆曰。實告嫂氏。妹簪之已熟。命好。貧亦可富。否則富亦可貧。富貴在天。有命存焉。何患貧之與有。惟嫂氏圖之。嫂笑曰。如此易矣。小姑請自保重。不三日。必有以報命。珊柯大喜。厥疾頓瘳。里有某公子者。父官粵東太守。卒於任。宦囊充物。公子扶柩歸。服闋。年甫十八。適聘妻某氏。病卒耳。珊柯名倩媒求婚於翁。翁慕公子門第多財。遽喜諾之。嫂聞之。知難挽回。乃備告珊柯。且婉勸之曰。非嫂方命。奈翁已許公子。雖智如良平。亦難爲計。聞公子少年才貌。亦不減小衛玠。况門第家道。有過之而無不及。可見婚姻大事。自有天定。人力斷不能與造化角勝。似此天作之合。未嘗非福。小姑亦何必甲彼乙此。沾沾然成心不化哉。珊柯聞之。無可如何。只得惟父命是聽。亡何。吉期已屆。公子親迎。演劇宴賓。備極華侈。夜分客散。入房更衣。復出自私。突有人掩出其後。以刀洞其胸而殮之。其人疾入房。吹滅燈燭。知珊柯坐床上。入幃遽抱求歡。珊柯以爲公子。駭問君何爲者。如此鹵莽。其人低答曰。我我非公子也。乃小小衛玠也。感感汝意。特特來謝。珊柯驚曰。公子行且至矣。宜速去。毋使兩有不便。其人曰。公公子我。我已刃之。可請放心。珊柯駭曰。汝言真耶。曰。那敢相誑。珊柯頓足失聲大哭曰。汝累我矣。奈何。其人知不可犯。又恐人至。急摸取珊柯髻上

簪出房拔關竄去。比媪婢等聞珊柯哭聲。各秉燭來問訊。見珊柯披髮汗喘。慘無人色。爭前問故。具告所以。衆大驚。急出覓公子。果見洞胸。僵仆地下。血流徧地。須臾。合家男婦畢集。公子兩弟未及成童。撫屍大哭。平明。具狀訴於邑宰。詞內並牽連珊柯。保無知情。邑宰卽率伴作來驗。時當暮春。見公子身着短袷。俯仆地上。果係出其不意。被刺身死。乃拘生與珊柯。分別研訊。珊柯哭稱。素與生漫不相識。實不知情。及至訊生。生素未登公堂。驟見有司。厲聲叱詰。倉猝莫知所對。情殊惶恐。邑宰信以爲真。遽請褫革巾袷。備加榜虐。生不堪酷刑。遂至承服。爰書既定。直延頸以待秋決。珊柯雖不知情。以事出有因。亦不能遽釋出獄。會按察某公。由牧令起家。陳臬晉省。慮囚及生。頗疑其冤。思爲平反。而苦不得法。夜夢一人。持銅鏡一枚。擲地碎其半。而存其半。歌曰。銅鏡如月。半明卽滅。先缺後圓。先圓不缺。寤後尋繹夢兆。味後二語。忽有所觸。乃授計獄吏。淨除一室。備設床幃衾枕。縱生與珊柯聚處其中。以察其情形來告。獄吏如命。並具肴酒。延二人至而告之曰。公子一案。業已定讞。憐汝二人。實一雙嘉耦。生離死別。近在指日。特具不腆聊與稍叙決絕。勿卻爲幸。二人俱再三固辭。獄吏笑曰。我不過一片哀矜之心。並無他意。請勿疑慮。決不使長官知之。言訖。鑰扉徑去。初五臺途中之遇。珊柯因嫂知生。而生固不曾留心。

於珊柯也。自公子獄起。生以爲珊柯素無仇隙。意外橫遭誣陷。殊深抱恨。至珊柯雖有意於生。自遭公子之變。愈恨生凶暴。前念頓灰。茲被鑰於一室。彼此相視。未免心動。珊柯見生溫文爾雅。似非殺人之人。卽或如此。亦因愛我起見。我幸免禍。而彼指日卽正典刑。究竟與我毫無所染。徒喪厥生。情殊可憫。一種憐生之心。不覺時形於色。生雖嘗耳珊柯豔聲。未曾見面。卽獄起。偶與對質。更不敢公然平視。今近在咫尺。細意領略。果信名不虛傳。因憶獄吏之言。死期伊邇。與其徒坐虛名。不如暫圖實樂。縱正典刑。死亦無憾。乃強顏向前揖珊柯而歎曰。小生與娘子。平日並無仇隙。一旦橫遭誣陷。果何故耶。珊柯覩覩久之。嘆曰。君所作事。君自知之。妾縱不無憐君之心。然殺人者抵有國法在。於妾何尤也。生歎曰。卿今日尙以爲殺人者。真小生耶。以卿視小生。力乏縛雞。豈能殺人者。卽卿旣苦口相坐。百喙難解。但枉被虛名。心實不甘。卿如慈悲。俾得一親肌膚。死亦瞑目矣。言訖。便拉珊柯求歡。珊柯聞生所言。心甚淒然。雅不欲拒。解衣並寢。曲盡綢繆。事已。珊柯問曰。始君口吃。而狐嗅之氣刺鼻。今何不爾也。生笑曰。小生向無此疾。卿何所見而云然也。珊柯因述曩日公子被害後。其人滅燭入幃。所聞實係如此。然則果非君耶。生歎曰。事已至此。想是夙冤。今蒙卿見憐。何復尤怨。珊柯又將五臺歸後。如何抱恙。如何與

嫂同謀。歷歷爲生具述。一過生不勝感激。嘆曰。小生謬承錯愛。若非娘子述及。至死不知。然此中消息。得毋漏洩。俾奸人乘機假冒。至嫁禍於小生乎。珊柯嘆曰。閨房祕語。人何由知。信如君言。果係含冤。然爰書旣訂。料難平反。君如屈死。妾誓相從九原。決不獨生也。二人喁喁細語。獄吏潛聽其晰。一一轉達於公。公笑曰。得之矣。亟密召郵翁至。問曰。汝家來往人等。有口吃而狐臭者乎。翁沉思久之。對曰。平日來往人等。惟衣工金二朋者如此。公曰。是矣。亟飛簽拘金至。公見其氣像猛鷲。料非良善。據案叱曰。汝殺某公子。嫁名衛生。何也。金固口吃。聞公言。頓驚失色。口中喃喃。猶欲強辨。公叱左右。搜其身。果得質券一紙。贖取驗之。卽珊柯當日髻上簪也。公笑拈以示金曰。贓物已得。汝猶欲辯耶。叱令痛笞之。果吐其實。先是金幼從師。學爲衣工。在翁家製衣。比長。所業甚精。翁家男婦衣。大半皆金手製。及珊柯長成。所需衣裙。非金製不著。金嘗聞珊柯美。恨未一見。珊柯偶往省姑氏。金竊窺之。不禁狂喜。以珊柯衣非己製不著。謬幸於己。有緣。時萌妄想。有某媪者。向在翁家服役。固與金有私。前珊柯與嫂所謀衛生一事。不料媪屬垣有耳。聞之。戲述於金。金久欲圖珊柯。正苦無當。聞媪言。陡生惡計。乘公子新迎。潛入其宅。拚爲孤注一擲。計殺公子。假冒生名。當可遂願。卽不然。嫁禍於生。己亦可脫然無累。至是盡吐其實。

以金坐抵而生冤。以白公念生無罪。幾陷大辟。訶責邑宰及承訊各官。使爲媒。以珊柯妻生。並罰釀貲助奩資生膏火。以贖其罪。聞者無不嘖嘖稱頌。公始悟夢兆。銅鏡擲碎其半者。僅存二金字也。歌詞銅鏡如月半明。卽滅者月合半明。爲朋字。統合之。金二朋卽滅也。後二語謂生與珊柯當爲夫妻。先有缺陷而後團圓。然必先暫使團圓而後乃無缺陷。故曰先缺後圓。先圓不缺也。公初授計獄吏。固是揣度結句而有所觸。不謂果以此而獲眞犯也。生出獄後。喜妻珊柯。又得所助釀貲。益發奮下帷。尋聯捷入詞館。秩躋清要。士林傳爲美談。足徵學使品藻不謬。

太守爲盜

清咸同間有巨盜某。畜貲頗厚。納粟補官。得銓選淮安知府。淮安首邑。爲山陽縣。土著多富豪。凡爲巨盜者。莫不垂涎焉。山陽縣令某。捕盜甚力。獲巨盜必處以死刑。盜風因之漸戢。自新選知府蒞任後。未逾月。而富室被盜者。凡數十家。所失金銀珠寶。以數十萬計。皆門戶不開。牆垣不毀。雖窖藏至密之金。亦不翼而飛。來縣呈報者。日數事。縣令勒捕嚴緝。懸賞購線。復親出探訪。卒無影響。縣令慚無以對父老。屢申請罷官。不獲。一日訪有年近八旬。久經退卯之老捕役。遣皂隸傳之。不至。縣令于夜深親詣其室。款請到署。商捕盜法。某捕役曰。小人且朽。不與世交。

久矣。有何良策。捕此老巨盜。乞縣主另選精幹探捕可也。某捕役素爲鑄師。馳名北省。無不知者。後充捕務。歷破巨案。縣令知之稔矣。爰長跪乞助。某捕役曰。小人曷克當此。請縣主卽回署。無洩機宜。容緩圖之。是晚三更時。某捕役易裝出。擬至未被盜各富戶左右。潛伏以俟。行距府署數武。瞥見一黑影自署內出。落旗桿上。四顧徬徨。向東南飛去。心竊異之。於是伏桿下屏息以待。至四更後。黑影復飛至。輕如燕雀。毫無聲息。仍立旗桿上。俯首下視。急出懷內所藏鑄。仰而擊之。應手而中。鬚髯傷其頭部。見黑影直竄府內。次日適東南隅又有被盜者。至縣署呈報。某捕役往府中探訪。無一傷者。惟知府猝病。傳諭閹人。謝客不見。亦不延醫診治。心竊疑之。密告縣令。縣令諭某捕作僕從。隨詣府中請見。至爲閹人所阻。縣令婉言曰。頃聞有土匪數百將聚衆攻城。急欲一見本府。籌商抵禦。如病不能興。請屏去內眷。至臥室見。閹人入告。拒如前。縣令怒曰。兵臨城下。事急矣。我與本府同城。非我一人職守。如不我見。我卽棄城赴省。面陳上憲。察奪。閹人復入。俄頃出。囑縣令稍待。延入內室。知府以被蒙面臥。微露其頂。呻吟不止。縣令以手探之。其頭部用絹裹縛。濡濡然其血跡也。問何疾。答以頭風。遂詭語數言而出。佯遣鄉團守城。並派衛隊保護府署。飛稟上峯。得復拿辦。令捕拘之。贓物具在一輪而服。論如律。

蝎涎斃命案

某氏子頻年出外貿易。家惟一母一妻。母老而且盲。賴婦賢孝。藉針黹以供甘旨。晨昏定省。不敢或虧。姑婦二人相依爲命。他日某氏子歸。母喜。命婦烹鷄食之。中夜某氏子暴亡。鄰里以爲異。鳴之官。驗之。果是中毒。邑令疑婦有私。倍加榜掠。婦不勝其苦。遂誣服。問奸夫爲誰。婦本無是事。况所識素無多人。倉卒問。遽以十郎對。十郎者某氏子在服之弟也。初某氏子出門時。囑十郎時爲省母。藉代支理家政。十郎年少誠謹。以受某氏子之託。時至其家。經理甚周。母與婦甚德之。今婦迫於嚴刑。不得已以十郎塞責。令簽拘十郎。見婦泣曰。嫂氏云何。婦亦泣曰。叔叔奴語未畢。已哽咽不能成聲。令見其情狀。拍案叱之曰。奸夫淫婦。在公堂之上。猶不知恥。而靦然人面。相對嚶嚶。作兒女子醜態耶。乃不容十郎置辯。橫加鞭楚。死而復甦者數次。十郎無奈。遂誣服。獄具論。辟行有日矣。巡撫某公者。公明仁恕之大君子也。慮囚至此。心甚疑之。以問幕賓。方與其徒圍棋。正專心致志。不遑旁鶩。乃漫應曰。此獄已具。屬吏不知費幾許推敲。料亦無所冤曲。公又何必故意駁詰。致滋多事耶。某公乃不復平反。婦與十郎遂均坐大辟矣。是夜漏三下。幕賓將就寢。忽聞門外剝啄聲甚厲。審是婦女聲音。怪暮夜何得有婦女來此。叱令速去。

聞門外厲聲答曰。爾不開門。我豈不能入耶。獄見一女。從門罅入。披髮喋血。怒視幕賓。戟手指而詈之曰。爾以布衣爲軍門上賓。不過粗識得幾個之無。便謂精熟申韓。誑騙居停。坐享厚俸。以人命爲草菅。毫不詳慎。昨妾此案。中丞方欲平反。不恥虛懷下問。倘能迎機襄贊。或得一綫生機。而但以圍棋故。支吾漫應。以致妾等冤情不能昭雪。妾死固不足惜。惟弑夫惡名。心意不甘。妾已請於帝。許向爾索命矣。言訖。便欲向前撲攫。幕賓駭汗如雨。急長跪請於婦曰。某罪誠應死。但離家年久。尙有八旬老母。能容回家一訣別否。婦應曰。念爾孝心。姑寬貸一月。爾宜速歸。遲則無及矣。言訖。恨恨而去。某見婦去。毛髮豎立。結日。謁居停具以實告。治任馳歸。匝月果卒。中丞某公聞而駭異。乃改裝易服。親詣某氏子家。見嫗備審崖末。聞警嫗泣且詈曰。客爾何知。吾兒之慘死。不知其由。惜有司昏憤。不加詳察。誣我賢婦。坐以大辟。傷哉冤也。公佯問何謂也。嫗曰。客固不知。老婦與彼。名雖姑婦。恩逾母女。終朝廝守。坐臥不離。何由有私。乃有司刑逼誣服。聞巡撫某公。公明仁恕。獄上萬一希冀。或得平反。不謂亦一例昏庸。誣正典刑。沉冤莫白。惜老婦殘年向盡。又以目廢。不能上叩九閭。一爲申雪耳。公又問十郎爲誰。嫗曰。彼乃老婦之猶子。吾兒出門時。以老婦及家政相託。少年誠謹。德反成讎。想亦由前世。夫復何說。公不勝歎。

息既詰得食鷄一事。復託腹飢。出錢命代市一鷄。倩人烹好。卽置於嚮伊日具食之處。乃一葡萄架下。公留心默察。見熱氣上薰。少選。架上一絲下縋。直入碗中。非竭目力不見。公知有異。取一嚮飼犬。犬斃。乃謂嫗曰。爾婦之寃。我能代申。爾姑待之可也。嫗不解所謂。但合手稱謝而已。公將熱鷄。裹以旋署檄。邑令及承訊其事各官至。以實告之。衆喏喏相視。若不深信。公隨呼一犬至。飼以鷄一嚮。果立斃。衆始服公。命往搜架上。得一蝎。長四寸許。蓋所縋之絲。卽是物也。公乃以實告。自請議處。邑令以誣擬論抵。餘各議罰有差。又請以賢孝旌某氏婦。以義士旌十郎。各建坊以慰寃魂。嫗着地方有司優卹。以終餘年。制曰。可。此獄幸賴中丞虛心偵察。卒得暴白。然已晚矣。向使幕賓因居停來問。一經詰駁。斷不至令賢婦義士抱屈九泉。觀其暮夜叩門索命一節。洵屬快事。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勞總督之膽識

清朝野史云。勞公崇光。宣力中外。練達堅貞。其開府滇粵。尤爲盤根錯節之遇。先是泰西人擾粵海。番舶逼五羊城。前督葉銘琛被劫。洪忍依回。惜一死。粵東大亂。西人入居節署。及民廬。文武官避居佛山鎮。會城空無人。公聞命兼程抵廣州。從者請緩。公叱曰。非爾所知也。屬吏叩馬。

諫公曰。吾奉天子命來爲督撫。不入城將焉往。遂單騎疾驅入。西人亦駭愕。遂與營并列隊郊迎。洋酋請見。公見之。若無事者。及論事。則折以理。不爲少屈。明日商民復業者數千家。西人莫測公所爲。氣奪。因退去。其督雲貴也。雲南漢回民方互鬥。黠者煽爲亂。自署督潘公鐸殉難後。會城爲回所踞。守土大吏徐之銘輩。寢與爲緣。公自勅黔案。拜總督之命。馳抵昆明。僚屬徘徊俟進止。或尼其出入。公曰。吾嘗單騎入廣東。島夷萬計。視之蔑如也。豈懾叛回哉。遂入城。回漢軍民並郊迎。如抵粵時。既至。請屬吏曰。漢回仇殺。乃械鬥案。非軍務也。益開誠心安反仄。武員中有持兩端者。感公忠蓋。皆革面以功名自奮。滇事始可收拾。賊乃漸平。公常佩小印文。曰。忠信篤敬。至是人益服其可行蠻貊云。

黃知府治事之強敏

清朝野史云。黃文琛字海華。湖北漢陽人。由舉人官國子監助教。改寶慶府同知。升永順府知府。署永州寶慶衡州知府。皆有聲。永州鄰廣西。咸豐時。洪秀全據江寧。廣西賊恆欲東下。文琛練民兵抗之。卒不得下。寶慶人鄒漢勳以事爲知縣所繫。文琛遣役持束備肩舁詣獄。迎鄒先生。明日卽劾知縣。出漢勳罪。衡州民毀教堂。教士訴官。必殺民償屋。文琛坐堂皇。列甲卒見之。

曰失火延燒。無殺人理。遠來失居。官當汝卹。必欲尋衅。敗盟。卽先斬汝。聽脅巡撫殺我。六十老翁。何吝一死。教士氣沮。卽乞五百緡去。巡撫聞之懼。急遣人代文琛。教士轉驕。得鑿其意。永順俗多訟。初至愬者日數十人。文琛口訊手判。竟日而畢。尤誣妄者笞逐之。彌月後數日。乃一人性強敏。文簿有字者莫不親覽。天未明卽起治事。朝食後靜坐讀書。或賦詩。芟理花竹。人怪其閒而卒無廢事。文琛博究經史。尤習知先朝掌故。當世利病。卒以剛介不竟其用。知者惜之。著有思貽堂詩集。

胡興仁爲首令之才智

清朝野史云。胡中丞久撫浙。適在粵寇亂浙之前。或稱其保境息民之功。或咎其儉安廢事之失。未敢臆斷。其他省政蹟亦靡所傳聞。惟相傳公尹西安時。長文襄公凱旋過境。天寒需火爐。倉猝無以具。公命取食案數百。鏹其中置鐵鑊盛火。而截其足之半。三軍如挾纊。又督帥牙兵三千索貂纓。公諾而去。從官請折價。需金六千。公購貂裘數襲。命縫人縷裁之。叱嗟立辦。督帥大悅。蓋公爲守令。實非碌碌無寸長者。

羅巡撫不愧循吏

清朝野史云。羅公遵殿撫浙。坐席未暖。遽爲狂寇所乘。省城被陷。公以身殉。婦穉相隨殉節。浙人猶以公短將略訾之。公循吏也。由牧令擢封圻。所至大著名績。官湖北時。佐胡文忠公整飭吏治。籌畫儲胥。胡公倚爲心腹。外任三十年。身後止薄田四十畝。土屋十餘間。亮節清風。爲近代疆臣所未有。以視後此失守之巡撫。擁貲百萬。貪虐昏愚。徹衢巖之門戶。塞明越之咽喉者。豈復可同日語歟。

仁和林典史殉難

明季閩典史死守江陰事。忠心義節。後世傳爲美談。乃觀林典史之殉節。有如出一轍者。林福建上杭縣人。名汝霖。字小岩。己未冬。署浙江仁和縣典史。庚申髮逆之亂。杭州失陷。公母妻與二姊及長女皆先自縊。賊至。公危坐堂皇。瞋目大罵。賊知其忠。婉言勸降。公大呼曰。生不能啖汝肉。當爲厲鬼殺汝。隨舉案上硯擊賊首。首破賊怒。公遂遇害。長子懋生年十六。投效浙營。冀復仇死於包村之難。次子涇生年十二。辛酉歲遇寇不屈。又爲所戕。後當道請旌於朝。詔贈主簿。越七年。重葺典史官署。得一門忠骸。時程貳尹（鍾瑞）爲塘防縣丞。因將遺骸殮殮。附葬林處士墓側。并請列入祀典。上海蔡紫黻茂才（爾康）有詩紀其事。

巡撫折藩司之燄

庸盦筆記云。咸豐八九年間。昆明何根雲制軍（桂清）總督兩江。王壯愨公（有齡）素爲所識。拔以一鹽大使。不數年間。薦擢至江蘇布政使。總督藩司互相倚重。而巡撫儼然不能問一事。壯愨氣得志盈。不以巡撫置意中。每詣院謁巡撫。仰面觀天。言如泉湧。但自陳其所辦之事。而不請示焉。趙靜山中丞（德輟）大不能堪。而無如之何。竟引疾以去。歸安徐莊愨公（有任）由湖南布政使升撫江蘇。素聞壯愨之專橫也。思有以折之。壯愨初次上謁。左右兩俊僕各執白銅烟筒。裝送水烟。莊愨謂之曰。君仕至兩司。尙未知官場通例乎。藩司謁巡撫。但許吸旱烟。不準吸水烟。君雖才略無雙。定例其未可違也。據揮二俊僕使去。壯愨愕然出不意。無可置辭。喪氣而出。然於公事專擅如故。未幾何制軍力保壯愨任浙江巡撫。而莊愨爲何制軍所壓。終不能收回巡撫之權。隱忍而已。俄而制軍失陷常州。莊愨殉節。遺疏劾之。何制軍竟伏法。

輿中諧聯

胡公（林翼）開府鄂州。整飭吏治。愛惜人才。一時弊絕風清。治行爲各省之冠。有候補府續立人者。充省城保甲總局會辦。性嚴正。嫉惡如仇。一日黎明出門。其肩輿中有聯一懸。諸左右其

辭曰。尊姓原來貂不足。大名倒轉豕而啼。續見之怒甚。卽刻上院訴諸胡公。胡公亦以此風萬不可長。應札飭首府縣嚴拿重懲。越數日續又謁胡公。胡公一見卽趨前拱手。極口道歉。續錯愕之。不知所對。胡公乃徐徐曰。此聯爲某所撰。如此美才。而令沉淪於下。是吾過也。已羅而致幕下矣。續乃不敢贅一辭。

沈葆楨誅蠹吏

沈公葆楨以鄉薦紳被旨爲欽差大臣。省大吏以降皆畏且忌。藩署胥吏某。平日挾持上官。以刻蠹起家。與公有絲蘿誼。公素惡之。一日以餉故忤公。公立逮之。至數其罪以軍法從事。方伯爲之哀請。公不聽。方坐堂皇。而封翁手書至。公置書案隅。且了公事後。治私事耳。卒誅之。事訖發封翁書。果爲某緩頰也。

袁州學官

沈公（葆楨）前爲江西巡撫。一日有袁州府教授年老某廣文來見。沈公問曰。袁州某守作官近來如何。廣文答曰。某大老爺爲官到甚好。惟他弟二老爺實要不得。沈公知必有故。因霽顏溫語詳詢之。廣文因將其弟如何招搖。如何納賄情事。直言無隱。沈公一一領之。俟廣文去後。

密委幹員馳赴袁州。就各節查訪而回。果如廣文言。遂將某守撤任。而懲其弟如律。時廣文猶未及回任。中途有人恚之曰。某太尊與爾有仇隙耶。何於中丞前傾之。今伊已爲爾去官矣。廣文愕然良久曰。我實說伊做官甚好。惟言伊弟則二老爺要不得耳。豈並此亦不能說耶。這就難了。說者謂廣文慧直。真三代之遺。今日誠不可多得。然沈公之能納人言。又無偏聽之患。亦不可及也。

剖解屍骸驗病

陳子莊先生曰。同治壬申春。余在上海縣任。聞英國領事官某病卒。適因公事出城。過其門。見洋人聚集甚衆。以爲送殮也。然外國例。死者不弔。因使人問之。則曰。領事以嗽疾死。醫士以爲必嗽斷一筋所致。故剖其胸腹視之。人之聚觀以此也。向來外國人身死。若醫士不能悉其病源。則必剖割視之。察其病所在。乃筆之書。家人從不之阻。亦並無以爲戚者。余閱南史。沛郡唐賜飲比村唐氏酒。還得病吐蟲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剖驗五臟。悉皆糜碎。尙書顧覲之議。張忍行刳腹。子副又不禁止。論母子棄市。劉勰爭之不能得。詔如覲之議。垂爲科例。由外國觀之。張氏母子。豈非冤死哉。

清代吏治叢談卷三終

清代吏治叢談卷四目錄

禍福變幻

自稱其弟爲令弟

漕督諧詩

造化弄人

左宗棠之執法與軼聞

迷信扶乩受禍

三千金不及一魚

居官奢儉之關係

折獄須慎

曾公國藩之節儉

盜案被誣

不輕裁陋規之用意

張御史三疏劾大吏

金烈女案

應對舛錯之笑柄

李地山殉難

畜鳴之利弊

楊州烈女

捕盜專恃眼綫之誤

地方官微行之利弊

李傅相入曾國藩幕府

謝子澄縣令保衛天津

駱秉章公遺愛

炊飯太守與種菜觀察

曾公國藩之知人

曾公國藩撫晉之政績

曾公國藩不禁秦淮燈舫

左相差官

張國樑由盜投誠

夏徵舒是先祖

侵賑之報

職官章服之沿革

富貴中之苦境

濼山湖洋人劫案

循吏蒯子範判牘

左爵相奏開船政局

李爵相奏開輪船招商局

冷官風趣

愚民不解文告

曾侯甘心受欺

游習開禁賭別開生面

段廣清之折獄

田縣令秀粟爲奸滑吏

李廣文

王尙書欺貧賴婚

賴青天

某相國軼事

某幕僚

太監安得海伏法

彭尙書迴翔文武兩途

冒認丈夫

靴子李折服寶中堂

記閻敬銘之執法與軼事

江令笑判

開辦釐金受辱

私法獨利

胡公

韓紹琦

酷吏之報應

張汝祥行刺案

刺馬詳情

左公宗棠晚年意氣

祁陽令

徐修撰

馮家莊盜墓案

試題莫春在之笑話

妙判

某申

無故逐令

怔神令

王景琦之奇遇

四大金剛

張汝祥之獄

刺馬異辭一

刺馬異辭二

一人兼四八座

知府被刺

知縣被戕

獄囚囚官

善化令

作官須明公罪私罪

律例之精微

僧尼穢迹

應敏齋精于折獄

應敏齋上張振軒請討日本書

王樹汶之獄

王樹汶獄之異辭

餘杭楊乃武案

官場騙術

袁縣令

賊老爺

縣令騙珠

翁同龢去官之遠因

清宮大賄賂場

戊戌變政紀略

楊村奇案

李公鴻章軼事三則

劉坤一與連文冲軼事

彭公玉麟軼事

彭剛直之剛直

記徐次舟觀察三則

英中丞能服禮

某縣令果報

中州奇案

鮑增祥白許程冤

記王仁堪之政績

送粵督北行文

某郎中賄求差使

山東某令

魯百陽納賄求官

曹州知府

貪官媚上倖保循良

唐方伯兩遭貧迫

因禍得福

棗強知縣

張公之洞遺事

沙河堡謀殺案

翁同龢吳大澂與李鴻章

沈中丞之繼妻

藉戒煙得保舉

軍機納賄

木廠掌櫃

聶中丞禁賭

倪子和虐婢案

維瘋子治犬喪

蔡乃煌氣死陳啓泰

趙舒翹捕治衛虎

張百熙清風亮節

洋翰林

虛坐

貴女殺親夫

朱惠之之苛政

繼昌之風流案

端方不端方

李春來朱桂珍之獄

蔡乃煌以詩鐘得缺

禮部尙書趕車

奏疏紕謬

剛毅笑話

鹽道鐸洛崙之笑柄

荻港防盜

碰釘子

記恩壽事

柯布政貪墨致富

巡警局三個渾蛋

瑞澂識字不多

鳳山之貪婪

記鹿傳霖查辦貽穀案

肅親王戲癖

清季內務府之奢侈

洋翰林笑話

記樊樊山

滿員沒字碑之多

徐某治獄

縣令貪污受報

奪子案

官癖

一女三婚案

姚方伯

編後餘談五則

清代吏治叢談 卷四 目錄

清代吏治叢談卷四

伍承喬編

禍福變幻

陳子莊先生曰。寒翁失馬。焉知非福。此語誠然。道光二年。先大父爲安徽太平府通判。例應押運北上。廬州府通判董某。以歧路得之。押運優差也。人皆代爲不平。先大父不以介意。董至北會旗丁行賄事發。累及運官。發刑部訊。董身關三木。幾瀕于死。先大父時知滁州。聞之歎曰。此咎應屬我得。董乃以捷足代之乎。嘉慶十年。先大夫與杭州陳荔峯閣學（嵩慶）同以臚錄議敘鹽庫大使。在京候銓。一夕與伊墨卿太守。張船山侍御。夜飲極懽。次日應赴部投供。醉甚不能往。適有河南庫大使一缺。因不到扣選。閣學大失意。同人亦爲之惜。然未幾連捷。遂入翰林。官至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壬午。閣學主福建試。先大夫方由石碼場大使。升同安知縣。相見于鎖院。閣學謂爾日使不以醉誤事。則今日亦不過中州一令耳。

不輕裁陋規之用意

陳子莊先生曰。先伯半帆太守（錫熊）由知縣洊歷牧守。所到之處。裁革陋規。一切用度。皆是伯祖長蘆運使任內攜往。時有陳青天之號。先大父時官安徽。聞之弗善也。貽書戒之曰。若父爲都轉。若故能取給。後任官之父。安得盡爲都轉耶。將來不給于用。勢必仍復舊貫。居己以清名。陷人于不肖。非仁者之用心也。若果無須此項。盡留爲地方公用乎。先伯不能從。比去任後。來者果盡復之。同時帥仙舟中丞（承瀛）官浙撫。解任後。以鹽規二萬。留爲書院經費。後左季高相國撫浙。亦以甯關平餘萬六千金。捐作賑濟之用。均不裁此款目。二公皆一時名臣。前後所見。相合如此。

自稱其弟爲令弟

陳子莊先生曰。余在金華校官任時。有諸生數人求見。一人自稱其弟爲令弟者。同座均目笑之。其人亦自忸怩。余解之曰。古人自稱弟者。本有令字。諸君特未留意耳。衆請教。余因誦謝靈運酬從弟惠連詩云。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胸。杜少陵送弟韶詩云。令弟尙爲蒼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李頎答從弟異卿詩云。吾家令弟才不羈。五言破的人共推。是稱己之弟爲令者。亦猶行古之道也。衆俱粲然。謂先生善于解嘲。

張御史三疏劾大吏

陳子莊先生曰。遂寧張船山先生（問陶）大學士文端公之孫也。性伉爽。無城府。書畫妙一時。與先大夫最善。由檢討遷御史。連上三疏。一劾六部九卿。一劾天下各督撫。一劾河漕鹽政。先大夫問之曰。子不慮叢怨中外乎。先生笑曰。我所責難者。皆大臣名臣事業。其思爲大臣名臣者。方且感我爲達其意。若無志于此者。將他身分抬得如此高。慚愧不暇。何暇怨我乎。先生嘗畫一鷹贈先大夫。上題云。奇鷹瞥然來。撲身在高樹。風勁乍低頭。沉思擊何處。可想見其丰采矣。

漕督諧詩

雲夢許秋巖尙書（兆椿）美鬚髯。工詩善書。尤精于吏牘。下筆千言。無不迎刃而解。蓋非獨以吟詠見長也。官漕督時。道出長沙。善化令某已升武岡州牧。置備儀仗。于官銜牌誤書漕作糟。尙書作一詩調之云。平生不作醉鄉侯。況復星馳速置郵。豈有尙書兼麴部。漫勞明府續糟邱。讀書字要分魚豕。過客風原異馬牛。聞說頭銜已升轉。武岡可是五缸州。風流蘊藉想某令讀之。亦當絕倒。

金烈女案

江蘇清河縣北四十里有鎮名徐家溜。爲海沐往來通衢。附近莠民。每以年少婦女。伴宿行人。名曰趕店。卽北方荏平腰站等處之惡習也。金烈女者。乳名扣子。農民金本玉之妹。雖農家女。而姿質秀粹。幽閒貞靜。有大家女軌範。幼時卽許字明尙忠嗣子鳳岐爲妻。過門童養。明尙忠係咸豐年間大盜陳三虎漏網之餘黨也。同治十年。鳳岐年已十五歲。尙忠貧無賴。欲令烈女趕店。女不可。尙忠疑鳳岐主之。日夜凌虐。鳳岐不堪。遂亡命。不歸鄉里。則傳爲尙忠活埋致死矣。女亦心疑。因歸甯。不復返。十二年六月。尙忠夫婦至女家。勢洶洶索女。飾言鳳岐已有信且歸。歸後當卽爲成婚。女兄畏其橫。聽攜之去。乃抵家日。卽促令趕店。始以甘言。繼以惡語。終鞭笞女拒之益堅。尙忠等無如之何。于是日夕磨難。冀其或有轉志。然女至是。已無生意矣。荏苒至十一月。有過客見女。豔其色。啖以重金。尙忠喜。又逼女。女不肯。箠之。女則以死自誓。尙忠怒。于是與其妻謀曰。彼之所以固拒者。以未失身也。若強污之。彼見節已毀。事或可成。乃女拒益力。則以油捻紙灼其手臂。繼及胸腹。灼至黃油滴瀝。女絕無乞哀順從意。夫婦咸怒。決計殺之以滅口。遂褫剝衣。以繩三匝縛于木凳。更益火灼其頭面至足。膏黃焦黑。血肉模糊。女

終嚙嚙不一聲而死。尙忠益怒。復以刀斫其頭面數處。並割其二乳以洩忿。鄉里見者。皆爲髮指。事聞到官。尙忠夫婦顧狡。供謂女有外遇。尙忠妻疑尙忠亦有染。尙忠憤而致死。而女兒懦不能白。官亦不察。遂據詞以獄上。廉訪應公閱其牘。疑之。密訪研鞫。乃得實情。敬其貞烈。哀其慘毒。遂抵尙忠夫婦于死。而詳請中丞專摺具奏。請旌表。並在徐家溜地方。建坊立祠。以快人心。而伸正氣。蓋向來請旌之件。多歸題本。此案爲表揚奇烈起見。故不拘常格也。嗟乎。金扣子以農家女。日未睹詩書。身未嫻姆教。且生長于盜賊之家。而能堅持大節。萬死不移。此真天地間正氣所鍾。廉訪極力爲之彰瘴。豈徒爲維持風化之盛已哉。

造化弄人

昔福建莆田縣轄兩巡檢。一迎仙寨。一涵江司。迎仙寨姓李。涵江司姓繆。二人皆紹興人。交相得也。初不之異。繼乃知繆則李。而李實繆。蓋二人同爲部吏。繆以年滿選迎仙巡檢。以部中尙有經手事。難其行。李乃頂名而往。繆仍以李名在部。越數年。李之名年滿謁選。適得涵江同在。一縣相見。啞然。信造化之弄人也。

應對舛錯之笑柄

陳子莊先。曰。聖門四科。言語居一。蓋出話稍不檢點。卽錯誤矣。汪稼門先生志伊。總督浙閩時。性嚴厲。僚屬進見者。無不惴惴。先大夫督造軍工廠戰船。工竣。例歸總督驗收。鹽道麟公。祥素謹慎。恐先大夫辭有舛錯。囑道庫大使達泰曰。子妙于語言。可幫同陳君應對。免致觸忤也。泊總督驗船。見工堅料實。頗爲嘉予。達隨之行。先意承志。喋喋攬言。總督色甚和。鹽道心亦甚喜。比驗及貯淡水之井。總督笑曰。井甚深。恐小孩子跌下。須淹死矣。達遽對曰。不然。卽大人跌下。亦要淹死。同行之官。無不匿笑。總督色莊而去。事畢。麟公呼達至官廨。痛責之曰。好好一文字。被汝鬧壞。達俯首引咎而已。次日衙參。麟公見總督。先謝不敏。總督曰。我並不計較。及此也。麟公退。又呼達告誡之。遂同謁巡撫王曉香中丞〔紹蘭〕。巡撫忽問及漳州鹽商王夢蘭虧課事。麟公心恨此商。卽對曰。王紹蘭羣商無所畏懼。媢媢數百言。皆斥王紹蘭名而罵之。藩臬兩司。初以目視之。不悟。繼微曳其衣。仍不悟。巡撫乃微笑曰。是王夢蘭也。麟公始恍然。尤慚愧。起立謝罪。旣出官廳。中有傳其事者。達乃合掌誦佛號曰。報應如是之速哉。合座大笑。麟公後官至倉場總督。

左宗棠之執法與軼聞

左公宗棠。佐駱公秉章幕時。長沙富人常氏有子殺人。當論抵。以獨子故。徧賄官紳求寢息其事。左公執不可。常氏恨且懼。乃輾轉托人求左公勿問。左公曰。此事若問吾者。吾猶謂必殺。卒論罪如律。當在甘肅時。一日值盛夏。解衣臥便榻上。自摩其腹。一材官侍側。公顧之曰。汝知此腹中所貯何物。對曰。皆燕窩魚翅也。公笑叱曰。惡。是何言。則又曰。然則鴨子火腿耳。公乃大笑而起曰。汝不知此中皆絕大經綸耶。材官出語同曹曰。何等金輪。能吞諸腹中。况又爲絕大者耶。聞者咸捧腹。

李地山殉難

陳子莊先生曰。粵匪之難。浙江之官紳殉義者最多。余之所不相識者。無從論定。相識中則當爲李地山明府首屈一指。地山名福謙。湖北之監利人。咸豐戊午。來攝金華縣事。會粵匪石達開。由處州攻陷永康武義。逕逼金華。一時佐貳諸君。多托故引去。官舍一空。城中現任地方官。只太守及明府二人耳。士民奔走。不可禁止。雖復力事城守。然風聲鶴唳。一夕數驚。賊苟乘銳來攻。實無抵禦之法。余見人心搖動。有不終日之勢。慷慨謂明府曰。以金郡之大。若無一二死節之官。不亦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哉。明府持其衣帶問所資藥。示余曰。子無慮。我必死之。因

與謀所以死之處。余曰。聞古人有止水之說。今大橋下水清而深。當可爲葬身之地。明府曰。不然。投水而或爲人所援救。或爲賊所鈎獲。求死不死。反受玷辱。不如仰藥自盡之有把握。遂指永福寺內之塔曰。我死必於更上一層。所謂置身百尺也。余笑曰。君可謂得死所矣。比賊退。明府調攝仁和縣事。余送其行曰。腰間藥可棄之矣。明府曰。不然。今賊雖竄去。並非敗滅。安見其不再來。我仍當戒備耳。庚申二月。賊破杭州。明府時在局中。聞賊已陷城。乃步出局門。謂同行某公曰。子當何如。曰。有老母在。明府曰。然各行其志可也。遂登吳山之麓。坐城隍神位前。吞藥而死。所謂置身百尺之上。竟踐其言。廟中道士取民家所寄棺盛之。比城復改殮。已半月餘矣。面色尙如平生。嗚呼。慷慨赴死。從容就義。明府二者殆兼之矣。同時殉難爲余所識者。有太倉葛小鐵主簿（家達）、江漲分司無錫倪時帆（景沂）皆曾宦金華者也。

迷信扶乩受禍

乩仙多係鬼狐假託。昔人論之詳矣。然世人仍多信之。以余所聞。則無錫唐雅亭明府受禍最酷。雅亭以縣尉起家。累擢至浙之慈谿令。爲人有幹材。能飲酒度曲。上官俱喜之。而顧極信扶乩。每事必咨而後行。在慈谿任時。乩仙忽告以大禍且至。宜亟去官。雅亭遽引疾。上官留之不

可。未半載。濱海鄉民入城滋事。後任官竟至罷斥。於是益神之。又詢以卜居之所。乩言天下且有事。惟金華府武義縣最吉。遂徙往居之。置田營宅。極園亭之勝。飲酒按歌。望者疑爲神仙中人。咸豐戊午二月。賊至處州。叩之曰無礙。既破永康。又叩之曰必無礙。且云遷避則不免。遂堅坐不出。比賊至。全家被擄。稚亭爲賊拷掠死甚慘。賊退後。余偕李太守赴縣城。辨撫卹。至其家。斷壁頽垣。焦原荒土。屍骸狼籍。爲之一歎。噫。此殆宿冤。又異乎鬼狐之假托矣。世之迷信者。其鑑諸。

畜鴨之利弊

陳子莊先生曰。南雁海濱廣斥。鄉民圍圩作田。收獲頗豐。以近海故。螳蜚極多。時出齧稼。國語所謂稻蟹不遺也。其居民每畜鴨以食螳蜚。鴨既肥而稻不害。誠兩得其術也。此事余在南雁稔知之。比宰青浦。則去海較遠。湖中雖有螳蜚。漁人捕以入市。恆慮其少。而鴨畜於湖。千百成羣。闌入稻田。往往肆食一空。於是各鄉農民來縣具呈。請禁畜鴨。時攝南雁令某君。方以畜鴨食螳蜚爲保稼善策。稟請通行各處。巡撫丁公抄稟行知下縣。余閱之。不禁失笑。因以青浦請禁之件申覆。公見之。亦一笑而止。蓋物土之宜。固不可一概論之。古人迎貓祭虎。今日虎詎可

迎耶。

三千金不及一魚

陳子莊先生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此真孟子通達世故語也。余嘗見慷慨之士。揮斥千金。毫不吝惜。於一二金出納。或不免斷斷者。事過之後。在己未嘗不失笑也。五茸葉桐山。爲河間通判。治餉宣府。當更代日。積資餘三千金。桐山悉置不問。主者遣一吏持至中途。以成例請。桐山曰。不受羨。卽吾例也。命歸之。晚居春申故里。餽粥不繼。一日梅雨中。童子張網。失一大魚。桐山爲呀歎。其妻聞之曰。三千金卻之一魚。能值幾何。桐山亦撫掌大笑。雖然。居今之世。桐山可不謂賢乎。

揚州烈女

陳子莊先生曰。余署青浦縣時。江北委員來言揚州仙女廟鎮烈女事。心異之而未悉其詳也。壬申冬。在蘇州晤前江都令寧皮胡竹亭刺史〔璋〕。詢之。竹亭曰。此吾後任事。故女之姓不能記憶。然其事固彰彰矣。先是鎮民某。聘烈女未娶而卒。烈女聞信。卽矢靡他。父母屢勸不從。遂如其意。俾過門守節。某家業染固素封也。烈女入門後。恪守姆訓。家無間言。某之姪女年長未

嫁與染工王姓者通。頗爲烈女覺。時時規之。女患之。與王謀並通之。以緘其口。而烈女冷面寒鐵。不可以游詞入。則意必強而後可也。一日者乘間令王先匿於房。俟其就臥犯之。大呼不從。王不能強。女入助之。拒益力。遂以被掩殺之。而以甓死訃其家。然血痕未滅也。父母控之官。官爲杭州某君。初驗時。心頗疑之。而未能決。比回署。輾轉問其子。受重賂說某。竟以病死擬定案。人咸冤之。越數日。江都縣令猝然病故。於是縣民戲謂某烈女之報。喧傳省中。後任官復提全案研鞫。事遂白。女與王並擬斬決。而烈女請旌焉。縣令某君與余有年誼。人亦恂恂長者。爲惡子所誤。遂隕其生。惜哉。竹亭又言某卒未幾。其子亦暴疾死。想地下無漏網也。

按烈女姓陳氏。爲周二所聘。二病歿。過門守節。二之兄憐之。使與已女名大虎子者同室。處周之僕婦徐與染工王玉春。有奸并通。大虎子爲烈女所覺。遂致烈女於死死。後徐與大虎子反布。麝香於床。擬間誣烈女。以墮胎致隕。賄作證之案。遂定。願夜夜聞鬼哭聲。甚慘。未幾。王玉春忽自縊於烈女靈前。後數月。江都令驟病死。作亦無故。七孔流血。死經楊州守英君訊得實。解省議。抵臬司廉訪親鞫。益悉其詳。遂擬徐及大虎子均凌遲處死。其冤始白。嗟乎。既殺其身。復汗其節。在聞者均爲髮指。宜鬼神之大。肯輕恕也。天道昭昭。真不爽哉。此案曾聞之廉訪友人後。閱臬署故牘。而信敬附記之。光緒四年春。男德濬謹識。

居官奢儉之關係

陳子莊先生曰。先大父嘗訓余兄弟曰。居家儉則居官廉。吾歷官數十年。衣奢者未嘗不以貪敗。白小山尙書採此語入公墓志中。余歷官亦三十年矣。每見儉樸者子弟類能自立。奢汰者子孫無不貧窮。所謂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也。明上海人喬純所先生懋敬。官廣西布政使。居官廉儉。雖歷官藩臬。仍布衣蔬食。常曰。大夫不可一日無窮措大氣。旨哉斯言。先生著有廉鑑四卷。余在上海時訪之未得也。

捕盜專恃眼線之誤

陳子莊先生曰。壬申四月。江南三江營炮船哨官捕盜。盜拒捕。哨官溺水死。兵勇死者五人。傷者十人。其地在揚州江都縣境。事聞。制府震怒。飭地方官及水師營官嚴緝。於是瓜州鎮總兵吳君。派營弁帶同失事炮船內之勇丁。作爲眼線。來上海緝捕。緣勇丁稱認係浙江巡鹽紅單船之廣勇也。六月初到滬。越一日。在茶館店獲一人。是紅單船之廣勇。次日。營弁請觀察及右營參將督率兵勇於紅單船。又指獲二人。皆發縣審訊。據來勇聲稱。一是拋大藥包入船者。一是隔船斫人者。一是過船釘炮眼者。言之鑿鑿。余卽提犯反覆訊究。熬審一日不承。隔日再訊。擰耳跪練者。竟日無一詞。呼冤而已。余心疑之。問來勇曰。伊等旣先以火藥包擲爾船中。則彼

時煙焰迷漫。爾何從辨爲斫人者爲釘炮眼者如是之真也。對曰。巡鹽船與炮船同泊一鎮上。每日上岸時常相見。故能認識。故雖於煙焰之中亦能辨識。而來弁則以余不應駁詰來勇大有煩言。次日余又研訊。自朝至三鼓。心力俱瘁。一無供詞。余恐其死也。稍寬之。來弁遂以余欲縱盜不用嚴刑。訴之觀察。余亦以不能得確情。請添派委員會審。觀察謂南匯令葉君願之。有能名。且係廣人。札令來審。葉君覆訊一日。亦不能得其情。余與葉君皆謂此三人寃而無奈。弁勇質之甚力。會制府又委前皖南鎮劉總戎啓發。帶爲盜行船之舟人來。因派兵快與之會緝。當日卽於玻璃肆中獲廣人陳來。陳來者前水營中藍翎千總也。先是有販豬船泊江口。羣盜登其舟。將豬客及舟人盡縛。置艙底。駕其船以行。劫行數日。盜稍倦。陳來者勸盜首釋舟人。俾搖艫行二十餘日。劫客舟三次。最後遇炮船。拒捕後。駛至江陰口。羣盜登岸逸。豬客到靖江縣報案。故總戎帶此弁人來。以其與盜共處久。能識盜也。陳來故勸盜首釋舟人。是以舟人與之尤熟。余乃喜得真盜。復令舟人識此三人者。來弁與來勇共脅持之。舟人遮不敢斥言其非。而陳來願狡賴不肯承。余與葉君及劉總戎翼日再會訊。反覆誘勸。許以如獲盜首。待以不死。總戎指天日以誓之。陳來乃言盜首亦係廣人。向日同在水營中。曾保花翎守備。現居六合縣城。

開土棧並錢店。尙有羽黨在鎮江。共十二人。皆積慣行劫者。陳來在揚州開煙館。本不同夥。此行也。盜首邀之至。陳來言十二人者。皆百戰勁卒。無論一炮船。亦無奈之何。令陳來視前獲之三人。來言非是。而三江營之弁勇。則謂來庇其同黨。大不悅。於是劉總戎以陳來作眼線。往捕盜首。而瓜鎮則稟制府。謂此三人是真盜。制府飭令解至金陵再訊時。余已謝上海縣。乃將詳細情形。白之應廉訪。會劉總戎率陳來捕首盜等七人。皆訊明正法。留陳來獄中。待獲餘犯。江甯府蔣君。訊七犯皆供與上海之三人無涉。而瓜鎮持之堅。制府亦惑之。至八月中。應廉訪至金陵。乃力言於制府。將此三人釋放。噫。是三人者。使余嚴刑鍛鍊而成招。則又必令其供出黨羽。轉輾株連。冤死者不知凡幾矣。然此固眼線之確指者也。眼綫其足恃乎。是役也。余之不安殺人者幾矣。可畏哉。

折獄須慎

陳子莊先生曰。余攝南匯時。有棉花行主姚某。控王某欠伊花價洋銀一百有六元。有券有中證。有代筆。云索之不還。反被兇毆等情。余提訊。先問原告及中證代筆者。所供與呈詞相符。繼提被告。跪堂下。戰慄惶恐。似不能言。久之。乃訴曰。實不曾欠錢。余曰。不欠何以控汝。又不能對。

余疑其情虛。復促令言。則曰。我縱欠錢。何必請開烟館者作中。余笑曰。汝並非貴人。開烟館者。何不可作中。則又曰。我自能寫字。何用代筆。余叱曰。汝蓄意不良。是以不肯親書。爲圖賴地步耳。侍役遂羣喝之。王卽伏地供願還。而涕下如雨。余疑之。因令帶下。復呼原告至前。問曰。爾之券何以不令伊親書。曰。伊自托人代筆。某不與知。曰。此券是伊帶來乎。抑在爾家所寫乎。姚躊躇對曰。是在我家所寫。曰。代筆是伊同來乎。曰。否。某甲向在村口居住。是日因在茶店相勸。遂偕歸代爲寫券。余大聲曰。是在茶店借來乎。曰。然。時某甲已在堂下矣。遂令帶原告至宅門外。而呼某甲前。訊曰。爾代王某書。是王某邀爾耶。曰。是王某所邀。余知某甲蓋已聞茶店二字。因曰。書券何不在姚某家中。乃在茶店。曰。是日相勸在茶店。故就彼處書之。曰。爾本擬作代筆。故紙筆皆帶往乎。曰。否。是從茶店借來之筆。而紙則買之也。余曰。信乎。曰。信。遂令將其帶入後堂。而傳作中之某乙入。則拍案曰。王某並不欠錢。爾與姚某騙至爾家。逼令出券。爾乃硬行書中。此何理耶。乙惶懼曰。某不過爲好相勸。實無逼勒事。余曰。先在茶店已經言明。何以又至爾家。乃曰。某開煙館。家有餘地。是以王某隨姚某來。而某甲又欲吸煙。故就某家寫據。因將某書作中。並無逼勒事。余大笑。令將原被代筆三人皆來前。諭被告曰。此案我已訊明。爾所欠不止一

百六元。乃三百十八元。王大驚。哭曰。天平冤哉。姚亦從旁代白曰。實止一百六元。余曰。固也。票共有三。一在某家寫者。一在茶店寫者。一在某乙煙館寫者。豈非三百十八元耶。今一票已呈。尙有二票。可速交出。皆相顧愕眙。爰將三人重懲枷示。而釋王某去。越日有醫士陳君來署曰。幸矣哉。公之折獄也。余問故。曰。先一日出門視疾。足乏於廟中。卜肆小坐。俄來一人。手持香燭。容色倉皇。卜者其素識也。呼之詢以何往。曰。前村姚某欺我懦。與惡棍串通捏造借券。控我於縣。明日將訊矣。有中證有筆據。我口又吶。勢不能辨。毋寧死耳。將先往訴於神而死。卜者止之。曰。姑往審。審而負。訴於神未遲。請先爲子卜之。卜既視其爻曰。甚吉。有貴人解。當無礙。我隨詢其名。卽公昨斷之案也。今已得直。可無死矣。余聞之駭然。夫錢債訟獄中細事耳。使爾日掉以輕心。不幾致死一命乎。袁簡齋先生有句云。獄苟得情寧詰早。判防多誤每刑輕。余常服膺。以爲仁人之言。由今思之。一誤且不可。况多誤再加之刑乎。甚矣。爲地方官者之難也。

地方官微行之利弊

陳子莊先生曰。顧淡如先生菊生。攝理紹興府事。有父母神明之譽。嘗聞某鎮有開場聚賭者。派員訪之。返命則云。逃散久矣。蓋有一人狀貌與先生類者。泊舟市橋。至鎮上買少物。不計值。

而去。於是匪黨疑先生親訪。卽刻奔走。先生笑曰。吾安得如是百十化身。使人縣鄉間。處處有一顧淡如哉。余在南匯鞠一獄。訊問之詞。偶中其隱。案中人疑數日前煙館內話是事。有一蒼髯者在彼吸煙。謂是余私訪得其情。遽吐實。實則余並未出門也。在青浦時。至金澤鎮勘案。微服步行。村落中遇一老嫗。嫗問余曰。今日官來此。先生其隨官來者耶。余佯爲不知。詢其故。嫗以勘案告。余因問其官之賢否。嫗曰。官甚好。但有一件惡處。余驚問之。則曰。我處每年春日演戲。自此官到來。禁不復作耳。俄而騶從畢集。嫗驚。余慰之曰。嫗勿怪。我之禁戲。乃以兵燹之後。爲若等惜物力也。與其看一日戲。費錢數百文。因指其身之敝衣曰。何如。到冬日製一新棉襖乎。嫗笑。余亦笑而去。又嘗至章練塘鎮比卯。衆尙未集。乃易服至鎮廟瞻眺。歸則繞鎮後田塍中行。綺交繡錯。迷不得路。無可問津。正猶豫間。忽田間來一人曰。官其迷路耶。余曰。然。遂引余出。意甚殷勤。且延至家獻茶。余謝之。睇其面。似曾相識者。因詢之曰。記在何處見爾。聳然曰。小人徐德全也。徐德全者。曾因奪蕩田。聚衆鬪毆。余杖之一百者也。余不覺駭然。遂謂之曰。此後宜作好人。爭鬪非好事。切須戒之。徐唯唯。送至道左而別。歸後。與友人言此人曾受滿杖。乃邂逅相遇。既無怨。且知敬愛。小人革面。亦見青邑民俗之淳。然自後思之。白龍魚服。困於豫。且微

行究非正道也。

曾公國藩之節儉

曾公國藩未達時。家甚清儉。而曾公性又古樸。既舉於鄉。猶復躬操耒耜。與老圃爲伍。應禮部試歸。報捷者至。途遇一農夫。問曾家所在。曾公取其報條視之。曰條中某某卽我是也。一時聞者。傳爲美談云。既貴而後。猶不改其節儉之風。每飯輒與幕賓同席。盤餐甚簡陋。幕賓中有對之不能下嚥者。曾公大嚼自若。輒顧諸賓曰。若等食量何小。若是者安能任天下事。聞者默然無以對。蓋初猶委以病。誰知一言病者。曾公卽深惡之。謂其一身且不能自衛。使之慙慙如此。則他事尙可問哉。一時相傳。遂有曾家飯難吃之語。蓋實情也。曾公雖惡衣惡食。而極喜清潔。蓋隱合於今日之所謂衛生者焉。飯後必散步百步。習之數十年。未嘗一日改。云所以助消化也。

李傅相入曾國藩幕府

庸盦筆記云。合肥傅相肅毅伯李公。始以丁未翰林。供職京師。其封翁愚荃先生。與曾公國藩。戊戌同年也。傅相未第時。嘗以年家子從曾公習制舉文。既得翰林。亦常往問業。咸豐二年。曾

公丁憂回籍。傅相與其封翁從侍郎呂公（賢基）奉旨回籍治團練。自是遂不其通音問。厥後皖北糜爛。呂公殉舒城之難。而團練事遂無可爲。傅相旋入皖撫福元修中丞（濟）幕府。中丞蓋傅相座主也。然中丞本不知兵。措注未盡合宜。傅相亦不其得志。會粵賊勢益橫。傅相病官軍之退避也。力請大舉一戰。是時鄭軍門（魁士）爲總統。謂賊強如此。君旣欲戰。如能保其必勝。願書軍令狀否。傅相毅然書之。官軍與賊戰而大敗。賊漫山徧野而來。合肥諸鄉寨皆被蹂躪。傅相所居寨亦不守。封翁先已捐館。傅相與諸兄弟奉母避之鎮江。而自出謁諸帥。圖再舉。旣落落無所合。久之聞曾公督師江西。遂間道往謁焉。謂曾公篤念故舊。必將用之。居逆旅幾一月。未見動靜。此時在曾公墓府者。爲候補道程桓生尙齋。前翰林院庶吉士陳鼐作梅。今江甯布政使。舉人許振禕仙屏。陳鼐與傅相本係丁未同年。傅相使往探曾公之意。不得要領。鼐因言於曾公曰。少荃以昔年雅故。願侍老師。藉資歷練。曾公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間局面窄狹。恐鱗鱗巨艦。非潺潺淺瀨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職。鼐曰。少荃多經磨折。大非往年意氣可比。老師盍姑試之。曾公許諾。傅相入居幕中。曾公每日黎明。必召幕僚會食。而江南北風氣與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頭痛辭。頃之。差弁絡繹而來。頃之。巡捕又來曰。

必待幕僚到齊乃食。傅相披衣踉蹌而往。曾公終食無言。食畢。舍箸正色謂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尙。惟一誠字而已。遂無他言而散。傅相爲之悚然。蓋曾公素論傅相才氣不羈。故欲折之使就範。傅相初掌書記。繼司批稿奏稿。數月後。曾公謂之曰。少荃天資於公牘最相近。所擬奏咨函批。皆有大過人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亦未可知。傅相亦自謂從前歷佐諸帥。茫無指歸。至此如識南鍼。獲益非淺。既而曾公進駐祁門。傅相謂祁門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謂絕地。不如及早移軍。庶幾進退裕如。曾公不從。傅相復力爭之。曾公曰。諸君如膽怯。可各散去。會皖南道李元度次青率師守徽州。違曾公節度。出城與賊戰而敗。徽州失陷。始不知元度存亡。久乃出詣大營。又不留營聽勸。徑自歸去。曾公將具疏劾之。傅相以元度嘗與曾公同患難。乃率一幕人往爭。且曰。果必奏劾。門生不敢擬稿。曾公曰。我自屬稿。傅相曰。若此則門生亦將告辭。不能留侍矣。曾公曰。聽君之便。傅相乃辭往江西。閒居一年。適官軍克復安慶。曾公移建軍府焉。傅相馳書往賀。曾公復書云。若在江西無事。可卽前來。傅相乃束裝赴安慶。曾公復延入幕。禮貌有加於前。軍國要務。皆與籌商。明年。吳中紳士僱輪船來迎援師。曾公奏遣傅相募淮軍赴滬。而密疏薦其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可勝江蘇巡撫之任。

抵滬未及一月。奉命署理江蘇巡撫。練兵選將。克復蘇常嘉興等郡。遂實授巡撫。加太子少保。賞黃馬褂。雙眼花翎。封一等肅毅伯。勳名幾與曾公相並。距出幕府時。僅逾兩年耳。未幾績望日隆。卒歲。曾公未竟之緒。曾公之志業。傅相實繼之。同治十一年。曾公薨於兩江總督官廨。傅相郵寄輓聯云。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爲門生長。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蓋紀實也。

盜案被誣

陳子莊先生曰。桐鄉沈茂亭司馬【寶樾】。早歲乏嗣。而好施不倦。晚年得二子。人稱作善之報。嘗爲余言伊叔曉滄先生【炳垣】。作令時。因公赴省。會發審局有盜案未承。太守命往鞠之。盜一見先生。卽呼曰。公非曾任新陽縣之沈青天平乎。曰然。則哭曰。吾家門首堆積稻草。不知何時。人以摺匣藏吾堆中。今官以搶劫摺差。指匣爲憑。入吾死罪。夫吾果爲盜。搶得摺匣。當藏之家中。卽不然。亦且燬以滅迹。安有置之門外草中。示人共見之理。先生研訊再四。知爲被誣。卽白之太守。請爲昭雪。太守以原問官張某持之堅。不肯置力。第曰。子能平反斯獄甚善。然嗣後不得真盜。當惟君是問。先生遂謝去。不復再審。越一年。先生在蘇。適當午飯。有僕人自外至。曰。今

日市中決囚。搶摺差之盜犯已正法矣。先生聞言。不覺吐飯滿地。次日。乃知是日張某亦當午飯。忽無故立起大呼。撲地死。

謝子澄縣令保衛天津

庸盒筆記云。咸豐三年。粵軍北犯畿輔。長蘆鹽運使楊霈。爲防禦計。捐廉製洋槍五百桿。招募壯丁。在署教演。號曰蘆團。旋奉旨派前任浙江巡撫梁寶常等。協同天津地方官辦理團練。閩縣紳商立義民局二十八處。每局五六十名。按期訓練。縣人張錦文者。前爲麟見亭河帥家丁。爲司庖政。繼以鹽筴致富。倡捐團練經費。並上守禦策於鹽政文謙。鹽政善之。發令箭一支。給錦文俾籌布置。錦文自練壯丁三千名。號曰鋪勇。當是時。天津鎮協各兵。連年徵調在外。城中惟有蘆團鋪勇。而義民二十八局。散布一縣。通計惟有數千人。天津地平行無險可扼。奧軍七八萬。由南而來。自春徂秋。寇氛日逼。民心大震。八月朔夜。疾風暴雨。城西芥園河隄驟決。天津道張起鵷督率官弁馳往堵築。見有紅燈隱隱前導。奔流隨之。此隄高與城齊。地勢東窪西仰。乃水不東趨。反灌西南。居民廬舍無恙。而城南彌望汪洋。倏成巨浸。靜海滄洲來路。及諸歧徑。皆沒於水。僅存大道而已。決口前一日。隄上有二人徘徊往來。一人曰。當在何處。一人指曰。此

處即可。衆咸異之。次夜隄潰。卽所指處也。九月二十六日。偵知敵已入滄洲境。錦文夜謁縣令。謝子澄曰。寇逼矣。當奈何。謝公曰。無餉無以辦事。爲之奈何。錦文獻票錢四千緡。爲募勇費。且謂敵勢鴟張。非遏其銳氣不可。明日募夫萬餘。掘長壕於小稍直口。復以席裹土如鹽包然。疊成礮台。置礮盤六座於台上。卽日工成。錦文入見縣令告之曰。昨夜獄犯喧譁。恐生變。奈何。錦文曰。莫若擇其罪不至死者出之。激令殺敵贖罪。從之。回民劉繼德者。甫出獄振臂一呼。回民奔集者千餘人。遂率赴教場聽令。適錦文豫引鹽課銀二萬兩至。僱數易錢。分寫小票。以給勇糧。官紳議誰可督隊者。謝公奮然請行。衣短後衣。持槍上馬。率練勇至城西小園駐焉。先是邑人賈慶堂獻策。恐敵於水淺處偷渡。村民有弋鳧者。善用排槍。置小舟上。覆以席。推行水中。百發百中。僉呼之爲雁戶。宜招募設伏以備不虞。官紳皆以爲然。倉猝募五百人。是日使慶堂率往。伏於稍直口之東南。二十八日。闔郡文武齊集教場。忽一老人來營曰。敵已在城西黃家墳造飯矣。言訖不知所往。登台瞭望。果蜂擁而來。謝令率衆迎勦。蘆團抬槍乘勢堵截。縣民數萬持械相助。敵中有首名小禿子者。矯健絕倫。羣呼爲開山王。手執黃旗。左右指揮。迅奮剽疾。我軍以火槍擊之。擊上則鼠伏。擊下則揉騰。槍甫止。則隨煙而進。有大沽老卒喏曰。是賊狡猾。非

巧取不可。乃以兩槍上下交擊之。立斃。則氣奪。猶奮突而前。至設伏處。呼渡。雁戶佯應。推舟前行。距敵軍數武。號鑼一聲。排槍轟發。敵軍紛紛倒地。驚以爲水雷。遂大潰。是役也。敵軍因水阻。迂道東走。僅遲至一日。而稍直口得以爲備。且歧徑皆淹沒。可豫料敵所至。而以全力專備一路。斬賊五百餘級。而我兵勇無一傷者。由是小稍直口。改名得勝口。旌戰功也。是時惜無大軍夾擊。不能一鼓殲之。又以敵衆我寡。未敢遠追。彼乃遁至楊柳青。旋據靜海之獨流鎮。十月十七日。督師大臣勝保。始統大兵由深州至天津。旋赴獨流鎮勦之。並調謝令至大營。辦理糧餉。十一月二十三日。副都統佟鑑奮擊獲勝。殺數百人。因拽取濠板。被敵軍擁圍。手執長矛。殺數人而死。謝公馳往援救。身受七傷。赴水而死。勝保奏聞得旨。謝子澄著贈布政使銜。卽照布政使陣亡例賜卹。並給騎都尉世職。入祀京師昭忠祠。准於四川原籍建立專祠。佟鑑謝子澄。並准於天津陣亡地方。合立一祠。謝公旋予諡。愍。而天津紳民。先於西門外雙廟街。建立謝公祠。光緒六年。始合祀佟公。改號雙忠祠。然津人尤虔事謝公。每遇誕辰及死之日。皆有賽會。張錦文因頻年捍寇。有功。桑梓縣人前後贈匾額數十方。大吏入告。賞給一品封。其子汝霖。由道員加二品頂戴。孫鴻壽。欽賜舉人。錦文旣卒。縣人附祀於雙忠祠內。竊思天津癸丑一役。官紳

戮力。天人相應。用能擊敗粵寇。保全郡城。當時合羣策羣力。以有此功。主其事者。殆不止謝公一人。况縣令秩稍微。事權所屬。在名位素高之官紳。厥後謝公獨尸其名者。則以其慷慨激發。願爲前驅。成功指顧。旋以殺敵捐驅。合於能禦大患。以死勤事。則祀之義。至今廟食一方。而錦文亦得附祀焉。所以報之者隆矣。夫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當粵寇披猖。時事孔棘之秋。顯皇帝側席求賢。有能倡衆殺賊者。往往不次超擢。謝公已升知府。將大用矣。忽而臨陣死綏。此天津父老所以尤感唏不置也。楊霈以捐募蕙團。天子謂爲知兵。由長蘆運使擢湖北巡撫。連擢湖廣總督。統兵勦賊。後以遇寇退避。失陷列郡。貽誤封疆。褫職逮問。尤可見偶值事會。僥倖居功者之不足恃也。

駱秉章公遺愛

庸盒筆記云。駱公(秉章)以咸豐初年巡撫湖南。適值粵寇鴟張。曾文正公以在籍侍郎幫辦團練。旋創籌餉募勇之議。益陽胡文忠公。新寧江忠烈公。實左右之。風氣既開。人才蔚起。於是塔公(塔齊布)羅公(澤南)李公(續賓)李公(續宜)王公(崧)及前總督楊公(岳斌)前侍郎彭公(玉麟)等先後卓著戰功。名聞海內。其他以軍功躋顯秩者。尤不可數計。當是時精卒

徧於畎畝。良將布於閭閻。但患招之不能盡。不患其無可用也。駱公以休休有容之度。適蒞是邦而逢其盛。每與諸公共事。頗能不掣其肘。不掩其長。以故勳望日隆。會今大學士恪靖侯左公以在籍舉人。就駱公前任張石卿中丞（亮基）之幕。張公既去。駱公復賓禮之。左公練習兵事。智略輻湊。駱公專任以軍謀。集餉練兵。選用賢將。屢卻悍賊。兩敗石達開數十萬之衆。復分兵援黔粵。援江西。丰采幾與曾胡二公相並。則左公帷幄之功也。駱公每公暇適府。左公與幕賓二三人慷慨論事。證據古今。談辯風生。駱公不置可否。靜聽而已。世傳駱公一日聞轅門舉礮。顧問何事。左右對曰。左師爺發軍報摺也。駱公領之。徐曰。盍取摺稿來一閱。此雖或告者之過。然其專任左公可知。惟時楚人皆戲稱左公曰。左都御史。蓋以駱公官銜。不過右副都御史。而左公權尚過之也。然駱公外樸內明。於賢不肖之尤著者。口雖不言。而辨之甚精。既能推轂賢才。賢才亦樂爲之用。至其清介自守。尤爲一時封疆大吏所不及。此其建樹之本也。余往嘗游湖南。聞楚人皆曰。駱公治吾楚十年。而吏民安堵。羣寇遠遁。此吾楚福星也。厥後督師入蜀。蜀中值藍朝鼎李短搭搭等羣寇蠡起。揭竿烏合之徒。所在屯聚。全省被蹂躪者。四十餘州縣。駱公僅募楚勇萬人以行。是時黃子春觀察（醇熙）爲統將。劉霞軒中丞（蓉）實以同知佐戎。

幕旋超授四川藩司。贊畫軍事者二年。楚軍入蜀。一戰大捷。鼓行而西。驅殄羣孽。連解定遠縣州之圍。而黃觀察亦遇伏戰沒。駱公選裨將代領其衆。會合蜀軍。分途追勦。藍李等巨酋十餘人。以次擒戮。未一年而全蜀肅清。蓋藍李各寇。皆起於草竊。聲勢雖盛。並無遠略。實不耐戰。駱公以楚中節制之師。進與之角。鮮不克捷。既捷之後。羣賊望風瓦解。自就夷滅。故其摧陷廓清之功。爲甚捷也。蜀民見駱公用兵。如此之神速。以爲諸葛復生。且出水火而衽席之。皆曰駱公活我。石達開著名劇寇。不過稍亞於洪秀全。而駱公擒之。易於反掌。莫不仰其威名。蜀民亦謂駱公用兵。果不可測。於是感之如父母。而望之如神明矣。蜀中地大物博。駱公既削平羣醜。省中司道。建議整理財賦。因而籌餉籌兵。南援滇黔。北援秦隴。當是時。曾公國藩督兩江。凡湖廣兩粵閩浙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諮之。駱公督四川。凡滇黔陝甘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諮之。二公東西相望。天下倚之爲重。而駱公所陳大計。亦多能統籌全局。不愧老成典型。先是蜀中童謠曰。若要川民樂。除非馬生角。蓋俗稱駱字爲馬。各駱而南方又各角同音也。然則駱公當立勳名於蜀。其數早已前定矣。駱公既薨。成都爲之罷市。居民皆野哭巷祭。每家各懸白布於門前。或書輓聯以誌哀思。適文勤公崇實。以將軍署總督。

謂爲不祥。遣使禁之。蜀民答曰。將軍脫有不諱。我輩決不敢若此。聞者爲之粲然。迄今蜀民敬慕駱公。與諸葛武侯相等。駱公專祠。蜀民亦呼之爲丞相祠堂。雖三尺童子入其祠。無不以頭搶地者。或謂駱公生平。不以經濟自命。其接人神氣渾穆。人視之。固粥粥無能。而所至功成。所居民愛。在楚在蜀。自有諸賢擁護而效其長。豈其大智若愚耶。抑駱公之旂常俎豆。早有定數。大功之成。不在才猷。而在福命耶。余謂駱公之當享勳名。固由前定。然其德器渾厚。神明廉靜。推誠以待賢俊。亮直以事朝廷。斯其載福之大端也。同時張石卿制軍。其初名位與駱公相埒。而才調發越。則十倍駱公。然有爲不能。有守好用權術。多謀少斷。又所居皆貧瘠之地。所與共事多庸妄人。其遭逢不如駱公遠甚。崎嶇二十年。不能以功名終。蓋其德不足以運其才。器不足以載其福。適若與駱公相反云。

炊飯太守與種菜觀察

清代軼聞云。洪軍之初陷杭州也。有候補府者。著短衣。躡敝屣。將行被執。賊問何爲。詭曰。炊飯賊曰善。即使炊飯。而守故執袴子。不諳烹庖。乃密使蒼頭代役。而太守獻之。及張提軍克復杭城。官吏多亡去。卽檄炊飯太守攝某篆。守感蒼頭惠。令其司閤。而苦不識字。復爲置一明黠小

僮代司文書出入。阿堵物一歸蒼頭焉。同時有觀察某。伏匿堂額上。賊至。戰栗墮地。問何爲。曰種菜。賊即使種菜。已而備兵嘉湖。時謂之種菜觀察。

曾公國藩之知人

清代軼聞云。近世士大夫。多稱曾公國藩能知人。非妄語也。江公忠源初謁公於京邸。既別去。公目送之曰。此人必名天下。然當以節烈死。時天下方無事。衆訝其言之不倫。後十餘年。江公果自領偏師。戰功甚偉。嗣殉難廬州。公東征時。滬上乞師。公奏請以相國合肥李公赴滬。而以參將程公學啓從。臨發。公送之登舟。拊程公背曰。江南人譽張國樑不去口。君去亦一國樑也。行聞君克蘇州矣。勉之。李公至滬。由下游進兵。自青浦崑山轉戰至江蘇行省。拔名城。殲大慙。雖嘗借助英法兵。而西人獨推程公功。爲淮軍諸將最。其聲威殊不出張國樑下。嗣克嘉興。先登中鎗仆地。卒不救。其以死勤事。亦與張公國樑同。蓋昇平之際。物色人才。危急之秋。激昂義精神所感。誠至明生。曾公儒臣。豈有相人術哉。嗚呼。洵天人矣。

曾公國藩撫晉之政績

清朝野史云。威毅伯曾公之撫晉也。值山右大稔。赤地千里。前撫噤不以聞。公下車。卽飛章請

命。於是公私賑貸。集金粟至亡算。晉民始蘇。龍山典史朱克敬筆記稱公初次禱雨。未卽應。下令誠所部官吏畢至壇。紳士自廩生以上皆集。積薪塞廟門。誓次日不雨。卽自燔。雨果應。時至晉父老感涕謳歌。乃家尸而戶祝之。論者謂公此舉。視昔年攻拔金陵。平積年僭號之賊。功相等。蓋一則奪數百萬生靈於豺獠封豕之吻。一則活數百萬生靈於溝瀆餓殍之餘。前古勛臣。未有幹回元化。大任疊肩。建立如斯其偉者也。

曾公國藩不禁秦淮燈舫

六朝金粉之遺。祇賸秦淮一灣水。逮明季馬湘蘭李香君輩出。風情色藝。傾動才流。迄今讀板橋之記。畫舫之錄。紙墨間猶留馨逸。自兵燹十年。而一片歡場。又復鞠爲茂草矣。金陵克復後。數月。畫船簫鼓。漸次萌芽。時六安涂廉訪守郡。亟飛牒縣厲禁。次日謁曾文正公。公笑謂曰。聞淮河燈船。尙落落如曙星。吾昔計偕過此。千艘梭織。笙歌徹宵。洵承平樂事也。又次日公先約幕府諸君買棹游覽。並命江寧上元二邑令設席款太守。一時士女歡聲。商賈鬻集。河房榛莽之區。白舫紅簾。日益繁盛。寓公土著。聞信來歸。遂大有昌盛氣象。公真知政體哉。

左相差官

清朝野史云。清同光之間。湘陰左宗棠平定捻回各匪。功高威重。朝廷倚畀甚隆。麾下將校。皆百戰餘生。迭保至提鎮顯職。然往往有不願膺專閫之寄。左相旌麾所至。擁護八騶。伺候若奴僕。蓋軍心固詰。甘苦與同。故寧棄富貴如敝屣也。一日某差官奉左相命。謁見藩司稟白公事。藩司故滿州世家子。好自尊大。染官氣甚深。平時待寮屬極倨傲。呼叱漫罵。視爲故常。差官投進銜帖後。傳呼請見。送茶升炕。均以平等待之。蓋因左相故。格外優異。然以爲差官必謹守禮法。萬不敢竟與抗衡也。詎差官入見後。居然升炕。毫不謙讓。且箕踞而坐。高談闊論。旁若無人。藩司已心厭之。比送客。則又貿然出中門。迥異屬員之踣趾不前。腰彎背曲者。不覺勃然大怒。以爲是不過區區一差官。左相之奴僕類耳。乃踞傲無禮至此。豈真不識方伯之尊嚴耶。翌日謁見左相。語其事。談次頗憤憤不平。左相立喚差官至前。斥之曰。爾等自恃戰功。在本帥處。隨意談笑。固無不可也。藩司大人爲朝廷大員。體制何等尊重。爾竟敢肆行無忌。以待本帥者待之。何不自量乃爾。其速叩頭請罪。違則藩司大人一怒。吾不能代爾乞情也。差官如言謝罪而退。有頃左相端茶送客。比其出也。則中門以外。差官十餘人。俱黃馬褂紅頂花翎。垂手侍兩旁。前謝罪之差官亦在其列。藩司大驚。手足無措。乃一一對之請安招呼。步行至轅門。

外。然後登輿而去。蓋藩司初時以爲差官者。必係尋常偏裨將校。而不意皆紅頂黃褂之提鎮大員。故回念前事。不覺愧悔交并也。

張國樑由盜投誠

清代軼聞云。張國樑謀勇兼優。戰無不勝。保障蘇浙郡縣垂七八年。吳越之人。至今尸祝。其後以兵餉大權。爲共事者所掣肘。功敗垂成。卒以身殉。其年少時逸事。有人所未盡知者。茲特采輯一二。以著英雄之氣概焉。公初名嘉祥。廣東高要縣人。美秀而文。恂恂如儒者。然喜任俠。跡弛不羈。年十五之粵西。從其叔父學賈。顧心弗喜也。日與輕俠惡少年游。其黨有爲土豪所困者。公往助之。殺人犯法。官捕之急。遂投某山盜藪。盜魁奇其貌。以女妻之。女嫌其疏賤。不可。盜魁欲拔爲己副。其黨又不可。山中例呼魁爲老大。其支黨皆爲兄弟。稱自二三四五以下。各以才能之大小。爲次之先後。乃呼嘉祥爲老么。么者第十也。然每出劫。必倍獲。抗官軍。必告捷。羣黨皆驚服。一日山中糧匱。因往劫越南邊境。名爲借糧。越南人驅象陣來禦。盜馬皆奔。嘉祥使其黨捕鼠數百。明日復戰。擲鼠於地。縱橫跳踉。象見之。皆懾伏不敢動。遂獲全勝。大掠而歸。頃之盜魁病死。羣黨推嘉祥爲盜魁。嘉祥有衆萬人。以兵法部勒之。與之約曰。凡劫官商。毋得殺

人財貨必留還十之一。俾得爲商之貲本。官民之旅費。旣而官軍討之。山中倉猝無兵器。嘉祥使人揭一竹竿以禦兵器。戰益久。則愈削愈銳。以刺人。無不死且傷者。又獲大捷。然兵吏爲所執者。皆禮而遣之。且具書自陳不得已爲盜狀。苟蒙赦宥。願盡死力。及洪秀全反於金田。遣黨招之。嘉祥拒不往。曰。吾之爲盜。非得已也。豈從叛賊者哉。向忠武公榮。提軍廣西。使紳士朱琦爲書招之。嘉祥約官軍壓其巢。出禦而僞敗。乃悉招山中財物。散遣其黨。使歸爲良。而自降於布政使勞崇光軍前。改名國樑。得旨賞千總銜。歸向公差遣。由此戰必爲士卒先。威名聞天下。蓋公年十八而作盜魁。二十八而折節從軍。爲國虎臣。三十八而致命遂志。生平大小數十百戰。善以寡擊衆。每出已意。坐作進止。率與古兵法暗合云。

夏徵舒是先祖

清朝野史云。清同治初。曾望顏爲陝西巡撫。首縣爲唐李杜。字詩甫。四川進士。善滑稽者也。有山西賈夏姓者。營業於陝西省城。頗殷裕。忽動官輿。入貲爲縣令。分發陝西。人謂之曰。爾初入仕途。一切未諳。宜聘一富有經驗之通人。而朝夕請益焉。庶不爲人所笑。夏然之。到省之日。例須隨衆衙參。至撫署官廳。甫入門。衆見其舉止矯揉造作。已匿笑矣。忽首縣唐問貴姓。曰。夏。唐

乃上其手而作莊容曰。從前有位夏徵舒。是府上何人。夏見鄭重而言。以爲必顯貴者。遂卒然對曰。是先祖。唐一笑領之。須臾衙參畢。歸寓。所延之友問曰。今日作何事。作何語。夏曰。中丞未見。明日須再往。他無所語。惟在官廳有首縣問我夏什麼舒。是府上何人。言時作冥想狀。友曰。夏徵舒也。夏曰然。友人曰。爾何答。夏曰。我見其高舉而手鄭重而出。卽對曰。是先祖。友曰。壞了。那夏徵舒是一個龜子子。爾如何說是先祖。夏大怒罵。卽欲赴首縣理論。友曰。明日仍須上院。必仍見之。何必急急。次日一見唐卽撲唐身。揪其領而罵曰。你爲何罵我龜子子。唐曰。諸公皆在此。我何嘗開口。而彼謂我罵他龜子子。諸公聞之乎。夏愈怒。卻揪之。見中丞。衆勸不聽。揪至二堂口。文巡官遂以狀白中丞。命傳二人入。曾問唐。唐曰。請大人問夏令可也。曾逐問夏。夏曰。唐令罵卑職龜子子。曾曰。願聞其詳。夏遂以昨所問答陳之。夏徵舒之徵字終不能記憶也。曾笑曰。是爾自認。非彼罵也。命巡官導之出。隨卽懸一牌示。大致謂夏某咆哮官廳。尙可恕。胸無墨汁。何以臨民。著回籍讀書云云。夏見之氣結不得伸。鬱鬱而已。人笑之曰。一聲龜子子。斷送一縣令。此張悟荃茂才云。

侵賑之報

陳子莊先生曰。金陵盧止泉孝廉（澤）學問深醇。品行尤方正。考取國子監學正。不赴補而歸。其子某官山陽縣教諭。會縣有水災。教諭幫辦賑務。侵蝕銀得四百兩寄家。止泉疑之。貽書詰所從來。教諭以友人資助對。未幾其僕忽見數差人洶洶入門。迹之不見。而教諭陡暈絕。半日而蘇。始知以侵賑事爲餓死者所控。城隍頗庇之。故得生。越數日。僕得見前差人于大門外。教諭又暈絕。似死非死。數日不蘇。教諭之子極孝。于神前哀禱。燒一指以致誠。家人不知也。一日教諭忽起坐。衆皆驚喜。則搖手曰未也。前日控案。城隍斷後。諸餓者不服。再控于冥王。王訊之。確謂侵蝕賑銀。當付油鑊。欲解衣就烹。忽復呼上。諭以爾子在陽世爲爾燒指。孝心感格。免爾鼎烹之罪。然不能不死。暫令回生。布告大衆。以賑務之銀。不可侵蝕。如此言畢。卽死。衆索其子手視之。則一指已燒去過半矣。于是人共憫盧子之孝。而恨教諭之貪也。此事金陵人多知之。而止泉亦歷述之不諱。夫凶年飢歲。小民轉輾溝壑。呼天望救。幸得賑濟。真是生死肉骨。司其事者。宜如何盡心。以慰民望。乃從而侵蝕之。此其心與豺狼何異。卽不陰被鬼責。亦必上膺天譴。觀于教諭之事。能不凜然。余在青浦。辦理豐備倉事。胥吏具稟請領經費。余諭之曰。此區區之錢。皆荒年哀窮人之食也。爾等今日幸煖衣。何忍奪飢民他日口頭食乎。皆相顧動色。而

推司吏來索房費。力拒不給。伊等亦無如何。比至上海。則前任已定書役經費數百千文。又司房費一百數十千文。年年給發。數已逾千。余不禁爲之慨然太息。然持此等錢歸家者。其不能蔭子孫而致富厚也決矣。

職官章服之沿革

帽頂之有珊瑚寶石水晶車渠。自雍正四年始。乾隆時。有請知縣用蜜蠟頂者。未經議准。自咸豐兵興以來。各軍營保舉及事例捐納者夥。于是知縣無不藍晶其頂。卽佐雜等官。亦多水晶車渠者。鄉鎮分防之縣丞巡檢。率皆紅繖矣。同治乙丑。陳子莊先生曰。權盛澤釐捐。有署縣丞某者。未經加銜。仍用青繖。鄉民觀之。訝曰。此官戴孝。所以用此繖。聞之不禁大笑。

富貴中之苦境

陳子莊先生曰。旁觀者審。當局者迷。古語也。富貴利達之地。當局者者第驚於進取。而不知已蹈危機。紛華靡麗之場。當局者第樂其宴安。而不悟早墮惡趣。在旁觀者。卽非明眼人。亦能料其敗也。獨有富貴紛華中之苦境。則祇當局者自喻之。旁觀者不能知之也。昔金匱孫文靖公。以閩浙總督來嘉興閱兵。千夫擁護。萬衆觀瞻。聲勢嚇奔一時。先大夫謁于舟次。公言三十年

前以諸生攜一僕歸家。扁舟泊此。今雖風景如昔。而意興轉覺不如昔時。先大夫對以封疆任重。此心不免憂勞耳。公曰。非也。因指中間供奉新到之廷寄曰。外人觀總督如何榮耀。而不知總督心中之苦惱。此一件事。令我措置萬分爲難矣。然所爲何事。公卒未明言也。同治己巳。余令青浦。有洋人爲盜。在澱山湖中拒捕。殺礮船哨官都司一人。礮勇七人。百姓三人。余往勘驗。盜已遠颺。屍骸狼籍。無可如何。姑令收殮。再行緝兇。歸時。在輿中籌畫此案。中心懊悶欲死。然呵殿騶喝如故也。中途遇二老嫗避于道傍。指余嘖嘖相謂曰。此不知前世如何修行。乃能修到如此。余聞之。默念我方恨今生何以不修。做此知縣。而彼乃羨慕謂前世修來者。何見解之相左耶。忽憶孫文靖公事。不禁爲之失笑。則旁觀者審一言。猶爲未的也。

澱山湖洋人劫案

陳子莊先生曰。澱山湖之案。其始有英屬國之流氓。即中國所謂光棍者在上海糾合英國人二。買一蘆墟船乘之。雇上海人二爲服役。雇寶山人二爲行舟。至黃渡地方。又雇一青浦人。將至澱山湖。舟行遲。復于田間雇一人助之。行至湖中。適遇一地保錢糧船。劫之。乃船中僅有錢二十餘千耳。地保跳而免。適見橋畔有巡緝礮船在。地保熟其人。乃呼救。哨官令起棹追賊。顧勇數不足。

有鄉人三。踴躍從之。賊望見。追至揚帆。逃礮船追十餘里。至崑山縣之千墩鎮。日已落矣。不能及。爰發礮擊之。一擊不中。再發。幾及之。賊遂落帆。洋人三。立于船頭。以手相招。若將還物也者。礮船遂駛近。不爲備。相距咫尺。洋人突發手槍。哨官傷。墜水死。左右二勇斃于舟中。餘勇方持械欲鬪。槍再發。又殪內一勇。佯死落水。泳而逸。于是洋人持刀過船。將已傷及未傷者盡殺之。悉擄舟所有。推銅礮於水而去。次日逃勇歸報信。余卽詣勘。礮船已爲水營收回。哨官及勇屍亦俱收訖。惟同往之鄉民三屍在。親屬號哭慘戚。余亦掩涕不忍視。乃捐廉俾其成殮。而懸賞五百金以捕賊。不越月。先捕得上海寶山之四人。又青浦之舟子一人。其田中雇來人。則因見賊殺人。當卽投水逃去。不可究詰矣。于是用上海人作眼綫。擒獲洋人二。其一逃往廣東。署上海道杜公文瀾。又懸賞三百金捕之。未几亦躡獲于廣東之香港。余赴上海會審。情真事確。中國人俱畫招。而洋人狡賴不肯承。爰羈于英國之領事衙門。蓋外國人不受中國羈禁也。彼時只候香港之犯解到定案矣。而香港之領事。故濡滯之。總督馬端敏公。咨催廣督文。內有札飭該洋官字樣。香港領事乃謂中外不相統屬。安得用該字以輕我。遂將兇犯縱之去。于是上海領事亦將兇犯釋放。而礮船之弁勇暨鄉民十一人之死。無從取償。哀哉。余迄今念之。猶覺憤。

填胸臆也。

循吏蒯子範判牘

陳子莊先生曰。合肥蒯子範。觀察德模。以諸生起家。居鄉時。率團勇擊僞英王陳玉成。大破之。遂以知兵名。李少荃爵相開府吳中。檄之從軍。用戰功。叠保至牧守。初令長洲。當兵燹之後。興利除弊。不畏強禦。有某軍門愛將。擄難民女子。子範奪而還之。軍門怒。帥師來索。子範責以大義。軍門氣索而去。某廉訪以公事意見相左。請大府命嚴飭之。子範終不爲動。廉訪亦無如之何。一時稱強項令。顧於小民則慈愛如家人。民亦父母視之。不稱其官。而稱之曰蒯三爺。比去任。邑人懷其恩。建亭於澚墅關。名曰蒯公亭。歷署太倉州。蘇州。鎮江。江寧諸府。皆有惠政。李爵相臚其治行。以循良薦舉。遂擢夔州府去。吳民到今思之。余長子範四歲。性情契合。同官時。時以吏治相切磋。而余之政治。不能及子範遠甚。馬端敏公總督兩江。言循吏。乃以蒯陳並稱。余滋愧矣。子範精於折獄。恆手自判牘。有電掃庭訟。響答詩筒遺意。一時傳誦。外國人新聞紙多有載入者。今特摘其判詞數則。以見驥之一毛焉爾。一此案姚新周控姚阿士僭占車基。豈知姚新周已先占姚阿士田三尺。以致挾嫌啓釁。互有毆傷。愚民無知。每以纖小事故。釀成禍端。可

勝浩歎。此次傷旣驗明。尙屬不重。若再傳集鄰證。聽候質訊。書辦未飽其欲。則壓之。差人未飽其欲。則又壓之。小民終歲勤苦之皮血。盡剝削於投到候審之日期。迨至日久氣平。並有兩造求息而不得者。爲民父母。其何以忍此。當斷令姚新周與姚阿士將所互占之地。均各讓還。傷亦各自醫調。減一分訟累。卽培一分身家。區區苦心。爾小民其共體之而共諒之。一又。梅徐氏乃徐傳生之妹。嫁與梅近川爲妻。近川早逝。徐氏作未亡人。已逾十載。遺孤連生。業已成立。蘇城亂後。寄居催子。卽管田莊人蘇俗呼爲催子張瑞和家。一屋相依。非有感悅驚愁之慮。三年於外。保無瓜田李下之嫌。而乃徐傳生者。不爲同根之庇。翻揚中菁之羞。旣控張某之誘姦。並串梅裕以作證。莫虛有之事。何能據以爲憑。不可道之言。究忍宣之於衆。豈有此理。是何居心。迨伊母徐余氏。以傳生不法出首。縱謂婦人愛女。斷無不愛其子之心。就令該氏可訾。亦不應訾於其兒之口。一經庭訊。盡吐實情。乃知徐氏粗有衣食。惡黨利其資財。爲索黃金。翻成白舌。當各予以重懲。梅裕占居梅徐氏之屋。並押令遷出。一又一訊得陳太控張阿桂冒占伊妻彥氏一案。據陳太供。十年城陷。張阿桂在賊中。將伊妻擄去。城復妻歸。今張復來冒佔。而張阿桂又以彥氏本亂前媒娶。被陳拐逃。質之彥氏。並其母彥陳氏。皆謂陳實自幼婚娶。張乃擄逼以從者也。余

細鞠張曰。爾妻逃時。由外乎。由家乎。曰。去年在丁公館幫工。即未歸矣。余君召陳至。曰。爾當隨乎。曰。然。爾在何處。曰。丁公館。爾與妻俱往乎。曰。未。曰。彥氏在彼。爾亦在彼。爾與妻與妻俱往。則彥氏之不爲爾妻可知矣。爾與彥氏因此苟合而逃。又可知矣。陳無辭。張請辦陳而包妻歸。則爾亦非媒娶也。若爲媒娶。豈有妻逃兩載而不控官者乎。張乃實吐其擄掠狀。遂並懲之。兩以彥氏歸其母去。又丁陳曾錫之姊。許字於同邑之金元銓。生方綺歲。母不復離。養在深閨。人多未識。乃因道薦其父。偶到利宮。將歸其家。忽逢暴客。是何意態。霍霍怕人。不識姓名。嗚嗚。嗚我客何爲者。直將與之以歸。衆皆恚然。竟至爭之不下。當經陳某扭稟。利縣查詢。方知爲金陵民人王正坤。曾收某家之棄婢。旋爲踰里之逃人。落花堆裏。偶拾殘紅。蔓草叢中。又成野綠。以致求之不得。因恨成癡。立而望之。雖非亦是。再三研詰。堅執不移。然而里居離氏亦不同。亦笑貌聲音之弗類。十年未寧。幽蘭尙傍萱居。一去無踪。儘李何能桃代。惟念癡情苦夢。積想成迷。實霧眼之朦朧。非色膽之敢大。姑予杖遣。以蔽其事。卒歸爾母。然哉。爾母亦樂之。遂

左爵相奏開船政局

同治元年冬。寧波諸軍進攻粵賊於紹興。三戰三捷。將逼其城。而洋火藥告罄。御史良觀察余

余赴上海。向李爵相商借數千觔。乃爵相亦以剿賊藥盡。而洋船不至。正在躊躇。無可應付。余乃盪返。謂不如自己仿照造之。于是開局製配。無機器則以手舂當之。無洋硝則以土硝鍊淨。抵之。無籐炭則以柳炭及杉炭代之。以意加樟腦等物。舂配極細。居然造成。第力較洋藥少遜。且發後有渣滓留存管底。須時加刮洗耳。然足以資救急之用。爵相聞之。亦飭余在甯局製造。萬觔久之。洋人之藥運到。遂止。然自是知藥可配造。因從而推廣及洋槍洋礮等類。並仿造小火輪船二隻。試之均能合用。第以公費甚巨。無款可籌。且賊已將次剿滅。乃置之不講。至五年秋。左爵相由廣東平賊歸。遂決計開輪船局。疏陳于朝。朝議允之。局將開。爵相又奉陝甘總督之命。率師西征。奏保前江西巡撫沈公葆楨爲船政大臣。蒞其事者九年。沈公擢兩江總督。又命前江蘇巡撫丁公日昌繼之。從此中國之輪船。與外洋爭烈矣。左爵相之疏。剴切詳明。籌畫周當。今節錄載之。俾後世言船政者有所考焉。公疏謂竊惟東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陸。自廣東福建而浙江。漕南山東直隸盛京。以迄東北。大海環其三面。江河以外。萬水朝宗。無事之日。以之籌轉漕。則千里猶在戶庭。以之籌懋遷。則百貨萃諸廛市。匪獨魚鹽蜃蛤。足以業貧民。舵艖水手。足以安游衆也。有事之時。以之籌調發。則百粵之旅。可集三韓。以之籌轉漕。則七省之儲。

可通一水。匪特巡洋緝盜。有必設之防。用兵出奇。有必爭之道也。況我國家建都于燕。津沽實爲要鎮。自海上用兵以來。泰西各國火輪兵船。直達天津。藩籬竟成虛設。星馳颺舉。無足當之。自洋船准載北貨。行銷各口。北地貨價騰貴。江浙大商。以海船爲業者。往北置貨。價本愈增。比及回南。費重行遲。不能減價以敵洋商。日久銷耗愈甚。不惟虧折貨本。浸至歇其舊業。濱海之區。四民中商居十之六七。坐此闐闐蕭條。稅厘減色。富商變爲饑人。游手驅爲人役。並恐海船攔朽。目前江浙海運。卽有無船之慮。而漕政益難措手。是非設局建造輪船不爲功。從前中外臣工。屢議雇買代造。而未敢輕議設局製造者。一則船廠擇地之難也。一則輪船機器購覓之難也。一則外國師匠要約之難也。一則籌集巨款之難也。一則中國之人不習管駕。船成仍須雇用洋人之難也。一則輪船既成。煤炭薪工需費不貲。月需支給。又時需修造之難也。一則非常之舉。謗議易興。創議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觀者一人。事敗垂成。公私均害之難也。有此數難。毋怪執咎無人。不敢一紓籌策。以徇公家之急。臣愚以爲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國亦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國不能傲以無也。雖善作者不必其善成。而善因者究易於善創。如慮船廠擇地之難。則福建海

口羅星塔一帶開漕濬渠。水清土實。爲粵浙江蘇所無。臣在浙時。卽聞洋人之論如此。昨聞福州參以衆論。亦復相同。是船廠固有其地也。如慮機器購覓之難。則先購機器一具。鉅細畢備。覓雇西洋師匠。與之俱來。以機器製造機器。積微成鉅。化一爲百。機器既備。成一輪船機。卽成一船。成一船。卽練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遙衛津沽。由此更添機器。觸類旁通。凡製造槍砲炸彈。鑄錢治水。有適生民日用者。均可次第爲之。惟事屬創始。中國無能赴各國購覓之人。且機器良楛。亦難驟辦。仍須託洋人購覓。寬給其值。但求其良。則亦非不可得也。如慮外國師匠要約之難。則先立條約。定其薪水。到廠後挑選內地各項之少壯明白者。隨同學習。其性慧夙有巧思者。無論官紳庶士。一體入局講習。拙者惰者。隨時更補。西洋師匠盡心教藝者。總辦洋員薪水全結。如靳不傳授者。罰扣薪水。似亦易有把握。如慮籌集鉅款之難。就閩而論。海關結款既完。則此款應可劃項支應。不足則提取厘稅益之。又臣曾函商浙江撫臣馬新貽。新授廣東撫臣蔣益澧。均以此爲必不容緩。願湊集巨款。以觀其成。計造船廠購機器募師匠。須費三十餘萬兩。開工集料支給中外匠作薪水。每月約需五六萬兩。以三年計之。需費六十餘萬兩。創始兩年。成船少而費極多。迨三四五年。則宜以熟而速。成船多而

費亦減。通計五年。所費不過三百餘萬兩。五年之中。國家捐此數百萬之入。合雖見多。分亦見少。似尙未爲難也。如慮船成以後。中國無人堪作船主。看盤管車諸事。均須雇倩洋人。則定議之初。卽先與訂明。教習造船。卽兼教習駕駛。船成。卽令隨同出洋。周歷各海口。無論兵弁各色人等。有講習精通。能爲船主者。卽給予武職千把都守。由虛銜洊補實職。俾領水師。則材技之士。爭起赴之。將來講習益精。水師人材。固不可勝用矣。且臣訪聞浙江甯波一帶。現亦有粗知管駕輪船之人。如選調入局。船成。卽令其管駕。似得力更速也。如慮煤炭薪工。按月支給。所費不貲。及修造爲難之費。則以新造輪船運漕。而以雇沙船之價給之。漕務畢。則聽受商雇。薄取其值。以爲修造之費。海疆有警。專聽調遣。隨賊所在。絡繹奔赴。分攻合剿。尅期可至。大凡水師宜常川住船操練。俾其服習風濤。長其精力。深其閱歷。然後可恃爲常勝之軍。近觀海口各國所駐兵船。每月操演數次。儼臨大敵。遇有盜艇。卽踴躍攔擊。以試其能。所以防其惡勞好逸者。如此。且船械機器。廢擱不用。則朽鈍堪虞。時加淬厲。則晶瑩益出。故船成之後。不妨裝載商貨。藉以捕盜而護商。兼可習勞而集費。似歲修經費。無俟別籌也。至非常之舉。謗議易興。始則憂其無成。繼則議其多費。或更議其失體。皆意中必有之事。然臣愚竊有說焉。防海必用海船。海

船不敵輪船之靈捷。西洋各國與俄羅斯米利堅。數十年來。講求輪船之制。互相師法。製作日精。東洋日本始購輪船。拆視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學其文字。究其象數。爲仿製輪船。張本。不數年後。東洋輪船亦必有成。獨中國因頻年軍務繁興。未暇議及。雖前次有代造之舉。現復奉諭購雇輪船。然皆未爲了局。彼此同以大海爲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均是人也。聰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習不能無殊。中國之睿知運于虛。外國之聰明寄于實。中國以義理爲本。藝事爲末。外國以藝事爲重。義理爲輕。彼此各是其是。兩不相喻。姑置弗論可耳。謂執藝事者舍其精。講義理者必遺其粗。不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藉外國導其先。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讓外國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較著者也。如擬創造輪船。卽預慮難成而自沮。然則治河者慮合龍之無期。卽罷畚築。治軍者慮歲役之無日。卽罷徵調乎。如慮糜費之多。則自前道光十九年以來。所糜之費。已難數計。昔因無輪船。致所費不可得而節矣。今仿造輪船。正所以預節異時之費。而尙容靳乎。天下事始有所損者。終必有所益。輪船成則漕政興。軍政舉。商民之困紓。海關之稅旺。一時之費。數世之利也。縱令所製不及各國之工。究之慰情勝無。倉卒較有所恃。且由鈍而巧。由粗而精。

尙可期諸異日。孰如羨魚而無網也。計閩浙粵東三省。通力合作。五年之久。費數百萬。尙非力所難能。疆臣誼在體國奉公。何敢惜小費而忘至計。至以中國仿製輪船。或疑失體。則尤不然。無論禮失而求諸野。自古已然。卽以槍砲言之。中國古無範金爲砲。施放藥彈之製。所謂砲者。以車發石而已。至明中葉。始有佛郎機之名。國初始有紅衣大將軍之名。當時得其國之器。卽被以其國之名。謂佛郎機者。卽法蘭西音之轉。謂紅衣者。卽紅夷音之轉。蓋指紅毛也。近時洋槍開花砲等器之製。中國仿洋式製造。亦皆能之。砲可仿製。船獨不可仿製乎。安在其爲失體也。臣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凡唐宋以來。史傳別錄說部。及國朝志乘載記官私各書。有關海國故事者。每涉獵及之。粗悉梗概。大約火輪兵船之製。不過近數十年事。于前無徵也。前在杭州時。曾覓匠仿造小輪船。形模粗具。試之西湖。駛行不速。以示洋將德克碑稅務司日意格。據云大致不差。惟輪機須從西洋購覓。乃臻捷便。因出法國製船圖冊相示。並請代爲監造。以西法傳之中土。適髮逆陷漳州。臣入閩督剿。未暇及也。嗣德克碑歸國。繪具圖式。船廠圖冊。並將購覓輪機招延洋匠各事宜。逐款開載。寄由日意格轉送漳州行營。德克碑旋來漳州接見。臣時方赴粵東督剿。未暇定議。德克碑辭赴暹羅。屬日意格侯信。彼此往返講論。漸得要領。日

意格聞臣由粵凱旋擬來閩面訂一切。臣原擬俟其來閩商妥後再具摺詳陳請旨。因日意格尚未前來。適奉購雇輪船寄諭。應先將擬造輪船緣由據實馳陳。伏乞聖鑒。續又疏陳。據日意格等稟呈保約條議。清摺合同規約各件。業經法國總領事官白來尼印押擔保。臣逐加覆核。均尚妥洽。所有鐵廠船槽船廠學堂及中外公廨工匠住屋築基砌岸一切工程。經日意格等覓中外殷商包辦。由臣核定。計共需銀二十四萬餘兩。船槽尤爲通局最要之件。應用法國新法購辦鐵板運來船廠嵌造成槽。此外一切局中應用什物。由護撫臣周開錫委員估置。日意格德克碑俟廠工估定。卽回法國購買機器輪機鋼鐵等件。並購大鐵船槽一具。募雇員匠來閩。一面開設學堂。延致熟習中外語言文字洋師。教習英法兩國語言文字算法書法。名曰求是學藝局。挑選本地資性通敏穎悟通文字義子弟入局肄習。並採辦銅鐵木料。一俟船廠造成。卽先修造船身。庶來年機器輪器運到時可先就現成輪機配成大小輪船各一隻。此後機器輪機可令中國匠作學造。約計五年限內可得大輪船十一隻。小輪船五隻。大輪船一百五十匹馬力。可裝載百萬斤。小輪船八十匹馬力。可裝載三四十萬斤。均照外洋兵船式樣。總計所費不逾三百萬兩。惟採買物料一切。有此月需多。彼月需少者。勢難劃一。應將關稅每月協

撥兵餉五萬兩。劃提四萬兩歸軍需局庫另款存儲。以便隨時隨付。而前後牽計。以不得踰每
月四萬之數。以承限制。抑區區之慮。有不取不盡者。茲局之設。所重在學造西法機器。以成輪
船。俾中國得轉相授受。爲永遠之利也。非如雇買輪船之徒取濟一時。可也。其事較雇買爲難。
其費較雇買爲鉅。臣德薄能淺。不足爲其難。又去聞在。即不能爲其難。當此時。紉舉盈之際。凡
費宜借。鉅費尤可惜。而顧斷斷於此者。竊謂海疆非此。兵不能強。民不能富。僱募僅濟一時之
需。自造實爲無窮之利也。于是則雖難有所不避。雖費有所不辭。然而時需五載。銀需四百數
十萬兩。事屬創舉。成否未可預知。幸而學造有成。縱局外議論紛紛。微臣尙有以自解。設學造
未能盡洋技之奇。即解造輪船。不能自作船主。由盡駕駛之法。則費此五載之時。計二百數十
萬之帑金。僅得大小輪船十六號。機器十分。鐵廠船槽船廠及各房屋。雖所造輪船。較尋常購
買各色輪船。精堅適用。而估計所費。多于買價一倍。于大局仍少裨益。責以糜帑。咎何可辭。凡
此皆宜預爲綢繆。而不能預爲期必無者。故此局之定。愛臣者多以異時之咎。責爲臣慮。局外
阻撓爲臣疑。即日意格亦言。此時局面既更。勢難兼顧。如欲停止。願將已領之銀。仍即繳回。臣
答以事在必行。萬無中止之理。但願一一謹守條約。盡心經畫。共觀厥成。如有差謬。當自請朝

廷嚴加議處而已。察看情形。尙可望其有成。合將日意格德克碑合纂保約條議清摺合同規約。照抄咨呈軍機處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存案外。謹臚舉船政事宜十條。另繕清單。恭呈御覽。謹會同兼署閩浙總督臣英桂恭摺具奏。伏乞聖鑒訓示施行。

李爵相奏開輪船招商局

李爵相既平粵賊後。于同治四年。先在上海開機器局。以製造洋鎗洋礮及銅帽洋藥諸軍火。比督兩江。于金陵亦設製造局。曾公國藩再督兩江。仍踵行之。嗣福建創造輪船。曾公亦令于上海兼造。數年來已成八艘。十二年。又仿造鐵甲船一艘。洋人所能者。我盡能之矣。十三年。李爵相又奏開輪船招商局。共集貲一百五十萬。官給二十萬商集百三十萬先購買外國輪船。而以機器局所造之輪船益之。以運江浙二省漕糧。漕運既畢之後。准商人雇載赴外洋及各海口。銷售貨物。以分洋船之利。無事則運糧販貨。取其貲爲修購船隻之用。有事則用爲戰船。以之巡防。以之攻擊。蓋一舉兩得之術也。光緒元年。于招商局內。又分設保險公司。以保輪船。先由商集資十五萬。本局之船。可以無須向外國保險。而外國之船。我轉可保之。則保險之利。亦分之矣。李左二相國。所以爲國計民生籌畫者。至矣盡矣。惟鐵甲船之造費。較輪船十餘倍。只能爲攻戰

之用。且船身太重。時虞擱淺。若海口以最巨之礮擊之。亦不能抵禦。此時英國已經停造。計數年之後。各國未必踵行。則我國亦似可不須效顰也。

冷官風趣

陳子莊先生曰。伯祖朝珍公廷獻。乾隆辛卯舉人。弱冠登科。意氣豪邁。十上春官不第。選就蘭谿教諭。在都中。遇翰苑諸公。必以論文數典困之。洪稚存張船山太史均畏其鋒。常自詫曰。吾來會試。狀元總在吾荷包中。無奈輒遇剪綰賊也。官蘭諭三十餘年。不問家人生產。惟以飲酒賦詩爲事。年躋八秩。奉部推升國子監典籍。門下士集資爲祝八十生辰。樂飲十日而歸。同官仁和沈秋河先生爲撰壽序。用一百箇死字。文極奇詭。復撰一聯贈之曰。不病故不勒休。仙家亦稱上等。又升官。又添壽。教官無此下台。歸之次年。道光辛卯。重赴鹿鳴。姪九臯是科亦登鄉薦。爲吾宗盛事。余年八歲時。隨先大夫之官福建。過蘭谿。公登舟來視。撫余首曰。兒好好讀書。早早發達。莫效老翁之吃苜蓿盤也。嗣余于辛卯科。乃薦而不售。官校官者十八年。僅得公歷俸之半耳。但校官爲冷宦。自撰楹聯。或嘲或諷。多有可發一噱者。李時庵教授。題大堂聯云。掃雪呼童。莫認今朝點卯。轟雷請客。都知昨日逢丁。傅芝堂學博則云。百無一事可言教。十有九

分不像官。此三聯早膾炙人口矣。屠筱園教授所書。則毫無所教。偏稱教官不成。官却是官。且嘲中却有身分。陸定園教授則云。近聖人居本門。徑奉闕官福。小神仙亦有味。沈秋河則謂門聯云。讀盡人惟道。靈衙門可以無妨出入。做官的當此種職分。也要有些作爲。則稜稜風骨。讀之令人肅然起敬也。

愚民不解文告

陳子莊先生曰。今世遇有條約禁約之事。上官必曰。出示曉諭。曰。多出示曉諭。如是。曉示不曉。者有罰。出示不遍者有罰。上官以爲立法周密矣。而屬吏之復于上官者。亦不過曰。已出示曉諭矣。更有格外認真者。曰。已勒石曉諭矣。一曉諭而上官之心已盡。屬吏之責亦卸。庸詎知嶺嶺之氓。固有一字不識者乎。民不識字。則不特出示無益。即勒石之示。亦復何益哉。同治丁卯。九月。有英國商人載煤板船于大洋膠沙而沉。煤遂散落海面。南隄海濱之民。咸撈獲儲積。固不見洋船也。但識爲洋煤而已。未幾有洋人挾通事來縣。見余。謂南民槍掠其煤。焚燒其船。索賠銀五萬兩。余以其語涉狂誕。拒之去。而密遣人赴海濱察得其情。因思我民斷無賠銀之理。而洋人必不肯已。若不查還其煤。必致擊斃。事聞總理衙門。所傷寔多。則亦賠而賠矣。且屢

知不飭令賠者。不如先事圖之。遂選幹差往沿海各村挨查。而繕手諭數百張。挨村遍貼。剴切曉諭。令將撈存之煤。繳向公所。免致拖累云云。語極諄切。又親自赴鄉督查。乃沿海之地。延袤計有百餘里。一時不能周歷。而英國領事官。已照會上海道。札委華洋同知陳君寶渠。暨伊國施繙譯官。偕洋商來。並令火輪船駛至海面。邏巡開砲。示威洶洶。然民情震恐。而洋商仍力持賠銀五萬之說。以相囑喝。余大聲疾呼。以理折之。洋商氣稍沮。然總執賠銀之說。惟不言五萬耳。余曰。若爾以失煤之故。乞我代爲查還。我體兩國交好之情。自然竭力查辦。若言賠銀。是誑詐矣。誑詐則安有交情。我官可去。爾銀不可得。于是陳君亦以正誼責之。其繙譯官從而譏倖之。則須查煤矣。余于次日。復偕施繙譯暨洋商到海濱審視。一片汪洋。無從究詰。相顧無策。余乘其意氣消阻之時。因與約查得煤若干。卽以若干還之。令其先歸聽信。而自向最大之村落名泥城者。集衆諭話。附近各村之民。聚觀者不下數萬人。余先以夷情諭之。又以拚一官保衛百姓之語告之。更以手諭之意。反覆開導數百言。鄉人多有感動泣下者。云寔不知有此道理。于是均願以所撈之煤送還。余喜問曰。爾等豈不見我手示乎。則萬口同聲對曰。雖經見示。寔無一人識得字也。余不覺駭然疑。因歷詢保董諸人。所言如一。余又不禁慨然歎。始悟古人

懸書讀法之意。懸書以治識字之人。讀法以治不識字之人耳。是役也。共收繳煤十八萬斤。皆以舟由內河運還之。匝月竣事。共費錢千緡。悉余捐給。不以累民。民得晏然無事。至次年。余遂于境內鄉鎮。設立義學二十所。俾之讀書識字。海濱之人。靡然從風。卽泥城左近。亦自捐置義學二所。不廩于官。從此南邑四郊之內。絃誦之聲相聞矣。

曾侯甘心受欺

同治乙丑之秋。郭遠堂中丞開藩蘇州。余與同官諸人晉謁。翌日中丞觴之。酒酣。中丞忽問元和令蕭山陶君肖農曰。某人近日在家否。陶對曰。已遊庠。且食餼矣。中丞乃笑謂余等曰。此係渠鄉人。當金陵初復時。冒稱校官。往謁曾侯。高談雄辯。議論風生。有不可一世之概。侯固已心奇之矣。中間論及用人。須杜絕欺弊。遂正色大言曰。受欺不受欺。亦顧在己之如何耳。某盱衡當世。略有所見。若中堂之至誠盛德。人自不忍欺。左公之嚴氣正性。人亦不敢欺。至如某某諸公。則人雖不欺而尙疑其欺。或已受欺而不悟其欺者。比比也。侯不禁大喜。撫髀稱是。因謂之曰。子可至軍營中。一觀我所用之人。某諾而出。次日。遍謁諸文武。歸而復命曰。軍中多豪傑俊雄之士。然某子其間得二君子人焉。侯驚問何人。則舉涂方伯宗瀛及中丞名以對。侯又大喜。

稱善。乃待爲上客。顧一時未有以處之。姑令督造礮船。未幾忽挾千金遁去。所司以聞。且請急發卒追捕。侯默然良久曰。止勿追也。所司惘然退。侯乃自循其鬚曰。人不忍欺。人不忍欺。左右聞者皆匿笑。不敢仰視。中丞言至此。又顧陶君曰。此人既遊庠食餼。當令人勉之務正。如曾侯者。難再遇也。次日。同官聚談。舉爲笑柄。或曰。幸金數不多。故侯大度置之耳。或曰。侯恐播受欺名。故忍而不追也。余曰。不然。昔宋韓魏公總五路師。經略西夏。有人以僞書干之。得厚贈去。已而事露。諸將請捕之。韓公曰。此人敢于百萬軍中持僞書以欺我。則其人之膽識。必有過人者。若迹之急。必投入夏國。是又生一張元也。遂止。後世論者。共服韓公之深識遠慮。當金陵甫復時。髮逆未平。捻勢正熾。曾侯之見。卽韓公之見也。大臣謀國深遠。豈惜此區區之金。及受欺之名哉。衆皆以余言爲然。

游智開禁賭別開生面

清朝野史云。游智開嘗官安徽之和州。州中婦女好抹牌。不事事。游欲禁之。而患不能。乃令諸丐曰。凡見人家賭博者。得入丐錢。和民街屋多臨街安窗。於是諸抹牌者。欲閉窗則無光。開窗輒爲丐所見。此丐去彼丐復來。不堪其擾。乃相率罷抹牌。曾公國藩督直隸時。患吏治之弛。乃

譚游及某君至直。以爲他州縣表率。後爲永平府。去任時。言官某劾其十七車盡載銀幣。某公獨奏保其必無是事。乃得免議。然游性褊小。不識大體。官粵藩時。首府某君患游苛察。思有以鉗制之。燕見時。忽突詢曰。大人此次入京。所耗費亦不貲否。游蹙然曰。頗亦不少。大約兩萬餘矣。某因曰。此在今日亦不得不如此。游後知其有意鉗己。甚恨之。後升巡撫。旋署總督。乃劾去之。

段廣清之折獄

清朝野史云。段廣清蘇人也。前清同治間。知浙江鄞縣時。以廉明稱。一日。騶從偶出。遠見人如蟻簇環立某米店門首。衆口喧騰。似有譁辯。段頗以爲詫。命二快隸往問。旋偕二人來伏輿前。一自稱鄉中人。一則米店東也。鄉人供以父病來城延醫。道經某米店。誤踐其雛鷄。致斃。店東索賄錢九百。小人囊中僅得銅錢二三百枚。不足以償。因與爭論耳。段曰。雛鷄值幾何。乃索償九百乎。鄉人曰。店東言雛鷄雖小。厥種特異。飼之數月。重可九斤。以時值論。鷄一斤者厥價百文。故索賠九百。小人無以難也。段顧米店東曰。鄉人言真乎。店東曰。真。段笑曰。索賠之數。殊不爲過。汝鄉人行路不慎。斃人之鷄。夫復何言。應卽遵賠。鄉人曰。吾非不遵。奈囊資不足耳。段曰。

汝可與衣以足之。再不足。本縣爲汝從之。則地時環觀者。噴噴罵縣官之奢。憤以一雞。雞斷償九百。胡有是理。然其時官威重。不敢詰難也。鄉人亦唯唯聽命。解衣付典。得錢三百。各囊資。共得六百段。以三百補之。立以付米店東。且笑語曰。汝真善營生哉。以一雞雞而換錢九百。如此好等段。不愁不致富也。店東面有喜色。御者稱謝。攜錢而起。穀忽命之回。兩人復跪與前段曰。吾頃所判。尙有殊妥當處。汝店東之雞。雖飼數月。而可得九斤。實則未嘗飼至九斤也。諺有云。斗米勸鷄。飼鷄一勸者。例須米一斗。今汝鷄已斃。不復用飼。豈非省糶米九斗乎。鷄斃得償。而汝省米事。太便宜。汝應以米九斗還鄉人。坊爲公。沈店東語塞。乃適判以米與鄉人。鄉人負米去。時觀者一片聲喧。頌神君妙斷。又嘲罵店東。店東顏色赧然。不敢駐足店中云。

田縣令秀粟爲奸滑吏

清朝野史云。田秀粟字子實。陝西人。初捐從九官於蜀。繼捐升知縣。令成都。丁文獻督川。聞其貪劣。將劾之。田懼。時制軍苦督署之繁。田陰伺得其指。審知督臣自汕陳來。山東撫署素澤。乃修督署。盡規其制。由是得督臣歡。以爲雇三僕婦。田陰許歲私給數百金。使值制軍動靜。自是制軍凡一舉一動。皆爲田所知。有所陳對。咸申贊。令又值知制軍債家某。使人獻達州索其

急。債凡三千金。制君窘無可爲償。田乃白制軍能使之去。制軍不得已許之。田乃引債主歸。出橐中金償之。制軍於是不復能劾田。東鄉案結。前督文公實有令提督李友衡督兵進勦之札。在李友衡處。文恐爲所持。以屬田。田素與李善。乃先爲僞文書一通署袖中。且先約一友隨後往。田見李慰問畢。詢所以自免之策。李曰。吾有文督札在此。若死則俱死耳。田曰。文官多巧。其中有趣。辭語宜出示我。當爲汝辦之。李不疑有他。遂取出與觀。正指點間。忽外傳有客至。李出見客。田忽促以僞文書易之。李送客歸。田卽曰。頃視文書。果如君言。當無他矣。遂匆匆別去。李返視前札。則已易去督兵二字。已改爲相機矣。始知爲所賣。大悔恨。由是見欽使無復可置詞。文旣得札。三叩首謝之。田他事詭譎多類此。後爲瀘州牧。忽見案牘。犯人有李友衡字。大驚。遽測地死。其子自陝至川。過昭化某渡。亦沒於水。或云田給李之家屬。非面給李也。俟考。四川有一燈謎曰。田秀粟給文書。四書一句。是難乎有恆矣。卽指此事。

李廣文

江陰李廣文。北山之寵妾。每日搗鳳仙花染指甲。一日黎明。文宗將起馬。按臨他屬。某早起恭送使節。倉猝間。覓烏鬚藥。誤捫他蓋。遂以鳳仙汁遍塗之。學使睹其狀。大怒斥其不敬。揮之退。

事爲各士子所知。有好事者嘲以詩曰。轅門報罷鼓三通。驚夢驚回李北翁。想是夜來經血戰。蒼髯染得落花紅。可謂謔而虐矣。

王尙書欺貧賴婚

高郵吳同甲太史。早歲卽名登科甲。相傳吳幼時。家道式微。其寡母爲人縫紉。博得餘資供子讀。有王尙書。告歸養居於鄉。與吳比鄰。以故吳母得屢至其第。間爲王代製其兒衣女舄。王夫人極慈善。憫其苦。時遇恤之。時吳方十二齡也。在學塾已執筆學文。尙羅羅清疎。越年。以幼童應試。受知於夏同善文宗。喜報至。學書爭索酒資。吳母無以應付。因請於王夫人暫貸。夫人悉其子入泮。予以數金。更謂俟子歸時。引以見我。吳母取金諾而歸。未幾。吳返自海陵。（卽泰縣揚州考棚設於彼處）吳母卽挈之謁夫人。王之家人。以其幼童而獲雋也。咸來爭睹。以故內室婦女。迄未引嫌自避。王夫人見吳面色白皙雅愛之。與吳母商。欲以婢女妻吳。母歸而告諸子。吳奮然曰。彼灶下婢。烏能儷兒哉。速拒彼。母笑曰。癡兒子。吾家貧無立錫。東家鄰垂青睞於汝。何修而得此。彼女雖婢。然夫人愛之逾儕輩。苟允其事。他日烏忍任汝以窮措大終其身乎。吳臥地嬌啼。誓不欲。母憐其愁。固戲之曰。然則汝將聘誰家女爲婦者。吳曰。王氏果欲壻我。須

以其季女下嫁。前至彼家。兒曾見之。彼女丰姿秀絕。堪以耦兒。脫非彼兒。寧縲母。啗其妾。返報王夫人。更戲言之。之奢望。夫人亦作戲語曰。彼欲爲吾家東床耶。良佳良佳。第王氏無白衣摺。區區一衿。尙才足爲貴。若果欲壻吾女者。盍早發奮。明年苟登賢書。則事諧矣。吳母歸告諸子。吳曰。可。夜以繼日。手不釋卷。及入闈。果捷。喜曰。今而後可以慰我王人矣。從其母往謁夫人。要之踐前言。夫人又給之。俟春闈後。必如約。明年連戰皆捷。入詞林。比返。首先登王氏門。執子婿禮。王詫甚。不知所謂。及詢諸夫人。始廉得其情。欲許之。又憎其貧。乃挽友與吳施商。欲贈其多金。使之另覓佳耦。吳大怒。登門詈罵。謂尊尊大僚之夫人。尙食言無信。於是逢人輒道。嗚嗚不已。吳母出而強之歸。吳蹙踊而號。聲聞鄰里。蓋吳雖掇高科。而年甫一十有七。其章心猶未化也。明日投詞邑宰。謂吳悔婚。幸處兩巨紳之間。未置可否。因柬激吳入署。勸其取消前議。吳不可。擬赴省上訴。事爲王偵知。與夫人話諄。時其季女在側。見老親勃谿。瑩瑩欲涕。夫人揣知其意。謂王曰。是乃小妮子終身事。吾兩人謹能半主之。今日之事。惟有取決於彼。以定從違可乎。王逆料女必不允也。乃白可。及詢女。女始不答。再三詰之。女囁嚅曰。父所慮者。以若人貧耳。彼既貴矣。烏患其不富哉。夫人不待其女之詞畢。卽僥曰。子聞之乎。小妮子固確有見地。設舍若

夫和適然則將向名門求佳壻吾恐巨宦大族中豈少牧豬奴哉。王語塞已而謂女曰若既願嫁彼吾弗汝強言次自去。及女適吳。王舍慶弔外不輕與吳晤。女亦不歸寧。惟夫人間日必詣吳。迨吳典試贛省逾歲。又督學滇南。時主爲某參案株連。盡翻前案。發往邊戍。更籍沒其產。王存孝三均不肖。不數年。幾爲竄人子。吳則迎養王夫人於家。且津貼諸子焉。

賴青天

長汀賴斯治。由吏員陞用湖南知縣。奉憲檄攝篆東安。時洪楊攻陷全州。東安地接全壤。警報自至。存亡呼吸。愛公者皆爲公危。公坦然就道。僅一僕一車。蒞任後。廉明強幹。奸猾匿跡。民無敢欺。其稱爲賴青天。東安素無地險。兼之民際承平日久。目不覩兵甲。歷任官於城守事。皆置本講。公既至。皇皇然修城浚池。勸民團練。日進紳士而謀之。奈兵少餉絀。呼應不靈。蒞任未二月。城竟陷。或勸公走。公曰。吾奉命而來。惟有與城俱亡而已。汝等各自爲計。毋以我爲念。乃朝服端坐堂上待死。賊中素聞公清廉。故登堂索餉。公曰。吾到任兩月。孳孳以拯溺救焚爲事。公俸之外。不敢苛索民間一文。安得餘銀。惟床下竹籠中有小錢八百文。聊以犒師。賊不信。入上房搜括。傾箱倒篋。除小錢外。竟無分毫。賊酋大歎服。是時賊方起事。猶假仁義以收服人心。謂

公曰。今日官府。皆竭民脂膏以饜其欲者也。吾等此來。務期芟除貪暴。以救生民於塗炭。如君可謂錚錚佼佼。當捲甲韜戈。退避三舍。以全君功名。公曰。境內有驚。守土之責。今雖不死。仍將申報上臺。請兵追討。勿謂吾欺爾等而不言也。賊曰。食君之祿。忠君之事。爾行爾志。吾不汝咎。公乃羽書告警。湘撫發兵赴援。兼募土團。得數百人進勦。賊乃棄城去。以克復聞。由是保全東邑。民建生祠祀之。

某相國軼事

清某相國督鄂時。欲設文案房於署中。命科吏某擬稿。某卽草以進。其首句云。爲札委文案房事。相國閱之。不禁大笑。召某入。詢之曰。首三字是札委例語否。某答曰是。又詢。札委三字下是文案二字否。某復答曰是。再詢文案二字下是房事二字否。某乃不答。相國故作莊語曰。本部堂統率文武。文案固在其內。但文案房事。非本部堂之權力所能干預。且毋庸本部堂札委。言已擲稿於案旁。某知房事二字不應聯用。面赤而退。

某幕僚

李琦。世居三江口。雄於資。設肆於臨江市中。一日被盜。琦亡去。死生未卜。家人恐懼。訟之有司。

吏謂里正之黨盜也。責其獲屍償罪。案久懸訖。不得直。琦家更責諸吏。吏乃限里正以三月。不得則將償命。里正終日奔走山崖水澗間。限將屆而屍終無着。其婦憑溪枕石而泣。適一幕僚經其地。見其哭甚哀。詢之曰。嫂何爲泣。曷語我。苟可爲力者。當爲若謀。婦曰。空言無補。徒傷心耳。曰。若曷姑言之。婦乃嗚咽言曰。拙夫不幸。舉爲里正。官吏警卒。叫囂於門。少不如意。則鞭撲隨之。受其苦辱屢矣。此次李家被盜。官責我夫以三月必破。今期已至。而屍終不得。將斬決以謝李家。以是悲也。幕僚曰。是無庸汲汲。曷導我至爾家。當有術以救若夫。婦疑信參半。姑導之至家。殷勤款待。有頃。其夫歸。婦具告所以。幕僚索公文觀閱一過。卽取筆加一直於三江口之口字中。曰。如是則若事畢矣。可居家靜候。屆時聽審。定可還爾自由也。語畢。擲筆而出。里正夫婦方欲挽留。去已遠矣。屆時吏上之府。里正居被告之列。府閱公文。讀至三江中句。府尹曰。是何言。天下甯有失人於江中。而可以責及里正耶。立釋之出。

太監安得海伏法

庸盒筆記云。予前有太監安得海伏法書事一篇。已選入庸盒文牘編矣。茲再輯其崖略。補記於此。先是丁公寶楨。聞安得海將過山東。密屬德州知州趙新。如見其有不法情事。可一面擒

捕一面稟聞。趙新能吏也。閱事多。計較利害亦頗熟。及安得海過境。欲勿稟則懼爲丁公所怒。欲顯稟則恐不能去之。反撻其禍。因與幕客商用夾單密稟。意謂丁公如不參奏。則禍福丁公自當之。與地方官無涉也。及丁公疏既上。兩宮皇太后。召軍機內務府大臣議之。皆力請就地正法。留中兩日未下。醕親王復諍之。同治八年七月某日。奉上諭。丁寶楨奏太監在外招搖煽惑一摺。據德州趙新稟稱。有安姓太監。坐太平船二隻。聲勢烜赫。自稱奉旨差遣。織辦龍衣。船旁有龍鳳旂幟。帶男女多人。并有女樂品竹調絲。觀者如堵。又稱本月二十一日。該太監生辰。中設龍衣男女羅拜。該州正訪拏問。船已揚帆南下。該撫已飭東昌濟甯各府州跟蹤追捕等語。覽奏曷勝詫異。該太監私自擅出。并有種種不法情事。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宮禁而儆儆。尤著山東江蘇直隸各督撫。迅派幹員於所屬地方。將六品藍翎安姓太監。嚴密查拏。令隨從人等指證確實。毋庸審訊。卽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飾。倘有疎縱。惟該督撫是問。其隨從人等有迹近匪類者。並著嚴拏分別懲辦。欽此。安得海既在濟南伏法。籍其輜重。有駿馬三十餘匹。最良者日行六百里。黃金一千一百五十兩。元寶十七箇。極大珠五顆。眞珠鼻煙壺一枚。翡翠朝珠一挂。碧霞朝珠一挂。碧霞犀數十塊。最重者至七兩。其餘珍寶甚夥。陸續解歸內務府。

時同治八年七月中也。歷城縣令爲安得海購地葬之。營一小墳。越數年。歷城鄉人有病者。忽爲鬼所附。聆其口音。京腔也。衆怪病者。素不習京腔。環集問之。鬼自言安姓。南皮人。在北京內廷供職多年。有要差赴廣東留滯於此。寓屋數間。久不修理。天雨下漏。令人難住。煩諸君爲我稍加補葺。衆問到此後。曾回京否。答曰。吾曾回京兩次。宮中景象。不異曩日。守宮之金甲神。因昔時習見吾面。不吾禦也。惟黃河難渡。往反不易。故僅行兩次耳。衆往視其墳。果有兩洞。爲拾泥土補之。明日鬼復來附病者。謝曰。煩諸君厚意爲我葺屋。可勿漏矣。拱手而別。

左公宗棠晚年意氣

庸齋筆記云。左公宗棠自同治甲子與曾公絕交以後。彼此不通書問。迨丁卯年。左公以陝甘總督入關勦賊。道出湖北。與威毅伯沅浦宮保相遇。爲言所以絕交之故。其過在曾公者七八。而亦自認其二三。左公常與客言。我既與曾公不協。今彼總督兩江。恐其隱扼我餉源。敗我功也。然曾公爲西征籌餉。始終不遺餘力。士馬實賴以飽騰。又選部下兵最練將最健者。遣松山一軍西征。左公之肅清陝甘及新疆。皆倚此軍之力。是則左公之功。曾公實助成之。而左公不肯認也。左公每接見部下諸將。必罵曾公。然諸將多舊隸曾公者。退而懼曰。大帥自不快於

曾公斯已矣。何必對我輩煩聒。且其理不直。其說不圓。聆其前後所述。不過如是。吾耳中已生繭矣。迨壬申二月。曾公薨於位。左公寄輓聯云。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又致書唁劄。剛襲侯措辭頗爲懇摯。余謂左公自此意氣可平矣。庚辰辛巳間。左公奉旨召入樞廷。文武官僚於中途進謁者。皆云左相言語甚多。大旨不外自述西陲設施之績。及抵譏曾公而已。談次不甚及他事。既入軍機。左公奏言直隸永定滹沱等河水患日劇。請自出相度機宜。督率舊部數營。挑濬修治。閱數月。左公奏報河工歲事。頗多鋪張。并有數十年積弊。一掃而空之語。於是清議之士。漸多失望。咸謂左相之疏。未免虛誇。遠不逮李相節次治河之奏。周詳覈實。意者其西陲功績。皆不過如是乎。余謂議者推崇左公。始固不免過當。因而責望亦太重。不知北河末流之弊。本非歲月所能奏功。且距京師咫尺。有效無效。衆所共知。左公出筆太易。乃其習慣使然。殆不始於此日也。頃之左公總督兩江。官紳有赴金陵者。皆云左公見賓客無他語。不過鋪陳西陲功績。及歷詆曾公而已。蘇紳潘季玉觀察。以地方公事。特赴金陵。欲有所陳。歸而告人曰。吾初謁左相。甫寒暄數語。引及西陲之事。左相卽自述西陲功績。刺刺不能休。令人無可插語。旋罵曾公。迄終席。言尙如泉湧也。既撤席。吾又不得

不出。越數日稟辭。左相始則罵曾公。繼則述西陲之事。終乃兼罵合肥李相及沈文肅公。然其意若謂本不如已遠甚。初無待其力攻也。侍者復唱送客。吾於起立時方欲陳地方事數語。左相引及西陲之事。吾乃疾趨而出云。潘君之言如此。可謂形容惟肖矣。又李相覆陳海防事宜一疏。卽余代草。刊在庸盒文編者也。疏上時。適左公在關外。奉召將至。恭邸及高陽李協揆。以事關重大。靜俟左公至乃議之。左公每展閱一葉。每因海防之事。而遞及西陲之事。自譽措施之妙不容口。幾忘其爲議此摺者。甚至拍案大笑。聲震旁室。明日復閱一葉。則復如此。樞廷諸公始尙勉強酬答。繼皆支頤欲臥。然因此散值稍晏。諸公並厭苦之。凡議半月。而全疏尙未閱畢。恭邸惡其喧聒也。命章京收藏此摺。左公亦不復查。遂置不議。

彭尙書迴翔文武兩途

庸盒筆記云。衡陽彭雪岑宮保。始以諸生傭書營中。道光季年。新甯雷再浩之變。湖南提督率師往勦。事平。彭公獲保。以把總拔補。曾公之起兵討粵賊也。彭公帶水師一營爲營官。曾公詢知其實係諸生。始保候選訓導。厥後累立戰功。咸豐十一年。由惠潮嘉道擢廣東按察使。遂授安徽巡撫。是時官軍初克安慶。彭公尙統領水師。常居舟中。未及蒞任。偶至安慶。命府縣限三

目內將闔巷所貼偽示剔除淨盡。屆期首府據知縣之稟上謁銷差。彭公馳馬通衢視之。果無偽示。及入窮街僻巷。則見偽示張貼者如故。明日值銜參之期。大小官員無一至者。督曰。恐遭毆罵。彭公素志雅不欲入官場。先已具疏懇請開缺。專意勦賊。繼復陳難離水營。力辭巡撫。會公奏稱彭公素統水師。一旦舍舟登陸。未免用違其長。於是奉旨允其開缺。以水師提督候補旋改侍郎候補。補兵部侍郎。繼改漕運總督。則辭。授兩江總督。則辭。復以巡閱長江水師擢授兵部尚書。光緒十四年因病請開缺回籍。夫彭公始以把總改訓導。繼以提督改侍郎。遂爲兵部尚書。以歸。迴翔文武兩途之中。亦自古名臣未有之局也。

祁陽令

見聞錄云。趙宜琛。貴州人。初爲祁陽令。多異政。有劉姓女。自幼許字張某子。後張某死。家赤貧。劉有悔心。陰圖別嫁。女年十八。甚美麗。邑有唐某。故富家子。豔女貌。謀娶之。故與劉交好。而使風示其意。女亦屬意於唐。時張子傭於香肆。劉欺其孤貧。竟以女改字於唐。肆中同業咸爲不平。各助錢數百。令控於邑。趙公得詞准理。唐聞之大懼。挽邑紳向公關說。願以八百金爲壽。求斷女歸己。公佯許而受之。次日拘集兩造。並唐審訊。咸跪堂下。公私命吏役置唐於女前。而

置張於女後。首詰張曰。汝既自幼聘定劉女。因何延擱不娶。張曰。以貧故未能具聘禮。所以遲遲者。欲待稍有餘貲耳。公問劉爾女果許張子否。劉曰。彼時雖有成言。但婚姻之事。以幣聘爲憑。今若翁死。此子了不長進。無力具聘。且自養不暇。安能養妻。因而改嫁於唐。圖託終身。望公憫女年少。俯准下情。俾免凍餒死。恩同再造。又問女曰。今唐張皆在此。聽汝自擇。汝願從前者乎。其直言無隱。蓋含混其詞以誘女也。女以唐在面前。而張在身後。謂公舉此以問。遂答願從前者。公亟贊賞曰。貞哉女也。可謂明於大義矣。因責劉曰。汝爲堂堂男子。反不如女子。猶知大義。篤守前約。詎不愧死。本應重懲。以爲愛富嫌貧者戒。念汝女尙屬貞義。能補父過。姑免笞責。女知誤答。深自懊悔。而恐罹嗔責。不敢翻異。復責唐曰。律禁謀娶有夫之女。前所賂金八百。不義之物。污我囊橐。初不卽行謝却者。以本縣自有權衡在也。今以此贈張。既合金作贖刑之典。而汝仍有周急濟貧之名。唐初以公既受金。必存左袒。惟日盼琴堂作合。忽聞此言。如冷水淋胸。熱念盡滌。而又不肯違諭。只得勉從。公乃命家人取原金出。而使人請某當鋪總管至。囑其玉成義舉。將金代爲生放。命張每歲詣鋪領取餘息。不得濫用。總管應諾。受金而去。既復命。張向唐拜謝。厚賜謂女曰。汝所慮者衣食不足耳。今得此項。何憂飢寒。嗚呼。吾爲汝謀亦至矣。其

歸賦桃夭。琴瑟靜好。卽命吏役具鼓吹花燭。當堂爲之成禮焉。

譚嚙生曰。此缺憾世界中之具補天手段者也。安得公化身萬億。而抑強扶弱。衷多益寡。爲斯民平一切之憾乎。嗟乎。悔婚負約。於今不乏其人。顧使擁佳麗厚貲者。僅聞諸張氏之子。何所遭之幸也。

冒認丈夫

光緒初年。吏部有兩雷姓司員。一浙江人。一陝西人。一進士。一拔貢也。同姓同官。又同司。浙雷住南橫街。陝雷住魏染胡同。則一妾也。門榜皆書吏部雷寓。一日者。浙雷僕私語其僚曰。我主人置一妾矣。住魏染胡同也。爲妻所聞。窮詰之。僕言實見魏染胡同有吏部雷宅。訪之。謹一妾。未知是主人外室否。不敢斷也。妻聞大怒。立命驅車往。至則命僕婦大聲呼太太至。陝雷妾以爲有女客來也。出迎。妻一見大罵曰。淫婢無恥。爾竟敢私居於外。不來見我耶。陝妾始茫然。繼始悟此必夫之妻也。正支吾間。陝雷歸。妾哭訴曰。爾初不言有大婦在京也。陝雷大驚。及熟視。曰。非我妻也。妾大罵何來潑婦。冒認我夫。陝雷忽悟曰。夫人是浙江雷某妻也。妻點首。慚沮無人狀矣。陝雷曰。是乃誤會。可請歸。無介懷也。妾不允。曰。旣認爲夫。則今夜必伴夫一宿始可。妻

大窘。陝雷再三勸其妾。始釋之去。歸卽逐其僕云。此事在京親聞之。一時喧傳以爲佳話。姑諱其名。

徐修撰

見聞錄云。徐修撰。未貴時。值寇亂。夫妻相失。流落至江西。館於巨紳家。爲課子弟。每改一藝。老師宿儒。莫不推服。文名藉甚。居數載。從游甚衆。有弟子某新娶。徐從朋輩往賀。宴洞房中。各猜拳行酒令。歡呼酣飲。徐獨愁容滿面。出而流淚不已。同人怪而問之。徐曰。適睹新娘。似是拙荆。不覺觸貌傷懷耳。同人急告弟子。使詰新婦。答曰。身本江南某郡縣人。夫徐某。因兵燹離散。不卜存亡。妾年幼。爲長者所得。收爲義女。弟子大驚。白於父兄曰。天使機緣湊合若此。幸白璧尙完。不然幾爲天壤罪人矣。是夕。卽以所具衾枕爲使合昏焉。後徐大魁天下。奉命督學江右。有某生才名夙著。倜儻不羈。時南昌太守有女。豔名久播。出禱萬壽宮。觀者連肩累跡。生亦在其中。門丁怒鞭之。同學不平。咸奮老拳。門丁竄歸。訴於太守。太守大怒。以其事申詳學院。請黜衣衿。徐不許。親送生入闈。而檄覆太守。略曰。秀才雖小。資爲上進之階。門丁雖大。究屬下流之役。婦女入廟。例亦難寬。文士游觀。情所不免。貴府自行黜革。卑院安敢異同。文中卑字。故爲大

書以輕之。太守卒無如何。揭曉。某生竟領解。時稱爲儒林護法。其他憐才愛士。大率類此。及歸。彼都之人。謠頌成帙焉。

譚嚙生曰。某生見色戀戀。似醉如癡。才人狂態。大都如此。然非有愛才如命之學使。則同官爲僚。情面相顧。將衣衿且莫保。安望奪標詞壇。弁冕羣英乎。至於夫妻巧合重逢。此固上蒼之玉成英賢者耳。修撰奇人。故有此奇遇。噫嘻乎。可以傳矣。

靴子李折服寶中堂

清朝野史云。有客言寶中堂由四川總督任回京。一夕在曲室與寵姬對酌。酒微醺。將就寢矣。忽見繡簾如被疾風吹起。突一豪客持白刃挑簾入。屈一膝對中堂言曰。中堂安否。相國驚問。爾何人。夤夜至此何爲。客曰。小人由成都一路護送中堂到此。今夕無人。故特來見。如不見信。中堂請迴憶由城都起程。由某至某處時。宿某姓家。夜間顛倒不成寐。戲索雜姬臂並枕而臥。嫌其釧擱腦後不安。亟命脫之置枕畔。明晨失之。忽忽曉發。不暇尋覓。有是事乎。此物當時卽係小人代爲收卻。蓋預藏之以爲隨行之左券也。遂從袖中出金釧一。擲案上。觸酒盞鏗然有聲。中堂見之。惶悚無所爲計。卒然問曰。然則爾欲何求。曰。求稍賞旅費回蜀。問須幾何。曰。十萬。

八萬不見其多。三千五千不敢嫌少。小人乞賞。豈有奢望。敢惟中堂命。中堂曰。俾爾五千金。何如。曰。謹謝。中堂復沈思曰。但宅中現無此數。奈何。曰。是不難。就此夾室中。某箱外作何封識者。中儲黃金甚夥。何妨取三百以犒小人。相國不得已。開鑰如數予之。客受訖。就腰間解黃袱出而裹之。負劍於背。復拱手致謝欲行。瞥睹案頭有白玉鼻煙壺一具。瑩然奪目。指曰。此壺甚佳。但不審煙味若何。相國薄暝之。曰。難道爾亦識此雅趣乎。曰。然。小人不肖。頗有此癖。便取壺傾煙嗅之。點首曰。誠佳。但微覺未盡。除芳冽耳。小人欲奉借三日。待歸璧時。當請易以曩年所藏之品。還爲中堂壽。聊答厚賜如何。中堂曰。爾取便取去。何託言借爲。客笑曰。金則拜賜。壺必見還。不敢欺也。遂袖之。掀簾去。相國忽遙呼曰。來。我尙有一言忘問爾。客返身曰。中堂想係欲問小人名姓乎。小人姓李。未嘗有名。平時儕輩因小人喜着短靴。輒戲以靴子李呼之。中堂如明日報步軍統領。五城御史一體嚴拿時。切勿忘卻。乃聳身過簷際。如鳥驚飛去。庭前枯樹葉。颯颯如雨下。良久始定。天明中堂急遣人報緝。並詳言昨夜所見。結束如何。年貌若何。音聲若何。一一命捕役牢記之。復令官吏曰。三日內必執來。當厚賞。否則將遷怒於爾等也。官吏咸股慄。唯唯聽命。急派兵役四出窮搜。至晚絕無所見。明日有一役忽於正陽門外某酒肆中。見一人

年若四十餘。面瘦而廣。頰目如愁。胡下視。短衣窄袖。足躡皂靴。當爐獨酌。頃刻盡數器。復連呼取酒。細察之。真李也。欲擒之。慮不敵。馳歸告其夥伴。請共捕之。坊官有一點者。聞而搖手曰。此非常人。不可以力取。我請一人先往。動之以情。冀或有濟。衆尾我來。遙覘動靜可也。衆曰。善。坊官某遂單騎直奔至某肆中。下馬入門。便長揖曰。李大哥久不見。此番從何處來。李見之。笑附其背曰。爾來甚好。我在此待爾久矣。亟讓坐於已上。提壺酌之。戲曰。爾豈真問從何來耶。祇欲洩我同往耳。坊官俯首曰。不敢。中堂之命。大哥想早聞之。如能見憐。感且無盡。否則惟有隨大哥馬足之塵。相率偕遊耳。李慰之曰。我如欲累君等。早離此矣。何必久待。因引滿。請各盡一杯。把臂徒步出門去。入城直赴刑部。將上堂。顧左右曰。此法堂也。例宜加刑具。左右乃以機械其手足。少頃承審司員升座。嚴訊。厲聲問曰。爾卽靴子李乎。曰然。曰前夜劫寶中堂五千金者。爾也。曰五千金數誠不誤。但係中堂賞與小人。非敢劫也。曰玉壺想亦是賞與爾者矣。曰此小人求借一觀。今夜當送還。非賞亦非劫。司員怒曰。爾誠狡辯。待我請命中堂再嚴辦爾。命先繫於獄。衆乃曳之下。至階。李請少憩。就靴中取斑行煙管吸煙。且吸且顧曰。此處牢獄頹敗不堪。想歷年修造之費。均被堂司各員蠹盡。各營私宅去矣。我今捐助二百金。煩公等略葺牆垣。恐日

前卽有逸犯也。言已頓足一呼。鐵索寸折。上下桎梏如蛻脫。躍登屋瓦。三四轉卽不見。衆相顧咋舌。莫敢誰何。懊恨而已。相國聞之。知其是夕必來。悚懼不能臥。室中環燃巨燭。令僕從持兵器繞室三匝。待之半夜寂然。喜其不果來。鷄初號。忽見李從空際翩然下。僕輩瞪目相視。身如縛。噤不能聲。李逕趨相國前。探囊取玉壺置几上。從容謂曰。小人前約今夕必自來。以此物見還。日間何必擾擾。中堂請試嘗此煙。情知不佳。亦聊示河梁之信耳。小人日來將有遠行。更有一言敢爲臨別之贈。中堂亦知當日開府蜀中時。吏治不修。紀綱壞墮。臣門如市。賄賂公行。境內士民銜之次骨。天災人禍必有一焉。可立而待也。小人前奉假五千金。原欲爲中堂市義。稍濟窮乏。冀贖前愆。豈知見利忘死。區區之數。猶難割愛。人之憤憤孰過於此。小人想中堂上旣不畏國法。下復不恤人言。猶幸天假手於靴子李其人。得以旦夕制其死命。使其有所畏憚。而不敢肆行無忌。中堂如日後稍知悛悔。勉爲善人。或猶得保首領以沒。不然。李某隨時可來致候也。中堂幸自愛。李某行矣。言已一揖而逝。

馮家莊盜墓案

清朝野史云。李公秉衡作牧冀州時。適州屬馮家莊出盜墓案。公親詣勘驗。村衆及鄰村觀者

不下千人。圍尸場如堵牆。驗畢。傳地保鄰居等略訊數語。立釋之。若不甚介意者。事主懇緝盜。曉曉不休。亦置若不理。衆方咤公素精細。何於重案反疏略。乃爾。忽於衆中指一人。飭役拘至。前厲聲問曰。何故發人墓。知罪當死否。其人力辨非是。公聲愈厲曰。敢不承者。立捶碎汝骨。其人戰慄無人色。盡吐情實。蓋此人名六大。辯子。墓實彼所盜。故從衆往觀。冀使人不疑。而不虞公之識破其奸也。事後或問公何以知之。曰。吾觀彼神色屢變異。雖陽爲鎮定。而瑟縮畏避。失常度。又他人爭擠向前。恐觀之不詳。彼故避於後。而頻睨視我。若惟恐我見者。私竊疑之。故拘訊以審其虛實耳。一訊而服。則亦初念所不敢必也。於是衆愈服公心細而智捷焉。

記閻敬銘之執法與軼事

朝邑閻公敬銘。狀貌短小。二目一高一低。恂恂如鄉老。當其署鄂藩也。胡公林翼已薨。官文恭爲總督。新繁嚴渭春中丞（樹森）繼胡公爲巡撫。嚴公原籍渭南。蓋屋李午山。方伯（宗壽）知武昌府。皆閻公鄉人也。故事。兩司必兼督撫總營務處銜。故能節制諸將領。某弁者。文恭之嬰童也。文恭寵之甚。令帶衛隊。且保其秩至副將。某居然以大將自居。恃節相之寵。勢張甚。視兩司蔑如也。一日帥親。兵數人闖城外居民家。奸其處女。女哭詈不從。以刀環築殺之而逸。其父

母入城呼冤。府縣皆莫敢誰何。閻公聞之大怒。急上謁督署。某弁固知閻公之必不赦已也。先人督署求救於文恭。文恭匿之。有頃閻公已上謁。文恭辭以疾。閻公稱有要事必欲面陳。如中堂不可以風。卽臥室就見。亦無妨。閻者出。固拒之。閻公曰。然則中堂病必有痊時。俟其痊必當傳見。吾卽居此以待可耳。命從者自輿中以襪被出。曰。吾卽以司道官廳爲藩司行署矣。臥起於官署者三日。晚。文恭矚司道勸之歸署。必不可。文恭窘甚。以嚴李兩公與閻公同鄉。急命材官延之至。挽其爲調人。而自於屏後竊聽之。二公譬諭百端。閻公終不屈。誓不斬某弁不還署。文恭無所爲計。乃自出相見。卽長跽。閻公岸然仰視。不爲動。嚴公乃正色曰。丹初亦太甚矣。中堂不惜屈體至此。公獨不能稍開一面網乎。閻公不得已。則趨扶文恭起。與要約立斥某弁職。令健兒解歸原籍。立啓行。無許片刻逗留。文恭悉允諾。乃呼某弁出。令頓首。閻公前謝再生恩。閻公忽變色。叱健兒執詣階下。褫其衣重杖四十。杖畢。立發遣以行。事訖。始詣文恭前長揖謝罪。然文恭由是益憚敬閻公。且密疏保奏。俾撫山東。閻公之執法不阿。固未易及。而文恭之休休有容。不以私憾廢公義。又豈能求之於今日哉。又閻公之官山西時。語戚某曰。宜多攜搭連布。搭連布者。至粗且厚。閻之任。首製以爲袍褂。屬員有用摹本緞者。閻輒斥之。言今兵書旁午。

汝輩何尙奢闊。審如此者必是多財。可捐貲充軍餉。屬員等憚之。乃皆以搭連布爲袍褂。戚所攜布且盡。價大漲。有知縣某以進士即用。聞其事。乃徧假貸華貴之衣。及諸佩物。服以入見。閻公責其奢。對曰。卑職需次此間。所得宦囊僅足製衣物。實再無此多金購搭連布。故祇得服故衣入見。雖見參處。亦無可避。閻公慚不復語。自後雖有著摹本線縐者。亦不復致詰矣。閻工會計。官戶部尙書日。悉發舊簿籍一一綜核。抉摘爬羅。得四百餘萬。由是朝廷得資以造頤和園。其所薦達悉多儉刻。一時有天下儉一國儉之目。天下儉者爲李公用清。相傳其自原籍起復入京時。徒步三千餘里。未雇一車騎。都下聞者咸大驚怪。官雲南巡撫時。日坐堂皇理事。夫人卽坐其旁小室中。將產時。不雇接生媪。旣產。遂斃。公之僕憐之。爲市棺稍美。公以爲費。令易薄者。已而子亦死。僕更爲市小棺。公叱曰。安用是。乃啓夫人棺納之。云。閻公長戶部。日坐堂皇。嚴查弊竇。庫吏啣之刺骨。一日閻公將入朝。忽冠上紅頂不翼而飛。倉卒間假諸他處而入。則內監已向朝房催訊數四。及返見案上醇邸屬題小影。亦不知所往。百計搜覓。終不能得。月餘則小影仍置案上。而紅頂竟作金杯羽化矣。閻公知係庫吏所爲。馭下益嚴。然不久卽觸慈禧怒。出戶部。蓋仍爲庫吏賄內監所中傷也。噫。公之除惡奴執法不阿。殊堪欽佩。然公之奇儉。不可

以爲法矣。

試題莫春在之笑話

清朝野史云。吳縣知縣曹益。三年幼曾在山東歷城縣充當家丁。甚得主人憐愛。故積貲甚豐。會開捐例。納貲報捐知縣。分發蘇省。夤緣鑽刺。得署首邑。卑鄙貪酷。任性妄爲。時屆縣試。幕友以莫春者三字命題。及點名畢。曹誤改者字爲在字。諸童大譁。幾至罷考。一時場中傳有四集句。其一云。嚇煞莫春在。題從何處來。縣官不會做。只好做奴才。其二云。笑煞莫春在。童生做不來。龍陽曹縣令。那得拔真才。其三云。羞煞莫春在。當堂掛出來。不及長洲縣。居然老秀才。其四云。鬧煞莫春在。狀紙一齊來。倒運姚家子。聯名衆惡才。末首謂童生姚某應試時。羣稱其妹曾流落爲娼。大肆攻擊。曹得銀洋六百元。不復究問。至事之真假。實亦無從辨也。

江令笑判

清朝野史云。婺源江峯青先生宰嘉善時。所有判狀。往往雜以詼諧。信手拈來。都成妙諦。士林咸爲傳誦。時有李氏婦者。素無行。開設煙館。私識一僧。已又琵琶別抱。該僧遂懷醋意。與婦爲難。婦乃扭僧到縣起訴。先生拔筆立判云。婦女開煙館。其人可知。和尚過房親。其事可想。不道

徐娘老去。俏賣風流。那堪佛印重來。更逢露頂。兩雄不並立。何分舊好新歡。一語未投機。遂至摩拳擦掌。金剛已相爲怒目。菩薩又不肯低眉。孫悟空仗佛教而潛身。猪八戒被魔纏而入笠。津迷醋海。興波卽在須臾。水溢藍橋。孟浪而投冰案。旣廉恥之喪盡。實法律所不容。在逃者另候訪拿。到案者先行懲辦。佛法當頭有棒。合予笞臀。婦人反面無情。理應鞭背。此身不是三摩地。能容幾許蒲團。方盤托出大西瓜。又了一重花案。該氏卽當堂具結。永熄烟燈。該僧本鑽穴餘生。裝成寶相。編茲穢史。污我彩毫。凡爾沙彌。毋爲和幃。此判出。聞者莫不絕倒。亦可謂詞令中妙品矣。

妙判

清朝野史云。蒲留仙聊齋誌異中胭脂一則。事甚離奇。判亦敏妙。不謂二百年後又有續者。陳鈞堂先生（康祺）以名進士出宰昭文。判龐氏東西交訟一牒。巧思綺合。幾可媲美留仙。先是龐姓延金生菊如教讀。龐素多疑。忽謂其妾周荷姑及婢銀銀與生有私。訟之公庭。先生鞠之。知爲烏有。乃當堂作判。不加思索。頃刻而成。以示堂下。咸服捷才焉。判云。照得龐某控金生一案。研究數堂。迄無確供。中葺不可言。何況事無實據。縲紲非其罪。肯教士也含羞。本縣觀金生

章句書生。鄉村學究。適子之館。未及半年。招我由房。難通一面。縱使國風好色。豈忘君子懷刑。龐周氏貌尙端莊。年非韶綺。久已與龐公而偕隱。何至見金夫不有躬。龐某生從名閥。身襲崇封。到堂數言。亦知大體。決不因主賓失好。自污污人。大約別嫌明微。欲整家門大範。爭研妒寵。難彌婦女芳情。周氏附中婦大婦之班。久處春帷而怨命。金生少經師人師之訓。惟憑夏楚以收威。此豸娟娟。或偶具西賓之饌。羣雌粥粥。遂疑逾東家之牆。龐某偏聽人言。恐疎閫範。嫌疑雖當自白。檢防未免過嚴。投牒公堂。初非好訟。今衆口雷同。兩心冰釋。炎涼異姓。菊荷非並蒂之花。貴賤殊形。金銀豈一爐之冶。主賓未洽。別聘名師。妾婢無辜。仍還舊主。門楣善保。子孫必可興昌。屋漏稍虧。神鬼豈能宥恕。倘該封職。專房有屬。無調象馴獅之術。何妨開閣放姬。爾童生就館不終。遇瓜田李下之嫌。益宜守身如玉。此判。

開辦釐金受辱

清朝野史云。粵中候補知縣張瓊。奉上憲檄。開辦河川縣之黃坡釐金。其地四面皆水。張素有幹力。數月以來。頗復就緒。然商民蓄怨。固已深矣。一日庖人入市購食物。忽歸報曰。今日甚異。各肆悉閉門。道上人絕少。何也。張知有變。令諸員役速避去。已則投鈴記字紙篋中。而佯臥榻。

上以避之。員沒以奔避無術。姑各縮處屋中。俄聞人聲鼎沸。見麻瘋者數十百人蜂擁而入。直入總辦房。見張假寢。則數人持張頭足。置之榻上。一人以手力撥其口。一瘋嫗狀尤垢穢。將唾張口中。腥臭刺鼻。張駭甚。極力掙脫。踰屋後窗中出。又踰局後牆。奔至河邊。見河中有一小舟。卽呼令艤岸。甫登舟。則諸瘋人已至。與舟子遙作數語。幸張略諳土語。聞彼衆似囑舟子中途沉之者。張惶遽躍登岸。狂奔叩一民舍。輾轉借得一舟。渡河至某縣署。署中見張短衣。不履。不勝怪訝。張因言故。乃借衣履赴省稟上憲。設法辦理。張後告人。言及瘋嫗事。猶爲作嘔云。

某申

前清湖南有某大員者。佚其姓名。申妄自尊大。最惡人之犯其名。故僚屬進見者。咸規避之。一日有知縣李某進見。大員問曰。某案如何矣。李曰。業已申郡。大員微露其意曰。汝便不申也罷。李某對曰。此事斷然含糊不得。如卑職申郡守不理。卽申監司。申監司不理。卽申台院。一次不理。申二次。二次不理。申三次。三次不理。申四次。申來申去。直待申死方休。大員雖怒之而無如何。反笑而遣之。

私法獨利

財帛所安。秦兩案皆牽涉。有法部受賄狀。或改司法獨立爲私法獨利。以謔之。云有三買者。因分餘利一千金不均。請廳丞裁判。丞曰。速以千金來。三人呈上。丞卽飭具結了案。三人異而詰之。丞曰。汝等豈不知本廳係私法獨利之新衙門乎。對曰。吾儕小人。實不知私法獨利作何解。曰。吾爲汝解之。私者私弊也。法者枉法也。利者利益也。汝等有錢財案。請本廳判斷。本廳祇知道枉法營私。獨得利益。不管兩造誰是誰非。就如此具結了案。此言雖謔。而實爲晚清法部之真相云。

無故逐令

見聞錄云。同治初。劉副帥【典】王方伯【德榜】追剿僞康王於南陽。命觀察嚴某督辦糧臺。駐於朋口。時連令黃公【國培】以催運糧米。亦止朋口之逆旅。嚴因市中無肉。令親兵持銀至村莊買豕一口。以供膳殮。村人以時尚洋錢。嫌銀錠不適於用。皆托詞不賣。繼復令持洋錢往買雞。村人又畏兵暴。不願交易。空手而歸。值黃公所住旅店宰雞一隻。甚肥大。蓋逆旅主人殺以款他客者。親兵度係黃公午殮所用。爲嚴述之。嚴大喜。卽命騎往訪黃。意必留飯。坐久之。黃公無留客意。嚴歸。責親兵妄語。兵力辨不妄。嚴命掃取鷄毛來。兵如言取至。嚴見之大怒。謂黃公

輕已。立即召至。責其延擱軍糧。黃公取日記呈閱。截長補短。合計於額無缺。嚴置其長不問。而專責所短。即喝命從人將冠除下。次日以朱公幹隆代之。黃以無罪見逐。不解其故。邑紳羅肇基。與嚴有舊。適至朋口。問嚴逐令胡爲。嚴即以黃輕已狀告之。羅訪於逆旅主人。始知鷄非黃所具也。因以告嚴。是時黃公已解任去矣。噫。以一鷄之故。而擅逐縣令。當時武人威福若此。誌此以見宦途險巇可畏也。

胡公

見聞錄云。胡公〔毓棠〕浙人。宰連時。有謝李氏者。夫死戊午。豸山之難。已偕子逃出得免。未幾遺腹又生一男。而家甚貧。日爲人縫紉浣衣。以撫二孤。既而子稍長。學肩挑。略可糊口。長子年十五。次子年十二。較兄獨靈慧。因蓄髮遲。人皆呼爲謝和尚。母深愛之。一日兄弟往黃坊挑煤。值天大雨。溪水驟漲。上流有一豬浮下。謝和尚見之。大喜。擲擔於道。俟豬浮近淺渚。取之。偕兄昇歸。經過李某門前。李見之曰。此吾豬也。爾何得竊去。謝和尚以係水中拾得。與之爭論。李大怒。拳毆其胸。而奪其豬。謝和尚痛哭而歸。母見其狀。問何泣。不語。勸之食。不食。含淚上牀。蒙被而臥。母心甚疑之。細詰長兒。方知其故。因至床前撫慰。則已僵死矣。遂泣訴於宗族。咸爲不平。

愆憑號控。既檢驗。胡公收李某繫獄。李家故素封。乃託戚友求和。願出六百金寢事。李氏念人死不能復生。得金可以養老。許之。同具和息呈。求官銷案。胡公雖知其冤。以兩家皆願罷訟。卽批准其詞。一日。公以催科至姑田里。夜宿館舍。見一童子執刀而前。斷其右股。持之而去。驚呼而醒。從人聞聲皆起。具述其夢。各皆駭怪。而股際尙隱隱作痛。越日。痛益甚。視股上有赤紋。旋繞如線。遂星夜歸署。竟以疾甚不能起。瞑眩中見前童子偕一人立榻前。問何人。答云。謝和尚。公聞名似甚熟。而尋思不得。由是合目。便見童子。因命吏人查案卷。得謝氏狀。中有謝和尚名。始知其鬼爲厲也。力疾乘肩輿詣城隍廟。行香求解。謂此案由渠母受金寢息。某不過批准其詞。與某何干。禱畢而歸。是夜竟卒。先是公病中夢有一人冠帶而來。自云詔安人。姓潘名某。前與君同學。今君陽壽已盡。敬來相邀。吾於冥途相候。既醒。爲夫人公子述之。次夜遂卒。署中有幕客陳生者。亦詔安人。與潘同鄉。有戚誼。潘係道光己酉舉人。官教諭。適陳弟自家來連。云潘某已死。詢其時日。卽公死之前一日也。

譴嚙生曰。得金寢事。冤沉覆盆。溯厥由來。過在母氏。於胡公似無與焉。而謝尙和獨歸怨。於官長者何耶。蓋居官者有申雪民冤之權。苟任屈死而不過問。亦安貴有是官也哉。故

私和命案。法所必究。古先聖王體上天好生惡殺之心。以明定律章。亦刑其無刑而已。觀謝和尚之事。居官者慎母尸位苟安。使生者漏身法網。而死者抱恨泉臺也。

征忡令

見聞錄云。永安陳某。令於湖北時。有市肆某豪。夜半爲人殺死。罄捲貲財而去。次日報官緝捕。兇犯不獲。豪故世家。姻戚多居顯要。乃復控於上憲。責陳因循玩縱。飭令務獲兇犯。陳逼於憲命。日比差勒捕。差不堪其苦。共商將某甲拘報。蓋甲乃市中賣點心者。每夜必三更後始歇業。與豪同街。或有疑之者。差恐至期又干嚴比。遂指爲真犯。聊以塞責。既拘至陳。嚴刑糾贓。甲曰。冤哉。某以是夜死。余三更後猶在市上。人多見之。似此李代桃僵。雖死不甘。陳頗知爲枉。而難以復憲命。給之曰。爾今暫承。吾終爲爾申雪。甲不信。陳指天誓曰。決不相欺。爾如不承。亦死撈掠。甲遂自誣服。遂照強盜殺人律。擬以大辟。讞上。奉部覆就地正法。及秋決。陳陞堂點役。命押赴市行刑。甲大哭曰。公原許以不死。今竟何如。吾死必爲厲鬼以報。陳自覺殊負前言。然事以無救。忽然心中一驚。遂得怔忡之疾。日數作。醫不能治。乃報病辭官回籍。夜間尤甚。必糾合家。人環守。達旦始能安枕。否則驚叫百端。如見有鬼物立面前來索命者。終身不愈。常對人言不

諱璞山姪嘗晤其人。爲余言之。諱其名。

譚嚙生曰。怔忡之疾。此陳良心發動也。幸甲死而無知耳。不然抱恨夜台。含冤莫白。有不索報於陳者乎。其得久病不死。亦幸矣哉。草菅人命者。可以知所警矣。

韓紹琦

見聞錄云。韓紹琦。江右人。少年韶秀。有璧人之譽。隨父賈潮州。時妓女伍秋蓮。名擅一時。其母伍媪。故妓院之翹楚也。年長色衰。車馬絕跡。蓮其養女。既長。色藝雙絕。媪愛若拱璧。奇貨居之。以是故。年十五。尙待破瓜。走馬章臺者。見之。無不顛倒喪志。富室萬某。海盜也。沉殺商賈。以致富。悅蓮貌。具百金爲纏頭費。媪心動。然客求通者。女必請一觀其人。見萬醜惡。屏不納。卒無如之何。媪謂女曰。我街院中人。不及時積些錢鈔。轉瞬花殘春老。誰復肯拚千金買笑者。兒即不爲老身計。盍亦自爲計耶。女曰。此奴發軔之始。幸無草草。願得一稱心人而事之。雖死無憾。請更緩須臾。媪恐拂女意。不得已。從之。潮俗。凡遊神賽會。最奢華。值城隍出巡之期。士女如雲。錦天繡地。簫管沸雷。俳優徹夜。女新妝倚門而觀。韓生亦隨衆遨遊。見女駭爲天人。訪知時尙待聘。次日。修贄而往。女一見。殷勤接待。言語之間。頻以眉目傳情。韓益惑之。既歸。傾懷結想。越數

日復往。女出所繡鴛鴦荷囊爲贈。韓亦酬以紈扇。兩情戀戀。日晡尙未言別。媪見女鍾情異常。恐過此無當。女意者。又知韓爲紈袴兒。遂治盛筵相款。韓欲歸則情難割。欲留又恐父嗔。心亂如麻。女見韓意緒無聊。執爵勸飲曰。奴葑菲陋質。荷蒙青盼。君苟不以路柳牆花見棄。請飲此以當藍橋瓊漿。韓受而飲之。女因附耳問能圖此夕之聚否。韓至此愁懷頓釋。不復他慮矣。卽解所佩金如意奉媪爲羔雁。媪大喜。極意周旋。夜漏既深。徹席去。時兩人皆微醉。韓促女就寢。女頰顏低首無語。韓代解衣襦。燭光映幃。雪膚如玉。漢武溫柔鄉。無此銷魂也。已而雲斂巫峯。交手於臂而寢。各喁喁絮語衷曲。女問韓家有良匹否。答云無之。因泣曰。奴恨此身墜入烟花。送舊迎新。殊非所願。君能以數百金相贖。使得隨侍箕帚。與君偕老百年。於願足矣。韓曰。媪方倚卿爲金穴。肯教掌珠輕棄乎。曰。匹夫志不可奪。肯則已。不肯則以死繼之。事之成否。惟君決之耳。曰。家有嚴君爲政。容徐商之。次日披衣早起。倉皇欲別。女執手送至門外。頻囑暇時臨顧。韓諾之。旣歸。父問昨晚何往。給以友人留宿。父不復窮詰。萬前以不容於女。心常怏怏。至是聞玉容有主。大怒。念女必不肯捨韓而從己。積妬成仇。會有海寇劫掠商船。萬黨也。經商人控於海陽縣。擒獲魁首。萬囑盜誣韓窩寄贓物。官遂拘韓。嚴刑追繳。百口難分。翁止此兒。憂懼欲死。

姑託人詣宰關說。許以重賂。官以原告勢焰甚盛。拒之。韓父年已衰邁。夙有肺咳之疾。值此愈增憂鬱。不半年竟死。韓聞父死。擊踊號咷。遂昏絕。踰時始醒。自父死遺金盡被同夥吞噬。店亦歇業。拘繫年餘。盜以積案林立。竟坐大辟。韓減死充極邊軍。女自接韓後。滿擬託以終身。及聞韓變起倉卒。罪在不測。無所爲計。憂思成疾。因屏去一切妝飾。竟不肯復接一客。媼屢曲勸。女不從。漸至鞭笞。而女志益堅。萬偵知。因以五百金啗媼。買女爲妾。媼思女執迷已深。過爲威逼。必將自盡。而久留終非了局。遂許之。秘密不使女知。而約萬某日具車來迎。媼有姨居城外。至日。詭詞令女往問姨疾。女登輿。俄至一家。見萬。始知爲母所賣。拊膺涕泣。不食數日。婢媼勸解。女意不回。萬始則溫語拊循。輒走避之。繼以威逼。女以頭觸柱。流血被面。惟求速死。萬竟不敢問鼎。惟使人日夜監守。姑置之。俟其轉意焉。韓至邊關。隸將軍某公帳下牧馬。暇日見韓文秀。不類強梁。問其遣戍之由。韓以實告。公憐之。使守礮臺。時俄悉畢利部寇邊。謀大舉夜襲。攻我不備。是夜韓忽煩躁不寐。自念流離異域。歸路無期。反覆縈懷。悽然淚下。遂推枕而起。步出臺外。見白草連天。黃沙千里。邊城月上。胡騎悲鳴。景况蕭條。愁懷益觸。方徒倚咨嗟。忽聞隱隱喧嘩之聲。自遠而近。登高峯審之。有人馬一隊。飛奔而來。知係俄人乘夜襲我。急上臺呼衆起。將

礮裝足藥彈。安置停當。齊伏不動。待敵逼近。遽燃礮擊之。轟然一聲。如雷鳴山崩。擊斃百餘人。敵人知有備。各驚走。將軍駐防。離臺尙數里。聞礮聲。急傳號令。發兵追剿。敵人棄甲曳兵而走。獲器械駝馬無數。是役也。以韓功爲最。將軍大喜。爲達於朝。立陞爲前營遊擊。益器重韓。既而公移駐粵海。韓亦隨行。時已位至記名總兵矣。舟至汕頭。命韓先驅至羊城。飭屬員先期具驛。從舟車迎候。聞潮郡富庶。甲南海。離汕不遠。遂率眷屬乘小舟。入郡一遊。泊湘子橋下。公性廉介。恐煩州郡供張。命去旗表。戒從人勿洩。而爲微服之遊。一夜。犒賜從者。及舟人飲食。正歡呼酣飲。忽見上流有尸浮下。衆人大譁。公急命舟人拯救。既出水。乃一女子。心頭猶有微溫。命投以通關散。良久吐水數升而蘇。始哀哀而泣。夫人聞是女人。遂命侍婢。易去濕衣。已令人舡視之。乃傾城姝。因詰女姓氏居里。及投水之故。女子非他。卽秋蓮也。先是女至萬家。誓拚一死。以報韓。奈防守綦嚴。苦無其隙。不得已延餘息。待一夜。伺婢皆睡熟。啓關而出。至河濱。投身水中。隨波逐流。昏然不覺。至是甦醒。星眸微啓。見人衆滿船。知被拯救。婢尊見夫人。泣謝活命之德。及夫人細詰。遂歷述前事以告。夫人等咸爲感歎。夫人慈善好佛。而無女。遂以秋蓮爲己女。使參拜公。公喜。留潮數日。既返棹。挈之赴任所。公嘗爲擇女壻。女泣辭不願。公欽其貞操。亦不

相強。值公生辰。張女樂宴內寢。召韓赴宴。女於簾內窺見韓。疑之。及留神細審。果是韓。席罷。客去。女乘間問公曰。席上客非韓某耶。公曰然。何自知。女赧然不能面陳。急奔告夫人。初夫人詰女時。止言其有婿。而未嘗顯白姓名。今聞公言。喜曰。天憐兒貞烈。故使機緣湊合若此。遂以白公。公亦大喜。曰。此天緣也。使人召韓來署。公初不以實告。謂韓無偶。願以已女妻之。韓辭曰。卑職曾與人有約。經大變。遂至離邊。聞其守志不屈。感念之情。常用耿耿。今貪富貴而別娶。不幾同李益之薄倖耶。敢以死辭。公歎曰。真吾兒之偶也。願命侍婢喚女出見。韓驟覩之。怳怳以驚。繼乃潛潛而淚下。疑是夢境。女亦執手鳴泣。公爲韓言其實。始恍然。遂請公及夫人朝而參之。執半子禮焉。他日公以粵地濱海。盜舟出沒。商賈受害者衆。命韓率礮船十餘。巡緝海上。予以便宜。韓既至潮。訪至萬某惡款。乃請命於公。籍沒其家。按其罪而誅之。

譚嚙生曰。女固抱貞。男亦守義。是夫是婦。可稱兩難矣。然韓之功名匹偶。實萬毆迫而成。就之例。以淮陰報德故事。則萬應在少年中尉之列。乃卒罹誅殺。冤矣。

王景琦之奇遇

清代軼聞云。聆風簾雜綴云。清穆宗御極時。春秋鼎盛。好微服治遊。然微行時從者僅一二內

臣若無便給之士。爲其狎邪侶。未能曲盡遊興。京師著名之飯莊曰宣德樓。一日王景琦太史。偕某部郎小酌樓中。王擅二簧。某部郎長昆曲。乃以紅牙檀板。各獻所長。一曲既終。隔座一客。欣然至前。詢太史等姓名官階。曰所奏曲良佳。盍爲我再奏一曲。視其人氣度高華。口吻名貴。太史心知其異。乃如命爲之。再歌。歌未竟。驀有二少年被華服立簾外。探望見客。則拱立肅然。俄而車馬喧闐。人傳恭王至。行馬數十。奉一朱輪車。停樓下。恭王從容下車。入與客耳語。久之。客始微頷。怏怏從之去。客登車。恭王爲之跨轅。游龍流水。頃刻已渺。太史與某部郎心驚不已。知遇上也。不數日。上諭下。二人皆不次晉秩。某部郎以枉道爲恥。辭不拜。太史則數遷至侍郎。宏德殿行走。所以蠱惑上者。無所不至。上竟以此得痼疾不起。所謂出痘者。醫官飾詞也。及薨。人有撰輓聯諷其事者云。宏德殿宣德樓。德業無疆。且喜詞人工詞曲。進春方。獻春策。春光有限。可憐天子出天花。王後爲陳六舟。彈劾革職。永不敘用。陳疏如神禹之鼎。而措辭又含蓄得體。惜不記憶云。

酷吏之報應

清朝野史云。孫歡伯【喜】江蘇人。以佐雜到浙。黃緣保知縣。更名熹。嘗署黃巖天台事。亦頗提

倡文學。然尙嚴酷。時劉蘭舟〔璈〕爲台州府。以善捕盜聞。嘗有降盜數百人。劉憂不易處置。孫乃請僞言點名者。驅盜入一古廟中。不盡則載以數舟。出不意使人焚廟。並鑿舟沉之。盜盡死。由是頗得意。後孫以虧空故。被藩司詳參。籍沒其資。家室盡零落。孫一日乘小舟過紹興某處。夜苦熱。登岸。適遇舊僕。舊僕住岸上。請入屋中小憩。孫困極無聊。奄忽之間。遽中暑死。

四大金剛

清朝野史云。同治季年。湖南開辦黔捐。時劉韞齋中丞〔琨〕爲巡撫。委紳士黃子壽觀察〔瑜黃冕子〕張力臣觀察〔自牧〕及官場二人。總辦其事。張與三人商作僞執照射利。又以鉛作銀。時張兼辦黔軍糧臺。揣知兵涉邊地。莫能辨銀之真僞。卽將僞銀攙入。緣是四人獲利甚巨。張尤多。至一二百萬。時謂之四大金剛。積七八年。事始敗露。爲言官參劾。黃死。時頭自脫落。人謂其獲陰譴。張初未從軍。而累保至二品頂戴。王壬秋先生爲其作壽序。有足不出戶庭而位至通顯語。蓋譏之也。

張汝祥行刺案

陳子莊先生曰。同治庚午秋七月。兩江總督馬公新貽。於督署內教場閱兵。訖事。還行至西夾

道爲賊所刺。賊亦當時就獲。公傷重不能言。頃刻遂卒。事聞中外驚駭。天子震怒。悼惜賜諡。並命人祀賢良祠。安徽浙江等省。經公所蒞治者。感念恩德。咸爲公建立專祠。奏奉俞旨。生榮死哀。近年督撫所未有也。賊張汝祥。河南人。奸狡凶惡。各官嚴刑訊問。無一實供。上命刑部尙書鄭公。帶同司員來江審辦。僅據供係浙江海盜餘孽。前來復仇。他無一言。遂擬以凌遲完案。所奇者。伊自供出妻女所在。毫不隱諱。提到妻女嚴鞫。亦一無供詞。余戚錢慎庵太守。時署江甯府事。慎庵受公知甚深。極欲究出實情。爲公雪恨。乃殫精極思。研訊兩月之久。卒不得要領。發憤臥疾者累日。此案慎庵爲余詳細言之。故知外間之謠傳。均不足據。尤奇者。是月有湖州人費君。以畫師流寓在上海。患瘧疾甚劇。公被刺三日。上海卽得信。而未知賊主名。其同鄉沈姓。爲布捐局司事者。往告之。費瞿然曰。賊必張汝祥也。沈驚問故。費曰。數日前瘧作。昏憤之際。忽見一隸手牌票。上書張汝祥刺殺馬總督一案。係一百二十年前之事。今當完案。在案人證。合行拘提云云。共計一百五十餘人。首名卽馬總督。而我之名亦在內。方擬細視。忽妻持藥至。隸遂不見。彼時自思與總督無一面之識。何以提及。殆怪夢耳。今乃有是事。我其死乎。閱數日。知賊名果爲張汝祥。費亦旋卒。次年。余攝上海縣事。訪知布捐局而信。噫。此夙冤耶。與前明張差

挺擊。本朝嘉慶時之成。得行刺。同爲千古疑案矣。

張汝祥之獄

庸盒筆記云。馬公未被刺之前數日。忽接到公文一角。其封模糊。不知爲何署印章。拆視之。並無文書。但畫死馬一匹而已。亟命執役文者訊之。已不知所往。蓋卽張汝祥所爲也。及馬公薨。汝祥所持刺刀。深入胸中四寸。從人爲之拔出。刀已刃曲。刀首敷毒藥。人遇之立死。並不見血。云。以其處心積慮。非一日也。是時事出非常。訛言四起。或謂必有指使之人。或有以帷薄事疑馬公者。蓋謂汝祥奮不慮死。非深讎不至此也。方獄急時。余在金陵。頗加意訪察此事。其謂有指使者。固全無影響。謂涉及帷薄事者。尤大謬不然。蓋汝祥所自供之籍貫蹤跡。已與世所傳不相應。且馬公果有隱慝。汝祥儘可昌言之。不必爲之隱諱也。先是朝廷命漕帥張公之萬赴江南蒞獄。既定讞矣。會言路有異議者。復遣刑部尙書鄭公敦謹赴江南。讞如前。乃以辛未二月十五日。磔汝祥於金陵城北之小營。摘心致祭於馬公柩前。而馬公先已奉旨。建祠予諡。飾終典禮甚優云。方汝祥之被執也。江甯將軍魁玉公詰問主使。汝祥張目答云。我爲天下除一通回匪者。蓋以馬公先世出於回教。故誣之也。及星使至。與承審司員先後熬問。汝祥終無一

詞。或時夸爲謾不遜語而已。或勸刑訊。是使以汝祥重犯。儻未正典刑。而瘐死獄中。誰爲其咎。始終不敢用刑。定案之日。孫觀察保慶皆以承審大員。不肯畫諾。以未刑訊故也。二公嘗受知於馬公者。然當是時。推究汝祥蹤跡。并遍逮其姍戚支黨。供證確鑿。所讞已十得七八。殆無甚疑義云。汝祥始爲粵匪所虜。繼而逃出至甯波。以押當買利自給。并與諸海盜通。食其粟者數年。值馬公巡撫浙江。擒斬海盜頗衆。復禁歇押當。汝祥益貧無賴。乃時思爲海盜報讎。汝祥又有妻爲人誘之以逃。汝祥追而執之。復以失物訴巡撫。求爲追繳。馬公以此小字。不宜煩瀆。格其訴不納。其後汝祥妻又謀逃逸。汝祥迫令自殺。旣而怒曰。巡撫不爲我追賊。使吾妻有輕我心。是殺吾妻者巡撫也。遂懷必報之志。會馬公總督兩江。汝祥千里間關。伺候兩年。而始遂其志。天下固有以睚眦之忿。結滔天之釁者。其張汝祥之謂乎。

刺馬詳情

清朝野史云。馬新貽字毅山。山東荷澤人。世爲天方教。由進士分發安徽卽用知縣。咸豐間皖北一帶粵捻交訌。馬以署合肥縣失守革職。帶罪立功。唐中丞委辦廬州各鄉團練。一日與捻戰而敗被擒。擒之者卽張汝祥也。汝祥本有反正意。優禮馬。且引其同類曹二虎石錦標與馬

深相結納。四人結爲兄弟。與馬約。縱之歸。請求大府招降其衆。馬歸爲中丞言。允之。張曹石三人遂皆投誠。大府乃檄馬選降衆設山字二營。合馬統之。張曹石皆爲營哨官矣。至同治四年。喬勤懋撫皖時。馬已洊升至安徽布政。駐省城。兼營務處。抵任後。山字營遣散。張曹石皆隨之。藩司任。各得差委。甚相得也。無何曹二虎眷屬至。遂居藩署內。時張已微。窺馬意漸薄。大有不屑同羣之意。勸曹勿接眷。曹不聽。曹妻既居藩署中。不能不謁見馬夫人。馬見曹妻豔之。竟誘與通。又以曹在家不能暢所欲爲。遂使曹頻出短差。皆優美。久之醜聲四播。汝祥知之以告曹。不信。繼聞人言嘖嘖。乃大怒。欲殺妻。汝祥止之曰。殺姦須雙。若止殺妻。須抵償。不如因妻贈之。以全交情。曹首肯。乘間言於馬。馬大怒。謂污巖大僚。痛加申斥。曹出語張。張回禍不遠矣。不如遠引爲是。曹不能決。忽一日馬檄曹赴壽春鎮署。請領軍火。時壽春鎮總兵爲徐鶴。字心泉。懷甯人也。喬勤懋大營駐壽州南關外。徐爲總營務處。曹得檄甚喜。欣然就道。汝祥謂錦標曰。曹某此去。途中恐有不測。我與若須送之。蓋防其途中被刺也。於是三人同行。至壽州。無他變。石笑之。謂張多疑。張亦爽然若失。及投文鎮。謁見。忽中軍官持令箭下。喝綁通匪賊曹二虎。曹大驚。方欲致辯。徐總兵亦戎裝出。曹大聲呼冤。徐曰。馬大人委爾動身後。卽有人告爾通捻。欲

以軍火接濟捻匪。已有文來。令卽以軍法從事。無多言。遂引至市曹斬之。張跌足大慟。謂石曰。此仇必報。我與爾須任之。石沈吟。張又曰。爾非朋友。我一人任之可也。曹旣死。張石收其屍。囊葬訖。遂分道去。不知何往。至九年。李慶翱爲山西臬司。統水陸各軍防河。駐軍河津縣。石錦標爲李之先鋒官。已保至參將矣。一日。委石稽查沿河水師各營。凡十一營。營官公謙石於河上。忽有大令至。調石回。謂有江督關文達石至。兩江對案云。蓋張汝祥之難作矣。時馬新貽方督兩江。督署尙未重建。借首府署。駐節署旁。有箭道。每月課將弁於此。馬被刺之日。正在閱課。甫下坐。忽有一遽呈呼冤者。汝祥乘此突出刺之。入馬左脅。刀未拔出。傷口亦無血。方喧嚷間。馬回首見張。曰。是爾耶。復回顧左右曰。不要難爲他。遂倒地。昇回臥室。遂死。張旣刺馬。轟立不少動。時兵衆方執呼冤者。拷訊。汝祥大呼曰。毋冤他人。刺馬者我也。我願已遂。我決不逃。於是司道府縣聞風皆至。藩司梅啓照命發交上元縣收禁。時首府爲孫雲錦。上元縣令張開祁。江甯令蕭某。卽於上元署中同訊。汝祥上堂。原原本本。如數家珍。兩令相對。胎聘。莫敢錄供。通詳。次日商於梅啓照。梅曰。不便直敘。須令改供。浙江海盜挾仇報復。張不肯。其後種種酷刑。皆逼令改供。非無供也。張又云。自曹被殺後。我暗中隨馬數年。以精鋼製匕首二。用毒藥淬之。每夜人

靜。疊牛皮四五層以刃貫之。初不能入。二年。五層牛皮一刃而洞穿矣。蓋防其冬日著重裘也。馬爲浙撫時。曾一遇於城隍山。護從甚衆。不能下手。至今乃遂志耳。梅言於護督。以海盜入告。護督者將軍魁玉也。奏入。朝命鄭敦謹爲查辦。大臣鄭未來之先。朝命漕督張之萬就近查辦。張不敢問。託故回任。乃改命鄭也。相傳張奉命後。自淮來甯。一日舟泊瓜州。欲登岸如廁。以小隊二百持械圍護之。時人傳爲笑談。鄭至江甯。張之供仍如在上元時。一字不改。鄭無如何。乃徇衆官之請。以海盜挾仇定案。司官有顏姓者。於讞定後棄官而歸。鄭亦引疾去。其年爲同治九年庚午鄉試之年。馬死之日在七月下旬。正上下江學使者錄遺極忙時也。次日上江學使殷兆鏞考貢監場。題爲若刺謁夫。諸生譁然。相率請示如何領題。殷沈吟曰。不用領題。不用領題。又次補考。題爲傷人乎。蓋皆謔而虐矣。馬死後數日。署中一妾自縊。並未棺斂。密埋於後園中。卽曹妻也。時上海戲園編出刺馬傳本。皖撫英翰聞之。亟函請上海道涂宗瀛出示禁止。並爲請祠請謚。鋪張馬之功。幾與曾胡埒。裕庚手筆也。英與馬同官安徽。有休戚相關之誼云。厥後喬勤愨有七律詠其事。末二句云。羣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場獨寫真。案既定。決張汝祥於金陵之小營。馬四親自監斬。馬四者新貽之弟。浙江候補知縣也。定製一刀一鉤。命劊子以鉤

鈎肉而碎割之。自辰至未始割畢。剖腹挖心而致祭焉。汝祥始終未一呼號也。子一。閹割發黑龍江爲奴。石錦標亦革職遣戍。案旣結。馬四後至浙江爲衆指摘。上官亦不禮之。鬱鬱死。新貽旣葬數年。河決荷澤。墓爲水所冲塌。無子。天之報施固不爽耶。

刺馬異辭一

汝祥始爲粵匪所虜。繼而逃出至寧波。以押當買利自給。并與諸海盜通。食其糧者數年。值馬公巡撫浙江。擒斬海盜頗衆。復禁歇押當。汝祥益貧無賴。乃時思爲海盜報讎。汝祥又有妻爲人誘之以逃。汝祥追而執之。復以失物訴巡撫。求爲追繳。馬公以此小事不宜煩瀆。格其訴不納。其後汝祥妻又謀逃逸。汝祥迫令自殺。旣而怒曰。巡撫不爲我追賊。使吾妻有輕我心。是殺吾妻者巡撫也。遂懷必報之志。會馬公總督兩江。汝祥千里間關。候伺兩年。而始遂其志。天下固有以睚眦之忿。結滔天之釁者。其張汝祥之謂乎。

刺馬異辭二

張汝祥初在髮匪軍中爲李侍賢裨將。金陵旣下。侍賢南竄閩廣。數爲官軍所敗。汝祥知其必亡。陰懷反正之志。會有山東徐姓者。仕爲武職。被賊掠去。時與汝祥同營。二人遂深相結納。謀

同逃。誓富貴無相忘。未幾竟得脫。時馬新貽已官浙撫矣。徐與同鄉。故相識。遂留其幕下爲材官。而張則輾轉至寧波。開小押當自給。一日張至杭訪徐。徐留與飲酒酣。徐忽慨然曰。竊鈎者誅。竊國者侯。古人信不吾欺。以堂堂節帥之尊而竟甘心外嚮。曾無人發其覆者。而吾儕小人。不幸被擄。伺便自脫。官府猶以賊黨疑之。或竟求生得死。天下不公之事。孰有甚於是者。張異其言。固詢之。乃言旬日前。撫帥得一無名書。發視之。新疆回部某叛王之僞詔也。一馬新貽固回回種人。略云。現大兵已定新疆。不日入關東下。所有江浙一帶征討事宜。委卿便宜料理。云。馬得書。卽爲手疏以報。略言大兵果定中原。東南數省悉臣一人之責。張聞言大憤。拍案叫曰。此等逆臣。吾必手刃之以洩憤。已而馬下令禁私開押店。盤剝害民。而張肆遂被封。益落魄無依。殺馬之志益決。未幾馬已擢任江督。張適以事詣金陵。遂謀行刺。是日天未曉。馬已出閱操。歸署時甫黎明。張潛伏箭道門側以俟。會有一山東人漂泊白下。求馬資助者。輿甫入門。其人卽攔輿遞呈。馬探半身出接呈。張狙出進刃。刃從脅下入。刃本向上。張又力絞之。使向下。迨刃抽出。已捲作螺旋形矣。其用力之猛如此。馬旣飲刃。卽大呼左右曰。札著了。南人不明北語。誤札爲找。故疑二人本相識。因以有復仇之說也。馬死時家有兩妾。皆四十許。蓋從馬已廿餘。

年矣。張既被獲。羣擁之入署。兩司集訊之。張據地跌坐。抑使跽。卒不肯。但問上坐者何官。曰藩臬兩司也。笑叱曰。兩司那配問我。請將軍來。我始肯言耳。有頃將軍至。訊其何以行刺。則曰請先飭制台家屬一律去署。再遣兵役圍其內宅。我方肯說。將軍以語不倫斥之。則曰若是吾終不肯言矣。窮詰之。終不吐一語。不得已乃屏左右。誘使吐實。始以徐語告。且曰公不信。第遣人往搜其秘篋。苟不得僞詔者。吾甘伏反坐之罪。問官聞此。咸大皇惑。不欲興大獄。故矯爲異詞。而亟磔張於市。實則終無確供也。莫子偲先生之弟某於時署江寧府。親覩其事。見某冰室野乘。如俗所言馬新貽漁色負友。張汝祥爲友復仇。近人且以其事演成新劇。幾成鐵案。殆當時問官含糊。以致事後議論蠶起。以訛傳訛也。

一人兼四八座

梁敬叔先生云。通州徐樹人宗幹。曾以庚辰進士卽用山左。任泰安縣。爲家大人齊臬兼藩篆。時舉荐士數十年來。於予家執弟子禮甚篤。後由邑令升至台灣道。久於其任。振振有聲。上游多器重之。而中間功名亦復蹭蹬。蓋滯於府道者久。遇一二不知己者。亦間遭其白眼也。嘗對炭盆自吟詩云。一味黑時猶有骨。十分紅處已成灰。實有所指。而微形諸筆墨間耳。久久擢至

浙臬時。予已需次道員十餘年。嘗就予詢知地方情形。諸見整頓。臬署歷任多病人。無何於九月。患瘡頗劇。其眷口未至。羣言不起。予就內室視之。卽呼曰敬叔。我與爾要永訣了。隨以吉語慰之。後病竟漸瘳。而坐升薇垣（卽藩司）益有展布。其清勤不待言耳。一日附予耳言曰。近我得日下信。知樞廷有記名閩省撫藩之事。予甚代爲喜。並爲梓鄉慶。詎料事出突來。以甘餉解款遲延。議降調。此歷來開藩所未慮及者。蓋誤於幕友之不經意也。否則以數月之開藩。奚至罹此愆哉。次日頂戴已換水晶。降爲同知。神色慘沮。對予揮淚。名心本熱。而又以無辜失官。幾有不欲生之勢。各處均不辭行。亦不出門。予輩就其署餞之。吁嗟慨歎不絕。同人噤口無可慰者。後於城內萬安橋登舟。再三囑不許到城外走送也。此爲己未年杪事。乃未及三月。忽傳洪軍將至浙。皆不深信。比二月十九日。則已迫城。是夜城門已閉。而往天竺者不得入城。從此城中大亂。及二十七日卯時。而杭城失守。中丞方伯以下均殉難。地方官死者十居其九。運司河下尸積水面。上城被難男女二十餘萬。下城地方多有未至。始知乃爲浙省一大劫。而徐之去官。乃出劫外者。徐在通州聞知。乃益信禍爲福所倚。以手加額。而恍然覺也。家居未十月。卽於是年冬奉命撫閩。逾三月。慶督內用。兼署督篆。又以九峯先生（駐閩將軍）病故。並署將軍。後

又以學使某出缺。照例兼署學政。閩中所最艷者。此四人座而遍爲之。亦極一時之榮也。可知數有前定。當時之遭逢。淺見豈能料哉。

知府被刺

庸盒筆記云。同治八年。青州府知府王君汝訥被刺而死。其兇犯乃青州營步兵也。營中定制。凡馬兵出關。校閱步兵精騎射者。補之。有一步兵。武藝絕倫。發矢連中。而參將抑之。竟不得補。馬兵闕。步兵懷恨。常欲刺之。而未得間。會某月某日丁祭之期。步兵私念此其時矣。因磨白刃。先埋諸學宮方輒下。至期。文武官皆已就位。步兵取白刃徑往祭所。於時黑夜中。雖有燈燭。眼光朦朧。步兵平素。又但知參將爲最貴。乃就首席一官。猛力刺之。應手而倒。則知府王君也。步兵曰。誤矣。亟往刺參將。參將負重傷疾。走以免。其下兵丁倉卒格鬪。死且傷者數人。步兵馳出廟門。左執刀。右挾矢。以禦追者。每發一矢。無不中。復殺數人。於是追者不敢迫。至東門。門者呵之。復殺門者。斬關而出。遇一農夫。驅驢負柴。將入城。又殺農夫。推柴於地。而騎其驢以行。驢至水邊。不肯渡橋。步兵亦若迷不識道者。盤旋往返。自晨至午。仍在水邊。追者愈聚愈衆。乃就執訊之。則瞠目直視。但云欲殺參將而已。遂寘之極典。初王太守之父。爲山東某縣令。接印之夕。

滅燭將就寢時。窗外月明如晝。月光映射室中。忽見有人持白刃自屋簷飛下。破窗而入。太守之父。自帳內窺之。見其在室中摸索。知欲刺人也。大駭屏息。移出帳後。伏於牀下。刺客摸至牀邊。果連斫之。旋覺無人。復破窗而去。既而詢知此室爲前任縣令所居。其讐家不知其移寓。故欲刺之。然使不見幾速避。已代人受刺矣。因是寒心。卽日告病棄官歸。亦可謂哲於保身者。乃閱數十年。而其子仍在山東代人受刺。豈冥冥中果有定數歟。

知縣被戕

庸盒筆記云。同治九年。兩江總督馬公被刺於金陵。是年三月初五日。先有浙江嵎縣知府嚴君被戕之事。嚴君名思忠。鎮江人。治嵎縣頗著政聲。有櫛工龐姓。設舖縣城。而令其子學技於新昌。會清明節。其子由新昌回家。至中途。忽發瘋疾。櫛工赴鄉省墓。俾一徒與瘋子居舖中。夜將半。瘋子忽放火自焚其屋。鄰人奔救。火既滅。瘋子不見。人皆謂其懷慚自遁。未之覓也。是時嵎縣令無公廨。僦民室以居。瘋子竊菜刀置之懷。徑趨縣令公館。登館後土山。壞後門以入。館中人皆不覺。倏入縣令正寢。寢室凡七間。皆有簾帷。而無門戶。縣令與一妾居東。縣令之女。年約二十。與傭媪居西。瘋子先遇一媪斫之。負傷仆地。遂趨縣令臥牀。遽斫之。其妾聞聲呼救。復

趨斫之。皆在牀呻吟。瘋子見牀後花裙一條。遂取而自束之。復趨西室。見縣令之女。斫之數十下。負重傷未死。仍入東室。斫殺縣令。其女聞聲。匍匐往救。瘋子出遇之。復被斫以死。縣令與其女皆受七十餘刃以死。而面目模糊不可辨云。瘋子取印佩之。開箱取寶銀一枚。復出後門而去。天既明。有豆腐店翁。方開店門。忽見一人。滿身血污。腰束花裙。執刀來撲店翁。翁以門板禦之。墜其印及刀於地。瘋子挾銀而遁。居民拾印與刀來叩縣令公館。則大門猶未啓也。既知縣令已死。遂報典史先來相驗。發捕役嚴緝兇手。瘋子泅伏水中。執而訊之。若茫然不自知前事者。縣令之妾。逾一日而死。置瘋子於極典。然終莫解其來由也。或曰嚴君少時。其父爲山東博山縣令。嚴君讀書學宮之魁。星閣閣有三層。嚴君居中層。其上爲人迹所罕到。而嚴君每若見人。憑欄眺望。知爲狐也。陰戒其僕蹤跡之。知其窟在數里外之古墓中。歸而告其母曰。某處有狐窟。兒將召獵戶。殲彼醜類。其母先一夕夢一老人來見曰。吾族與郎君夙無嫌怨。兩不相侵。郎君居心陰狠。吾族氣數已到。恐遭毒害。然吾必有以報之。其母既惑是夢。乃叱止之曰。彼雖異物。然無害於人。何必殲之。敢若此。非吾子也。嚴君重違母教。數月未發。厥後技癢。不能自己。遣其僕陰購火藥藏之墓中。乘夜以引線發之。清晨往觀。則死狐枕藉穴內。人有知其事者。以爲

龐瘋子之案。老狐爲之也。嚴君被戕之歲。元旦館中階石忽裂爲二。血痕殷然。嚴君自占一課。謂縣中當有逆倫重案。亟召其吏役教誡之。俾各慎厥職。而不知其身自當之也。

獄囚囚官

庸盒筆記云。各郡縣獄中重囚。例皆鐐其足而桎其手。鉗其口而鎖其頸。晚近獄規不肅。每一囚入獄。獄卒皆有例定規費。僅於州縣典史巡獄時。爲上刑具。官去即便弛之。習以爲常。官亦知之而不深究也。廣東有某縣令。欲察獄中積弊。一日屏去儀從。突入獄中。獄卒未及知也。獄囚百餘人見之曰。汝來甚善。羣起縛縣令。宣言曰。官欲出獄。須縱我輩百餘人。與之同出。如門外人有來前者。我輩先扼殺縣官以待死。均之一死耳。與其束手而死。不如與官同死。復連縛獄卒數人。有餉縣令飲食者。獄囚數人傳遞而入。獄囚口糧或不時給。則亦絕官舖餒以相抵。縣中幕吏皆無如之何。典史至門外。遙呼獄囚。始而婉諭。繼而哀祈。囚皆不應。不得已。稟達郡守。郡守親自赴縣。至獄外諭囚曰。縣令自到任後。並未苛待汝等。汝等入獄。皆在前令手中。今如致縣令於死。汝等罪名益重。豈得倖全。不如速釋縣令。汝等有冤抑者。必爲伸理。其犯重辟者。亦當設法超拔。決不汝欺也。獄囚皆曰。今日我輩與縣官出則同出。死則同死。不必多言。郡

守徘徊莫措。相持已及旬日。恐縣令死於獄中。釀成重案。不得已密稟大府。請發兵兩營到縣。許赦囚罪。盡縱出獄。囚復言當携官同行五十里。至某山頭。方能釋官。亦許之。獄門既啓。羣囚擁縣令。驩呼疾走。官吏尾之而行。行五十里。至某山頭。囚乃釋縣令。欲遂分道颺去。官兵伏隘以待。四面兜圍。百餘人皆就擒。惟逸去三人而已。郡守縣令攜囚回城。盡法懲治。加以酷刑。死於杖下者二十餘人。其餘皆從重擬罪。剋期處決。此光緒六年事也。夫蛟龍失水。螻蟻困之。縣令之所以威伸令行者。以有堂皇儀仗之尊嚴。吏卒僕隸之擁衛耳。微行入獄。俾獄卒等不及掩其弊。用意非不勤也。不幸逢意外之變。致蹈危機。遭慘辱。吁。爲官者可不慎哉。

善化令

同治年間。善化令某湖北人。一日上院歸。有武弁攔輿控友匿其妻妾者。訊之。則弁寄孥於友。而從軍江南。久無音耗。意其戰歿。遂據其室也。會日弁襁纓而驗其友。豐裕疑其訛詐。斥去之。三控皆不爲理。弁憤甚。曰。官不爲理。吾不欲生矣。乃夜入友家。駢戮之。投官自首。以連斃一家。五命論斬決。正法之日。弁曰。吾憤洩。死無憾。然使某令受告訴。烏至死。是不能忘也。某令後以明幹調補益陽。到任之日。方據公座。忽案下似有黑氣一團。直衝其身。卽中惡。至夜半遂卒。或

曰某弁之報。雖杳冥難知。然足爲不肯虛心聽斷者戒。

作官須明公罪私罪

陳子莊先生曰。合肥蒯蔗農觀察（德標）真誠篤實。古君子也。督辦松滬釐捐總局。余于丙寅冬奉李爵相委提調局務。日夕共事。最爲契合。觀察言爵相家居時。門前有一大池。冬日涸水。取魚于池底。起得四五寸土。偶以萬計人馬戈甲。雕鏤精絕。儼然如生。哄傳遠近。觀者日千百人。不知何祥。旣爵相登第入詞館。有以應之矣。今乃知爲弟兄總統師干。削平羣盜之兆。然水中之土。何以能結成人物。豈亦化工爲之耶。觀察嘗爲余言作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蓋求免公罪。卽是私罪矣。余在青浦。一夜城內有來報盜者。余亟率壯勇往捕。則盜已遁矣。細察情形。盜先以軟梯越牆入。撬門行竊。事主驚起大呼。盜乃以刀嚇刺。而開大門亡去。故房門有撬損痕。而大門無恙。惟所失止洋銀一元。錢五百文。布衣數件。計贓不逾貫。事主之兄。則現充縣役者也。次日具補呈詞。又稱是竊。余曰。已經勘明。臨時行強。何故不言盜。乃囁嚅曰。贓數無多。不敢累本官得處分。余大笑曰。一行作吏。已置升沈于度外矣。爾不知失盜其責輕。諱盜其咎重。我寧就公罪耳。卒申報之。後一年六月。限滿無獲。余得降一級調用處分。人以余爲拘

泥。余則謂級雖降。而心無愧。乃愈于不降級者。後讀陸清獻公年譜。在靈壽縣時。一官家失盜。吏白中文內不當用強劫字。先生不欲以隱忍含糊。竟以劫盜報。郡守恐其累。已捉吏痛責。先生不爲動。未幾獲盜。將成獄。而中丞不欲上聞。命改爲竊。郡守急傳諭奉行。先生甯以誠去官。不欲以僞居位。卒不改云云。余事有與暗合者。則觀察私罪不可有之說。啓之也。

律例之精微

陳子莊曰。家叔祖仲山先生。嘗言近人詩文製器。均不如古。惟有三事遠勝古人。一律例之細也。一弈藝之工也。一審器之精也。余于博奕不肯用心。審物不其措意。獨律例則數年州縣。頗能極思研慮。而歎其準情酌理。湊乎精微。平衡至當。真非古人所能盡也。試舉一事言之。在青浦日。七寶鄉人獲送一拒捕傷事主之賊。蓋鄉人家有布機。布已織成。尙未取下。有遠鄰人窺見之。夜入其室。取剪剪布。鄉人聞聲起。逐賊棄布而走。追至河畔。賊下水逸。事主亦泅水執之。賊惶遽。以刀畫其臂。皮破而手不釋。遂就擒。事主之狀曰。賊以刃傷之。賊則謂並未帶刀。乃是機上主人之剪耳。余驗其傷。是刃非剪。明甚。而賊堅稱是剪。非刃。加之刑嚇。矢口不移。事主則必欲實其爲刃。並聲稱若不審定是刃傷。渠必上控云云。蓋賊因攜刃傷罪重。思避重而就輕。

事主則恨賊。欲置之死地。故不肯遷就其辭。認爲剪也。余飭差弔取其剪。比對傷痕。實屬不符。而賊刃則無有。訊之事主及鄉里。皆云刃經賊擲之河中。撈不可得。余因令事主及里鄰各具刃傷切結。以衆供確鑿定案。事主等均允服而退。獨賊痛哭不已。謂生平未慣行竊。此是第一次。懇求寬釋等情。余置若不聞。促令收禁。是案遂結矣。比解府時。賊又哭求。謂是剪非刃。余笑曰。事主已救汝命。汝何以自欲尋死乎。查例載。賊未入手而拒捕者。絞決。歸于情實而不減等。此案布尙未剪下。則賊未入手也。若攜事主之剪。則賊已入手矣。汝何必欲賊之入手乎。乃悟而叩頭去。然余嘗舉是案以詢人人。皆謂刃重而剪輕。告以例意。乃復恍然。此真是例之細處。若使爾日事主曉此例。則必附會賊之詞。而置之死地矣。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僧尼穢迹

同治癸酉。吳縣之海宏寺僧。與益壽庵尼。經人控其姦私。邑令高君碧湄。訊得實。僧鞭一百。遞解回籍。尼則勒令卽還俗。寺與庵均封閉。人官。寺改爲管糧通判署。庵改爲清糧公局。數百年琳宮梵宇。一旦毀于淫汗僧尼之手。可爲慨歎。聞尙有牽涉高君不復追究。嗟乎。婦女入廟燒香。久著明禁。奈何甘于犯禁。復市穢聲。誠何心哉。

應敏齋精于折獄

陳子莊先生曰。折獄之難也。余前記三江營眼線證廣勇一案。以爲眼線不足恃。然其所以必欲誣陷廣勇者。其故終不能明。今年在蘇。見應敏齋方伯。乃知方伯平反此獄。亦大費苦心。蓋廣勇解赴江寧之後。署制軍何公。入吳鎮軍之言。必欲誅之。承審官孫觀察。蔣太守。均悉其冤。而爲線勇所持。終不能決。方伯既將上海前後縣及江寧承審各官所得冤濫之意。一一剖陳。制軍始悟。令方伯再訊。訊之而事益明白。獨無如營弁執之堅。綫勇又證之力。方伯乃謂之曰。若輩必不肯已。我將此案之實在情形。一齊發露後。再訊何如。于是懼而輸服。爰書乃定。蓋方伯赴寧時。先訪得砲船與賊戰敗時。一船弁勇盡死。其眼綫之勇。並非本船之人。特營官思避處分而爲之。冀獲數盜以自解。吳鎮軍初不之知。何制軍又安從知之。方伯研訊真情。復得將一船兵勇害盡之實供。既兩得其情。故一斥之而立解也。方伯在廉訪任。遇有命盜案件。恆懼其枉。靡不悉心研鞫。州縣頗苦其駁詰。然獄少冤民矣。余嘗記其二事。一爲上海縣案。先是蘇州婦。因避難。攜其已嫁女至上海者。賊退。女不歸蘇。而另與一人爲夫婦。卽俗所謂姘頭也。婦利其資。而不之禁。如是者有年。壻在蘇不知也。久之。其人資罄。女出傭于巨室。以自給。然歸來

則相處如故。又久之。婦以乏資厭其人。遂聲言蘇堵來索。將挈女去。席捲所有登舟。舟尙未發。婦適以故上岸。其人尋至。爰攜女共逃。婦歸女失。覓之不得。婦欲詐巨室。謂其匿女。索擾久之。無所獲。忿而服鴉片。以往毒發遂斃。縣讞謂婦死緣婦索女。故女因姦致母自盡。科以死罪。獄上。公細詢其情。閱全案無堵家一詞。疑之。乃密飭吳縣令提其堵到。則始終茫然不知有是事。是婦自死于索詐矣。于是僅科女以姦罪完結。一爲無錫盜案。屢承屢翻。而賊據確鑿。卽發審局諸委員亦以爲真盜也。公親提研訊。見事主則長而大。盜乃矮而小。究詰再四。事主但認賊爲據。公因取贓衣反覆視之。遽呼事主前指一馬褂曰。此汝之服耶。對曰然。卽令衣之。乃短小甚。呼盜使服。則却稱其體盜。乃泣而呼曰。今日見青天矣。此固我之衣也。蓋無錫是年盜案層出。一無破獲。捕役懼比。因獲一人。強之承。復囑事主強之認。冀追其責耳。後經事主歷歷供出。公大笑重責捕役。而取一長大之馬褂賜事主。服去曰。以後終當爲爾得盜。毋代捕誣人也。公自言此二案案情均在目前。承審官自不留心耳。敢矜以爲神哉。

應敏齋上張振軒請討日本書

清朝野史云。同治甲戌日本以臺灣生番戕殺琉球人爲詞。舉衆數千突入臺境。紮營築壘。與

生番攻戰。蓄意叵測。全臺震動。事聞上命福建船政大臣。前江西巡撫沈公統師蒞臺。相機籌辦。沈公怒其猖獗。上疏請剿。廷議久之不決。倭勢益張。將圖深入。其議院有踏平我二百郡之說。聞者髮指。訛言繁興。沿海皆警。既而倭與番戰不利。且疾疫大起。英國公使威妥瑪從中調處。朝廷重惜民命。允予撫卹銀兩。倭人喜得息肩。遂解而歸。然其衆之死亡者已不少矣。應敏齋方伯上書張振軒中丞。請討日本。略曰。日本介在東洋。密爾中國。其人狙詐多端。素無信義。近者一切效法西人。妄思自強。潛圖開闢。蓋其意狡焉思逞久矣。今乃背約稱兵。藉詞構釁。闖入我邊地。侮辱我番民。中國欲全舊好。據理與爭。不遽用武。並許爲之建望樓塔表。護彼商船。可謂寬大極矣。禮義著矣。詎料彼之詭計。卽以虛言款我。而久踞番社。誘脅番人。又運屨材。攜農具。爲築室屯耕之計。羣番迫於凶燄。勢必盡受羈縻。則臺灣之地。與我共之。異日難保不驅羣番爲前導。以與我爭臺灣。夫臺灣雖小。我聖祖皇帝勤勞二十年而得之者也。臺灣有事。則粵閩江浙處處戒嚴。古人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日臺灣番事之謂也。且諸國通商以來。所以猶就範圍。不啓戎心者。以其有條約在也。今日日本不守條約。若令得志。非惟爲日本所竊笑。西人更將藐視中國。爲今之計。宜舉日本背約之罪。布告諸國。並援公法。嚴捕倭人。在臺諸軍。

分據險要。務遏絕敵人接濟。並其歸路。勿輕與戰。密諭番人伺間狙擊。廈門一口。未知能扼以舟師。斷敵人往來之路否。一月以後。彼之糧餉。煤火。子藥。必漸告罄。番人見官軍相助。亦必奮力抗拒。彼前阻深山。不能驟進。又畏官軍相助。其後臺洋風濤險惡。彼船雖利。豈能久泊。勢孤心怯。宜無不退師之理。所慮者既退而修怨。必擾我沿海諸省。設防之具。自不可不預籌也。現在本省防務。業經督撫嚴密布置。無可再贊。惟以全局而論。設防之法。必使諸省各自爲戰。則守禦有責成。亦必使各省互相救援。則氣勢方聯絡。何以言之。今之倭寇與前之倭寇異。明之中葉。各島奸商。乘明綱紀廢弛。勾結莠民爲亂。其迹同乎流寇。故蔓延而害廣。今日本兵士二千有奇。工役二千有奇。聞尙雇有西洋及中國人在內。乃其國王所遣。成軍以出。志在開邊。故力聚而勢專。然竊料日本之兵力。可以注我一路。多亦不過兩路。萬不能分擾各省。今察地勢。直隸可與奉天山東併力。江蘇可與浙江併力。廣東可與福建併力。彼有警。則此省出兵以救之。甚至一省有警。則四五省酌度分兵以救之。輪船迅疾。固朝發而夕至也。至中國輪船。宜再陸續購備。合之閩滬兩廠所造。凡火輪戰艦。須過三十號以外。再得銅包戰船四五號。分撥少許。以扼最要之口。此外共配精卒萬餘。會合訓練。昔年水師宿將。如前陝甘總督楊官保。習勇

兼備戰功卓著。威名播於遐邇。應請奏懇皇上特召視師。專督輪船大軍。追逐寇蹤。南則與之俱。北則與之俱。各省諸軍夾擊。客主順逆之分。勝負必有所在。籌防之要。當不外此。雖然。古之馭外夷者。必能守而後和。可恃亦必能戰而後守。可完。與其戰於內地。不如戰於外洋。與其戰於外洋。不如戰於彼國。竊觀今日之日本。有可伐者數端。請陳其說。往者日本國不改姓者。逾二千年。國中七十二島。島各有主。列爲諸侯。自美加多篡國。廢其前王。又削各島主之權。島主失柄而懷疑。遺民念舊而蓄憤。常望一旦有事。乘間蠶起。彼昏不悟。尙復搆怨高麗。使國中改西服效。西言焚書變法。於是通國不便。人人思亂。今宜思管子攻瑕之說。乘中國寇平未久。宿將多存勁旅。未散有事東洋。亦藉以練習船礮。興起人材。失此不爲。後數十年。彼基益固。而中國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猝爲所乘。悔將奚及。此揆之於時。而宜致討者一也。昔年中國由普陀趨長崎。水程四十更。風浪巨險。由廈門趨長崎。水程七十二更。商民渡海皆由之。元代征倭。會兵合浦。大抵亦由南道。今則往來者衆。新道益開。自上海至長崎。水程不過千四百餘里。輪船兩日可達。斷無元代颶風之虞。且中國所以屢絀於外人者。以彼合從連橫。協以謀我。不得不防。決裂含忍。至今。今幸泰西諸國未與合謀。尙得用全力東注。而日本之國小。援孤。亦斷非

泰西諸國之比。此酌之於勢。而可致討者一也。議者每以元代征倭喪師十萬。用爲殷鑒。不知元人以徵貢不至。遽興無名之師。又用宋降將范文虎爲統帥。一遇颶風。遽自棄師潛遁。蓋其理不直。其用人又不當。以至於敗。使倭人至今有輕中國之心。正宜因此折其驕鋒。破其故見。使之有所震懾。古來兩國交兵。苟能仗義執言。則勝者常十八九。反是則敗者亦常八九。今日本敗盟棄約。侵犯我疆。彼固內反而自慚。各國亦旁觀而竊議。我之興師。以奉辭伐罪爲主。而初無耀兵域外之心。以征撫降服爲圖。而非存拓地開疆之見。將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於是乎在此。質之於理。而當致討者一也。今中國海疆。自瓊崖迄於遼碣。迴環幾二萬里。若欲處處設防。中國勞費固已不支。而又未能保處處無虞也。誠選勁旅萬人。徑搗長崎。逼進倭都。則彼先已奪氣。將撤兵自救。之不暇。斷無餘力以犯我。兵法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攻其所必救也。夫是之謂以攻爲防。以攻爲防。則合數省之力。萃於一路。勞費省而防轉可恃。以守爲防。則竭數省之力。分備諸路。勞費繁而防且難恃。此其得失不待明者而決之也。且我軍戰內地。一有失利。則全省震驚。卽幸而獲勝。而內地之民。被其荼毒。受其誘脅者。已無窮矣。我軍戰倭地。雖偶有挫失。不過損傷軍士而已。添募以往。不難也。若戰而勝。則我可因糧於敵。招彼民爲

嚮導矣。夫攻人之與受攻於人也。豈可同日語哉。此籌之國計與民瘼。而尤不得不致討者一也。凡此數端。機不可失。亟宜預爲布置。速購船械。以備訓練。倘若廟謨早定。以李伯相節制沿海軍務。仍鎮天津。拱衛畿甸。楊宮保節制戰輪水軍。直指長崎。必可以內外協力。奮揚威武。檄令高麗起師。渡對馬島。使震盪日本之北路。以分其兵勢。高麗本我屬藩。必願乘時略地。以洩舊憾。我師宜禁止殺掠。號召前王之舊將與故臣遺民。有願舉義匡復者。俾求故王之後。立以爲王。許盡復其國之舊制。各島主有挈地投誠者。封以王號。使各爲自主之國。夫日本之人望變久矣。臨以大兵。蔑有不瓦解者。且事固有措注不勞。而厥效甚溥者。漢武帝時。募良家子及有罪之戍卒。得自請奮擊匈奴。雍正中。選各省技勇數千人。號勇健軍。屯巴里坤故地。盜賊絕蹤。道光回疆之役。選南北路遣犯二千爲死士。屢挫賊鋒。今宜遠仿漢制。近法先朝。廣募沿海梟徒。蛋戶漁丁。及閩粵間械鬪之民。及哥老會中鷙悍之士。許令投效軍前。奮繫日本。優其廩餼。凡合三千人。鼓之以不次之官。不貲之賞。統以健將。濟以輪船。用爲前驅。此輩亡命犯法。不死之人。正所謂以毒攻毒。死固無損於中國。不死亦能建威於外國。倘日本自知理屈勢窮。遣使行成。願申舊約。則必使償我兵費。稱我東藩。然後收師而退。果能如是。非特今日日本畏懷。亦

且使西人驚慄。中國之患。少有豸乎。然則綜而計之。今日界以番地。曲全和約。兵端雖可暫弭。而後患無窮。和亦難恃。策之下也。決計驅逐。待其入寇。隨時禦之。策之中也。先爲非常之舉。以奮積弱之勢。雖得失參半。猶愈於坐而自弱。策之上也。使彼或聞天威赫怒。知中國未可與爭。願遵和約。不戰自屈。尤善之善者也。抑本司更有望者。自來天下大事。往往敗於二三。成於一。且。在昔庚子辛丑之間。洋人初入中國。朝廷未悉外夷情狀。和戰迄無定局。每變一議。則罪其前議之人。於是當事者不敢任事。局益變而勢益不振。迨剿辦粵孽。堅持定見。不稍改移。卒能使賢才勃興。殲除巨寇。此蓋斷與不斷之效也。應請奏求皇上博採羣議。衷於一是。然後乾斷獨運。默定至計。俾中外大臣奉而行之。用人則慎之又慎。方略則精益求精。盡屏局外之浮言。勿視東洋爲過重。此卽制勝之道也。本司通計中國應購船礮及水電開花後膛洋鎗之屬。爲費當逾千萬。一時無從籌措。祇可商借洋款。由各海關分年籌還。即使不戰而守。前項船械亦須預備。當此時事多艱。但望中外力節浮費。數年之內。償此要需。則元氣不至大損。或尙可補救於萬一。禱昧之見。是否有當。既承命妄參末議。不敢不盡其區區之愚。如蒙酌覈而俯採焉。幸甚。

王樹汶之獄

池上草塘筆記云。河南南陽府鎮平縣猾胥胡體安者盜魁也。河南以多盜故。州縣皆多置胥役。以捕盜爲名。大邑如滑杞。隸卒皆多至數千人。實則大盜卽窟穴其中。平時徒黨四出。劫人數百里外。哀其所得。獻諸魁。大府捕之急。則賄買貧民爲頂兇以消案。有司顛預。明知其故而莫敢究詰。盜風乃益熾。體安兇猾尤冠其曹。一日使其徒劫其邑巨室。席所有以去。鳴諸官。案久未破。巨室廉知體安所爲。則上控司院。巡撫涂宗瀛檄所司名捕之。體安大窘。陰與諸胥謀。以其家童王樹汶者僞爲己。俾役執之去。樹汶初不肯承。諸役私以刑酷之。且誑以定案後。決無死法。樹汶始應諾。樹汶年甫十五。尪羸弱。小人固知其非真盜也。縣令馬翥者山東進士也。聞體安就獲。則狂喜。不暇審真僞。遽馳牘稟大府。草草定案。當擬樹汶大辟。於是體安已更姓名充它邑總胥矣。樹汶猶未之知也。刑有日。樹汶自知將赴市。乃大呼曰。我鄧民王樹汶也。安有所謂胡體安者。若輩許我不死。今乃食言而戮我乎。監刑官以其言白宗瀛。宗瀛大駭。亟命停刑。下所司覆鞠之。卒未得要領。樹汶自言其父名季福。居鄧州。業農。乃檄鄧州牧朱刺史光第。逮季福爲驗。未至而宗瀛擢兩湖以去。獄事遂中變。河道總督李鶴年繼豫撫任。開歸陳許道。任愷者甘肅人也。先爲南陽守。嘗讞是獄。又與鶴年有連。於是飛羽書至鄧。阻朱公。俾勿逮。

季福且以危言怵之。朱公慨然曰：民命生死所繫，曲直自當別白，豈有相率蒙蔽，陷無辜之民以迎合上官者耶？任愷使其黨譬說百端，終不爲動，竟以季福上使與樹汶相質，則果其子也。愷始大感，知是獄果平反，已且獲重咎，百計彌縫之。豫人之官御史者，乃交章論是獄說頗侵。鶴年鶴年初無意袒愷，然出身軍旅，素簡貴，不屑親吏事。又恚言路之持之急也。遂一意力反宗瀛前議，然樹汶之非體安，則已通國皆知，無可掩飾。則益輔會律文，謂樹汶雖非體安，在律強盜不分首從，皆立斬。原讞者無罪，時樹汶入獄已五年，初止爲體安執爨役，或曰變童也。並無從盜事，而讞者必欲坐以把風接賊之律，於是樹汶遂爲此案正兇，而官吏之誤捕體安之在逃，悉置之不問矣。言者益大譁，劾鶴年底愷。於是派河督梅啓照覆審之命。故事欽差治獄，皆令屬官鞠之。大臣特受成而已。河工諸僚佐，什九鶴年故吏。夙承鶴年意，啓照已衰老，行乞休，不欲顯樹汶同異。竟以樹汶爲盜從，當立斬。獄遂成。言者爭之益力。吳縣潘文勤時長秋官，廉得其實，乃奏請提部覆訊。且革馬翥職，逮入都。於是趙舒翹方以郎中總辦秋審，文勤專以是獄屬之。研鞠數月，始得實行具奏矣。而鶴年使其屬某道員入都爲遊說，某故文勤門下士，文勤入其說，遽中變，幾毀舊稿，仍依原讞上矣。趙爭之甚力，曰：舒翹一日不去秋審，此案一日

不可動也。方爭之烈。文勤忽丁外艱去官。南皮張文達繼爲大司寇。文勤亦旋悟。貽書文達。自咎爲門下士所誤。所以慰留趙者其力。疏上。奉旨釋樹汶歸。戊馬肅及知府承修。禮邊。鶴年。啓照及臬司以下。承審是獄者。皆降革有差。而朱公已先以他事。聖吏議。則任愷。喉鶴年爲之也。方三法司會稿時。豐潤張學士佩綸署副憲。閱疏稿竟。援筆增數語於牘尾云。長大吏草菅人命之風。其患猶淺。啓疆臣貌視朝廷之漸。其患實深。云云。蓋下士大夫莫不歎爲名言。一時督撫皆爲之側目。其實此語亦有所本。當光緒丁丑刑部治葛畢氏獄。給事中王昕疏劾浙撫楊昌濬。疏中大意。卽此數語也。禮部侍郎張亨嘉於時以大挑知縣需次東河。啓照之派員。讞案也。亨嘉與焉。獨持議平反。不肯附和。鶴年黨比提部。部檄查取諸承審官職名。亨嘉請去已名。啓照不許。乃請咨會試。陳牒刑部。述此案始末甚詳。以是免議。旋卽於是科成進士。入翰林。義甯陳撫部寶箴時官豫臬。當朝命啓照覆訊也。陳公固心知樹汶冤。以啓照爲其鄉先輩。冀力爭得轉圜。而啓照中先入言。卒不從。及部檄至。有謂陳公可據此事辦者。陳公謝之曰。吾不欲自解。以昭人過也。遂同聖吏部議。獄之起。當光緒己卯。訖癸未春始議結。豫人談斯獄者。猶曰。微朱公。樹汶無生理也。然體安卒無恙。

王樹汶獄之異辭

清朝野史云。同治末年。河南光州布商趙某者。被盜請緝。時州牧爲唐咸仰先生。旋得王樹汶一名。訊之。則稱業裝水烟。曾役於盜。而非身爲盜者。反復推求。均無異詞。先生以證據不足。未便定讞。因暫繫之。候弋正犯。詎趙固長袖有力者。上訴諸省吏。且謂唐庇盜養奸。爲閭閻害。一夕省檄至。令卽處分。唐覆按如前。原案詳上。省吏益怒。遂提三犯到省。發審委員。竟以重刑苦拷。誣服。遂咨部矣。閱數月。釘文回。罪擬斬。監斬官陸惺。以大挑知縣奉委。亦隨部文至其地。越日。限到。押王赴市曹。便道過邑之城隍廟。囚車驟忽奔入內。鞭之不出。王亦極口呼冤。陸謂驟入邑廟。囚忽呼冤。中必有故。因不復赴斬。隨往臬轅述其異。臬司謂陸迷信。擅誤公令。痛叱之。復稟於李子和中丞。中丞亦以案久定。無翻改理。益罵其妄。陸無如何。中夜棄官去。河南之民。決冤之。適其事爲某御史所聞。據以入奏。旨令就近飭河督覆訊。河台梅啓照亦以事歷多官。決無錯誤。隨意探問。如舊定覆。河南之民愈譁。御史復以聞。欽委某訊。而真盜業由他案緝獲。供及光州事矣。始知王果冤。由是臬司中丞及河台以下。皆罷黜去。而唐得上旨嘉獎。不數年。洊擢至臬司。陸棄官後。亦得會試入翰林焉。

餘杭楊乃武案

浙江餘杭縣舉人楊乃武。與葛畢氏（綽號小白菜）因姦毒斃本夫葛品蓮一案。爲晚清四大案之一。當時朝野哄傳。家喻戶曉。好事者遂仿照（倭袍）體例編撰成書。故語多俚俗。不堪卒讀。且其中加以描寫與穿插。而於真正事實記載。出入殊多。現查楊有一子一孫。都健在。住縣前街三間平屋後進。楊子年事已高。其裝束與僻性甚怪特。頭盤髮辮。身穿不僧不道長袍。不通世故。楊孫名承祖。年才二十餘。畢業於杭州清波學校。現執本縣小學教鞭。家藏此案材料。與伊祖所撰文稿甚夥。若欲檢閱全案。頗費時日。現就彼等口頭所述。及訪就地父老傳聞。所得此案之原由。及經過與結果。編述於次。以供參考。楊乃武少年倜儻。頗有才智。除工文字外。兼工撰訴訟。有刀筆稱。屢與衙署中人忤。撰狀每爲官方棘手。雖刑名老手。無奈彼何。劉令錫形。早已心存厭忌。因此案發生。故劉令藉以極力鉅擊成獄。葛畢氏者。乃葛品蓮之妻也。小家之婦。肌膚白膩。身體苗條。搔首弄姿。惹人注目。人咸以小白菜呼之。在本縣頗有艷名。一時遊蕩少年。莫不羨慕而咸思染指。劉令之子亦昵之。夫妻二人。在縣大街開設豆腐店以營生。而家則賃在楊乃武前院。與楊爲近水樓臺。易於親近。而彼之丈夫。原是武大郎一流人物。且常

多病葛畢氏年在青春。自不滿欲壑。故在所賞識輩中。擇取兩人。一劉令之子。有財有勢。一楊乃武少年俊俏。而劉子孤身未娶。對於葛畢氏之熱度。自較楊爲高。但兩雄相持。未免各存醋意。同治十二年五月間。適葛品蓮忽患榴火症。兩腿擁腫。勢甚兇險。葛畢氏誤以體虛力弱。服以桂圓雞頭子。藉資補養。那知榴火症忌服補品。一經入腹。遽爾畢命。劉子正欲去其情敵。謀所以陷楊。惜無機可乘。而適有品蓮死事。卽召品蓮之母。而教唆之。俾投狀訴冤。以陷楊毒子之罪。請求伸雪。狀略謂楊乃武和他媳婦葛畢氏。有曖昧行爲。某日楊在媳房。爲我兒撞見。一時興起。怒拉伊妻頭髮。痛打一頓。却不想被這一打。卽種下自己死因。翌日。勒令妻子搬家另住。乃楊某情不自己。心起不良。私購砒霜。暗囑情婦將夫毒斃情事。請求伸雪等語。葛畢氏之供狀亦相仿。在彼婦人淺見。以爲楊是舉人。頗有聲勢。此事卽諉之於彼。諒不至吃虧。孰料劉令與楊早有芥蒂。藉此欲除此蠹。以免嗣後聽訟掣肘。遂逮楊及畢氏至。脅以嚴刑。五毒備施。不勝楚。皆引服。浙之士大夫則起而大憤。謂楊雖非端人。而品蓮實非所謀害。縣令疾其把持公事。藉事鉏之耳。乃合詞控諸都察院。然葛品蓮之服毒果實。則楊之冤終無由雪。故堅稱品蓮實病死。而非毒斃。後事下學使者覆訊。仍以原讞上。浙京官益恚。再疏爭之。而刑部提訊之。

旨下。部檄至浙。令縣令親解屍棺入都。浙紳聞之大懼。亟謀乘夜啓品蓮棺以它屍易之。劉令故貪鄙。署中吏役莫不恨之次骨。故無一人洩其事者。劉令行時。尙揚揚自得。語人曰。品蓮服毒固確。楊乃武終無由卸罪。吾行騎款段出都門矣。既抵部。部臣奏請開棺蒸驗。先照例詢劉令是否真苦主屍棺。答以無訛。且循例具親供甘結。棺既開。劉乃大愕曰。此似非真屍矣。問官叱之曰。爾已具結於先。今尙何狡辯爲。劉遂俛首無一辭。案既結。楊及畢氏皆釋放。浙省自巡撫學使臬司及歷次承審道府州縣皆革職罷免有差。降調之大小官員。竟多至四十餘人。劉令發黑龍江。遇赦不赦。可見晚清政治之腐敗。與夫上下一致。互相袒護。視民命如兒戲。不肯平反。至堪痛恨。此案到京之日。刑部署中。觀者如堵牆。幾無插足地。見者云。葛氏肥白。頗有風致。葛出後。削髮爲尼。至民國初年始故。楊則在家無事。時以刀筆爲生涯。又聞楊每於供詞畫押時。以屈打成招四字。編爲花押書之。或者以爲楊必有隱慝。冥冥中特借此以懲之耳。按此案發生在同治十二年十月。葛品蓮死於是年九月初九。此案從縣裏定讞後。而府道而三司。終於刑部。往返轉折。遷延時間。經五年之久。迨至光緒三年二月。楊乃武始宣告無罪。見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及楊家舊存檔案抄本。

官場騙術

見聞錄云。兩淮運司趙濱彥。爲同治中興名將趙啓賢之子。席父餘蔭。得由一品蔭生而掌鹺。政實則其人剛復自用。素不理於衆口。且性喜漁色。在任所廣蓄妙齡姬妾。築以金屋。每夜必御數姬。荒淫無度。有屬員包某者。聽鼓有年。未獲差遣。貧無聊賴。不得已與其婦商。欲獻美人計於趙。爲進身計。婦固有殊色。雖敝衣破寫。終莫掩其容光。且性極機警。聞包是言。初猶弗許。包曰。子愚矣。是不過權宜之計。苟得宦囊充足。吾將舍此微職。挾子歸里。享受富家翁之樂。庸何傷。婦可其請。包更授以計。會趙五十初度。包先期貨諸戚友。得十金。購禮物以餽趙。是日。夫婦入署祝壽。趙賭婦驚爲天上人。略與周旋。婦倩盼巧笑。寄深情於語言之外。趙魂爲之消。既夕。酒闌人散。婦欲歸。嗣趙之愛妾出而尼其行。留之作長夜談。婦知爲趙之嗾使也。而笑允之。當夜卽侍趙寢。由是間日必往。或月餘始歸。未幾趙委包押解餉糈晉京。事歲南旋。又委署泰分司缺。包謝委赴任。婦獨留。蓋包以鹽知事而越次握篆。殊格於成例。當時僚屬及外間物議交相訐趙。趙若不聞之。而包於此際。燦燦物已飽其囊矣。一日婦忽謂趙曰。君待妾良厚。妾頗願隨君以終。君許之乎。趙曰。固所願也。第不知彼人意旨奚若。婦曰。妾將作書餽之。趙聽其說。

越日包覆音至。謂恩憲垂愛。敢不從命。偶一念及孤衾。獨擁繞膝無人。輒索然無謂云云。婦持書示趙。且與之謀。計不如贈以多金。使之另娶。趙樂甚。匯萬金畀包。包得金未娶。祇購貧家女。充下陳而已。先是婦與趙狎。寵擅專房。及歸趙。趙卽以私產之簿籍及筭鑰。予婦經管。其夫人返退處無權。適趙因有要公赴省謁。見制軍。欲攜婦與俱。婦僞言抱疾。未克偕行。比趙返揚。則婦已逃亡三日矣。檢其所蓄。席捲一空。因誠家人勿宣洩。陰派人踪跡之。杳無朕兆。疑其往前夫任所。函詢之。越日包至。面詰趙。趙告之故。包謂趙之夫人留婦在署爲女伴。不圖憲臺謀姦未遂。致戕其生命。擬上控省吏。爲婦昭雪。趙懼。要人居間調停。賠償兩萬金。其事始寢。無何趙以他故解組去。包亦自請卸任。卜居揚州花園巷。居然爲坐擁厚貲之富豪。而劇場餐館。恆有其婦之足跡焉。婦蓋三十許麗人。見之者都謂年事約在花信以外云。

外史氏曰。趙包軼事。足爲清末官場之代表。然時至今日。政界中齷齪卑鄙之歷史。其較趙包爲尤醜者。更指不勝屈。吾安得一一直揭其隱而暴之哉。至包婦不忘前夫。經年後終踐成約。較現時之棄舊從新之婦人女子。似覺猶賢。吾觀於此。不禁有每况愈下之感矣。噫。

袁縣令

見聞錄云。徐州銅山縣曇華寺。其住持僧名法空者。緣林豪客也。長淮以北之無賴游民。多歸附之。以故徒衆約萬餘人。專以殺人劫財。縱火擄贖爲事。有所得。悉與法空分潤。雖控案纍纍。宰是邑者無術逮捕。受害者上訴省吏。省吏怒。勒限飭宰獲僧。宰不得已。乃率隊往曇華寺。至則法空糾衆拒之。竟殺宰而殲其從。電耗聞諸省。江督爲劉坤一。乃一面電調駐紮清江之軍隊往勦。一面札委湘人袁蘭生接握銅山篆。蓋袁聽鼓寧垣多年。素以能吏稱。劉夙知其才堪應變。故委袁承是乏也。袁奉委。詣轅稟辭就道。劉誠之曰。此行與某管帶相機行事。必獲法空。置重辟。慎爾事。毋蹈前轍。袁唯唯。且曰。法空非可以兵力從事。吾聞彼黨羽綦衆。消息極靈。若調兵隊往。吾恐師未至而彼已遁。殊空勞往返也。劉曰。然則若何治之。曰。吾自有策。第乞寬以時日。吾必爲徐民除巨害。否則甘受公重譴。劉可其請。比袁之任。甫下車。百姓遮道陳詞。皆述法空不法狀。袁故怒而叱曰。是僧旣皈依佛門。決無不規則行爲。度爾曹不滿意於彼。故加以污讟。所言吾滋弗信。衆曰。然則殺前縣令者。又爲誰乎。袁曰。必土匪所爲。而嫁禍於彼者。衆譁然大噪。袁不顧。逕入署。明日批牒出。語氣頗袒法空。衆咸詈袁不已。事爲法空偵知。心頗德袁。欲謁之。苦無介紹。因賄屬某劣紳爲之先容。獲與袁見。袁優禮有加。且謂法空曰。人固謂君爲

盜首。今晤君面性粗豪。而語言抗爽。奇人也。法空遜謝之。袁命置酒。留之飲。盡歡而散。翌晨袁往拜之。由是暇必互相過從。久之遂訂忘形交。且通譜焉。一日袁折柬邀僧入署。開筵暢叙。酒酣。袁似有醉態。乃自言其微時種種不正當行止。且述且笑。已而更叩僧往事。時僧已半醺。亦痛陳已失不諱。袁口雖應之。而玉山頹矣。法空亦去。旬日後。袁又招僧飲。自日中以至夜闌。尙未竟席。袁正與法空高談雄辯。忽家丁入白。謂省憲有密電至。袁閱未畢。面色遽變。頓足曰。果爾。我何以對我友乎。語次作欲泣狀。法空詢曰。是何事。君卞急乃爾。袁以電紙授之。曰。子一覽便知。接而視之。卽省吏命袁執僧就地正法之覆音也。僧至此始知受詒。欲詰袁數語。而袁已叱衛隊縛法空於階下。戮之矣。蓋袁素悉法空勢甚盛。難以力敵。故蒞任伊始。僞爲折節下交。以祛其疑。當酒醉互道平時歷史時。袁預喚招書僮坐屏後。錄其口供。卽電達省吏。逆料覆電到日。袁邀法空入署。乘其不備而殺之。脫稍延。彼黨徒必聞而來劫也。自法空伏法後。袁屢夢其索命。不數月。其子暴殤。人咸謂法空之報復。然吾以爲僧之罪固應死。袁施以詭譎手段。非爲一人洩私憤。彼夢僧索命。殆內疚神明。幻由心造。卽其子夭亡。或亦適逢其巧。而予人以口實耶。

賊老爺

見聞錄云。賊老爺者。滿洲正黃旗人。少有鼠癖。長而不改。資緣榮祿。得爲小京官。每至人家宴飲。見燦然陳於几者。銀勺金樽也。其人故技忽癢。乘酒闌人困時。急懷之而歸。久之。人漸有所覺。相戒不敢招之入席。奴僕每遇主人宴客。必竊竊偵探。紅柬中有賊老爺之名否。蓋其初主人失物。多責求奴隸。故彼輩恨之入骨。而又不宣諸主人之前。但竊冀賊老爺不在座。便引爲大幸耳。滿清官場之奇形怪狀。真無所不有哉。

縣令騙珠

見聞錄云。直隸宣化府某縣。城外三十里有深潭焉。士人相傳有蛟龍出沒於其中。羣稱之爲孽龍潭。云。清光緒六年夏。大旱。潭水少涸。一漁人入潭捕鼈。得一石洞。有光閃爍自洞中出。探之。則爲一珠。大如鵝卵。漁人大喜。置之枕中。夜半發光。照耀一室。人競誇爲夜明珠。事爲縣令陳公義所聞。欲劫取之。謀於近侍。近侍進策曰。與其以勢劫之。何如以計取之。明日但出令曰。孽龍爲害。人所同知。某漁人何得乘龍之睡。竊取其珠。一旦龍醒。覓珠不得。不但某漁人性命莫保。恐全城將爲魚鼈矣。誠能呈縣勘明。然後還置原地。庶幾無事。且當速辦。遲則無及也。乘

其勘檢之際而潛易之。夫誰知者。陳令稱善。明日令下。全城均以令言爲然。漁人不欲亦無如之何也。於是其計行而珠入縣令手矣。會令有美姬。本娼家女也。入侍有寵。騙珠之事。本末洞知。復與舊好相通。嘗以騙珠案挾制陳令。故外人得悉其事。按陳令之計可謂巧矣。誰知反授人以柄。挾制多方。則寶物又何貴哉。

翁同龢去官之遠因

清代軼聞云。翁常熟去官。言人人殊。其實甲午戰後。慈眷尙隆。其失眷在丁酉秋冬之間。是年九月間。有旨交戶部提款百萬。搭排雲殿彩棚。以萬壽期近也。（后生期十月初十日）常熟持不可。內務府某大臣。希后旨。遽撥百萬與之。后意甚怒。逾月太后召見內府大臣時。尙申申嘗常熟不置也。未幾常熟竟開缺。或謂爲剛毅所齟齬。南海所牽累。事誠有之。然其遠因實在於此。頤和園一彩棚之價。何致需百萬之鉅。緣排雲殿爲頤和園內之最宏廓之處。殿前方廣數十丈。以四大柱支棚。上用金線織成之緞。紮奇花異卉。珍禽奇獸。四周以金玉壽字相間絡繫。即使從實報銷。亦須三四十萬。宮中興作。以三成到工爲正例。此棚尤爲實用實銷也。清季宮闈之豪侈。實出人想像之外。然常熟世家。恂謹官京多年。何以鋒鋷暴露如此。蓋亦有激而然。

甲午之後。常熟主戰。合肥主和。其事世人所知也。戰敗乞和。常熟黨人頗以喪師失律咎合肥。合肥黨人謂戰敗乞和。由於海軍覆敗。由於籌備未周。連年海軍經費。竭大半助修頤和園。予則傷義。不予則傷恩。是以難也。當時事實本係如此。常熟無以難之。自是心中恆不直。孝欽所爲。其門人若文道希之徒。又慫恿之。是以有此急激之舉。一念之萌。幾致殺身。然其心事則昭然可揭日月也。

清宮大賄賂場

清代軼聞云。慈禧時。宮中賄賂風行。爲歷史罕見。皇帝每日問安一次。索賄五十金。后妃以次各有差。官眷苦之。家素封者。輒與津貼。貧瘠有因。以致命者。近侍詞臣。及行省督撫司導等。有進獻或賜餽觀劇。悉納之。稱宮門費。清介無蓄積者。每不屑爲。南書房翰林。本內廷文學供奉。至清苦。且爲翰林高選。宮廷賞賚寶翰。及代擬應奉文字。內侍傳旨繳進。則文件與賄賂偕往。（此經手內監所得）卽邀御賞。否則沈沒其物。恩眷亦漸疎焉。太后生辰。王大臣督撫等例進如意（督撫現任者有此制。開缺不能）及貢物。由內務府內監等遞進。甲午。剛毅入樞垣。製鐵花屏風十二面進御。時中外餽獻多。太后年高。懶閱之。剛毅賂近侍。寘屏風宮中御道側。輦駕

過。內侍奏剛毅進鐵花屏風。殊精奇。老佛爺曾賞覽否。后命寘寢宮。剛毅自此眷遇益隆。

戊戌變政紀略

中日戰後。中國腐敗情形。和盤托出。於是志士憤起。咸知非變法無以圖存。而南海康有爲出焉。直清帝亦有志改革。召對稱旨。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梁啓超、次第擢用。廢八股。開學堂。汰冗員。廣言路。凡百設施。同時並舉。守舊黨不悅。滿大員尤深恨之。而清帝愈加信用。因是恨改政黨。移而恨帝。榮祿輩日夕謀諸太后。軍機大臣翁同龢。帝所親任也。贊成改革。乃帝與翁一面謀改革。太后與榮一面謀廢立。四月二十三日。帝下詔誓改革。二十五日。康有爲召見。一十七日。太后忽出一諭。令帝將翁同龢開缺。工部侍郎汪鳴鑾。翁之黨也。兵部侍郎長麟。滿人忠於帝也。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帝所擢用也。均斥革。榮又諷太后臨朝訓政。急捕改政黨。康有爲、梁啓超、急脫。譚嗣同等六人殲焉。餘漢大臣李端棻等數十人。禁錮謫戍。而改政黨所設施。一切成泡影焉。榮與太后定計幽帝。以病解說人心。

楊村奇案

清朝野史云。楊村楊翁。年已六旬。而精神矍鑠。然中饋已虛。惟遺一子。小字紅玉。年纔十五。爲

人甚循謹。鄰里均許爲克家子。翁愛若掌珍。爲聘童養媳柳氏於家。年相若。兩小無猜。耳鬢厮摩。愛情甚摯。翁抱孫望切。越三年卽爲之成婚禮。時賀者盈門。羣謂是一對玉人。我翁對此佳兒佳婦。足以娛暮景矣。翁顧而樂之。意亦甚得。次日旭日三竿。而彼少年夫婦猶甘同夢。遲至向午。雙扉仍扃。翁大疑。破關而入。見如花新婦裸臥於牀。而新郎已杳。不知何往。趨前視之。容顏依舊。觸手如冰。檢驗全體無傷痕。惟衾褥間桃浪沾焉。翁旣悲媳之死。又傷子之亡。老淚橫流。簌簌如雨下。覆衾大哭。聲達戶外。鄰右聞聲奔視。見狀大驚。竊竊私議。均莫測其故。楊翁涕淚彌滿。呆若木雞。已不能出一謀。羣乃代爲料理喪事。并雇人覓其子。一面往報婦家。時交夏令。翁恐屍腐致疫。貽害鄰居。乃急殮而瘞諸野。越三日而柳氏父始至。見諸事已畢。心頗懷疑。以問翁。翁以恐屍腐爛爲言。詢所病。翁曰無病。詢其子。翁曰不知。已覓三日矣。柳聞翁言。怫然不悅。曰。我女至君家。於茲三年。素無失德。何忍出此毒手。我女果無疾而死者。汝子焉用逃。且不令余一面。而急急瘞諸野。此又何心。歟。君若不同謀。何匿子瘞婦以滅跡。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君謂余受欺乎。鄰人竭力代白其誣。柳曰。翁子若在此事。或不然。今避而不面。案已成鐵證。尙何辦乎。余惟有控諸法庭。翁雖老。法不能爲老而貸也。拂袖疾馳而出。無何縣令率差役

涇鄉地保設屍場畢。呼翁至案前。詢翁始末。翁以直告。詢諸鄰。鄰亦如翁言。令曰謀斃與否。開棺卽知。無庸狡賴。乃傳左右牽翁認婦棺。力啓之。詎知棺中非妙齡少婦。乃一就木老人。髮鬢皓白。斧傷滿背。觀者大駭。令問翁。茫然不知所答。問諸鄰。皆曰親見翁之媳入此棺。今爲老人。實不如其所從來。柳曰棺旣爲翁家棺。則棺中何人。當問楊翁。令乃呼翁至。加以刑訊。翁雖不能熬刑。然實無以對。令乃瘞棺而繫翁於獄。一面出示招屍親。事隔月餘。忽有人詣令自投申言爲楊村楊翁子紅玉。令亟出詢之。自言新婚燕爾。偶與婦狎。戲指其神潭。詎匿笑方劇。而婦忽寂然不動。挑燈視之死矣。玉但知作劇。不諳解之之法。一時懼罪而逃。不料構成冤獄。累及老父。昨聞吾父被刑。行將抵罪。故卽自投以白父冤。請釋父。繫玉於獄。令乃繫子釋翁。楊翁旣歸家。終日鬱鬱。喃喃若癡。鄰居恐其成神經病。爭勸遠游以消愁悶。翁諾之。乃匆匆束裝就道。悵悵不知所之。去楊村數十里。有建昌者。巨邑也。人煙稠密。商賈輻輳。遊觀者均視爲樂土。翁姑囑舟子往。道經周溪。忽見垂楊樹下。一少婦浣衣溪畔。逼視之。酷類其媳。自忖曰。天下婦人貌相若者甚衆。名或不同。姑以小字呼之。卽不應亦無礙。乃昂首大呼曰。蕙姑乎。呼聲未畢。婦已舉首。瞥見楊翁。不覺深詫曰。來者非我翁耶。何緣來此。請速泊舟過家。媳有言欲白也。翁聞

言驚定而疑。遙問曰。汝其鬼耶。其人耶。婦慘然曰。媳猶人也。非鬼也。翁請勿疑。此間非談話地。姑請到家再述。楊翁乃繫舟登岸。從之去。迤邐約數十武。入一草舍。雖不宏敞。却甚清潔。絕非農家光景。翁詢之曰。蕙姑汝果何由而至此。可直告余。余不汝咎也。婦聞言。玉容慘淡。涕泗交流。乃歷述其所遇。蓋婦之卒也。倉卒被瘞。至夜半而復甦。幸棺木本薄板。有微隙。空氣流通。婦又自內力擊。大聲呼救。隙遂加大。得以不死。天既明。有木工叔姪兩人。係建昌寇氏。適負械從此過。聞呼救聲。隱隱自棺中出。大異之。駐足而視。棺又微動。二人乃撬棺出之。婦本少艾。時方新婚。服飾華麗。耀人耳目。其姪乍見。心動。將以偕歸。叔不之許。細詢里居。欲送之歸。姪曰。兒年已長。娶婦亦大難。今既得此。不煩媒介。不費聘金。詎非幸事。叔曰。乘人之危而娶之。不可。汝苟送之歸。渠家必厚酬汝。於汝亦良得。且無後患。汝何不思乎。姪忿然曰。貪小利而失佳婦。叔乃大愚。且渠家方以渠爲已死。我以之歸。渠家必不之究。叔苟不洩言者。其誰知之。叔曰。噫。欲人不知。除非莫爲。汝爲此。他日必累及余。余老矣。不復堪囹圄之苦。必不許汝。汝不願行。余獨送之可也。回顧婦曰。娘子無恐。老漢送娘子歸楊村。可速行。婦聞老者言。甚感之。乃行不數武。忽巨聲起於後。回首視之。老者已仆於地。姪持巨斧力斫之。血流遍地。驚極而倒。姪既以婦故而

死其叔。乃卽以叔之屍入婦之棺。掩蓋加釘。完好如故。挾婦起。促之偕歸。婦泣而請曰。君苟肯送妾歸者。妾必報君以娶婦之資。誓不相負。匠嗤之曰。捨却眼前美婦。轉求夢內嬌妻。天下有是人乎。汝隨余歸。余必厚汝。否則當賞汝以斧。俾與余叔同眠。婦思不允。必死於斧。死固可以完名。而此冤終不能雪。且翁與郎永不知妾之所以死。不如姑留此身。以圖後日。乃含淚隨之。既抵家。逼爲夫婦。婦不能拒。遂忍之。翁既知婦之顛末。泣然撫之而泣曰。天乎。兒何不幸。遭此強暴。此皆余鹵莽速殮之咎。亦復何罪。然兒若不歸。案無由白。郎將瘦死獄中。兒心安乎。盍速行。稍遲恐無及也。婦乃從翁登舟。將抵家。忽見途中一少年。肩負斧鋸。茫茫然來。瞥見婦大駭。勢將篡奪。婦恃有翁在。不復懼。大聲呼曰。咄。惡賊。妾向以荏弱爲汝所劫。今天公見憐。俾與阿翁遇。汝死且在日夕。尙敢肆惡耶。翁聞婦語。知少年卽寇氏。忿極與爭。村人聞聲集視。翁一一數其罪。於是羣起捕之。縛而送諸縣。攜婦以爲證。令陞堂。一鞠而服。乃釋其子於獄。蕙姑見夫婿架銷郎當。不禁掩泣。令命翁攜歸。重諧伉儷。蓋是日匠適自南康傭作返。特紆道至楊村探其事。不意適值翁與婦也。

李公鴻章軼事三則

相傳李公使美時。美人慕其功。多敬之。李嘗欲一登美伯理璽天德座。不得。一日赴羣官某宴。李乘間至座片時。如願相償。美人亦無如之何。又嘗以翰林名刺投美某大臣。（翰林名刺字向甚大）某見其字之大也。以爲凌已。還以愈大者。李怒曰。此欺我也。更以長五尺之名刺復之。一時傳爲佳話。又李堅忍多謀。臨事不動聲色。美人嘗以之擬中國人性格。又李善食燒羊肉。美人爲之設燒羊肉街以媚之。街至今猶存美京。李之節概權望。亦云奇矣。甲午馬關議和。李與日大臣伊藤博文述論高麗。齟齬過甚。伊謂李曰。今日之事無他。僅割與不割四字。李參以他語。伊願他不應者久之。旋以怒相加。俾速決。李亦奮退。謂人曰。李某名在全球。決不受此奇辱。報之必矣。遂潛至京師。與俄使相商。慫恿備至。俄使密與德國出而干涉。遼東卒不能割。故李再至馬關。遇刺客。聞日人至今以爲大恥。日俄之戰。遠因亦係爲此。

甲午以前。人皆詈李公媚外。今溝猶瞽儒。尙持此論。不知李公卑視外人之思想。始終未嘗少變。甲午以後。且益厲焉。其對外人。終不以文明人待之。此老倔強之風力。今安得復覩其人哉。其使俄也。道出日本。當易海船。日人已於岸上。爲供張行館。以上賓之禮待之。李公銜馬關議約之恨。誓終身不復履日地。從人敦勸萬端。終不許。竟宿舟中。新船至。當乘小舟以登。詢知爲

日本舟遂不肯行。船主無如何。爲於兩舟間架飛梁。始履之以至彼船。其晚年直總署也。總署故事。凡外國使至。必以酒果款之。雖一日數至。而酒果仍如初。卽此項已歲糜數千金。公至署。諸使來謁。署中依例以酒果進。公直揮而去之。曰。照例外賓始至。乃款以酒果。再至則無之也。諸使皆色變。然竟不能爭。法使施阿蘭狡甚。雖恭忠王亦苦之。公與相見。方談公事。驟然詢曰。爾今年年幾何矣。外人最惡詢問年齡。然懾於公威望。不能不答。公掀髯笑曰。然則是與吾第幾孫同年耳。吾上年路出巴黎。曾與爾祖劇談數日。爾知之乎。施竟踉蹌而去。自是氣燄少殺矣。丁酉歲暮。俄使忽以書來求見。公卽援筆批牘尾曰。准於明日候晤。時南海張樵野侍郎在座。視之愕然曰。明日歲除矣。師尙有暇晷會晤外人乎。俄使亦無大事。不過攪局耳。不如謝卻之。公慨然曰。君輩眷屬皆在此。兒女姬妾團樂情話。守歲迎新。惟老夫蕭然一身。枯坐無偶。不如招三數洋人。與之嬉笑。怒罵。此亦消遣之一法耳。明日君輩可無庸來署。老夫一人當之可矣。其侘僚如此。

劉坤一與連文沖軼事

劉坤一之三下江南也。西太后之意。初不屬之。時當國者爲榮祿。榮不學無術。詔令批摺。一切

委連文冲連本軍機處幫領班章京。小有才。又善諛媚。以此得榮歡。劉坤一欲回任兩江。不得不奔走榮門。榮門不可得而入。乃結納榮之幕友連章京。曾謁二次。失值不得已。求見連。西席某間接以通於榮。西席某黠甚。比連歸。某言劉來謁狀。而不言其他。連亦略領之。翌日西席某探連今日所辦之事。連大言曰。榮相奏請。以劉坤一回任。竟得俞允。餘無他事。翌日劉又來。西席某向劉賀云。事已諧矣。翌日清諭出。劉又來。並挾白金二萬兩之券。袖交西席某手云。乞爲連君壽。西席某竟以金入囊。而緘其口。比請訓出。照例拜客。劉與連始覲面。連未道謝前。貺劉亦未便明言。又疑連藐二萬。翌日又饋送白金二萬。仍以券交西席某手。西席某又蝕金一萬。僅回連云。劉某今送萬金來。連遂援十成提二成例。以二千金酬西席某勞。已得八千金。而不知己爲西席某所賣。越半月。西席某忽借他故辭館。竟懷挾三萬二千金去。比庚子拳禍。政府縱匪殃民。五月清載漪僞諭有云。與其苟且圖存。同歸於盡。曷若大張撻伐。以決雌雄。彼恃戰。力。我恃人心。一時傳誦。而不知禍我東南赤子。皆此數語釀成之。而連文冲與有力焉。連以此。拳故爲外人所指索。必欲痛懲之。榮祿知連不可留京。遂外放江西某府知府。連亦竭力設詞解免。而外人卒持不可。適劉坤一督兩江。連以屬吏禮參謁。私冀劉不忘前惠。或爲怙惡。劉以

連罪通天。外人尤不可掩飾。連疑劉負義不爲力。遂自訴生平未嘗妄取一錢。而爲人謀則無不忠。何以今日患難。人竟不我援手。語侵劉。劉曰。余前以二萬金饋君。君猶以爲未足。必欲再得余二萬金。乃饜。君曰。不妄取一錢。毋乃自戾其說乎。連聞言。瞠目不解。所謂劉反覆詳述當日種種情狀。連如夢初覺。自悔墮入西席某彀中。然已無及矣。

彭公玉麟軼事

清代軼聞云。彭公玉麟剛直之名滿天下。然亦多情人也。未達時悅其鄉女梅花。欲取之。未果。而天嘗作梅花詩數章以誌感。纏綿悱惻。固與剛直之性不類。此殆如宋廣平之賦梅花歟。泊乎暮年。持節長江。與瓜州鎮總兵吳家邦。江防統領王之春。最暱。時鎮江有名妓曰大喬小喬。家邦納大喬之春。納小喬。皆獻大喬小喬爲彭剛直義女。過從甚密。尤寵愛小喬。之春因之獲膺上薦。官至安徽巡撫。此殆如東山暮年。賴絲竹陶寫歟。或以慾焉責之。則過矣。

彭剛直之剛直

清代軼聞云。彭剛直公剛介絕俗。然至性過人。幼而失怙。事母至孝。居貧奉養。先意承志。外祖母居懷寧。無子孫。公時時備書爲活。歲不足衣食。以太夫人憂念艱難。跋跣往返五千里。迎至

衡陽太夫人得奉母終天年。所謂孝思不匱者也。鄒夫人以樸拙失姑愛。終身無房室之歡。自太夫人卒後。遂不相面。其弟某游客秦豫。遭亂隔絕廿年。及公授安徽巡撫。見邸鈔。識其名。始問關至軍中。相見。哭失聲。護愛甚篤。與共寢食。而弟久客州縣。服藥煙成癮。公軍中猶嚴禁煙。以情告。公大怒。立予杖四十。斥出之。曰。不斷煙癮。死無相見。弟感愧自恨。臥三日。夜瀕死。竟絕不更服。復爲兄弟如初。以其習商業。令行鹽。致貲巨萬。公一無所取。弟亦豪邁揮霍。恤貧篤義。鄉人流落江淮者。悉收卹資之。歲散萬金。亦先卒。遺妾女與公子婦同居。以孤孫見綏後之。公自領內湖水軍。及後總全軍。軍餉無所出。不以煩公家。前後惟領銀十七萬兩。作鹽本。軍餉外。所應得公費。悉出以佐義舉。凡出資助本縣學田銀二千。賓興費銀二千。育嬰公費二千。修縣志書。獨供筆札。刻資銀五千。獨建船山書院。銀萬二千。衡清試館銀一萬兩。其濂溪墓昭忠祠。京師及各直省湖南衡永會館。凡募助公舉者。動以千計。所部有功者。凱撤時。及疾篤時。均舉。曾各萬金。凡費銀十萬兩。族中老者。歲有饋。又計丁口。遍資給之。凡數萬金。計其兄弟所散財。幾滿百萬。而當軸要人。無一字之問。十金之遺。以孤潔無援。自喜。至於對於朋友。協和羣帥。煦煦恂恂。未嘗有傾軋驕倨之心。五十以前。有氣陵之者。必勝之。而後已。其後望重年耆。人皆推

敬亦深自斂抑。誘接文士。尤能折節。素工畫法。蘭入妙品。而尤喜畫梅。全樹滿花。所至輒奮筆。潑墨。海內傳者過萬本。藏於篋者。一牛車不能載。尤惡浮華。厭絕饋遺。治軍廣東時。民士恐餉不繼。共輦銀十七萬送軍中。謝不受。及歸。衆以金排萬人姓名。列二繖。志感頌。其直萬金。悉諭令各還其主。且戒其奢焉。其繡字頌功者。送海幢寺中。治軍嚴肅。恆得法外意。所誅者必可以正民俗。安慶候補副將胡開泰。召倡女飲。而使妻行酒。其妻不可。遂抽刀剖其腹。街巷詢詢。事聞院司。方聚議謀所以處。公適至。聞之曰。此易耳。遣召之來。但詢名姓居止。便令牽出斬之。民大歡。湖北忠義前營營官總兵銜副將譚祖綸。誘劫其友張清勝妻。清勝訪之。陽留居密室。出僞券索償。債得遞去。訴營將。州縣皆爲祖綸地。置不問。因訴於公。公先聞黃州漢陽道路藉藉。欲治之無端。得清勝詞。爲移總督。先奏劾祖綸。且遣清勝赴武昌質之。詔公與總督卽訊祖綸。令人微伺清勝於輪船。擠之溺水死。餌其妻父母及妻劉氏反其獄。忠義營統將方貴重用事。總督昌言誘姦無死罪。謀殺無據。公揣祖綸根據盤固。不可究詰。適總督監臨鄉闈。卽驟至武昌。檄府司提祖綸至行轅。親訊。忠義營軍傾營往觀。祖綸至。佯佯若無事。公數其情事。支離狡詐。及謀殺蹤跡。祖綸伏罪。引令就岸上正軍法。一軍大驚。然已無所及。夾江及城上下觀者數

萬人歡叫稱快。故公之所至。老幼瞻迎。長江聞其名字。肅然相戒。牧令輯其隸役曰。彭公保至矣。非獨威聲使然。所行事深感民心。庶乎不侮瘝寡者也。

記徐次舟觀察三則

清朝野史云。徐次舟觀察賡陞。初以縣令仕粵東。歷署繁劇。喜以察察爲明。故士論或議其刻。然其強項之氣。有足多者。其攝南海縣時。值穆宗毅皇帝之喪。哀詔至。百官例赴萬壽宮哭臨。時廣州將軍某。舉止跋扈。肩輿直入。明日觀察以丈許白布。大書文武官員軍民人等至此下馬。以竹竿挑之。素衣冠。執立於東華門外。若秉旂然。將軍至。則揚於輿前。大呼請軍帥下馬。將軍無奈降輿步入。又某都統於國卹日。鳴鑼出。爲觀察所遇。執鳴鑼者返署。杖之數十。仍送歸都統府。別具稟牘。謂偷律以大不敬當誅。姑念其無知細民。已薄懲之。仍請示辦法云云。都統無如何。反作函謝之。一時同僚罔不咋舌。又曾作函於某國領事。函中稱之曰貴領事。覆函謂本領事職位等於貴國司道。貴國縣令之稱司道曰大人。則閣下致函本領事亦應稱大人云云。觀察以函致駁之。略謂敝國縣令之稱司道爲大人者。以其爲司道也。貴領事職位雖等於敝國司道。且兩國交涉。係主客之誼。主客相交。無責人以稱謂之理。且大人二字亦何足爲榮。

敝國有一種書畫家。無論爲輿台僕隸作書畫。皆稱之曰。仁兄大人。貴領事如必責我以大人相稱。則我卽以此大人二字稱貴領事。恐貴領事轉滋不悅也。領事竟不能答。相傳徐次舟觀察署南海令時。某老婦失一豕。指控爲某甲所盜。甲稱冤。且曰。凡盜豕者。若驅之行。則蹣跚而遲。必爲人覺。故必荷之而趨。小人手無縛雞力。何能盜豕。觀察曰。誠然。吾亦夙知汝爲安分者。又念汝貧。賞汝十千錢。俾作小負販。嗣後當益圖上進。無負余之栽培也。言次。僕人已取十千錢置案下。甲大喜。叩謝訖。取錢一一荷肩上。起欲行。觀察斥之曰。止。汝謂手無縛雞力。十千錢何止六十觔。乃能荷之以行耶。吾未究爾盜豕之法。而爾先言之。是爾工於盜豕者也。顧左右呼杖。甲大懼。崩角自承。

又一日呼殿出。遇一童子哭於途。觀察見之。呼至輿前。問何哭。曰。筐有二百錢。爲人攫去。故哭也。問何業。曰。賣油果。問油果何在。則舉其筐曰。已售罄矣。問筐盛油果者耶。曰。然。曰。得錢亦置筐內耶。曰。然。曰。然。則筐胡弗爲汝守錢。致被人攫。吾當爲汝審筐。卽帶童子及筐返署。一時途人。聞傳徐青天審筐也。爭隨至署觀審筐。觀察升坐大堂。縱人入觀。於案上置水一盂。令來觀者自東階升。投錢一文於水中。然後自西階下。差役往來彈壓。毋少紊亂。諸人以一文錢細故。

如命投之。觀察高坐監視。忽一人投錢訖將趨下。觀察指之曰。此搶錢賊也。搜其身。二百文猶在橐。以賊及所授錢均給童子。而懲搶錢者。人問何以知其搶錢。曰。一筐中雜置油果與錢。則錢必受油污。投之水中。油必上浮。故一望而知也。曰。何以知搶錢者之必來。觀察曰。吾揚言審筐。一時路人爭傳。彼方笑吾愚而疑吾顛。烏有不來者。脫不來。則觀審者無慮數百人。所得錢盡以畀童子。償所失。且有餘。亦足以了一事矣。

徐先生晚年又號次髯。蓋自傷老大也。仕清時。嘗爲張曜、李鴻章、張之洞、羅致幕中。頗資備箸。所著有不自慊齋文集行世。多能頡頏古人。尤以宦粵時所撰蘇文忠廟碑起句云。文章爲一代之宗。景仰在千秋之後。胎息長公。爲人傳誦。公幕友吳劍潭。曾言公一軼事。決心辣手。亦有可傳。公初仕爲魯吏。詣寺拈香。有士人攔輿。公閱狀訖。納袖中。慰士人勿聲張。且歸候命。迨祀事畢。投刺謁方丈。僧出迓。公遽握其手。僧以病疽謝。公笑曰。余有奇藥。藏之久矣。立遣侍者歸取之。臨行叮囑某處者是。勿誤。僧感謝。公復與作口頭禪。僧亦忘其痛苦。少焉侍者返。以不獲報。公佯怒。斥侍者顛頂。邀僧就診。藉作盤桓。僧辭不獲。公遂屏輿從。與僧徒步歸。甫抵署。卽坐堂上。命拘僧伏階下。擲狀於地。僧知有異。面色死灰。叩頭無語。公令活埋。事後以擅殺自劾焉。

蓋士人妻少艾入寺禮香。僧誘於密室。將加以非禮。妻忿極。咬僧指將斷。乘負痛間。奪門出。始得免焉。公既得其情。復證僧手。知無誣枉。又慮僧手眼靈通。稍縱即逝。故悍然出此云。僧死有餘辜。公治非其道。酷吏之疑。尙爲公惜。

英中丞能服禮

清朝野史云。英翰滿人也。清咸同間。勦捻有功。除皖撫。極愛奢華。光緒初年。爲太夫人慶古稀。四方壽禮無美弗備。尤以天長某令姑蘇繡幃爲特色。先是兩司壽幃張掛中堂。繼因繡幃佳麗。遂移易之。臬司孫公衣言。氣節士也。預祝參觀時。見輕重倒置如此。怒曰。監司不及縣令耶。密約司道兩班禮成即返。明日如之。招待者留宴會不可。留觀劇亦不可。白英知有故。第倉卒間不得其由來。太夫人聞之。知爲爭名分也。越日命英特設盛筵。作負荆舉。孫仍不可。疏通再三。許之。而以見於直隸會館相要。英如命。是日大會百僚。張宴演劇。孫獨後至。時孫負海內雅望。英故敬憚之。衣冠立門首。見孫至。未下輿。竟長跪而謝。孫曰。某非敢傲中丞。特怒某令太詔也。酬酢甚歡。終無芥蒂。惟某令旋引退。不復敢留矣。此徐雨棠在皖時目擊者。善夫。孟子之言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若某令者。殆逢惡之流亞歟。然孫能守禮。英能服禮。又

俱不失爲賢者也。

因禍得福

清朝野史云。某中堂素善撝謙。有謁見者。雖微員末秩。向之叨拜。必一一答之。蓋習以爲常人。亦不之異矣。一日有同鄉某入貲爲太守。其意不過藉此一官。或冀到省後得一例差。爲仰事俯畜計。固不敢遽望補缺也。引見事畢。循例遍拜各同鄉。及至中堂宅第。手版旣進。中堂以有鄉誼。立時請見。某衣冠傴僂入。至廳事。中堂已降階相迎。某隨之入廳。卽欲下拜。中堂謙不敢當。某堅欲行禮。中堂又力扶之。正在相持之際。某冠上之頂。忽貫入中堂朝珠內。互結不解。陡聞礮然一聲。線竟中斷。珠散滿地。中堂素多忌諱。心大不怡。某亦羞慚無地。勉強辭出。送之登車後。愈思愈憤。謂如此莽夫。真是不上台盤者。默識其名。擬俟其到省。函致大吏。予以參處。方消此恨也。明日入朝。奏事畢。上忽問及某省有知府要缺出。吏部開單請簡。此缺多交涉。必須能員。爾意中有可保之人乎。中堂略一思索。平日所有請托餽贈之人。一時竟無從記憶。上見其良久不語。頗有怒意。不覺惶恐萬分。連連頓首曰。臣思此要缺。似非某人不能勝任。所謂某人者。卽跌散朝珠之某太守。因含怒於心。故其姓名獨牢牢記住也。上微頷之。朝退。命軍機擬

旨特補某缺。後太守偵知其事。挽中堂之親信者。再三認罪。并餽以厚禮。中堂亦不復芥蒂。是真因禍而得福也。

棗強知縣

桐城方某。令棗強時。有富室某。獲賊送方某。乞嚴懲。方某曰。爾失物乎。曰。幸未失。甫聞穴壁聲。即擒之矣。方某曰。彼亦人子也。迫於饑寒。始爲此。本縣不德。不能以教化感吾民。吾甚慚。人非木石。未有不能感化者。爾姑將此人去。善待之。曉以大義。養其廉恥。飲食之。教誨之。爲本縣代勞也。可。慎毋以爲賊也。苛虐之。本縣將五日或十日。一驗其感格否。富室不得已。將賊去。賊聞方某語。至富室家。頓以賓客自居。稍不稱意。卽曰。官命爾何敢違。富室無如何。又不敢縱之去。懼其驗也。乃輾轉賄以重金。始不問。從此無敢以竊物告者。邑有少孀。無子女。有遺產千金。叔覲覲之。逼其嫁。不從。乃訟其不貞。方某逮孀。至謂之曰。吾觀爾非不貞者。爾叔誠荒謬。然吾爲爾計。日與惡叔居。亦防不勝防。設生他變。將奈何。婦叩頭求保護。方某曰。爾年少。又無子女。按律應再醮。婦曰。醮則產爲叔有矣。方曰。不然。產爲爾所應有。叔不得奪也。婦叩頭謝曰。感公曉諭。願醮矣。方稱善者。再回顧曰。命縫工來。指婦謂曰。以此婦爲爾妻如何。縫工睨婦。微有姿。婦

視縫工年相等。皆首肯。方曰佳哉。本縣爲爾作冰上人。卽令當堂成禮。攜婦去。命隸卒至婦家。盡取所有。至署中。明日縫工叩頭謝。並言及婦產。方曰。爾得人矣。猶冀得財耶。何不知足。乃爾此金應入公家矣。斥之退。縫工不敢言。婦亦懊喪而已。一日有省員至方宴之。命行沽。乃薄劣無酒氣。方曰。是沽者盜飲。益以水耳。沽者曰。此間酒無不益以水者。非關盜飲也。立籤提酒家來。責之曰。凡人行事當以誠。誠卽不欺之謂。爾以水爲酒。欺人甚矣。且以冷水飲人。豈不病。是乃以詐取財也。律宜重懲。命將所蓄酒盡入官。酒家叩頭無算。願受罰。方曰。罰爾若干。爲院膏火。免爾罪。乃已。縣月有集。集者。平日所無之物。是日皆陳於市。俾鄉民之來購者。不過布帛菽粟之類而已。來者鬻聚。方於是日以少許酒食。款鄉之耆老於堂上。畢出所著錄若干冊。遍給之。且曰。此本縣心得之學。足裨教化。所直無多。爾曹可將去。按都圖散之。大有益於人心風俗也。耆老以爲贈也。稱謝而去。翌日檄諸里長等。按戶收刊資。每冊若干。又獲金無算。去官之日。鄉民數萬聚城下。具糞穢以待。將辱之。爲新令吳傳紱所聞。急以敝輿舁方。由他道遁。始免。方懼入都。爲言官持其短長。乞病歸。置良田數百頃。起第宅於安慶城中。又設巨肆於通衢。以權子母。三十年前之寒素。一變而爲富豪矣。迨方死。子孫猶坐享至今日也。棗強者。直隸第一美。

任也。有銀南宮金棗強之謠。他人令此。歲可餘四萬金。方與文忠暱。既無餽遺之繁。又善培克之術。更以道學蒙其面。所入當倍之。蒞棗五年。不下四十萬金矣。方仍布衣蔬食。敝車羸馬。以爲常。軍興以來。縣令皆有升階。或四品或五品。無以素金爲冠頂者。方則始終七品服也。

某縣令果報

清光緒八年六月。湖南衡州地方某爲湖北某邑令。將之官。上官見之曰。汝面色有異。可遲遲赴任也。某令不聽。刻日僱兩大船。分載家屬。幕友連檣溯流而上。未三十里。天清月朗。江中忽起怪風。括兩船飛駛。舟人皆驚擾無措。其幕客船直吹上岸。某令船覆於江。遇大筏拯救。妻子則皆溺死矣。其時船隻滿江。行走皆無恙。見此異事。驚爲果報。後乃知某令在籍辦團。頗作威福。地方匪徒一切得便宜行事。疑不免有冤濫。而人所知者。則其在京謁選時。有節婦託請旌表。以與其子有隙。斤之曰。須俟蓋棺論定。覆議可耳。節婦聞之。鬱鬱以死。臨死呼其子曰。我名不可毀。某令曾有以報也。已而果然。

張公之洞遺事

清代軼聞云。同光間。某科會試場後。潘文勤張文襄兩公。大集公車名士。燕於江亭。先旬日發

東。經學者。小學者。金石學者。輿地學者。歷算學者。駢散文者。詩詞者。各爲一單。州分部居。不相雜廁。至期來者百餘人。兩公一一紆尊延接。是日天朗氣清。遊人亦興高采。烈飛辨元黃雕龍炙。輒聯吟對弈。餘興未盡。俄而日之夕矣。諸人皆有飢色。潘公問張公。今日肴饌。令何家承辦。文襄愕然曰。忘之矣。今當奈何。不得已。飭從者赴近市酒樓。喚十餘席。至皆急就章也。沽酒市脯。重以餒敗飯。尤粗糲。衆已憊。莫能興。則勉強下咽。狼狽而歸。有患腹疾者。都人至今以爲笑談。張公自言夙生乃一老猿。能十餘夕不交睫。其督蜀學時。一日出城遊浣花草堂。偶集杜詩二語爲楹帖。欲繫以跋。因坐而屬思。稿數十易。終不愜。然已三日夜不寐矣。侍者更番下直。猶不支困。而僵者相屬也。而張公從容如平時。及揮毫落紙。則僅集本集四句而已。書成始欣然。命駕歸。光緒某年。張公以鄂督入朝。公餘偶遨遊琉璃廠。瞥見一古董店。裝璜雅緻。駐足流覽。庭中陳一巨甕。形製奇詭。古色斑斕。映以玻璃大鏡屏。光怪陸離。絢爛奪目。諦視之。四周悉篆籀文。如蚓如蚪。模糊不可猝辨。張公愛玩不忍釋。詢其價。則某巨宦故物。特備以陳設。非賣品也。悵悵歸。逾數日。又借幕僚之嗜古者往觀之。亦決爲古代物。文襄愈欲得之。肆主允往商。未幾。借某巨室管事。至索值三千金。張公難之。詢其家世。不以告。往返數四。始以二千金獲之。昇

至鄂。命工揚印數百張。分贈僚友。置之庭中。注水滿中。蓄金魚數尾。僕從或以刀試之。似受刃。一夕大雷雨。旦起視之。則篆籀文斑駁痕。化爲烏有矣。蓋向之蒼然而古者紙也。然而澤者蠟也。骨董鬼僞飾以欺人者也。張公爲之不怡者累日。張公督兩廣時。倪公文蔚爲巡撫。張公以倪新進。頗慢易之。倪亦負氣不稍讓。二人意見日深。時相齟齬。一日倪以事謁總督。張公拒不納。三謁三拒之。倪問何時可見。期以日。日中。倪先期往。日過午。仍不獲見。倪私問僕從。大人有客乎。則對曰無之。簽押房觀文書耳。問何不稟報。則曰大人觀文書。向不許人回語。倪愈不懌。大步闖然入。戈什大聲言。巡撫至。瞥見張公。執書坐安樂椅中。若爲弗聞也者。倪公忿然作色曰。督撫同爲朝廷命官。某以公事來。何小覷我也。拂衣竟出。欲辭官。將軍出調和之。爲置酒釋嫌。二公皆許諾。屆期倪先至。張公日盱不來。將軍強致之。至則直入坐上座。將軍起奉卮。張公立飲之。將酌以奉倪。張公又飲之。倪大怒。推案起。脫帽抵几。徑回署。即日諫病。政府知之。乃調倪他所。倪既去任。張公護理巡撫。兩署懸隔。往返頗不便。思空中構鐵橋。溝通兩署。召工雇值約二十餘萬金。疑無出。頗躊躇。忽接港電。有候補縣某。持總督印札。借某事向港澳華商募捐。已集得銀十餘萬。未審有之乎。張公愕然。已卽覆電言有之。適某兵輪以事至港。卽命管帶

誘其人偕來。毋使逸。既至署。命閉之空室中。某知敗露。首領將不保。徬徨無所措。欲自裁窗外。環伺者衆。不得隙。夜二鼓。張公自內出。某媿汗伏地。叩頭請罪。張公不顧。但曰。汝胆大至此。不可赦。不可赦。良久良久。乃命之起。賜坐。加以顏色。曰。吾今赦汝。汝更能爲此乎。某惶恐曰。願盡力。於是更給以札。使往南洋羣島。又募得十數萬金。而鐵橋以成。橋成後。每夕陽欲下時。姬妓輩。或靚妝炫服。逍遙其上。人望之如天半神仙云。後某督至。始折去之。

中州奇案

清朝野史云。中州某村有兄迎妹歸寧者。相距可三十里。妹騎兄步。中途兄腹脹如廁。以驢識途。命妹先及尾之。去已遠。至家。妹固未歸。閤家驚覓不得。初女縱轡至三义路。歧行十數里。天色將晚。無可問途。下驢倚樹而哭。遇村人某乙。問其故。告之。乙曰。寒家不遠。姑留一宵。明日送爾回家。何如。女不得已從之。乙住小村。兄甲屠者也。遠出一嫂歸寧。鄰家惟一婦在。乙引女入室。謂曰。竈有餐可充飢。予嫂衾枕。故在。兄嫂皆他出。安宿無恐。予將寄宿主人家。以避嫌疑。語畢。又隔籬呼告鄰婦。乃反扃其門去。女正慮男女同室不便。乙去。良得食。畢入房。取衾覆身。和衣而臥。未交睫。忽聞隔籬蘇蘇有聲。大恐急起。見旁有洗猪盆。因覆於地。藏身其中。而隙窺之。

女之初入也。腰有小袱。鄰婦入盜之。未出。忽有履聲自外入。昏黑中與婦相觸。相將榻而私焉。女見之駭極。移時又有履聲入。甚厲。入室見二人臥。出刃並殺之。取頭出。女益駭。幾絕。蓋甲偶夜歸。見戶不扃。疑爲盜。及入室。聞男女聲。疑弟之嫂。乃殺之。將以頭鳴於嫂翁。婦家相距數里。昏黑中徑往扣門。及開門。甲見婦在大駭。反奔。擲女首溝中。而徑往乙主人家扣門。開門出者儼然弟也。共火其首。則乙主人。乙詰之。甲縷述其誤。乃共回家。覓寄宿之女。會天明。里正率衆畢至。女乃自盆出。告衆所見。乃知鄰婦以姦死。乙主人聞乙言。誤以鄰婦爲寄宿之女也。其事播傳。寄宿女母家亦至。乃共稟官。以誤殺杖甲結案。

沙河堡謀殺案

清朝野史云。有甲乙二人者。販布於外。得厚利。攜資以歸。途遇一賣花者。與同行。夜宿沙河堡。逆旅之西偏屋內。賣花者一擔荷兩箱。無餘物。先有販沙壺客。與一瞽者。同宿東偏屋。瞽者中夜醒。忽聞西屋斧聲甚厲。繼以人呻吟聲。已而寂然。第聞窸窣聲而已。大疑。悄呼販壺客醒。告之。故客不知所爲。瞽者曰。我試碎君壺。君卽起與我爭。僞喧以觀其變。西屋三人聞喧。爭果出。勸二人爭益力。瞽者謂失錢。三人指販壺客竊。客不服。遂起相毆。逆旅主人亦來勸。請搜販壺

客之橐。搜之迄無所得。瞽者則大哭曰。我無目而赤貧。賣卜積得兩緡。大不易。今中夜失之。安知非西屋客所爲。凡寓此者當悉索其囊橐。否則以性命相搏。誓不出此門矣。西屋三人曰。我好勸汝。乃誣我耶。瞽者曰。汝不來。吾那得相誣。既入我室。則不得不搜檢矣。逆旅主人憫其無告。又慮有意外事。乃婉勸三人啓箱。以釋瞽感。三人固執不可。且神色倉黃。衆益疑之。謂瞽錢必爲所竊。盡集寓中諸客。迫三人啓其箱。則油紙包各一。血漬殷然。解之。支解二死人也。蓋每箱預藏一人。俟甲乙眠熟。既出而砍殺之。分置箱中。擬未曉卽啓行。人數相符。逆旅主人必不疑也。不意爲瞽者所覺。遂敗。縛送官。一訊而服。賞瞽者而置三人於法。此光緒初年北京事。

鮑增祥白許程冤

清朝野史云。光緒初。安徽歙縣某寵二胥。一王耀。一三多。一邑受其害。歙人許頌康及其戚程某。饒有資忤二胥。適邑有盜案發。二胥乃誣陷之。執許程入獄。許程受刑。誣服。獄成。上江督皖撫。不日出決。王耀揚鞭過市。指程質庫曰。此不日屬我矣。歙之人憤甚。敢怒而不敢言。有鮑增祥者。歙諸生也。秋試舉副貢。人懦而性俠。狀其事上徽守白許程冤。徽守奇之。爲詳大府。是時侯官沈文肅督兩江。得狀。陰廉得其實。大怒。立馳密封付徽守。釋許程。梟二胥。守奉檄縛二

胥赴市親督刑梟其首於萬年橋上。歎令聞變仰藥死。

翁同龢吳大澂與李鴻章

清朝野史云翁同龢善書法喜參鶴有鶴飛去不返翁曾自書賞格招人代覓大書訪鶴二字榜示於正陽門甕洞時人善其書揭之去三易而三揭之吳大澂者喜於紙上言兵事甲午中東失睦吳正撫皖上書萬餘言歷陳戰之利且自薦焉上任之至旅順大敗而歸時人曾戲擬聯語以譏之云「翁同龢三次訪鶴吳大澂一味吹牛」又李鴻章入樞府時翁同龢領水曹亦有人戲以聯云「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小民荒」蓋李合肥人翁常熟人也

記王仁堪之政績

清代野史云光緒丁丑科狀元福建王可莊【仁堪】初以翰林院修撰入直南書房慈眷與聖眷均頗優隨時賞給上方珍物無算其後在蘇舉殞各件皆用龍亭昇出約數十種之多甚至臘月二十三日之祭灶糖亦蒙頒賞恩禮可想其隆已無何南書房諸翰林有以清苦不堪欲求外放者以意達諸執政執政因以諷上上大悟命開單以進閱單則王仁堪名次在前因念其供職年久清苦自必逾常即圈出簡江蘇遺缺知府補鎮江然王家況頗饒志不在外無意

得之。誦袁子才清華會荷東皇寵。飄泊原非上帝心之句。每自傷悵。既蒞鎮江。政績煥然。循聲卓著。遂調首府。吳民之輿頌一如在鎮江時。會學使按臨本府。例充提調。某文宗以太守屢簡試差。未可過屈大憲。乃另委一候補府代之。其爲上游所推重如此。時值大比之歲。浙江主考道過蘇州。太守至舟次迎謁。適已革中書周福清遣人遞關節與正考官殷如璋。殷以太守不與尋常二千石等。旣在座不敢匿其情。遽以書并投書人交太守訊辦。大案由此而發。其爲京僚畏憚又如此。太守素有疝氣疾。未幾舉發甚劇。當延現已過班知府之吳某爲醫治。吳以局方麝香大戟丸與服。詎用麝過多。是日服丸。力疾上院。中途痛大作。卽返署。汗下如雨。痛不可忍。須臾而卒。吳民哀之有巷哭者。初王每視事必坐大堂。而大堂暖閣下相傳爲春申君墓。坐之必罹殃咎。故歷任相沿。遇大典亦祇設座暖閣外。王不信。至是竟卒。愚俗以爲得罪春申君也。

沈中丞之繼妻

清光緒中葉。浙人沈秉成任安徽巡撫。沈嗜女色若命。粉白黛綠。列屋而居者。無慮十數人。然其得之也。旣非購自妓家。亦非娶自貧戶。蓋皆遣其心腹。訪有閨閣名姝。家境窘乏者。則用種

種欺騙手段以羅致之。既入其彀，已無可奈何。且勢焰薰灼，胆弱者亦不敢較也。時常州有貢生某，老訟師也。生有一女，貌美而才遠，近艷稱之。沈聞而羨甚，乃遣其幕友某展轉介紹，得識貢生。托言沈有鼓盆之戚，擬求女公子以續鸞膠，并允以千金之聘，而不須備辦妝奩。貢生知某謀，竟慨允之。惟聘禮外又索衣飾費千金，友無吝色，議既定，乃擇日送女赴任所。至則已賃大宅爲公館，托言署中事冗，婚禮概從簡略。貢生亦不甚注意。嫁之前一夕，女以男宅諸事草率，不類正室禮，哭之甚哀。貢生慰之曰：兒無慮，彼計雖狡，我自策以破之。因將所籌劃者潛告之女。女始恍然。婚期既過，沈以外宅觀瞻不雅，仍謀遷入署中。女順從之。與諸女相見之際，均以姊妹稱，並不斤斤於名分。沈至此心始大安。宴爾新婚，愛情亦頗濃摯。事隔年餘，彼此相忘若無事矣。一日閹者忽傳進驛站遞來山東巡撫公文一角，朱印爛然，中丞啓封閱之。則山東巡撫之咨文也。內並附奏片，大意謂據安徽巡撫某某咨稱：東省災荒，居民流離失所，殊深憫惻。今妻某氏節省日用經費，並典質釵環，湊集紋銀一千兩，由莊號匯至東省，請爲散給災區。此係出自愚忱，斷不敢奏請獎勵等語。伏查救災恤鄰，古人所難，出自婦女，尤爲罕見。今皖撫沈秉成之繼妻某氏，憫念災區，慨捐巨資，自非刑于之化，安能致此。爲敢據情奏聞，應如何

勵之處。出自逾格恩施。非臣所敢擅請云云。某月某日奉旨。安徽巡撫沈秉成之繼妻某氏。著給予樂善好施字樣。准其自行建坊。欽此。中丞閱竟。不覺大驚。暗中察訪。始知皆老貢生所爲。蓋即將所得聘禮。移作賑捐。咨文預先備就。囑其女乘間用印發出。此等尋常公事。沈撫本不寓目。故事前一無所知。而繼妻某氏四字。固已旨意煌煌。傳之通國。倘欲呈明其事。則印信爲人竊用。處分非輕。且亦難於立言。祇好將錯就錯。不復追求。而某氏繼室之名分。則固無人能奪矣。未幾沈撫歿。喪回蘇州寓館。沈之諸子不認氏爲繼母。氏於蘇撫恩壽來寓弔喪時。猶親出控告。二子違逆云。沈之計謀頗奇。而老貢生實足爲勁敵。斯亦報施之巧矣。

送粵督北行文

清朝野史云。粵督譚宮保自奉召入京後。將次啓行。有某者歷叙其事。迹爲文以贈之。亦古者滑稽之遺也。其文略曰。宮保知亂世則多盜。此非人力之所能挽回。故自抵任之後。凡屬下之。以土匪竊發報者。多優容之。而亦不避養癰之誚。調兵勇焉。訓鄉團焉。俱屬奉行故事而已。其能否收效。概不再算。蓋謂時勢至此。何怪其爲盜。所以雖有剿捕之名。實無剿捕之實。或以商民被擾爲言。宮保曉之曰。商民苦盜。曷不從之爲盜。當無所苦矣。或又曰。如多盜何。宮保曰。盜

亦赤子。朝廷既難保護。則彼爲自存之計。雖遍地萑苻。亦屬吾民自強之好處。何必使之盡滅。乃爲快哉。惟盜賊亦知之。故特向之打單三十萬。蓋逆料宮保之能容之也。此宮保之仁也。宦海浮沉。景况最苦。宮保知所欲得者惟富。凡遇貪官污吏。均不過問。又知粵東爲沃壤之區。未必一挹卽竭。遂一任各官魚肉。藉飽宦囊。然使處人以貪。而我則自居廉潔。是以濁流待人。而以清流待己也。宮保不爲也。故凡有以苞苴進者。無不受之。其有視所賄之多寡。以爲授官之優劣者。此乃鼓勵之法。欲各吏之以貪見長也。此宮保之公也。行年雖老。而君恩難忘。一息尙存。何敢自懈。所患者精神不足耳。所以務爲珍攝。凡有一切應理之案件。皆擱置之。不敢稍爲關注。所以蓄精神也。顧精神不疲矣。而心志未暢。猶不足以養生。爰陶情於聲色貨利。有求斯應。無所窒礙。既養其生。便可留以報效。此宮保之忠也。然宮保雖能以縱慾養生。未免有所戕害。故足疾愈後。耳苦重聽。目患青盲。不見不聞。如土木偶。而猶不肯致仕。直至爲各直臣所劾。始知德高謗興。道高毀來。乃屢疏乞休。求遂初願。遂有卸任粵督之詔。以宮保仕途久歷。前後所入。豈止滿篝滿車。直是壑谷皆盈矣。既不苦貧。何必戀豆。而宮保仍不告退者。殆不服老也。此宮保之勇也。柔遠之道。聖朝所宜。賓至如歸。須有以安其聚處。故法人索地於廣州灣之外。

則如德如俄等國。當揖讓而有中國矣。堯舜復興。不用干戈以爭天下。宮保其牖之歟。嗚呼。宮保行矣。吾粵有數種人失望者。曰貪官也。流賊也。奸民也。借寇無從。攀轅徒切。某不敏。謹代爲扼腕焉。

藉戒煙得保舉

清朝野史云。某相國者講學家也。其在翰林院掌院學士時。延一新留館之某太史爲諸孫授讀。相國生平固深惡吸食鴉片煙者。太史到館數月。賓主極相契。相國方喜爲諸孫得良師。一日太史獨坐齋中。整檢箱篋中物。篋底固藏有煙具。方一一拂拭刮磨。相國忽自外入。亟掩藏之。已無及矣。相國坐既定。初祇閑談。後徐及吸煙之害。太史悚息側聽良久。倏肅然起立涕泗被面曰。某不肖。未嘗奉教於大君子之前。少時偶因疾病。藥餌無靈。友朋因以吸煙勸爾。時不知其害。貿然從之。沈溺於此中者十年矣。今聞師相言。如夢初覺。十年來殆不可爲人。自今日起。誓當痛絕之。相國見其意誠。轉抱不安。慰之曰。君旣因病吸煙。驟絕之恐病復發。但有志戒絕。不妨徐徐云爾。太史曰不然。改過貴於勇猛。向不知其害。相與安之。今旣知其非義。則斯須不可掩留。朝聞道夕死之謂何。即使觸發舊疾而死。不猶愈於吸煙而生乎。乃卽相國前啓篋

盡取其煙具出。毀而棄之。相國大服其進取之猛。改過之速。爲生平所未見。於是益加器重。留館未十年。遽保列京察一等。擢守大郡。實則太史生平從未吸煙也。

某郎中賄求差使

清朝野史云。孫家鼐之思想迂舊。人皆知之。其文字之劣陋。人鮮知之。皖人相傳其殿試策對卷中。有以疏廣之疏爲舒。及雒陽之雒爲睢。流傳種種笑柄。不知其何以擢大魁也。其志行亦極卑污。今舉一事例之。某年有候補郎中某亦皖產也。覬覦憲政館差使。夤緣覓孫之門徑。又苦不能自薦。乃挽孫之門下士某某爲之介紹。餽贄敬白金一千兩。翌日孫果予某郎中以一見。坐定無他語。某郎中不敢仰視。又不敢先發言。移時孫遽捧茗盃。家人傳呼送客。某郎中猶以孫爲默許已也。既辭出門。候半年餘。查無消息。某惶駭益甚。不得已走謁介紹某。某謂今日之事無空談理。某郎中又賸以六百金。介紹某允翌日卽詣孫處一詢。介紹某既見孫。細述前事。孫曰。此事予幾忘之。予老矣。精神不周於事。彼既潔已以進。予當爲之設法。越數日。僅以憲政館行走了事。某郎中未滿所望。頗怏怏。或諭之曰。慰情聊勝於無耳。孫素以理學標榜於人口耳間。而乃亦有此隱耶。

軍機納賄

清朝野史云。清制。京官之權重於外吏。而軍機大臣以近水數臺。權勢尤薰灼。外省督撫司道。年終例餽炭敬。以京官職分之大小。分炭敬之厚薄焉。光緒朝有某軍機者。蠶而貪。暮夜苟首。多多益善。千萬黃標。百萬紫標。纍纍不動尊。大半皆外省所餽之炭敬也。一日退值後入密室中。檢點黃白物。充盈箱篋。顧而樂也。然細查之下。竟少去數封。爲數約千兩。心甚詫怪。以爲能入此密室者。惟一最誠篤最親信之老僕。此外雖親子弟。非奉呼喚不得入。忽失去此多金。殊不可解。若爲一一根究。又慮風聲外洩。不免有玷聲名。逾數月。午睡初醒。羣僕咸在室外。惟此最誠篤最親信之老僕肅侍左右。因呼令取茗飲解渴。老僕躬身奉茗具進。詎趨走之際。忽有一物墜於地。視之則鎖鑰也。急取而試藏金之篋。牝牡若附合。不覺勃然大怒。信手取案頭翡翠鼻煙壺。怒拍之。應手碎若齋粉。老僕並不露驚惶態。但曰。此煙壺記得去年某大人從兩江任上所孝敬。據聞價值二千餘元。老奴殊代爲惋惜。軍機益怒不可遏。擬呼他僕縛送有司。署懲辦。老僕急搖手止之。謂主人且無怒。此項鎖鑰。卻是老奴所配。但主人的銀子。從何處得來。須瞞不過老奴。老奴伺候多年。偶然取用些些。也無甚稀罕。主人如必欲送老奴到審判廳。老

怒須一一實供。不能爲主人隱諱。再自三思。勿鹵莽貽悔。軍機知一經宣布。關礙甚多。乃強自按捺。叱令速退。老僕微笑拱手稱謝。揚長出門自去。

山東某令

清朝野史云。江寧藩司長遠帆（祿）觀察山東時。言夏日有某令分發到東省。初次謁撫軍。故事。凡僚屬初見長官。例須服蟒袍補服。雖酷暑不得免褂。維時正當炎夏。某令汗流浹背。熱不可當。因持所攜團扇舉臂狂揮。撫軍曰。何不寬褂。令曰。是是。遂命僕輩代爲除之。既而揮扇如故。撫軍笑曰。何不解帶寬袍。令曰。是是。因離座次第去之。歸座談笑益豪。舉動益肆。不覺將扇以左右手更遞互揮。逢逢有聲。撫軍不能忍。睨而戲之曰。何不並襯衫寬之。較爲爽快。令應聲解之。撫軍隨拱手請茶。左右傳呼送客。令倉卒無所爲計。急取纓冠戴諸頭。而以左腋夾袍服。右肘挂念珠。攜短衣。踉蹌而出。如雜劇中扮演小丑登場狀。官舍寅僚。署中役吏。見者皆吃吃笑不可仰。翌日而飭令回籍學習之示頒矣。令之狂態固可哂。而某撫軍亦真可謂惡作劇哉。

木廠掌櫃

清朝野史云。玉銘者。都下木商。隸籍內務府。入賞捐同知職銜。清光緒年間。忽放四川鹽茶道。

其謝恩召見時。光緒帝詢爾向在何署當差。對曰。奴才向在某某。帝不解。又問之。則曰。皇上不知某某乎。某某者。西城第一大木廠也。奴才向充管事。帝哂曰。然則木廠掌櫃耳。木廠生意甚好。何忽棄而作官。對曰。因聞四川鹽茶道之出息。比本廠更多倍耳。帝是時已怒甚。然猶隱忍未發。復問爾能國語乎。曰不能。能書漢文乎。囁嚅良久。始對曰能。帝乃以紙筆擲地。令一太監引之出。於乾清宮階上。默寫履歷。待之良久。始復命繳卷。僅有奴才玉銘某旗人數字。字大如茶杯。而脫落顛倒。不可辨識。甚至玉銘兩字。亦復錯訛。不能成書。帝始震怒。立命以同知歸部候選。玉既失官。復歸木廠。承辦醇賢親王祠大工。以乾沒巨款。並勾通內監盜邸中物。售諸西人。使館事覺。詔提督衙門追捕。乃披剃爲僧。遁入西山佛寺。

魯伯陽納賄求官

清朝野史云。清光緒朝。滬道聶緝契升某省臬司。次日樞臣入見。袖關道記名單以進。請德宗簡員補授。帝閱之無言。忽出白紙條寸許。署魯伯陽三字。蹙額授樞臣。俾詳查其籍貫履歷。諸臣奉旨退至軍機處。徧檢各種道府存記名單。並無其人。卽持以復命。帝猶欲召吏戶兩部堂官查詢其出處。諸臣徐悟其故。乃頓首曰。上果知人可用。卽逕行簡放可也。必欲確查出處。恐

吏戶兩部亦無籍可稽耳。上凝思良久。乃太息而授之。魯奉旨南下。時劉坤一方督兩江。知其所由來。固靳之終不令赴任。數月後藉事劾去之。奉旨開缺。聞魯於此缺先後運動費耗去七十餘萬。竟未得一日履任。因憤而入山。着道士服不復出。後有知其事者。謂魯所納之賄。係攝政王之母某福晉所得。蓋福晉與慈禧太后最契合。故敢作此狡獪云。

聶中丞禁賭

清朝野史云。吳中賭風極盛。凡開賭者。必係搢紳子弟。依恃權勢。且又房屋深邃。地方官雖明知之。亦無如之何也。湘鄉聶緝築任蘇撫時。亟欲禁止賭博。以爲名。顧屢檄首府縣。拘捕而卒無效。乃思親自訪拿。爲懲一儆百之舉。商之幕友。或聳恿之。時城內某巨紳家賭風最熾。輸贏動以千百計。聶遂決計自往查之。而某紳者。與各署皆素通聲氣。故消息極靈。凡有舉動。無不印也。一夜已逾二鼓。聶帶同親信家丁二人乘輿至某紳家。叩門直入。至廳事。燈燭輝煌。賓朋雜遝。殘筵猶未散也。主人見聶至。急降階恭迎。謂今日治晚誕辰。承親友攜酒相賀。已愧不敢當。乃又蒙大公祖深夜辱臨。榮幸甚矣。急喚僕人重開盛筵。堅邀入座。并介紹諸客。皆蘇城振振有名之士紳也。聶至此無奈。姑入席周旋。時隨來二僕已爲人陪至他室歡飲。呼之亦不至。

酒闌主人又邀聶至內廳。桌上燈燭大明。籌碼咸備。謂夙聞大公祖酷嗜樗蒲之戲。今夕諸君皆至。友不妨隨意入局。以消長夜。聶此時進退兩難。徬徨無計。而察主人意。非入局者。必堅不放行。不得已姑允之。未及終局。托故興辭。核計籌碼。計數十元。咸謂大公祖如未攜現款。請書一條。明日到署領取可也。聶急欲脫身。祇得書數字與之。主人乃殷勤送至門外。明日備函并附原條。命僕至撫署賬房索取所負之數十元。賬房見有聶親書筆據。照數與之。聶自經此戲弄後。亦不敢再言禁賭矣。

曹州知府

清朝野史云。浙東某太守署大名府時。嘗捕盜至邊境。其地距山東之曹州境才數十里。時曹州知府某公。甚有幹名。某太守因欲往謁之。甫至署門。見左右各列站籠四架。觀其枷人頸處。油膩厚殆寸許。蓋必站死人百數。始有此狀。太守心爲戰凜。入大門則兩旁刀鎗森列。威嚴可畏。延坐花廳。見案卷纍纍。頗怪此公見客處。何必亦堆置公事。久之主人始出。坐始定。便瞠目視曰。某今乃欲反。蓋斥某相也。太守愕答曰。安有是。且亦安能。某哂曰。汝漢人護漢人。况爲屬員。安肯言其實。太守知不可與論。乃亟譽其勤能以亂之。且曰。君客座尙理公事。足見賢勞。某

曰此皆盜案須殺人者。非盜案則不在此。太守曰。然則君辨盜案若干。某曰。殊不多。凡歸案辦者才殺千餘人。太守訝問曰。豈尙有不歸案者乎。某曰。盜多得輒殺之。何暇悉上聞。太守又問其數。某曰。亦無幾。不過七千餘人耳。時某公到任才二年。太守怪曰。計時安得辦如許。某曰。吾治此類事。皆有簡法。不必盡煩劊子手也。太守叩其法。曰。除站死外。餘則以四人仰置一條橈上。翻出其腹。以數人分摔其頭足。又一人持棗木棍。方上而圓下。其末銳。力洞其腹。洞四人訖。輒棄去。又舉棍洞他橈之人。頃刻數十人易易也。太守聞之。身顛魄悸。不復再語。遂興辭出。太守後爲候補道。某則已爲巡撫矣。按此係毓賢事。

倪子和虐婢案

清朝野史云。倪子和者南省人。乙酉拔貢。朝考得知縣。分發四川。適悼亡。欲續娶。時李有恆妾因夫被誅。擁貲鉅萬。將改適人。欲得年少正途知縣。且許作正室者。乃嫁之。或爲作伐。且先令相見。意頗合。倪亦悅女美且有貲。遂娶歸。以其貲加捐大花樣。兩年得補某縣。又調補某縣。以某縣罷官歸。宦囊可三四萬。遂僑居成都。時劉又丹太守〔心源〕自夔府調成都。聞川中官場風氣頹壞。常有購民家女爲婢妾。一有不合。輒加私刑。甚至治死。遂出示痛禁。且懸賞招告。時

倪家買一鐵匠女爲婢。其妻凌虐備至。他僕媮憐之。或竊告其父母來省視。見其酷楚。願備價贖回。至戊戌正月間。婢被榜掠而死。其家遣人來視。不見婢。聞劉太尊牌示。因往控訴。劉卽傳倪家守門者問之。守門者以他婢對。劉曰。非謂此。是前十許日事。門者曰。實未見。惟某日某僕指揮抬工。抬一畫箱去。不知何事。亦未之問。因復傳抬工詢之。云是埋之某處者。乃遣役往發之。抬至署啓視。則徧體傷痕。凡十七處。最可慘者。前陰用火箸燒紅。插入八寸許。凡三出入。查皆倪太太所爲。惟靴尖一傷。係倪幫凶。劉因稟藩司。以某前已褫職。因拘之。並傳倪繼妻。臨盆產一子。卽匿避。乃鎖其婢僕十餘口去。太守將倪交發審局。逼令將妻交出。且曰。如到案。當以彼用火箸治婢之法治之。局員以倪當日坐辦審局。推諉不肯窮究。劉索之急。倪力認爲己所殺。或勸勿認。倪曰。士可殺。不可辱。今縱罪我。抵命止矣。若使我妻到案。是大辱也。劉必欲拘其妻。其妻遂投入天主教。倪由教士函托成都府釋出。

貪官媚上倖保循良

清朝野史云。余良棟。四川人。爲湖南近時州縣。貪酷之冠。龐際雲之自湖南移藩雲南也。過芷江度歲。余意龐將撫湖南。其所以諂奉之者。甚至。其臥牀特使人至江南定造。牀絕大。可容四

五人臥。雖鏤精絕。牀中有屨。可儲食物。帳以貂皮爲之。貴至數千金。既成。龐猶嫌其掩處稍窄。又有毛片不稱處。卽令拆已八百金之貂褂。補綴使成完璧。犒新年龐男女僕人。尤爲優厚。余爲芷江時。每下鄉必住富人廖氏家。廖亦以知縣主其家。則得免訛詐之患。故供應甚至一日。余住廖家。見有茶花一盆。特異平常茶花。因相索取。廖以此係親戚家物。對余怫然。後復下鄉。改住他家。縣捕得劇盜。令供廖子。卽令捕快擒至。刑訊不承。令踹扛。廖子不能忍受。遂誣服。然余並不申詳。廖氏賄三千金。便釋之。廖子嘗捐有官職。爲余詳革。後朱君爲永州府。乃爲開復。云。余知桃源。嘗派差至鄉捕人。差甚虎暴。有監生某尤之。曰。此小事。何若此張揚。差怒。與詬辨。並歸稟余。余大怒。卽令捕監生至。杖之百數。監生不服。與辨論。余下之獄。監生賄獄吏脫去。余知必京控。卽派馬快截之。歸。並約馬快云。如捕得當重賞。若脫走。卽斃杖下。果拘以歸。余竟置監生死地。又嘗覬鄰縣某氏富。賄求不與。卽誣以入哥老會。執其二子殺之。余初爲芷江時。上憲派員至。余輒厚饋遺。增於常例。府屬微員有貧死不能歸櫬者。余必厚資之。及爲桃源。吳某爲巡撫。閱兵過桃源。令特爲建一房。甚精潔。筆硯陳設亦楚楚。余知吳好山水。度游屐所經。皆爲潔除。又出貲所在。建已德政碑。吳以爲能。特疏保循良。余因此益自喜。不復酬應省中委員。

陳右帥撫湘。余事多被發。右帥大怒。乃奏革職發往軍台。余弟良材官湖北某縣知縣。亦爲于中丞劾罷云。

維瘋子治犬喪

清朝野史云。滿人維煜字幹臣。納貲以道員分發皖江。夤緣得皖北牙釐局。胸無點墨。目不識丁。日以聲色自娛。置權事於不問。偶拂其意。則肆口謾罵。刺刺不休。人人以維瘋子目之。而彼不知也。蓄一犬黑色。能伺人意。維令人呼之爲黑爺。每當廳事會客。便衣則犬踞坐坑上。或有衣冠之會。則黑犬不上坑。箕踞於地。與主人對面而燒。投以食。狺狺作搖尾憐。偶或侮之。則悍然至主人前。以口牽衣。而爲嚶嚶之泣。主人會其意。飭僕人集犬之左右。令各供狀。非得侮之者。自承乞宥於犬。犬卒不應。諸僕咸憾之。一日以毒物置食盆。犬食之。乃絕其命。維大索兇手不可得。於是擇日爲黑犬發喪。令僕役跪而弔。衣衾棺槨之禮悉備。甚至各局員迎合意旨。咸往奠。一時傳爲笑柄。而皖之維瘋子。乃無人不知。嗚呼難矣。

唐方伯兩遭貧迫

清朝野史云。灌陽唐維卿方伯【景崧】。爲人慷慨有大志。工詞章。以翰林散館授吏部主事。久

官京師。脫略不羈。好與博徒遊。貧益甚。甲申越南事。棘公上書寶佩。衛相國。願子身往越南。說越南義士劉永福出奇兵攻法軍。寶壯之。未行而病。京班中有青衣旦余紫雲者來視疾。私餽五千金。公乃成行。至越南。徒步入萬山中。說劉永福爲規畫拒法兵策。紙橋之捷。宣光之戰。義聲塞天地。爲世所稱。是時張文襄督粵。奇其才。令領一營。疏薦旋授台灣道。擢台灣布政使。甲午日本戰事起。公署台灣巡撫。乙未歸。初寓上海。賃居西園。余紫雲自京來視之。公贈二千金以酬其夙惠。時議者謂公挾台灣貲數百萬歸。公笑而不辯。回廣西。益起大宅。顏曰五梅堂。宅內有花園。有戲台。公日以徵歌爲事。間與鄉人博飲。數年而公復一貧如洗。竟客死廣東。賴友人經紀其喪。始克歸葬。於是毀公者默爾息矣。

蔡乃煌氣死陳啓泰

清朝野史云。當蔡乃煌任滬道時。陳啓泰適任蘇撫。蔡恃樞眷。輕陳。陳不平。適因其事下札嚴詰。蔡怒亦騰書醜詆。以陳吸鴉片又嗜賭。故書中有橫一榻之烏煙。又八圈之麻雀之語。陳益不堪。嚴章參劾。事下江督查辦。故事督撫參劾司道無查辦者。陳以樞府袒蔡。氣厥遂死。案亦漸消。當端方奉查辦命時。語幕府此事可作燈謎打四書一句。幕僚不解。所謂端徐笑曰。厄於

陳蔡之間耳。

趙舒翹捕治衛虎

清朝野史云。光緒庚子五月拳禍作。六月聯軍集大沽。時端王慶王榮祿剛毅趙舒翹皆值軍機。大沽失守後。孝欽召見軍機。傳諭單叫起。問戰守之策。首端王。力陳戰利。次慶王。請聖明決斷。依奴才愚見。則利利。次榮祿。力陳和利。次剛毅。力陳戰利。最次爲趙。奏對最久。有不如先戰。戰北再和。亦未爲遲之語。且謂現在大軍會集京師。各省勤王之軍亦將到。即使戰敗。外人亦決不能長驅直入。慷慨激昂。語極動聽。孝欽意遂決。卒致兩宮西狩。趙亦賜死。至今論國是者。追原禍始。猶嘆息痛恨於趙之一言幾喪邦也。然趙自鳳陽府洊升刑部尙書。歷任皆有聲。客有自皖公山來者。爲言趙守鳳陽時之遺事甚悉。於捕治蠹胥衛虎事尤稱頌不置。先是某縣東西鄉有甲乙二姓者。家富百萬。各爲一鄉冠。甲有女許字乙子。年及笄矣。以迷信甚深。婚期屢阻。乙憾之。自擇一日。謂再愆期者當爲其子別娶。甲懼。乃親送女於歸。兩家相距數十里。而遙時值溽暑。中道已疲乏不勝。天復驟變。雷雨大作。乃休於一古廟而息。會他家亦有迎娶。遇雨而入廟暫避者。兩家新娘各出輿坐憩。驚聞槍聲驟發。識爲盜警。倉猝間燈火盡熄。昏黑

中乘輿竟去。甲以疾作先返。比甲女至乙家時。乙父正衣冠延客。女突於輿中躍出。大聲詬厲。出利刃刺乙父髀。旋亦自刎。新郎見釀禍。奔縣呈訴。翌晨而女尸竟失所在。於是縱女弑翁移尸圖賴之罪。甲百口不能自辨。爰書一定。秋決且有日矣。顧兩家雖因婚期事稍齟齬。初無宿怨。致相殘殺。理且移尸之舉。亦疑莫能明。甲僕某老而任俠。微行四訪。竟得女於盜船中。蓋女在古廟中誤登他人輿。而此娶婦者非他。卽著名之蠹胥衛虎是。虎盤踞公門數十年。擁資鉅萬。梟匪盜賊。皆往來其門下。權勢薰天。邑宰亦懾其名不敢問。顧無子。瞰佃人之婦美。強奪之。婦矢必死。預囑其夫遠颺避禍。與甲女誤登彩輿。入門見衣冠而主人者。卽手刃之。初不知其誤殺也。虎見甲女。知爲誤投。以美勝於婦。大喜。勸之不從。強之。以及不爲動。旣審知婦刃乙父事。急使其羽黨深夜移尸滅迹。而扁女於別室。至是擬載往他處。貨作錢樹子。乃適爲甲僕所得。因偕奔至縣。爲其父鳴冤。且訟虎之暴橫。詎邑令已先入虎言。轉誣女爲行刺私遁。下諸獄。榜掠無算。甲僕忿甚。赴府控告。而令不知也。一日令強女畫供不從。將治以一品衣之極刑。一品衣者。以鐵片作衣。烙火成紅色。而加諸囚身。痛等凌遲。慘逾炮烙。一用而囚無不屈。供問官可因是高遷。故名之曰一品。亦虎新發明之利器也。方威逼間。有人報郡守至。警愕

間趙已入。笑謂老兄大忙。今日姑由兄弟代理案件何如。登堂數語。卽釋甲父女。并愷切勸諭乙子。甲女賢淑。服闋後必仍娶爲室。旋械繫衛虎返署。明日而邑令去任。委人代理矣。虎入獄後堅不署諾。且百計請托。官紳爲之說項者日凡數至。趙預計其數。一度請托則掠虎若干。一夕夜半坐堂皇。答虎臂數千。虎惘然不解所以。則是夜趙宿寵姬處。姬言及衛虎兩字也。後趙卒以是去鳳陽。而先一日虎已瘐斃獄中。闔境頌神明焉。

鹽道鐸洛崙之笑柄

清朝野史云。旂人鐸洛崙者。光緒中官山東糧道。以徵糧苛急。民怨次骨。一日鐸因公出省至齊河。渡河而北。日暮行曠野中。土民忽結隊百餘人持刀棍來。從者以爲刦賊。皆踉蹌走。獨鐸一人坐輿中。喝問你們都是幹什麼來的。民不答。徑摔鐸輿中出。叱使伏地。褫其袴。選隸役所執大枚。杖之八十。臀肉盡脫。杖畢委之去。鐸以是革職。十餘年復夤緣官某省鹽道。值書院月課。榜發。監院官以獎賞銀請。鐸援筆徑批第一人十兩。故事鹽道缺最瘠。月課第一人獎銀不過二兩。監院以舊例告。請減。鐸啞然曰。咱們在城裏時。偶向石頭胡口袋庭聽姑娘們唱一支小曲。也要賞他們四兩頭。這人花花綠綠的。寫了這七百多字。請師爺們念與我聽。也怪有

調門兒的。難道就不值十兩頭嗎。

張百熙清風亮節

清朝野史云。長沙張公〔百熙〕憐才好士。管學部時。嘗有廣廈萬間之志。嗣因絀於經費。又爲忌者所尼。遂中止。歿後。門弟子釀金七千兩。欲爲公範銅像。因其家餽粥不繼。此款權儲京號。義善源生息。以資存活。上月義善源倒閉。此款亦被乾沒。文達清風亮節。自堪千古。而是區區者。非不義之財。其後人亦不克享有。可慨也。

荻港防盜

清朝野史云。長沙王紹榮先生名〔詩訪〕。別號勁盦。清光緒庚子秋。官長江水師蕪湖營守備。駐防荻港。值土匪千餘聚牛婆磯。相距釣十餘里。諜報中夜渡江。假道貸餉。商民頓起恐慌。公部下僅水兵十二。協防外委一。兵亦同之。公自忖衆寡不敵。難撻其鋒。又以烏合之衆。或恐擾亂地方。遂先下令封江。杜奸細也。後密謀紳商。集老弱少壯。民兵百餘。黃昏時。令水兵荷鎗前導。民兵執械後隨。列長蛇陣。大張旗鼓。號礮喧天。示警備也。於是公親率之。就港口一小山。循環往來。歷一小時。始解散民兵。復調水兵。整頓鎗彈。伏某當典更樓。屬典中人暫避後室。但多

張燈火。大開門戶。備僞金數百封。藉遂匪欲。俟其出而尾擊之。俾一鼓殲除焉。並戒居民息燈閉戶。視若無事者然。蓋公以兵不厭詐。成竹在胸也。甫二鼓匪果至。睹此冷靜態度。大驚疑。一聲呼嘯。如狼豕奔。草木無驚。商民稱慶。而公方攜其幼弟紹荃先出小山散步。作壁上觀。其好整以暇。又如此。事後地方以聞大吏。請論其功。時新寧劉坤一督兩江。拘文法。反以公未迎送痛擊。畏蕙無能得咎。賴皖南道吳季清力爲陳說。始無事云。

洋翰林

自清廷罷科舉。重學堂。凡學堂畢業者。均與以出身。謂之獎勵。於是秀才進士等名稱。一仍其舊。其中以留學歸國者爲最貴。歸國而後。經廷試及格者。謂之翰林。以別於舊時玉堂金馬中人物也。有舊翰林某公者。作詩誚之云。重外輕中太不平。試看怪物滿神京。蟹文不別真和草。鵝舌無分仄與平。老輩縮頭居後進。大人降級叫先生。用夷變夏趨時尙。第一先裁辮上纓。或謂詩係王湘綺作。然不可知。

碰釘子

清朝野史云。趙次珊自言爲某省臬司時。一新到省縣令。年少美丰姿。以爲紈袴也。趙曰。青年

多丰采。何以不驚學問求功名而來聽鼓。正擬端茶送客。縣令忽欠身起曰。卑職已念過書。趙異之曰。秀才乎。曰然。已倖中矣。趙顏微頰曰。舉人乎。曰已會過矣。趙益驚曰。然則老兄進士乎。曰然。已倖點爲庶吉士。今以截取知縣來求大人栽培耳。趙大窘。頸顏俱赤。亟起身拱手謝之。虛坐。

清朝野史云。張孝達尙書督粵時。一日見諸州縣。入見者共八客。而客座左右僅八椅。除主位外。祇七座。僕人忘未增椅。有一客曲膝頓股。虛作坐形。久倦忘略一轉動。卽仰倒於地。一坐愕然。

記恩壽事

清朝野史云。恩壽之貪穢卓著。固已有口皆碑。其亂倫一節。人尙未知也。當恩在蘇撫日。其叔景星由福建將軍他調。景有妾某氏。滬上名妓也。恩久垂涎。未得間。適景過滬。恩迓入署。流連數月。景出。恩私焉。二人愛情甚密。頃刻不離。久之。漸露消息。景覺偵之。雙雙鴛鴦弋焉。恩跪而受杖。景將妾處死。此事江南官界皆知。恩恃有奕劻奧援也。自言指顧兩江到手。會江督李興銳出缺。寧藩李有棻就近兼權。而不及恩。恩怒。愆忠奕劻借事罷之。未幾竟爲周馥得。周有項

城力。恩無如何也。時廷議以清江南北要衝。裁漕督而設江淮巡撫。恩藉奕劻力調補。興高氣揚。修理衙署。一班走其門者。連翩赴淮。南京候補爲之一空。未數月議撤。添江北提督。

貴女殺親夫

清朝野史云。榕興字吉孫。滿洲人。江蘇候補知府也。年三十一。妻爲前兵部尙書鐵良之姪女。年二十九。榕需次蘇州時。納一妾。極寵之。因是不與妻共枕席者五年。光緒三十四年春。奉委荷花池釐差局。在北岸瀕江。屬鎮江境。乃攜家居差次。有薦司事與榕者。曰周鳳魁。無錫人。少年美丰姿。善修飾。五月始至。未浹旬。與榕妻通。榕知之。懾於閩威。不敢言。忿而致疾。宿於外寢。榕有一子。妻出也。已六歲。將拜周爲假父。擇期六月二十六日設宴稱賀。先期妻謂榕曰。二十六日將大治具。汝能稍飲一杯否。榕不答。至二十四日。榕覺疾甚。如瘡狀。次晨妻忽造榻。殷勤慰問。並勸之食。榕夫婦積不相能。已五年之久。至是人皆異之。是日慰問至八九次。至黃昏。又手粥一甌。力勸加餐。榕不忍卻。遂啜之。未三更死矣。七竅皆有血。舌紫黑。醫者以銀針探其喉。作黑綠色。皆知其中毒也。走告妻。妻若不經意者。猶手風琴而歌。周坐其旁。稚子倚周膝而嬉。妻奔至榕寢。撫屍大慟。爲之洗滌血汗。手自含殮。而二十六開筵拜假父之舉不成。闔局之人。

大動公憤。誘周至江南岸而痛撻之。並勒其供狀。歷述通姦謀斃始末。有高姓者北人也。性愚直。將執狀控於官。尼之者謂不合法律而止。當道又礙於鐵良。不欲彰貴家之穢。僅遣人送其子與榕櫬回旗。卽周鳳魁亦倖逃法網焉。噫大員之妻。謀斃親夫。若斃一犬然。誠世界罕見之事也。清律。凡捉姦者必於姦所雙執之。又必其本夫或其父母始可。卽翁與伯叔兄弟皆不得而捉之也。又曰指姦勿論。以其非親見於姦所也。若外人告姦者有禁。恐其妬姦或誣姦也。此高姓之控。所以不合法津也。

柯布政貪墨致富

清朝野史云。金牛柯逢時布政章門。貪墨致鉅富。復以賁緣攝撫篆。政聲愈惡劣。贛人銜之次骨。尋去贛。贛人集一聯贈之。顏曰伐柯。聯曰逢君之惡。罪不容於死。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聯首輕輕嵌入逢時二字。天衣無縫。巧不可階。亦足見柯氏在贛之政蹟。與贛人對柯之感情矣。然柯去贛不數月。卽泰然坐擁七省膏捐土稅。賄賂公行自若也。嗚呼。此滿清之所以亡歟。

朱惠之之苛政

清朝野史云。蜀人朱惠之起家保舉。善逢迎。工聚斂。一日攫得鄂省膏捐差。卽大肆虎狼手段。

苛政酷法。層出不窮。於膏捐外。假籌餉名義。添門面及煙酒糖各稅。鄂人苦之。有幕賓某與之積不相能。朱死。某以一聯輓之曰。門面有稅。膏捐有稅。煙酒糖有稅。畫策無遺。求也可使致富。左右曰。賢。國人曰。賢。諸大夫皆曰。賢。蓋棺論定。今之所謂良臣。可謂諛而虐矣。

巡察局三個渾蛋

清朝野史云。王治馨於前清末葉。爲奉天極紅之候補道。充奉天巡警局總辦。手面闊綽。莫與倫比。其屬僚大率多新進少年。狂嫖浪賭。任性妄爲。王不能抑制。且從而附和之。尾大不掉。權柄下移。王雖自知其過。勢成難返。不得已聽之。局員中有彭某等三人。皆科長也。常伴王作葉子戲。恃寵驕蹇。益無忌憚。局中側目。一日王方自局歸。有客兩人欲作雀戰。勢成鼎足。乃命僕電話招局中人。曰。叫大渾蛋來。如大渾蛋已他出。二渾蛋皆可。兩客愕然。詢招何人。王莞爾曰。敝局多渾蛋。如某某等三人。皆渾蛋之尤者。故余以大二三別之耳。

繼昌之風流案

清朝野史云。前江寧藩司繼昌。滿洲進士。由部郎外放。洊升湖南按察使。江寧布政使。方其在湘臬任也。適公出。有挑水夫女者。繼見魂爲之奪。挑水夫窮且賤。納其女。恐召外議。乃轉屬當

夥吳姓收該女爲義女。繼出數千備嫁裝。藏金屋焉。詎是女性淫蕩。在吳家時與吳子小吳結露水姻緣。比歸繼。小吳爲原主。頗來往。繼又煙癖甚重。日夕沈湎於阿芙蓉。該氏不安。慫恿繼招小吳入署。襄辦賑房。由是一對野鴛鴦得時常比翼。大吳知之。垂涎勾引。父子聚而麾之。然蕩婦喜翩翩。小吳愛情終跨大吳竈。而醋海波瀾。時起於喬梓。醜聲外播。繼雖知之。縮頸而無如何也。該氏又令繼在湘購置房屋爲菟裘計。無何調升繼寧藩。小吳隨任。聲勢烜赫。旋繼以戒煙得痢。未數日卒。小吳遽向寶善源匯號提款八萬。并攜繼所有細軟字畫（值一萬金）與該氏席捲逃。繼本有兩子兩媳。兩子在湘連喪。遺寡媳二。相對痛哭。訖無策。嗣哭訴於端方。端以款之巨也。思攫之。爲通飭緝拿。在下關獲焉。該氏聲言不願入京。願得在湘購置房屋居之。細軟字畫願歸兩媳。小吳所攜白鏹八萬繳一半。端因入己囊。一段風流案胡塗了結。小吳罪名端則借革命黨永遠監禁。

瑞澂識字不多

清代軼聞云。瑞澂性狡。未達時。在滬因拐騙珠寶事。公廨出票提之。旋遁去。逮任蘇撫時。鞏巨金倩人赴滬運動。將此案取消。遂得逍遙法外。瑞與清室澤公爺爲葭莩親。有所求必有所應。

故辦事一切能得心應手。無人敢掣肘。職是故也。昔時某君嘗述一段佳話。堪足發噱。一日某提學使以學校畢業公文上院。（時公已護院）面呈且請示。公故詡其能。當大庭廣衆。持此公文高聲朗誦。至肄業之肄字。乃讀作肆音。合座軒渠。公雖怒。然不敢言。卽此一端。其他可知。嗚呼。一省之廣。巡撫之責任何等重大。一舉一動。莫不爲全省之矜式。豈可以此不學無術之徒。而貿然任之。清室欲不亡得乎。蘇撫某公亦旗人。纔識之。無一日接見屬員。臨行叮囑曰。太湖一帶土匪出沒之處。宜遊戈遊戈。蓋遊弋之弋字。竟作戈字讀。吁。怪矣。

端方不端方

江督端方好骨董。所蓄秦鼎漢彝。不可勝數。一日出所藏與衆共覽。有一古瓶。身側而項斜。惟色澤甚古。端方極稱之。時王壬秋在座。笑曰。古則古矣。其如不端不方。何。合座聞者。莫不捧腹。蓋王言隱知其貪墨。而藉詞以譏訕也。其貪墨巧取之法。純用間接手段。攫取贓物也。凡屬員家有存物。端探知面索。久假不歸焉。江南爲文獻之邦。薦紳家每存有古蹟。端亦必多方羅致之。書畫外。又好金石銅器。其實端於此道盲人瞎馬。惟二三幕賓之言是聽。而幕友中如沈幼彥。王孝禹輩。亦非於此道三昧。故其文房所羅列。張掛。砂石並下。膺鼎魚目。堆滿眼簾。端但知

慕名而已。而某家何者落筆。成何派頭。卽如山水一項。某家樹頭如何。水法如何。樹法如何。皴法如何。透法如何。均屬茫然。又於藩署旁開一古玩舖。中所陳列皆端家存物。某價若干。標明物上。熱中無恥之流。朝買以進。夕卽懸牌。吳興陸氏存書大家也。昆季二人。一道員。一太守。聽鼓江南。兄弟各進古書百餘帙。(價值二三十萬金)伯得軍械所總辦。季得寶應釐局。計端來江南數年。此項間接贓不下百餘萬。又聞在江南時。曾侵吞賑款銀至二百餘萬兩之多。雖經言官揭參。然卒以查無實據。搪塞了事。故此談者多爲端方諱。大抵事涉隱秘。分潤者必非止一人。則彌縫之術。易爲力。有好事者嘲以聯云。賣差賣缺賣釐金。端人不若是也。買書買畫買古董。方子何其多乎。嵌端方二字甚巧。據此可想見其貪污之劣蹟矣。秋星閣筆記云。端午橋小有才。充名士。好嘲弄人。猶憶有上海某中書者。發起一拒賭會。網羅名人不鮮。而尤企大力者爲之作登高呼。時端正開府兩江。某中書趨謁節轅。痛陳賭害。端太息曰。誠如君言。此花骨頭亦頽喪余不少。向者余亦嗜此。一行作吏廢矣。惟近日盛行麻雀牌。聞士大夫皆嗜之。如命。君亦能之乎。某君曰。中書向於各種賭經。均未入其藩籬。殊爲門外漢也。端曰。我猶髣髴憶之。麻雀牌中。他牌均四。惟白板則五。某君急辯曰。大帥誤矣。白板亦四也。端熟視某中書半晌。

笑曰。咦。足下亦箇中人也。能正我之誤。大佳。又週視在座諸僚。曰。君輩皆亦深知白板之數。非五也。語已大笑。端茶送客矣。又聞端嘗爲人言。余昔督兩江時。恨未使翁延年。〔號笠漁湖南人〕。令山陽縣數日。叩其故。則言余頃聞一聯云。銅山縣。山陽縣。陽湖縣。湖南從九。做過四五年。知縣鐵寶臣。寶瑞臣。瑞鼎臣。鼎足而三。都是一二品大臣。上聯卽指翁令也。下聯字字的對。以鐵對銅。尤爲巧合。惟翁實未令山陽。故余引以爲恨耳。

鳳山之貪婪

清代軼聞云。清季炸死廣州之鳳山。當督練近畿軍時。其侵蝕軍餉。不可以數計。己酉。余友湯君官戎部。掌軍需。親見兩事。一項。城在樞府時。每鎮歲減發之三十萬。鐵良當事。仍還給之一。某軍醫官控鳳山發餉。按七成。舉例纍纍。其他賄賣差缺。醜聲載途。不可道也。鳳山有一女。嫁前皖撫誠勳子。增齡。前年冬。誠宅被盜。勳大不懌。某君與勳有舊者。往慰之。勳慨然曰。他物盜去不足惜。獨次兒婦失去一篋。內藏物蓋值三十萬。此不無耿耿耳。此可見鳳山婪贓之鉅。不可臆測也。

李春來朱桂珍之獄

清代軼聞云。朱桂珍。吳門之山塘上人。其父業屠。歿後。母卽改嫁棕棚匠。朱氏幼時性嗜劇。且喜作男子裝。有小棕棚之戶。入觀慶樂兩劇場。蓋無日不有其母若女之蹤跡焉。久之。其母以棕棚匠不遂所欲。遽與離異。黃朱氏〔卽朱桂珍〕及屆破瓜之年。吳俗故多輕薄子。游蜂浪蝶。時萃其門。鄰右毛媪。夙以七十鳥爲業者。矚其姿媚。知爲寄貨可居也。婉轉德惠。遂入海上樂籍。命名曰朱桂珍。三馬路之公羊里。其香窟也。顧以美未殊衆。不甚知名。性尤狂傲。與客恆落落寡合。一日作西裝遊於張氏味蕪園。纖腰一握。嫵娜如臨風之柳。誠有所謂行一步可人憐者。驀然見五百年風流業冤。蓋黃京卿之遇彼妹。適其時矣。一見卽劇賞之。卽夕召使侑觴。兩情伉儷。遽賦定情。未逾日。畀其母以明珠十斛。置諸金釵之列焉。氏性聰慧。自幼粗解文義。喜讀說部書。尤嗜水滸及施公案。嘗歎黃天霸之爲人。而惜其莽武不情。適京卿後。怪其文弱過甚。與人言及。自傷非偶。蓋不俟京卿之歿而已。蓄異志矣。夙好觀劇。至是益逞其欲。於某園蹤跡尤勤。李春來者。某園中著名武生也。嘗扮黃天霸等戲劇。好身手。已鏤入美人之肺肝。而情電所磨盪。眼線所接觸。益覺剛健中含有斌媚風格。李伶漸窺其隱。柳梢月上。克遂私約。久之。不復顧忌。鵲巢鳩居。公然如伉儷。於是人言藉藉。中葶之恥。論者指京卿以爲戒。李伶猶不知。

斂跡。稔其積有巨資。百計騙取。適李春來隸某園。時朱幾無日不詣是園觀劇。一日朱之座位。忽爲他人所佔。爭之不得。大憤歸。而與李伶謀。欲獨闢一園以洩憤。李亦欣然從之。乃退出某園。李又另賃基址。與之望衡對宇。而於建築時。又復別出心裁。裝置一切。克臻美善。爲海上各園之冠。名曰春桂。卽嵌二人之名以名園也。朱氏亦自居於老板娘。而不疑。與李偕往。偕來未幾。李伶因丁伶改名來滬。事被逮。而海上不平人。與粵東諸同鄉。公函控訴。兩罪並發。朱氏出其全力。輦金運動。致成交涉之案。審訊之日。有人目擊李伶衣春紗衫乘汽車而至。不加刑具。神色自若。令人忘其爲淫凶惡極之羈犯焉。或曰。京卿積貲如許。皆由多行不義而來。悖入悖出。亦固其所。而朱氏獨始終不墮其志。訊期輒駕車而往。偵探消息。念李伶之就押所也。則嘗太息流涕曰。儂誠薄命。致苦我黃天霸。平心論之。得不謂之情種乎哉。惜用之非其人耳。

記鹿傳霖查辦貽穀案

清代軼聞云。丁未戊申之交。領軍機者。張袁慶外。尙有鹿傳霖其人。鹿初本與故相榮祿有舊。庚子勤王至西安。榮相挽之入樞府。慶瞿暗鬪。鹿長吏部。張袁入相。再入樞垣。鹿爲人貌謹厚。然銳角內歛。以崛強著聞。在樞府無所建白。惟查辦貽穀案。頗錚錚見頭角。初兩宮迴鑾。擬派

大員興辦西北屯墾。貽穀丐榮相請於孝欽。得充墾務大臣。兼綏遠城將軍。旋又兼理藩部尙書銜。便節制蒙盟。勢烜赫矣。貽穀本饒心計。家貲富厚。出關卽責蒙旗報效地畝。又設公司以賤值購蒙地。以善價售之。一轉移間。致富鉅萬。會與副都統文哲璋不協。文遽以婪贓劾貽氏。疏入。孝欽甚怒。令軍機擬旨派員查辦。鹿氏自負骨鯁。慷慨請行。奔劾得貽賂。懼鹿氏不易動搖。請旨以紹英貳之。然紹英視傳霖行輩資望。不如遠甚。雖隨行惟拱手畫諾而已。鹿傳霖既承旨查辦貽案。則物色隨員。開缺山西巡撫張曾敫者。故與貽穀有宿怨者也。爲南皮姪孫。以鹿爲南皮姊夫。故曾敫嘗往來鹿家。是日鹿退朝。與曾敫言及查辦事須物色隨員。曾敫言大人故吏樊增祥者。現閒居都門。此非一絕好隨員耶。鹿大喜曰。吾老悖乃不憶及此。幸子語我。乃專奏調樊隨行。鹿偕其副紹英至綏遠。樊氏參謀帷幄。其一切查辦狀況。具見奏摺。然貽雖以張鹿兩漢相之迫壓。獨能再接再厲。終得脫身。金錢魔力能左右一切。可歎也。樊樊山以忤甘督升允去官。升允固與樊爲香火兄弟。素相狎。升任糧道時。出贓十萬。報效清廷。故不一年升陝撫。旋調甘督。增祥以升容容恆狎視之。升積不平。藉糧務事派員查辦陝藩。增祥怒。盡拘留其委員。又疏劾升不法。升亦騰章相詆。廷議下錫良查辦。錫以滿漢意見。又受託。竟不直樊。

於是樊遂落職。至查辦貽案時。計已被放一年矣。

蔡乃煌以詩鐘得缺

清代軼聞云。光緒末年。張南皮雖領軍機。然事事推項城專主。項城亦視以老輩。趨奉唯謹。張以無事。日集賓僚。以詩鐘自娛。一時名流。若樊增祥。易順鼎等。爭趨侍焉。蔡乃煌。粵人。初入賞。爲湖南道員。繼隨錫良入蜀。張南皮入軍機。則挾金入都。希大用。一日南皮集項城及其他幕僚爲詩鐘。慶親王奔助在焉。南皮特拈蛟斷二字。蔡應聲云。射虎斬蛟三害去。房謀杜斷兩賢同。同時瞿鴻禨方罷職。岑春煊亦謝病。詩下句指袁張交歡。上句卽影射瞿岑。故慶袁張皆大悅。卽日擢放蘇松太道。後蔡以忤戴澤去職。民軍起義。蔡復來京。希起用。袁氏鄙其爲人。頗不理之。一日蔡復集客爲詩鐘。拈申鑑二字。客曰。今時未必能申蠶。往事真堪作鑑龜。蔡失色不語。翌日襍被去京。覆觀兩事。誠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者也。

肅親王戲癖

清代軼聞云。晚清王公貴人。嗜戲成癖。相傳肅王善書。嘗與名伶楊小朵合演翠屏山。肅扮石秀。楊起潘巧雲。當巧雲峻詞斥逐石秀之時。石秀抗辯不屈。巧雲厲聲呵曰。你今天就是王

爺也得給我滾出去。四座觀劇者皆相顧失色。楊伶談笑自若。而扮石秀之善書。乃更樂不可支也。叫天嘗語人曰。我死後得我傳者。惟某王爺一人而已。或云卽肅王也。善者在宗室中。雅號明達。而所行所爲乃如此。當庚戌夏間。各省代表以請願國會集京師。晉謁肅。談次。邸忽取帽擲於案。大聲唱先帝爺白帝城云云。諸代表悚然大驚異。肅徐笑曰。諸君無爾。咱們都是好朋友。你們也不說是代表。我也不說是王爺。橫豎咱們樂一晌兒就得了。卽此觀之。則知世所傳合演翠屏山一事。決非子虛烏有也。

金臉盆

清代軼聞云。中國之大奢侈。莫如官場。然亦未聞有以金面盆爲器具者。有之自五少大人始。五少大人者。女扮男裝。十七八歲之翩翩少年也。興祿者。又爲口口帥之屬吏。思賄賂以得差。而以異想天開之法。倩精工製成金鑲珠嵌之金臉盆。以孝敬五少。於是委洋務局。機器局。電報局。營務處。善後局等。札文疊至。而滇省之候補各局。皆奔走興祿之門。按清季上海有女扮男裝之許阿妹。不料官中亦有之。許已枷責監禁。五少大人將何如。以一金臉盆。而得五六處之差使。又得一班後補者之奔走。其受賄賄人。何止利市三倍。嗚呼清季官吏。黷貨至此。雖欲

不亡得乎。

禮部尙書趕車

清代軼聞云。聯軍入京。凌辱王公貴人。若肅王善耆。御史陳璧等。往往迫之担糞運石。當時各日報爭載之。懷塔布者。時任禮部尙書。於孝欽后爲姻屬。爲人至齷齪無狀。適爲聯軍所獲。以之駕車。一洋人執御時。以鞭撻其背。作聲。懷回首斜睨而笑曰。老爺別打。橫豎這路。是我跑衙門跑熟的。包管不錯。其意揚揚若甚自得者。嗚呼。此恥豈西江能濯耶。

清季內務府之豪侈

清代軼聞云。滿清時內務府員。各庫庫丁。吏戶兩部書吏。其豪長皆歲入數十萬。然其人率不事家人生產。每歲所得。悉糜於聲色狗馬諸玩好。故凡歌樓妓館中。傳呼某某等至。則羣呼大爺或二爺。其音盈耳。如向日六部司員之參謁堂官。然其乞憐之狀可掬也。因內務府員多豪舉。繼三文某其尤也。繼三故內務大臣繼祿弟。以八千金爲花寶琴脫籍。以三千金爲翠雲脫籍。又以鉅金爲銀福紅寶脫籍。費累鉅萬。而其平日無夕不在勾欄中。每夕必費數百金。旁觀者無不張目咋舌。而繼出之怡然。不以爲異也。文某不眷眷於妓館。專以狎優爲事。光緒中葉。

伶之稍有聲譽者。皆文某爲之脫籍。每費必萬金。其奢侈真不可思議。大凡國之將亡。必有滅亡之道。當時書吏及內務府員。貪黷侈汰如此。而臺諫諸公。乃視爲當然。不一參劾。天怒於上。民怨於下。有國如此。其能幸存乎。

奏疏紕謬

清代軼聞云。滿洲入仕之途甚寬。各部院筆帖式。目不識丁者。殆至多數。循資比俸。亦可至員外郎中。然不能得京察一等。無外補之望。乃以保送御史爲出路。朝廷視滿御史甚輕。但保送即記名。不必考試也。故滿御史多不能執筆作書。間或上疏言事。亦他人爲之捉刀。光緒甲午冬。東事正亟時。一日早朝。福山王文敏。在午門外。與同列論及軍事。太息曰。事急矣。非起檀道濟爲大將不可。蓋指董福祥也。一滿御史在旁聞之。殷殷問檀道濟三字如何寫。或書以示之。次日即上奏。請起用檀道濟。又有一御史。上疏力保孫開華。不知開華已死數年矣。又某京堂上奏。言日本之東北。有兩大國。曰緬甸。曰交趾。壤地大於日本數倍。日本畏之如虎。請遣一善辦之大臣。前往該兩國。與訂約。共擊日本。必可得志云云。清德宗閱此疏。甚爲震怒。將降旨斥革。恭忠王在側。言如此將使滿洲大臣。益爲天下所輕。乃止。昔康熙一老侍衛。直乾清門數十

年。清寒甚。康熙帝見而憐之。因授爲荊州將軍。詔下。某子皆狂喜。而某獨不樂。戚友來賀者。輒對之痛哭。駭問其故。則曰。荊州要地。東吳之所必爭。以瑪法之智勇。尙不可守。何況於我。此去必死於東吳之手矣。衆知其不可理喻。咸匿笑而已。然此人猶能讀三國演義。猶自知才力之不勝。在今日飛鷹走狗之徒。上萬萬矣。（瑪法者國語貴神之稱）

洋翰林笑話

清代軼聞云。有某某留學生。識字無多。致書與何秋鞏中丞。鞏字誤作鞏字。究字誤作宄字。秋鞏作一聯嘲之云。鞏鞏並車。夫夫竟作非非想。究宄同蓋。九九難將八八除。真巧不可階。有唐某者。留學生而得翰林者也。致何書。稱何爲秋鞏老伯。又其中草菅人命。作爲草管人命。秋鞏因作聯云。鞏鞏同車。夫夫竟作非非想。菅管爲官。個個多存草草心。可謂工絕。京中有人將前記一聯。改數字者。聯云。鞏鞏同車。人知其非矣。究宄並蓋。君其忘八乎。則謔而近虐矣。

剛毅笑話

清代軼聞云。剛毅爲刑部尙書。上官日。與諸司員言。稱皋陶爲舜王爺。駕前刑部尙書皋大人。皋陶。（陶字讀本音）此事早膾炙人口。而不知猶有令人發噁者。其在刑部日。提牢廳每報

獄囚瘦斃之稿件。輒提筆改爲瘦字。且申斥諸司員不識字。諸司員咸匿笑而已。在軍機時。四川報奏勦番夷獲勝一摺。中有追奔逐北一語。剛覽摺忽大怒。謂川督何不小心至此。奏摺可任意錯訛耶。擬請傳旨申斥。衆詫而問之。則曰。此必逐奔追比之訛。蓋因逆夷奔逃。逐而獲之。追比其往時掠去漢人之財物也。若作逐北。安知奔者之不向東西南。而強向北乎。翁常熟在旁。忍笑爲解其義。剛終搖首不謂然。

記樊樊山

清代軼聞云。樊增祥鄂施南人。爲人足智謀。優文學。以庶常改官陝西渭南令。鹿傳霖撫陝。榮祿任西安將軍。均倚重之。甲午之戰。榮祿內調。幫辦軍務。後三年。總統武衛五軍。樊適以卓異。召對稱旨。記名以道府用。交榮祿差遣。自是樊居榮幕者年餘。拳變作。樊款段出都。返西安隱居。至是兩宮西幸。榮祿以樞府秉筆無人。任樊掌詔敕。庚子冬季及辛丑春初。屢下罪己詔。皆樊削草。樊亦以是擢任鳳穎道。洊升陝臬。陝藩駸駸大用矣。然以自視太高。應事接物。往往盛氣凌人。累起累躓。論者謂樊雖久歷仕途。仍不脫文人習氣云。

滿員沒字碑之多

清代軼聞云。麟趾同治甲戌翰林。生長京師。且係世族。又爲國史館纂修。當時僅二十餘歲。在館校對史傳。閱至羅澤南劉蓉等列傳。拍案大罵曰。外省保舉之濫。一至於此。羅澤南何人也。一教官出身。不三年竟保至實缺道員。記名布政使。死且請諡。劉蓉更豈有此理。一候選知縣。遂賞三品銜。署布政使。外省眞闇無天日矣。時同坐者爲陽湖惲彥彬。見其愈罵愈烈。萬無可忍。遂耳語曰。慎毋妄言。若輩皆百戰功臣。若非湘淮軍。我輩今日不知死所矣。麟曰。百戰何事。天下太平。與誰戰者。老前輩所謂湘淮軍何物耶。歸誰將軍統之耶。惲笑曰。卽與太平戰耳。南方大亂十餘年。失去大小五六百城。君不知耶。麟大詫曰。奇哉奇哉。何以北方如此安靜。所謂與太平戰。更難索解。惲曰。爾不知洪秀全造反。自稱太平天國耶。麟又曰。賊之事。我如何能知道。惲知其不足與言。遂不答而出。

又有阿勒渾者。在黑龍江爲副都統三十年。不識漢字。更無論漢文。所行公牘。除滿文外。他皆不閱。一生長技。惟騎射耳。一日有一滿人應試者。邀南方士人某君同飲於萬福居。阿與焉。坐間。阿突然問某君曰。聞前十餘年。南方有大亂事。確否。某君遂舉粵捻之亂。略言之。阿大詫曰。如此大亂。其後如何平定。某君曰。勦平之也。又曰。聞南方官兵見賊卽逃。誰平之耶。某君舉胡

曾左李諸人以對。皆不知。但曰奇哉奇哉。此數人果真能打仗者耶。可謂天下無獨必有偶矣。

官癖

清朝野史云。光緒間有皖人張傳聲者。入貲爲河南候補道。加花翎二品銜。其面目癩腫有癩態。腹如五石瓠。食兼數人。需次汴省無差委。每日晨起盥漱早食畢。卽冠珊瑚冠。孔雀翎朝珠補服。由內室而出。中門置一雲板。出則擊之。僕則高呼大人下簽押房矣。旣就坐。一僕進茗碗。一閹者持手版十餘如摺扇式。口稱某某等稟見。其實並無一人也。張則手舉茗碗作官腔曰。道乏罷。閹者斜步出。則又高呼曰傳伺候。大人下來矣。張乃雅步登肩輿。出門拜客矣。亦每日如是。如演劇然。此葉孝廉士芬爲人言。葉張之同鄉也。癸卯借汴闈報罷後。卽館其家。初見此狀。不覺大笑。以爲此公殆官癡也。張丁外艱奔喪歸。死於中途逆旅中。

徐某治獄

清朝野史云。浙江湖州徐某少。隨父佐治幕職。光緒初納粟爲縣令。指發到粵。任某縣時。有某店夥伴在外收賬歸。忽大風雨。天又昏黑。遽觸石。踣而昏。旣醒。則錢二百元已失去。亟訴縣。徐某以其無證人。又不能指明何人劫銀。斥不之理。某泣求至再。言依人覓食。此銀失去。必見疑

於肆主。此後將無噉飯處。徐某不得已。乃詢其石之所在。令明日到署聽審。次日徐遣役舁石至署候質。有知其異者。咸入署觀審。徐登堂指石而責之曰。通衢大道。乃衆人所由之地。爾乃橫臥道中。有礙行人。爾罪一也。風雨昏黑時。行人易失足。爾仍不知避讓。爾罪二也。人既傾跌。爾又不知照顧。致令其所持之銀。被人竊去。爾罪三也。責畢。卽喝杖八十。觀者大笑。聲振堂宇。徐忽拍案呵斥曰。法堂之上。汝輩如此無禮。於律爲有罪。今願受責乎。受罰乎。衆曰。願罰。徐乃硃書每人應罰銀一元。其現有者卽時繳堂。未有者記其姓名住址。亦限卽日繳到。終計所得。乃適如某店伴所失數。遂以畀之。某店伴乃大喜叩謝而去。

一女二婚案

清朝野史云。陸春江任上海知縣也。頗以清廉著。時鄉民有杜某者。有女已及笄。許字於趙姓子矣。同里某固慣作冰人者。因未審其女之已許於人。謂杜某妻。願爲令愛作伐。氏固悍婦。惡其夫之擅以女妻人而不之謀也。又許之。女之舅氏聞其事。又復以女許婚於某姓子焉。杜某昏憤性成。又懾於閩威。不之察。無何三姓之子婚各有日矣。月老相將持聘禮至。杜某爭持之。迄久不能決。迺相與訴於陸春江之庭。陸悉召三姓之子若父。與杜某夫婦而聚訊焉。首詰杜

某以許婚狀。曰男有家。女有室。古之善訓也。女年長而不以與人。非禮也。故許女於趙姓耳。次訊氏以重許狀。曰懷胎十月。抱負三年。自呱呱墮地以迄長成。提攜捧撫。慈母之力爲多。而父迺擅以許人。我何爲獨不然。三而詢及女之舅氏。舅氏曰。女不更貳夫。禮也。迺若父母以一女而再許人。吾舅氏甯不可三之哉。陸念言各有禮。無從下判。迺質女以所願。女泣曰。從其一則負其二矣。負父母爲不孝。負長老爲不敬。有一於此。吾寧死也。乃陸故迫之曰。願乎。曰願也。曰死則不能復生。爾無悔。女曰。死則死耳。不悔也。言次。令胥吏取鴉片至。令死。女無言。立取仰之。須臾作忍痛不堪狀。倒臥地上。游魂四散。屍已殭矣。嗚呼。生也何難。殺之何易。祇以家庭專制。不忍分愛。而瞑目以死。彼女子抑何烈也。而陸某亦太酷虐矣。若父若母親此情景。不禁放聲大慟。而三姓之子亦頓時呆定。相顧慘沮。噤不一聲。陸宣言曰。有欲收其尸者乎。皆不應。獨趙氏子挺身曰。願收其尸。陸訊其故。趙氏子曰。予家貧。不能再娶。行且生爲曠夫。死作孤魂。荒邱埋骨。壘壘者將誰與伴耶。女也不幸。香消玉碎。已先我而去。緣已終慳。恨何能補。桐棺練衾。冷飯濁酒。聊盡寸心。吾所願也。言已。嗚咽不成聲。陸嘉其誠。曰。有是哉。良心也。遂促該兩姓具結存案。而以尸歸趙氏。且以彼兩姓之聘儀爲贖。而囑其厚葬焉。悲夫。鸞鏡已破。那有重圓之日。

泊乎日落兮。悽復惻。鳥無偶兮。飛寂寂。趙氏子與其妻歸。一片斷腸情景。殆難消受。孰知雀巢瑞木。未獲返魂之草。而悲怨叢中。竟來融洩之樂。趙某始也。懼其肉走屍行。繼則審夫魂歸魄聚。真有出於意料之外者。一時林畔樵夫。河濱漁者。爭來問訊。或者且疑爲天公福善之證。喧傳遠近。羣稱其異。旣而探知其實。迺陸春江之僞藥爲之也。迨藥力已盡。則人復如初耳。須臾之死。技至此乎。時人遂傳爲奇案。

縣令貪污受報

某縣令浙江舉人。世家子也。官廣東新興縣。性極貪鄙。理詞訟率以賄之多寡。定其曲直。邑有富者。輒多方吹求其過。爲索賄地。時富戶首推顧姓。某乃誣以他事下之獄。顧姓諭其貪。乃以千金獻。某不可。曰。爾一邑之首富也。旣獲罪。豈千金所能了乎。有使人諷之曰。若不速自計。明日當杖殺矣。顧懼。益之以數千金。獄始解。某在任三四年。其行爲多類此。尋以俸滿遷京秩。去之日。顧姓號於衆曰。吾輩困於貪官久矣。今日正雪憤之日也。粵省向多頑民。多有毆官事。而貪官每有遇之。此次糾集數百人。伺某出。各以糞穢投擲。輿夫不堪其臭。委之而去。僕從亦星散。衆拖某出擲之地。以糞實其口。復澆其身。歷數其平日貪酷狀。而斥之曰。汝亦有今日乎。新

令尹聞其事。急派兵役往救。至則衆已散。兵役遂護之登舟。既至省。兵役告辭。微露求賞意。某吝不與。求給路費。又不與。兵役無如何。銜恨而去。途遇匪徒數輩。固素識也。告以故。匪徒曰。彼不與吾儕。獨不能目取乎。吾儕在邑被虐久矣。計惟劫其財以雪憤耳。乃相約半夜至某寓。各塗面持械。斬關入。某見利刃縱橫。不知所措。聽其搜括而已。制軍劉坤一。固向識某者也。一聞警。單騎至。見某叢棘狀。憐之。諭首縣捕盜。三日不獲。則撤任。明日某往謁制軍。劉公詢所失。某出失單。首載光洋錢三千塊。又金銀首飾器皿等。約值萬金。劉公大怒曰。若虧國帑萬餘金。我以汝爲貧。故緩汝限期。不加催迫。今汝寓中所存已如此。各處寄存者。當更數倍。乃任意延欠正款。致招盜劫。此天之所以討汝也。叱之出。某懼。急將各寄存之銀。另寄與戚友及小店舖之無字號者。而劉公已飭藩司委雜職二員。日就某寓勒繳所虧帑。某卒不繳。惟僞爲貧也者。日稱貸於同官故舊中。未幾各小店倒閉者半。戚友挾貨遁者亦半。某仰天嘆曰。辛苦六七年。以爲可作富翁。今若此。胡天厄我之甚也。然悉不敢追究。衆欺其不敢追究也。故倒閉者遁者益多。某乃收拾餘資。遁歸本籍。將以市田產。一日行過某處。忽覺精神恍惚。口中喃喃囁語。從人欲扶之歸。瞬卽仆地氣絕矣。乃爲之草草具棺殮。各竊其資遁。訃至粵。妻子不敢發喪。卽日遁。

歸始獲成服。其家一貧如洗。卽饘粥亦不得飽。後劉公去任。代之者爲張公樹聲。聞某所爲。卽復登諸白簡。追削其職。并移文本籍。械其家屬。籍沒其家財產。以抵所虧。噫如某令者。非謂天理昭彰哉。

姚方伯

見聞錄云。姚公志開。寶慶人。官京師。以忤權貴罷歸。躬耕自給。誦讀之暇。時荷鋤鍤。雜傭人操作。欣然自樂。光緒間。再起爲廣西布政。單車赴任。惟一姪一僕從。至黃沙河。止於旅舍。繼有長沙羅姓者。以捐納縣令。赴廣西補用。僕從數十人。聲勢赫奕。亦止茲店。嫌住房逼仄。指公房謂主人曰。此房較爽塏。何不早言。主人曰。先有客在。令叱曰。再不搬動。便惹鞭撲矣。主人大懼。向公婉商。公卽命將行李移別房。已。公姪扇爐烹茶。從人奪取之。姪不與。大怒。批其頰。姪訴於公。公亦怒。卽遣僕持己名刺。召羅令。令知爲公。驚惶失措。罵從人曰。吾受累不小也。急肅衣冠入。匍匐請罪。公溫言慰之。叩其履歷。已曰。今世仕者。咸稱爲貧。汝家旣饒足。何以仕爲。因諭以宦海風波可畏。命取文憑呈驗。已納袖中。曰。吾代繳之可也。令叩首哀懇曰。容卑職履任告病。稍存面目。歸見故人。伏地哀求不已。公曰。汝從人虓暴如虎。履任必爲民害。不若此時退。無煩老

夫登諸白簡也。汝休矣。令退出。次日公行。而令反旆矣。及抵省。屬員於接官亭祇候已久。見公等數人南來。衣服樸陋。問曰。曾見姚大人否。公曰。未也。疾馳至藩署。屬吏皆驚恐謝罪。公悉優禮之。既接篆。凡州縣官之沈滯困苦者。悉行擢用。人稱生佛。羅月卿述。

譚嚙生曰。今人皆曰清官。曰廉吏。而不知非儉樸不能清廉。若厚於奉己。必至多於索民矣。古人永終譽。全大節者。恆於灌園躬耕。以植基本。蓋淡泊爲明志之本。奢華實喪德之基。彼羅令盛氣而來。喪氣而返。歸途殊難爲情。然不足惜也。昔范文正公爲相。取不才監司。一筆勾之。或曰。一筆勾。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姚公亦猶此意也歟。

奪子案

見聞錄云。潮州富紳楊載華。年五十無子。後妻妾同年而娠。妾生男而妻生女。因爲篡奪之謀。乘妾他出。以己女易其男。而乳哺之。妾歸見之。相爭。楊畏妻悍妬。緘默不敢出一語。妾弟某乙。故刁滑。聞而大怒。迎姊歸甯。謀之。遂率姊赴縣號控。嫡亦以冒爭嫡嗣。投詞申訴。官拘妻妾質訊。各執一詞。問楊兒果誰出。楊遵妻指使。證妾爲混爭。連控數官。無能定讞。會連城謝邦基進士。令海陽閱前任移交案卷。至此案。俯首沉思良久。卽命公差限明日拘集原被人證。於城東

湘子橋上。齊候覆訊。差如命拘至。公預伏善泅者於橋下。授之以計。遂於橋上施臯比。據案而鞠焉。妻妾仍前爭執。楊雖袒妻。而畏公威嚴。殊形跼踖。且言不由中。語多期艾。公見此景。已洞燭幽隱。質審一過。判曰。據汝二人情詞互異。本縣難分真偽。雖有若夫爲證。似可援以定案。然吾觀妻妾之間。每有因愛憎而袒護。懷偏私而附和者。所言仍難憑信。今若逞臆率斷。一或有誤。反釀後來爭端。不如兩棄之以絕訟言。已命公差奪嫡抱中兒。轉遞他役。令投之於水。妾見之。拊膺大慟。聳身躍入河中。妻惟掩面假泣。全無戚容。然落水之兒。固非真兒。蓋公先命人取芻草襁褓。飾爲僞兒狀。以待當奪兒轉遞他役時。已將真兒藏却。而以僞兒投水也。妾溺水。泅者救之。得不死。公厲聲責嫡曰。母子之情。本於天性。斷無見兒死。而情不關切者。若非本縣經今面試。驟謂汝奪妾男。汝必不服。今鬼域之情已露。若不直供。定用嚴刑。嫡始實吐篡奪陰謀。楊自覺無顏。忸怩上堂。代妻求免。願從公斷。公命役出兒付妾收領。而戒嫡毋再蓄異謀。藉圖報復。發覺不宥。妾叩頭泣謝。抱兒以歸。潮人皆稱公爲小包。蓋比之於包孝肅也。

譚語生曰。折獄貴無私也。而尤貴用心。蓋私去則由公生明。而心盡則明無不照也。公神君之名。噪於嶺海。豈有他術哉。亦從人情上勘破奸謀而已。今人咸謂折獄才難。良由爲

士師者。率尸位素餐。不肯一用其心。而靈明於以錮蔽。遂疑公爲神人耳。

編者餘談五則

清光緒末葉。天主耶穌盛行中國。其勢咄咄逼人。官廳遇民教詞訟。無不袒教而抑民。求成於教主。不顧下民之痛苦。比比然也。所以地痞頑民。因枉法犯罪。或與訟失敗。均歸教以爲保障。視彼教爲逋逃藪也。余在浙高警校肄業時。閱報載有安徽某縣令。應付民教相仇一案。頗有深趣。姑錄之以爲談助。該報載教民侵佔毆人案。縣令定期集訊。該教民先持某神父函求見。某令面詢數語。拆閱來函。忽爾嗔怒。遂將該函當面撕碎。並呵斥一番。該教民抱頭竄竄而去。奔慙於神父。且述怒撕信件狀。神父聞此。不勝忿怒。遂親謁某令。索還原函。逆料難以完璧歸趙矣。某令笑迎曰。某案函屬關照。自當遵命。今承索還。未悉尊意所在。神父曰。據教民某所述。撕函怒呵狀。殊覺太不留情。某令曰。惡。是何言。是該教民刁頑。捏詞聳聽。惹君一怒。出而干預。以冀勝訴耳。卽檢原函請閱。有無撕損毫末。神父察看一過。心甚詫異。噤不語。某令又曰。該教民如此刁頑。無中生有。播弄是非。幸而面晤以明真相。否則。吾二人爲彼作傀儡矣。可見其平日恃強欺侮。藉教橫行。諒非虛語。若長此以往。對於貴教名譽。不無妨碍。想君明達。諒不至爲

彼輩所蒙蔽而偏信之。神父傾聆之餘。無詞以答。乃起身告別。遂將該教民開除名籍。由某令按法懲辦。民皆稱快。此爲某令一時詭計。用敏活手段。撕碎他種廢函以誑之。不期收效如此之速也。某令可謂滑稽之至矣。宣統元年二月。余捧檄至永康縣辦巡警總局事務。到差甫兩月。適有天主教民某。當街擺設牛肉攤。有碍交通。巡警向之干涉。反被辱罵。卽帶局請懲。尤咆哮不休。旋有某神父遣人持函至。余憶及某令事。亦如法辦理。卒至收效亦相類。雖云東施效顰。亦臨時應變之道。可以救濟法律之窮也。

吾國受鴉片之害。盡人皆知。雖官廳雷厲風行。刻意禁絕。而賣者吸者仍如故。清宣統初年。余迭奉上峯扎飭嚴禁。初置之不理。屢經長警報告賣與吸者姓名地址。余亦不動聲色。特默誌于心而已。羣以余到差三月。全不提及禁烟事宜。人皆不知。以爲上峯弛禁。各烟館乃放胆開門。任人吸食。肆無忌憚。余思時機已熟。迺於某日將暮時。召集全體長警。計路之遠近。分班前後出發。按途索驥。而全城之開燈供吸者。無一漏網矣。施以疾雷不及掩耳之法。使彼輩猝不及防。可以一掃而空。然私吸者。雖不能盡絕。而售賣者。均從此息影矣。

永邑城鄉賭風甚熾。以白心寶爲大宗。或市集。或演劇。搭蓋棚廠。大開賭場。每場數臺。或數十

臺不等。賭徒由十百而幾千無定。從前各衙署及兵警等。均收受規費。有恃無恐。輸贏頗鉅。勝敗無常。以致農不農。工不工。蕩產破家者。不知凡幾。且盜賊由此興。紛爭亦由此起。貽害地方。誠匪淺鮮。自余到差後。屢有人說項送規費。余均拒之不爲動。而稟請禁止拏辦者。亦紛至沓來。余思不禁定受賄嫌。拏則能力單薄。警少人多。恐生意外。若以力勝。無如以智取。某日南鄉長田村紳士稟稱。該村每逢市日。大開賭場。聚衆千餘。不勝滋擾。請派警拏辦。以安閭閻等情。前來。余乃密稟巡警總辦（知縣兼攝）請給手諭。屆時先遣便衣警數人。密授以計。專注寶官（司寶者）寶吏（司開配者）數人而已。彼衆我寡。量力而行。切勿貪多。僨事逾時。余親率長警前驅。將及半里許。發號施令。則賭徒聞聲奔散。而寶官寶吏均已就獲矣。勒令拆毀棚廠。卽帶犯回城。銷差。罰辦賭徒。懲一儆百。以昭炯戒。他鄉有類此者。均以此法行之。而各賭徒惴惴於心。均斂迹不復出焉。

永邑城內有大族劣衿某（姑隱其名）專以抽頭聚賭爲事。莫之敢櫻。而兵警差役更不敢過問。因余迭次赴鄉禁賭。獲犯懲辦。而人言嘖嘖。謂余欺弱畏強。如某紳家長年開場聚賭。未聞一言干涉。不平孰甚。余雖有聞。人言不足責也。姑暫聽之。某日夜將半。探悉某家賭興方濃。飭

派長警十餘。包圍住屋。賺門而進。賭徒數十。拘不勝拘。乃網開一面。盡釋之。檢獲一切賭具。惟拘頭家某衿。帶局送縣。發學看管。(清例秀才犯事先發學老師看管)三月後始准其具悔過。切結保釋。自此而後。則人心悅服。無復後言。賭風亦從此熄矣。杜工部云。擒賊先擒王。此亦懲其首惡之意。

永康城市。每逢三八市日。趕集人等摩肩接踵。擁擠非常。剪結扒弄。乘機鬻集。惟每屆被巡警察獲一二人。或三五人不等。帶局拘留數日。仍行釋放。一日釋該犯時。巡官諭以下次勿再來犯。彼答以此爲吾輩專門藝業。不做無以爲生。巡警局是吾輩娘舅家。總不免常來探望云云。余思長此拘而復釋。終非正本清源之計。乃另想辦法以處置之。嗣後凡有現行犯。卽派警緝繫該犯遊街示衆。復書明姓名籍貫。面貌身材。俾衆認識。留心防範。牌示一面。雇人肩隨其後。飭地保鳴鑼前導。凡店戶攤肆飯舖人等。聞聲注目。爭識廬山真面。以爲後此留心防範地步。遊畢市場。卽行驅逐出境。彼輩自相告語曰。吾等跑徧碼頭。未曾受此惡作劇。經此一番打擊。萬不能再來云。自此法施行後。每逢市日。遂少有失竊之事發生。但此種辦法。爲余理想行之。法律向無規定也。司民牧者。須因時制宜。臨機應變。苟有妥善辦法。適合時宜。何必拘拘法律。

耶。

某日街上有老媪。拖一七八歲小兒。該小兒乃躑躅號跳。不願跟隨同走。旁有鄉人某呆立垂淚。崗警詰問情形。某稱因家寒乏食。鬻子救飢。此兒即彼次子也。媪係買主。業已成交。父子生離。忍心割愛。小兒戀戀不舍。哀哀號泣。情不自己。崗警即帶局請示解決。余即詢問情由。自以解除契約。以全骨肉爲適當。勒令該媪檢呈賣身契註銷。原價歸還息事。媪囑子回家檢取。不想子不識字。見契即攜呈案。細閱之。非本案原契。爲一月前另一小兒賣身契也。詢彼前買之兒何在。云已販運福建脫售矣。是以知該媪慣爲販賣人口者。毒哉此媪。利己損人。罪不容於死。當即送縣懲辦。以除後患。本案訊結。賞結某錢千文。飭仍攜兒回家。一契判出兩契。真初念料不到此。